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七一册目次

樵史四卷

〔清〕陸應陽輯
清書三味樓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樵史卷一

雲間陸應暘伯生輯　友人林有麟仁甫原刻

後學張應時虛谷重閱

姜　皐小枚同校

姚少師之姊甫里貧媼也少師既貴謁其姊姊方臥病見少師蹤跡下呼曰姊姊廣孝來姊曰汝作何事復來見我餘無一言

開平王殘忍好殺將兵所至每夜必御一女子明旦斫其首而去嘗與武寧王入內問疾以指彈所佩刀目武寧曰老徐吾刀快哉上由此銜之也

太祖嘗謂誠意伯曰[illegible]燕王必有天下置以為嗣何如基曰事固如此然陛下創業之主豈可自壞家法任彼為之可耳太祖然其言文廟登極追戕之命於功臣廟撤基木位投之江中

元末太子嘗駐兵京口之金山造一塔頗壯麗其頂皆銀鑄也而人莫之知至嘉靖初一夕風雨頂忽墜江湄波濤日[illegible]入相顧曰非[illegible]即鉛爭鑿其少許鬻之則銀也乃私聚比鄰四十餘家暮夜載以歸用巨炭銷鑠滿地各分一大餅約可百斤鬻其四十餘家並揚揚得意烹羊炰羔每醵飲張席司捕者

詗曰是村多窶人子何驟軒豁有是而廉其所出入白鍾大非販夫物也則必從江洋剽刼者來耶遂白郡縣即排戶搜之皆有銀餅在也具訴以塔頂故夫誰信哉竟成大獄囚之南刑部歷十餘年而吾鄉顧公中立為南司寇郎深寃其事力為昭雪則四十餘人瘐死者過半而妻子離散者十九矣傷哉暴富貴者不祥此可鑒也

孫山人太初流寓吳興山中費文憲公造訪孫杜門不納費公攜具獨酌其軒下許久孫乃出絕不作寒暄語相對半日而別費公曰吾生平僅見此人噫宰相折節

隱士亢節並可風末流矣

嘉靖間有一死犯從揚州解至京口就央乘小舠渡江其解官防閑稍懈因即投入江順流至焦山麓則紐械俱脫[illegible]遂祝髮坐關刺血寫華嚴經八十一卷凡九載而卒業然解官代罪囹圄亦已九載一日直指使者微行焦山中見閉關沉江者幸而生皈依衲子坐關九閱歲直指心動曰得非往者逸囚耶詭曰吾欲一見此高僧見則以一言詭逆之曰汝得脫此奈解官抵死囹圄九載何是僧即伏罪無敢言解官得釋噫不佞至今有遺議焉當死犯投入江萬無生計矣而流三十里

外幷紐械俱脫以生是天意不欲死也旣而登岸卽墜持善心杜閉九載刺血成華嚴經八十一卷是人事不可死也直指使者臨是時習是事當爲特題一疏備陳若末闡其罪使天下知有悔過自新之路卽盛世祥刑矣乃竟沉沒此一段奇事而僅僅曰吾能摘伏吾能持法乃爾恐亦甚矣哉

里中有一叟方燕坐閒見故人某入戶訝曰君死久矣何爲乎來哉其友曰吾奉陰府檄捕十許人而君名與焉吾故先馳報君可亟理家事月餘而吾檄至君卽行矣叟遂以家事囑其子獨念曰吾爲某作媒聘某氏女

今女家嫌壻貧也欲背約若吾死則中其欲矣卽捐金若干助其人娶婦越月而持檄者不至僉以爲幻耳一夕夢亡友復造其庭曰別後君行何陰德而上聞天帝乃益君壽一紀噫積善延年之說詎可誣也

今上冲年御極馮閹擅用事新鄭相公懼其竊國柄也令臺省亟攻之新鄭被逐而閹意猶未釋也一日有王姓者闌入大內遂羅織其詞曰爲新鄭行刺叢欲嫁禍新鄭矣於是密遣校尉冠莅新鄭尹發兵圍相公第諸爲相公危者曰不若自盡傾相公曰大丈夫生死亦大矣可竟同匹夫匹婦耶時石給事星穆吏部文熙家居於魏去新鄭可千里而遙乃貸騫兼程赴難無何事解相公使使謝石穆兩公曰可亟歸也兩公亦不請見而去

西蜀王公庭令崑時每稱曰歸秀才有光天下士也比公以少司徒督漕淮上聞歸落第而南亟遣候吏逆之來曰且暮不拘時至卽擊鼓以報及歸抵門則丙夜矣公倒屣出迎急呼秉燭者前御公執歸手而熟視之嘻曰尚未老尚未老噫當是時而有不感且泣者非夫也

王太史衡爲黃宮詹戊子首取士比辛丑宮詹殁矣而王試禮闈卷在溫翰編案其夕夢宮詹拜溫曰有好卷

幸亟收之溫心訝焉次朝得王卷大奇置本房第一及拆則衡也溫嘆曰黃先生故憐才何至九原靈爽倘爾勤倦有如是可異哉

萬歷甲辰冬楚宗人以楚王事雪憤於趙中丞中丞被難衆已散矣原無逆謀道路洶洶以不軌過疑之比梁中丞臨勘止宜以橫殺撫臣按其罪誰不唯唯乃堅持不軌加以極刑甚矣甚矣無何都察院一火而盡梁亦病且死說者謂宗人坐冤之報噫刻深任情博名高者可知所戒矣

丙午秋日閶之七寶里中有一婦奉主母命持一榼詣

劉故吏會陪熟蒸於途四顧無行者遂解衣道旁投濟
水浴猝遇惡少年竊其衣幷襦而去婦叫號水中欲死
幸田父聞之往視曰而無慟吾令老嫗借而衣嫗急以
衣衣婦其婦歸會田父問狀知少年爲某也即走少年
家發其篋少年懲之幾殺嫗奔救之而其婦則大慟[illegible]
奈何以吾故而害及老人輒自經嫗歸則其婦絕矣[illegible]
[illegible]其傷復自經田父仰天椎心曰吾何生爲隣左右方
觸辭開[illegible]惡少年立斃而婦及嫗[illegible]然隱矣
噫可謂[illegible]也耶
[illegible]隣[illegible]中以[illegible]中丞質齋公子少日從公京師偶見隣

家虎子[illegible]意欲摟之乃禱於城隍一夕夢中號呼痛苦
者甚烈絕不省人事至黎明漸醒中丞問故對曰壁間
見諸衣者縛我去廟貌尊嚴厲聲曰我都城隍也孺子
胡敢以淫褻之語瀆聽當擊死故痛苦不可[illegible]有黃
冠者持一符至牀曰中錫甲戌狀元也上坐者執筆倒
去甲戌狀元四字批曰姑寬其死今幸甦耳余與中錫
通家習知其尊翁夫之信也比甲戌孫公繼阜及第乃
屆指歲月則中[illegible]狀元而孫公始生亦異矣
嘉靖甲辰[illegible]縣之安亭[illegible]有烈女張氏年十九姑
縱所私惡少汚之不從惡少椎斧交下烈女死舉火焚
屍天反風滅火姑辭卒縣宰命暴姑屍壇上[illegible]家不
得收家夜收之雷電猝至羣鬼百數遶其屍遂棄去時
屬大暑經三月而啟視烈女膚肉如生縣故有貞烈祠
祠旁人聞鼓樂從天上來火出柱中有聲則烈女被焚
之日也噫亦異哉
李獻吉北征記云正德之三年御史張彧等枷長安左
門都給事許天錫朝退伏彧枷痛哭歸而自縊死余讀
之淚下嗟嗟許公義士也然余尚有憾焉當早朝罷時
至尊在上諸大小臣工在側許何不先期拉致死士兇
冠丹陛下廷諍面折爲言官吐氣萬一莫可挽回即自
刎主上能無動容乎乃不死於廷而死於家計稍左矣
惜哉雖然一死亦足以明志已

無錫有華叟者嘗夢一黃冠跽而請曰吾脩道三十六
年矣來日大難惟爾能救之次早與拉三四客遊其丙
舍臨池捕魚得一巨鯉恰重三十六觔[illegible]客是夕
復夢一黃冠讓曰今日之難爾竟不能脫我[illegible]且爲爾
子矣叟覺曰我昔之嗣天或有意乎未幾果得一子不
數歲而叟亡里惡少慕其厚貲日夜糾此子鬭雞走
馬冶游平康呼六博梟巨萬錢産立盡此子年三十六
夭矣黃冠之報何其委宛有是哉

李西涯相公執政時建一懷麓書院每出閣即邀名縉紳賦詩其中一日雪後集同社者聯句用白堊板一片西涯公起韻傳至末席次之時無錫邵公寶在坐也邵目首句發一笑衆大異之比聯句完西涯公曰國賢笑首句未當耶吾今改矣人謂相公雖雅量一時見容其中未必悅也無何國賢當選州刺史銓曹以善地處他人而國賢則劇郡號難治者西涯謂銓曹曰邵子文學固優第初試作吏恐不宜以劇地難之聞者皆謂相公憐才

胡公宗憲以少司馬建牙武林提督四省軍務威福得

專諸司道拳手版懔懔不敢吐氣一日出遇狂生吳虎臣於道吳善使酒觸其前驅慢罵不畏衆為生危之公曰此吾故人子下車執其手款款道舊令左右翼之以行次日遺厚幣存吳生毋此非盛德事歟

壬申夏穆廟初崩叔不開遺詔而一夕逐去司禮陳驟用馮璫保與朝疑駭高新鄭公慮主幼易生壅蔽乃今上登極即條陳五事業已爲巨璫矣臺省諸臣謂不攻保將憂在社稷而高公主議合疏力攻之一書生進曰少主元輔。禮貌未孚。詎可立譁之頃。遽爲人痛哭乎。若然此舉。則譬之醫家倒倉法。効則沉疴去體。幸甚。不効。則莫可救藥矣。不數日而臺省合疏攻保且請及江陵於是新鄭被逐

新鄭公既逐則臺省人人自危待罪朝房者幾半月而前疏留中不發密探之前疏已票午門外杖一百矣至一老中貴爲上所親信者跪而請曰午門外杖一百則科道官並無生路矣上即塗所票焚之非聖明哉惜忘中貴失記其名

嘉靖戊戌顧文康公主會試謂監場御史曰各省發解者必非凡才可使見屈一第耶於是稍通關節解元無不第者亦一時奇遇云

王文成公將倡義討逆密以家屬寄一僻縣積薪圍其居命守吏曰吾行後幸而事成無論矣萬一敗事吾其死難乎汝即舉火焚吾妻子勿令賊輩見辱也噫當時忌公者乃以首鼠流謗亦獨何心哉

鄉先達某嘗乘小舠出游風雨橫至乃泊一巨姓舍旁巨姓者兄弟二人其弟曰貴客艤舟河干不一延接恐非禮其兄曰吾田舍翁安可僭交貴客不若付之不知爲愈也弟復力請於兄者再乃迎貴客入烹羊包羔讌欽備至夜闌而寢客於樓客心動曰樓何壯麗哉命蒼頭步其廣狹笑曰吾堂後正須此比歸而遣人持金易

頁樓主人大駡而去會有直指使者爲是公門生一日
下片紙捕樓主人主人驚懼曰非是公莫可解難非是
樓莫可解公憾也因切責弟曰此禍實汝釀之弟憤而
縊死於樓及樓歸是公未幾一愛子以內行敗縊死卽
前主人死所也是公竟絕後噫天道好還毫髮不爽此
可監矣
宜城吳士期偶以筆札侵江陵相此書生常事耳小人
欲借此懽江陵卒斃吳生於獄及江陵歿而公道明遣
戍行刑者無赦竟何利於小人哉
濬縣盧柟奇士也少以才豪傲縣令怒寘之獄公論冤

之莫有脫其難者比平湖陸莊簡公令濬首出柟僉謂
有天道哉而陸公亦自此著義聲海內
蔡公汝楠嘗爲楚方伯一日徐子與吳明卿並過武昌
公款之黃鶴樓出詩草就正二君覽畢默然不出一語
蔡大失望無何蔡公持中丞節撫洛二君皆以屬郡守
入謁私相顧曰倘公記及黃鶴樓故事柰何及執手板
進公笑曰二君我故人也可行此耶歡然攜手卽命酌
二君退而悔曰直可愧死矣余少日聞先君子云蔡公
汝楠旋公峻湖之方人也二公居南曹郎時凡搢紳銜
命而出者以不得二公詩爲憾蔡詩示二君何至見[illegible]

乃爾此自少年負氣者過矣白石先生不成長者耶
吳興臧公繼芳嘗守吾郡以清白稱比遷楚臬使卒於
官僚友檢其裝裝罄如也惟一竹簍封置空齋舉之頗
重諸大夫疑曰此中有物乎護藏以候公子至則啟視
乃一藥磨也諸大夫且笑且嘆昔鬱林守載石壓舟以
歸其人矣
婁江陸君起龍登第後余嘗造訪家無應門款余池上
日少坐當擊鮮佐酒頃之聞捕魚聲余往視則脫巾舉
網者主人也得一巨鱗烹以餉客亦有古人風致云
孝廟時一中貴董織造至吳門大索縣令無償乃誘令

入舟縱羣小凌辱之不得登岸時陸公完邑諸生也倡
義曰父母有難爲子弟者可坐視耶拉諸生入舟大譟
令得釋而中貴譖毆虐天子使緹文具劾衆爲陸公危
孝廟覽其疏曰秀才家不諳事體姑免究比公登第上
聞至公名曰此卽毆宦者耶頗有氣節可大用卽除御
史公聲望遂著纍至大司馬提兵海上討劉賊有功庶
幾豪丈夫矣晚節不勁坐劉瑾黨削籍惜哉
李獻吉疏劾劉瑾瑾甘心焉之獄李從獄中出片楮曰
德涵救我時康公海於瑾爲同鄉康見瑾不至其門瑾
每心望焉康欲解獻吉難乃不得已而造瑾瑾大悅盛

欽康公公因歎曰獻吉今之李白也公知其人乎瑾推
服李遂得釋當時有識者大義德涵而好事之已乃誣
康坐瑾黨免矣哉

程□□好彈琵琶一日道指使造其廬留飲酒半取琵琶
彈之程指斷腸失言曰吾將首薦公矣公大詫曰吾適
者其耳聽以琵琶聲佞事足下傳一薦剡耶立毀琵琶
長揖□□□而去

吳興蔣侍御瑤嘗為揚州守抵任之日過一委巷適樓
居幼女誤將盆水傾下濺公袍帶盡污矣公無幾微動
色頃之捕卒縛幼女父至公曰彼出不意中耳何罪立
釋之復問曰得無驚幼女乎勞以金錢去越數載公以
之嗣從廣陵娶妾所娶即前幼女也舉二子昌公後謂
非德報耶

龔方伯錫爵五六歲時侍人暴卒賊子利其厚蓄也謀
并害其孤一□僕李□□之卑遂乘夜冒雪負孤奔金
沙村得□□□者二十餘年輔孤成立舉進士登司
空郎而松見背噫漢有李續者少丁家難絕類方伯而
蒼頭家孫出幼主於萬死暨報邱界中親自乳哺至今
膾炙史冊千載而下乃亦有松者絕類之異矣哉

王文成為主政時疏劾劉瑾。瑾恨之切骨。比謫龍場。瑾

遣刺客尾其後。欲乘間行刺也。至一荒驛。虛無人。文
成秉燭而坐。刺客將入門。忽有白額虎踞檻外。逡巡日。刺
客乃歎曰。神所護也。恐不可圖。遂啣舌而去。

武廟時各省設一鎮守太監魚肉地方甚苦之嘉靖初
張文忠孚敬議革至今蒙福不淺文忠嘗乞歸業已登
涿鹿上念之亟召還戒府諸中貴叩首上前曰聞張
老入京奴輩莫不戰慄願萬歲爺恩庇上曰張閣老汝
曹可各自小心朕安能芘噫輩相不當如是耶

楊忠愍繼盛劾嚴嵩嵩州僞上怒賜死夫人聞報了無戚
容家人問故夫人曰夫為忠臣我幸為忠臣婦可不含
笑入地耶顧一侍妾曰吾已得死所矣汝將安適妾曰
公夫人皆逝我忍獨存遂先夫人自經

吳文定公寬少日嘗館一富家主人有寡女意甚屬公
每夜遣小蒼頭致茶其公訝之問故乃知出自寡女也
公曰余豈臨邛客耶即引疾辭主人去終不露其事

曹文忠公嘗寓居逆旅一孀婦以深夜奔公公大書曰
曹鼐不可比公廷試時見空中飛片紙下即曹鼐不可
四字也遂登鼎甲

梁豁王給諫好食犬其家奴市一犬夜縛將擊之忽聞
燈盞內作犬聲驚擲下更易一盞聲加初奴大懼舍犬

不殺此近大妖也未幾王君卒
文公徵仲嘗入溫州守也公少日隨侍郡齋比太守卒貧不能殮諸僚屬贈賻凡千餘金公謝曰吾父生平自厲何如哉詎可以喪爲利汚吾父地下一切堅却之人由此重公行誼彼詞翰稱公者淺矣
高淳韓公邦憲嘗領郡三衢童山人子鳴其部民也公以詞賦雅重之至公假鄒單車造訪童出山肴野核一觴一詠必秉燭而散童未聞以私干公亦未聞以部民引嫌也識者兩高之
大司馬聶公豹當學華亭時徐文貞方弱冠公於諸生中獨偉視曰此公輔器也爲之擇配擇師不啻親子弟比文貞官學士而聶公以兵使者坐詿誤下詔獄文貞力救之得釋已而驟起驟至建牙登大司馬皆文貞推轂也語曰國士遇我以國士報信然哉
尹公臺嘗爲南宗伯會京兆當大比其子以廕君應試時主考及京兆皆公門也席次密語曰吾輩在事而恰遇座師公子可令公子被擯耶恨以荒莊見目矣因共心許之至期則尹公子醉臥秦樓死不欲出戶也其非命歟
崑山縣前此無城自顧文康公入相始倡議曰吾邑濱

海可不虞島寇耶乃屬撫臣疏請城之時諸父老子弟稱不便者十九遂謡曰崑山築城完死却顧狀元比嘉靖乙卯島寇犯境而崑山爲要衝卒賴堅城保全百萬民命於是尸祝文康公者家至而戶到噫夫民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信然矣
張烈婦陳氏父崑山人僑居雲間嫁張士震期年而士震死婦悲號欲自盡父母持之力稍進水漿然堂上僅一白頭翁耳不可以居仍依父母舍高其檻三尺許誓不再出數數請諸翁曰死者何日埋淺土蹉跎踰年祭翁欣然許之遂仰天拊胸曰未亡人何待亟走哭張耶柩所父母勸之歸曰此吾從夫地矣潛服毒不死更屑金飲之不死歎曰豈彼蒼未欲成我志耶卒危坐絕粒凡二十一日死顏色如生異哉
楊石淙公嘗爲關中學使西涯相公遺書曰今歲榜張潛冠乎楊答曰若無李夢陽潛豈在後乎已而李果發解潛次之西涯歎曰石淙知人哉薛公應旂督學兩浙將放榜時人問曰誰可作解首薛曰諒不出諸大圭矣果然楚中胡二溪定雅負才名提學喬三石嘗曰以詩冠楚者必崇陽胡子比內簾閣詩擬第一不果後胡林胡公監楚試屬蔡子木掌卷曰薦士得如三石所舉始

悵宗望祭因翻閱之以第一進曰茲非其人哉及折卷果得定至今以為佳談

于肅愍謙未遇時嘗讀書蕭寺每五鼓即步出寺門就落比隣混堂內旁有酒家叟見其出即招飲之無虛旦也忽三四旦叟絕不呼公飲公訝而問故叟曰每五鼓見公出寺有一神燈前導也故呼公飲頃三四旦燈滅意公不出耳公曰吾未嘗不出而燈滅何也叟曰豈公日者有錯念乎公曰第三日前曾代一友作退婚文書意者為是耶尋造友人索前紙毀之次旦燈復如故以此見于公果異人而退婚一節亦非美事士君子隱微之際可慎矣

夏相公言密與曾公銑議復河套郎妻子不相聞也一日有武林呂生者持相公故人書入謁謬稱呂生今之諸葛亮相公遂延入內舍款之適相公以他客至出接生即竊取案頭一緘視之則皆曾所條議河套密札也生遂以是[illegible]詰相公相公大驚其詐也便令其出塞而以一[illegible]公所曾亦數之內舍頗以機事傾倒生自此橫行各邊夏曾二公密謀畢露竟成大辟矣噫呂生者余少日及見之其貌陋其心險自可立辨而先識謬薦而謬納之何歟

項襄毅公爵人白屋也艱於得子而性好儉老夫婦蔬食菜羹外未嘗妄費一錢日以緘裔蓄錢一甕偶鄰家子某犯法業充軍[illegible]母去哥老且貧別無侍養[illegible]母子相持而泣公[illegible]之愀然曰子去母能獨存乎呼其子[illegible]曰得數金贖罪可無出矣奈赤手何公夫婦曰吾不忍其母子分離死生異路也遂捐甕中所藏恰可贖罪悉與之母子得不散次夕公夢鼓樂花[illegible]來送一佳兒至已而襄毅公生

成化戊子構李歲大祲郡守楊公繼宗雅負風節發粟賑饑民不及白督儲使者使者怒方移檄按其事檄竟為鷹攫去使者[illegible]之尋得寢

王文恪公嘗[illegible]試臨行錢太史福曰公此出須首舉顧清方壓眾望已而果然當時歎服兩公為具眼噫諸在今日則[illegible]接踵矣

周文襄既領吳下九十七載日雜角巾野服巡行阡陌間與田父老[illegible]當君家人然故三吳至今受其賜當時或[illegible]公[illegible]入公笑曰此吾為與父老地也若不通韵貴人安得久居三吳以畢吾綢繆牖戶之志噫大臣用心如此百世俎豆豈漫然者哉

洪武間吾郡有漁隱先生者姓楊名仁壽自少落落多

奇氣作字倣鮮于樞子景和庶人材舉拜東昌守坐酒
酒不敬罹重辟以漁隱戍邊邊帥亦習鮮于字或薦漁
隱於帥帥方作字漁隱從旁曰豎筆不得法帥怒曰汝
書之漁隱即肆筆一揮帥不覺歎服因問所欲曰某年
七十矣欲老死鄉里耳帥即放其還賓海先生曰景和
偶以酒失犯奇禍漁隱工書卿一藝耳卒脫戎伍以大
耄安首邱小善不可無小惡不可存此其鑒矣
景泰初有中貴王某者奉使江南橫甚有觸之者立碎
所至郡縣奔走巨室逃散惟錫山錢孟浦耿然一布衣
亢顏往見諭以天理人心王亦爲之斂容聞者謂其劚

虎牙而得生亦幸矣比王還京伏誅西市而孟浦聲益
著
潘恭定恩初任祁州守一夕曹夫人夢神人授二童子
手丹桂錄語夫人曰太守有大造於祁聲徹上帝錫二
子昌其門遂先後舉允哲官御史允端官方伯
陸文定公辛丑登第時先一夕郡守黃公華者夢謁帝
庭庭下集數百輩口舉陸公曰善士也守覺而異之未
幾報會試第一守嘆曰此君素行直通神明耶嘗同諸
翰林謁嚴相國階次黃菊盛開衆方爭先入揖公於後
大聲曰諸公莫擠倒陶彭澤一時相顧駭然公嘿不爲

意也
郡先達周比部珮號北野以高潔稱有直指遣吏持書幣
候之莫可蹤跡徧訪始得於北城濠上茅屋數椽無一
應門者吏揚聲叩門遙見一老人倚杖[illegible]徐整衣而
出問之即北野先生也隆慶初郡邑奉例舉鄉賢望[illegible]
者擬去一二有擬出公者忽公無後耳頓沈旃文爭之
曰其何以風世道止

樵史卷一

樵史卷二

雲間陸應陽伯生輯　友人林有麟仁甫原刻

後學張應詩虛谷重閱

徐朝俊恕堂覆校

王良，祥符人，官浙江按察使。聞靖難兵入，泣謂妻曰：我分應死，獨念汝輩未決耳。妻曰：君剛腸男子，乃爲婦人謀耶。命妾餽良食，即抱子投池中死。良殯斂畢，遂舉火自焚。噫，良固表表忠節，死且不朽矣。其內人慷慨殉義，有是可使姓氏無聞哉。

黃宗伯觀夫人翁氏，貴池人。靖難兵渡淮，觀募勤王至安慶，成祖已過江矣。諭京城軍民暴奸臣罪狀，觀列名第六，命有司追捕，收其妻并女，皆給配象奴。觀聞變大慟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越明日，家僮自京奔來報，翁及二女俱赴淮清橋下死。天順中，池人寓南京，摑林見破榔猶有存者，詢之父老，云此黃狀元妻女殯處，其人一哭幾絕。

靖難兵入金川門，守卒有龔翊者，年十七，大哭而遁。翊乃崑山人，閉戶讀書，足跡不入城市。周文襄巡撫江南，累薦爲郡邑博士，不就，曰：恐負金川門一慟耳。

靖難初，黃宗伯觀、廖太常昇、王脩撰叔英、王觀察良、顏沛縣伯瑋，並抗節死義。而當時御史陳瑛乃劾奏曰：之數人者，皆不順命，與叛逆等，宜追戮之。上憫其忠，不問。非天王聖明乎。瑛則無人心矣。後竟以苛刻得罪誅。

黃鉞，字叔陽，常熟人，官給事。聞靖難兵入，登琴川橋西向拜，整衣冠赴水死。訛言收鉞族，衆皆驚散。一故人楊福乃具棺衾，晝夜泣橋下，求其屍不得。更數日，屍忽儼然立水中，福手抱而起，顏色如生，竟成禮葬。噫，臣節友誼，可慟鬼神矣。

顏瓌，字伯偉，廬陵人，知沛縣。靖難師臨沛，指揮王顒降，瓌大慟曰：臣無以報國矣。遂自經。其子不忍去，即刎父屍側。宣城陳少保廸入見文廟，嫚罵不肯臣，戮其父子。子鳳山臨刑呼曰：父親累我。噫，顏、陳二子賢不肯相去何遠哉。

正統，翠駕留虜庭[illegible]，先數遣使向闕問何日迎駕。景帝乃佯逆其詐，心猶豫未決[illegible]，先則心疑之。比駕還，以二十人護送，旦夕不能偪左右，即諸從臣不得近也。迫駕入郡門，二十八人者揖[illegible]得[illegible]叩頭而泣，遥望駕抵南宮，然後去。[illegible]可謂[illegible]先[illegible]子孫遣識誠良心哉。

英駕蒙塵，虜騎猖狂犯闕。舉朝洶洶，其議遷都而南。太后已心動，非于少保力持之，大事去矣。謂不有社稷功

哉第景帝廢太子爲沂王而擅立已子少保無一言則
詡春秋責備賢者業將何辭故賜劒西市又不在奔門
時也識者至今有遺憾焉
鍾翰林復爲恭愍同之父一日劉侍講球過復以封事
密議妻從戶內大聲曰爾自爲之柰何相累球驚走比
球以諫死不數日復亦暴卒妻慟曰悔不共劉公死猶
有令名同誓曰必竟父志後十年果死諫
孝廟每乘暇日出御午門決斷民間大獄冀州有某者
夜入子舍盜物其子從昏黑中擊殺之事聞郡守守曰
父不宜盜子子不知父而知盜則殺之何罪孝廟評曰

使是子也能孝養其父父亦安忍盜子哉竟坐以不孝
之罪噫眞聖斷矣
大宗伯王公華少日嘗館吾郡歲暮歸泊舟江畔夜聞
哭聲淒楚起伺之則一老人携一女作投江狀問其故
泣曰負賈人金百兩訟之官傾家以償不足賈欲挈女
去女痛父子身無倚立槁可待欲抱父並死以謝賈故
望江而投公曰吾橐中僅僅一十五金可贖而女否曰
可矣遂揭橐以助其人叩首曰女幸得生願即奉公箕
帚公曰吾意在解難耳敢望以女報耶堅却之未幾公
登鼎甲舉一子爲陽明先生孰謂非陰德所致

王文恪公鏊廷試亦擬第一時商文毅作宰改第二蓋
嫉其三元與己敵也量何褊哉然文恪嘗發三矢不
中發者一則亦有定數在矣
江陰張學士袞雅以文行高海內予先君子嘗造其廬
歸示陽曰張公有家範子弟皆彬彬讀書循禮絕不露
富貴態陽心識之頃過張公里門而其子若孫讀書循
禮猶故短垣敝廬猶故也因歎先君子知人哉比訪劉
司馬家世則大有可慨也
大司馬劉公光濟殆與張學士同巷余少日嘗一接顏
宇藹中然長厚人也天之其嗣以猶子承之公由少宰

進大司馬勢頗薰赫而嗣子驕縱不能禁公未入土嗣
子即坐奇禍傾其家蕩見且奔竄他所余問劉公門第
則易主矣噫張劉二氏謂不有炯鑒哉
曾公省吾位大司空老矣而夏月張燈開卷不少廢或
進曰公胡自苦乃爾公曰忝在大臣列凡國是廟謨必
與議苟非習知其故安可置喙公問故曰宰相須用
讀書人吾未致念做廢學也聞者韙其言
金溪胡公桂芳以備兵副使駐節瓊州一日郡守散軍
士餉其銀十九不足色者衆皆脫巾鼓譟訴之公公曰
日將暮矣姑取銀封貯俟黎明吾自驗發有不足色者

皆在太守衆且退是夕守密令幹吏易其鎖公如期散
給軍士無敢譁者其敏也能不失太守體又坐消軍士
變可謂善謀侍矣
楊公一清字公東陽諡文襄石淙人太后晉之勝前朝
賜飲昭而李東陽看登比登第並稱為名臣亦我朝
盛事也
楊公具將相才以黃閣老家居年已七十尚詔起田間
督理邊事修長城說者謂不愧韓范
武廟南巡微服過京口幸其第賜公侍坐上即席歡飲
命戲演西廂串且而百官迎駕者至

楊公善詩詩品亦正大類其人嘗曰我詩不得李獻吉
刪訂終未李為公門生瑕瑜並舉不苟許一字聞者多
二公高致云
羅文毅公倫嘗於途次見一叟單衣露宿寒甚公即解
狐裘覆之而去次蚤叟叩門謝曰居常臥破室中頗耐
寒竟夕附煖夜來披裘而寢則慮偷兒至達旦不能寐
請還公裘公心異曰是必有道者
成弘間諸大老提挈後進者夫人翼雅多燕集一日
霍宗伯公韜攜夫人人謁閣邊家學公宴延霍夫人夫
人曰吾以韋布辱綺筵安乎欲辭往宗伯訶之行比歸
問宗伯曰始吾見欲夫人羅穀璀璨頗異之頃間各令
更衣從縞素何也宗伯笑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爾知
否
蔡文莊清嘗為豫章學使攜門生陳公琛閱卷一日閱
評舒太史芬文文莊訝曰此鼎元才也柰何見屈遂首
錄之比發落時出舒卷則批評出兩手諸生大譟白爾
臺文莊曰陳生奇士吾故挾之來然未嘗全任其目郎
舒卷可驗也爾江右雅號才藪恐之陳生敵乃下令選
十三郡名士數百人與陳生校糊名易書第甲乙比拆
卷則陳為冠舒次之衆皆歎服舒即聯捷登鼎元而陳

公以理學名海內稱紫峯先生官副使
紫峰先生自甕副乞歸即子居村落守葦蒸絕不交搢
紳時從田父老發甕杯酒間晃語不知為貴人也一直
指使還朝執政者問曰曾見紫峯否直指愕然執政詫
曰入其境而不識陳先生觀風謂何後代者首謁公廬
公欲整冠束帶無有局促半日而出直指歎曰先生古
人哉
盧柟字次楩侍才負氣嘗跳而見縣官且不謁縣令縣官
伴為重柟而陰嫉之誣以殺人事下獄謝茂秦故善柟
者攜其詞賦遊京師貴人出論之泣曰柰何令才士竟

不白耶于是京師貴人無不寃盧生者卒過陸令君辰白陸爲莊簡公光祖雅以搆事著義聲然芨泰忼慨急難不可風友道哉

夏忠愍蒙難西市暴其屍諸門故吏莫敢出惟顧中舍從禮買公歸邸第或曰爾不畏嚴袁州耶中舍曰士爲知已死卽觸怒要人無閒也此袁州聞之亦頗義中舍

江公一麟初任安吉州守以淸節著嘗入覲謁分宜相公橅靑布四疋相公曰爾廉官也安用此爲江曰此非州產乃家織也笑而納之一時遂作佳話

閩中洛陽橋碑出自蔡端明得意筆也有郡守某入謁

謁嚴相公公問曰可曾拓得洛陽碑來守默然既又曰碑是蔡端明筆知否守又默然公笑曰俗吏乃爾耶守遂考下下以此見司土大夫凡境中名流勝蹟皆不可不加之意也

沈光祿鍊以建言觸怒分宜戍塞下每酒酣耳熱則慢罵分宜率諸少年束草作分宜父子狀交射之分宜恨而切齒遂屬路御史楷羅致沈死於獄楷復收沈公子襄計斬其嗣以快分宜襄[illegible]丙夜欲自經忽聞異香滿室心詫曰莫不有神靈耶姑忍死以待旦則楷坐吳給事劾就械矣比分宜敗楷論斬而襄歷官二千石彼殺人媚人者竟何益哉然光祿從戎塞下忍不知斂口避禍而學豪少年射草以激虎牙恐明哲保身者不如是也

隆慶壬申余客京邸會至尊久虛朝中宮[illegible]位別殿且三輔亢旱薤下人情洶洶一學科問余曰業嘗具疏脩省有何大議余曰公不聞乎夫婦得而家道成陰陽和而雨澤降今請主上觀朝中宮正位則甘澍立至矣是公愕然曰恐犯大忌不三日[illegible]中宮問安上所命宴歡甚次早卽雨是公[illegible]下言隨有言責者議貴切直膽貴[illegible]死成[illegible]職矣

陳皇后出自儒家旁通經史往往以正言規上穆廟頗疎之后疑畏不自安乃請移別宮養病報可今上僅齔年時一造候后每具欵必先嘗而後昭太子一日駕幸后宮近地中使馳以聞后[illegible]衣冠將出侯則恐駕不果臨損威重欲不降階而[illegible]又恐失儀見罪盍躊躇進退者許久而駕至余嘗得之中貴所述如此竊歎知幾知微知大體若后可以法矣

劉公存德嘗守我郡以愷悌稱一日至東郭外見某氏竪屋頗高敞正値升梁舉樂公卽下轎入其門呼某曰爾能作家起大屋是我好百姓矣命取花紅賀之詞不

有古循吏風哉今恐無此盛事矣
李獻吉視學豫章以亢直忤當事者羅織其過成大獄
特命鄖廷尉往勘鄖曰世稱李某好人老子之術全不
解安得謂好人聞者掩口然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壹以
深沁應世非淺躁者一鉞哉若使其人全用老氏則又
不可方物矣
勞中丞堪雅負時望宦轍所至多見思比開府閩中阿
江陵指羅織洪司寇大辟則舉其平生盡棄之矣或解
曰是時江陵相甘心於洪餌勞力諍無及也噫撫臣爲
一省安危所寄假令天子詔下非宜尙須伏罪矯制而

況相君乎救之無及但有投劾去耳安可犯海內公議
也
洪司寇朝選會以遼藩事忤江陵退居林下杜門却埽
其分也而口語不愼往往刺江陵之私遂觸奇禍詩曰
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有味哉
宣城諸生吳仕期者雅負文學嗔江陵不奔父喪曾作
上宰相書傳之好事時胡中丞檟任南江院廉得之遂
密報相公答曰懲杖下胡乃寓意都丞龍某捕吳卒於
獄比江陵敗吳生婦貢氏伏闕鳴冤中丞戍瘴鄉暴死
而貢氏旌貞節安可謂天道夢夢也

徐文貞視學兩浙時嘗以冬月行部三衢公風雪中見
四五輩踉蹌崖岸良苦令左右問曰而何爲者對曰是
赴考秀才公愈曰此吾門弟子也忍令其頓乃爾命別
舟載之餉以酒不問其姓氏是不有風度哉
王司寇元美自丁未試禮闈主司得其五策詫曰此必
朝貴人子不然何習知邸報有是比折卷爲王公世貞
也時王尊君居臺中衆謂主司有識去今僅十數年耳
而時事一大變貴人子則强半見厄於主司似稍過矣
隆慶間廣之東莞有奇士二人焉祁公行會者別號羅
浮雅以文行高嶺表自孝廉下第歸道經豫章椒絕時

有密親某佐郡義可相周公掉臂曰麋鹿之性望公門
如穽乎典衣貝貲斧不繼則率二僮行乞市人哄之弗
顧也陳公絅字叔素以禮經魁省縕袍蔬食所居不蔽
風雨其內子被無綿也私語之曰妾任寒女幼蓋綿之
日日者二三子稍有束脩之遺郎奉吾毋爲阿姊治嫁
今橐囊傾矣噫窮不妄于孝無私蓄若二人者不可風
世耶
世廟初壽寧侯張鶴齡兄弟挾太后威橫行鄉曲積有
彈章當坐法上恐重拂太后意微探之太后曰直付廷
尉可耳安問私恩比鶴齡等論死籍其家太后聞之憫

然曰不有老婦渠但作田舍翁謹守墳墓而已今李何以戚畹故驕縱于三尺不能保有首領咎在老婦遂布衣蔬食而終日聊以識吾過聞者謂上不廢法下不廢恩賢哉太后矣

萬歷間中使入豫章咆哮礦稅首及信州遣官吏八人至郡巨猾從者三十餘橫甚諸大夫莫可誰何而上饒令李鴻獨捋纓起曰衝疲之地膏血幾許而堪此狠餮乎立捕八人者斃之杖下巨猾皆鼠竄去中使怒髮上指露章疾馳累皆危上饒禍叵測撫臣夏某慮波及已也業將具劾上饒府李觀察開芳在坐亢聲曰果爾則

海內視老先生爲何如人撫公內慚而退

陸給事粲嘗疏劾張文忠孚敬禍急謾罵無大臣度文忠則歎服曰最中膏肓比陸被謫後文忠道吳門特造訪謂貞山愛我哉人亦慕文忠雅量貞山爲陸公別號

吾鄉張水部烈魁鄉榜後家赤貧日閉戶啜粥讀書性善飲將之杖頭貲酒則脫巾爲質絕不通郡縣一刺邑余先君嘗造訪歸示陽曰此人可法哉比以水部分司南旺見署中有梨棗若干株立命削去曰無傷吾介似稍過矣

嘉靖間三吳兩浙被倭獨慘胡公宗憲以總督開府武林徵兵半天下日費縣官金錢撫剿兼施厚結分宜父子歡輿論兩病之然有識者則曰不重犒將士安能鼓勵軍威不深交柄臣安得盡行己志故一切議封議勦以便宜從事而王直陳東徐海輩悉置之斧鑕東南蕩平其功亦詎可少哉

方胡公遣使招徐海降海約日赴轅門歃血一時以危言阻胡公者哄曰虎狠可入室哉公曰拒之則示以怯矣遂約海某日來海率部下百許人張弓執刀以進諸司百僚皆顧失色而胡公譚笑晏如勞海等牛酒而去噫英雄膽氣亦自有不可及者

嘉靖以前凡拜相者必設燕邀內閣先輩及司禮監其貴可數日金坐則司禮爲首張公孚敬入相時閣吏以故事請公咤曰我國師也可折節邀中官耶燕遂寢

鹿城張公寰號石川居士言過滄州以直節忤貴璫相龍歸雅好題詠又好游覽一[illegible]終廢棲遲其中凡三吳佳山水無不到其[illegible]北莊住鳳凰所之[illegible]意游某地縉紳賢[illegible]之輒撈然於郡邑有司絕不通一刺也人以[illegible]之

臨海王公宗沐提學[illegible]行部寧州州守某自選貢起家者出郭以迎公[illegible]失禮貌守怒曰慢吾不

由科甲耶遂壯門投牒兩臺請挂冠去公慮曰彼固十
名高矣吾其獨安乎乃屬學官率諸弟子持公帖告罷
守曰我有三說從則留不從則亟去矣其一諸生進考
莫以守故攖怒苛責一人其一廣童生進額竣之往歲
加倍其一總計卷若干五日可閱畢毋夾延滯守曾
佞應公笑而唯唯衆皆服公雅度然守亦强項哉守爲
歙人失記其姓氏

世廟時命工部建一沉香小殿奉上清南落成而爲王
嗔規制窄狹立勅改造時大司空爲雷公禮駭曰業費
若干緡告竣臣心力竭矣而更欲改作豈易辞辦乎吾

必以死諍之直入上前請仍舊便會酷暑魄赤日中命
黃門遣之出公曰不得俞旨臣寧曝死階下不敢出也
上憐而允之省金錢無算

世宗即位初議大禮楊公廷和主繼嗣張公孚敬主繼
統上采張議而逐楊公時王新建伯安講學白下門生
輩入問曰二說孰是伯安曰皆是衆訝之曰成都忠於
先帝者也永嘉忠於今上者也質以臣子大義夫誰可
軒輊哉聞者題之然繼統一議自是高出千古永嘉亦
非强辯迎合也

嘉靖以前吾鄉先輩登第歸皆徒步拜客但張蕊耳自

嘉靖辛丑張公鶚翼約諸同年曰我以遲暮擢一第[illegible]
僕僕奔走耶請諸公入里同用轎背約者罰故鄉自張
公始然張公歸徧訪故舊即窮簷陋巷必挹存款欵人
皆多公長厚

慈谿舊[illegible]築嘉靖間島夷入境慈被難獨慘趙司
空文華公奏撥地借浙省軍餉五萬金築城不日而竣
比趙以㨾鬻則據五萬金爲乾沒逮及其子邑人究之
捐槖求助者如市夫核趙生平固大犯公議矣而兹城
扮榆閭百世永賴其功亦不可泯也

海中丞公瑞開府江南意在裁巨室鄉宦聞見稍偏矣

卒之訟師禍猾乘機逞志告訐蜂起舉三尺而弁髦之
遂成亂階諸大姓皆重足立三吳刁悍風自此而長然
首開吳淞江上不煩公帑而下不病民力且使大工食
餓者救東南夾公則嘗有造於斯土哉萬歷中吳淞復
淤屬許副使應逵督工費水衡金七萬工甫告竣而淤
塞者如故視海中丞利弊不啻徑庭矣識者至今惜之

李戶部開藻椎滸關時才得死耳自月俸外不費水一
錢椽胥宿蠹立掃左右怨讟嘖嘖及瓜代而[illegible]橐蕭然
洗猶故左右乃竊歎曰清郎一至此哉吾輩或以私[illegible]
者非夫矣

雒州李公向陽以品格推祠部偶忤一要人出為延平守時掌銓者蒲州楊公也一日趙文肅過之適亢聲問曰才如吾鄉李子不足當學使者耶楊曰才亦平平故處以郡耳趙曰若家令子有何才而領學憲乎聞者莫不咋舌

李公守延平稱良二千石會吾松守缺高新鄭公顧選郎曰以相公之鄉而不擇一賢者去徐先生得無笑我乃調李公非有他意也公至而郡中譁然謂新鄭意在修郤故屬李公來於是告訐橫起舉國若狂卒使新鄭之心不白而李公亦竟左遷良可恨耳

余過虔南歷訪其風俗則黃童白叟皆百口誦王文成大造至今有不忍忘者蓋先是大庾上猶間並為峒猺所魚肉司土者[illegible]於下車輒奮臂曰滅此而後朝食[illegible]單火牛攻其不備而繼以[illegible]之勢[illegible]刃者惟老婦稚子甫旬[illegible]何[illegible]縣公所請設也公到[illegible]之哉可惜已

嘉靖[illegible]虔有謫[illegible]者以[illegible]起載其當甲江右一子不束教曰溺少年[illegible]金[illegible]曰非吾子也命二弟縛之來二弟乃利其父子成大釁又復從旁羅織之某益怒則書片楮屬二弟曰殺吾不孝子者酬千金二弟遂集亡命輩擊殺之寡婦携三歲兒訴寃當路辯駁十餘載二弟斃於獄家且蕩然而某亦悒悒死聞之月亘曰其取利也窮天極地而盡人其受禍也喪身亡家而絕嗣噫利與禍倚伏有如是可畏哉

萬歷戊申三吳大祲啼饑載途斗粟至百錢外魏塘丁中丞賓乃發廪數萬石行賑蘇松嘉湖四郡饑者皆就食中丞家不啻外府好事之口顧曰意在嗽名耳噫是何言哉余習見三吳素封稍有庾積則利歲儉不倍蓰其直不售也何嘗念及周急二字間有竆親故知稱貸者亦切謝去此人情太都然也若丁公慷慨行賑至數萬石豈直三吳所罕見即海內亦未之聞也

穆皇帝幸太學祭酒訶被論衆推趙公貞吉代公講為君難為臣不易一節極言時政闕失而末又亢聲曰嗚呼天下將亂矣可不畏哉上變色而作就改為吏部陞公南宗伯一日上問曰前日白鬚祭酒善講書何許人不見即復召還拜相穆廟可謂聖明而趙文肅繼遇蓋亦有定數也

廬陵習封公少日聘某氏女將娶而女病盲兩目女父謝封公父曰弱息不幸稱廢人矣安可累郎君封公聞

而進曰既聘即爲我婦因瞽毀盟則不義藉令毀盟吾計得矣誰復娶耶而竟使終其身失所則不仁遂歡然娶之生太史孔教三拜封人謂盛德所致

樵史卷之一

樵史卷三

雲間陸應暘伯生輯　友人林[illegible]仁甫原刻
後學張應時虛谷重閱
徐祖鎏香沙同校

羅文恭洪先字達夫自修撰引告歸阻風眞定病甚同年項侍御適按江北日造候境有富人坐重辟餙名姝介萬金而入求居閒峻拒之項微聞以其意詈公公厲聲曰君未聞志士不忘在溝壑乎項太息而去尊人[illegible]副公性願殷正達夫已貴籍而訓教不異畫時客至必令拂席行酒達夫委曲從事欣如也

商邱潘公禮自尚書致政歸足跡不入城府盜夜往掠之僅粟數斗一敝裘而已盜驚歎叩頭曰使居官者皆若公世豈有盜哉

給事中李公漢字元昭豊城人嘗庶吉士時冢宰裕其從伯父也方柄用爵宅在西長安公引避僦居委巷中日闔其兒輩於戶內不與鄰右通或問故曰吾見權貴短趨家親戚子弟往往坐其累者惟慎之不早耳比尚書去而公獨以名節著云

陳尚書壽新淦人以南司寇致仕貧無以歸流寓留下敝屋數椽不蔽風雨比李俠諸故舊賻遺乃得斂在櫬

垣時不齋彈劾人嘗曰我父戒我勿作刑官易以枉人也若言官枉人尤甚吾故慎之耳

王鑑修倪太保文端公直會孫也正德中抗疏謫湖州三河驛丞夜過灘水舟飄至石上緣石而坐浩歌家人驚求之不得聞歌聲乃操舟以濟中歲不舉子或勸之納妾爲俎豆計輒笑曰大丈夫當俎豆萬世胡戀戀兒女子耶

錢太史福侍才敏物難近然其中隱厚有人所不及者[illegible]當[illegible]公甚嘗以厚僻交公公不納而里中有薛生者[illegible]謁華氏祝爲公師華即蹈褐重欵未幾而[illegible]報公入邑[illegible]公臨請曰以小子無良借

公重[illegible]乃於庭願以死報公笑而謝遣之因過華氏漫語曰所不辭跋涉者爲我先生庚癸謀也華乃出百金[illegible]莫不誦公義

郡守[illegible]錢公嘗曰痛柰何負一第而不置我輩創驊閒也一日守以事撻丞丞恚甚誣守受贓千金部使首入其言幾露章矣公操一舟至吳門力爲守明其廉介部使者乃釋比守謁謝使者好語謝曰非錢太史幾失我賢守矣守太息曰不意公援我有是耶未幾公卒守哭之哀捐橐治其墓

豈不爭光日月哉奈晚節竟挈府於本兵舉其生平而盡棄之良可惜已

西蜀楊公廷和柄國時長君慎登進士第一舉朝往賀公謝曰天道惡盈吾方恐懼不暇敢以賀爲未幾遇世廟議禮構釁罷政歸而用修太史遣戍識者歎楊公先見云

邛司寇榊僅一子成甲戌進士早折甫及期即遣媳再醮聞者莫不咋舌余嘗得之先達云邛公者好名立節乖人情渠所爲大都類此未幾而邛公歿竟至乏嗣識者謂此清刻之報可畏哉

海鹽錢給諫薇嘉靖間以文章氣節推海內於人不輕許可獨雅重亭先君每日睦子野東吳高士也嘗從雪夜放舟不遠三百里訪先君於窮巷先君蕭然四壁之臥具遂藉草爲裀抵足而譚信宿乃去噫似此風致過剡谿一棹遠矣子野即先君字

章虞部愨文未遇時。貧甚。出就館穀。而使細君萓侍養兩尊人。瓶粟則屢空也。日夕治紝易米。具堂上膳。乃分食諸兒女。退而餘鐺底焦飯。取自食之。舅性嗜飲。然苦乏杖頭。每日向晡。即呼新婦覓且罷酒。萓必應曰。酒已泓矣。酒實未沽也。嘗密遣老媼貰之隣家。而次第以手紝償其直。絕不令舅氏知也。虞部嘗曰。家貧思賢妻。信哉。余故表其一二。以風爲人婦者。

安成彭惟紹者嘗爲濟南郡判壯年未舉子以百金納妾劉或訴劉氏女故字我舅今乃鬻賣而他適惟紹立遣女歸金不問其人感怍願終以女侍弗聽既而夢入神祠若有趣之祈男者神手二男授之且曰徙汝宅覺而異焉遂遷宅郭外果舉男二衆謂天道不爽云

呂文安本主順天試首題出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世廟目及下文不喜曰看他程文怎樣做內閣聞之密報公比程錄進上閱至天下雖太惟知有天子

之尊而已人心雖衆惟知守一王之法而已則又大喜用硃筆標之未幾推閣臣公以南司成爰立出自特旨云於此見功名顯晦各自有異數也

郡先達龔侍御愷性頗亢直不能容人過即郡縣公舉動一不當往往面折之坐是多失郡縣權惟吳與臧公守郡時雅重侍御一日訃音至歎曰此老殁吾聾不得聞過矣識者謂臧公有古大臣風度

練川沈君璧嘗爲建安令一日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停舟欲栲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衆皆股慄君抗聲曰即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何責之中途且此非

王祠以報其德尋得余錢也
萬曆戊子三吳歲祲米價驟貴斗粟至一百六十錢吳
瘟相枕於道時湖湘大稔估舟載米將破江而下爲南
丞郡公所遏郡公嘗以直指按三吳雅知不佞乃爲書
公曰獨不念并州赤子乎立槁乎公慨然弛禁估舟麋
入吳則米價頓減十之四已得公報書云粟流至甚爲
一飽固有急奈何竟夕不寢頃之江右陳中丞以遏糴
坐劾則又舉手謝曰陸生殺我矣

潘儒肅讀少日頗自負嘗試南都郡例有饑時別駕某
攝郡特設一席置金花綵幣其上舉杯進諸生曰公等
有志發解者當即此席潘傲然登坐領花幣歸衆共目
爲狂生比入試亦房異薦竟請之主考曰非解首則寧
置之莫負此生竟不錄歸手花幣入謁別駕別駕曰姑
俟來科可乎後若花幣出已而別駕晉本郡守果見潘
公發解欽州士至今作佳話也

海上有鄔氏符氏者並以通家年少狹不共之譽出入
各攜七首曰遇必殺之一夕鄔臥谿橋上月欲午矣符
氏偶過而詫曰是我仇耶舉七首遲疑再四欲舍還曰
顧俯撫我手不忍殺之不語鄔竟相視也言是兩人修好
如故大歡符得一子弱冠領鄉薦而鄔亦家漸饒享有

身壽懲小不忍則亂大謀者於此可深省矣

潘恭定恩居郎署時舜封公命爲一生關說學使者入
泮潘生之父舜封公以百金也比尚書謝政歸則念曰
作宦四十年餘未嘗以片牘干有司惟某生者因親命
不敢違而居間學使既訪此生貧矣立招生來密告曰
昔年曾貸而翁百金久相負今以償君生且訝且卻公
曰我詎忍負而翁地下也强納之去

潘恭定少時曾與趙某者同學頗相善及尚書歸念趙
莫可蹤跡矣一日出見一老攜杖而過遣人問之則曰
趙某遂延之入與重裘易其敝絮詢以生事貧無立錐
老夫婦並七十餘而饔食未嘗飽也即命紀綱爲趙營
一居歲贍米若干石聞者謂公貴不易交老不忘舊今
之世豈易屈指者耶

李獻吉何仲默兩公居常以詩文彈駁互相矛盾議者
曰忌心使之乎比獻吉坐豫章獄海內交游皆落落音
問惟仲默上書政府白獻吉冤意甚懇至故李公贈詩
仲默曰結交在急難徒好亦何益痛仲默義氣可想矣
若梧吳佾書廷舉字獻臣參藩江右時以僚友訐奏李
獻吉並繫信州獄一時駭聽比事白後吳贈詩李公曰
夫既邈顏面豈不愧素心如何異同論三兩成參差君

誠子淵傳而我非孔壬李亦咨嗟曰息難相值風萍偶聚兩襟遮路轉爲綢繆隱衷作懷白日可亮矣以此見前輩意氣自不易及

唐中丞順之字應德雅負經濟、嘉靖間、倘藉爲編戶矣、衆其恨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時嚴分宜柄國、一日塈詩草示趙司空文華、趙曰、向見應德、盛稱我朝作者惟分宜公爲冠、分宜喜曰、應德知我哉、會薊北有兵事、即以司馬郎起、應德不三載、持中節、治兵維揚、島夷猝至、中丞逆戰、射陽湖大敗、蓋丞一意清剿、失將士心、遂致軍威不振、公亦怏怏疾作矣

楊忠愍繼盛劾嚴分宜繫獄、諸搢紳畏嚴、除跡莫敢通一問、維徐子與時時橐饘往候、相對輒欷歔泣數行下、楊曰、公毋入入、恐累公也、徐曰、寧棄吾官、毋寧棄吾友、聞者韙之

徐方伯中行字子與、嘗以刑郎出識江左、聞崑山布衣有俞允文者、好爲古詩、僻居委巷、即減騶從造訪、傾蓋語合、便解百金爲俞治館舍、復遺書五子、憫謂不可使俞先生寂莫無聞、白首也、噫、今海內憐才有若人否

嚴公子蕃嘗索清明上河圖一卷在吳下、意欲得之、此卷乃崑山顧夫人所秘藏者、東倉王司馬自塞外遣子金屬一友密購不謂其人以贋本進也、餽之嚴、嚴大欣賞、已而覺其贋也、憾王、曰、欺人至此耶、先是王頗失懽分宜、將以投其好、解禍、奈何復觸公子怒、禍遂不可解矣、後眞卷畢竟爲嚴氏得、已而沒入禁內、君子曰、尤物禍人、可鑒也

少宗伯董公傳策、弱冠登第、官比部郎、拉張公、狎吳公時來、面劾分宜、相不法、激怒世廟、杖之廷、張受杖而號、董叱曰、丈夫死爾、何號哉、尋戍嶺外、一時氣節震朝野、分宜敗、公即賜環、驟遷南禮侍中、浮言告歸、一夕爲奴輩所殺、徐文貞嘗顧某氏曰、足下習董公深、何致奇禍

易爾、某氏曰、董公以少年擬一第、頗自滿、而又傅敢諫名、躐至九列、愈自滿、正言益日疏、而貢諛長惡者濘進、妄能保其令終也、文貞歎曰、觀此則困畫之戒、郊浩育味哉

樵史卷三

雲間陸應陽伯生輯　友人林有麟仁甫原刻
後學張應時虞咨重閱
徐　綬元圃覆校

天順初用李文達薦特遣行人齎敕禮聘吳公與弼此[illegible]盛事也及召至文華殿上乃虛心顧問授以[illegible]諭德輔導東宮遇亦隆矣而與弼堅不受職文達揣知其微蓋教書以伊傅召似乎薄諭德而不拜也上再出慰留終以寢病辭謝仍命行人送歸敕有司歲供食以贍終身議者謂吳公但拘曲之士耳當此異遇即

[illegible]輔導青宮稍露其生平蘊蓄必且次第大用調國是而進鹽梅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乃是聖賢實際而竟剌促以歸重失人望蓋山林隱逸大都迂闊而無當於用也不亦負此一出負此一召乎

奉化戴拾遺德彝死建文之難兄弟數人俱從京師被戮其嫂項氏家居聞靖難師渡江意拾遺必仗節而死禍且赤族即令戴氏盡室而逃二子方在抱亟藏之深山焚家乘毀神主而獨以身留朝遣收者一無所得械項詰之備嘗榜掠竟不言卒保血胤議者謂項何不并逃之也噫此項自爲身計可耳其戴氏何若項逃則必窮捜境內豈直二子不保其株連極刑者衆矣今項以身蒙袒而庇翼戴氏一門可謂明理達義視死如歸有烈丈夫所不易及者

王威寧大父與一僧善聞語云願作翁孫以報一日翁坐堂上見老僧直入其媳舍推問之已聞呱呱聲得一孫矣既而訪諸寺中則曰師已示寂輪回之說豈誣哉

楊文襄一清本交阯人後家湖廣遷鎮江堂上署一聯云江海有心皆戀闕乾坤無地不宜家蓋實錄也

閩三山楊閣老會飲月下有妓侑觴因行令限以古詩二句用花月字妓應聲曰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

不同三公賜飲而醉早朝入文華殿宣皇問曰昨宵之飲樂乎驚異莫知所對上[illegible]顧中侍取錦十端賜前曰用助纏頭之費三公慚謝出因具奏禁止樂戶供應則知官吏青樓之禁不獨顧公佐掌院時也

嘗考正五九月不上任勝國之制也元人崇尚異端謂諸神是月下南贍部洲察人善惡故禁屠酤官游者上任祭祀當殺牲公讌當飲酒故不到任今無所禁而亦泥其說惑謬矣

辰州產硃砂屠憲副某所得甚富舟過洞庭風雨驟至雷聲震烈少間視硃砂匣已破檢之一空矣乃知水銀

且趣之閙者亦不須沈痼娘善持大體豈尋常蠢流也
然流飢非出三黃施為耳宮生母悉衆流例非當也
矣地至此只存此致不在官則在民一大老借問余曰
今病何在三吳財賦乃爾余曰陸生年七十矣願得其
大病有二蘇湖間據若大江以左豈不過旱澇歲災
豈不中國貢賦磨而閭閻生息未至窘迫者徵科稍緩
民力稍寬朝廷工作甚巨南北商賈甚通大司農歲入
加歲出隱隱上下窮貧惕然有盛世景象至萬歷江陵
苛政叢出重稅疊徵一時並立辦稻甫登場而追呼鞭朴不
忍聞矣蠹之植其根由得州縣經其內帑曰聚而不漏

燕巳之　卷四　五　書三味樓藏板

非一大病乎萬歷以來政尚谿刻凡尋制藩省者不聞
為民興利除害往往以節省為名查削一切冗費而諸
郡縣又有沽名矯行希上意指者不顧人情事體删刻
過當凡驛遞凡交際等一洗如脫而訪之民間則未
嘗裳其節省至有供應萬不可已者則又未免取給民
間非二大病乎嗟嗟四民膏血幾何而堪此二大病日
盛一日安得不民窮財盡也有人心者良可為之痛哭
海運亦我朝所不可廢者今人不究其利害動謂曰險
道慼矣哉蓋元時海運乃自嘉定縣劉家河入海從大
洋中直走天津衛其險道也萬歷初海運則自淮之安

東縣雲梯關入海不過循海之濱以洲島為標導非大
洋也但島有小大相望有遠近若舟行風作可泊在大島
間儘可藏護萬一小島遇風則便有不測當時倡議者
督漕都御王公宗沐鎣漕參政潘公允端初年
試米三萬用一百舟往返無恙次年加米六萬用二百
舟又次年加米十二萬則用四百舟余謂二公曰舟愈
太多矣假令過小島而猝遇長風恐藏護不及能保無
敗乎已而果如斯料敗舟若干彈章暴起余謂當事者
曰寧且可罷可也若遂罷海運得無因噎而廢食乎當
事者竟委靡而議罷惜哉

燕巳　卷四　六　書三味樓藏板

或問余曰海運犯險足下慫恿當事者甚力何歟余笑
曰愚者計創始智者防未然今以單儲四百萬石盡領
漕河一帶豈不殆哉倘數百年後或河流梗塞或入
事乖舛彭城上下閑或變生意外漕可廢乎道一路道
以備不虞亦未必非長慮卻顧也
彭城東接齊魯北屬趙魏南通江淮西控梁楚真中原
要害也有識者謂當移督漕重臣開府其地彈壓八方
選將練兵收拾無聊感死之士為上游一大鎮綺不可
壯南北氣勢哉假令正德間徐州有備如此則若虞劉
賊矣二百餘年來經濟之士未聞議及但於南贛鄖陽

設一關序[illegible]

方希直練子寧諸公慷慨死節豈不稱忠臣烈士哉若

律以大[illegible]用意或有未盡善者夫成祖[illegible]

発[illegible]其始傷於過激其既矣[illegible]

成祖[illegible]公韓成王故事有識者[illegible]

不能加兵拒之即將順其意迎駕而南委曲潛散無[illegible]

而建文君遜以叔父禮謹事之諒成祖亦未忍遽然[illegible]

極即不然而從容讓建文君避居南城省御多少殺

戮全御多少分義一則善始一則善終高皇帝必且無

憾九天矣愚故援春秋之義責備方練諸公

請難兵入後節[illegible]算此皆爲高皇帝天下耳成

祖所御[illegible]忠勸義實一切法網太和

在守[illegible]從諸臣未聞以此庭諍者

太[illegible]成曰此小犢將僨轅而敗矣

胡[illegible]而胡以醫家視疾[illegible]乃

逃[illegible]上嘗謂劉曰吾之子房

假令子房地此必不爲小人所中

劉文毅時勉爲[illegible]就人材夜讀務盡二更將

五鼓命膳夫提鈴及戶喚起自是六館書聲達旦魏文

靖驥以鄉貢學教吾郡其汲汲造士猶文達諸生居學

舍者至一更盡必攜茶往候之聞書聲即以茶進或夜

半有未睡者供粥士皆感奮勵學嘻今安得兩公者振

起師道耶

倪侍御宗獻字鎮卿洪人嘉靖初伏闕諫大禮廷杖死

而復甦一時以風節著少嘗從郡人譚某講學事之甚

謹比鄉薦後偶於城下與衆球戲譚遇見之令諸生呼

鎮卿至跪而受杖不敢出一言衆服公虛心雅度然譚

先生秉正責善凜凜父師尊今之世可多見哉

嘉靖間南都軍以放糧過期殺一戶侍散米數萬乃安

萬歷間杭州軍以尅減月糧欲殺巡撫散銀萬餘乃定

郎陽開府以堪輿之說欲毀參將公署爲學宮激軍士

變致殿兵道幾死陝西以冬操六旱行法太厲謀殺撫

按總兵幸不果有識者曰罪不在軍士也爲上者體其

必致之情省其煩苛之令明其忠信之教有不奉我約

束者哉若徇刻尚嚴狃及衆怒以損國家之威以開無

窮之釁當事莫可自解矣

世廟將胡中丞纘宗閩府河洛劾陽武令王某例籍歸

以殺人事坐繫其子入都擊登聞鼓訟父冤因奏胡公

賦詩訕上南狩上信之逮胡詣京考訊法司會奏王某

誣訐白胡詩乃寓頌美非訕謗下內閣擬旨嚴分宜謂

衛書劉詠舊龍鎭宗七怒曰既云縝萋何以有湘竹莖
臺何廷杖徽宗諮璣蔡詐信今謂湘節移天入殿空飛
龍湘竹英皇淚不磨實是謔語而詩頗村氣可笑也
一先遊與不佞坐武湖舟中極論大臣才品余曰定才
品貴識貴量假如新鄭江陵二公者豈不稱宗袠之才
欲以天下爲已任然器首授而復學鎔不相刃識交江
陵深且久自應洞究所懷而竟爲渠所弄識安在江陵
秉政十年氣吞一世至海內敢怒而不敢言識量大有
作用者乎乃二子並登鼎甲爻死而挾上奪情識安在
杭概任事國爾忘家實新鄭不念而鋒芒太露忌髮不

能容人至激張相馮璫以啗嗟去量安在耶奪情之日
諸言官侃侃正論此江陵益友也而廷杖遣戍是誰爲
之且恚劉侍御臺而致之死溺愛己子而授祖鼎甲尙
未厭肆然以與在期上書之故遷怒荊私屬學使者淘
汰過刻量安在哉先達賜之謚曰當事者可以鑒矣
王介甫治鄞行青苗之法此彈丸一隅耳易効也比
相神宗意在理財足國而驟行青苗亦爲少識元祐諸
君子遂起而攻之彼辯佞小人則奔走新法以助荊公
其始也攸顧已者以排異已者倘無甚成心其終也援
附已者以攻異已者遂勁客氣卒釀成靖康之禍荊公

何以自解也
余過中州問宋艮嶽則化爲烏有上人更不能指其處
嘗記張淏記云徽宗以皇嗣未廣用方士言就京城東
北隅築岡阜盛營樓閣周十餘里朱勔取奇花異石以
石以進號曰花石綱而蔡攸復貢入珍禽奇獸每遇風
夜靜鳥獸之聲四徹識者以爲不祥比靖康元年金人
犯闕大雪盈三尺許詔令斫伐花竹爲薪萬姓競往窓
樹宮室悉皆毀拆不能禁已噫向使徽宗早聽鄧肅之
言誅蔡京父子黜朱勔寘童貫譴戒遊游勤政事則蠢
卒舉雖不安哉靖中國而專志哉金人渡河笑曰南朝

可謂無人若以二三千將士守此吾豈得渡也
王公鏊字明夫爲吾郡隱君子曹憲副時中錢太史福
皆其高弟家赤貧年踰三十不娶人問故曰世無孟光
那可輕娶至進士萱酉而與曰吾有一女前已二十七
亦待梁鴻配耳明夫眞其人也遂以女歸公奩具侈甚
公笑曰桑樞甕牖何足當此悉屛之雅多著述壽九十
有六部使者每式廬問養生之旨公對曰忘已忘物全
我本性可以長生矣
寧陵王給事導謝者爲里豪告訐至遁請遣戍妻子不
能保余閱而詫焉此人鼻其里詢其居鄉狀第以家奴鬪

難也
范大僕惟一少嘗讀書吳山之麓瀟然茅檐適一聯曰
檻外江潮還。山中日月長。朱恭靖公過而屬之曰此
語不凡哉入戶見范公舉子袁則又曰君非如也自是
數過雖恭靖存歿恭靖已不創餘矣猶及見范公底進
士列薦大夫范公每對余述此未嘗不三歎曰前輩愛
才有是吾愧矣吾愧矣
陸金吾炳少以衛士為吾鄉陸文裕公公送之門曰炳
所乘騎曰此英物也足下可善御上幸承天夜半行宮
失火眾莫覺炳所乘騎獨長鳴不已炳覺而視之則宮
門火薮矣炳疾驅而入負上出巨燄中肅皇以是心德
炳驟貴用事[illegible]文裕曰有神鑒哉
張文忠孚敬十上春官不第乃投牒銓曹乞一教職趨
部稍晏不及投[illegible]嘆曰大丈夫小就首
褚尚見風[illegible]之生曰不徐氏精星學公遂以生年
月日告[illegible]曰是[illegible]科必[illegible]且驟
顯不數年而可大拜異哉此[illegible]解[illegible]公歸已
而一一奇中
居公應德嘗臥病泖上余先君造訪見榻間止一布衾
且微公曰衰年病骨頗覺冷殊不堪也先君即贈以一
衾公笑曰平生有厚衾自今日始子野破我儉陋矣
萬歷初河決淮泗開特起潘司空季馴築高家堰以殺
其勢忽自土中得一龍骨首尾皆全眾異之即以進上
殊不知龍神物也蛻必謝肯不似蟬與蛇留僅以皮殼
蛻者何足異哉當時或未之考耳
高皇帝既擒偽漢登滕王閣大宴眾功臣編友諒所嘗
白鹿至白鹿伏而號上為動色即放之野命宋學士濂
賦詩亦一時勝事也江右誌略而不載何歟
吳江杜公偉十歲時為沈氏贅壼冬月主母援一絮被
煖之槃問故答曰念父寒無衣吾不忍獨暖主異之令
事館師習字即且習字一編伊吾善記且善悟館師詫
曰奇童子[illegible]多為人語時與沈公子會相若
也即追隨硯席不數年而精舉子業先沈公子發賢書
居常不妄言動潛究心理學四方士執經問難者雲集
稱虹野先生
夏文愍敕建賜綸閣在信州舊第余嘗過而登之見壁
間一緒在詢之蒼頭曰此御札也其錦黨之老安人安
人者為相公侍姬年已八十矣余閱之慨然因請閱
視則皆肅皇帝手詩字[illegible]款款多衷言不與[illegible]
人文字或稱公或稱桂洲從來閣臣未聞有此寵遇者

而何至棄市則又慨然
弟叟建文中自無錫徙燕天順初叟年一百有四矣英
皇復辟推恩海內凡庶民八十而上者賜冠帶有司以
叟名聞英皇召見餽之酒叟立辭四巨觥尋冠服辭歸
命太學生[illegible]送至其家稱賀又六年乃終諸孫登進士
者二鄉舉者一
周翁諱崑山人年一百十六而逃高皇帝召賜宴便殿
給驛舟路費歸踰年卒生於宋之淳祐初歷元及明凡
三代十三帝後之[illegible]矣
王文成督兵[illegible]遊雨蒲寺見一室深鎖竹櫥內
絕無徑簡之[illegible]老和尚示寂此地戒諸弟子莫開
故久閉行蹤文成疑其為[illegible]啟鑰而入見壁上大書曰
五十年前王守仁[illegible]開門心詫而出[illegible]以是
知房琯為永禪師[illegible]矣
南城羅公[illegible]年四十餘以貲貢游學成均吳公
獻臣偶與羅公會其交兄事之其鳴病痢一僕且瘦死
吳公負[illegible]一夕十數反踰月而其鳴愈未幾同
進士第羅嘗語人曰昆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
臣生我也
天順末觀書謂憲皇在東宮時欲廢之別立太子英皇心

難之一日臥便殿召李公賢密謀曰大事未定奈何賢
曰此天下本也力陳不可動上曰位竟傳太子耶賢叩
首賀曰社稷幸甚遂召太子至太子抱上足對泣比成
化初為眷李文達有以哉余以奪情犯公議眾惜之
私度初戶侍吳公某督漕淮揚僅一子甫髫妾所出也
一日妾衆至淮候女門者不為通妾父擊鼓三下吳公
聞之具以告公怒即杖之二十其人死越數日而妾
聞父死於杖不勝憤自縊入崽兒晝夜悲啼罷食公乃
悔恨無已病作坐臥間每見杖死者在侍竟怏怏而亡
呼禍從任情者此可戒矣
汾州馬博士聊郎文莊公[illegible]之從成化間州守張瑞
嚴考馬氏受誣者三人[illegible]言呼天瑞怒乃
羅織博士以[illegible]被繫時瑞子自鄉
家大罵父曰[illegible]先生瑞知其病心也領
置一室瑞[illegible]見數人自甬道列累索入喉
中號隱呼救我救我亦異哉
上海秦符御嘉楫年十四警屬文母之兄有子欲進諸
生而彼稍拙謂君某貧可以賄使代試也纔約君母厲
以二百金贈母呼而命之君厲聲曰舅恐陷甥不義拒
此徑出聞者歎曰真國器也比舉進士授行人使周府

酌中志二十三卷酌中志餘十卷

〔明〕劉若愚撰輯

清鈔明季野史彙編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酌中志畧次序

罪臣劉若愚死罪死罪叩首叩首洪惟我太祖高興淮甸混一華夏聖德神功超軼萬古創立結近侍官員之律禁扶同奏啟之條立法垂統至嚴且密矣迨宣廟建内書堂則内官不許識字之禁不得不開然亦令内臣讀書知禮守法度未嘗令其干預政事内外之防仍截然也事久則弊生人心漸不古然而罪臣慨逆賢之世中通外交潰亂祖制賢借外廷以播惡附賢者借賢以行其私一時宵人植黨鋤害忠良有公行無忌者亦有潛謀未彰者謹以見聞最真確可傳信者筆之於紙匡郭粗備愈於求野如力阻孫宗伯爰立者的是東光護法恐宗伯來重宣君父大義波及靈露斂耳一本作靈露容許耳如此類許大題目箇中纖悉不一闡發誰其知之先帝在天能無恫恐言之可為痛哭知之安忍不言但愧黙投止此尚未敢修為完書而知我罪我則聽後世自有公論而已總臣子大義在若愚不忍終黙者也按皇城中舊制凡内臣奏事稱呼列聖則某年號老爺今上則萬歲爺若愚既已失身中涓為敢沒其口吻文章家必笑其俚在史家自存其質也假我數年當有可觀茲畧具二十二篇以備遺忘其罪臣生平本末則詳具自叙篇中伏惟神廟慎重冊立東宮之典加以静攝多年地天不交一作本上下睽隔門名滋堯母之疑臣下擇菀枯之集幸祖宗之培養者厚國有人焉清議愈重或寄之講學或託之纂言無非以杞人之憂明綱常之義闡心性淅世道総從國本生民起見非有所希覬後福念也乃傾危者藉此以害正

人幸主訟者據當而弭大患不意葛藤之萌已先可盡殺乎叙大審平反第六先臣陳太監矩勳業滋蔓遂令元黃之戰於廟堂者剥斵元氣憂未艾著于朝端口碑編于區宇若愚不才實侍左右所生焉謹叙憂危竑議前紀第一後紀第二渉嫚之選之吞萬死猶惴憓其懿美嘉猷安忍湮沒而不彰廣嗣亂也誕而始封部議未妥神廟御簡而後定也謹紀先監遺事第七洪水之患懷山襄陵猛火此蓋見神廟事事之必法祖渉嫚六句一作國家有道之長曰穆星千憶蓋天篤生則神明迭起前星應期而耀潛德起仰而興則子燕孫貽允終弟及知神祖之發祥興光廟之昌識者未艾也之威烈一作燎原焦野逆賢客氏毒機久釀首中禍於椒闈又何有于宦寺又何有于士紳哉者一作撫喜廟臨御七載今上萬歲爺入紹丕叅傷心揮毫涙注一作下謹記兩朝琳難第八鏡明

基大聖人世不間出真非偶然有君無臣之歎中必為醜婦所羞繩直寔來曲木之忌唐五王之禍外共一口焉恭紀熹廟誕生第三今上萬歲爺瑞今乃見于貂璫謹叙正監蒙難第九五侯之禍張徵第四羣臣若愚內小臣耳外之輔弼凝丞槩不爲倍也梁冀之横胡廣媢也鄙夫哉骳亂誰握印敢知內之印廠巖獻芳躅具在登記垂範豈異人權而養亂庇奸即脇肩諂笑固位八年又黃白貫任謹叙三朝典禮之臣第五上帝好生聖人惡殺命苟安牖下追想甲乙丙丁縉紳遺禍之慘誰為刑獄之議寔懲一以警百劊艾以求生至于淺尠罪之元宇叙逆賢擅政第十非表裏何以具衣非不得斯死者與生者兩無所憾也豈一觸法網便墳荒無以成樂向無沈淮魏廣微一作烏程南樂種毒於

前崔呈秀等（一作劉州沵州）肆虐于後逆賢兼提掌東廠而外廷曲折（一作直）亦不能盡知即不過敬報已（一本無已字）一二私讐寔自三案之蔭有以假手也是以李可灼之後身無人敢指摘者可恨也叙外來緣索第十一衙門雖有內外之殊官吏各具尊卑之體彼時宮壼之中不止一家貴顯而一家之中不止一耳一目逆賢體乾永貞等經營寔繁而令外

則綱漏吞舟內則桃僵李代如殷良瑯丁紹呂侍高公矣苗全侍宋公矣張國寧侍金公矣陳呈祥吳有地（一作劉惟善）賈如樂侍王公矣只問彼時然將等錄自內揑造耶自外廷付入耶如欲扯虛為寔見在之活口可盡掩耶叙各家經營第十二文書房猶外之通政使司也又如外之六科也掌印秉筆各家經手之內官即內閣六卿之親近掾吏而已

也外來寄帖下人焉能盡知主人推敲在傍誰敢輕重身不容出宮門何由而知外事且耳目多弊不能獨作也人有職掌事有經承非能妄侵非可他卸活口在敵甘心面質也叙本章經手第十三禎祥之發必有先之妖孽之來必有基之江京王聖非偶然也叙客魏始末第十四鉤黨之禍十常侍也劉瑾八黨六賊附焉吁嗟乎張永吁嗟乎蕭

敬亦曾不幸墮落其間況在逆賢羽翼尤繁文則永貞元雅文輔鼎峙樞權武則應坤九思良輔尒鎮南北親近則良臣明佐永明東恭等日侍御前內臣使覽刋刻昭然歷陞弟姪部案存焉叙逆賢脅從第十五不盡職曰曠官也出其位曰侵官也黷武之歎頗多存羊之心堪涕叙內臣職掌第十六千門萬户漢唐麗也茅茨土階唐虞質也若夫

不侈不陋允協厥中惟我祖宗制度光明叙大內
規制第十七重農功者修（一作珍）耒耜操蠶績者惜
鉗鍱小技猶然況在聖學不有所式後何賴耶叙
內府有板經書第十八左氏譏子臧之冠漢人玠
仲尼之履衣佩之間吉凶攸兆盛德之容非無涉
也叙內臣服佩第十九鄉黨著飲食之詳左傳垂
汎祭之誚飢渴之於人亦大矣然在內臣習染素
異嗜好亦殊叙飲食好尚第二十一言之善子張
書紳一事之長古人不泯叙見聞瑣事第二十一
逆案所載外臣無論已自逆賢以下共三十有六
人貴賤貧富各有公評遠近親疎難掩耳目（作耳目難掩）在體（在體數）
軌（作玉體乾）欲泯其附黨之跡（跡作迹）而楊維垣霍維華脫卸之疏
入矣高印公利令智昏聽讒言藏天理而戕戕若
愚板之前列矣上下其手成心故入豈累臣一介

性命不足干天地之和當聖明鮮網泣罪之朝豈
宜有飛冤致罪之枉百世而下寧不令弔古者笑
秉鈞司禮之非其人哉有兔爰爰雉罹于羅若愚
之謂也附累臣自叙第二十二時

崇禎　年　月十五日　累臣劉若愚私識

酌中志略

冢臣劉若愚蒐輯

憂危竑議前紀第一

神廟天性至孝上事聖母勵精勤政萬幾之暇博覽載籍每諭司禮監臣及乾清宮管事牌子各于坊間尋買新書進覽凡竺典丹經醫卜小說出像曲本靡所不購先臣陳太監矩所進之書必冊冊過眼如人鏡陽秋閨範圖說仙佛奇踪等類每歲之中何止進數十部我因先年神廟曾將閨範圖說一部賜皇貴妃鄭娘娘于萬曆乙未秋娘娘捐貲重刻蓋此書乃少司寇呂公坤編纂呂中州人于歸德沈相公鯉有師生之雅最契厚者至戊戌秋科臣戴士衡撰閨範圖說跋一篇名曰憂危竑議以呂曾具憂危之疏故拈為發端仍于奏呂疏內明稱呂假托此書包藏禍心云云幸荷神廟聖度如天將士衡薄懲結局至癸卯冬復有妖書國本攸關名曰續憂危竑議暗行傳布致激聖怒朝野震驚夫此續竑議也士紳僅聞其名實不能覩全文前竑議也或頗有見之者然後人只知續議為臣下水火之端竟不曉戊戌年間已公然顯露矣惟閨範圖說寔係先臣矩自坊間購進與呂原無與冢臣侍先臣之側每見追論此事即愀然嘆曰外廷疑揣者多大家說夢志在求勝雖誣及宮闈所不恤也云云則是將一清平世界化為戈矛角鬪之場誰作厲階至今為梗懷遠識達國體者心竊憂之非一日也夫宗社大計莫重于冊立東宮史乘所需惟貴乎明白確寔冢臣世受國恩留心採聽容為採輯不覺盈帙謹將鄭晥之辨寬續言並繳生光之

續憂危竑議剟之編首以備 主持國是留心史乘
者采焉鄭戚啖辨寃續言序畧聖主建極明倫敦
仁洽愛日多皇長子皇三子皇五子朝暮膝下課
業程學耳提面命父子熙熙兄弟怡怡天倫聖愛
超軼古今握管諸臣方且賛揚之不暇矣胡樊戴
二公乃敢搆此離間之謀造刻飛書謀危社稷暗
投中外二公豈病狂喪心者耶夫利令智昏理為
勢奪既有所受必有所恃故公議不恤法典可藐
異日奇勲誰出其右此所以甘心隱忍而樂為之黨
也皇長子天性仁孝昔因閣部大臣之請聖上乃
出御札云安有父子無親之理又安有越序亂分
之理大哉王言斯禮一出羣疑遂解名分已定今
拔中乃敢云易儲逆謀蔑視聖旨媒孽宮闈抑何
慘哉彿肸何君南子何幸即中主里婦尚且羞稱

今拔中詞意所指直比聖上貴妃是何敢于無君
一至此哉皇貴妃重刊閨範寔緣皇上所賜承流
宣教匪敢僭越今跋中云置太后中宮于何地此
其意不離間三宮搆成奇禍不止也呂坤刻閨範
在于萬曆十八年十月戊子日皇貴妃重刻在于
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大內之寀在于二十四年
三月初九日先後不同歲月亦異今跋中乃云事
機值會中宮戚膳即此一事則明出誣罔可知矣
且爾汝之稱朋友弗屑今乃云冊立之請一曰歸
此一曰歸彼彼此之言予不知所指為誰弁髦其
主顚揺國是莫此為大若夫金龍命書尤為不道
之甚呂雖至愚至昧諒不敢輕為品題今跋中乃
直云呂坤所進又曰內廷盛覩見者縮舌此言之
則必曾經御覽明傳中外者果爾則坤之罪固不

容誅不然則其書必出士衡之手陽為陥坤陰害皇貴妃君父之前敢為說謊何傾險之若是也子糾建成當爭國之時管仲魏徵有事仇之耻皆值不幸之甚遭人倫之變也今上有聖慈之父下有仁孝之子長幼分明兄弟無故此何等時也今跋中妄自引喻出此悖逆不祥之語以眛動人心眩惑主聽是誠何心哉且主上乾剛獨斷鼎命時降為臣子者祝頌宜何如今跋中乃敢云唐閣執命宋姦秉權以從國短祚之事直擬君父是不知視皇上為何如主期皇上以何等壽也敢謗咀咒幸灾樂禍天理人倫剗滅盡矣國家何負于士衡乃忍至于是耶予意以見疏不見跋則屈不能伸見跋不見序則究不白謹將原序原跋原疏類為一冊名曰辨究續言高明君子一加參閱則是非不辨自洞然矣萬曆戊戌年仲夏吉日順天府大興縣民鄭承恩謹序

大明皇貴妃鄭重刊閨範序

嘗聞閨門者萬化之原自古聖帝明王咸慎重之予賦性不敏幼承母師之訓時誦詩書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聖母廣嗣之恩遂備九嬪之選恪執巾櫛荷蒙帝眷誕育三王暨諸公主漸叨皇躋愧無涓報微功前因儲位久懸脫簪待罪幸賴乾綱獨斷出閣講學天人共悅疑議盡解蓋自勤勵侍御少暇則敬捧我皇上諄〻誨以帝鑒圖說與凡勸戒諸書庶幾勉修厥德以肅宮闈尤思正己宜正人齊家當治國欲推廣是心公諸天下求其明白簡易足為民法者近得呂氏坤閨範一書是書也首列四書五經旁及諸子百家上遡唐虞三代下迄漢宋我朝賢后哲妃貞婦烈女不一而足嘉言

善行照耀簡編清風高節爭光日月真所謂扶持綱常砥礪名節羽翼王化是已且一人繪一圖一圖叙一事一事附一贊事核言直理明詞約真閨壼之箴鑑也雖不敢上擬仁孝之女誡章聖之女訓藉令繼是總是編而並傳亦庶乎繼述之一事也獨惜傳播未廣激勸有遺願出宮資命官重梓頒布中外永作法程嗟ㄋ予昔覩河南飢民圖則捐金賑濟今覩閨範圖則廣教言無非欲民不失其教興養耳斯世斯民有能觀感興起發然以往哲自勵則是圖之刻不為徒矣因叙厥指以冠篇端閨範圖說跋標名憂危竑議東吉得閨範圖說跋讀之嘆曰呂先生為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固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興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

昔呂欲得銓部以行其道誠恐繡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緘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冢未嘗不出于正也或曰呂意廣風化何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行中外乃奴顏戚畹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也佛肸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為屈或曰呂序中直擬繼述先朝母后置太后中宮于何地且稱既著勸講毋乃巧為媚乎曰公言誤矣曾見從古以來有宮闈與見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恩厚則報斯隆身為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序中有引先朝女訓女誡彼乃母后臨于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無不倫曰尊稱不極恐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弘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后妃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其躁貴人進位中宮

曰呂先生自辯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位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妃進后事機將成呂乘此時進此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鏹四疋彩幣十目所視胡為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却之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號泣無門無乃欲蓋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膽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是安得而少諸或曰國本安危寧踰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此曰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專則語有所忌倘明奉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禍患自招何若不言之為愈也或曰国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稱在長之命不過清淡落王稱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今內廷盛覩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商人各有見子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為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冦不能安不終付浩嘆乎曰有是哉子之过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今古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以宜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斷非凡庸畀鄙者所能為況事尚未定策國元勳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為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養蒙劉公道亨魏公永貞鄭公承恩鄭公光祚洪公其道程公紹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成舉春秋大義子以毋貴共建社稷奇功夫唐閣執命天子門生宗姦弄權神罷宵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輩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毋自取禍可

也予故曰呂先生為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〻而退因援筆記之

燕山朱東吉頓首跋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鄭國泰親伯臣鄭承恩係順天府大興縣民謹奏為懇乞聖慈亟舉東宮冠婚大典以消羣疑以隆萬世治安事臣一介草茅仰荷聖恩忝居戚末叢因儲位久懸遂不自揣乃敢冒死瀆奏荷蒙皇上天恩不加即臣誅戮姑奪衣巾為民臣自今以往之年皆皇上再造之恩臣之一念愚忠雖剖心碎首惟願我皇上亟行令典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下遂四海臣民之望天下萬世孰不仰頌我皇上為人倫之至哉臣今戴罪六年于茲日夜望此舉久矣今皇長子年已十有七齡睿智天成仁孝恭敬以其時考之則青宮宜毓冠婚宜舉即此亟行尚以為晚矣臣近見閣部大臣暨九卿科道合疏上請猶未蒙皇上俞允以致人心疑惑外論沸騰如科臣戴士衡恭論呂坤本內則曰假托閨範圖說包藏禍心臣一見斯言能致驚死夫閨範圖說乃皇貴妃頒自內府仰承聖母徽音之懿上體皇上刑于之化重加再序以彰風教其年月日時自不相同士衡豈目不知書安得直指為呂坤者哉第幾雖微露語尚含糊無已則士衡知姦謀未遂乃結交權姦又造刻憂危竑議一書內云閨鑒說跋暗授士夫傳播中外言雖譏坤語寔非聖其詞深其言激無非欲離間我皇上父子夫婦兄弟之天性煽惑人心謀危社稷種成後日隱之禍以收一己之奇功耳其姦謀危計臣不能盡聞始指其見在一二事可証言之今皇上當陽宮禁

嚴肅今士衡疏中乃云五十寶鏹四十彩幣比賢
妃敬賢之禮且曰十日所視夫十日則非一人所
視必有真見士衡既云如此皇上試一詰問之餽
者為誰受者為誰見者為誰果有其人則士衡之
言為是不然則是宮禁可誣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士衡疏中又說臣與張養蒙劉道亨魏永貞鄧光
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呂坤及承恩共十人
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勲盟
約既定羽翼已成臣請詳言之夫此十人鄉貫不
同科第不一官守不齊臣又一人未曾識面胡能
揷盟定約相聚一時期會一處以掩人之耳目哉
今九人見在皇上可召問之則其事之有無自難
掩飾此不過其大畧耳其間織詞署語不一而足
至于金龍命書非特臣子之所不敢言抑亦臣子
之所不忍言者仰乞聖鑑電察則士衡之罪自不
容于死者矣今其書章存隨本附進御覽又如全
椒知縣樊玉衡疏內直指皇上為不慈皇長子為
不孝皇貴妃為不智嗟嗟是何漫無忌憚敢出此誹謗之言一至于此夫
玉衡特遠臣耳胡為構此大逆意必為士衡之黨有大奸大
權以主使其間者此事滿朝盡之但畏投鼠忌器之嫌不
敢為皇上言之耳然事關宗社禍及臣家臣安得
不披瀝血誠以哀鳴于君父之前哉及此不舉臣
恐震位久懸桃夭失候誠為聖朝闕典甚非四海
臣民仰望之心臣又恐姦謀乘釁訛言益興肆謀
貽禍莫知所終者臣家草命滅族可甘如宗廟社
稷何伏乞皇上大奮乾剛俯從羣諫早建皇長子
東宮速舉冠婚之典仍望皇上追問戴士衡樊玉衡造書
主意與主使黨惡之人其豪分一惟聖裁則宗社

行無疆之慶子孫蔭德萬之休讒言可息禍萌可
杜國朝幸甚臣家幸甚臣萬不得已方敢冒死上
干天聽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萬曆二十六年五
月十五日具奏奉聖旨閨鑒圖說是朕賜與皇貴
妃所看朕見其書中大略與女鑑一書辭旨彷彿
以備朝夕覽閱戴士衡等這廝每以私恨之仇結
黨造書妄指宮禁干撓大典惑世誣人好生可惡

此事朕已洞知不必深辨欽此
衆臣若愚曰萬曆辛丑秋衆臣初入
皇城在先臣陳太監矩直房供筆硯之役見室中
封一箱甚密後因御前查取其事啟箱視之則狀
其辯寃續言一冊并姚思仁所進閨採圖說雉于
仁酒色財氣四箴抄疏太倉攷功臣封爵攷等書
及詭名刑部觀政進士胡道行建言抄報以至先

監秉筆掌東廠及後掌司禮監印衆年陸續諫止
未行事件俱于丁未年十二月內先監卒時經管
馬鑑師明及衆臣若愚眼同打點進繳神廟御前
此續言已刊布中外多有見者今謹照原刊擡頭
弁之編首按憂危竑議偶將範字誤刊作鑑字今仍
其舊以識真耳惜呂公坤具經世寔用之學未竟
厥施豈天靳正人之設施哉何兩衙此言誣至此也

萬曆三十年以後欽降官員揭帖兩衙姓名寔在
前列熹廟天啟元閏年二月贈坤刑部尚書廕一
子入監讀書憂危竑議後紀第二萬曆三十一年
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太監陳矩奏稱辦事將
臣等訪得國本攸閱刊書一本封進御覽國本攸
閱（本書用紅邊紙刷印皮面上簽此四字無邊欄）續憂危竑議（本書第一簽第一行）
是此五字或有問于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

無復可憂無復可虞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鄭福
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薪
之下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無謂儲位
有妥乎曰然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不備何以稱
乎皇上迫于沈相公之請不得已而立之從官不
備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誰其當之
曰福王以矣大率母愛者子抱以鄭貴妃之專寵
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
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蓋朱名賡
賡者更也所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
公一人安能盡得眾志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
之言矣夫蟻集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相
公倡之而眾有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
次未必不可立也俟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
而趨死亡乎或曰眾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予數之
埶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汶張公養志
武則有王公之禎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
鄭公國賓而又有鄭貴妃主之于內此之謂十亂
魯語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
考而立武王之義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
為乎曰數公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廣孝
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
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汶則三邊險
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于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
四方勤王之兵無繇至矣有王之禎則宿衛禁城
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
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
者則朱公之鄉人也私人鄉人無不愿借相公之

餘光也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
庸人倡義人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
妃與陳矩朝夕比周于帝前以為之主共舉大事
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為人陰
賊常用人而不用于人故有福己自承之有禍則
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
奏有名祖宗無有不墜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
名竟不墜豈其才出諸菜傭下哉蓋沈相公欲右
鄭而左王故叢寔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
不錄亦王之禎有以嘿授之也曰然則子何以康
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予
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唯而退四川道御
史喬應甲書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
祥撰御批奏帖後本內有名王公名世王公承恩
恩不知是何人今現做何官可開寫來欽此一件辦
事蔣臣等密訪得王公名世係錦衣衛正千戶現
任鑾駕庫掌庫王公承恩係錦衣衛正千戶見任
本衛街道房掌房御批我想憂危竑議後有名無
名張位怎麼打發了作速查寫來看欽此先監矩
回奏謹遵聖旨恍惚記得憂危竑議後有米東吉
一箇名字彼時也曾密訪通像是說名張位是為東
事打發去未知是否待查明具奏至十一月十五日
該欽差提督東廠官校辦事司禮監太監陳矩題
為姦人妄捏印書搖動國本等事內稱本月十二
日據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書一本內續憂
危竑議立意巨測不惟陷害忠良抑且誣罔君德
其捏誣內外臣工聖明自有洞燭臣不敢煩聒瀆
擬除本廠分布旗校在于京城內外訪拿去後仍

乞勅下在京巡緝在外撫按等官密切訪拏等因
奉聖旨這奸徒揑造妖書離間朕宮闈天性以至
朝廷內外臣僚悉被傾陷蓄意大逆深可痛恨爾
宜多布旗校用心密切訪拿還着在京緝事衙門
及在外各省直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得獲以慰朕
心不許怠緩縱息法師即便立賞格與他欽此本
日司禮監太監陳矩復具疏告辭奉聖旨姦書恣
為誹謗離間朕宮闈骨肉之情大逆不道朕尚被
其誣枉何況于爾、掌管廠事正宜竭忠秉誠奮
力殫計必得真正罪人為主雪冤方是報國大義
豈可硜執小節先求休致反使奸計得肆成何政
體宜即照舊安心辦事不准辭有能告捕真正姦
逆之人大破常格叙賞爾可歌舞衆心必獲毋懈
該衙門知道欽此斯時也神廟震怒憤懣四明沈

相公一貫山陰朱相公賡咸為書上有名各註籍
具疏只有歸德沈相公鯉入閣擬此二旨者歸德
沈相公筆也至十六日又奉御批聖旨我觀爾奏
已知道了但恐此事本犯有妨緝拿爾嚴責官校
番役用心密切訪拿務得真正逆犯方絕禍源以
雪我屈恨纔消得爾宜知悉又賞格我問的是今
日着法司立的賞格又二輔鯉見此本怎麼說你
可訪來外邊府部院各有何事情又今日着回話
的二官無聽見說甚麼欽此當用黃套裝盛先監
矩面奏進繳說本犯者周嘉慶也二官者東廠理
貼理刑閔萬民萬代增也又御批聖旨爾可看此
二本二帖是某做的可見其心本是先一次帖是
後一次帖爾看了還着紅本夾進來不必使封套
自家拏來別托官兒們欽此亦用黃套裝盛先監

矩面奏進繳訖同上一宗俱語秘不得聞遂不曉
是何人之本帖上何等語也是時訛言沸興街坊
酒肆無敢偶語在會者惟妖書有名之人各思報
復猜忖迷意必是素有嫌怨者自歸德沈相公以
下凡在朝望重妖書無名之人即有人耳而目之
歸德沈相公又曾于內閣供設天啟聖聰牌位入
則禮之今妖書內獨又無名是以神廟聖意亦頗
為蜚語所感幸先監矩中立扶持苦心調劑不數
日而錦衣衛百戶崔德緝得皦生光矣又一日而
東廠辨王一鵬緝得皦生彩矣按皦生光原順天
府學生員也先年曾詐包繼志以害鄭王親其捏
名印造妖詩云五色龍文照碧天讖書特地湧祥
烟定知鄭主乘黃屋願獻金錢壽御前其下曰松
風狂客題又曰臣偶從郊外貴家莊拾得前詩讀

畢忽痛哭失聲左右驚覺奪去臣歸嘆曰渠家隱
謀羽翼成矣獨訪所謂松風狂客為誰則豪裔包
繼志也包氏握鏹貲寶金明以金錢行間語曰臣
訪容蟻而潔邑殺人突洩一烟而焚廬燒積則皇
長子危乎哉凡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書之或散
其黨右俱生光自撰自跋如此刊板印帖鄭皇親
門首及各巷口以恣詐害當時光廟未尚膺冊立
所以稱皇長子也事發草衣巾擬成大同經赦回
崔德又于生光室內搜得羅文藍牋寫八大說其
辭曰皦揚爾忌之耶爾有大心不獲而乃規〻于
小願乎爾有大名見污而乃規〻于小閒乎尔有
大冤不白而乃規〻于小悔乎尔有大仇不報而
乃規〻于小忍乎爾有大恩未償而乃規〻于小
惠乎尔有大寶受誑而乃規〻于小失乎爾有大

游不暢而乃規〻于小方乎爾有大才不俗而乃
規〻于小過乎此八大者信大小者信小矣嗽揚
爾忘之耶癸卯八月二十有六日有感援筆漫書
兔蒋無功録一通張之軒側蚤暮臨起觀之後用
圖書鈐識是時生光已從戍所赦回改名嗽揚字
寃之又刻有怪石軒集岸遊稿此皆嗽犯踪跡可
據者也又此時錦衣衛直房忽黏匿名帖云妖書

有了人協理椽張魁受銀三百両求他主的文告
人鄭福成先監據事件奏曰祖宗律文凡匿名文
書見即燒燬今念事關大獄不敢隱匿　云　云神廟
其奏特置不問時王公世揚正任協理遂即椽東
廠移文于私寓設香案行禮具本謝恩極其感服
皇上至聖至明至寛至仁云有〻錦衣衛大堂王之
禎素與周嘉慶有隙欲藉此以害嘉慶擒其僕袁

鯤酷刑煆煉单詞入告滿望人皆信為寔也先監
矩奉旨到廠一訊必不肯詭随結局之禎奏内要
着人到廠聽記先監嘆曰本廠例有聽記上奏今
貴衙欲新添聽記将奉誰耶奉旨不允之禎又亟
懇四明相公相公差家人李姓者容見先監説某
是正犯其僕可証又欲波及歸德江夏諸君先監
曰多拜上你老爺我内相是一輩的人獨不記荷

花光之獄尙有〻久後另有正犯恐大家子孫禍不
淺你老爺堅執要如此問如此結局可具揭奏知
萬歲爺我好遵旨行事本廠総不撦不是一切干
係勞你老爺撦〻罷李語乃塞之禎心方已蓋原
欲藉皦生光牵扯多人主使為一網打盡之計也
又御史康丕揚時有外轉消息近侍貫忠貞在文
書房捧匣遂密遞信于康着速尋件聳動聖心的

事入告庶幾可免康計無所出遂籍妖書希僧人
逵觀之書簡內有可罷字句疑妖書出其手也然
觀實不知頻遭筶繫刑部獄作閙柝偈書壁云匿
王問法忽齊年自謂觀河見不還我有眼根聽夜
柝却況豈莭更冷然又云柝聲不斷鈴柝續誰是
聲兮誰是聞因憶法堂鍾鼓後古来蒐夢更紛紜
自十二月初五日到獄十七日坐化異柱雙垂如
玉寔無辜瘐死人至今悲之又禮部李公廷機斷
生光十二欵曰一造意報仇一妖書意思與妖詩
岸遊耦相同其筆力又相類一先年妖詩內有俠
之門仁義存焉今妖書內亦有此句去冬會審令
本犯念妖書一二語本犯便念此句一刋字匠徐
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錢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
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
厘約工銀三錢四分今筭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
數相同一徐承惠供稱書板無邊檔後有年月今
妖書果無邊檔有年月一繳其葛供稱布散妖書
見面上票簽有國本攸關四字誤認攸為收又徐
承惠供稱書面票簽有關字問何關字曰關老爺
閔字一妖書內有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一句
此句出禮記擅弓本犯做生員時習禮記又本犯
詩集有讀擅弓有感詩題一本犯妾供本犯托病不出卧房
若干日又後一日向妾取刀劈木燒炕及妾入房
滿房火烟一刻字匠工銀不過三錢四分本犯與通
徐承惠錢一百三十文作二次與之竟欠承惠一
錢四分顯是窮賊所為一妻妾子女無不招承及會
問次日將聖旨宣讀與本犯并家屬聽着諭以旨
意招出同謀饒了家屬若仍不招家屬一個也不

饒本犯妻妾子女環跪而泣求他招出本犯竟無所招一會審次日本犯招云情真罪當萬死無辭又次日本犯招出自作之孽本無仝謀親筆在卷一會問日東廠問本犯云你為何寫我名答云老爺是廠里又問別官答云是要緊衙門又問其餘各官答云小的只將搢紳一覽隨意寫出在上先監矩亦將此封奏焉蓋皦犯之惡惟天可除是人

所銜十二欵既鑿鑿可據雖經奏過神廟先監因本犯到底不曾念出妖書別句又因親筆所供前罪萬死無辭後罪寔為寃鬼先監是以終懷一線之疑如再遲緩不結又恐蔓延中外搢紳不便人心何時定乎寃哉達觀已瘐死矣琴士鍾澄醫人沈令譽百戶劉相等皆註誤繫獄而武弁楊于世者因持冢宰李戴書及劄付往遼東去亦被杖監

文字之間不覺暗合如出一手鬼神弄人真妙極矣當是時衆臣若愚晝夜侍先監左右職任抄謄隨馬鑑師明等經理一應章奏眼見妖書累無邊擋但後有年無月日而鄭福成項應祥喬應甲皆捏借名也刻字人徐承惠又不識字之拙匠也恠石軒集曾係承惠所刊生光妻趙氏妾劉氏子皦其葛也弟皦生彩已瘐死東廠獄中按凡我先生

高淮自山海關拿奏鉄累及其兄勲爵楊于階也此時仇隙互訐疑鬼盈車上下驚猜甚非政體先監不得已遂于三十二年四月內具奏曰臣陳矩遵奉特旨會問妖書逆情曾記得三法司九卿官會說逆犯皦生光前詩供認情真罪該萬死後書未寫未念似有一線之疑他妻妾子女併刊字匠對証又已情真該就正法我每參詳還當奏請皇

上擬罪定名昭示朝廷大法以安天下臣民之心
其繳生光暫且監候待後沒有發覺真正同謀之
人方可秋後應時處決使天下萬世傳頌皇上至
公至明又免先年荷花兇屈死法司得罪事例
此謹先據寔面奏又數日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
子太保尚書等官蕭大亨等謹題為欽奉聖旨事
云云臣等會看得繳生光巧圖詐陷之私敢為誣
訕之語罔上惑衆逆理悖常因而震激宸衷涸淆
國事此神人之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者臣等切齒
此因恨不窮治以謝天下恐言輕縱但太犯之獄
止據妖書而妖書之獄律止應論斬今奉明旨從重
論擬臣等當議斬與律合原非軽典此外若求加
等詳查律條惟有謀叛一款較重參酌本犯情罪
似未相當臣等為皇上守成憲欲求于法外議入

既所不敢而為皇上伸天討不能于法中加重尤
所未安揔之本犯陰惡原出律文之外臣等愚昧
拘于三尺反覆思維參詳四數未敢擅議因萬曆
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夜奉聖旨這逆
犯陰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稷律處他
御等便覆來欽此本月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謹
題為奉旨覆奏事云云臣等覆看得繳生光妖書
之情甚逆即重擬原不為過但律文止于論斬臣
等未敢別議擬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
得謀危社稷係反謀律內原註若依此律合凌遲
處死參詳所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據者法也皇
上所誅者心也明允執于法官國有成憲未敢擅
重為軽而威靈出于主上君有嚴命難復容其擬議
等因二十七日奉聖旨繳生光捏造妖書離間天

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然妖書律未盡其
辜着加等凌遲處死使會官雾決仍梟示[手]人煙湊
集處所有奏捷的即主使奸論其緝捕有功人役
着該衙即查寫來該衙門知道欽此槩臣若愚曰
續危竑議起于癸卯之十一月十二日以至次年
春夏中府衛審者數次而京畿道一次者沈令譽
俞孺等也外東廠二次者周嘉慶等也內東廠二
次者皦生光之妻弟內官趙昇也昇謫南久潛逃
來京不與姊夫往來生光詐包繼志時曾供有內
官手持黃紙封條疑是趙昇然實無干涉刑夾昇
踝首用力而夾棍折如衿衙先監察其辭色亦憐
其寃而釋之當此之時神廟何等震怒中外臣民
何等驚慌幸先監受知聖心一拳懇定以公明正
允為心仍將大學衍義之[補]慎刑憲數卷不時送進
御覽而皦犯前愚復鑿鑿可據其妖詩筆跡刊字
匠及本犯之妻妾子女衆証各已明確然先監矩
尚兢兢引荷花兒故事為殷監至再至三不得已
始于甲辰之四月二十七日將出生光正法結局
妻子戍邊陞崔德為指揮王一鵬蔣臣等為百戶
有差先是法司所擬賞格五千兩神廟如數頒于
東廠錦衣衛五城巡捕四處各分銀一千二百二
十五兩按勞之輕重賞散亦有差先監矩等亦各
予廕叙東廠底簿并當時朝報可考當時神廟両
召光廟慰安天語或寔錄等事[書]自有紀載惟國本
攸關原書全語世不多也[見]槩臣目擊最真恐神廟
之乾斷聖明外廷不曉先監矩之持平鎮定湮沒
不聞遂私記成冊萬曆年間全不敢令人見而暗
藏枕中者幾二十年心良苦已更有別聞亦間附

于後俾持論者有所致也四明相公與歸德相公及江夏太史素有隙本欲藉此挑激聖怒爪連蔓引而甘心者然其擋太宰逮周嘉慶寔所以開羅織之端也江夏之隙寔是議謚及楚郎假王之事基之華亭唐抑所先生極力于四明處為江夏寬解又賴先監力為主持不然郭君殆矣其荷花兒之事都人多有知者先監矩面奏神廟即于書坊中購得耳談書一部進覽遂定妖書之獄不復固求主使之人恐日久禍及無辜也聞神廟寔錄亦載云翁(刑書)某等降處有差荷花兒之冤朱腦瓜之直承皆不泯也按耳談云周皇親(家)有婁盜乘穴入殺皇親取財去其夜邏卒入獨見荷花兒伏泣據狀以聞法于司荷花兒不勝虐刑誣服謂與某某通姦殺主取財捕某某不得竟坐法凌遲時大司寇

翁公自南都還至而南都以之盛傳其事無不切齒荷花者故翁益不疑行刑時觀者全集忽一人獨呼曰冤哉荷花兒殺人者我也兵卒逮至法場輸服無異詞時荷花兒已刑畢故公與曾郎徐鄴源而下皆坐誤罷歸始行刑時荷花兒語劊子手曰兒是冤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臠割可也不然我必為厲鬼殺爾不聽竟臠割盡始死之越三日是人坐順城門外麵鋪忽大呼云荷花兒殺我七孔流血死獨呼者市中賣瓜子炒荳細民朱腦瓜也蓋所載冤獄如此吁可懼哉又于中府會審妖書時有御史沈裕者在座皦犯既頻經夾拶不能動撻至沈公棨前裕厲聲曰妖書是你作如何不招皦犯舉頭乞憐曰寔不是小的作沈聲色愈厲皦犯怒目切齒恨而過之又有御史俞懋衡者事佛

素謹于中府會審向衆官云昨得一夢見觀世音
菩薩說妖書是皦生光作的先監等唯唯竊哂後
神廟聞之亦大笑爲皦犯正法沈後裕出差行止半
途遂得病沉重向僕從曰我生平作事自揣無愧
惟審妖書時畧涉孟浪原不該硬坐定皦生光今
昏惑中每見生光向我索命吾病其不起矣已而
果卒又數年京都中皆曰妖書非皦生光作也是
東嘉趙士禎所作也士禎倜儻有大志歷任文華
殿中書舍人每留心邊務交游頗廣妖書獄興即
托病不出及皦犯正法之後始敢出門然忽忽倦
怠興味闌珊絕無平昔造烏銃議車陣屯田一往
豪氣及病瀕死亦屢見生光現形索命卒至不起
可見鬼神報應直有不可爽者夫荷花之獄尚柔
肌脆膚不禁酷刑不得已而屈打成招者耳纍臣
之寃倍甚于此悲哉古有許之上帝者亦有得請
于帝者其灌夫之于武安不尤彰明較著者哉千
古此心千心此理總纍臣幻視軀殼平視寃親了
無此之應驗是在知道者或不屑與較耶一樣心
腸不事報復固應如此獄司生死者豈可量定必
無鬼神必無報應也耶恭紀先帝誕生第三神廟
萬曆二十九年春始移皇長子于迎禧宮九月十
八日二更傳諭內閣皇長子及諸皇子冊立冠婚
敬奉聖母命蒙嘉許卿等傳禮部即擇日具儀行
至十月十五日冊立皇長子為東宮皇三子為福
王皇五子為瑞王皇六子為惠王皇七子為桂王
光廟大婚禮成之後自孝元郭后外未有舉生者
至三十一年十一月偶有國本攸關之事神廟震
怒親降特諭以釋中外之疑繼將皦生光正法以

杜譭惑之口仍特命光廟多選妍媛以侍左右寔從先監陳矩之容請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定後先帝誕生是時宮門扃矣光廟差年宮人崇德女赴仁德門外報喜光廟于星月之下獨步殿陛傍徨不安先監矩立奏神廟即轉奏慈聖皇太后闔宮懽忭崇德女還報光廟乃喜是時先帝生母孝和皇后未有名封司禮監該正者問曰發外旨意作何稱謂先監曰前曾有旨多選淑媛不好稱別樣名色今可稱如曰欽命選侍某氏出故曰欽命選侍王氏者即孝和皇后也禮部先擬封夫人神廟不允特稽考皇明典禮書吏之曰才人寔神廟之聖學博洽也明年春加上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光廟生母恭妃王老娘娘進尊為皇貴妃即孝靖皇后也光廟誕先帝至今上共五位宮主八位今存三位駙馬劉九福齊贊元鞏永固所尚者也先帝聖性雖不好靜坐讀書然頗留心大體每一言一字逈出臣子意表天啟六年正月奴酋初犯寧遠即晝夜焦思未遑自安見樞臣王永光題疏欲將寧遠城中紅夷大砲撤歸山海守閣先帝曰此砲如撤人心必搖乃置之不理及七年五月再犯錦州寧遠值聖體違和更憤激深慮選將調兵以扞禦之凡客氏逆賢數年以來或間有違忤即怒罵咒恨形于顏色來宗道在禮部時諛崔呈秀父疏有在天之靈四字奏文書時讀至此先帝艴然作色曰臣下如何稱在天親用硃筆圍此四字即逆賢不能為之地也先是禮臣林堯俞題覆皇妹選婚要將光廟選侍傅氏先擬封其

選侍李氏侯皇八妹年長選婚時再封先帝曰一時封罷了何故另作一起此三疏俱存可証也如此之類不能偏舉其尋常宸翰詳謹然不好草書或未暇學也初天啟二年十月某日有龍見于北花房之傍河小門即宋晉之膳房其形長尺許有鬣無角其鱗有碧光耀目晉加綿絮裹入金中奏知先帝送赴黑龍潭說至六年五月初六日辰時王恭廠之變正鼎建皇極殿大工凡官匠在最危之處者一人未隕乾清宮大殿聖駕所居之東暖閣將窗格扇震落二處打傷内官二人皇貴妃任娘〻所居之宮器物隕落更甚任娘〻于五年十月初一日所生皇第三子于是日受驚後遂薨逝逆賢直房及王體乾李永貞等直房大有傷損六月初五日之夜二更又地震如四年二月時而雲中之廣靈更甚焉先帝自七年五月初六日以後聖體便覺不豫至六七八月之間總未離御榻逆賢將庫中所貯金壽字大紅紗捜括出許多自王体乾等至暖殿請小轎御茶房御藥房近侍每給四疋或二疋做貼裏御前穿以禳祝之又移住懋勤殿旬日而不時喧傳云聖駕萬安矣樞臣霍維華聞之遂替逆賢畫固位攘功之策進獻仙方靈露飲并蒸法器具逆賢着掌家王朝用照維華與來原樣用金造鍋甑付御藥房提督王守安吳國楨等照方蒸進是時太醫院使吳翼儒唯〻聽從莫敢攔阻先帝初進服數日亦覺甘美凡有剩者即預賜体乾等分飲之即眾臣之賤亦得于永貞直房屢沾餘瀝幾半月焉按維華原献蒸法大畧用銀鍋一口内安木甑如桶高尺許圓圓稱之甑

底安瓶ヒ中央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個用周圍
淘淨秔米或糯米小米老米旋添入瓶候熱氣透
一層再添一層約離瓶口七分滿不可十分滿恐
米漿溢入瓶不便上蓋一夾底銀鍋底夾下垂正
對銀瓶之口離二三分許外上添冷水周圍固濟
嚴密下用桑柴或好炭火蒸之候上鍋內水熱即
便換冷水不數換而瓶中之露可滿取出溫服乃
米穀之精華也如不信可將熟飯與人嘗一些ヒ
滋味俱無其器忌銅鐵錫其火忌煤其後先帝因
進服日久嬈水汪ヒ的遂傳御藥房不必蒸進自
此之後聖恙有增無減日漸浮腫諸藥進亦罔效
逆賢遂恚維華雖華心不自安即于乾清宮門閑
安之際舒徐容與故與逆賢相左而力讓寧錦之
應與袁崇煥轉身求去另盤算一條據土重來報
復之計元重來阻害正人王太監安及排擠劉相
國一燝等寔賴逆賢以中旨起官速化宮保倡明
三案自任為有識有胆現于午門內官陸蓋臣為
內親通線索總不知作何遮掩也近為虜警博訪
邊才憲臣唐世濟出單欲薦維華今上震怒將世
濟下理擬戍先時皇極等殿工完夜中聞有一鳥
大如鵞鸛其聲似梟非梟頻來殿上鳴嘯形不甚
真聲咯ヒ然亦不甚遠聞之者魂飛毛豎慄ヒ懼
焉蓋先帝上賓而逆賢伏法之祆祥也

憂危竑議後記第二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太監臣陳矩奏為併緝事獲得妖書訪得國本攸關刊書一本封進

聖覽國本攸關（本書四扣連兩副卸皮上粘是也四字大邊欄）而續憂危竑議（本書第一張第二行是凡五字）或有問于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薪之時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今之事勢得無謂治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官一官不備何以稱乎 皇上迫于沈相公之所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誰其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貴者子貴以鄭貴妃之專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蓋朱名賡賡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則然矣朱公一人安能盡得眾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斯言矣夫蟻集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靈靖相不倡之而眾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趨危亡乎哉曰眾所附者可得數否曰余數之熟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汶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賢而又有鄭貴妃主之于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為乎曰數公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廣孝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錦衣之兵取諸京營而有餘矣有李汶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于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而方勤王之兵無繇至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誰人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然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則朱公之鄉人也私人鄉人不願附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議人尚景從而況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妃與陳矩朝夕比周乎 帝前以為之主於眾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

門為人陰賊嘗用人而不用于人故有福自承之有
禍則規避而不知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
漸奏有名 祖宗朝來無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
內有名竟不陞豈其才力出諸黃偏下哉蓋沈炯公
欲右鄭而駒左王故竊竅之時令親家史起欽都其
功而不能亦王之報有以默授之也曰然則子何以處
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
諗天耳安能反天乎哉人唯唯而退萬曆三十一年
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御史喬應甲書
如此長昭侯未知有名王公名世鄭公承恩不知其
何人今現做何官可開寫來欽此一件辦事蔣臣
等密訪得王公名世係錦衣衛正千戶見任為駕庫
掌印王公承恩係錦衣衛副千戶見任本衛街道房
掌房 御批我想憂危竑議後有名無名張位怎麼
打發了作速查寫來看欽此 廷回奏云謹遵聖旨恍
憫記得憂危竑議後有未來書一箇名字彼時也曾
密訪係是說名張位是為東事打發去未知是否得
查明具奏 案十一月十五日 欽差提督東廠官校

緝事司禮監太監陳矩謹題為奸人妄捏妖書搖撼
國本等事內稱本月十二日據辦事蔣臣等訪得國
本攸關一書本內續憂危竑議立意匪測不惟陷害
忠良抑且誣累 君德其捏陷內外臣工 聖明會
有洞燭臣不敢頃睫瀆擾除本廠分布旗校在于京
城內外訪拏去後仍乞勅下在京巡輯在外撫按等
官密切訪拏等因奉 聖旨這奸徒捏造妖書離間
朕宮闈天性以至于動搖內外臣僚意欲傾陷蓄意尤
逆深可痛恨爾宜多布旗校用心密切訪拏謹著在
京各該緝事衙門及在外各省直撫按通行嚴捕務
在必獲以慰朕心不許怠緩縱賊息法司即便立
貴於與化欽此本日司禮監太監臣陳矩復具疏告
奉 聖旨妖書逆為誹謗離間朕宮闈骨肉之情大
逆不道朕深惡其誣枉何況于爾之掌管廠事正宜
竭忠秉誠奮力殫計必得真正罪人為主毋寬方是
報國大義豈可礙執小節先求休致反使奸計得肆
成何政體宜即蜡息安心辦事不准辭有能告捕真
正奸黨之人大破格敘賞庶可鼓舞眾心必獲毋懈

室內探得羅文藍箋寫十大說其詞曰徵揚爾志之
邪爾大志不獲而乃規々于小願乎爾有大名見汚
而乃規々于小聞乎爾有大寃不白而乃規々于小
悔乎爾有大讐不報而乃規々于小恩乎爾有大恩
未償而乃規々于小忠乎爾有大寶受誑而乃規々
于小失乎爾有大將不暢而乃規々于小方乎爾有
大志可傷而乃規々于小謹乎爾有大貧能甘而乃
規々于小乏乎爾有大才不試而乃規々于小遇乎
此十大者除去大小者作小疾徵揚爾志之耶癸卯八
月二十六日有感援筆漫書況潞無功錄一通張之
軒側番恭走臥觀之後用圖書鈐識是時先光已從
戌所赦回改名徵揚字究之又刻有怪石軒集岸將
揭此皆徵犯蹤跡可據者也又此時錦衣衛五房恩
貼匿名帖云妖書有了人協理樣張魁受銀三百兩
求他主的又番告之節福成先監揭帖事件奏曰按 祖
宗律文凡匿名文書見即燒毀今念事關大獄不敢
隱匿 神廟共可奏特置不問時王公世揚正任
協理並只提衆廠打文于北衙該番家行禮其本謝

恩極其感服 皇上至聖至明至寬至仁云大金吾
王之楨與代鎮撫司掌刑周嘉慶有隙欲乘机害之
遂將嘉慶家人袁鯤酷刑煅煉單詞入告滿望人皆
可信為寔也先監抵本 旨到廠一訊不不肯說隨
結局之楨疏 奏要着人到廠聽記先監曰本監例
有聽記家以上 奏令衛裡欲增添聽記將奏誰即奏
旨不允之楨又密懇四明相公差家人李管家密見
先監說梁見正犯其僕可綁又欲波及歸德江夏諸
君先監曰多蒙上位老爺我們稍是一輩的人獨不
想荷花兒之獄偽父後另有正犯恐大家子孫種禍
不淺你老爺如要堅執如此結局可具揭 奏知萬
歲爺我好逛 旨行事本廠總不落不是一切干係
你老爺楨語乃塞之楨心方已蓋之楨欲借瞰
先光素性多人主使為一網打盡之計也又御史康
丕揚時有外轉消息甫與丕揚相厚逆侍冒忠有時
在文書房恭誦條班遂密遞信于康著速尋件發動
聖心的事入告康疏可先康計無所出遂藉妖書参
僧人達觀將觀書札中指有可罪句字捏砌入 告

疑妖書出其手也然竟不知逮錦衣衛頻遭箝拷
于十二月初五日發送刑部作閣析偶書獄壁云歷
王閣老忽齋年自謂觀河見不遷我有眼根聽夜柝
却沉豐部吏冷然又云柝聲未斷鈴聲續誰是聲兮
誰是聞却憶法堂鐘鼓俟古來魂夢更紛紜至十七
日索薑湯漱口端坐而逝時曹侍御學程久先繫獄
為經理其身後事詳載紫柏語錄序寃無辜慶死人
王今悲之又禮部李公廷機斷生光十二款曰一造
意報讐妖書意思與妖詩岸游橋意思相同其筆力
相封一是年妖書內有侯之門仁義存焉今妖書內
亦有此句是全會書令本犯念妖書一二句本犯便
念此句一刻字匠徐[illegible]仍忠供本犯與刻字工錢每
字一兩時價四分則本犯要承惠辭靜處刻此令人
見每百字加銀五厘約共銀三錢四分今算妖書八
百餘字而工銀數相同一徐承惠供稱書板無邊擋
後有年月今妖書果無邊擋有年月一瞰其[illegible]供稱
布散妖書見面上票籤有國本攸關四字誤認攸為
收又徐承惠供稱書面票籤有關字問是何關字云
閣老爺閣字一妖書內有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一句此句出禮記檀弓本犯做生員時習禮記又本
犯詩集有請檀弓[illegible]詩題一本犯妾供本犯託病
不出臥房若干日又後一日向妾取刀劈柴木燒炕
又妾入房遇房門火一刻字匠工銀不過三錢四分
本犯與過徐承惠錢乙百三十文作兩次與之竟欠
承惠一錢四分顯是窮賊所為一本犯妻妾子女無
不招承及曾問[illegible]日將　聖旨宣諭與本犯并家屬
聽若諭以肯招出同謀饒了家屬若仍不招家屬一
个也不饒本犯妻妾子女環跪而泣求他招出本犯
竟然所招一會審又日本犯招云情真罪當萬死無
辭又次日本犯招出自作之孽本無同謀親筆在卷
一會問日衆底問本犯云你為何寫我名答云老爺
是底裡又問別官答云是要緊衙門又問餘各官答
云小的只將好神一附隨意寫上先監矩亦將此封
參為蓋皦生之[illegible]雖天可除是以文字之間不覺暗
合如出一手鬼神其人真妙極矣當時眾臣若患書
夜侍先監左右戚任抄騰隨馬鑑師明等經理一應

章奏狀且妖書不比邊牆但後有年無月日而鄭福
成頒處程奏疏四等語名也刻字人徐某忠又不識
字之拙匠也怪至於其曾假家惠所刊生光妻趙氏
妾錢氏子皦其篤與前皦生継已瘐死東廠獄中椿
九我先生所斷十二款既鑿鑿可據雖經奏過 神
廟先監因未犯到底不曾念出妖書別句又因親筆
所供前罪為死無辭受罪若為冤況先監是以終懷
一線之疑如再遲遲不結又恐曼延中外縉紳不便
人心何時定于先僭逆亂已瘐死矣琴士鍾澄驚人
沈令與尹則相等皆誣誤繫獄而武弁楊子世者
司禮容官之戚書吏付託進衆言亦被親監寫進
仁山海關等奏幾畢及其兄勛爵楊子楷也此時譬
陳互許疑思盈牢上下驚猜若非政體先監不得已
遂于三十二年四月內具奏回敬臣陳矩遵奉 特
旨會同所問官送審會記得三法司九卿官會議逆犯
皦生光前書供認情真罪議萬死後書未寫未念似
有一線之疑他妻妾子女并刻字匠對證又已情真
就請正法臣每恭詳還當奏請 皇上擬定罪名照

示 朝廷大法以安天下臣民之心其皦生光暫且
監候等或有人在舊臣三司誅之人方可於後處
時處決使天下萬世傳頌 皇上至公至明又免先
年苟死兒庶之充法司得罪事例據此謹先據實密奏
又數日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蕭大亨
等謹題為欽奉 聖旨事云云臣等會看得皦生光巧
圖詐騙之私敢為誣詆之語因 上惑衆逆理悖常
間而罔測 究其潤滑國事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
之所不容者臣等切當此因恨不窮治以謝天下忍
言輕縱但本犯之獄止據妖書而妖書之律止應論
斬今奉 明旨謹重另擬臣等竊議斬決律今原
非輕典此外若求加等草律條雖有謀叛一款較重
恭則本犯情罪似未相當臣等為 皇上守成憲於
求于法外議入是所不敢而為 皇上伸天討不能
于法中加重尤所不妥擬之本犯除照原出律文之
外臣等恩時恂于三尺反覆思維參詳數四未敢擅
擬等因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夜
奉 聖旨這逆犯陳思累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

稷何處他駙寄使覆示欽此本月二十一日具官蕭
大亨等謹題為奉　旨覆奏事臣等看得皦生光
妖書之情逆甚即重擬原不為過但律文止于論斬
臣等未敢別擬今奉　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
得謀危社稷係謀反律內原註若依此律合凌遲處
死參詳所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據者書也　皇上
所誅者心也明允較于法官固有成憲未敢擅為輕
重而威電出于主上君有嚴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
二十七日奉　聖旨皦生光捏造妖書離間天性謀
危社稷比照[illegible]況反形則然妖書律未盡其辜著加
等凌遲處死完曾官安失仍梟首示于人烟湊集處
所有各從衙知以王使承詳其緝捕有功人役著該衙
門查開來該衙門知道欽此　眾臣若愚曰續憂危
竑議起于如昨之十一月十二日以至次年春夏中
府會審者數次而京識道一次者沈令譽俞繇等也
外東廠二次者周嘉慶也內東廠二次者皦生光之
妻弟內官趙肖也昇論向久潛逃來京絕不與姊夫
往來生光話已謹之時曾供有內官手持黃帖封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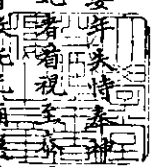
問疑是昇然竟無于淺刑夾昇踝甫用力而夾棍折
如祈敵先監察其詳已亦備其究而釋之當此之時
神廟何等震怒四明相公蒲州金吾何等氣焰中外
臣民何等驚惶先監矩受知　聖主一拳擎定矣以
公正光明為心仍將大學衍義補之慎刑憲款察不
時進覽而皦犯前犯惡況復鑿鑿可據其妖詩筆跡
刊字匠又本犯之妻妾子女眾証已明確然先監矩
尚兢兢引荀花兒故事為殷鑒至再至三不得已始
于甲辰之四月二十七日將生光正法結局妻子成
邊陞崔德為指揮王一鵬蔣臣等為百戶本差先是
法司所擬賞格五千兩　神廟如數頒于東廠錦衣
衛五城巡捕四處共分銀一千二百二十五兩按勞之
輕重賞貲各有差先監矩等亦各予叙東廠底簿
並制紙可考當時　神廟而分　光廟慈安天語或
定妖書自有紀載惟國本攸關全書全語世不多
見京師目擊最真切念憂危竑議與廠晚既已刊布
刪此續憂危竑議宜存此一段冤獄俾天下後世
曉然上可彰　神廟之乾斷聖明下可著先監矩之

特平鈞定廷外送之未書暁者心自釋然訛傳可息于是抄託武册萬暦年間全未敢令人見且又遺燬纘十載命若懸絲而暗藏枕中若將二十年心良苦矣史有别聞亦聞附于後俾將論者有所考焉四明沈相公與歸德相公及江夏郭太史正域素有隙長安道路之口咸云四明嗾此挑激　聖怒以逮憂引是以稍杏太宰還聞無慶者寃所以聞羅識之端江夏之陳定光謀以史楚郡假王之事基之幸華亭唐文恪公文懿極力于四明從為江夏解（一作紓難）寃又賴先臨力主持之不然郭右豺矣其荷花兒事郭人言有知者先監知而奏　神廟時即于書坊中購得刊誤書一部進覽遂定妖書之獄不復苛求主使之人恐日久稱反無章也附　神廟實録亦載之刑（部）書翁宗等降虚首在荷花兒之寃死朱賜爪之冤承皆不祇也按井談云周宝觀有某姓者冗入殺皇親取財去其夜邏卒入獨見俾衙荷（花）兒伏泣擒拟以聞于法司荷花兒不勝害刑誣服謂與某々通奸殺主取財捕某某適不得抗坐法後遼時大司冠翁公自南都遷至

而南都已咸傳其事無不切齒荷花者故翁益不疑行刑時觀者室其心一人獨呼曰寃哉荷花兒殺人者我也兵卒逮至法場簿脈無異詞時荷花兒已刑矣故翁未曾部徐郎涼而下皆坐誤罪歸始刑時荷花兒語劊子手曰兒是寃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禽割可也不然我必為厲鬼殺爾不聽寓（竟）割盡始死之越三日是人坐順城門外麵舖忽大呼曰荷花兒殺我七孔流血死何呼者市中賣爪子炒豆細民朱賜爪也耳談所載寃獄如此可懼哉又會審妖書之時有沈御史裕者在座欲犯皦頻紛史燃久能動搖至沈公案前裕厲聲曰妖書是你作如何不指皦犯衆首已悼曰罷不是小的作沈聲色愈厲皦犯怒目切齒眼而過之又有余御史懋衡者平佛素謹于中府會審向衆官云昨得一夢見觀世音菩薩說妖書是皦生光作何必監等唯々竊聽後　神廟聞之亦大笑焉皦犯正法後沈御史出差行至半途得瘋疾重呵漢說曰我生平事自揣無愧惟審妖書時昚涉于漁深原不該硬坐定皦生光今昏惑中每見生光

向我索命無病其不起矣已而果卒又數年京都中
皆曰妖書非獻忠先作也是東嘉趙士楨所作也士
楨倜儻有大志歷任文華殿中書舍人每留心遺務
交遊頗廣妖書獄興即托病不出反噉佛正法之後
始啟玉門然恣〻倦怠與味闌珊絕無平昔造鳥銃
議車陣議死日一往憂恐及得病頻死亦屢見生光
現形索命卒至不起可見鬼神報應真有不爽者夫
刑花見之儆勘罪眼腫膚不耐酷刑不得已而屈打（千古[illegible]）
成招者且常往之冤皆甚于此悲哉古有訴之上
示者亦有得訴于　帝者救其蒞夫之于武必不在
彰明較著者哉十古此心此理（千古）總業皆幻視軀殼乎
視究迴了無些塵縈是在知道者或不屑與狡邪一
樣心腸不爭較復因愛如此彼執深而生死者豈可
並定為然見神（正照）假意也耶

恭紀　先帝誕生第三（王啓）熹廟也
神廟萬曆二十九年春始移皇（泰昌）長子于迎禧宮九月
十八日二更傳諭內閣皇長子及諸皇子冊立冠婚
欽奉　聖母命恭嘉許卿等傳禮部擇日具儀行至
十月十五日冊立　（泰昌）光廟為東宮封皇三子為福王
皇五子為瑞王皇六子為惠王皇七子為桂王寔允
首輔沈相公一貫之揭請始施行也　光廟大婚禮
成之後自孝元郭后外未有舉生者至三十一年十
一月偶有國本以閣之事　神廟震怒親降　特旨
以釋中外之疑雖將敢生光正法以杜讒惑之口仍
特命　光廟多選淑媛以侍左右寔從先監陳矩
之容請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定後　（天啓）先帝
誕生是時宮門扃矣　光廟差年老宮人紫德女赴
仁德門外報喜　光廟于星月之下獨步殿陛徬徨
不安先監惟立奏　神廟即轉奏　慈聖皇太后閤
宮惟恃恭侍女選報　光廟乃喜是時　先帝生母
孝皇后未有名封該正者問曰發外　旨意作何
稱謂先監曰前曾有　旨多選淑媛不好稱別樣名

色今可稱曰　欽命選侍恭氏出不亦宜乎故曰
欽命選侍王氏出者即　孝和皇后也禮部先擬封
夫人　神廟不允特稱考皇明典禮更之曰才人寔
神廟之聖祭博洽也明年春加上　（慈）聖宣文明肅貞
壽端獻皇太后曰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
皇太后　光廟生母恭妃王（老）娘娘進封為（皇）貴妃即
孝靖皇后也　光廟（泰昌）誕　先帝（天啓）至　今上共五位公
主八位今存三位　[illegible]妃傅（老）娘娘生皇五妹封寧德
公主駙馬劉有禧[illegible][illegible]者也皇六妹封遂平公主駙
馬齊贊元所尚者也　康妃李（老）娘娘生皇八妹封樂
安公主駙馬鞏永固所尚者也　先帝生性雖不好
靜坐讀書然頗留心天體每一言一字迥出臣子意
表天啟六年正月奴酋初犯寧遠即晝夜焦思未遑
自安見樞臣王永光題疏要將寧遠城中紅夷大砲
撤歸山海守閣（閣）　先帝曰此砲如撤人心必搖又七
年五月內再犯錦州寧遠　聖體違和更憤激深
慮凡容代選賢數年以來或閣有違忤即怒罵呪恨
形于顏色永宗道在禮部時讀崔呈秀封父疏有在

天之靈四字奏文書時謂至此　先帝觥然作色親
問硃筆引此四字即逆賢亦不能為之地也先是禮
臣林堯俞題覆　皇妹選侍李將　光廟選侍傅氏
先擬封其選侍李氏俟皇八妹年長選婿時再封
先帝曰一時封罷了何故另作一起此三疏俱存可
證也如此之類不能稱舉其常　宸翰詳謹然不
好筆書或未斷暇學也天啟二年十月某日有龍見于
北花房臨河即宋太監哥藉處長可數寸有鱗爪紫
色鮮有彩光耀日時曾加錦細紫入盒中奏知
先帝送付黑龍潭訖至天啟六年五月初六日辰時
王恭廠之變　皇極殿最高處一木末隕　乾
清宮大殿　聖駕所居之東暖閣將窗格扇震落二
處打傷內官二人皇貴妃任娘娘所居之宮器物隕
落任娘娘之子天啟五年十月初一日所生皇第三子
于是日受驚後遂薨逝逆賢直房及王體乾李永貞
等直房各有大傷損六月初五日之夜三更又地震
如四年二月時雨雲中之雲仰照震更甚地裂湧出
水泡之流也黑　先帝左顧生前有一年少暖殿

亦從祥者誤抹去　先帝甚怒欲重責處精逆賢極
力救解始免　先帝自七年五月初六日以後　聖
體便覺不豫至六七八月之間臥未離　御榻逆賢
將庫中所貯金壽字大紅紗檫搭出許多賜王體乾
等至暖殿詣上前小璫御茶房御藥房近侍每給四
疋或二疋做貼裏御前穿以禳祝之又將住懋勤殿
向日而不時喧傳云　聖躬萬安矣抵日霍維華有
妄薦內官陸蕙臣者高太監時明之名下也係午門
守調宮中見起居御藥水閘之遞旨逆賢畫圖位樣
功之家進獻仙方靈露飲并蒸法器具逆賢着宮家
王朝用將維華原樣用金造鍋甑付御藥房提督王
守安等將方蒸進見時太醫院使吳翀儒等喧喧聽
從其所製也　先帝初進服數日亦覺甘美凡有剩
者即頒賜王體乾等飲之數眾臣之暖亦得于永貞
在房屋沾餘潤幾半年月半高按維華原獻蒸法大略
用銀鍋一口〻從天內安木甑如桶高尺餘圓徑稱
之甑底安篾花於中央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个周圍
用淘淨糯米或糯米老米小米蒸熟入甑候熟或蒸透

恭紀今上瑞徵第四

今上萬歲爺孝純皇后誕生後嬰年失恃奉神廟聖旨付託西李老娘々即後封康妃者看視至泰昌元年九月內移宮之後奉先帝聖旨改託先廟選侍東李老娘々即曾封莊妃者看視同居于慈慶宮後之勗勤宮今上每日晨興拜天後即行朝母妃定省禮進退周旋寒暑罔間其後莊妃李老娘々甍逝今上哀痛如禮及入繼大統即首議本生聖母劉老娘々先封賢妃葬西山者徽號加謚改葬慶陵即孝純皇后也聖孝之根于天性者如此聖心樂讀書十餘齡即好靜坐頤養玉脉一夕夢烏龍蟠殿柱向莊妃李老娘々言之甚殊異焉一日偶遊本宮花園有兩井相離頗遠今上親用汲罐偶于初井得金魚一尾頗悅即詰次井亦汲之曰看這里何如罐甫下即引出亦得鑰魚一尾活潑光耀左右皆驚秘不敢言命將魚俱放西苑河內及移居外宮第大婚禮成之後有献生鯉二大尾者暫蓄缸中一尾躍出跌傷一尾兩目皆動如求生狀左右皆驚異以為魚眨眼罕事也今上竟不忍烹而放焉至登極數日逡逆賢王體乾等侍側問及立枷之事體乾奏曰大奸大惡法所不能治者方用之聖顏戚然不悅曰雖如此說其寔也太慘了逆賢嘿然衆叩頭頌呼萬歲以退聖性仁慈根于天性者如此先是課內小臣讀書有口慚色作者今上厲顏呵責曰讀書是好事到害羞若唱曲兒到不害羞耶今上寫倣進字時凡紙上有餘而影本或小者必那移填滿不忍裁去覽三國志見十常侍董卓曹操等擅權未嘗不撫卷切齒凡書有疑難字義即于篇韻

自搜查之聖性天縱英斷節省發于自然如此承下用事不用事之姓名面孔揔難逃聖鑒焉奉徐應元每倚逆熖屢恣肆不謹今上久優容之或改顏假借之纖毫圭覺不露也聖度之用晦委蛇如此天啓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登極十月二十六日退逆賢十一月初二日發應元湖廣顯陵安置崇禎元年二月降應元淨軍調發鳳陽應元逆賢親信接手後勁也幺麼闒茸歷陞承奉司禮監

秉筆掌內官監御用監印辦膳至今未忍加誅天恩如海或憫奔走微勞耳近聞死于鳳陽人咸快之逆賢篤好花木夏則茉莉梔子花簪戴滿頭冬春則牡丹等花羅列滿室今上在藩邸時逆賢每以非時花木果蔬之屬為獻其所差官人皆逆賢心腹名下或見任先帝御前貴近者也雖以厚賞酧其來然聖心寔不尚此所以霽色勉納耳凡賢

三朝典禮之臣第五

神廟登極十齡矣馮太監保掌司禮監印兼掌東廠其僕徐爵號小野頗通文理達事情暗結江陵張相公內外同心翼戴沖聖新鄭高相公已退允江陵在外之相業聖母神廟之眷注皆馮納約自牖之驗也神廟左右嬖臣如孫海客用之流日以狗馬拳棍導上以武馮則凡事導引于文蒙養之績在馮為多司禮監所刻啓蒙集四書、經通鑑直解帝鑑圖說等書至今見之者每為吹嗟嘆惜焉馮號雙林篤好琴書雅歌投壺有儒者風神廟曾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鹽梅汝作舟楫曰魚水相逢日風雲際會時凡馮寫大字匾聯之類即以前章或雙林及景仰前哲諸圖書印識之所造琹頗多人咸寶愛之一日神廟偶醉佩劍夜遊將一官人頭髮砍下又杖二內使幾斃慈聖老娘娘知之翌辰尚青布袍屏簪珥聲言欲召閣部大臣謁告太廟將欲廢上立潞藩且先使人喧傳于宮中神廟恐懼滋甚跪泣久之方解遂將客用孫海斥矣孫德秀溫祥周海皆私家閒住此萬曆八年十一月事也潞藩之入朝神廟也至景運門即下轎步入乾清門之左一空瑞藩惠藩桂藩之入朝光廟也及今上之入朝先帝也至宮門始下轎焉自江陵不奔父喪之後中外多忌馮者東華張鯨係東華張宏名下又侍神廟于潛邸久遂乘便密為神廟畫策害馮宏于鯨為本官值知之密解勸曰掌司禮監馮公前輩有骨力人留着他好多哩鯨拒不聽遂來間慫恿神廟傳旨着馮私宅閒住云云神廟猶豫尚不忍曰若大伴上殿來我不管鯨曰既有旨

馮其必不敢違遂先紿以閑住已而謫南京孝陵復以言官江東之等疏遂籍沒馮保張大綬楊舟徐爵等産是時先監矩已任司禮監典簿經理其事復逮保弟馮邦寧等于獄此萬暦十一年正月事也馮佑在阜城門裏果子市街南住恵安伯張元善在街北住認佑為義父凡果市地祖原從街心分南北两家徵討佑憐元善貧而盡將街南祖亦歸之且為元善新其第宅後佑與邦寧皆瘐死徐爵擬戍馮竟謫死于江南塟于留都先帝即位之初王太監安為馮名下擬奏請卹典改遷未果而遇害焉張太監宏號容齋廣東人所謂南張公者是也遂繼馮掌印而張鯨掌厰宏掌神廟優禮雖亞于馮然推心則過之十二年三月欽差閲視京營不二三年因神廟日益英聖而左右間有以貨蠱聖心者遂絶食数日而卒神廟頗惮惜之宏墓在阜城門外迎祥寺側眷注之隆居官之美具見墓碑宏恒曰我形雖廢自有不廢者存是以修然長逝蓋于學問有所得云張鯨北直新城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選入為宏名下剛介寡學駛心聲勢神廟倚毘之後掌東厰兼管內府供用庫印頗為時相所惮其用事之司房邢尚智招權納賄躭于聲色致言官李沂等交章劾鯨萬暦庚寅元旦召輔臣入毓徳宮神廟出大理評事雒于仁酒色財氣四箴疏示輔臣于仁得削籍仍諭鯨疵聽輔臣申時行戒諭之是日也輔臣已出復召入時皇長子九齡矣皇三子五齡矣咸宣來令輔臣拜見之自此鯨寵漸衰復退廢林下尚智擬戍鯨與先監極契厚而調不同丁未冬先監坐化鯨聞之痛

而無淚至戊申五月病卒葬于香山永安寺側鯨
弟書紳廕金吾至都督同知其掌家劉鈺性儉素
務稼穡掌班鄭守成頗好讀書有儒者風今尚在
將八十餘矣先監之掌家常雲者鯨名下也宏卒而
掌司禮監印者張誠也張鯨既退誠遂兼掌東廠
及內官監印為人悻直不阿好看書每據古事規
諫或引古証今仍于暗地譏罵無所忌上頗憚之
十五年三月欽遣閱視京營其後宮中夫人鄭金
鳳女之死誠曾與之力自此內執事多有譖誠者
誠率意不防又其弟張老五名勳者私與戚臣武
清侯李家結姻又名下蕭王王忠頗怙寵恣肆不
謹二十四年正月神廟震怒將誠降發南海子逮
家人張勳霍文炳等內官張禎喬進張然忠王鈺
李承德錢恩等十餘人皆下法司獄論死其原籍田
產各籍沒入官後復戮張勳蕭王王忠于市而喬
進等至泰昌元年秋始釋而張禎等數人咸瘐死
爲先帝東宮紀事高時明伴讀沈廕皆誠名下及
二人以從龍勞陞秉筆具疏奏復誠原職討諭祭
為身後榮焉繼誠掌印者田義也掌東廠者孫暹
也先監已秉筆矣義陜西ゝ安府人嘉靖二十一
年選入隸文書房陞南京守備神廟久知其貞介忠
誠有大臣度恃召秉筆楷書端嚴有如其品及繼
誠後凡典禮政務與先監開誠協濟裁酌施行其
性倹朴寡言休ゝ有量人不敢干以私二十四年
三月兩宮災其夜偶與先監夜坐深語仰天太息
先監會其意詰朝携兩奏稿往見田看畢稱好即
署名諫神廟其一疏畧曰臣義等切見近日以來
外廷章疏留中不報者多以致部院屡行催發閣

有疑惑議論左右朦朧隱蔽不行奏進伏乞萬歲
爺簡覽批發云云其二疏畧曰臣義等切見御前
執事宮人內官或干聖怒責處發遣絡繹不絕每
致重傷兼患時疫而死亡者乃無慮日蓋以聖旨欽待
即以是日問刑動刑職名具奏因懼罪于己輒加
多數酷責而押解者復恨罪連累晝夜嚴加墩鎖
使受刑犯人得生者十無一二如此致傷天和豈
聖世所宜有哉且如近日因尋訪楊山女一事但
兩宮回祿不知熾火煅煉或成灰燼未審的確罪
及守門又斃幾命矣凡宮人病死者即逮累內宮
或打一百二十或打一百五十性命難存一人病
死者尚然可憫況又波及無辜生命乎今耳聞目
見哭聲載道怨氣沖天景象如此若不披瀝上奏
是臣等貪祿戀位畏死貪生真犬馬之不如也伏
望聖斷將臣等分別罷斥云云神廟嘉納之田下
用事掌班趙剛楊致中各具能幹廣交縉紳凡田
所進納御前錢糧皆兩人設處置辦田亦推赤不
疑掌家王欽具員而已戊戌春孫暹卒塟西山碧
雲寺暹北直涿州人魏忠賢之本官也先監矩繼
暹掌廠矣田至乙巳八月卒塟磨石口繼田掌印
者亦先監矩也遂兼掌東廠見先監遺事語中丁
未冬先監坐化而繼掌司禮監印者成敬也掌廠
者魏仲也成于嘉靖三十二年選入隸東筆掌印
性豪使樂施予喜狗馬謳歌好花木鮮服飾喜飲
嗜不甚喜讀書然好武勇騎射戊申三月欽遣閱
視京營而識見深沉料事屢中己酉之正月壬辰
訛言虜從黃花鎮犯京師男婦避難者踐踏塞路
城門為之晝閉神廟亟召問策對曰無事萬歲爺

寛聖懷如真有虜警兵部豈無塘報此必訛傳其
後始知薊師王國棟夷丁夜過昌平拆毀民離落
燃火禦寒而火光燭天遥見夷裝警言虜至也其
掌班侯清篤信仁善人也成家政頗嚴急賴清救
解為多成卒于庚戌秋塟于迎祥寺後而掌東廠
之魏伸繼之秉筆李俊掌東廠矣伸碌〻苛謹廠
骵印骵從此漸篸伸卒年餘神廟慎印䛴難其人
久不補而俊以督廠代攝印務終浚之身未掌印
也辛亥冬浚卒特命乾清宮管事常雲獨力辦膳
神廟陞正陽門提督李恩文書房盧受為秉筆次
年春以恩掌司禮監印以受掌廠至癸丑秋始接
常雲獨力辦膳終神廟也受于魏伸皆嘉靖四十
一年選入李浚與恩皆嘉靖二十六年選入于先
監為同年恩能書為人坦率今之秉筆復起掌印

宗太監晋其名下也不數年恩卒恩侄嘉訓縣武
舉歷陞昌鎮總兵為人脩謹毫未籍恩力焉盧受
自此以掌東廠兼司禮監印王應朝唐之徵許秉
晏其掌家掌班也今之原任掌印王永祚南京守
備張應朝掌東廠秉筆李永芳皆受名下也庚申
秋神廟崩光廟念典璽郎鄒義潛邸勞久陞秉筆
掌東廠兼尚膳監其年冬義辭任閑住先帝以沈
蔭掌東廠今秉筆張邦詔鄒隱儒皆義名下也天
啟二年夏蔭為逆賢逐出閑住宗晋掌東廠三年
冬宗私宅閑住逆賢掌東廠盧受于天啟元年五
月辭官逆賢矯先帝旨發鳳陽住王安辦印不掌
而王骵乾自元年五月至崇禎元年四月掌司禮
監印兼掌御用監尚膳監印逆賢退後所遺秉廠
亦骵乾掌也自此之外如神廟時秉筆邢鋭宗坤

許成等若干人光廟時秉筆魏學顏田詔崔文昇等若干人先帝時秉筆杜茂劉用裴昇史賓諸棟梁棟李晉吳進忠陰相王朝輔孫進趙秉彛王敏政等若干人亦皆典禮大内臣故不能徧載其本末云

大審平反記畧第六

刑獄者重事也我國家每年熱審之外凡遇丙辛之年即特勑司禮監掌印太監一員前往三法司錄囚名曰大審夫必于丙辛者丙協于明辛者新也欲在上者必明照覆盆在下者既經此一番鍛鍊期于悔罪自新斯不負祖宗以來欽恤之至意也憲廟時司禮監掌印黄太監賜值五年大審時大司冦陸公瑜大逮評王公槩時重犯中有兄與人闘毆其弟帮助因而致死坐弟抵償黄太監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黄大言曰同室之人闘者尚披髮纓冠而往救之況其兄乎正該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饒死改戍事載泳化類編夫此猶細犯耳至神廟時御史曹君學程以建言久繋獄中外憐之至萬曆三十四年先臣陳太監矩掌司禮監印少司冦沈公應文署刑部事于是會同揔憲大理寺卿共具公書與先監曰茲遇聖明舉五年欽恤之典而臺下奉命出讞雖係先朝令典寔千載一時蓋朝廷將以詔赦之恩釋者而并蘇于聚審之時幸臺下又以慈悲之度世者而得行于全活之惠將丹書同注生之籙囹圄有福堂之謠豈獨諸囚籲天頌聖明哀望拯而生等叨列法司職在照雪于臺下寔有非常之希冀矣昨承開列可原重犯六十二起澤及枯骨明燭覆盆感甚夫入井赤子惻隱之所必先納溝匹夫聖神之所甚憫故知臺下仰體皇仁廣行善事更有匪夷所思者蓋古有宥一人而千萬人感泣生等敢為臺下誦言之曹御史狂戇批鱗不識忌諱因繋十載來日無多聖慈如天持以不死被日夕焚香頂戴啣恩無極第其有近百齡母倚閭堪

憐母既強視息以顧見子還子亦忍須臾以思與母
訣飄飄為伍桎梏是親已微喘之奄〻追夜臺之
痛〻長安齒髮之倫俱惻生等孤兒之悲可知臺
下地叨宸眷春先幽谷豈靳夕奏解此南冠況朝
鮮之役釋放逮繫在詔旨炳如日星而欽恤之典
徧及累囚于言官豈靳雨露生等欲借重臺下會
疏叩閽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至于遵肆赦而請釋
者既未奉有明綸則從槩審而并上者自應不拘
往例不然朝廷詔令為虛文而法司壅蔽負重譴
矣故于臺下擬釋之外輙有奏記皆內見其有可
生之路而不欲使有向隅之夫若一二情罪已確
應與衆共棄者俱據寔奏聞以祈酌議無非共襄
公平之典而遂知臺下之虛衷涵納者也仰希鑒
貽不勝延佇云七月初九日先監領勅審錄至初

十日方審至曹御史除會同三法司具疏外先監
仍有奏帖內稱臣陳矩本月初十日卯時前到大
理寺會同三法司侍郎等官沈應文等照例陞堂入
坐會審至廣東司有斬罪犯人一名曹學程奚告
犯人原係御史為東事妄言得罪監候十年悔改
不及豈敢惜死惟是原籍廣西家有老母九十餘
歲經年盼望生還一面犯人在監晝夜憂思患病
沉重若母憂死犯人不得見面忠孝兩失雖死于
九泉不成人類望乞欽命列位轉奏聖明赦宥得
生寔全母子二命世〻子孫感戴天恩臣向本犯
說你雖係言官因言得罪激聒聖上況是欽依人
犯屢有嚴旨誰敢輕議臣又向各官說先生每怎
麼說有三法司沈應文等說曹學程愚戇言官不
識忌諱罪寔自取雖係欽犯不敢輕為擬議但東

事仰仗天威久已平定本犯監候十年懲創已深
又有九十餘歲垂死老母今遇欽恤大典我每職
掌所関正當仰體聖明大德好生況覩本犯皮肉
銷鑠氣息奄奄萬一憂死囹圄望恩無日若不具
奏後來難免溺職之罪理當奏請定奪煩為轉達
天聽有科道梁有年等說曹學程自知罪戾緣係
欽犯不敢輕議但聖度如天定無留滯況今宮闈
疊慶千載奇逢赦過宥罪無處不及今審稱伊母
年過九十朝不保夕本犯亦奄奄待斃衆所共見
幸遇欽恤之時正當仰體聖明性生德意合詞上
請定奪庶免不言之罪據此臣又向各官說這事
情重大如何批語會議批奏請二字臣謹奏知時
神廟在宥有年侍聖母慈聖老娘娘于慈寧宮聖
母已聞曹御史家有首母九十餘歲亦惻然憐之

是歲八月十七日神廟聖節恭詣聖母前朝謁言
及祈天永命之事漸及刑獄詿誤之臣神廟聖性
至孝即跪承恩旨至十月內始將曹御史釋放又
光廟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誕生熹廟正值
慈聖老娘娘壽齡六袠喜育玄孫神廟加上聖母
徽號恭熹二字詔赦天下光廟生母恭妃王娘娘
進封皇貴妃是以曰宮闈疊慶也先監于曹御史
一案在神廟御前造膝口奏語多秘不得聞宴暗
有贊解力也再味三法司公書溫厚詳婉不以未
同為嫌先監奏記亦委曲明剴慈祥藹然真可感
動天心義服中外于以見當時納約自牖之義為
至今讀之宛在心目詩曰彼美人兮王制曰刑者
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神
廟自萬曆中年之後停刑之旨無歲不下其亦有

所感抑亦仰遵聖母慈訓之一証也猗歟盛哉先
監侍神廟左右北平反一事併妖書一獄總非他
人所能望其後塵者衆臣敬叙梗槩以恭識仰止
之思于萬一云

先監遺事記畧第七

先監陳公諱矩字萬化號麟岡北直安肅縣人生于嘉靖己亥六月二十九日至丁未年選入添隶華高太監忠名下任司禮萬曆十一年籍沒馮太監保時已任典簿後陞監官十九年春代潞奉國將軍廷鏗有罪革爵禁錮鳳陽高墻先監奉勅押發既竣事道經安肅過家上塚有皇華紀實詩一卷沿途應靜寬恬驛遞感悅皆以佛稱之詞臣中講官惟與郭明龍李九我先生善一揖之外亦絕不通往來後于市書中得黄離草每披玩嘆曰真宰相才也先監學術醇正每向人曰我只守八箇字祖宗法度聖賢道理其存心敬慎如此一日姜士昌有疏偶動神廟怒要行杖處先監憂惜之甚形于顏色蓋自杖王德完時即曾與田太監義力諫未允今豈可當我掌印而又行此事乎正跌坐深念忽被召至暖閣語頗久秘不得聞及出喜動眉宇左手持姜疏右手招官人索黄紙盛疏發下其旨則神廟御筆行草所批凡有御批片紙隻字必用黄紙齊口半套裹盛識尊敬也其仰全君德如此雲南兵變戕殺内官楊榮神廟震怒欲詳覈激變狀逮處地方官是時四明相公偶註籍惟歸德相公入閣即具柬達先監先監即本其意密奏曰奉使内臣仰遵萬歲爺法度不敢妄肆或跟隨下人有不曉事而玩法者若但歸罪有司緹騎逮問誠恐往返道路耳目驚慌傳聞不便宜從寬行勘結局遐荒幸甚天下幸甚神廟嘉納爲福建内官高宷進到呂宋琵械方物傳先監搭票着内庫查收先監奏曰此島夷小醜區區微物着内庫收恐

看得聖明希罕異物也今此旨宜曰着賍罰庫查一段各名人題跋十餘種元人趙子昂跋一段其
收其慎重國體如此北鎮撫司刑部所監註誤諸畫色黯澹朽素之上神彩光焰世尊之慈容可掬
臣內外重犯先監每以上帝好生無知入井為念鬼子母之悲填可憫恤鉢內之兒以手據地兩目
多方曲存培養至德過事即諫亭多不存是以潛外注欲出不得出之光景宛然羣魔怪之兇狠猙
移嘿化外建不盡知也榮昌公主者神廟之嫡長惡眉目如生種種伎倆繁而不紊必非宋以後人
女光廟之妹也曾與駙馬楊春元反目春元拂衣所能屢為者先監曰此卷甚好然且未可進恐萬
歸里神廟甚怒召先監至御前欲重處內官外官歲爺疑我阻諫打宮人也遂將舊板大學衍義補
先監奏曰此閨壺小事不宜上動聖心傳聞不使一部同此手卷着人托王伴讀安轉進東宮說陳
遂擬諭閣臣以為覽東廠事件某不知何故出某矩頂上千歲爺乞審覽此書暇日并覽此卷盖于
門往固安縣去訖遂俯允諭行及召春元回罰演進奉之中已寓獻替之意云先監極愛左國史
禮以懲之此先監調劑之力又不止庇護士大夫漢字學諸書周程濂洛諸集菲衣服淡滋味貌雖
而已也萬曆中年元正月燈市節印公等各購擺不甚魁梧音雖微啞不揚然白耳黑齒雙眸如電
設罷物書畫手卷册頁之類進御前一日先監偶昔童時至京大金吾陸炳一見詫異曰此子功名
購得宋人所画鬼子母揭鉢圖手卷內有金寫經不在我下而今名過之萬曆二十六年以秉筆掌

東廠三十三年以掌東廠兼司禮監印預卜塋地
于香山慈感庵側建一石塔于塚之上曰太極鎮
山塔豎一石坊于墓道前曰勅塋中使神道穴有
石門額其上曰還一仙洞至三十五年十二月十
三日辰時在內直房端坐以逝神廟極為悼惜准
從仁德門寶寧門玄武門至東河邊仍從乾明門
西安門出至帕子衚衕宅特傳立棺如僧家塋法

無湮其中正樂善令終之美賜御祭九壇祠額曰
忠清吏給護勅俻載房地數目者皆殊典也文武
臨吊送塋者素白塞路壅不能行山陰朱相公賡
晉江李相公廷機福清葉相公向高諸立棺本祭
奠其文有曰三辰無光長夜不旦其敬慕推從如
此神廟推恩特將掌家常雲陞乾清宮管事後掌
針工局印管文書官人馬鑒師明苗全俱陞暖殿

近侍光廟登極復陞雲隨堂予告陞鑒乾清宮管
事先監自東筆外廷皆不識為何如人至癸卯妖
書一獄保全善類誠足回天仁能覆物知與不知
咸心服也語具憂危竑議後紀中及丙午七月初
十日五年大審至御史曹學程一案先監多方婉
救極力平反神廟聖孝覽而哀之特俞允焉具大
審平反語中自此士紳益敬愛之先監每暇即玩味
大學衍義補或令左右誦聽乙巳之冬奏進二部
請發司禮監重刊以便觀覽神廟可之先監卒後
又數年刊始完惜楷刻抄寫者寡昧無識其中頗
多舛錯至今沿襲未正良可痛也先監又最愛周
禮恒向左右曰文中有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又曰我曾見一書內載宋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
含玉問之何義講官對曰人臣卒給含玉使骨不

朽耳章聖曰人臣但要名不朽何用肯為先監每
欲將陳鳳梧所刻周禮合訓雋照句解次序勒成
一書亦欲奏請重刊而志竟不遂也先監又篤好
易萬曆甲辰偶見坊間售有羲經十一翼乃慈谿
傅文兆所著曰太初易古周易玩辭篇觀變篇玩
占篇大與舉業不同而推明古易次序上下二篇
十翼十篇將三聖易學闡明可愛漢儒費直亂易根因
辯無餘蘊且作箕子明夷解王用享于岐山解力
主文王作爻辭之說絕于周公無涉先監嘗曰楊
雄解難魏伯陽參同契劉勰文心雕龍俱直云伏
羲文王易當有一字及周公哉兩漢及梁去古未
遠爾肇識之及先監卒後又數年衆臣被常太監
雲詿誤瑕鎖追念先年曾聞開雍碩老師說國子
監新刊經史不可不買一部衆臣既抱罪無所事

遂購得十三經二十一史日披玩之則周公繫爻
辭之說誠始于唐之孔穎達無疑矣史記註則十
翼幷然前漢志則三古三聖又三國志高貴鄉公
視太學及別史列傳自唐以前都無周公作爻辭
之說其孔穎達杜撰費直亂叙不辯已明宋程子
以今易作傳朱子以古易作本義柰今繩于舉業
拘于大全誰敢如傅文兆起而議之者耶易也十
翼也天如假先監數年則表章次第奏刊者豈止
一大學衍義補而已乎今上聖主右文極矣監板
經史重整一新假使先監尚存林下不知若何愉
快也惜哉先監遺像在德勝門裏欽賜會館祠內
見者多隕涕其德望孚人未艾可知先監九歲選入
萬曆丁未年卒享壽六十有九其同母弟萬策中壬
辰科進士受先監之訓為多庶官陳居恭萬策弟

四子也任大金吾誥贈是以及先監之二親爲累
臣若愚曰先監雖内臣乎然其才識品望今古希
有自萬曆辛丑累臣選入得侍左右未嘗見疾言
遽色酥雖清癯若不勝衣其處大事決大疑羽翼
忠良仰全君德即雷霆之威不肯少易賁育之勇
何以加耶性不好飲酒凡退食稍暇即鼓琴歌詩
或跏趺靜坐自皇華紀寔之外有香山紀遊閑中

九

紀述惜未盡刻也至于聲色貨利了無所存亦不
好聚蓄古畫玩好之類嘉靖庚戌之變虜薄都城
高太監披堅執銳扞禦著勞先監是時十二歲矣
目擊最真是以留心經濟每留意于國家歲計出
入應改折者應蠲免者時密奏節縮以蘇民困吏
留心于邊塞衛險士馬登耗會審妖書時曾與大
司寇蕭公大亨相談蕭久歷塞上極為敬服乙巳冬

遼東撫鎮議招徠流民為功邊將鴨綠江以西寬
佃以東張其哈剌佃子地方數百里棄之于奴酋
先監聞之心頗不平惟仰屋竊嘆已耳見遼左棄
地語中至盧大司禮受掌印時其掌家王朝輔即
今之王應朝者滔差張儒紳等往撫順做買賣七
宗惱恨之書人言嘖嘖章滿公車惜原委根因俱
未明也天下事尚可言哉累臣曾見嘉靖年間詞

十

臣龔君用卿所著書曰雲岡選稿内載奉使朝鮮
回條奏遼事明悉議開海運復舊遼陽則粮可直
達開原城西之老米灣開原于廣寧頗近聲息可
通守邊最易累臣自十餘歲曾隨先將軍應襲官
遼陽寓二年其地理邊務民情風俗至今尚存胸
臆問思其土地瀕海難以守邊墻則偵哨清野獨
不可加意乎崔華蔓衍而屯田車陣强弩火器獨

不可為正兵為奇兵為守禦守五年戒奴雖衰猶帥一言自誤然而無米之炊又煩局中者費籌策也全遼已矣痛尚未復又何有于棄地何有于舊遼陽哉西而薊門戚帥繼光之遺制盡弛即春秋西班修築恐不無鹵莽塞責也再西而宣而雲而陝以類推之恐山西更甚總之當綢繆置處ゝ待哺哉不甚懸絕無惑乎己巳甲戌丙子之虜闌入

十一

飽出也太祖開國時有河套有東勝有開平有大寧有舊遼陽是何等幅員何等強富唐李翱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汴滁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豈不痛哉念纍臣世受國恩一旦冤繫觸目傷心祇空抱杞人之憂向誰洒英雄之淚如九廟之靈憐鑑若愚血誠愿以伏法之後遊魂為變誓作厲鬼俾敵之鐘鼓無聲而我敵愾增壯斯生能無忝所生而志哉能酧路也纍臣非輕于談兵喜事之人又非敢輕淺禁中之語誰念以羊易牛非胡齕何以彰主心之仁而楚王太子之賢須鍾儀始能遠達于晋是以臚列于前不憚亹亹以代哀鳴言善之遺意云

十二

兩朝椒難第八

光廟自元配孝元貞皇后郭老娘娘曾誕二主外有孝和皇后王老娘娘誕先帝即封才人者也又今上本生聖母劉老娘娘天啓二年十一月追封貞靜賢妃即今追上徽稱孝純皇后者也又傳老娘娘即懿妃誕六公主七公主又西李老娘娘即誕生八公主者泰昌元年八月候封皇貴妃移宮之後停格不行後封康妃者也東李老娘娘即莊妃賢而無出又有趙選侍者未得封號極與客氏逆賢不合先帝即位之後即矯旨逼縊殺之當臨命之際將光廟賜過首飾金珠之類列于卓案之上沐浴禮佛西向遙拜從容投繯至今尚以宮人殯無人肯為申雪也客魏仍矯旨將名下答應近侍王亮等數人各加酷責降發南京今見可問也

光廟莊妃李老娘娘性慈寬儉簡重寡言儼若五六十歲者宮中多感頌之名位素在西李老娘娘前及奉先帝聖旨撫視今上凡起居食息責內外執事宦豎閱切勝親生也者凡今上之勤于講讀惜福節用保養聖躬雖皆發繇天性然誘掖獎勸蓋莊妃老娘娘亦間有力焉承奉徐應元者逆賢之同官涂文輔之老炊先為承奉副後將承奉正張忠退作此是回子張忠非典兵張忠也而應元為承奉正王文政為承奉副應元既附逆賢倚勢驕蹇每叩見莊妃老娘娘或揚揚自得或詈罵左右莊妃老娘娘負氣憤鬱遂致病薨彼時逆賢法正嚴急宮中明知是應元氣薨不敢洩也及今上踐祚始有露此消息者至羣臣被逮刻遞訴章明明指出惜事久湮沒而今之二王公永祚曾為應

元優禮敬重而王公寔長者不忍苛求是以應元淂安坐鳳陽迨乃病死人始快之先廟臨御未久是以三宮未備惜哉先帝中宮之張娘〻即懿安皇后也后河南生員張國紀之女天啟元年娶大婚禮成之後客氏憚后文明遂于宮中捏言后非國紀女云是重犯孫二女也其年秋臺臣游士任以募兵之差已陛辭瀕行特上疏力劾客氏客氏甚啣恨之蓋首犯凶鋒之第一人故乙丑緹騎之逮亦首及士任也初天啟三年張娘〻覺有孕客氏逆賢乃盡逐宮人之異已者故托不更事宮人答應一日張娘〻偶腰痛受按摇過度竟損元子審貽東宮王娘〻京師人西宮段娘〻南直人俱無出也又裕妃張娘〻者已有身舖宮章膺冊妃禮畢逾期久不乳且有違言客氏逆賢恚其異已

三

于先帝前力譖之仍矯旨將宮人內官俱逐于外絕其水火獨將妃封閉宮牆之內無所食飲經數日後天大雨尚力疾匍匐于舊霤之次伏啗雨水數口氣絕宮門外看守宮人回話奏知先帝將妃草封如宮人例焚化今上登極始復封改塟如禮云又成妃李娘〻者天啟四年二月三十日誕二公主是日地大震其後公主薨值中宮張娘〻病范娘〻即容妃封皇貴妃者復失寵任娘〻即容妃封皇貴妃者尚未誕生皇第三子時李娘〻間侍先帝寢偶暗為范娘〻乞憐客魏偵知之遂矯旨革封絕其食飲欲如處裕妃故事仍將內府供用庫管理內官李謙以為成妃用事人也即降發南海子尋矯旨殺之先時成妃見裕妃活〻餓死遂于平居時凡簷瓦磚縫之中多暗藏食物至此

暗淂罰食数日後幸客氏逆賢怒少解故退出為
宮人還于乾西某所居住僅得幸存至今上登極
特復其封爵養贍移居于慈慶宮後之某宮此外
馮貴人等或絶食勒死或乘其微疾暗害之揔因
偶有違言誤觸客魏所忌而置之死也在先帝亦
未如之何也已誰秉內政而忍令至此嗚呼痛哉

正監蒙難第九

故司禮監太監王公諱安字允逸號寧宇直隸保定府雄縣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內書堂讀書撥司禮監掌印馮太監保名下已故秉筆曾任承天守備太監杜茂照管侄杜陝西人耿介好學監少之時讀書習倣多嬉玩不勤若杜將監坐以櫈上用繩縛監于卓之兩脚或書倣不中程即以夏楚從事其嚴督如此及籍沒後監以年幼未經退斥蓋以張宏革邱翼庇護之也神廟二十年後廉知監學問優博性孤介又有先監矩簃薦遂于光廟未膺册立之前御點為皇長子伴讀光廟之乳媪曾直隸人也光廟昇遐發引後神主廣發回進德勝門曾氏長跪路傍伏塵號痛時禮臣周道登等大金吾駱思恭等咸嘆之見吏科侯震暘疏光廟生母恭妃王老娘娘在景陽宮以母子同住曾氏毫無忌肆光廟髫亂時曾氏即出宮不入矣萬曆二十九年春光廟移居迎禧宮後居慈慶宮從此母子始睽隔不相見惟監擁護保衛之功為多是年十月十五日光廟膺册立後光廟點徐文兆為典璽局郎韓本用為紀事吳進忠為典璽局寫字鄒義王安李實等為伴讀盧進為典膳張忠劉忠劉朝等各為典兵等局官陳應科王輔等為近侍及光廟大婚禮後講學漸稀佞臣王朝劉朝等日以鼓樂毬馬弓矢導引獻諛甚而私向外廷指稱令旨以囑托事情初徐文兆與張忠相爭光廟奏聞神廟震怒俱降做淨軍繳鎖皇貴妃鄭娘娘再三懇救後知其由在張不在徐遂復徐原職而張忠遇赦而不赦至四十八年七月始釋竟以病廢

而徐文兆盧進皆年老病卒先是萬曆四十年王輔有罪被東廠盧太監受奏神廟下輔法司擬輔在擬益狂肆不悛復將所使小廝打死沉于井事發問絞至天啟六年王體乾奉旨五年大審逆賢力救出之後陞定陵僉書改姓馮蓋輔亦監之讐也所以與逆賢臭味同為初光廟在青宮時偶宮人王秋榮縊死監執欲寔奏神廟而鄒義等恐滋事端遂以病故奏聞于是光廟每憚監嚴直優禮雖加而心或畏之乙卯五月梃擊時光廟令旨稱本宮云云監視草也神廟始陞玉帯仍賜光廟銀數千两以慰之監是時已久謝病家居凡遇年節冬至千秋等節或入宮叩見一日半日而已近侍魏朝施大用等皆監名下也朝後改名王國臣陞掌事掌兵仗局印天啟元年為逆賢所害施大用素占風望氣善躬門今尚存焉司禮監名下則李國泰惠進皐楊春馬應辰曹化淳李登貴王裕民張若愚等也監既萬曆年間頻杜門養病時沉酣典籍無書不窺每寫扇送相知士大夫而門多正人凡事多效法先監之所為先監形不甚梧而耳白過面兩目如曙星潤口黑齒然啞十步之外人不能聞監頗致其啞蓋拘于惜氣養生之術又以為先監之賢在皐陶之瘖也人多以此少之光廟登極凡潛邸著勞者爭掌美印監匡輔秉政惟掌巾帽局一印而納約自牖知無不言八月初六日周朝瑞疏言慎祕三要光廟震怒欲因金花銀两杖朝瑞監力救得降謫光廟孝養神廟皇貴妃鄭娘娘于慈寧宮及保全久事神廟官事牌子魏學顏胡進常雲等各陞秩予告及發內帑助遼起鄒元標王德完

等議興大工匝月之間善政種種皆監獨力贊導字于扇以賜之不常在御前或有事但捻機一至
之也監為人清癯多病後服人參始漸腴然不甚而已凡有文書皆趙思張永齡等呈稟監不開口
強壯凡隨侍先帝朝講皆賴人扶掖始行初移宮明說止于膝上或案上用右手食指作画字寫字
時亦曾聽魏朝之言曲救逆賢之命見客魏始末形或眼語頤指非久侍者不能通其意間不能會
語中監白皙兩目炯炯素與文書房金太監忠契而致怒遣責者比比也初監作伴讀時杜任承天
厚金所刻御世仁風列監名焉逆賢擅政之日此守倫叔姪曾失和先監每調劑之及監侍先帝奏
書人家不敢蓄後金亦蒙今上眷注陞秉筆掌御薦杜某舊人多學陞秉筆未久杜以老病卒又謀
用監印金性寬緩而監性下急然同年契愛無踰欲于留都改陞馮太監未果而罹禍為監性雖峭
西人者也先帝登極月餘客氏寵伊始曾欽賜客而直嚴急然頗染道人善凡有寸長皆不忍泯天
氏人參一袋約重二三十斤逆賢即搶奪抱付監啓元年三月初興陵工大工秉筆高公諱時明者
直房曰天賜富貴老爺作湯用其趨附諂諛如此掌內官監印恐不勝任而辭印之第三疏有云微
監自泰昌元年八月至天啟元年五月其直房先臣局量已盈敝車難以任重監擊掌之曰破車子
在乾清門裡之西南廊後遷住于隆道閣西小房碍着好路兒化得妙此誰筆也高公曰本監寫字
每稱病靜坐曾蒙先帝御書輔朕為仁明之主之劉時敏也纍臣原名時泰避光廟年號改此監曰

名下果無虛士老公宜厚遇之高公至直房隨央
累臣慰勉以銀兩錢幣旌之且顧左右曰怎得滿
城官人多好學讀書如劉長官我方喜也又先監
矩于萬曆乙巳冬奏請神廟重刊大學衍義補至
辛後十餘年始刊完累臣曾具募化同會之人捐
貲印造焚化一部以慰泉下供案一部以示永久
其單前弁言乃己未年罪苦中語監後見而愛之
置之案側凡夙望多學如遼薊寧趙恩諸人間指
示之曰此我輩中有志懷本人也其奬誘後人如
此監于天啟元年五月得告既奉旨着掌司禮監
印乃眺遊西山辭不即赴其疏有云臣願領罪不
領官等語蓋一腔忠憤氣稍不平致小人乘隙㨿
其印而阻于內又有邪人建議于外而阻其出仍
復構謀陷害以除其患方逆賢欲下手殺監尚懷
前救命恩猶豫未忍時王體乾巫欲掌印遂以危
言動客氏客氏密向逆賢曰外邊或有人救他聖
心若二一回你我比西李何如終吃他虧賢意始決
遂降監南海子淨軍即陞劉朝南海子總提督令
代宋太監晉以宋長者不忍殺監而朝敢任之亦
以朝平素與監不合也朝到任之後便禁其家人
絕其食飲今日詢園明日詢舖漸漸危迫一二村
民不忍監餒或暗餉一糕一餅者即痛打遠斥之
監餒甚自于籬落間摸測蘿蔔袖藏于夜半竊食
之又數日不死朝欲激客魏之喜遂授意于下手
者朴而縊殺之倫見崇禎元年十二月內曹太監
化淳等叅丁詔等疏中初監奉有掌司禮印之旨
也原擬疏辭奉有溫諭即出不意科臣霍維華具
疏規刺監將揭抄差名下曹公持見高公是時高

公己居林下頗為咨嗟然己無可奈何又熊經畧廷弼再起赴遼推敬重監及鄒都憲元標等後聞亡咸為之流涕悼惜也監受害未卒之先秋雨霖霪霏微慘黯天日無光怒風悲號高公徐步簷前仰天太息曰王老爺難矣又數日復密向衆臣曰我夢王老爺青衣小帽來見嘿而不言其必西歸乎主僕私語淚不覺潸潸下恐人見隨拭之衆臣將舊唐書列傳內查有張柬之等五人不得令終狀誦與高聽又至別贊有曰天地為籠去將安所更心如芒刺促收之不忍聽焉至翌日聞監果死矣時辛酉九月二十四日也其名下惠進皐曹化淳等皆重責晝則墩鎖夜則打更俱稱極苦刑降發南京又經理本章之文書房趙恩人數張永齡寫字史輔民及監名下張和等盡被逆賢害死嗚呼惜哉監之為人也器宇嚴毅鶴立昂霄始悉魏朝之言力救逆賢之命而認賊為子誤中妖媪之諂遂終為所圖視王體乾為道義卒援其位而斃其命世事紛紛繆轕誠有出于意料之外者真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當辛酉五月高公最先告病候旨于河邊直房監尚在宮曾具密奏薦留高公內引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句高公力止若此奏曾上則高公必繼監受害豈能至今日哉自光廟寵愛西李娘娘遠在東李傅趙娘娘之上監恒不憚見西李未嘗叩也西李娘娘下用事之李進忠劉遜劉尚禮姜昇等諸人招權納賄無所不至即移宮之後便訣以正議尊崇神廟昭妃劉老娘娘俾先帝朔望朝謁盡承重之禮凡有應議之事亦奏請一二而施行之亟屏退客氏于外

而制馭逆賢優以金帛隆其虛銜可也乃西李既
退而客氏矣〻體乾縮朒而逆賢日盛誰作厲階
毒痛中外王衷甫諸人真不得辭其責矣于此見
監讀書極博品極高守極介性極骨鯁有大臣風
其寔于經國之大體圖事之機會不無單板昧漏
蓋有未能盡善者焉悲夫痛哉當今之世能再得
憐才勉學之人如監者誰耶今上登極後即霑恩
卹崇禎二年夏曹太監化淳等復具疏催部覆改
祠額名復蒙聖恩賜祠額曰昭忠為萬世榮也監
廣交遊善貨易靈濟宮西有布舖一處歲出息若
干各處房租又若干是以雖處青宮冷局二十餘
年而財用饒裕未嘗詘也監善書好奕或輸則必
詬着以求勝方己又矜滿孤立卞急馭下頗為知
道脫俗者惜之是以知其涵養尚未純粹如先監

矩也或亦各成其是而已矣

逆賢亂政記畧第十

逆賢既竊柄殺王太監安遂陞梁棟史賓裴昇張
文元為秉筆驅逐原選熹廟張后之劉克敬于鳳
陽而後矯旨殺之斥退掌廠之沈蔭而昇宋晉驅
逐大臣王紀滿朝薦鍾羽正等詞臣文震孟等建
言劉宗周王心一等托心腹掌班劉榮結交閣臣
沈潅導上以武暗通線索設立內操差劉朝胡良
輔紀用等往山海関送器械寔所以開內鎮守之
基也巧留客氏于内鉗制宮壼先殺光廟之趙選
侍後殺熹廟之裕妃貴人等如刈草菅又革成妃
李娘〻之封絕食幾死夫以刑餘賤品而專擅無
上悖逆凶殘如此名之曰逆不亦宜乎又先導先
帝在宮中習放烏銃天啟二年失記月日有御前
煖殿王進在先帝前放銃〻炸將進左手打得無
踪幾危聖駕改陞王進天師庵草場貼場四年六
月十一日午時南方有五色雲氣一段鮮明良久
漸散靈臺占曰是有景雲此喜氣也七月六科廊
災五年三月內視太學逆賢王體乾擅改儀註凡
賜坐大臣不得賜茶逼先帝速還宮至五月十八
日祭方澤擅回即幸西苑本日申時後中宮張娘
娘已回宮客氏同逆賢共在橋北淺處大舟上飲
酒樂甚獨先帝與體乾名下高永壽逆賢名下劉
思源皆不足二十歲少璫在橋北水素深處泛小
舟蕩漾上身自刺船三璫佐之相顧歡笑若登仙
然忽風起舡覆俱墮水船上金火壺酒俱盡沒當
是時兩岸驚譁盡無人色逆賢客氏手足無措逆
賢亦自投于水然遠不濟事最先奔趨入水救先
帝聖駕者管事譚敬等也高劉二豎皆渰斃後贈

陞乾清宮管事本年七月十五日逆賢赴大高玄殿作法會瞻禮放河燈追薦之蓋擅權恣縱者逆賢而秉政掌印依阿淟涊者躰乾也高永壽綽號爲高小姐與先帝同舟則躰乾之爲人可知矣其年九月又阿諛逆賢客氏奏請先帝各賜金印一顆方二寸餘四爪龍紐玉筋篆文印九字分三行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曰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每顆金幾重二百兩鑄印者御用監曰篆字中書也錢金雲龍印匣則內官監也先是萬曆年間乾清坤寧宮災皇后之寶被災四十一年福藩之國中宮例有與王妃戒諭一道須用寶鈐識垂之久遠神廟軫念匱之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代用之模篆者謝㯳也終孝端顯皇后中宮寶竟未補造體乾竟忘之耶今諛逆賢乳媼而屑越浪費殊可惜焉又天啓六年夏躰乾奉勅到法司大婺審忍悖祖宗欽恤之意重笞戚臣李承恩五十以博逆賢一笑其導開廷杖之端唱令重打萬工部燝吳御史裕中兩命斃于杖下又衆耳衆目所共曉者至于逆賢下之掌家王朝用係躰乾結義契厚同年弟兄所以逆賢擅政而躰乾安二十四款等疏上而逆賢安及逆賢事敗籍沒其無辜株陷者比〻而朝用復安無非彼此庇護網漏吞舟其是之謂也又逆賢契友趙進教者福藩內官之卑者也逆賢聽其諛諂寄稟將伴讀崔進來京進表之時幾置之死遂破舊制將進教奏陞御馬監裏草欄貼揚此祖宗以來絕無之事也按南京相公之通內也實自天啓四年十月初一日享太廟遲誤被臺省參劾遂生〻逼上陽閭道始與逆賢通焉凡

有書札皆親筆行書外題曰內閣家報釘封餘白文
魏廣微印送至惜薪司付掌家王朝用朝用仍外加
封識画花押差心腹官人齎送逆賢直房係李朝
欽收掌而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念與逆賢聽其
崔呈秀之通內也始自呈秀之舊居停許秉彝導
引凡有字帖及點將録同志録天鑑錄俱將原本
付李朝欽收掌而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各命家
下官人私抄小楷摺子藏于袖中每日早齊赴逆
賢直房按名回話今日陞官本內有無摺子姓名
參官本內有無摺子姓名面同簡舉開啟異同其
永貞之摺則衆臣等所代為抄謄者也是以日攀
最真蓋傳遞線索提如抱鼓秉彝係元雅掌家內
官監管理大工催儹各省大木者也朝用以逆賢
掌家帶銜乾清宮管事凡永貞元雅文輔及劉應
坤王朝輔孫進等每見朝用即叩頭稱掌家爺哉
老叔其侄王永祿亦奏陞至都督同知則勢燄可
知矣逆賢奢侈性成服妖僭制出外戴束髮冠端
陽懸彌珠牌總而內織染局之掌印齊良臣及南
京內守備楊國瑞等劉文耀胡良輔胡濱等各代
為繡造或褻衣袄褲而金線蟒袍龍或方補或衣而
蒼龍頭角藩王止欠一爪比御服僅讓柘黃至于
按節令應景製造更從古以來所未有者而晏然
服飾恬不為異賢性貪饕善飲啗尤好啖犬肉秉
筆涂文輔或管事劉忠所謂大劉公者每日鄉間
烹來于乾清宮大殿之內以享逆賢既飽飫令其
名下胡明佐等手奪口啖須臾立盡以為笑樂說
者曰殿內有神明逆賢了不畏忌其恣肆放誕如
此

外廷線索記畧第十一

天啟四年二月十九日科臣傅櫆叅汪文言既逮詔獄罪不可測計無所出至五月二十九日憲臣楊漣叅逆賢二十四罪之疏上矣奉聖夫人客氏者先帝之乳媼也久與逆賢私司禮監掌印王體乾者柔佞貪狠寔黨附逆賢之元凶戎首賊害搢紳之主盟國老也與客氏日在上前替逆賢巧法庇護懇語乞憐而秉筆李永貞等復幫助之凡文武大小七十餘疏槩置不報賢既乞全便從此改心放手為惡復無忌憚寔楊公此疏激成之也其後將體乾名下李晉陞秉筆田玉陞正陽等門提督將李永貞掌巾帽局印石元雅掌針工局印涂文輔掌御馬監印而文書房之王敏政李守質楊國瑞等各賞有差皆酧保安之勞賢之掌班紀用及劉應坤後差往遼東亦所以酬之也崑山顧相公等因楊公疏中有門生閣老字樣南樂魏相公于是年孟冬失誤享廟大典于外廷大相水火暗以己意用黑筆間點縉紳便覽一冊極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者一點閣部詞林外撫如葉向高韓爌等何如寵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等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員密付逆賢皆目為邪黨暗于上前借事擴作而崑山居然首揆矣體乾倡言閑廷杖時原欲杖林御史汝翥以危福清林逃未獲偶值皇第二子薨逝之变工部萬燝適際其毒批此本者李永貞從談御筆改此票旨者體乾阿逆賢也天啟五年十二月杖斃吳御史裕中凡在午門前喝令重打屢換人尚嫌輕者

禮乾田爾畊也初替崔呈秀傳遞線索者許秉彝也其年十二月復逮汪文言至五年春大工興後逆賢借看工催工名色無日不與崔呈秀面會〻即屏人密語移時方散或授受害人姓名如天鑒等錄之類逆賢奉為聖書心甚恨之以為崔家疼我替我報仇也一時捏詞獻諛入告者梁夢環李魯生曹欽程等也五日一比追贓之嚴旨四六駢麗之溫旨皆崑山等所票擬也閣中俱有底簿可攷于講筵袖出遼東傳巧殺熊經畧者貴池涿州也凡逆賢良卿之奬勅誥券文皆內閣詞臣所撰擬用紅掩面揭奏底簿可攷也凡內府衙門及閣揭搭票一應中旨創草者王骵乾李永貞塗文輔趙本政也甲子之冬南樂魏相公既手熟縉紳便覽一本又手寫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

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鋮等五六十員各加三圈二圈不等密付逆賢目為正人陸續點用至乙丑之後崔呈秀密付逆賢之天鑑錄者首列東林渠魁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漣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王洽曹于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東林脅從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維炳侯恪熊奮渭等其後又列真心為國不附東林顧秉謙魏廣微馮銓王紹徽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應秋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楨劉廷元等若干人同志錄者首列輔臣詞林部院諸臣卿寺則陳宗器韓繼思易應昌張紫等臺省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惠世揚房可壯章允儒劉弘化蔣允儀侯恂游士任等部郎常博則賀烺

張光前滌必顯汪始亨等潘泉則失記任子貫節武弁則趙隆美許念敬張念堂等若干人最恨最重者三圈次者二圈輕者一圈也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天巧星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鄤霹靂火惠世揚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原曾詳開姓名先是御前傳出削處某人〃多驚訝以為聖上怎就知道某係邪黨某係門戶某係熊廷弼姻家某係劉鋒宗族某係程註之子只當是東廠密奏事件其後年月日久逆賢李朝欽及王李石涂亦不甚避人凡行一事即公然曰某係某錄某揩有名各家官人始漸知所錄來歷乳永貞等身在事中羣臣

亦目擊耳聞最悉恨彼時不能設法暗抄下全名為今日印証耳自逆賢擅政從來先帝中旨非繇一路而至如閣靡冗長如竇璽呈祥如元亞已放如遼東復內臣鎮守如家各省考官之類則崑山南樂稿也如朕方云云而曰云云以擠去南樂如纂修三案引祖宗設立紅牌一節皆崔呈秀等稿也如先日拿汪文言及擠蒲州之去拒高陽之朝皆崑山謀首輔之線索也天啟六年春諫止內臣鎮守者貴池丁相公有單疏力言不可以為不將史之精神害一掣戰守之肘害二文武相害陸族鼓譟害三雖清兵清餉一利查功核罪一利然閹門之計不過一言申嚴軍法而已我太祖禁內臣不得典兵世廟罷除鎮守等語而體乾逆賢惜之遂奏請先帝留中不報凡留中之本各用白套裝

盛寫職名硃語年月于外收于御前大櫥櫃內天
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先帝賓天二十三日閣御
前燒燬字紙甚多想同時一槩焚之矣後人那在
涿州身上盖為涿州票擬樞臣王永光覆差內鎮
守疏時亦曾具揭諫止然非特疏明目張胆如貴
池所奏也為涿州護法左右生借天言以共中
外可不謂欺天下後世耶凡彼時閣中送票者文
書房李守贄楊國瑞王敏政翟國禎等其捧匣者
徐保山馬昇李黑子張完赤等也每至閣中有詰
硬傳全無敬禮輔臣之體初南樂欲專政遂以告
病之際求逆賢客奏先帝特諭分票商量又引世
廟時必不如此等語又托逆賢請先帝照神廟時
故事用一筆勾法將門戶之人按所點便覽勾去
此事皆李魯生造謀也至于李維祺張宗衡皆不
與南樂同心也又吏部謝陞起用到京見光景不
好勉完一選潔身勇退且以書勸南樂停止中旨
大拂南樂逆賢之意李魯生是以有旨不從中出
而何出我之疏也又史記時黃汝良亦各有書以
大義責南樂咸拒而不納也此三事永貞于逆賢
處見過原書愛其辭氣袖到直房曾着眾臣抄謄
皆寔事也乙丑春闈崑山南樂入場于二月十五
前後南都臺臣楊棟朝有本糾參王之臣先是南
樂所寫欲起用五六十人之內惟之臣有四圈餘
者一二三圈而已逆賢力奏先帝遂口傳特留此
寔從來異數緣之臣邊才不易得耳

各家經管記畧第十二

王䤷乾名下管文書官人王失其名田玉曾任文書房閑住因二十四款等本保平安送覽感之起陞王為正陽等門提督天啓七年十一月陞秉筆今閑住趙本政曾任乾清宮管事掌尚衣監印日在御前今閑住劉文忠曾任文書房閑住今任大同監視已上三人俱文書房掌文書寫字出身李晉正陽等門提督因二十四款等本保平安送覽陞晉秉筆晉善蹴踘性卞急酷慘人皆目之曰李磅今閑住何失其名馬號文軒失其名鮑永吉自惠安伯府出身曾任暖殿今退出其司禮監名下

則田維章田玉之姪曾任典簿護送桂藩之國今閑住樊秉忠張宗素等若干人也凡在御前牌子如高永壽任陞等不備載也逆賢下管文書念本章念東廠事件寫各邊諭帖等項官人劉栄曾任兵仗局管理在局住今已故苗全曾侍先監矩及李浚後任懋勤殿煖殿宮內教書今侍宋太監晉劉文政今故紀用曾任遼東鎮守鄖州蘇雄曾任宮內教書文書房掌文書今故陳福壽原係文書房掌文書出身在鉄獅子衚衕住夏鑑曾任宮內教書入門日淺不及蘇陳二人也李朝欽今故

裴有聲今發南京李秀才失其名別號秀才馬陞原是文書房捧匣出身別號馬長子曾任惜新司提理今發南京諸鑾子江西人失其名其司禮監名下則趙秉彝孟忠金良輔劉應坤石元雅涂文輔孫進王朝輔楊國瑞蘇應宣丘洪緒李守賢李應詔劉興等若干人在先帝御前做官掌各衙門印及外方鎮守者俱畧載逆賢羽翼款中梁棟下管文書官人趙奉馮失其名等其司禮監名下瞿國禎

等若干人也李永貞下管文書官人滌光祚原文書房寫字出身今侍王公文政吳有地曾任乾清宮牌子今故劉若愚今繫獄丁紹吉內官監管理大工領物有名今侍司禮監掌印高公時明近為廣陵工程追賍三十五百兩照舊着役平安劉惟善賈如皐于周服羅英錢逵盛等與同若愚打發永貞扺文書共効抄謄之役者也其掌家則王成德崇禎元年六月追賍畢降更敕房淨軍今故石元雅下掌家許秉彝曾任內宮監管理天啟七年冬降淨軍發鳳陽崇禎元年夏提解來京審

(無証據發驗陽)仍管文書官人陳呈祥(號雲麓今見侍秉廠王公永祚)黃
國祥(曾任文書房今閑住)餘不知姓名涂文輔下管文書官
人劉秉德(曾任㬋殿今退出)張國寧(曾任宮權子近侍今侍金公忠)殷良
弼(曾任宮內教書今侍掌印高公時明)尚有二三人不記姓名也凡
點將等三錄有名或寄帖有名則自乾清宮大殿內
發下片紙各直房官人即于進士履歷及縉紳便
覽查寫是誰門生父是誰那里人那科出身抄帖

回報以聽施行一日欲處錢受益以為錢謙益之
昆仲也又一日欲處黃願素以為黃尊素之昆仲
也各直房識字官人細查籍貫祖父姓名逆賢始
知其不相干乃已凡每日票本奏下各秉筆分到
直房即管文書者打發本管公〻一本一本照閱
中原票批紅批畢奏過總發行此係皇祖以來累
朝舊規非止今日一家一人如此也

本章經手次第十三

凢每日通政司封本先到文書房四知該正公〻即付掌文書周近侍原名進朝號輔軒等拆開口占硃語畧節傍有寫字手一人執筆草稿文書單畢連本付捧匣者如侯保山李黑子張大漢俱失其名等請本呈至乾清宮大殿內付王骵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尒投互看凡有要緊處即鈐一寸許白紙條復于本之上下空處用指甲掐一重痕有應閱白逆賢者永貞等三人爭先朗誦體乾助為講解逆賢聽畢方公同商議區處遵奉南樂相公及崔呈秀等密遞姓名着焰數行事每日閤中封來票本文書房拆開呈于骵乾等照前分投互看如不合逆賢意有應改者又本內有錯字者或稱頌逆賢該出溫旨者亦各鈐紙條掐痕為記文每日申時後會極門接得寔封文書文書房轉呈王骵乾等亦先于大殿拆開看如遇有涉前項密遞線索亦各鈐紙條掐痕為記以便次日早奏請旨行除體乾等五人之外絕無人敢擅掐痕鈐紙條者其紙條于傳票改票時即除去而凡掐痕之本今存各科者可驗也已上通本票本欵乃畫閣事惟會極門封本雖衆官大殿內看過尚恐未諦未詳捧匣者又是日暮為始先到日精門骵乾直房次到西南擺角逆賢直房次過月華門到梁棟直房到元雅直房到涂文輔直房再過仁蕩門到李永貞直房各家都有經管文書識字官人如若愚之類者立于皁傦一本一本打發各家本管公〻細〻查看或延至二更三四更始完惟在文書多寡何如捧匣者宮中亦有直房一間每日晚

閒膳房例給酒食供之毎夜文書看完方繇仁德
門縫呌應門外官人將門縫拭淨裏外各執燈籠
查數遞進呈文書房該班衆公〻看過仍交于掌
文書周近侍等併寫手官人從新燈下開寫停當
于五更攢點頭次宮門開又都將是日早事應奏
文書捧至日精門體乾直房復加查看通本若干
封本若干票本若干批紅該發若干比至天將明

三

仍必仝到是日該正秉筆直房亦查看一周毎晨
奉先帝覽文書時逆賢永貞元雅文輔先將應處
應點姓名及應改票帖俱托辭乾口奏曰萬歲爺
某係門戶該處某票某字該改或從謏先帝御筆
親改惟梁棟不甚經管魏廣微崔呈秀等言而逆
賢不識字從来不批文書不輪流該正然頗有記
性只在御前贊揚附和植黨徇私或危言冷語挑

激聖怒凡奏文書之時管事牌子皆屏息遠侍不
敢近前至于本〻口奏姓名黨逆朋比者王體乾
也暗助逆賢查姓名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三人
也其昏逆賢職掌收藏姓名原本及雜來雜帖者
李朝欽裴有聲也而造謀殺命秘遞線索害人者
魏廣微崔呈秀等也一切削奪勒限追贓諸嚴旨
皆內閣顧秉謙等票擬見有閣中籍薄中書可証

四

也擠蒲州為程聊撼者南樂為涿州勝路也擠南
樂者即涿州也擠涿州者又推呈秀也詔獄鍛鍊
承旨下手者許顯純也謀興大獄私圖報復者崔
呈秀及徐大化霍維華也殺義僕韓三構成睥案
章連蒲州者楊維垣輩也維垣雖以中旨起官而
未甚大者因為替座師徐紹吉揆戶部左侍缺為
南樂卿之而向逆賢譖之也危哉狠哉至今言之

猶令人色變心顫按南樂既罷相臨行時亦具厚禮于逆賢猷亂等其扇上親寫詩曰秋雨沉沉夜未央薊門有客欲還鄉閑心廟上愁先結洒淚君臣念不忘蒼狗白雲仍变幻傾葵捧日但悲傷故人回首雙龍遠離思應隨潞水長及抵里仍各以厚餽猶縫之恐涿州等下石也

客魏始末記畧第十四

魏忠賢原名李進忠直隸肅寧縣人無賴也改魏忠敏母劉氏妻馮氏生女魏氏嫁楊六奇者是也賢無子家貧自宮妻改適他方人不存焉萬曆十七年選入隸司禮監秉筆掌東廠太監孫暹名下派御馬監劉吉祥照管劉之墓今在碧雲寺下北山坡者是也後復本姓曰魏進忠中官規矩本官者視甲科之大主考照管老爿者視房考同官者視同門本官之于名下照管之于子姪猶座師之視門生亦若父子焉忠賢少孤貧好酒色賭博能飲啖嬉笑喜鮮衣馳馬善右手執弓左手彀弦射多奇中不識字人多以傻子稱之亦擔當能斷頑猜狠自用喜事尚諛是其短也素好僧敬佛宣武門外椰巷文殊菴之僧秋月及高橋之僧愈光法名大謙者皆賢禮之名衲也如碧雲寺僧則酒肉勢利不足齒矣徐應元亦孫暹之名下也與賢同年神廟時四川税監丘乘雲孫暹之掌家也又徐貴者亦暹名下于賢為前輩而為乘雲在京之掌家逆賢寔與徐應元趙進教為嫖友呼盧飲博因論晝夜逆賢因囊橐空乏遂空赴四川見乘雲為抽豊計而徐貴偹將賢無賴狀已縣報房中先布之賢不知也及到丘大怒阿罯倒鎖賢空室中絕食飲欲斃之時僧秋月遊蜀偶見丘是時賢不食者已三日餘僧力為勸觧丘勉從之僅給路費十両遣回僧憐賢乃為致書馬謙屬令厚遇之謙以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歷陞内官監總理又鄭娘娘名下宮人林廷官女謙所侍也最有時道凡賢困乏謙每資助之徐貴又在京具揭先監矩以為魏某私往四川云云乞行重治

二

亦議救止之賢自此在甲字庫漸裕掌庫李宗政賢之前輩承運庫之徐昇亦賢之友也光廟在青宮淡薄先帝既誕之後生母孝和王皇后即才人老娘々也無人辦膳賢遂夤緣入宮辦才人娘々及先帝之膳其介紹引進者魏朝々乃王太監之名下也光廟久寵信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魏朝昕夕譽賢安為朝所惑頗信之朝初與先帝之乳媪客氏暗有私即古所稱對食者朝以侍安及荅應光廟多不得暇而賢遂乘間亦暗通客氏々朝愛焉賢性狡猾指稱辦膳為名于十庫諸內臣如藥張等皆騙其食料醯醬或玩好財物以至非時菓品花卉之類必巧營取之而私獻光廟先帝以固寵也及才人老娘々崩東李老娘々位例在前西李老娘々擅專宮之寵固要光廟奏請神廟將先帝托西李老娘々着管又今上亦屬着管并西李老娘々所生之皇八妹者共乳媪三人在宮客氏原先與魏朝有私既又暗與逆賢私一穴兩蛟爭競必至而朝之為人也佻而踈賢之為人也慤而壯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光廟登極後擬冊立先帝為東宮是時逆賢尚列庫銜己陞王帯暗與客氏深謀遂相與刻意擁戴王太監安而客氏又逢迎無不可者甘辭王帯充東宮典膳局官此客氏力也九月初一日光廟升遐先帝暫居慈慶宮楊公漣時為給諫疏叅逆賢々無措泣懇魏朝々在王太監前力營救之遂得旨着司禮監查明具奏賢先年原名李進忠遂將西李老娘々下用事之李進忠算作一人以欺外廷其實皆朝之力也朝與賢既皆客氏私人曾結盟誓為兄弟賢居長朝次之

及先帝即位數月兩人因寵相媚嫉于乾清宮暖閣內爭擁客氏遂醉罵相嚷時漏將丙夜先帝已安寢而突自御前鬧起司禮監掌印盧受東廠鄒義秉筆王體乾高時明沈蔭宋晉等皆驚起是時逆賢已陞秉筆掌惜薪司印魏朝已改名王國臣陞乾清宮管事掌兵仗局印並跪御榻前聽處分盧受鄒義侍側先帝玉音問客氏曰客𡟬你只說你

處心要跟誰我替你斷客氏久厭國臣擾薄而樂逆賢憨猛且係中年自宮不識字之人朴寔易制遂心向逆賢而王太監安久中客氏逆賢讒媚且心惡名下之人露此醜織遂打國臣一掌勒令告病往兵仗局調理離御前矣此時逆賢尚名魏進忠始得專事客氏從此無避忌矣先帝端拱于上惟客魏之言是聽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爲後國臣

被逆賢矯旨發鳳陽在逃復于薊北山寺中搜出使人謀于中途至獻縣縊殺之按國臣與先帝共臥起及登極後晉秩貴近御筆改復姓名特掌美印受寵不在賢下嗟哉王太監安何不留國臣以喝客氏用國臣以制逆賢或不然就將賢與國臣坐以驚御之罪而一併先黜俟大婚禮成優客氏以金帛而亦黜于外與何其明于防西李老娘〻

之垂簾而昧于防客氏之淫縱也嗚呼知經而未達權耶抑拘理而寡于術耶自剪爪牙束身入穽缺遺身後禍及縉紳千古之下有餘痛也天啟元年春四川稅監丘乘雲撤回京賢差外司房李茂春號完素者往迎至鉄南丘賞銀三十兩李先入陰宗門之外直房回話賢爲之落淚曰我先年被徐貴譖害止給我十兩今賞你三十兩如此使三

陪我了歎息者久之其後徐貴竟為賢所害而亡之令終復賴賢裹葬如禮中外榮之初祖制于乾東設房五所乾西設房五所係有名封大宮婢所住泰昌元年冬客氏遷乾西二所先帝親臨為之移居陞座飲宴鐘鼓司房丘印等扮戲承應司禮監盧受鄒義安居而王安王體乾沈廕宋晉隨侍另設槧膳之處于所內側室客氏自此在宮中乘小轎撥內官近侍擡走儼如先朝妃嬪之體止缺一青紗傘蓋而茵褥精美為最勝焉天啓元年後改住咸安宮各衙門答應錢粮比御前更槧緊夏則大涼棚冰無算冬則大地坑炭無量也其驕奢僭踰真日異而月不同凡客氏生日先帝亦必臨幸陞座歡宴賞賜無限即中宮及皇貴妃等千秋迎不及也每日先帝所進之膳皆客氏下內官造辦名曰老太家膳聖意頗甘之正經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大膳房遵照祖制所造辦膳酒只為具文備賞用而已未進御也初王體乾宋晉魏進忠三家每日輪辦天啟二年進忠改名忠賢四年以後便是王體乾魏忠賢李永貞三家輪流辦之遇閏月則均四十日算之惟客氏常川辦進共四家矣每家經管造辦膳羞掌家等官數十員造酒醋醬等項并葷素各局外廚役將數百人若愚係李永貞下管文書兼管膳掌班欽賞花名可証也此紫禁城之外者至于乾清宮以內則每家各有領膳暖殿四員管果酒暖殿二員請膳近侍四五十員已上皆穿紅者也又司房管庫房湯局葷素局點局乾碟局手盒局涼湯房水膳餚膳局管柴炭及擡又共內官百餘員皆外衙門穿青官人也按

先帝所進之酒曰秋露白曰荷花蕋曰桂花温曰菊花漿曰芙蓉液曰君子湯曰蘭花飲曰金盤露等名色五十餘種皆先帝稽咸臣魏士望傅方佐逆賢外宅造料而轉于御茶房進之按御茶房職司上用茶酒閑雜人無敢輕入者逆賢擅政自王體乾起至暖殿近侍止俱得私向茶房索酒喫而荅應客氏逆賢體乾等器具匙筯如私人焉又弓箭房者秩次之亦皆客魏私人所踞司御前弓矢以備非常逆賢善射好獵走馬先帝好跑馬好看武戲又極好水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創機啟閉灌輸或湧瀉如噴珠或漸流如瀑布或使伏機于下借水力衝擁圓木毬如核桃大者于水湧之盤旋宛轉隨高隨下久而不覺墜下視為嬉笑皆出人意表逆賢喝采贊美之天縱聰明非人力也聖性又好蓋房凢自操斧鋸鑿削即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內宮監御用監辦進先帝與親近之臣如凃文輔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齊良臣李本志張應詔高永壽等朝夕營造成而喜〻不久而棄〻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愛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毀惟聖意之適當其斤斵刀削解服盤礴非素暱近不得窺視或有緊切本章體乾奏事奏文書一邊經營鄙事一邊傾耳注聽奏請畢玉音即曰你們用心去行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南樂蔚州東光輩及在京之徐大化等一派線索如抱鼓之捷應也先帝每日營造得意即飲膳可忘寒暑罔覺可惜玉體之心思精力盡費于此然皇極等三殿落成于天啓之年肯堂肯構先帝之好土木豈亦天啟其朕

兆耶御逆賢之幹濟才智刻意皆催之延或藉此以難泯耶按祖宗舊制凡萬壽聖節及中宮千秋皇貴妃千秋凡內執事宮人并王體乾等及山陵等處內官各有賞例每銀一兩以上十月初六日值中宮張娘娘千秋適先帝欲幸內教場圍獵聖性最好手刺狼獐狐兔以為樂是日張娘娘不肯出延至辰時以後方始同出止略散銀枝餘竟累年未批非舊制也蓋遇千秋之日總不似客氏十一月十九日生日即先行宴樂賞賜喧闐將二十日也逆賢生于戊辰年正月三十日自元宵節後送壽者祝延做法事僉字者每早乾清宮西丹墀鋪滿將至正月終帶擠擊挨摩之叡鏗然聞有擠傷衣帶腿足者老爺千歲千千歲之殺殺訇若雷而從來逆賢早起嗽口自擊銅盂之聲盡力大響即宸居咫尺了不畏也緋袍玉帶充滿道路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盛衰平陂理何逃焉逆賢自泰昌元年冬陞秉筆凡不識字而躐躋秉筆者移廟時孟冲神廟時張明先帝時魏忠賢孫進王朝輔五人而已天啟初年逆賢即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尚膳監印提督寶和等店天啟三年十二月掌東廠前後獎勅數十道溫旨無數也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准告病十一月初二日降凈軍發鳳陽初六日行至阜城縣南關夜半與心腹名下李朝欽同縊死于旅店崇禎元年二月十一日該御史卓邁等遵奉明旨將逆賢原屍磔之梟首于河間府西門之內天下快之猶恨其不生正典刑也凡司禮監掌印掌筆非奉公事不敢出門王體乾提督禮儀房凡四仲之月得奉差選妳口由出中回不至通

宿只曾往京北沙河故里祭掃始過一宿天啟元
年二年逆賢雖出外尚未敢數禾敢遠至四年以
後外廷暗助羽翼已成伏客氏王體乾李永貞石
元雅涂文輔等在內遂遠至涿州等處天壽山春
秋二祭孝和王老娘〻畢即詣西山碧雲寺祭本
官孫暹及照管老叔劉吉祥墓或至琉璃河橋看
工祭水或至大蠣馬房相度脩城無非巧立名色
招搖鐵輔以逞馳騁明得意耳凡出外之日先期
十數日庀治儲偫予傳旅之所齎帶賞賜銀錢沿
途絡繹不絕小民戶外設香案揮揚柳枝野花焚
香跪接冠蓋車馬繽紛奔赴若電若雷塵障天而
聲動地有狂奔死者有擠踏死者燕京若干大都
人馬儀賫踏盡凡遶官戲子犹鞠廚役打茶牢役
赶馬攆積之人其數不止數萬每遇逆賢遠出則京

中街市寂然空虛頓異尋常者將數日焉大約外
廷之欲炙逆光內廷之獻諛乞憐者凡四人轎將
數百乘矣怒馬鮮衣束王而為之前後追趁左右
擁護者又數千百矣跑馬射響箭鳴鏑之聲不絕
于耳鼓樂笙管數十餘簇且行且奏夏則大車載
氷冬則炭火如山古今所罕見也逆賢坐八人大
轎前用騾二頭或四頭拉拽之如飛為逆賢飽則
正坐倦則卧醉則憑軾兩眼迷離不知行至何處
也畿南一帶素苦泥濘難行賢為之捐資脩築廣
建橋梁隄若長虹至今便之凡御前有本有要緊
之事先時專托劉榮紀用涂文輔李守實等後則
托之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各添能幹之人如丁
紹呂華粘馬疾馳即百里之遙一日可再往也都
城東有故監劉永成墓寧晉伯之祖也逆賢曾使道

一展拜而奏請新之此時魏良卿尚未封伯蓋私視其規模為良卿封拜計也逆賢有名馬千餘騾數百皆邊弁梁柱朝楊國棟馬世龍滿桂侯世祿尤世威曹臣王象乾閻鳴泰馮嘉會餽送之者楊國棟者逆賢名下牌子曹承恩之姊夫也梁柱朝者逆賢名下暖殿胡國用之侄胥也凡所送之馬鞍韉精好每具何止百餘金不過剋軍餉占軍匠以辦之為一己功名地可歎可恨其後李永貞出外往西山非山通灣亦如逆賢之疾行奢侈而馬多跑死者其雨泥暴殄不恤下情更甚于逆賢皆紹呂等從諛也凡酥乾逆賢元雅永貞文輔出外而林下大老公如高如沈如宗各有重犒禮以諛之概不収也崔呈秀素與許東奧契厚如同胞始得與逆賢交結東奧力也又有李魯生李蕃兇掃南樂之門後入涿州之幕見涿州望輕不能久任則又與崔呈秀比為首行賛美重修薊寧城垣者呈秀也誇詡大壩城垣者巡青之李魯生也因媚賢而又媚永貞着通州造區送至永貞富河之莊且胡老人等未敢懸掛永貞拒而不納人皆笑而鄙之者李蕃也永貞之姪李之旺得考入通州學入丁卯北闈應試者蕃力居多諛呈秀之父在天之靈者來宗道也助涿州貴池害熊廷弼經略者徐大化等也謀繼呈秀之後做接手通線索者閻鳴泰也天啟七年十月內尚以書札與良卿討示下逆祠內欲造滲金銅像者周鏻也與逆賢闔家看風水推星命規造墳地府第妄言禍福無所不至者方弘應也書寫圍屏扇面者袁志學許用賓楊崇善也書寫皇極等殿文昭等閣牌額者顧承宗

頗名遠也與逆賢客氏王體乾李永貞看病診脉者汪宗德禮永安也暗替逆賢画図位撰功之策秉先帝玉体違和之際進獻仙方靈露飲徼倖萬安大冢治非分之寵者霍惟華也凡逆賢一應辭恩應等項奏本皆心腹外司房李茂春及東廠外寫字掌班狄良臣孔應鰲三人創稿李朝欽念與逆賢聽有不合意處永貞受意改正其寫真則東廠閱司房等楊維垣久與逆賢交往知之最悉而乃那卸于無干之人不恐累鄉梓也豈入告之際獨謬誤耶抑設術欺天下後世耶逆媼客氏者定興縣民侯二之妻生一子曰國興娶不多年泰昌元年冬封奉聖夫人住乾西二所天啓初年移住隆德殿之西南曰咸安宮每日黎明時入暖閣至先帝御前甲夜後始回咸安宮鳳彩門亦有直房凡逆賢往宮相見時必將宮人屏開語秘不得聞然上危中宮皇后及裕妃張娘〻等獨用王体乾殺王安王國臣等皆客氏造謀盡出客氏意也其母老矣彼時惜在每以惜福持満戒勸客氏不聽凡客氏于天啓元二年間中旨懸留皆体乾力也七年九月初三日奏懇今上准歸私第其夜五更開宮門之後客氏衰服赴仁智殿先帝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云是先帝胎髮瘡痂及累年剃髮落齒剪下指甲遂痛哭焚化而出至奉旨籍沒步赴浣衣局于十一月内欽差乾清宮管事趙本政臨局笞死發浄樂堂焚屍揚灰其子侯國興伏誅其弟客光先止擬遣戍客氏掌班内官張貴劉失其名名下崔禄許國寧等各行賄得免客氏貴顯時惟王體乾者舊魏忠賢表裏梁棟舊

人凡送禮來僅下小的帖然都不叩頭自稱進王朝輔劉應坤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及管事牌子劉忠王應科胡明佐等每日見必叩頭如子姪焉夫以乳媼儼然住宮自視為聖主八母之一亦僭妄殊寵極矣且倏出倏入人多訝之道路流傳訛言不一尚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皆不足信也按自天啟元年起至七年止凡客氏出宮暫歸私第先

期奏知先帝傳一特旨某月某日奉聖夫人往私宅去　云云至日五更欽遣乾清宮管事牌子王朝忠或涂文輔等數員及暖殿數十員穿紅圓領束玉帶在客氏前擺列隊步行客氏自咸安宮盛服靚粧乘小轎踰嘉德咸和順德右門經月華門至乾清門西一空亦不下轎而徑坐至西下馬門凡弓箭房帶簡管櫃子御司房藥房茶房請小轎管

庫近侍把牌硬弓人等各穿紅蟒衣窄袖在前後擺導圍隨者數百人司禮監該班監官典簿掌司人數等文書房官咸跪叩道旁得客氏目視或頷之則榮甚矣內府供用庫大白蠟燈籠黃蠟巨燃燒子不下二三千枝轎前提爐數對燃燒沉香如霧客氏出自西下馬門換八人大圍轎方是外人擡走呼殿之聲侍從之盛遠在聖駕遊幸之上

燈火簇列照如白日衣服鮮麗儼若神仙人如流水馬若遊龍天耶帝耶都人士從來不曾見也每年不論冬夏或出三四次不止客氏到宅陞廳坐自管事起至近侍止挨次叩頭老祖太千千歲之聲殷然震天各有回答銀幣以犒酧之凡出也欽賜客氏金銀幣不可勝計每日三時輒御膳以賜者絡繹旁午或在外住十餘日不等而逆賢催入

焉出入皆于五更其接迎圍護如一客氏私第在
正義街過西蓆市街北而逆賢亦有一第便在街南
斜對門不遠賢與客氏滿擬後來得請林下受享富
貴齊眉到老不料賢侄良卿客氏男國興乃駢首
同戮于市盖王安國揚左等悕死冤魂必不肯黙
黙痱然于泉下也初賢在西庫與孝和老娘〻辦
膳時便覺饒裕而良卿執掌上房庫房鎖鑰凡酒
漿食物出納勤渠閑良卿雖不曾多讀書而儀表
堂〻亦善說話侯國興少受業于涂國輔肥蠢異
常口甚小而神不足坐則肬脹氣息齁〻或與人共
坐未及欠伸而已入夢鄉矣此二人形狀罪臣一
面未識一字未通至于崔呈秀更不識面而交通
者也夫如是而懸坐曰同謀非忌者下石而何耶
正經居停主人接引導師若許秉彞竟以財力僥
免獨罪臣肩之冤哉事久論定自有公評必難共
天下後世也客氏住咸安宮之時先帝賜名下人
官人如崔禄則御前牌子也許國宗則弓箭房牌
子也此外尚數十人以至各衙門投托私人將數
百焉又賜近身答應宮人十餘口及今上准歸私
第之初而徐應元尚踵故套每日具御膳賜之錢
帑銀兩已不能如先帝在日其隨往私第尚有賜
過宮女四名不知歸于何處而客氏笞死之日焚
化揚灰為先年逆害裕妃等報云客氏墳地在京
西之田村今已拆毀改塋劉太監克敬矣逆賢墳
地在碧雲寺前費更鉅及各處生祠逆像並廢毀
無遺良卿國興等誥劵盡行追奪逆賢妻馮氏止生
一女嫁楊六奇而馮繼先者其妻族也逆侄魏良
材曾廕都督先逆賢死良材非魏家子劉方買來

小厮為逆賢所愛冒魏姓而膺廕也傳應星者逆賢親妗魏氏之子也于涿州相公最厚天啟七年五月病死又惜薪司內官劉名失其者逆賢生母之族弟也因毆傷僧命恐法司追理遂奏知先帝拿赴吏鼓司勒令自盡魏良卿的係逆賢之姪非子也孫光祿署丞改廕金吾歷晉伯侯公爵代先帝郊天圜丘享太廟代填祝版榮寵極矣先是閣中

知權戚應元且悖逆賢如遺迹矣視外廷崔徐楊霍諸人為劉歆華之魚葦而妬寵互爭一敗塗地不可收拾矣世有生來好殺人好殺貴人又偏聽縉紳以廣殺縉紳之人而能令終于牖下豈理也哉從來叛逆者首惡真犯正法凡幼小無知者咸另議處天啟年間為蓮妖等犯有懷抱嬰孺赴曹斛斬尚眈眈人懷抱中未醒者市人嗟嘆孺子何

曾擬獎勅體裁臟列與曹操之九錫文相近見者無不瞪目咋舌無惑乎人疑其豕腼大物然逆賢賈無其心實非其人也但彼不學無術甚于霍光客氏狠毒浮于妻顯害裕妃等慘于許后良卿等驕奢揎罷遠過山雲本靠徐應元為接手後助而應元另具別腸矣託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為眼目而永貞心腸竟同呂布之于董卓矣涂文輔但

章逆賢客氏既以慘殺沈先帝帷痛在位七年之久中宮張娘娘等凡誕皇子三位皇女二位皆保衡不得法以致嬰年覺夭良可悲痛逆賢之死而判胃豈不天道有哉

逆賢腸從記畧第十五

李永貞者通州富河庄民李經之第五子也經不知何許人僑寓于此先娶妻高氏生長男次男奉三男㦲又生一女嫁皮村李家今發矣高氏故繼室者申氏也生第四子　少年輕生自縊永貞五歲時閹為宦者十五歲後侍孝端顯皇后之母夫人趙氏于永年伯王棟宅中十九歲選入皇城時萬曆辛丑六月也七月內即陞坤寧宮近侍又一年經故永貞原名李進忠于萬曆三十一年即奉旨擻鎖頻遭譴責幾賜死者數次後奉有遇赦不赦之旨至庚申七月二十一日始奉神廟遺詔釋放眔復原職近侍于坤寧宮孝端顯皇后几筵前供職始與逆賢識而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鄙義尚膳監掌印到任奏陞永貞司禮監其擻鎖十八年也始讀四書詩經後讀易經書左傳史漢等古書習寫趙吳興字酥善奕碁能作詩文亦能看選時文其兄李奉生子之旺成生子萬其餘李之蕃李之榮等數人皆廕錦衣衛永貞同母妹一人嫁王道寧為妻道寧亦廕錦衣衛生甥王慕充王慕舜皆陞序班僕李培亦陞光祿寺署丞初天啟元年五月高太監時明王太監安盧太監受俱告病其年秋逆賢與王體乾串同一路特陞史賓諸棟梁棟張文元裴昇秉筆永貞遂入諸棟之幕而棟時掌兵仗局印在局居住管理劉榮者號野亭逆賢之心腹掌班也為棟屬僚遂與永貞相結互為推奬恨相識之晚棟于天啓三年夏因請帑不遂始與逆賢相左憤鬱病卒永貞緣榮力薦入賢幕陞文書房至三年十一月先帝親諸園丘

郊祀回陛永貞玉帶隨堂秉筆賜坐蟒襬机匣月五還總榮薦拔崇後因與宮人亂逆賢逐之而李朝欽始不離左右矣榮雖被逐在兵仗局住然耳目甚廣凡有所聞即密疏于帖鈐封之差名下官人馬猷祥頻見永貞屏人密看畢即焚棄之在猷祥亦不知何等語也後榮因暗謀逆賢事露賢恨之族兵仗局掌印王應科忝處焉六年四月二十九永貞隨朝跌傷股告假在梨園直房調治五月初六日因王恭廠之變懼而求退體乾固不肯放唆逆賢借先帝語催永貞小愈即出永貞為人有口矜肆驕謟極好面折人不肯為之下七年正月初旬司空薛鳳翔有疏為令上婚禮在邇其移居府第合用錢粮廠臣體時匱乏極力節省內官監合辦者量于該監湊家永貞填其不全應付而推委一半于内監也遂面同王體乾向逆賢曰外官一邊揭哄老爺一邊忝小的衙門賢嘿然次早賢乃稱病不赴亦不赴御前但垂首冷笑長吁短嘆切齒曰原来天下人多是哃哄虛譽我體乾代永貞危之永貞亦慌懼不安泣懇賢掌家王朝用力為永貞救解賢怒少解又次日賢始力疾到先帝御前雖值元宵然不樂者數日逆賢好名中最尖率如此惜永貞非勇退之人實貪大工之乾沒告成之恩蔭馴至成禍非一朝一夕也其戕害楊左諸人造謀寔由外廷歷歷有據永貞即非助逆殺人之人然而在御前及逆賢面前頗不如果何光景凡回到直房偶因有甚事亦曾向衆臣等或痛罵怨嘆以今思之想必心口不一換語粧點以詐忠陰賊哄衆人乎不然何其視若愚如仇讐而措

防間諜無所不至何耶想一則恐若愚苦口勅諫二則恐若愚後侍高公于己不便所以阻抑之禁錮之防嚴左右凡事不可洩漏與若愚知之其量度心地可槩見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今上即位永貞于二十七日告病未允九月初二日差往天壽山看擇先帝壽宮初四日回見朝蒙欽賞赤金二十兩永貞洒淚同聲聖顏頗不悅勉慰領受九月初七日准辭十月初二日即自砌于私宅之內晝夜讀書穴牆以通飲食二十六日聞逆賢允辭始拆牆見人撫今思昔蓋永貞之因求退也非真心退也原欲與徐應元合為一局擯退逆賢借應元之力特起永貞從新另做世界此機巧惟心腹掌班丁紹呂周承恩知之至十一月初二日天不從人徐應元退矣永貞始手忙腳亂容差紹呂承恩等餽王太監龢乾王太監永祚王太監文政每銀五萬兩皆侵落大工原物也旬日後三家畏永貞反覆悍今上明聖都不敢收十一月十七日各進獻御前着內承運收是日晚永貞不自安密庇鞍馬率其甥婿孫良濟易服逃走二十六日奉旨降永貞淨軍發湖廣承天府顯陵安置舉家驚慌無處找尋不數日其兄李成自縊死矣至十二月初九日永貞外宅得一報信男子手持永貞親筆帖差回取盤費衣服銀兩宅中居住掌家王誠德等拿獲羈住將來帖齎入宮中見龢乾等奏進御前覽過着承天守備魏相下官人徑同永貞家下人就往黃河岸上押赴顯陵崇禎元年春永貞兄李奉亦驚憂死矣二月又將永貞同徐應元調發鳳陽三月將永貞提解赴北途中服砒霜不死絕食旬

日不死四月十三日入刑部獄六月二十日中府會審擬斬決不待時二十七日召對玉音云李實空印本李永貞填寫驗是墨壓硃七月初十日前後候旨來建夜陰雨永貞自縊兩次皆絕斷跌暈頸皮皆損又不得死至十六日未時縛赴正義街臨刑之際尚覥面監斬官訴冤人多笑其不中用也生年四十有六掌家王誠德自六月追贓被刑

比之後降吏鼓房淨軍七月初旬已先永貞病故而管家婁允德掌班丁紹呂周承恩管上房曹文玉蔡化齡李秉德王應時暖殿李大受等料理後事其妹夫王道寧侄芮等及心腹家人李培等皆四散逃躲或報應商役或被人拏訛或改面事人凡踰數年而永貞身首尚異處無一肯為殮埋者永貞白皙多髮性狡慧通文能書善讀辞非短長

語極好賭誓言語最巨信貪愎猜險更善負心好勝自王體乾等無一人不與之恚怒爭競者即逆賢亦屢曲容之遂自釀殺身之禍了無敢解自七年冬永貞逃後丁紹呂王誠德打點家產又進過八萬兩崇禎元年夏又追交六萬兩連前次三家未收者共銀二十九萬兩其南北往返各項花費紹呂侵吞屋下隱埋逃奴捱拐入獄被騙者不

與焉丁紹呂者昌平州人也少年私閹姓芮名尚忠侍惠安伯張元善出入卧內嬖幸殊異亦辛丑選入改名芮智係文書房徐守福名下歷陞內官監管理素與紀用賈忠貞契厚逆賢為永貞延請傚掌班及永貞掌內官監印一應事躰紹呂之謀為多永貞故鄉修築并通州城內置產城外修橋及每年巾帽局鑿散靴料銀兩以至大工等項

沒之物今上官等色工將陳設器具葷輦皆憑紹呂之計畫也凡器為永貞司寄頓者則盔甲廠掌廠王承恩巾帽局管理允德也逆賢之侄良卿初封伯爵時紹呂即糾巾帽局匠人在蹴圓亭星夜精造金蟬玉蟬簪纓永貞每引紹呂見逆賢逢迎其諛贊倡加侯加公者此人也其人出自世爵之門善應對美姿容風隨元善游獵同卧起頗通堪輿家言能窺人意多詐術有心計深險能尺牘文移揣事多奇中從諛永貞等貪橫此人而吞貲投主不肯營救尚忍心下石斷送永貞性命者亦此人也紹呂與秉筆田玉契厚于酥乳為同鄉故曲庇之後以重賄又投掌印高太監時明為其遷擇墳地于白家灣社西南安和地方大覺寺山塲其名曰九龍山熙穴修造仍索盔甲安民二廠大鉄拘生鉄銀錠以錮之但欲石槨之堅不惜戎器之冢夫臣子何處不可埋身而必取九龍山之名為墳亦不過鑿傷陵脉興否何耶先帝時當永貞煽赫之日彼富河之風水吉壤各宅之門戶方向總紹呂獨力經營者而今安在哉先是天啟四年三月十九日傳槐疏上李永貞差紹呂馳見逆賢途次得報急逮汪文言者此人也縉紳之禍寔自此始然而錢可通神逮得曲庇若無天乎不亦可痛也哉永貞同列秉筆惟石元雅涂文輔皆賢心腹名下也具見本章經手次第中其籍貫履歷亦畧叙于後獨王體乾寔黨附之元凶大憝并梁棟等亦漫及之石元雅北直雄縣人萬曆年辛丑選入皇城兵仗局寫字善射好畋獵不甚讀書紀用契厚泰昌元年十一月逆賢奏陞司禮監歷任文書

房陞秉筆掌針工局印南海子提督延請許秉彝為掌家首引崔魏之交替呈秀通線索者許也每見逆賢即屏人密語移時方出大工興後每事面相授受而許亦衰老不甚叢矣至寧錦保全後呈秀曾有一帖托許達賢有請晉封王爵字樣王朝用李永貞等亦曾親眼見之哂其欵倭然逆賢則嘿嘿已耳秉彝見在可查也元雅亦于天啟七年九月內告辭十月內逃走許秉彝大興縣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曾侍盧太監受歷陞內官監總理工程提督皇木廠總催各省大木七年十二月被霍維華參奉旨着司禮監拿問該監官鄭之忠等問明具奏又奉旨有撇通線索等語姑夾打降做淨軍發鳳陽崇禎元年夏又被科臣祝世美參奉旨提解六月入獄後于都城隍廟少司寇丁啟睿等審無証據仍發鳳陽元雅竟客死于外涂文輔北直安肅縣人中年自宮客氏在光廟青宮時其子國興尚幼遂延文輔在外訓教天啟元年文輔冒姓姜選入皇城三年歷陞乳清宮管事四年復姓陞隨堂又陞秉筆掌御馬監印總督四衛營文總督太倉銀庫節慎庫文輔姿容爾雅有心計善書算通文理最能辯論好彈琹善射甫四載而晉秩秉筆賜坐蟒襆杌輿外廷馮銓之十三年詞林黑頭爰立同一躐等先帝升遐逆賢因文輔等為徐應元照管之姪且客氏之私人也遂差文輔同心腹王朝輔迎請今上聖駕踐祚不想朝輔先退而文輔又陞叛客魏與李永貞共擁戴應元幸案其姦斥之先發鳳陽崇禎元年三月調發南京新房閑住按太倉銀庫戶部事也節慎庫工部事

也文輔總督之藉先帝寵靈容魏逆誣諸兩部劉
任勒司官行屬禮坐八人明轎使甘蔗大棍舒捻
容興揚揚長安道上其呼殿者比閣臣道子還雅
其音清細而長彷彿聖駕清御蹕之報內官外
官無不下馬廻避强買戚臣李承恩宅大創厰宇
其署額曰戶工總部者工部主事王守履劾訣也
復將先朝公主家廟神主逼遷別處躍冶不祥內

捏賍降發鳳陽復殺之此天啟六年夏事也逆賢
心腹馬昇見在可謂網漏吞舟惟賄之力也王體
乾者京北昌平州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為蘇杭
織造孫太監隆名下讀書正途萬曆二十八年歷
陞文書房泰昌元年八月密以重賄求西李娘
下李進忠充先帝典璽局郎九月初七日秉筆掌
御用監印辦膳逆賢殺李進忠以滅活口天啟元

年夏掌尚膳監印及盧受發鳳陽奉先帝聖旨着
王安掌司禮監印矣霍惟華者直隸東光縣人時
任給事中其妻弟陸藎臣天啟元年選入內官為
高太監時明名下凡宮中動靜霍最先知遂具疏
劾安安再上辭疏候微温旨即出而客氏俾安則
直喜體乾輒媚遂矯旨准安辭免將司禮監印付
體乾掌之復陞諸謀等為狩手屢有中旨巧留客

官中第一人也凡魏崔等逆入姓名惟文輔頗能
記憶一日吏部推湖廣汪始亨李師沆而師沆文
輔之父母官也遂並查始亨姓名與逆賢云同志
錄有名攘奪如拾芥為初逆賢既以矯旨殺劉克
敬于鳳陽矣馬鑑者克敬之照管老牀曾任乾清
宮管事御馬監監督告病閑住已久逆賢嫉文輔
疏參鑑任監督時所造火車銃砲不如法亦矯旨

氏與逆賢比暱為姦 又外結沈漼為謀主逆大臣
王紀滿朝薦劉一燝等救內臣王安王國臣等心
粗胆大漸及妃嬪皆體乾力也天啟四年二月三
十日辰時成妃李娘〻誕生皇第二女是時也地
大震宮中殿宇搖撼有聲銅缸木桶之水蕩波震
蕩凡坐立者骨軟如醉乾清宮大殿藻井內所懸
圓鏡東西南北震動不定如鐸舌焉至五月初十
日太祖忌辰也酴乾等不穿青素而穿青綠錦繡
其日未時乾清宮東丹墀旋風驟作將內宮盤之
大鉄片如屋頂方澗者盤旋如紙隔丹墀石欄干
之上拋擲于西丹墀鏗訇若雷其月晦即有楊漣
二十四欵之疏是時汪文言尚繫詔獄為酴乾者
若肯從國家起見屏逐兇逆有何難者乃輕狗掌
家王朝用之容態且心感客氏培植掌印除王安
擴高沈之德逆將如許豢本不肯字〻全念而多
方曲庇之忍先帝孫立忠言見忌士大夫之禍從
此不可收拾況又開廷杖之端導稱頌之路令無
骨力無遠識患得患失之闇臣出四六麗語之旨
凡口奏文書之際酴乾必歷指姓名因錢謙益黃
尊素而波及無辜良可太息酴乾為人肥白鬚目
皋首柔佞深狠其貪無比即自己名下如田王等
而亦巧借題目頻刻削也凡司禮監題本年月之
下上層居中排臣王體乾臣魏忠賢下層往後排
臣梁棟臣李永貞臣石元雅臣涂文輔諸人蓋其
媕阿心腸只知獻諛甚非体制真可為典禮衙門
痛焉其原疏可証也及刻內臣便覽甘心讓賢居
首特高一字尤可笑焉又名下李晋以獄晌秉筆
趙本政以深文為乾清宮管事田維章以童稚而

理問刑名及維章護送桂藩且湊慮有司而御前
牌子高永壽等則寔共先帝與逆弄水跑馬拚戲至
永壽覆舟滂死幾危聖駕此可謂具大臣之體
者耶神廟時功令寬凡文書房官俱得于外廷結
識往來楊維垣霍維華徐大化等中旨之起蓋不
得逆賢一人力也天啟七年八月先帝不豫已久
體乾為賢畫策乘先帝彌留恍惚之際于八月廿

有嗟惜有落淚者衆臣曰此出自御前龍掛聖恙
所閱不可看遂用紙復包一層上寫某月某日老
公御前請出有血紙花一個隨粘于房壁之高處
本日申時太醫院來問安御前果索此血以憑討
藥當取下交進至二十三日申時龍馭上賓逆賢
差涂文輔迎請今上至則先帝崩移晷矣嗚呼痛
哉先帝聖性虛明推赤心置內外臣子之腹惜體

一日召今上至御榻旁玉音壹壹不已而是日閣乾逆賢非宗社之罷而南樂薊涿東光又皆濃于
揭所批中旨禮臣厰臣輔臣等字樣皆爲乾庇姦名利刻于剝膚之人梁棟雖敝不足啻李永貞石
固位計也原揭具存不知後世具眼睛得過否二元雅涂文輔皆發迹寒微驟登紫寵天低地窄前
十日巳時永貞自御前問安畢到忠義室直房于無古人後無清議滿眼只知有富貴滿懷只知有
衣袖內取出白連四紙大紙花一個內有鮮血一縷長二謟諛媚賢醜正根于性成今永貞元雅已亡而體
寸餘濶三四分似肉非肉似痰非痰云自萬歲爺乾文輔揔用重賄苟買平安倘至夜氣清明良心
中省出凝結有筋當于丁紹呂及衆臣等視之迹忽萌之際或追思之不知慶夢中尚有何顏面而

視息人間也鄙夫可與事君也與貳梁棟宛平縣人萬曆十一年選入歷陞司禮監提督太和山天啟元年夏逆賢拔陞秉筆掌酒醋麵局印寔馬謙之力也其兄梁植等蔭錦衣衛陞都督同知指揮魪晡為逆賢所憎惡七年冬擯棣蘇杭織造旋撤回令病故趙秉彝北直新安縣人萬曆二十九年選入泰昌元年冬逆賢奏陞司禮監天啟七年以監官差遣忠藩陞秉筆孫進北直人亦二十九年選入神廟時牌子王永名下侍賢最久陞文書房歷任南京守備陞秉筆王朝輔原名王朝忠即所稱黑王公者北直文安縣人萬曆二十九年選入侍逆賢久先帝登極後陞乾清宮管事提督西司房掌銀作局司苑局印天啓七年陞秉筆李明道大興縣人萬曆十七年選入陞司禮監提督南京守備提督漕運皆客氏力而逆賢佐之自此之外當年曾任乾清宮管事牌子掌銀作局印曹于天啟七年五月差往錦州者胡明佐也掌內織染局印者齊良臣也掌尚衣監印者杜永明也掌司鑰庫印者王東泰也總督忠勇營者韓敬也裴芳也提督上林苑監四署者吳國泰也曹承恩也掌混堂司印者李本志也監督牲口房者張應詔也此人乃客氏掌班張貴之侄也監督勇士四衛營者吳光成也提督御酒房者李昇也又御茶房弓箭房之鄧汝敬王國祥鄭思廉等總是逆賢名下皆北直人天啟元年選入日在先帝御前尚有暖殿近侍并三年選入名下數十員不備載姓名也此外如領勅鎮守昇徐應元等亦畧次于左以備攷焉劉應坤北直新城縣人萬曆二十九年選入事逆賢

最久歷陞管事同時之劉忠曰大劉公劉朝曰二劉公應坤則三劉公也摠督忠勇營御馬監印後陞秉筆遼東鎮守便宜行事駐劄山海關天啓七年五月守寧遠紀用北直文安縣人萬曆二十九年選入為逆賢心腹陞乾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遼東鎮守便宜行事用粗通文字慷慨有胆畧性孝天啓七年五月守錦州葛九思北直延慶州人天啓元年選入逆賢名下能書精騎射陞乾清宮管事摠督忠勇營鎮守宣大山西此外則張守誠李應江胡良輔等不槩録也金良輔孟忠俱北直人萬曆二十九年選入泰昌元年冬逆賢奏陞司禮監文書房良輔正陽等門提督忠大覇馬房提督楊國瑞陝西臨潼人天啓元年選入逆賢名下陞文書房南京守備李承堯者北直容城人萬曆十一年選入陞內官監摠理蘇若霖者北直安肅人原名蘇進忠萬曆十七年選入絲內府供用庫陞內官監摠理天啓元年差往荊州修惠藩府第未就因病撤回興馬誠李承堯丁紹呂等俱領大工坐名勅書崇禎元元年夏以言官叅論承堯若霖都着司禮監拿問追賍完日俱降發南京更鼓房淨軍誠先賢死久矣承堯近日亦死南京惟紹呂平安徐應元北直雄縣人于逆賢為同年同官兄事賢天啓七年八月陞秉筆十一月發承天降淨軍調鳳陽按光廟莊妃之封原因撫養今上其覺也的係應元氣嚮所致近聞死于鳳陽咸謂有天道也應元為人不識字紉無行宿娼飲博好詼謔謾罵坐立傾欹唇不蓋齒形雖瘦長而眉目無神彩腰肢筋骨若不相聯屬如病之初起者馬神廟時為管庫近

侍緋就徐雕牙云蘇若霖與應元契厚在大工時天啟元年夏差往蘇杭織造寔為人朴素無文惟每請應元會飲差去內官即曾引見今上于藩邸聽掌家樊得和孫昇等提掇衆享其利而寔尸其者數人而內官監總理吳得忠更與應元厚應元名先因楊姜之事頗與廵撫周起元不睦及南樂請為掌家躍陞乾清宮管事如王朝用故事尋降通線索與逆賢而崔呈秀等次第布穽于六年二處云趙進教者亦孫暹名下逆賢應元之嫖賭弟月內逆賢勒要寔空印本着李朝欽等串謀同孫昇兄因無賴遂随福藩之國秩甚卑天啟五年逆賢填寫七君子之命始覺此事衆臣始終未見此本聽其容稟諛諧將福藩伴讀于進表到京之日然夫空印本既出自孫昇之手果是何人湊砌江南

置之死賴李永貞力救始免逆賢復破舊例乘福藩事件果屬誰手捏稿謄真事関進呈豈一人一手差進教來京逆賢奏陞御馬監裏長草欄貼場陞王能做得惜崇禎元年七月初四日聖明召對時只帶內府騎馬看守寶月亭先帝遊幸亦屢渟即聽便硃墨之塵杏何如竟未吊取李實別本與此本天表云至七年夏先逆賢病死喪塋極其盛也李比對字跡究及寫真之人則自有寫稿造謀之人實者北直雄縣人萬曆六年選入讀書正途二十再比對原本紅字是誰所批當時王體乾梁棟李九年十月神廟御點為光廟伴讀泰昌元年八月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五人之字跡亦易認也必陞東華掌御馬監印先帝登極後差往選入皇后如此而歷歷寔按直窮到底朝欽雖死孫昇尚存

便言下明白矣乃還謂曰果是墨點改硃而指為
成案誰心伏耶李實原不知情今降南京淨軍人
咼多惜之也王國泰者京師人萬曆二十九年選
入孝端顯皇后司禮監名下也謫南幾二十年光
廟登極取回天啟元年退斥後寅緣管大佛寺等
處工完客氏逆賢喜之補今上藩邸局官遂與徐
應元為一派人天啟七年八月陞掌筆掌尚膳監
印十一月發南京後調承天降淨軍國泰性篤寔
多學能書尚氣節善治生理廣交游胸中坦率無
機械是以不容于聖明之朝也馬謙者宛平縣人
嘉靖四十一年選入隸司禮監寫字歷陞內官監
總理林廷宦女之菜戶逆賢之救命大恩人也謙
與秉筆梁棟契厚陞乾清宮管事改名馬誠性剛直
曉暢邊虛心採納可則可否則否敢于逆賢面前持
正不阿即內官監之掌印宋晉李永貞咸改容敬
憚之興大工之始鼎建門閣三殿區畫任勞任怨
祁寒暑雨未之少懈三年之內克臻厥成功難泯
焉惟曾與總理戴福壽汪良德管理翟應奎有隙
而幾置之死人多少之誠于天啟七年春病故享
壽將近八十富寵服食亦極內臣之貴何其生
榮死安得報康吉如此抑前世種因而今生遂樂、
耶不可知已紀用石元雅俱兵仗局出身好武勇
劉榮兵仗局居住管理其名下馬獻祥掌閱防掌
司也凡祖宗以來庫藏中所蓄刀鈒鎗銃一切武
器最利最精者逆賢以勢索取甚多且轉賜心腹
名下曹九思劉應坤楊朝等盡將先朝庫藏內威
之寶劍利器及一切刀杖斧械依次運交逆賢私
舍今上命查庫俱存腐敗之物可不嘆哉

內府衙門職掌第十六

皇明祖訓所載設立內府衙門職掌品級立法垂後盡善盡美間有祖訓所未詳載及後之增添者謹譜次檃槩于左按內府十二監曰司禮曰御用曰內官曰御馬曰司設曰尚寶曰神宮曰尚膳曰尚衣曰印綬曰直殿曰都知又四司曰惜薪曰寶鈔曰鐘鼓曰混堂又八局曰兵仗曰巾帽曰針工曰內織染曰酒醋麪曰司苑曰浣衣曰銀作已上總謂之二十四衙門也此外有內府供用庫內承運庫甲字等庫三草場陵墳等處亦臚列于後以備攷焉

司禮監

掌印太監一員秉筆隨堂太監八九員或四五員設有象牙小牌一面長寸餘每日申時交接輪流該正每日奏文書自御筆親批數本外皆眾官分批遵照閣中票來字樣用硃筆楷書批之間有偏傍偶誤亦不妨略為改正最有寵者一人以秉筆兼東廠掌印秩尊視元輔其次秉筆其次隨堂如眾輔焉皆穿貼裏先斗牛次坐蟒先內府騎馬次陞機杌祿米每陞一級則歲加祿米十二石各家私臣曰掌家職掌一家之事曰管家辦理食物出納銀數曰上房職掌箱櫃鎖鑰曰掌班領班鈐束兩班答應官人曰司房打發批文書謄寫應奏文書其下則管帽管衣靴茶廚房打聽官看莊宅皆瑣屑事務也其餘大小衙門遇有應題奏事情皆關白司禮掌印秉筆隨堂而始行凡御前親近大臣曰乾清宮管事曰打卯牌子其秩亦顯崇猶外之勳爵戚臣也然皆得掌各衙門之印視其寵眷

厚薄而欽傳畀之不拘資次爲司禮監提督一員秩
在監官之上于本衙門居住職掌古今書籍名畫册
頁手卷筆硯墨綾紗絹布紙劄各有庫貯之選監工
之老成勤敏者掌其鎖鑰所屬掌司四員或六七
員在經廠居住只管一應經書印板及印成書籍佛
藏道藏番藏皆經理之自提督之下則監官典籍
十餘員第一員監官提督皇史(音史)宬(音成)并新房脵
轉提督俱輪流該正在廊下家宿專理皇城內一
應禮儀刑名鈐束長隨當差聽事各役關防門禁
至逆賢擅政時至于文書房輪挨如遇雙月十六
日前往教場比試武職應襲其次六科廊掌司六
員或八員分東西兩房管精微科內外章疏并內
官腳色履歷職名月報逃亾事故數目其次人數
十員或八員管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內官職級
姓名撰寫每日傳行聖旨稽查門禁鈐束當差聽
事題奏應行禮儀應頒賞賜其次六科廊謄黃寫
一員其次管賞寫字則按節令挨次題稟禮儀文
書及賞例或百餘員或數十員分兩班四撥各撥
若干人其班按十二支輪之曰頭項整一日過夜
曰守早從卯至申曰守晚從申至次日天明曰末
項整一日過夜方得下班歇息四日凡遇聖駕朝
講遊幸穿蟒補紅襯襬或青襯襬執籐棍攔擋者皆
掌司人數寫字也凡轉經廠司禮監掌司者則每
撥內另有一種衙門寫字共十餘員挨補而已自
提督至寫字俱穿襯襬凡出入皇城各門俱門罩
接興當道自內書堂奉旨撥派者名曰正途其次或
乞恩奏保改陞者亞焉按祖宗舊例必依照欽錄
姓名挨次魚貫陞轉罔敢攙越自逆賢擅政盡將

歷練老成之人擯斥殺害或左遷宮內御司房或退斥于冷淡衙門林衙等署西山小墳園三場十庫天啟七年春復照擬于代府于新之國之瑞惠桂王三府今幸蒙聖恩召復凡有力者雖漸有生色其寔典禮衙門挫折損辱恐終不能復祖宗一定之舊制也惜哉如欲內廷有真正忠良才品必先將內書堂振刷優選聰明穩重慈善之人加意訓教以餚十餘年或二三十年之後大用可也今內食者全不知培養聖德保全國脉或刻意優沉酣寵利內則注精神于婣娭外則不痛戒于前車苟值私人固有卓識大率兩目熒熒患失而已謂之朝不及夕者非耶倘一旦失寵退閑後浪又催前浪天家人才性命那堪頻遭催折哉況又多係閭閻出身志在安飽誇耀鄉儕奴視父叔習俗移人

雖賢者難免或有一特達自見迥異流輩者必羣起而非議之或乘机而擯害之總之孤陽不生自古已然非止今日非止一人也文書房官人八員或十員雖穿襪襴其寔祖宗初設原是選選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有學行才識者委用職掌通政司每日封進本章并會極門京官所上封本及在內各衙門本天下各藩府本其在外之閣票在內之搭票一應旨意聖諭御札俱係文書房落底簿發行所以如今凡掌司隨轉文書房者槩削去司禮監御其呈票文書具見經手次第中然不過逆賢時如此耳先時從公挨轉雖非外衙門選擇委任尚可觀也而逆賢盡行斥退信用一派賠棄孩輩非制也按舊制後右門即靈臺右門其門之北陰宗門之南坐西向東房一連原名協恭堂每日早

朝前申時後掌印公過司房看文書秉筆隨堂人各有室挨次細看先看文書房外本次看監官典簿文書自逆賢竊柄其規矩蕩廢無遺所以事〻苟且萬曆年間先監過司房例印公穿直身率秉筆等都是單身入室其親信掌班人等一人不得入機密禁近理應如此奈王骵乾黨附無骨而逆賢不識字遂公然于乾清宮大殿上看文書敖懋各人直房那一家管文書掌班司房官人肯不出宮門不張權勢如衆臣者辛不過司房識紇者也如欲君德昭明左右得人須先振刷作興內書堂起欲章疏不洩漏事權不旁落須有好明白印公不狥私不憚勞仍復早晚過司房之舊制始欲真才柄用中外不水火須大破逆賢積習爲官擇人不爲子孫擇官始在聖主自無一番一番如傳舍用人之理在內臣亦關風覩感羣于爲善庶免本官勢倒連累退斥之患此必得虛名爲國淡名利忘報復之人柄用當朝立賢無方庶可辨此若呂悠〻忽〻張三敢了將他支派退淨李四敢了又如此趙大王二又如此縱有真心爲國潛修自好之品恐亦孤掌難鳴也東海遊波其奈之何

內書堂讀書

自宣德年間創建始命大學士陳山教授之後以詞臣任之奉旨收入官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太監提督總其綱掌司分其勞學長司其細擇日拜聖人請詞林衆老師從長安右門入北安門出後則繇北安門出入每學生一名亦各具白蠟手帕龍掛香以爲束脩至書堂之

日每給內令一冊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次第給之又每給印做影做千家詩神童詩之類其背書號書判做然號書不點句也凡有志官人各另有私書自讀其原給官書故事而已派年長有勢力者六人或八人為學長選稍能寫字者為司房凡背書不過習做不堪或損污書做犯規有罪過者詞林老師批數目付提督責罰

之其餘小事輕則學長用界方打手重則于聖人前罰跪再重則扳着幾炷香扳着者向聖人直立彎腰用兩手扳着兩腳不許體屈但屈則界方亂打如兩或半炷香一炷香其人必眼脹頭眩昏暈僵仆甚而嘔吐成疾者此最酷最不近理之法也凡強凌弱衆暴寡長欺幼者每賴托學長借公法以報私怨此第一陋套所宜痛革者也過節令朔

望亦放學凡每日將晚放學則排班題詩不過雲淡風輕之類排列魚貫而行人有不知而誤亂班越者必痛打詬辱之別衙門官遇學生擺列行走必供手端立讓過即司禮老公遇之亦然凡各衙門缺寫字者即具印信本奏討奉旨給撥若干名即挨名給散至逆賢時此制大壞無餘殊可嘆也凡內書堂官人已撥散將完無人讀書該監題知

于二十四衙門官占官下及監工改讀書以補之其寔事久弊生冥頑貪詐或飲博遊蕩粗横兇猾非作養賢才良法也如欲痛革前轍只在聖主右文主持于上好印公提督掌司振飭于下不容教不悖順詞林老師激勸于外不倚勢有良心年長曉事學長應之于中不三五年即有成驗十年內外國家自享真才之用消玄黃之戰于廟堂衍無

疆福澤于奕世惟在位者加意何如耳

禮儀房

提督太監一員掌印或秉筆攝之掌司數員寫字管事數員本房長隨數員掌管一應選婚吉禮每年春夏秋冬四仲月選乳婦生男十口生女十口給食料在奶子府居住凡宮中有喜鋪月子房則生男生女一二名在文華殿外西北臨河之小房住及報生皇子則用生女妳口皇女則用生男妳口彌月剪髮百日命名及請髮留髮入櫜冊立冊封選妃打扒角選駙馬一應禮儀皆經理之

中書房

掌房官一員散官十餘員係司禮監〻工年老資深者挨轉專管文華殿中書所寫書籍對聯扇柄等件承旨發寫完日奏進御前凡宮中糊飾如不敷

外匠使只是監工并學手藝牌子糊飾挨持此處併御前作至篔老無倚則發外經廠看守以待盡焉凡司禮監掌印掌筆隨堂故後各有牌位送外廠供安各有影像送西直門外大慧寺供安看廠監工守寺僧人侍香火不絕也

御前作作讀平聲

掌作官一員散官十餘員亦是監工年老資深者挨轉專管營造龍床龍卓箱櫃之類合用漆布桐油銀硃等物件奏准于甲字等庫関支〻上二處亦掌印或掌筆提督之

司禮監外差

南京正副守備太監二員関防一顆護衛留都為三千里外親臣轄南京內府二十四衙門孝陵神宮監等官奏進神帛鰣魚苗薑等鮮各衙門印文

比北京各多南京二字孝陵神宮監掌印太監一員
員別衙門可陞不係司禮監也轄本陵簽書掌司
及摘發種菜淨軍人等天壽山守備太監一員轄
十一陵掌印簽書工部廠掌司等官凡每年清明
親率各掌印來京奏添上本每歲辦進松花黃連
茶核桃榛栗等菓各陵皆有晒菓廠在京鳳陽府
守備太監一員關防一顆護衛皇陵轄簽書數十
員兼管高墻犯宗湖廣承天府守備太監一員關
防一顆轄簽書數十員轄承德荊襄地方護衛顯
陵徵収籽粒銀兩每年進茶扇葛布香茶手巾太
嶽太和山即武當山也鎮守太監一員關防一顆
轄均州等處經管本山香火羽流辦進榔梅筍茶
等件正陽等九門永定等七門正副提督二員關
防一顆已上六處秩在文書房監官之上并孝陵

掌印各有勑諭又正陽等門掌司一員秩視六科
廊然不隨內轉缺則補之大璫等馬房正副提督
太監二員亦有勑諭關防秩視東華而安遠尊[illegible]
遇之蘇杭織造一員萬曆年間惟孫太監隆[illegible]
之同年也多學善書曾刻中鑑録等書所造清謹
墨神廟最愛重之今不易得也隆在蘇杭年久
以暇日重脩西湖蘇堤從容儒雅盖事[illegible]
援大得東南民心至今思之未艾也掌印王詠[illegible]
東華王政皆隆之名下也今上即位悯東財物凋
敝特停止不差

東廠

成祖即位之十八年始置其外署在東安門北提
督太監一員關防一顆其勑諭最為隆重凡內官
奉差關防皆曰某處內官關防惟此篆文曰欽差[illegible]

替東廠辦事太監關防自泰昌元年九月先帝登極掌廠者鄧義沈蔭宋晉也至天啟四年逆賢掌廠因避先帝御名題改鑄官較曰官旗放[illegible]年以後內官紛紛出鎮陶文討鑄關防不適曰內官內臣足矣不意閣票欠詳先帝御筆于閣票內誤省太監二字王體乾等不遵舊制含糊奉行未之奏正今各人原疏可証也東廠設有掌貼刑[illegible]二班掌班領班司房四十餘名圓帽皂靴穿直身十二顆管事圓帽襪皂靴其當頭辦事百餘名分子丑寅卯十二顆圓帽攏褶白靴番役可千名外署大廳之左小廳供岳武穆像一軸廳後磚影壁雕狻猊等獸狄梁公斷虎故事存此者良有深意也大廳之西有祠堂供從來掌廠職名牌位前有小坊曰百世流芳稍南有獄一處凡重犯則送獄輕犯干犯則在署外之店也署西南有門以通出入向南大門不恒開也凡中府等處會審大獄北鎮撫司拷訊重犯本廠皆有人聽記口詞一本本投打數一本于本日晚或次日早奏進每[illegible]各部訪看有無進部有無搪報京城各門皇城各門關防出入俱有事件奏聞或地方失火或雷擊何物亦奏聞之又每月晦日奏報在京雜糧米[illegible]麵之價凡禁地人命亦皆有事件其內署在東上北門之北街東混堂司之南萬曆初年馮太監保奏建古槐森嚴廨宇肅然凡各處辦事打來事件皆到內署先見廠公心腹內官發司房刪潤奏之逆賢擅政時獨信任者李朝欽耳天啟七年八月初四玄武門大市復奉旨移入皇城之內是時先帝違和已久逆賢因飭夜禁被遲捕提督張誅乾

一言所激曰夜巡非不嚴奈有內里犯夜巡軍那敢犯又因客氏之母路過一醉內官爭道惡罵馳去逆賢遂拼布旗旛即于初三之晚捉得夜行內官陳烏眼等十餘員聽李朝欽之言乘大市之日逆賢親自到內東廠將犯夜內官各狠打一頓有降發鳳陽者有發南海子者致死于途路者數逆賢坐板轝玄武門入王體乾李永貞石元雅文輔等凡在河邊居住掌家皆望塵跪伏道旁候賢過方起其市上買賣人覩者亦有叩頭匍匐候過而方起者此逆賢肆毒作威之末一着也內署有匾曰朝廷復心有至聖堂有井其掌廠公宮中直房欽給密封牙章一枚凡事件應封奏者以此鈐封逆賢擅政更造一差大者曰東廠密封今見用也凡在逆賢左右念本章事件者蘇雄陳福壽李朝欽裴有聲也每日清晨叩頭傍立挨回通本封本票本話者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也如孫進等不聞也凡先帝御前奏念事件亦此三人耳李朝欽等不能到也

內官監

掌印太監一員其下有總理管事僉書典簿掌司人數寫字監工分三班每班掌司第一人曰管十作曰木作石作瓦作搭材作土作東行音杭西行油漆作婚禮作火藥作并米鹽庫營造庫皇壇庫裏冰窖外冰窖金海等處凡國家營建之事董其役御前所用銅錫木鐵之器日取給焉外廠甚多各有提督掌廠等官真定府設有抽印木植管理太監一員則內官監之外差也四年一換只有本監公文無勅書關防凡外方修建亦封藩王府第亦

是管理外差領勅書關防前去工竣即回各賞厚貲營求方得委用凡大行帝后陵寢妃嬪皇子女薨逝修造墳塋及完婚修理府第皆其職掌今上藩邸殿宇及陳設器具塗飾草率皆李永貞聽丁紹呂之言貪其侵冒包工了事漫不加意之所致也可恨極矣永貞誅而紹呂漏網謂非孔方之力誰其信耶

御用監

掌印太監一員裏外監把總二員猶總理焉有典籍掌司寫字監工凡御前所用圍屏擺設器具皆取辦焉有佛作等作凡御前安設硬木床桌櫃閣及象牙花梨白紫檀烏木鸂鶒木雙陸棋子骨牌梳櫳螺甸盤匣扇柄等件皆造辦之仁智殿有掌殿監工一員掌武英殿中書承旨所寫書籍畫扇恭進御前亦有中書房之于文華殿中書也

司設監

掌印太監一員有總理僉書等官如內官監而所職掌者鹵簿儀仗圍幙褥墊各官冬夏簾涼蓆帳幔雨衣子雨傘子大傘之類最煩苦遠不逮御用內官監有贏餘肥潤也如遇御前打點庫藏抬箱則此三衙門之人皆任重不敢憚勞

御馬監

掌印太監一員有監督提督四衛營勇士小廝有監官典簿掌司寫字掌馬等官有象房掌房等官牙毋象共九隻缺則奏于外象房改補金安作弊長隨房等廠有各灘監工本監象房之東有裏草欄草場皇城外有天師菴草場舊都府草場天啟六年夏舊都府草場失火逆賢督率內外官員軍

士人等赦扑三日始熄都城東北有大璫等二十四馬房大璫城垣逆賢重修一新李魯生巡青所諛者此也凡逆賢出外到此則于城楼上陞座飲酒至夜則花炮巧線盒子烟火之類皆在城下放看如元宵焉

神宮監

掌印太監一員司禮監工或文書房兼乃者有僉書掌司十餘員在端門之左九廟在焉四孟之朔聖駕親享之正旦節及別朔或遇日食則改卜于初五前行其餘節令祀事惟謹即外太廟者其地無敢蓄犬也萬曆年間掌印杜用養一獅子狗最為珍愛東廠李太監訪知之指為違禁不敬用費千餘金方免參送

尚膳監

掌印太監一員光祿寺西門提督太監一員西華門內裏監總理一員管理僉書掌司數十員寫字監工及外牛房羊房等廠監工共百餘員而指供養官撥長隨各數十員光祿寺涼楼醬房造七等項各有監工坐家名色職掌造辦每日早午晚奉先殿供養膳品乾清宮等宮一號殿仁壽宮等處宮眷月分廚料各差等凡在御前掌印掌[illegible]子暖殿近侍及外之內閣文華武英殿中書畫士卓兒銀兩咸光祿寺職掌用典薄閑防緘封每月酒飯一卓折銀十兩有奇半卓者両五有奇到每月晦照欽賞數目坐名頒給之光祿寺志可攷也凡遇大典禮萬歲爺陞大座則督催光祿寺備辦茶飲鍾鼓司承應九奏之樂有所謂炮鳳烹龍者鳳乃雄雉龍則白馬牢之代耳至如南京等處進到

各樣鮮品皆屬收納聖駕每日三時所進之膳司
禮監掌印掌筆掌東廠者二三人輪辦之耳

尚寳監

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等官可數十員職掌御用寳
璽勅符將軍印信其人所知者尚寳司凡所領寳
璽曰皇帝奉天之寳郊天齋醮用之曰尊親之寳
上尊號用之曰親ゝ之寳有大小二顆與[illegible]
之曰誥命之寳勅命之寳廣運之寳則用之最多也
曰御前之寳則宮中庫藏箱鎖用之曰御藥謹封
則御藥房用之凡勅命遠去者仍用一黄紙封套
上下悉用一寳封緘之其名曰冊符出驗四方凡
寳內尚寳女掌之遇用寳則尚寳以揭帖赴尚寳
監尚寳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歲用寳三萬餘顆
歲用寳色銀六十餘兩工部虞衡司辦進別項供
億不盡載也其寔寳璽尚多不恒用焉天啓甲子
冬河南巡撫程紹遣副使張夢鯨進到寳璽玉質
潔瑩體制渾璞其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以
小篆不甚古角無利缺的非秦璽想是宋元時偽
造者惟閹臣魏廣微誇大其祥從諛逆賢播告中
外以為此寳之進正在萬方慶祝之前又值朝政
維新之會顯是瑞應遂奏先帝受賀稱[illegible]
報復云

印綬監

掌印太監一員僉書掌司監工數十員職掌古今
通集庫并鐵券誥券貼黄印信退簿圖画勘合符
驗信符諸事及南京辦到文武誥軸凢追奪誥命
交納本監會同該科給事中ゝ書舍人于勘合底
簿內附寫為事緣繇類于本監後小門之西傍河

擂焚化

直殿監

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等官數十員職掌皇極中極建極武英文英殿庭樓閣廊廡洒掃之役最苦淡局無大廳公署也

尚衣監

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掌司監工數十員御用冠冕朝服履舄靴襪之事兵仗局之南舊監庫之北即本監裁縫匠役成造御用之袍房也又名曰西直房凡造上用袍服之裏合用杭綢等絹例具尺寸數目于掌東廠太監處取辦之不知今尚如此否也萬曆三十二年冬御前偶失珠袍一件神廟震怒命先監矩親至袍房前拷問數次時掌管內官王乾王進王保三人素不睦而互訐陷之先監惡其愚狡察其冤究而憐之竟不為嚴旨所拘再四搜鞫了無盜袍証據時王進孱弱被掠病亡而王乾等奉旨降淨軍結局其後又十餘年宮中有人云此袍是一貴顯宮女偷出付其菜戶內官拆碎變賣人始追感先監之明允淵問

都知監

掌印太監一員不甚顯貴餘者皆本監寫字各有青紅執事衣服凡聖駕出朝謁廟等項在前警蹕清御者即此監之官也手執骨朶身穿鶯哥等補服戴平巾或官帽亦有穿圓領襯襬者其人極寒苦難以陞轉下下衙門也

惜薪司

掌印太監一員總理管事數十員僉書掌司寫字監工數十員各外廠又數十員專管宮中所用柴

炭及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內官柴炭每月初四
十四二十四日開玄武等門放夫匠打掃淨軍及抬
運推積糞壞每歲春暖開長庚門率夫役淘浚宮
中溝渠正旦節安彩粧凡遇冬寒宮中各銅缸木
桶該內官監添水奏安鐵篘其中每日添炭勿令火
缺以防氷凍備火災俟春融則止皆惜薪司事也
凡御前各官所用炭皆易州一帶山中硬木[illegible]
運至紅蘿廠按尺寸鋸截編小圓荊筐用紅土刷
筐而盛之故曰紅蘿炭也每根長尺許圓可徑二
三寸不等氣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如曾經伏雨
久淋性未盡過而火氣太熾多能損人倏令眩暈
昏迷發嘔大人尚可皇子女嬰幼何堪又宮中歲
木做地平墻壁多缺土氣乳母畏寒皇子女或中
此毒不覺屢致殤夭良可痛也順天府歲供糯米
一百五石一斗永平府歲供紅棗一萬五千五百
七十斤于紅蘿廠交納之廠中舊有香匠塑造香
餅獸炭又塑造將軍武福判仙童鍾馗各成對高
三尺許用金彩粧畫如門神黑面黑手以存炭[illegible]
名曰彩粧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奏安于宮殿各門
兩傍此亦歲暮植將軍炭于門旁之遺意也至次
年二月初二日仍撞歸本廠備補粧新號[illegible]
安逆賢擅政則各增而大之所費百倍于前傀儡
斛做法高八九尺丈餘不等穿以真正綾絹紵紬
佩以真正弓矢兵器鬚眉直豎猛惡如生又恐無
知之人戲弄損壞凡該地方近侍必明燈看守雖氷
雪寒夜不敢遠離必交接明白人人敢怒而不敢
言也凡隆德等殿修建齋醮焚化之際用楊木長
柴宮中膳房用馬口柴內宮閱領則片柴也外有

北廠南廠西廠新西房新南等處各有掌廠僉書監工貯收柴炭以聽関支

鐘鼓司

掌印太監一員僉書數十員司房學藝官二百餘員掌管出朝鐘鼓凡聖駕朝聖母回及萬壽聖節冬至年節陞殿回皆在前作樂迎導宮中陞座承應凡每年九月登高聖駕幸萬歲山端[illegible]揷椰及日月食救護打鼓皆本司職掌西内秋収之時有打稻之戲聖駕旋磨臺無逸殿等處鐘鼓司扮農夫饁婦及田畯官吏徵租交納詞訟等事内官監等衙門伺候合用器具亦祖宗使知稼穡艱難之美意也又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全在結局有趣如說笑話之類又如雜劇故事之類各有引旗一對鑼鼓送上所扮者備極世間騙局俗態并閨閫拙婦騃男及市井商匠刁賴詞訟雜耍把戲等項皆可承應又御用監武英殿畫士所畫錦盆堆剪名花雜果或貨郎擔則百物畢陳或將三月韶光富春山子陵居等詞曲選整套去分編題目畫成圍屏按節令安設總皆祖宗原因聖子神孫誕于宮壼之中長于阿保之手所以製此種種作用無非廣識見博聰明順天時恤民隱之意也猗歟盛哉意淵微矣又上元之前或于乾清宮丹陛上安七層牌坊燈或于壽皇殿安方圓鼇山灯有高十三層者派近侍上燈鐘鼓司作樂讚燈内府供用庫備蠟燭内官監備奇花火炮巧線盒子烟火人物之類誠所謂瞬息樂粧點太平或借此孝娛聖母未為不可但靡費甚鉅思及民瘼寔可惜焉又水傀儡

戲其制用輕木雕海外四夷及蠻王仙聖将軍士
卒之像男女不一約高三尺餘有臀以上無腿足
五色油漆彩畫如生每人之下平底安一榫卯用
長三尺許竹板承之用丈餘濶一丈進深〻尺餘
方池一箇錫廂不漏添水七分滿下用櫈支起又用
紗圍屏將鐘鼓司官人懸隔在南半邊竹板在圍
屏下游移動轉水內用活魚蝦蟹螺蛙鰍鱔萍藻
之類浮水上聖駕陞座向南則鐘鼓司官在圍屏
之南將節次人物用竹片浮水上游鬬要玩鼓樂
喧鬨另有一人執鑼在旁宣白題目替傀儡登答
讚導喝采或英國公三敗黎王故事或孔明七縱
七擒或三寶太監下西洋八仙過海孫行者大鬧
龍宮之類惟是暑天白晝作之猶耍把戲者也其
鑼鼓兵仗局也人物御用監也魚蝦水池內官監也
圍屏帳幔司設監也乍觀之可喜頻作之亦覺繁
費無味矣先帝最好武戲于懋勤殿陞座多點岳
武穆戲至風魔和尚罵秦檜處逆賢常避而不視
左右多竊笑之自天啓六年之後凡御前撮科打
諢本有鐘鼓司僉書王進朝跡王瘸子者抹臉訴
諂公然稱讚惜薪司怎樣軫恤商人內府庫怎樣
米積天堆東廠怎樣釐奸剔弊寶和店怎樣公同
通商內修朝殿外鎮邊疆或稱好個魏太監或誇
好個魏公〻逆賢居之不疑自以為美先帝聖顏
亦喜悅回想憲廟時汪直擅權尚有懷恩之流居
帝左右所以阿丑敢譎諫也今王體乾既勢妄
媚在瘸子不過俳優戲役耳目自然因而化之可
嘆也已想稱功頌德是有寧止章疏間哉五年之
九月九日駕幸萬歲山鐘鼓司掌印太監邱印執

板清唱洛陽橋記内之攢眉黛鎖不開一套至去年九月登高丘卯仍唱此曲識者已哂其不合景失大體矣撫今思昔或亦莫之為而為良非佳兆云神廟孝養聖母設有四齋近侍二百餘員學官戲外戲凡慈聖老娘〻陞座則不時承應外邊新編戲文如華嶽賜環記亦曾演唱是日神廟侍側見權臣驕横寧宗不振至云有政由寧氏祭則寡人神廟亦矚目不言者久之先是仁聖陳老娘〻在時凡遇節令必恭請兩宮聖母于乾清宮大殿陞座神廟先在雲臺門之朝北立候仁聖老娘〻轎至景運門慈聖老娘〻轎至隆宗門神廟即居中跪接候兩轎俱至乾清門方起中宮王娘〻扶請仁聖老娘〻皇貴妃鄭娘〻扶請慈聖老娘〻入宮少憩陞座神廟進酒擺膳下氣怡聲膝行叩拜周旋中禮傾心孺慕從來帝王聖孝所希覯也神廟又自設玉熙宮近侍三百餘員學官戲外戲凡聖駕陞座則承應之劉榮即其一也又蔡學等四十餘人多怙寵不法自萬曆己亥俱下北鎮撫司獄至庚申秋光廟始釋此二處不隸鍾鼓司而時道有寵與暖殿相亞焉

寶鈔司

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數十餘員掌司監工數十員每年工部商人辦納稻草石灰木柴若干萬斤又香油四十五斤以為膏車軸之用抄造草紙豎不足二尺濶不足三尺各用簾抄成一張即用獨輪小車運赴平地晒乾類總入庫每歲進宮中備宮人使用至于聖駕所用草紙則係內官監紙房抄造淡黃色綿軟細厚進交官淨近侍非此司造

也神廟至先帝惟市買杭州好草紙為之祖宗時造鈔印板及紅板閘俱在庫中貯之其衙門左臨河後倚河有泡稻草池而每年池中漉出石灰草渣陸續堆積竟成一卧象之形名曰象山有作房七十二間各具一灶突朝天名曰七十二凶神凡空濶土地最宜種菜今唯園綿亘桔槔相間若清楚云

混堂司

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監工數員職司沐浴堂子惜薪司積薪柴內官撥有夫役今事皆廢弛況內官皆于皇城外有堂子佛地寺內沐浴有未選中的淨身男子俗稱無名白即古之私內者為之擦澡討賞該寺僧擅其利而無名白分其餘潤故內官全不來司沐浴也

銀作局

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數員寫字監工數十員專管造金銀鐸針枝箇挑杖金銀錢金銀荳葉等荳者圓珠重一錢或三五分不等荳葉則方片其重亦如荳不拘以備欽賞之用又造花銀每錠十兩不等止可八成許又祖宗舊制有累兒銀者重十兩五兩三兩二兩一兩至一錢之方塊也其成止有六七成上有分兩印字逆賢擅政時久廢不造止以細絲銀鑿賞遂失祖宗節省之意可惜甚焉

浣衣局

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等數十員惟此署不在皇城內在德勝門裏迤西俗所稱漿家房者此也凡宮人年老及有罪退廢者即發此局居住內官供給

米塩天啟七年十一月客氏笞死于此

兵仗局

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十餘員軍器庫提督一員掌閲防掌司一員掌司寫字監工數十員職掌成造刀鎗劍戟鞭斧盔甲弓矢各樣大小神器之火藥局一處屬之宮中元宵上鼇山之燈例放神器三位則監工事也凡每年七夕宮中乞巧小針并御前鈇鎖鉋鐐鉗針剪之類又日月食救護鑼鼓響器宮中做法事鐘鼓鐃鈸法器皆隸之是以亦稱為小御用監也逆賢擅政時凡鮮送寧遠皮島等處發熕佛郎機等件本局庫中物為多

巾帽局

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掌司監工數十員職掌內官長隨內使小火者平巾官帽每年入夏據見在員數具題移文工部至冬初即于節慎庫領銀十餘萬兩鑿散內官內使人等靴料凡有羨餘繳進御前凡新陞秉筆即送朝衣刷笏帶靴一分凡選中駙馬冠靴中使閤者帽樺椰勇士圓帽靴之國旗尉靴帽帶若干皆本局造送之奏于工部支領工價其署後臨河有梓潼帝君廟傳云神像是順流漂入至此不動遂建祠祀之籤最靈也

針工局

掌印太監一員餘與巾帽同職掌內官長隨內使小火者冬衣夏衣每年逓散一次遇辰年戌年各散鋪蓋一次凡宮中做法事揚旙卓圍等件皆隸焉凡內官曾賜蟒衣病故者各具本交還本局收

內織染局

掌印太監一員總理僉書寫字監工數十員掌染造御用及宮內應用緞疋綿帛之類有外廠在朝陽門外瀚濯袍服之所又有藍靛廠在都城之西亦本局之外署也萬曆三十六年始建西頂娘娘廟于此其地素窪下時都中有狂人倡為進土之說凡男婦不論貴賤筐擔車運或囊盛馬馱絡繹如織以徼福焉甚而處女艷婦藉此机會以逞進觀戲坐二人小轎而懷中抱一王袋隨吩香紙以往送之可笑也此先監卒後之光景也又數年神廟宮中偶興棹（諸作料）城之戲于御前十餘步外界畫一方城于城內斜正十字亦作八城挨寫十兩至三兩止令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及管事牌子遞以銀荳葉八寶投之落于某城即照數賞之若落逆城外及壓線者便收其所擲焉至戊午年遂有作逆之變失撫順開原等處此戲始不作也

酒醋麵局

掌印太監一員管理等官與別局相若也職掌內宮諸人食用酒醋麵糖諸物淛江等處歲貢糯米小麥黃荳等荳及穀草稻皮白麵有差以備御前宮眷及各衙門內官之用與御酒房不相統轄

司苑局

掌印太監一員管理等官同前職掌宮中諸處蔬果及種藝之事歲用黑荳穀草山東等處歲供之御前所用瓜菜茶料俱此局與林衡署上林苑海子同備辦之以上總謂之曰二十四衙門惟浣衣在皇城之外也

內府供用庫

掌印太監一員總理管理僉書掌司寫字監工共

百餘員專司皇城內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內官倉米每月每員四斗神廟時張明掌此印捧稿子或爛米甚而至有三斗米者孫成掌此印將天推之米亦蠹者有油庫蠟庫等處廳前懸木魚一尾長可三尺許以示有餘糧之意廳後房上有瓦燒成鴿子一個或亦有所為而設也凡御用黃白沉香等香皆取辦于此庫其印非九重倚毘眷注者不得掌也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管事牌子等歲賜祿米各于冬季奏過散給之宮中各長街設有路燈以石為坐銅為樓銅絲為門壁每日晚內府監工添油點灯以便巡看関防逆賢擅政則盡廢弛以便冥行無敢言者矣

司鑰庫

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寫字監工可數十員凡寶源局等處鑄出制錢該部進交本庫以備御前取討賞賜之用庫中積有歷代古錢洪武以來大錢逆賢擅政時引導先帝濫賜左右幾無孑遺一日御前舊錢內偶得天啟錢大小數枚色甚古福問人無知者李永貞到直房向衆臣說之衆臣隨告假沐浴到外直房于內史及袁氏叢書玉海等書內查出蕭莊元法僧并南詔俱有此年號及歲爺共四矣此寧相不多讀書之明驗也云云惜衆臣辱為人役不能親到御前奏對而反以此為招妬之媒豈非命耶乾清宮等門及午門東華門等鑰匙皆本庫監工于五更三點時自宮中背出分啓各門其鑰即便繳回其印文曰司鑰庫印俗名曰天財庫

內承運庫

掌印太監一員近侍僉書太監十餘員掌司寫字監工數十員其署在東下馬門其庫藏在宮內者曰內東裕庫曰寶藏庫皆謂之裏庫其在會極門寶善門迤東一帶及南城磁器等庫者則俱謂之外庫也凡金銀紗羅紵絲閃色織金錦羊絨玉帶玉璁象牙瑪瑙寶石珍珠珊瑚之類總隸之又浙江等處每歲夏秋歹米共折銀一百一萬有奇即國初所謂折粮銀今所謂金花銀是也候解到京于每季仲月錄長安右門入徑進本庫交收此印及直殿監印鐘鼓司混堂司靈臺印皆本衙門第一員僉書挨掌至崇禎三年冬始着貴近內臣掌也凡內臣陞玉帶即于本庫領取及視降病故具名下官人仍具本交還也南京供應機房太監一員則本庫外差有勅諭關防所謂漢府織造是也

靈臺

掌印太監一員近侍僉書數員看時刻近侍三十餘員學習數十員凡遇收選官人則撥三四十名年幼者讀步天歌陰陽雜法天官星曆等書習寫筭觀星氣輪流上臺以候測變災異呈稟掌印具呈司禮監掌印椽寔奏聞其占候書曰觀象玩占曰流星撮要等書皆抄謄授受不肯傳布于外世有抄本玩占多差訛不全未足信也其教法極嚴比司禮監書堂之學規凜肅實効為尤勝云

御酒房

提督太監一員僉書數員專造竹葉青各樣酒并糟瓜茄惟乾笋致最佳外廷不易得也

牲口房

提督太監一員僉書數員收養異獸珍禽有虎城

羊房

彈子房

掌房一員僉書數員專管彈弓所用泥彈大小輕重各有等第以黃布作袋盛之

刻漏房

官十數員不隸靈臺專管每日時刻晝則在文華殿後每一時至即令直殿監官入宮換牌每夜值點後至天明則在隆宗門報凡刻水之第一聲而答應長隨接報第二聲如某時初一至初四某時正一至正四之類為接班起早之候也

更鼓房

凡有罪內臣謫司其事俟年久者一員子牌帽揔之平巾烏木牌者數人佐之凡逆賢殺人皆牌子俟得用下手今死矣餘者曰二牌曰定水牌子其餘則淨軍每夜五名輪流上玄武門樓打更(音庚)每夜自起更三點起至五更三點止數目用藤條擊鼓用檀木榔頭擊點點者銅鑄之大雲板也例只一更一人上樓不許携灯晴夜尚可惟風雨晦冥苦不可言有錯悞即責處之

甜食房

掌房內官一員協同內官數十員經手習學造絲窩虎眼等糖裁松餅減煠等樣一切甜食于內官監取討戧金裝盛進安御前萬曆欽賜閣臣等項其造法器具皆內官自行經手絕不令人見之是以絲窩虎眼糖外廷最為珍味又七月十五日進獻波羅蜜亦所造也

絲作(一名洗帛廠)

掌作內官一員協同內官數十員經手習學織造

各色兜羅羢各色五毒等絲花素勁甲板絲及內
官長隨小火者牌總絲帷兜羅織法傳自西域外
廷無敢私織者甜食房并此廠俱屬御用監轄

裏草欄草場

在皇城內御馬監大廳之南永樂初年建收料草
至宣德年間將中府草場之草分受始立場有倉
廠也

中府草場（即舊都府草場）

在東安門外永樂初創收御馬草傳云是勝國時
中軍都督府故名天啓年夏失火魏忠賢倡率諛
法救扑三日始熄倉場臣薛貞曾有特疏言賢之
勞先帝報聞

天師菴草場

在皇城外東北角正統年間以張天師舊處改建

故名牆外有井甘洌可用不減于王府街之井也
已上共謂之三場隸御馬監各有掌廠太監貼場
一二十員僉書數十員或百餘員天啟元年冬累
臣自司禮監寫字退裏草場僉書七年冬自外廠
謫南即貼場名色未能陞得也如此而謂之入幕
同謀可乎

甲字庫

職掌銀硃烏梅靛花黃丹綠礬紫草明礬光粉黑
鉛水膠槐花藍靛五倍子澗白三梭布綿布苧布
紅花水銀硼砂藤黃茜草薑黃蜜陀僧硇砂白芨
梔子百藥煎之類皆浙江等省歲供納之以備御
用等監奏討取

乙字庫

職掌奏本紙藥榜紙中夾紙及各省解到胖襖以

備各項奏准領取

丙字庫

每歲浙江辦納本色絲綿合羅絲串五絲荒絲以
備各項奏討而山東河南順天等府歲納棉花絨
則內官之冬衣軍士之布花皆取備于此

丁字庫

每歲浙江等處辦納生漆桐油紅黃熟銅白蘇
蘇黃蠟錫牛筋黃牛皮鹿皮鉄線魚膠白圓藤生
鉄熟建鉄等件以備御用監內官監等處奏准支
給

戊字庫

掌河南等處解到盔甲弓箭刀及廢鉄以備奏准
支給

承運庫

職掌浙江四川湖廣等省黃白生絹以備奏討欽
賞夷人并內官冬衣樂舞生淨衣等項取用

廣盈庫

職掌黃紅等色平羅熟絹元色等色杭紗及青細
綿布以備奏討

廣惠庫

職掌綵織帕梳櫳抿刷錢貫鈔錠之類以備取討

廣積庫

職掌盔淨焰硝熟硫黃聽盔甲廠等處成造火藥
凡京營春秋操演皆取給于此

贓罰庫

職掌沒官衣物等件或作價抵俸給官已上總謂
之十庫各有掌庫一員貼庫數員僉書數十員不
等然十庫自戊字之後不全用十千者已者已以音

也止也是以不得不改用別名也逆賢原是甲字庫出身遂倚任李宗政為掌庫餘九庫聽宗政指揮先帝時凡宮中喜慶及萬壽聖節等節御馬監三草場并此十庫俱隨宮內閱領鐸針枝箇比別者外衙門亦優異焉復奏鑄關防令掌場掌庫者掌之其篆文一行直下不過曰某草場關防某字庫關防而已又先帝時在京親藩如瑞王惠王桂王各府祿奉等官止有食米冬衣靴料惟今上信邸祿奉等官凡遇節令亦俱隨宮內閱賞蓋先帝友于之至誼也

漢經廠

習學釋教諸品經懺其持戒與否則聽人自便如遇做法事即揚旛掛榜如外之僧人應付一般其僧伽帽袈裟壞色衣亦與僧人同惟不剃頭耳事

罪焚化圓滿後仍各易內臣服色神廟時擇經典精熟心行老成持齋數員教習宮女亦能作法事行香念經若尼姑也

番經廠

各習念西方梵貝經咒宮中之英華殿所供西番佛像皆陳設近侍司其燈燭香火其隆德殿欽安殿亦各有陳設近侍也凡做法事則懸設番榜雖此番經廠仍立監齋于門傍本廠內官皆換番僧帽穿紅袍黃領黃護耆一永日或三晝夜圓滿掃砂神廟時每歲八月中旬遇萬壽聖節番經廠雖在英華殿做好事然而地方狹隘須于隆德殿大門之內跳步叱而執經誦念梵貝者十餘人粧韋馱像合掌捧杵向北立者一人御馬監等衙門牽活牛黑犬圍侍者十餘人而習學番經跳步叱者

數十人各帶方頂笠穿五色大袖袍身披纓絡一
人在前吹大法螺一人在後執大鑼餘皆左持有
柄圓鼓右執彎槌齊擊之緩急疾徐各有節奏按
五色方位魚貫而進視五方五色傘蓋下誦經者
以進退若舞馬跳三兩時方畢神廟時亦選老成
有行者教宮女數十人亦如漢經廠能做法事惟
弓足不能跳步叱耳監齋神傀儡粧製法真盔甲
踞械高與人等猶門神焉而威靈可怖于本殿宮
門內安之凡做好事畢即收于本殿庫中一夕有
盜入庫神施法禁不能行託夢于庫內官曰庫內有
賊我替你拿住了天明果然是以人皆異之無不
畏者凡食騾肉絕不敢入殿入則必有意外災咎
凡食牛犬肉者亦不敢入隆德殿欽安殿蓋亦頗
著靈驗人不敢犯也英華殿前有菩提樹二株結
子可作念珠詞臣張士範作偈謹附載之其序曰大內
西北隅有英華殿〻前菩提樹二株聞九蓮菩薩慈
聖皇母所植樹叢生高二丈餘枝婆娑下垂至地
儼若佛菩薩慈悲接引衆生也者盛夏開花作黃
金色異觀時〻有異香葉如楸子不從花得乃生
于葉之背雙〻若綴珠似借空華喻世幻氣色香
佛果別成非關生滅特見菩提身而為說法者秋
葉墮時飄颺永巷拾作念珠數南產者不甚大然
色黃潤名衲多寶之如得所未曾有者神廟以聖
母上賓奉御容于樹之東北殿值朔望令節歸覲
詣行禮每瞻雙樹若有栝搭之思因上尊號曰九
蓮菩薩云偶禪友持此珠作旋偹道其詳如此臣
士範敬撰小偈以代頌曰英華殿前菩提樹淨土
移來飽霜露借問當年植者誰植以九蓮菩薩故

托根不與凡卉同花作黄金欲逆風婆娑蔭覆仌
天界馥郁香飄帝釋宮香飄蔭覆超塵叔培得本
枝千萬葉明珠每葉寔離々佛子縄々相續接秋
深貝葉滿皆鋪會得西来意旨無尒明含利人恣
取綴作人間念佛珠念茲在茲指上掌拳々勿失
非関想常將法田潤心田澆灌菩提日々長果正
三生不記春化作菩提萬億身萬億之身一身是
九蓮菩提寧異人是則名為慈聖母九品蓮花為
上首即心即母即菩提菩提不朽母不朽菩提即
母是承歡誰道衆生見母難寄語恒沙諸佛子莫
把菩提作樹看 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張士範謹識

道經廠

習演玄教諸品經懺凡建醮做好事亦于隆德殿
或欽安殿懸旛掛榜如外之羽流服色而雲璈清
雅儼若仙音有掌廠太監林朝者神廟時最有寵
如漢壽亭侯関君為勅封三界伏魔大帝之號寔
所請也光廟登極陞乾清宮管事先是神廟亦欲
選宮女數十令教習玄學為女道士而掌壇內官
李昇白忠林朝執奏曰不可佛教慈悲九些微簡
褻尚或就待若玄教諸神天將恐女子無知惹咎
不便是以中止已上共謂之曰三經廠每遇收仌
官人各攢數十人隸之凡做好事一永日或三晝
夜五晝夜七晝夜各有欽賞錢錠為襯一揔事畢
易服叩頭謝恩凡將做好事之前須先期頒旨傳
各衙門答應錢粮其所誦經卷所費紙劄司禮監
也卓櫈香爐等件內官監也鈴杵等件御用監也
旛卓圍針工局也拜單圍幔傘司設監也香燭內
府供用庫也炭餅柴米惜薪司也齋供飲食尚膳

監也鍾鼓鐃鈸兵仗局也凡做好事則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管事牌子各進素金點茶每廠掌廠太監一員貼廠及司房各數十員于各衙門帶銜惟番經廠韓邊戒行頗高嚴蒙神廟寵眷以師稱之又王定安清修能琴為先監所器重云

南海子 即上林苑

總督太監一員關防一顆提督太監四員管理僉書掌司監工數十員東西南北四圍每面方四十里總于二十四鋪各有看守墻鋪牌子淨軍若干又東安門外有菜廠一處是其在京之署也職掌壽鹿獐兎菜蔬西瓜果子凡收選內官于禮部大堂同欽差司禮監選中時繇部之後門到此廠過一宿次日早晨點入東安門赴內官監選無違碍方給烏木牌收畢請旨定日差司禮監掌印或秉筆于萬歲山前散撥

林衡署　蕃育署　嘉蔬署　良牧署

提督太監一員各有掌署官一員僉書數員或一二十員職掌進宮川芎雜菓雜菜鷄黃鵞黃鴨蛋小猪等項

盔甲廠 即鞍轡局

建署于都城之東南隅掌廠太監一員貼廠僉書數十員轄匠頭九十名小匠若干名專管營造鉄盔甲銃砲弓矢火藥之類萬曆年間火藥忽燃者再其三十三年九月丙申日申時忽響一聲如靈芝燒苑京營領藥把總等官九員軍人六十三名重傷者二十一名毀房屋若干間禮科蕭近高所題燒死不下數百人凡于工部領銀一萬兩則此廠六千王恭廠四千分造之工部主事一員監督之近

年因東南西北不便復增主事一員各監皆之

安民廠 即王恭廠

建署于都城之西南隅掌廠太監一員貼廠僉書十餘員轄匠頭六十名小匠若干名會營造錢粮與盔甲廠同天啟六年五月初六日辰時忽大震一聲烈燄急墬將大樹二十餘株盡拔出土根或向上而梢或向下又有坑深數丈烟雲直上亦如靈芝滚沸向東北自西安門一帶皆霏落鉄渣如麩如米者移時方止嗅之俱火藥氣自宣武街移西刑部街逹南將近廠房屋猝然傾倒如蹍蹈者木土在上而瓦在下殺有名姓者幾千餘人而闔户死及無名姓者又不止千餘人也凡坍平房屋爐中之火皆滅只賣酒張四家两三家閙之木箔焚燬其餘了無燒毀凡死者肢体俱不全不論男婦盡皆裸体即未死者亦或震褫其衣帽焉真從來未有之本年秋遂改卜于西直門街北建廠先帝賜名曰安民廠并盔甲廠皆銅鑄關防以給之重事需也

西山陵墳

景皇陵皇太子墳王墳妃墳公主墳各有掌府官一員僉書十餘員不等以供修理洒掃看守香火凡有祭祀即本處掌府官行禮京城内外寺廟大護國隆善寺等寺朝天宮等宮東嶽廟等廟各有燒香内官十餘員不等及東西捨飯寺亦各有内官十數員或因年老有病退居于此止存本身柴米冬衣靴料以終天年此祖宗以來豢養之澤周詳備至者也

安樂堂

在北安門裏掌房官一員掌司數十員在裏內官長隨內使小火者有病使送此處醫治痊可之日重謝房主銷假供職如病故則各有送終內官啟銅符出北安門內官監給棺木板惜薪司給焚化柴抬至淨樂堂焚化皆祖宗為中官計久遠也稍富而有力者或預先捐貲隨棺木壽地義會館中念經殯塟以為身後眼目榮焉

淨樂堂

在西直門外亦有內官數人經管凡宮人內官無親屬者死後于此焚化堂有東西二塔〻下有井皆盛貯骨灰之所猶唐之宮人塚也客氏皆死于此焚化

內安樂堂

在金鰲玉蝀橋西欞星門迤北羊房夾道有掌司總其事者二三十名凡宮人有罪及年老或有病者先于此處待年久後方再發外之浣衣局也成化年間憲廟皇貴妃娘〻專寵孝穆皇后紀娘〻覺有孕曾托病居此誕生孝廟為中興聖帝云

內贊禮官　巡街長隨

凡宮中祭祀禮儀等事係贊禮官職掌如外之鴻臚寺焉其官十餘員自答應長隨內選其動轉便利聲音洪亮儀表豊秀者為之得穿紅圓領束金鈒帶此外又有巡街長隨亦自答應長隨內歷陞實授戴平巾得穿青襪襴帶牙牌各輪流地方有旗尉數人跟隨禁地有異言異服及喧嘩違犯者得詰而責治之大則開具連七紙手本名曰事件呈稟司禮監奏處小則責打逐出而已

答應長隨

凡收入官人之始先選身軀偉壯有力者百餘人
不派大轎即樓頂方轎也小轎即明轎也并扇傘
等演習步輦凡遇謁廟朝講以至聖駕出外抬弓
矢幫賜等箱駕回各交原處俱在玄武門之東西
長庑之外一帶廊下家住分各門共豐屬司禮監
轄下中牙牌點衰其看守六科廊報水巡街禮儀
房等項皆從此中挨陞選補凡夜間那方有光亮
使從宮中門縫傳出急不差長隨找尋是何處失
火登時回奏凡召對宣官及欽賜大臣銀兩表裏
羊酒瓜茄等項皆長隨齎送天下文武官各藩府
進到表箋禮物皆長隨收接捧進其為首數員有
官帽回答應牌子即司禮監奉御然不敢穿襯擺
也祖宗以來凡雙月十六日例有答應牌子前往
教場比試武職應襲至逆賢時欲令名下私人絃

櫂中外遂改差文書房或監官揀一人往非舊制
也
官下　官占
兩撥四撥小火者烏木牌平巾遇陞一級則內使
烏木牌管宮中洒掃之事有力者免之
當差聽事
兩班四撥內使小火者烏木牌平巾有總牌一名
二牌三牌四牌各一名每撥餘者各數十名專答
應司禮監、官典簿人數凡出票拿人馬房動刑
裏外聽事房看守墩鎖淨軍皆其職掌猶外廷之
皂隷也夜則輪流呌火巡風隔門縫聽使驅使極
貧苦忙促可憫然間多騙詐嫖賭答應宮人不成
人貪忍無恥亦大與外廷厮役相似者大抵習俗
移人多被漸染不能特立或為飢寒所迫耳悲夫

京城内外十六門

正陽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數十員帶管外羅城南面居中之永定門崇文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數十員帶管外羅城東南之左安門正東之廣渠門東北之東便門崇文門即俗所稱海岱門左安門俗所稱沙窩門也宣武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可百餘員逆賢則時幾二百員帶管外羅城西南之右安門正西之廣寧門西北之西便門宣武門俗所稱順城門廣寧門即俗所稱彰義門也此京城之南一面也東南則朝陽門即俗所稱齊化門也再北則東直門也西南則阜城門也即俗称平直門也再北則西直門也北面居西者曰德勝門聖駕謁陵及大行帝后發引則出此門北面居東者曰安定門各掌門官一員管事官十餘員或三四十員與前三門亦同譏察出入交納課程已上總聽正副掌司節制而司禮監鈐轄之凡在京大小喪柩得于安定西直東直阜城崇文門發引餘四門不許喪柩出也

在京府第

各王府每承奉正副二員典寶等官數十員公主府每中使一員閽者數十員聖駕御前凡每日親近内臣自司禮監掌印掌筆隨堂之次而名位尊顯者曰乾清宮事其第一員或第二員則提督兩司房者也曰打卯牌子則隨朝捧劍者也其次曰御前牌子曰暖殿則朝夕在側者也其次曰管櫃子曰人數司房曰管賞司房曰御藥房曰御茶房曰管庫又其次曰管弓箭曰拏馬曰尚冠等四執事則并尚衣尚履管凈者也曰帶刀曰報刻數曰

大庖厨曰宮後苑曰班上曰吹響器曰欽安殿隆德殿英華殿之陳設已上皆穿紅摠謂之曰近侍也曰某宮近侍則答應后妃等近侍也各數十員不等摠穿紅近侍也

御藥房

提督太監正副二員分內班餘曰近侍二三十員未進宮未穿紅者曰學醫官人三四十員職掌上用藥餌與太醫院相表裏凡選一次官人進內必撥年少者三四十人或五六十人選醫官教習讀藥性賦醫要集覽及素問脈訣等書祖宗以來無一人無事私入藥房者防壅蔽也逆賢用事則大不然矣可嘆也凡聖駕違和傳御醫至日四人或六人吉服入宮于殿門之內設炭火一盆中焚蒼朮雜香人人從盆上入叩頭畢第一員膝行跪診左手第二員跪診右手診畢互更再診之俱面奏數言出至聖濟殿計藥開方具本御藥房以金銀罐煎進之其口以御藥謹封緘封之

御茶房

秩視御藥房分兩班有牌子四員常行近侍三四十員職司茶酒瓜菓凡御用茶宮中三時進膳聖駕乜著中宮乜著係其職掌尚膳監撥長隨以供汲水指摘祖宗以來亦無人擅入者逆賢擅政時止伺候先帝乜著孟盤將中宮張娘娘合用器具一槩不嘗堪痛中宮具位而已而客氏逆賢王體乾等于御前每與膳之際顧奔趋供奉不敢後焉可慨也神廟時牌子魏學顏最有寵自打卯牌子朝忠死後無人解玉音當聖意者惟學顏奏對使捷嘗修顧問日親信之即秉筆當事莫敢于抗泰昌

元年八月光廟登極憫其勤慎忠勞陞秉筆予告閑住學顏未甚讀書而博聞强記敬重士大夫且癖好黄白之事門多異流即屢被丹客騙哄而至老不厭也萬曆丙辰科中第六名趙鳴陽值第一名沈同和事敗逮累後學顏慕鳴陽名遂以重幣延請至家訓其姪魏廷獻入庠近嚴耳食者亦訛叅鳴陽為送賢入幕之客然寔風馬牛不相及也崇禎二年夏逮訊無據部擬杖結聖主可之

篦頭房

近侍十餘員專習為皇子皇女請髮留髮入鬏整容之事凡誕生皇子女彌月剪胎髮百日命名後其後按期請髮者即如外之每次剃頭一莖不留如佛子焉皇子戴玄青縐紗六瓣有頂圓帽曰爪拉冠至十餘齡留髮約年餘又擇吉入鬏總束于後冬用玄色紗作鬏凋二寸許長尺餘垂于後至選婚有妃始擇吉行冠禮此皇子事也皇女戴寸許凋小頭箍至十餘齡留髮約年餘又擇吉打扒角至選婚有駙馬爲始擇吉上頭此皇女事也凡奏文書皆禮儀房職掌凡收生婦醫婦進宮門或乳婦有疾更換皆禮儀房事也

猫兒房

近侍三四人專飼御前有名分之猫凡聖心所鍾愛者亦加陞管事職銜牡者曰某小廝騸者曰某老爺牝者曰某丫頭俟有名封則曰某管事或直曰猫管事亦隨中官數內關賞凡皇子皇女嬰孩時多有被猫叫得驚風覔夭者有誰敢言或則于所居近處禁止幾年可也說者曰祖宗為聖子神孫長育深宮阿保為侶或不知生育繼嗣為重而

寵注一人未能浹貫魚之澤是以養貓養鴿復以
蕃斯千嬰百子名其門者無非欲藉此感觸生機
廣育緒耳其意良遠哉凡聖駕所乘之馬亦各賜
佳名選賢曾進先帝之馬甚多有曰飛玄光等或
陞玉帶賞馬抹布刀兒如宮事之秩然揔涉戲弄
不可以為訓也

宮內教書

選二十四衙門多讀書善楷書有德行無勢力者
三四員或五六員不拘穿襯襬不妨原衙門原職
而隨御司房或管櫃子閱賞亦洊陞玉帶騎馬仍
命秉筆一員提督之所教宮女讀百家姓千字文
孝經女訓女孝經女誡內則詩大學中庸論語等
書學規最嚴能通者陞女秀才陞宮正六司掌印
凡聖母及后妃禮儀等事則女秀才為引禮贊禮

宮也凡宮人有罪者發落責處墩鎖或罰提鈴等
名色以苦之提鈴者每日申時正一刻并天晚宮
中下鎖時及每夜起更二更三更四更之交五更
則自乾清宮門裏提至日精門回至月華門仍還
乾清宮門裏其聲方止提者徐行正步大風大雨
不敢避也而鈴聲四字一句如曰天下太平神廟
御居啟祥宮時則自咸和右門提至嘉德右門而

仍回原廢止為凡替宮人造辦食物衣服首飾者
使有一種無骨氣貪脂粉內官名曰菜戶甘心為
之驅使供給即有父母兄弟亦不敢顧養而沉迷
于酒色財內至死方已其次僱倩驅使亦是內宮
每月三五兩工食不等為之執炊掃除漿洗無事
不做凡此類之人衣上有油穿窄袖背菜筐人駁
曰襪匠言其洗滌杯盞盤件摶轉精緻可笑可鄙

然不過為飢寒所迫苟圖衣食而已可諒也強如
眾臣以虛名召妬而致奇禍也

寶和等店

提督太監一員本店外司房抄條書手可數十名
經管各直省客商販到貂皮等雜貨每歲貂鼠皮
可萬餘張狐皮六萬餘張揀選翠昌股割進約直
千金平機布約八十萬疋粗布約四十萬疋棉花
約六千包定油河油約四萬五十簍荊油三萬五
千簍燒酒四萬簍京師之自燒者不在此數內也
芝蔴約三萬石草油約二千簍南棗約五百馱供
各香舖做香所用也北絲約三萬觔串布約十萬
筒江米約三萬五千石夏布約二十萬疋瓜子約
一萬石醃肉約二百車紹興茶約一萬箱松蘿茶
約二千馱雜皮三萬張大麯約五十萬塊中麯約
三十萬塊麵麯約六十萬塊京城自造細麯約六
十萬塊而勲戚內臣所造不在此數內也四直河
油五千簍四直大麯二十萬塊牛約五千隻猪約
五十萬口羊約三十萬隻而勲戚內臣所畜之馬
猪牛羊不在此數內也凡一年所徵之銀約數萬
兩按季類進自崇禎二年膚薄都城之後客貨來
者較先漸少可嘆也此店不係祖宗額設內府衙
門之數也店有六曰寶和曰和遠曰順寧曰福德曰
福吉曰寶延而提督太監之廳廨則在寶和店也
俱坐落戎政府街凡奉旨提督者亦無勅書傳云
起自嘉靖年間御邪差官徵收神廟時屬慈寧宮
聖母李老娘〻宮中微用宮事張隆齋棟等總其
事先帝登極逆賢擴為提督委掌家王朝用經理
之朝用〻自愛新其祠廨寬其苛斂惟恐病商

而曾店司房王惟善等咸至今稱之也

大內規制記畧第十七

皇城向南者曰大明門向東者曰長安左門再北向東者曰東安門轉而向北曰北安門即俗所稱厚載門是也轉而向西曰西安門再南而向西曰長安右門此外圍之六門也墻外周圍紅鋪七十二處登聞鼓院則長安右門之外者是也紫禁城外向南第一重曰承天之門二重曰端門三重曰午門魏闕兩分曰左掖門曰右掖門轉而東向曰東華門西向曰西華門西北曰玄武門此內圍之八門也墻外周圍紅鋪三十六處護城之河遶焉

皇城自北安門裏街東曰黄瓦東門々之東街南曰尚衣監街北曰司設監再東曰酒醋麪局曰內織染局曰皮房紙房曰針工局曰巾帽局曰火藥局即兵仗局之軍器庫也再東稍南曰內府供用庫曰番經廠曰漢經廠曰司苑局曰鐘鼓司再南曰新房曰都知監曰司禮監祖宗舊制司禮監第一層門向西與新房之門一樣門之內稍南有松樹者內書堂也先師位供安向西其楹聯曰學未到孔孟門墻須努力攢行幾步不了家庭事業且開懷丟在一邊聖人位之北一間則書堂教書詞林先生所憩之所也廚房設在後凡米肉食料俱取辦于光禄寺內書堂稍北曰崇聖堂凡印公々等到任入門先禮之再北向南者則二層門矣入此門再東朝南者則本監公廳之大門也門外有東西二井遶封汲之西井之西一小門東井之東一小門其內皆提督監官典簿文書房掌司所居房屋也古書籍名畫冊頁手卷筆硯墨綾紗絨劄各有庫貯焉掌庫鑰者選監工中之老成勤敏者

領之而提督掌司摠其事新房之北則司禮監也
新房之南則御馬監也自逆賢擅政將司禮監舊
制外層門墻拆毀改為大門向西殊失蘊藉次第
一層高如一層之義無知妄作此其一也御馬監
之南向西者曰杆子房曰北膳房曰暖閣廠曰南
膳房曰明器廠曰混堂司曰內東廠曰尚膳監擬
子斜對御馬監向東者曰北花房曰印綬監曰中
書房曰漱園亭曰內承運庫此外尚有房八區則
司禮監印公秉筆衆住所謂河邊者也過東上北
門東中門曰彈子房學醫讀書處曰光祿寺曰篦
頭房則東安裏門過橋則東安門也自東上南門
之東曰重華宮猶乾清宮之制有兩長街西則有
宜春等宮為停喪之所凡妃嬪皇子皇女之喪皆
于此停靈至發引時出東上南門北門北中門北
安門諸西山等墳園安厝重華宮之東曰洪慶殿
供番佛之所也又東則內承運之庫藏也再東則
崇質殿曰崇本宮俗云黑虎殿是也景泰年間英
廟所居再南則皇史宬（音成）珍藏太祖以來御筆
實錄要緊典籍石室金匱之書此其處也皇史宬
每年六月初六日奏知晒凉司禮監第一員監官
提督董其事而稽數之其看守則監工也左右小
門曰鷟（音龍）歷左門鷟歷右門再東則追先閣欽天
閣透玲碑在焉聖廟御製欽天頌于碑碑石光潤
潤有監之二近似臥碑制也再南則御前作（平聲也）
皇史宬之西過觀心殿射箭處稍南有門曰蒼龍
其南則嘉樂館也其北曰丹鳳門門列金獅二內
有正殿曰龍德左曰崇仁殿右曰廣智殿正殿之
後則飛虹橋也橋以石為之鑿獅龍魚蝦海獸水

波洵湧活躍如生云自西域得之非中國石工所
能製者橋之南北有二坊曰飛虹曰戴鰲姜立綱
筆也橋之東西有天光雲影二亭又北疊石為山
山下有洞額曰秀岩以磴道分而上之其高〻在
上者乾運殿也左右各峙一亭曰凌虛曰御風以
山石藤蘿花卉若墻壁焉又後為永明殿最後為
圜殿引流水遶之曰環碧又再北曰玉芝宮其東
墻外則觀心殿也自皇史宬東南有門通河〻上
曰湧福閣俗所謂騎河楼者是也迤東沿河再北則
呂梁洪則東安橋再北有亭居橋上曰涵碧又北
則曰龍觀止焉其殿曰崇德者是也觀多海棠每
至春深盛開之時聖駕多臨幸之是河也從北安
門外文昌宮迤東歩粮橋入經皮房內織染局巾
帽局御馬監東〻安門橋下至長安左門外迤東
之玉河橋出焉北安門街東曰安樂堂凡內官有
疾者送此調理山陵及外廠則不送也再南黃瓦
西門之裏則內官監也過北中門迤西則白石橋
萬法殿等處至大高玄殿則習學道經內官之所
居也其北則裏氷窨也北中門之南曰壽星殿曰
北果園殿之西門內有樹一株將鉄鑄雲板因年
久樹長遂卹樹幹之內止露十之三誠古迹也殿
之東曰永壽殿曰觀德殿亦射箭處也與御馬監
西門相對者壽星殿之東門萬曆年間所開造者也
殿之南則萬歲山俗所謂煤山者此然亦久向故
老詢問咸云土渣堆築而成人或指為真正有煤
誤矣我成祖建都之後何等强盛天子有道守在
四夷豈其肯區〻以煤作山何示聖子神孫以不
廣耶山上樹木葱欝神廟時鶴鹿成羣呦〻之鳴

在陰之和互相喚發可並闌于霄漢矣山之前曰萬歲門再南曰北上門左曰北上東門右曰北上西門西可望乾明門東可望御馬監也再南過北上門則紫禁城之玄武門也北上西門之西大高玄殿也其前門曰始青道境左右有牌坊二座曰先天明鏡曰太極仙林曰孔綏皇祚曰弘裕天民又有閣二座左曰炅（音陽）明閣右曰烱（音陰）靈軒殿之東北曰象一宮所供象一帝君範金為之高有尺許乃世廟玄脩之玉容也稍西曰石作曰元明閣又西曰乾明門〻裏迤南曰兵仗局曰西直房即袍房也曰舊監庫屬內官監地方曰尚膳外監曰甜食房曰西上北門其東則西下馬門矣紫禁城護城河一帶其東西原有祖制所設內承運庫街門起至北花房止有房也而西南護城河止有樓

河墻羅列石作物料而已逆賢擅政聚興大工之際輾自西下馬門迤北乾明門迤南于兵仗局對門一帶創建房屋數區以為東筆直房于風水頗失宜又護城河東北角西北角原有深馬礓礤石柵逆賢一旦毀之改成兩方角其後又悔其誤仍復改如舊制此無知紛更之明驗也說者曰改此河後先帝之聖嗣不育靈臺掌印張得禮者密向客氏言之客氏向逆賢言之而方復舊先帝皇子女雖經數產竟無一存惜哉說者又曰逆賢以惨殺導上從史遊獵手斫獐狐狼兎為兩段血肉淋漓牲目動轉相與歡笑為樂逆賢欲導先帝以武斷將手刃無辜改不止曲法斂錸媚旨害人也可懼哉自西上北門迤西上南門則御用監也又南曰靈臺曰寶鈔司自西中門之西則尚寶監也曆

房司也再西出西苑門迤南向東曰灰池曰樂成殿曰水磨河水碓河之西曰昭和殿曰紫光閣曰陽德門曰萬壽宮曰登豊門曰柏木殿曰大光明殿曰旋磨臺即鬼兒山顯揚殿也曰無逸殿曰豳風亭金海橋之北曰玉熙宮曰承華殿曰寶月亭曰清馥殿曰騰熙殿即黑老婆殿也曰玉媽〻井河之上游曰乾佑閣即俗所云北臺是也高八丈一尺廣十七丈萬曆二十九年建牌子朝忠內官揔理陳永壽董其役至天啓二年拆毀平之與春秋泉臺之毀同也天啟五年就其處為嘉樂殿其門曰延景門再西則內教場也稍南臨河有坊曰衆引音祥橋其東則北閘口曰洪應殿自北閘口迤南東岸曰船屋則冬日藏龍船之所也橋之南亦有焉再南曰玄禧殿再南曰陟山門道裡冰窨者也又再南巋然若山者曰廣寒殿即俗云蕭后梳粧楼也萬曆初年傾頹其脊中錢元年號也神廟亦曽以賜輔臣張居正數枚今止存山石基址天啟年間逆賢又將舊山石皆拆毀焉又再南則曰圓殿即承光殿也磚砌如城墻亦有雉堞以磴道分上之上有楼閣古松〻乃數百年物霜幹虬枝式如傴盖凡枝之垂者皆以杉木撐柱之至崇禎五年枯不能存始連根刨除也此乾明門西也其石梁如虹直跨金海通東西之往来者曰玉河橋有坊二曰金鼇曰玉蝀萬曆年間每遇七月十五日道經廠中元法事於此橋之東放河燈再南曰五雷殿即椒園也亦名蕉園凡修實錄成于此焚草再南則至西苑門矣繇玉河橋玉熙宮迤西曰櫺星門迤北曰羊房夾道牲口房虎城在焉內安

樂堂在馬櫺星門迤西曰西酒房曰西花房曰大
藏經廠即司禮監之經廠也又西曰洗帛廠曰果
園廠曰西安裏門曰甲字等十庫曰惜薪司曰鴿
子房曰西安門也櫺星門迤西街南睦罰別庫之
門也門之東迤南曰蠶池曰陽德門又西曰迎和
門則萬壽宮之門也自陽德門外皆可以至河是
河也繇北安門外藥王廟西橋下入紫廻洗漾蓄
淺惟謹蓮藕魚蝦味最珎羞且萑葦茂密水禽上
下儼若江南景云至冬冰凍可拉拖牀以木作平
板上加交牀或藁薦一人在前引繩可拉三四人
行冰如飛世廟晚年尚玄脩多居西內嘉靖壬寅
正月十六日皇太子自宮中往見即絕河冰而過
時閣臣夏言詞云胡床穩坐度層冰即指拖床作
也神廟萬曆年間臨御久稀禁絕球瀾每于河凍
之後近京飢民羣來趁食皇城內外凡有冰處拉
拖床以糊口遇雪滿林皋坐拖床者艷素相間交
拉如織景堪畫也其河自靈臺寶鈔司東與護城
河之西脈合流過長安右門之北經承天門前再
東過長安左門之北自湧福閣會歸于皇城之巽
城而總出為護城河者自北閘口分流經內官監
曰石橋大高玄殿之東北上西門之外半邊石半
邊磚橋入至紫禁城牆下而東而南經太廟之東
玉芝宮飛虹橋之西而西脈則自太社太稷壇西
至靈臺寶鈔司之東總合流于湧福閣之河焉紫禁
城內之河則自玄武門之西從地溝入至廊下家
繇懷公門以南過長庚橋裏馬房橋繇仁智殿西
御酒房東武英殿前思善門外歸極門北皇極門
前會極門北文華殿西而北而東自慈慶宮前之

徽音門外蜿蜒而南過東華門裏古今通集庫南
從紫禁城墻下池溝亦自巽方出歸護城河或顯
或隱揔一脉也神廟久不臨河遂壅塞不通幇石
圯泐者多逆賢專政時勒令疏通至今清流可鑑
雖魚鱉蛙黽之際亦得沐天波之澤但恐事久禁
弛仍阻閉龍脉殊可惜耳是河也非謂魚泳在藻
以姿遊賞又非故為轉折以耗物料蓋恐有意外
回祿之變則此水儘可賴焉天啓四年六科廊災
六年武英殿西油漆作災皆得此水之際而鼎建
皇極等殿大工凡灰泥等項皆用此水回想祖宗
設立良有深意惟在後之人遵守保護何如耳況
宮後苑魚池之水慈寧宮魚池之水各立有水庫
房用騾拽水車縣地捾以運輸咸賴此河近年一
號殿噦鸞宮等處被災者二次矣只靠井中汲水
能救得幾何耶大明門內曰承天之門其門裏之
東一門內則太廟也西一門內則太社太稷也曰
端門內則六科也東曰闕左門再東則松林會推
處也西曰闕右門其居中巍然而向明者午門也
鍾鼓在焉曰左掖門曰右掖門之內居中向南者
曰皇極門即奉天門也左曰弘正門即東角門也
考選通政司叅議及鴻臚寺官則在此焉右曰宣
治門即向西角門也居西向東曰歸極門即右順
門也居東向西曰會極門即左順門也皇極門內
居中向南者曰皇極殿即奉天殿也左向西者曰
文昭閣即文樓也右向東者曰武成閣即武樓也
上有滲金圓頂曰中極殿即華蓋殿也殿之兩傍
東曰中左門西曰中右門再北曰建極殿即謹慎
殿也俱嘉靖四十一年重修工完所改者也殿居

中向後高踞三壢曰玉石欄杆之上者雲台門也兩傍向後者東曰後左門西曰後右門即雲台左右門亦名曰平台也凡召對閣臣等官或于平台即後左門也又東則景運門也西則隆宗門也又西向南者則仁德門也乾清門外左右金獅各一入門丹陛直至乾清宮大殿左曰日精門右曰月華門左小門曰龍光右小門曰鳳彩再北曰交泰殿其滲金圓頂亦猶中極殿之制也再北曰坤寧宮則皇后所居也左曰景和門隆福門再北左曰端則門右曰基化門使接瓊苑左右門矣坤寧宮仍有中門向後恒閉而不開神廟御居乾清宮西暖閣光廟御居東暖閣先帝御居西暖閣今上御居東暖閣乾清宮大殿之左向西曰端凝殿尚冠等近侍所司御服袞冕玉帶等錢粮貯此徐應元

東華亦臣子耳而騰空居住可予右向東曰懋勤殿先帝創造地炕于此恒臨御之乾清大殿之左曰昭仁殿右曰弘德殿王體乾等直房見本章經手次第中乾清宮管事牌子劉忠王朝忠等直房不槩叙也此微垣北辰深邃之處中一路之大略也過日精門之東曰崇仁門稍南曰內東裕庫曰弘孝殿曰神霄殿日精門往北曰順德左門則東一長街也再北向西與龍光門斜相對者曰咸和左門向南者曰景仁宮其東則東二長街也南首曰麟趾門北首曰千嬰門麟趾門之東曰延祺宮曰怡神殿再東曰嘉德左門再東則蒼震門也此門恒閉遇掃雪後修造則開孝靖皇后老娘娘病革時每日光廟來問安出入此門咸和左門之北向西與景和門相對者曰承

乾宮東宮娘娘所居也東二長街之東曰永和宮廣和左門之北向西與端則門相對者曰大成左門向南者曰鍾粹宮昔孝靖皇后曾居者也千嬰門之北並列者則乾東之房五所其東後小門凡有事則開也宮正司六尚局皆在乾清宮之東已上皆東一路之大略也過月華門之西曰遵義門向南者曰養心殿也向北者則司禮監掌印掌筆之直房也祖制宮中膳房原在隆道閣後逆賢移于怡神殿而將此房改為掌筆直房養心殿之西南曰祥寧宮宮前向北者曰無梁殿世廟烹煉丹藥之處也其制一木不用皆磚石砌成者月華門之西南歸然者隆道閣也左曰仁蕩門右曰義平門按此二門原名會極歸極世廟改之閣下曰仁德堂前曰仁德門萬曆二十四年兩宮災後開此門出入神廟晚年移居乾清宮始恒閉而不開先年慈聖老娘娘亦曾陞此閣召李威畹至仁德門跪于地而宣諭切責之閣之東曰忠義室馮太監壽魏太監仲曾以室東小屋做直房至李永貞則憤然據忠義堂而居之矣室三間黃琉璃瓦綠琉璃邊背腰墻其藻井梭葉皆龍鳳文永貞乃正南面而坐千天之位恬不為怪欲逃誅得耶說者曰子為左右而不切諫何也衆臣曰難言之矣傳密咻轉喉觸諱寧止此哉且大工關給銀兩自有司房乃必勒取領單親加磨算用印掛號以恣侵尅當時工部科等衙門皆以墨筆標日月此在京宮蘇自應爾惟永貞必以硃筆為可乎原頒文案在庫後人見之不知作何等冷笑也此永貞之所以為永貞也閣之西南過義平門則慈寧宮矣萬曆

年間慈聖李娘〻所居泰昌元年八月神廟皇貴
妃鄭老娘〻亦曾居之光廟聖孝凡朝謁尊禮一
如神廟往朝仁聖陳老娘〻慈聖李老娘〻故當
中外毫無間言從来疑端訛語盡氷釋矣先帝登
極後復遷鄭老娘〻于飛殿之仁壽宮居之請神
廟東宮昭妃劉老娘〻于慈寧宮居住天啟七年
八月後熹宗皇貴妃范娘〻亦共居此宮非制也
此王酥乾之錯誤也月華門往北曰順德右門則
西一長街也再北向東與鳳彩門斜相對者曰咸
和右門向南者曰毓悳宮先帝改曰永壽宮逆賢
曾于此為蹴踘處焉其西則西二長街也南首曰
螽斯門之西曰啟祥宮神廟自西宮災後遂居于
此萬曆三十年春聖躰不豫曾召輔臣沈一貫至
此〻宮乃獻皇帝發祥之所原名未央宮世廟入繼

大統特更名曰啟祥于宮門内建一石坊向北曰
聖本肇初向南曰玄悳永衍凡舊隸興邸錢粮至
今曰未央宮改建乾清宮也再西則嘉德右門其
旛杆棟雲向南而建者隆悳殿也供安玄教三清
玄帝諸尊神〻廟時災天啟七年重修完再西北
曰英華殿供安西番佛菩薩像有菩提樹二株婆
婆可愛結子可作念珠又有古翠柏幽靜猶山林
皆祖宗神道設教之意也自嘉德右門之西向南
者曰二南門〻之北則八角井也水不堪汲再西
曰咸安宮神廟繼選后陳老娘〻曾居于此天啟
年間則客氏所住凡遇客氏生日先帝亦為之臨
御陞座焉咸和右門之北向東與隆福門相對者
曰廣和右門向南者曰翌坤宮西宮娘〻所居也
西二長街之西曰永寧宮先帝改曰長春宮成妃

李娘〻曾居者也及革封之後遂移于乾西某所期可艷幸選等家人聲冤逆賢始知得用從來脈居焉廣和右門之北向東與齋化門相對者曰大𪓰害人貪殘狠惡狀即奏聞先帝陞梁選為更鼓成右門向南者曰儲秀宮西二長街之西曰咸福房牌子將得用就付選登時揺斃肢体離折人甚宮神廟時恵王桂王曽共居之百子門之北並列快之玄武門裏迤東有廊下家可十一門而更鼓者則乾西之房五所其西後小門凡有事則開也房則儘東首為為紫禁城之艮方也乾清宮門圍已上皆西一路之大畧也坤寧宮之後則宮後苑墻之內左右房廊之朝南半間者曰東夾墻曰西也欽安殿在焉供安玄天上帝之所也曰樂志齋夾墻及慈寧宮西茅等處皆宮眷內官便溺之所曰清望閣曰曲流館曰四神祠有魚池山子奇花宮墻之外磚砌券門安大石鑿懸孔垂之各有凈異樹禽彝上下景色可人東南曰瓊苑左門西南軍在下接盛于每月初四十四廿四日開玄武門曰瓊苑右門即東一長街之北首也其南首則東及各小門打掃之自嘉德右門之西曰長庚門凡西夾墻也欽安殿後曰順貞門其宮墻外則紫禁放夫匠淘溝及修造或年老有病故皆奏開此門城之玄武門也每夜之更(音庚)鼓在焉逆賢時更鼓以便出入其外自玄武門迤西可九門自北而南房牌子倭得用慘毒無比較外之許顯純更甚一遇長庚橋至御酒房後墻曰長連可三十一門再日得用欲殺打更淨軍梁選等二命閉之幽室剌前層曰短連可三門連玄武門東計之共五十四

門總曰廊下家荅應長隨所在各有佛堂以供香
火三時鐘磬宛如梵宫所栽林樹森欝其寔廿脆
異常西文書房司禮監〻官典簿各占過宿直房
萬曆時李永貞擾鎖十八年曾于懐公門住懐公者
憲廟時有名賢監懷恩也此門之南井之北神廟
時突久缺未補逆賢專政時委李永貞等修補一
新勒碑之文崑山顧相公秉謙撰詖賢語句中明
載居亭主人字樣今此碑或不能存矣自隆宗門
外朝東者曰司禮監經廠直房過慈寧宮門之南
曰北司房即文書房也再南曰司禮監管贊處即
西班四擬寫字所居也再南曰南司房即監官典
簿直房也隆宗門外朝西者亦監官典簿直房也
有井存焉再南則慈寧門再南則寶寧門〻外偏
西大殿曰仁智殿即俗所謂白虎殿者是也凡大
行皇帝梓宮靈位在此停供其西南曰御酒房西
北曰馬房監官典簿奉旨問刑拷打内犯之所門
外有二大椿俗云裏馬房者此也東南曰思善門
門外橋西曰武英殿再西曰大庖廚曰尚膳監乃
第一員總理及管理僉書掌司所居也武英殿之
西南曰御用裏監乃把總等官所居再東曰南薰殿
凡遇徽號册封大典閣臣率領中書篆寫金寶金
冊在此則有司禮監印公奉欽遣臨視管待該御
用監裏監把總官置辦戲席伺候必殺鹿一隻蒸
炮作羨以明豊侈此舊典也又神廟靜攝已久凡
冬年聖節閣臣詣仁德門外行禮畢先監矩奉旨
于文書房置席管待畢容具說帖回奏如有應行
事件亦借此轉達可十得三四亦納約自牖之義
也再東曰歸極門所謂逍遙城者在此門之西南

今無之矣從歸極門東南入曰六科廊東西兩房掌司所居精微科及章疏在焉過皇極門再東曰會極門凡京官上本接本俱于此處會極門南入曰內閣輔臣票本清禁處也宣廟賜有文淵閣印一顆玉筯篆文凡封送票本揭帖聖諭勅稿用此鈐之萬曆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不知何人開內閣鎖將印盜去至六月神廟准補鑄賜之出會極門之下曰佑國殿供安玄帝聖像最靈至于寶善門思善門乾清門仁德門平臺之西及皇城各門皆供有關聖之像也佑國殿之東則內承運庫銀兩表裡等錢粮貯藏之所也兩庫之門有槐一株翠茂可愛再東過小石橋曰香庫乃內府供應庫答應錢粮之所又稍北有石碑曰古今通集庫係印綬監職掌古今君臣畫像符券典籍貯此每年六月初六日晒涼皇史宬例再北曰東華門〻內有石橋〻之北有樹二株曰馬纓樹高不足丈其葉似槐而細長晝舒夜斂其花粉紅色無瓣而背若蕊結角如椿亦可種而生是以名之曰馬纓也再北曰馬神廟御馬監該班官在此有飛龍二大字太監蕭敬筆也會極門東向南者文華殿也有匾曰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者神廟御書也曰絕愆糾謬者小臣杜詩筆也有精一堂恭默室九五齋殿之後曰玉食館西北曰省愆居其制度用木為通透之基高三尺餘下不令墻壁至地四圍亦不與別處接連凡遇天變災眚聖駕居此以示修省之意先帝時壓封久矣凡天下藩府差來進表內官尚膳監備辦筵宴司禮監掌印或東華于殿門之西奉旨管待以昭九重親〻之誼

焉文華殿之西曰崇本門殿之後曰刻漏房銅壺滴漏在此凡八刻水則交一時直殿監官抱時辰牌赴乾清宮門裡換之牌長尺餘石青地金字某時凡道逢遇之者必側立讓行坐者必起立之亦敬天時之義也殿之東向後門開者曰聖濟殿供三皇歷代名醫御服藥餌之處也薇音門裏亦曰麟趾其內則慈慶宮也神廟時仁聖陳老娘娘居此其內有勗勤宮昭儉宮迎禧宮奉宸宮麟趾門之東曰關雎左門其內則掌印秉筆直房所謂梨園者此也西曰關雎右門再西轉角向西曰元暉殿光廟元妃郭娘娘選中時在南配殿住其總理婚典者田太監義也福王妃鄒娘娘選中時在正殿北一間住其捴婚典曰先太監陳矩也凡三五日即詣妃寢殿門外問貴人起居時萬曆三十一年也其冬值憂危竑議之獄興凡諸王館選中后妃王妃皆先住居于此以次第奏舉行吉禮也再北曰御馬監直房每日伺候御乘良馬在此再北曰御用監等庫再北朝南者曰寶善門門之西舊有核桃棗樹數株逆賢風變除去以便跑馬甲字等十庫之後亦有隙地堪跑馬者賢復從諛先帝闢其蒿萊而馳騁馬寶善門內迤東曰慈慶宮後門門之外神廟時鑿一井味極甘冽北曰奉先殿即內太廟也祖宗舊制宮外膳房原在寶寧門裏而逆賢改于寶善門內可乎街東曰隆祀門其內則外東裕庫也街西再北曰蒼震門又街東北迤立二門向西者曰履順曰踏和則號殿仁壽宮之門也內有噦鸞宮喈鳳宮凡先帝有名封之妃嬪無名封之宮眷所居養老處也各有應得養膳贍

銀喫穿及病終之後司禮監題知奉旨着照某封自神廟靜攝多年起居所記註者尤不能詳而內
某氏發送此卷自寶善門可通玄武門俗稱狗兒小臣獨能竊知一二今遣罹奇冤朝不保夕筆此
灣其居中之門曰蓮花門也景運門朝西者都知八種概不拘体制不循次第之君子當不諱之朝恩
監之直房也隆宗門北朝東者司禮監人数之直采風之義史失而求諸野閑中一寓目未必不興
房也每夜五更撥點至曉報九刻水者刻漏房官及發其致堯舜澤斯民之一念也羣臣所見如此不
答應長隨也隆宗門南朝東者曰協恭堂印公等知以為何如至天郊圜丘地祀方澤視太學閱兵
過司房之冢也慈寧宮慈慶宮皆有花園皆有庫或一切慶典朝典經筵等儀自有儀注司存外廷
藏而乾清宮兩傍之宮各有井無花園惟鍾粹宮所備曉者不稟及焉
有松数株其餘各處宮名殿名門名尚或有記憶
未真銓叙失次不能備載者敬俟之博覽君子續
補之説者曰史漢以来有因漏禁中語而得罪者
又有不肯荅温室省中何樹者今予侈口舖張罄
懷羅列得無非古人厚重不泄之意乎羣臣若愚
曰固也然吾聞諸有道國家左右史之溺職久矣

内板經書記畧第十八

凡司禮監經廠内庫所蔵累朝傳遺秘書典籍皆提督總其事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自神廟靜攝年久講幄塵封右文不終官如傳舍遂多被經管員役偷出貨賣柘黄之帙公然羅列于市肆中而有寳圖書再無人敢詰其来自何處者或占空地為圃以致板無晾處湿損模糊甚或劈經板以禦寒去其字以改作即庫中見貯之書屋漏浥損鼠嚙蟲巢有蛀如玲瓏板者有塵黴如泥片者散失虧缺日甚一日若以萬曆初年較之蓋已减十六七矣既無多學博洽之官綜覈齊理又無簿籍數目可考以憑銷筭嘆内臣發跡本不繇斯而貧富沉升又全不関乎貪廉勤惰是以居官經管者多利令智昏長于避事而鮮諳大体無怪乎泥沙視之也然既属内廷庫蔵在儒臣又不敢越俎條陳曾不思難得易失者世惟書籍最盛也昔周武滅商洪範訪自箕子晋韓起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蓋從来典籍所関當何如重也今乃将有用圖書盡棄擲于無用之地豈或祖宗求遺書于天下垂典則于萬世之至意乎想在天之靈不知如何其惆然如何其太息也今萬歲爺天縱英明右文圖治倘一旦清問祖宗歷来所存書籍幾何或聖駕親臨庫際一覧視之或責令通書籍者一整齊綜理之亦聖道之幸也惜當局者未暇思及此耳祖宗設内書堂原欲于此陶鑄真才兼得寔用按古今真寳古文精粹二書皆似出老學究所選衆臣欲丐大方于明白上水頭古文選為入門再将宏肆上水頭古文選為極則起自檀弓

左國史漢諸子共計七八唐宋什二三止為一種再將洪武以來程墨當世之稿亦選出一半為入門一半為極則亦為一種四者合成二帙以範後之內臣奏知聖主發司禮監刊行用示永久不知天肯假之歲月令其遂志否也皇城中內臣學問讀四書〻經詩經看性理通鑑節要千家詩唐賢三體詩習書柬活套習作對聯再加以古文精粹古今真寶盡之矣十分聰明有志者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聖學心法綱目說苑新序亦間及之至經大全文獻通考涉獵者亦寡也此皆內府有板之書也先年皆讀正韻海篇部頭以便簡查難字凡有不知典故難字必自己搜查不憚疲苦蓋緣心氣驕滿勉強供高而無虛己受善之風也三國志通俗演義韻府羣玉皆學者愛買者也至於周禮左傳國語國策史漢一則內府無板一則狃于陋習槩不好焉除古本抄本雜書不能與聞外謹按現有板者譜列于後即內府之經書則例也

五倫書 六十二本一千七百二頁　周易大全 十二本一千一百十八頁

書傳大全 十本七百六十三頁　詩傳大全 十二本九百七頁

春秋大全 十八本一千四百五十九頁　禮記大全 十二本九百七頁

書傳 六本五百八十三頁　易傳 六本五百八十二頁

詩傳 六本六百三十五頁　春秋 四本四百四十頁

禮記 八本一百六十一頁　四書大全 二十本一千五百九十九頁

四書集註 十本八百二十頁　性理大全 三十本一千二百六十九頁

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本四千一百頁　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四本一千一百二十二頁

少微通鑑綱目 三十本一千四百三十八頁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 二十本一千六百八十三頁

歷代通鑑纂要 六十本三千六百三十二頁　宋元資治通鑑綱目 三十本四千二十頁

文獻通考 一百本一萬八百三十六頁　歷代名臣奏議 一百五十本九千七百二十頁

大明會典 一百四十本六千五百九十頁
大明一統志 四十本三千一百五十頁
大明集理 三十六本一千四百七十六頁
大學衍義補 四十本三千六百頁
諸司職掌 二本四百二十八頁
大明律 二本四百十八頁
御製大誥 四本二百五十二頁

事文類聚 一百三十本八千三百六十頁
明倫大典 二十四本七百二十頁
大學衍義 二十本一千三百八十八頁
大明官制 二本三百十頁
對類 十二本一千七十三頁
居家必用 十本八百八十頁
御製詩集 二本八十四頁

御製文集 八本七百十三頁
洪武正韻 五本五百頁
韻府羣玉 十本一千四十頁
廣韻 二本二百五十五頁
經書音釋 二本一百七頁
四書白文 六本三百十二頁
爾雅埤雅 四本三百九十七頁

經史海篇直音 五本五百十二頁
玉篇 二本三百十五頁
詩韻釋義 二本一百五十八頁
詩學大成 十四本一千頁
許氏說文 八本六百五十頁
孔子家語 二本一百四十四頁
列女傳 三本一百二十五頁

呂真人文集 二本二百四十頁
通書大全 八本九百九十頁
神課金口訣 二本二百四十頁
耀仙肘後神樞 二本一百七十八頁
雍熙樂府 二十本一千七百五十三頁
歷代臣鑑 十本五百六十頁
千字文 七十一頁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 十本八百七十六頁
選擇曆書 二本一百五十六頁
三國志通俗演義
貞觀政要 六本三百七十頁
聖學心法 四本三百十五頁
釋文三註
弭曾詩 九十九頁

蒙求 一百四十五頁
飲膳正要 三本一百七十五頁
古文精粹 二本二百五十六頁
女訓 一本四十七頁
尚書孝經大學中庸 五本二百二十六頁
唐詩鼓吹 五本二百六十六頁
草堂詩餘 二本一百九十頁

唐賢三體詩 二本一百七十二頁
李白詩 四本三百六頁
高皇后傳 一本四十七頁
內訓 一本五十頁
選詩補註 三本三百十頁
周易占法 二本二百四十頁
思紀含春堂詩 二本二百四十頁

小四書 三本二百四十頁
擊壤集 四本三百五十頁
古文真寶 四本三百九十一頁
草韻辨體 六本二百七十頁
增定華夷譯語 十二本一千七百八頁
重刊對類本草 十本一千三百四十五頁
洪武禮制 一本八十二頁

明心寶鑑 一本一百十五頁
勸忍百箴 四本三百頁
醫要集覽 六本二百八十頁
評史心見 六本三百五十頁
通鑑博論 三本二百九十頁
皇明祖訓 一本五十頁
祖訓條章 一本十二頁

稽古定制 一本八十二頁
內則詩 一本六十二頁
慈聖宣文皇太后女鑑 一本六十九頁
昭鑒錄 一本一百五十二頁
鄭氏女孝經 一本四十二頁
勤正要典 十本七十三頁
山居四要 一本八十二頁

皇明典禮 一本九十五頁
御製洪範篇序 一本三十頁
內令 一本十一頁
曹大家女誡 一本十六頁
女訓 內訓 全前
外戚事鑑 一本六十八頁
臞仙肘後經 一本一百十二頁

玉匣記 一本八十二頁
祥異賦 一本四十九頁
傳心妙訣 一本四十五頁
草字碎金 一本五十九頁
千家姓 一本五十九頁
為善陰隲 一本二百七十二頁
忠經 一本四十二頁

省躬錄 一本七十二頁
步天歌 一本八頁
詳明筭法 一本一百十頁
真字碎金 一本九十二頁
孝順事寔 二本二百九十二頁
小學書解 一本一百六頁
孝經大義 一本四十三頁

歷代紀年 一本三十六頁
隨机應化錄 一本六十頁
高皇帝道德經註解 一本六十九頁
蒙求白文 一本二十九頁
華夷譯語 一本八十八頁
八行遺事集 一本二十八頁
忠經直解 一本十六頁

四書歌典 一本十一頁
達々字孝經 一本四十二頁
醫按書 一本二十二頁
山歌 一本四頁
古字便覽 一本五十二頁
警世篇 一本三十一頁
憲綱 一本五十頁

太上感應靈篇一本九十二頁
千字文一本十七頁
大學一本三十六頁
千家詩一本四十四頁
四言襍字一本十二頁
啟蒙集一本四十頁
三字經一本二十六頁

百家姓一本十頁
孝經一本十六頁
中庸一本五十六頁
神童詩一本十一頁
七言雜字一本十三頁
啟蒙書法即永定八法一本二十頁
草訣百韻一本四十頁

草訣百韻歌三本四十頁
孝經直解一本三十三頁
書經直解十三本八百二十頁
周公解夢書大全二本七十頁
洪武正韻玉鍵二本一百三十頁
佛經一藏計六百七十八函 十八萬八十二頁 共用白連四紙四萬五千
二十三張 藍絹二百五十三疋七尺四寸 黃絹二十六疋二丈
四尺一寸 以上每疋長三丈二尺 黃毛邊紙五百七十張 黃連四紙三百四千
七張 藍毛邊紙四千九百十二張 白油戶紙一萬八百九十五張 黑墨

八行圖說一本四十一頁
四書直解二十六本一千八百四十頁
通鑑直解二十五本千四百二頁
帝鑑圖說一本三百五十六頁

二百八十六斤八兩 白麵一千一百二十五斤 明礬四十五斤

道經一藏計五百十二函 十二萬三千五百八十九頁 共用白連四紙三
萬八百九十七張 藍絹一百八十二疋一丈八尺六寸 藍毛邊紙
三千八張 黃絹二十疋一丈六尺 黃連四紙二百七十六張
黃毛邊紙五百二張 白戶油紙八千一百七張 黑墨一百六十
斤八兩 白麵七百五十斤 明礬三十五斤

番經一藏計一百四十七函 十五萬七十四頁
共用膳子白鹿紙一萬二千六百四十三張

大五大部經
華嚴經八十一本 大涅槃經四十二本 報恩經七本

金光明經十本 心地觀經八本
小五大部經
法華經七本 楞嚴經十本 佛母大孔雀經三本
地藏經三本 梁武懺十本
五般經
圓覺經二本 彌陀經一本 諸品經咒
華嚴大鈔一百十七本三千二百十八頁 金剛經註解一本一百四十七頁

諸真寶懺本十二

小道經一部

眾臣若愚曾聞成祖勅儒臣纂修永樂大典一部係湖廣王洪編纂號名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就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因卷帙浩繁未遑刻板其寫冊原本相傳至嘉靖年間于文樓安置偶遭回祿之變世廟亟命那救幸未致災遂勅閣臣徐文貞階復命儒臣照式摹抄一部當時供謄寫官生一百八名每人日抄三葉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穆廟隆慶元年始克告完及神廟萬曆年間兩宮三殿復遭回祿不知此二部今又見藏于何處也又眾臣曾見東幸弟錄所載正德十五年閏八月內武廟南征回如鎮江幸大學士楊一清第進抄本冊府元龜一部共一千卷計二百零二本眾臣曾向韓提督世祿言及幸有一部然舛訛頗多至不能句似非楊宅所獻書也李永貞遂催人借抄一部仍將原部交還而抄本一部閒丁紹呂巳獻于王體乾為自己呈身之贄矣可嘆也江陵張居正在閣時曾與張后湖書曰先年張文簡公曾得內閣冊府玄龜元本一部後文簡公卒于京邸其僕將此書于部前貨賣令先公贖而藏之于家雲語予曰吾欲將此書仍送內閣以完先代之寶何如僕時起賀曰幸甚此義舉也無何令先公亦逝勿克踐其言今憶此書諒無恙也僕欲倍價奉贖仍歸閣中以[illegible]先公之志惟執事幸許之夫此一書也文簡得之令先公贖之至僕而還之三更張氏皆楚人也將以媲美古之左史倚相能讀墳典索邱不亦美乎云云詳味江陵此舉必欲踐其言者但未知后湖曾割此書否承平日久光景與前不同則此書之存與否存大典之存與何庫又有誰敢向及也哉

內臣佩服紀畧第十九

祖宗設立內官其巾帽服佩自有一定制度其名色多非外廷所曉而舊制醇雅每遇等威節省之誼自逆賢擅政創古今未有之制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以今驗昔良然

貼裏

其製如外廷之褶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乾清宮管事牌子各執事近侍都許穿紅貼裏綴本等補以便侍從御前凡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官長隨內使小火者俱得穿青貼裏自逆賢擅政于蟒貼裏膝襴之下又加一襴名曰三襴貼裏最貴近者方蒙欽賞服之又有双袖襴蟒衣凡左右袖上各裏外有蟒二條自正旦燈景以至冬至陽生萬壽聖節各有應景蟒紵自清明鞦韆與九月重陽菊花俱有應景蟒羅自端陽五毒至八月〻光玉兎俱有應景蟒紗又創造滿身金虎金兎之紗及滿身金葫蘆灯籠金壽字喜字或紵貼裏每摺有朝天小蟒者然圓領亦有金壽字喜字者遇聖壽及千秋或國喜或印公等生日搬移則穿之惟逆賢之服奢僭更甚及籍没後皆賞給鍾鼓司凡承應則穿之光焰耀目今上聖主天性儉素必爲之切繭或笑其越分折福中何用也祖宗以來青貼裏原不綴補子惟紅貼裏有補逆賢偶欲貴近其親信者遂自印公〻起至請小轎止俱于青貼裏上綴補紵更多事人咸不便又按舊制自十月初四日至次年三月初三日穿紵絲自三月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穿羅自四月初四日至九月初三日穿紗自九月初四日至十月初三日穿羅遇閏月

則增那旬日該司禮監預先題奏傳行凡遇婚慶吉典則雖遇夏秋亦必暫穿紵絲供事若衣絨衣服則每歳小雪之後立春之前隨紵然兼穿之凡大忌辰穿青素祧廟者穿綠花樣遇脩省亦穿青素祖宗時夏穿青素則屯絹也冬穿青素則玄色紵紬也逆賢擅政則王體乾等夏穿真青油綠䌷素紗内以玉色素紗襯之满身活文如水之波如木之理而冬則天青油綠竹綠光耀射目争相誇尚艷麗為美然于忌辰之義何居于臣子之心安乎

圓領襯擺

與外廷同各按品級凡司禮監掌印秉筆及乾清宮管事之耆舊有勞者其補皆得賜坐蟒次則斗牛衙未至太監俱麒麟補凡請大轎長隨及都知監戴平巾有牙牌者穿獅子鸚哥雜禽逆賢名下凡掌印提督者多濫穿坐蟒可嘆也

官帽

以竹絲作胎真青紗縐蒙之自奉御之太監皆戴之俗所謂刷人帽也

襯擺

其製後襟不斷而兩傍有擺前襟兩截而下有馬面褶往兩傍起惟自司禮監寫字以至提督止并各衙門總理管理方敢服之紅者綴本等補青者否

平巾

以竹絲作胎真青羅蒙之長隨内使小火者戴之制如冠帽而無後山者有羅一幅垂于後長尺餘俗所謂砂碢片是也

牙牌

內官監題本于內承運庫領討象牙制造每陞奉
御或長隨即給與一面將原帶烏木牌換收按御用
監等衙門各有號數一邊刻忠字若干號一邊刻某
監某衙亦間有私買者私造者從来不禁其製上
有雲头下方微濶而上圓可重六七两不等聖明近
知私造牙牌非體遂各易以新式牙牌甚壯觀也

烏木牌

其製荷葉頭圓光徑二寸許一邊刻內使或小火
者字樣一邊用長方火印于中其篆文四字曰關
防出入而火印兩傍分刻小字或內字若干號此
係官物無敢私造者凡遇失落必題知懲處另給

牌穗

其製用象牙或牛骨作管青綠線結寶蓋三層圓
可徑二寸垂紅線長八寸許內懸牙牌或烏木牌
上有牌繫青縧凡穿圓領隨侍及有公差私假出
外本等帶之左即懸此牌穗如平居在官穿襯襬
者貼裏者俱帶牌穗有縧逆賢時將牌穗紅線長
至尺餘而懸縧之提繫者舊製大可二寸許不過
銅銀金玉為之上有小鈎逆賢改造大樣提繫長
六寸或五寸濶三寸或二寸半鑲嵌絶好珠石精
碌之類有一件可值千金六七八百金者各按節
令巧樣將見帶者懸掛滿壁不帶而聚蓄者盈箱
充櫃亦賞及各名下諸人又令縧作（平聲）五色五毒
縧子創造珍珠牌穗以玉作管去牙牌而懸白玉
或碧玉玲瓏牌五毒縧上編綴小珎珠其色白疑
近喪間服飾遂又加青紅寶石珊瑚黃綠琉璃珠
以間之其寔不雅皆逆賢掌家王朝用逢迎造辦
之即先帝亦曲聽從之有識者竊嘆曰帶珠者待

誅也謂非服妖而何又創造玉管天青線印綬如外廷印綬夏則內懸玉牌冬則內懸金牌或金魚二尾中加鑰爲凡掌一印者帶一綬如王体乾三綬李永貞則二綬雖不掌印者凡出禁城有事亦帶一綬于玉帶之左馬冒濫可笑極矣

帶

凡內使小火者烏木牌平巾者無穿圓領束帶之理惟請轎長隨并都知監長隨各獅子等補束角帶其陞有牙牌官帽便得束帶奉御正六品得服麟補束金廂玳瑁或犀帶自奉御而上左右監丞五品左右少監從四品太監正四品自太監而上方敢斗牛補加再陞則滕襴之飛魚也斗牛也蟒衣也再陞則受賞也再陞則每歲祿米十二石如再陞但凡一級止歲加祿米十二石耳逆賢專政時有孩孺而至祿米若干石者有陞賢一級曾頡加祿米一千二百石者不一足濫極焉可嘆也

騎馬

凡內府有名騎馬者自東西下馬門起至北安西安柵欄東上北門止又東上南門起至南內西上南門止至寶鈔司凡遇萬壽聖節正旦節條內府騎馬者各進一匹若遇大婚禮誕生慶典亦然凡進馬有例司禮監管賞寫字預先于思善等門曉示一帖曰某月某日進馬各家將馬之毛色并乙之官銜姓名開送司禮監總辦黃本處各酧銀二錢或三五錢不等以為買本買筆墨之用此舊規也臨期請旨如聖駕親覽所進之馬使都于乾清門外伺候朝覽過交御馬監不堪者該監不收換補之逆賢擅政時因山海等處缺馬遂將皇城

內官人稍堪辦進者躐階數百人騎馬每次各進一匹又派各監局司場庫進十匹至五十匹者每歲傳進十餘次每次不下數百匹驗收之日黎明時逆賢于北上門中一間朝北正坐盛服示威內外侍衛者數百人列于兩傍按職名牽馬魚貫而進或有不係夷產及瘦老病者必重責其人如牌子王心悅斃斃杖下所以馬踴貴倍于平時馬及解馬到于彼處聽其瓜分或水土不一又苦無應時芻莖隨至倒死者相望軍士啖馬肉者比ゝ也按舊製禁門中間係御路無臣子敢坐者內今所載甚嚴萬曆二十九年秋衆臣同選入者四千餘人先監矩奉神廟聖旨諭北上門撥散于各衙門先監在北上門東一空門限之北坐東向西可謂得宜至天啟二年六月內王體乾史賓張文元奉先帝聖旨選內檢官人時便已在北上門居中朝北正坐者體乾左右並列坐者賓于文元也凡子立不中門況坐以臨下乎干天子位情然可笑者是又不止驕橫逆惡之魏忠賢矣吁可異哉凡賞過祿米者遇萬壽聖節等節隨衆進馬之外仍各進鹿一隻交南海子未賞祿米者則否又冬至之前印公ゝ秉筆隨堂管事牌子各進子毋羊四角六角羊交牲口房凡藩府所進之羊亦交牲口房所進之馬亦交御馬監也

檯杌

凡司禮監掌印秉筆之年高最有寵眷者方能得此其製如靠背椅而加兩桿于傍用皮襻如轎前後各用一橫擔然抬者不在轅內只在桿外斜棟擔抬而正行之所以曰杌者禁地不敢秉轎子義

也

板

其製如床面高四五尺許于徧後些安一椅圈前後以粗羢繩拴用槓二條斜捧抬走離地尺餘凡司禮監掌印秉筆年老者方私置之不係正經品級亦不係欽賞自乾清門外起至西華門東華門裏止自逆賢擅政乃徑自縣門抬出了無畏忌又曾于寶月亭戴巾穿綦衣坐于板抬之殊可恨也自古以來禁地無戴巾之理神廟時司禮監掌印田義老病先監矩清弱亦曾間于宮中坐板然出于不得已非驕矜賣貴也迩年來如李永貞石元雅塗文輔皆坐之可不謂濫之極耶

朝服官服帶履

與外廷同則七梁或五梁祖宗時舊制只有司禮監掌印公于祭中霤之神之夜服此祭之自逆賢擅政加至九梁凡遇先帝聖節年節冬至節王體乾起至牌子止俱朝冠于乾清宮大殿內或丹陛上服之照外廷儀註行慶賀山呼禮贊禮官大聲鳴贊如鴻臚寺焉班首亦致詞焉自魏良卿晉封後逆賢即改戴伯侯公爵簪纓出班行禮致詞位在體乾之上曾不思晉封者良卿耳逆賢更此服色何味至今上初登大寶舊例宮中內外各執事印公行家禮磕頭慶賀逆賢仍欲戴簪纓照先帝時朝服行禮憚聖主英明未果行止于本等服色磕頭呼萬歲禮也

笏

以象牙為之制與外廷同

抹布

非布也是素紵絲或綾染柘黃長五尺濶三寸及曆方角如大帶子之式而無總凡乾清宮管事牌子暖殿御藥房御茶房管櫃子御司房管庫管弓箭請小轎四執事牌子欽安隆德英華三殿陳設近侍須蒙欽賜過者方敢佩于貼裏之右而蟠縧上雙垂之露半縧于外垂於衣齊

刀兒

小牙筋一双小尖刀一把七寸六寸不等銀鑲鯊魚等鞘以紅絨辮縈束于衣左牌總之上以昭近侍殊寵非外衙門之所敢望也惟司禮監是禮儀衙門斯不屑抹布刀兒矣

鐸針

金銀珠翠珊瑚皆可製年節則大結葫蘆萬年吉慶元宵則燈籠端午則天師中秋則月光重陽則菊花頒曆則寶曆萬年其製八寶荔枝字鮎魚也冬至則陽生綿羊太子梅花萬壽聖節則萬〻壽洪福齊天之類洪福者于齊天字之兩旁各有紅色蝙蝠一枝以取意耳凡遇誕生婚禮及尊上徽號册封大典皆萬〻喜所謂鐸針者單一枝有鐏居官帽中央者是也按蟒衣貼裏之內亦有喜相逢名色比尋常樣色不同前織一黃色蟒在大襟向左後有一藍色蟒繇左肩而向前兩蟒恰如偶遇相望戲珠之意此萬曆年間新式非逆賢創造凡婚禮時惟宮中貴近者穿此衣也

枝箇

其製隨景如鐸針但減小偏向成對耳

挑杖

亦隨景如前而珍珠珊瑚自鐏端下垂或間以寶

石金方勝字耳作有墜脚聖廟時亦間將三種賜
輔臣大臣神廟初年亦間賜江陵相公云

披肩

貂鼠製一圍圍高六七寸不等大如帽兩旁各製
貂皮二長方毛向裡至耳即用鉤帶針掛于官帽
之後山子上舊製自印公公等至牌子暖殿方敢
戴其餘常行近侍則只帶暖耳其製玄色素紵作
一圍箍二寸高兩旁綴貂皮長方如披肩凡司禮
監寫字起至提督則止亦止戴暖耳不甚戴披肩
也凡二十四衙門內官內使人等戴暖絨紵圍脖
如風領而緊小爲凡皇上臨朝講亦尚披肩至于
外廷如今所戴帽套謂之雲字披肩聞今上登極
後左右漸次改戴雲字披肩隨侍矣古制似已頓
易也

直身

製與道袍同惟有擺在外綴本等補聖上有大紅
直身袍凡印公公右過司房或秉筆私自下直房
始穿此凡見尊長則不穿其色止有天青黑綠玄
青不敢做大紅亦有開擺加襯衣而束本等者

道袍

如外廷道袍之製惟領加子領耳間有綴補然逆
賢時其袖有大至二尺七八寸者即當可笑莫此
爲甚

氅衣

有如道袍袖者近年陋制也舊制原不堪縫袖故
名綵素不拘

大褶

前後或三十六三十八褶不等間亦綴本等補

順褶

如貼裏之製而褶之上不穿細紋俗為馬牙褶即外迭之旋褶也間亦綴本等補世人所穿褙子如女裙子製者神廟亦間尚之曰襯褶袍想即古人下裳之義也

罩甲

穿窄袖戎衣之上加此束小帶皆戎服也有織就金甲者有純綉洒繡透風紗不等

束髮冠

其製如戲子所戴者用金累絲造之上嵌晴綠珠石每一座有值數百金或千金二千金者四爪蟒龍在上蟠繞下加額一件亦如戲子所戴插長羽焉凡遇出外遊幸先帝聖駕尚戴此冠也則自王体乾等起至暖殿牌子止皆戴之各穿窄袖束玉帶佩茄袋刀帨如唱咬臍郎打圍故事惟涂文輔高永壽綽號高小姐者年少尚可而年老如裴昇史賓等皆帶之更不雅觀

唐朝帽

此古制也如画上綿羊太子所戴者是以貂鼠銀鼠皮製之凡冬月隨聖駕出獵戴之耳不寒

烟墩帽

亦古制也冬則天鵝絨或紵絲紗夏則馬尾所結成者上綴金蟒珠石其式大如帽直簷而頂稍細

二色衣

近御之人所穿之衣自外第一層謂蓋面如襯襬貼裏圓領之類第二層謂之襯道袍第三層謂之綴領道袍其白領以漿布為之如玉環在領而缺其前稍油垢即拆換之非入過皇城者不敢綴也

自此三層之內或袄或褂凡脖領不許外露亦不得綴鈕扣只宮人脖領則綴鈕扣是以切避忌之外廷講握召對之臣不可不曉二色衣之妙處者如夏則以葛為上身以深藍或玉色紗下褶并接兩袖各數尺又緣子領寸許一則恐于君上前露白色一則省費惜福以便拆洗此亦祖宗以前古制也自逆賢擅政先帝冲齡上無聖母凡近御之人概得穿白色生紗生羅紬及白綾絲綢領袖襟縫公然顯露不忌憚矣可謂敬乎

一把蓮

宮壼中舊制凡掌印掌筆管事牌子俱乾清宮內各直房居住每在除該正管事牌子在殿內直宿其餘者候聖駕已安寢磕頭安置殿門已閉則始敢各歸直房或酒或茶用過便各安歇其經管衣帽官人即將官帽一頂貼裡道袍大袄或褂共上一條領者一幅搭綴兩道帶子將提繫縧牌總亦掛得停當名曰一把蓮并硬抹口氈襪靴護膝一双俱繫安于所歇床傍伺候暗灯并燭于桌上立攢竹五尺一根于桌傍司房官人伺候筆袋一分空紙數幅本色紙花一袋經花者即白紙裁成方葉盆口大者以備寫字唾痰擦手之用凡猝然夜間御前有事忽有傳旨或值火灾意外之警便能立可衣冠手持五尺速赴聖駕之前以防衛之此從來貴近大臣之體亦內臣小心謹慎分內事也至逆賢擅政時此制盡廢皆躍冶速化少不更事恬寵驕恣之人甚有沉醉解網赤身而睡者曾遇平夜有事如先時逆賢王國臣之閧于殿內并訛殿兩次火灾寧遠兩次虜警及天啟六年六月初六

日半夜地震則凡赴御前之人多零星遲緩不濟事吁可以覩世變矣

長者巾

製如東坡巾而後垂兩方葉如程子巾式神廟恒尚曰長者冠前縫綴一大西洋珠兩傍金五爪龍戲之而後垂兩葉之中亦各蟠蒼龍內臣高年之人亦各有戴者或金線黑綠廂然亦不敢綴雲龍也忠靖冠六合巾九華巾晉巾等製皆如外廷先帝恒尚九華巾

圓帽

凡內臣在皇城之內除官帽平巾之外即戴圓帽冬則以羅或紵為之夏則馬尾牛尾人髮為之有極細者一頂可值五六兩七八兩有十餘兩者名曰爪拉或曰爪喇絕不稱帽子想有所避忌云

椶靸

巾帽局製造每年冬雪第一次即送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每二双管事牌子每一双氷雪穿之以便趨走不滑跌也

撒扇

其製用木柄長二尺餘合竹作小骨二十餘根用藍絹糊裱兩面皆撒大塊金箔放則遮日收則入囊自司禮監掌印至管事牌子皆于宮中夏間用之只可取陰不能取風其扇式如外之竹涼扇而不曲長可二三尺上濶下窄損齋備忘錄載憲廟六言詩三首其一詠撒扇者云湘浦烟霞交翠剡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以天地萬物為一体真聖帝之言也

靴

皂皮為之似外廷之製而底軟襯薄其裡則布也
與聖上履式同而前縫少菱角各縫少金線耳頻
加粉飾敝則易之凡當差內使小火者不敢概穿
只單臉青布鞋襪而已或雨雪之日油靴不禁也

扁辮

用不堪之絨紫色或青綠色織如大帶子微鬆軟
耳長可丈餘不等濶可三四寸凡遇雨雪將衣揭
束離地八九寸以防泥污晴天不用如冬寒之月
亦得穿皮氅衣夏暑之夜亦得用摺疊竹架各支
紗帽帳以禦蚊蚋也

雨衣雨帽

玉色深藍官綠杭綢或好絹油為之先年亦有蚕
繭紙為者今亡矣有斗鉢式者有道袍式如掛者
御前大內臣值穿紅之日有紅雨衣彩画蟒衣方
補為貼裏式者雨帽則如方巾周圍加簷三寸許
耳亦有竹胎絹糊黑油漆如高麗帽式者亦惟大
內臣戴之祖宗以來聖母聖駕后妃皇子皇女凡
晴天各用絹裹青紗涼簷傘製不甚大也是以下
雨之日宮中從來禁傘自逆賢擅政時掌印秉筆
管事牌子如王體乾等王朝忠等皆雨雪打傘直
至乾清宮大殿簷下無復奴僕尊上體矣良可太
息所以年高曉事之人無不咨嗟暗嘆又神廟時
凡宣名太監田義等皆直指其名呌某人來如值
聖怒則曰拏某人來至逆賢則凡遇先帝傳名後
必接聲或數十人譁然齊跪曰呌老公里盖于君
前臣名之義何居而乃恬不為異何耶

飲食好尚第二十

上古之時茹毛飲血自燧人氏作民始烹飪不過備塞飢餒已耳是以禹鑄饕餮之戒書垂酒誥之文自古至今猶有以口腹嗜好之故起戈者于乙乙著貽身家之害者比比焉惟趙衰以壺飧得士顧榮以一炙感恩權其輕重或亦有道存焉其間不可不知也況在中宮志在溫飽耳目習染奢易從儉難按節令以相沿非四方所能曉謹將平日稔知者畧次梗概于左用識異聞亦考世間俗之一端倘披閱之或亦興嘗禁爲之思耶

正月

初一正旦節自年前臘月二十四日祭灶之後宮眷內臣即穿葫蘆景補及蟒衣各家皆蒸點心儲生肉將爲一二十日之費三十日歲暮即互相拜祝曰辭舊歲也大飲大嚼鼓樂喧闐爲慶賀焉門傍植桃符板將軍炭貼門神室內懸掛福神鬼判鍾馗等畫床上懸掛金銀八寶西番經輪或編結黃錢如龍簷楹插芝麻稭院中焚柏枝柴名曰燒歲正月初一日五更早起焚香紙放炮將門橾榱或木槓于院地上拋擲三度名曰跌千金飲椒柏酒吃水點心即扁食也或暗包銀錢于內得之者以卜一歲之吉是日亦互相拜祝曰賀新年也其所食之物如曰百事大吉盒兒者柿餅荔枝圓眼栗子熟棗共裝盛又驢肉驟頭肉亦小盒盛之名曰嚼鬼俗稱驢以爲鬼也立春之前一日順天府于東直門外迎春凡勳戚內臣達官武士赴春場跑馬以較優劣至次日立春之時無貴無賤皆嚼蘿蔔名曰咬春互相請燕吃春餅和菜以綿塞耳取

其聪也自歲暮正旦咸頭戴鬧蛾乃烏金紙裁画
顏色裘成者亦有用真草蟲蝴蝶者咸簪于首以
應節景仍有真正小葫蘆一枚可值二三十兩不
等皆貴尚焉初八日人日喫春餅和菜初九日之
後即有耍燈市買灯吃元宵其製法用糯米細麺
内用核桃仁白糖玫瑰為果餡洒水滚成如核桃大
即江南所稱湯圓者十五日曰上元亦曰元宵内
臣宮眷皆穿燈景補子蟒衣燈市至十六日更盛
天下繁華咸萃於此勳戚内眷登樓玩看了不畏
人撕時所尚珍味則冬笋銀魚鴿蛋麻辣活兎塞
外之黃鼠半鵝鷄鶏江南之密羅柑鳳尾橘樟州
橘橄欖小金橘風菱脆藕西山之蘋菓軟子大榴
瑪瑙葡萄海味則鷺鳥鯊魚㷫魚打剥以至蛤蜊
鱉膳之属水下活蝦之類不可勝計本地則燒鵞
鷄鴨燒猪肉冷片羊尾爆炒羊肚猪灌腸大小套腸
帶油腰子羊雙腸猪膂肉黃顙管耳脆圓子臨湯
燒笋鵞醾醃鵞鶏鴨燒魚柳蒸煎攢魚煠鉄脚雀
滷煑鵪鶉鷄醢湯八寶攢湯羊肉猪肉包枣泥捲
湖油蒸餅乳餅奶皮燴羊頭糟醃猪蹄尾耳舌鵞
肫掌素蔬則滇南之鷄㙡五臺之天花羊肚菜鷄
腿等蘑菇東海之石花海白菜龍鬚海帶鹿角紫
菜江南之香蕈遼東之松子蓟北黃花金針都中
山藥土豆南〻都之苦菜糖笋武當之鷹嘴笋黃
精黑精北山之榛栗梨枣核桃黃連茶木蘭芽蕨
菜蔓菁不可勝數也茶則六安松蘿天地紹興岕
茶涇山茶虎丘茶也凡遇雪則暖室賞梅喫炙羊
肉羊肉包渾酒牛乳〻皮窩蒸捲用之先帝最喜
用炙蛤蜊炒鮮蝦田鷄腿鮮西瓜種及海參笋鷄

腩鰒魚鯊魚筋共燴一處名曰三事恒喜用爲十九日名曰燕九是日也都城之西有白雲觀者云是勝國時丘真人成道處此日僧道輻湊凡聖溷雜勳戚内臣凡好黃白之術者咸游此訪丹訣焉自十七日或至十九日御前安設各項燈盡撤之二十五日填倉亦醉酒飽肉之期也

二月

初二日各宮門撤出所安彩粧各家用麦麵枣糕以油煎之或白麵和稀攤爲煎餅名曰熏蟲是月也分菊花牡丹凡花木之窖藏者開隙放風清明之前收藏貂鼠帽套風領狐狸等皮衣加避蟲香樟腦收於大磁罈内或大木箱内糊嚴以防混損是時日河豚飲蘆芽湯以解熱各家煮過夏之酒此時吃鮓名曰桃花鮓也

三月

初四日宮眷内臣換穿羅衣清明則鞦韆節也戴柳枝于髮坤寧宮後及各宮皆安鞦韆一架凡各宮之溝渠俱于此時疏濬之竹簽排棚大木桶天溝水管俱于此時油捻之并銅缸俱刷換以新汲水防火患也是月聖駕幸回龍觀等處賞海棠寄中花樹盡出園圃亭榭藥欄等項咸此月修飾富貴人家咸賞牡丹花備涼棚二十八日東嶽進香喫涼糕糯米麵蒸熟加糖碎芝蔴即糍粑也吃雄鴨腰子以借滋補爲第一珍味也

四月

初四日宮眷内臣換穿紗衣牡丹盛後即設席賞芍藥花也初八日進不落夾用葦葉方包糯米長可四寸濶一寸味于粽同是月也嘗櫻桃吃笋雞

又以各樣精肥肉薑葱蒜剉如豆拌飯以萵苣大葉裹食之名曰包兒飯遼東人亦俗尚此是月也造甜醬豆豉初旬以至下旬要西山香山碧雲等寺要西直門外之高梁橋涿州娘〻馬駒橋娘〻西頂娘〻進香二十八日藥王廟進香喫白酒冰水及酪

五月

初一日至初五日止宮眷內臣穿五毒艾虎補子蟒衣門兩傍安菖蒲艾盆門上懸掛吊屏上画天師或仙子仙女執劍降五毒故事如年節之門神爲懸一月方撤也初五日午時飲硃砂雄黃菖蒲酒吃粽子吃加蒜過水温淘麵佩帶艾葉合諸藥画符又聖駕幸西苑鬪龍舟或幸萬歲山插柳看御馬監勇士跑馬走驃夏至伏日戴草萆麻子葉長命菜即馬齒莧也

六月

初六日皇史宬古今通集庫鑾駕庫晒晾喫過水麵初伏中伏末伏日亦吃過水麵吃銀苗菜即藕之新嫩秧也初伏日造麵惟以白麵用菉豆黃加料和成曬之立秋之日戴楸葉喫蓮蓬藕晒伏薑賞茉莉花梔子蘭芙蓉等花

七月

初七日即七夕節宮眷穿鵲橋補子宮中立吃巧仙子兵仗局伺候吃巧針十五中元甜食房進供佛波羅蜜西苑做法事放河燈京都寺院咸做盂蘭盆追薦道場亦放河灯於臨河去處也是月也喫鰣魚爲盛會賞桂花鬪促織也

八月

宮中賞秋海棠玉簪花桂花自初一日起即有賣
月餅者加以西瓜藕互相餽送西苑𨠵藕至十五
日家々供月餅瓜菓候月上焚香後即大肆飲啖
多竟夜始散席者如有剩月餅仍整收于乾燥風
涼之處至歲暮合家分用之曰團圓餅也始造新酒
蟹始肥凡宮眷内臣吃蟹活洗淨用蒲包蒸熟五
六成羣攢坐共食嬉々笑々自揭臍蓋細々用指
甲挑剔蘸醋蒜以佐酒或剔𧐴胸骨八路完整如
蝴蝶式者以示巧焉食罷飲蘇葉湯用蘇葉等件
洗手為盛會也凡内臣多好花木于院宇之中擺
設多盆並養金魚缸羅列小盆細草以示侈富有
紅白軟子大石榴是時各剪離枝甘甜可口大瑪瑙
葡萄亦于此月剪下磁缸内先着少許水將葡萄
枝蹤封之可留至正月尚鮮甜可愛也

九月

御前進安菊花自初一日起吃花糕宮眷内臣自
初四日換穿羅重陽景菊花補子初九日重陽節
聖駕幸萬歲山登高或兎兒山旋磨臺登高吃迎
霜兎菊花酒是月也糟瓜茄糊房牕製諸菜蔬并
晒皮衣製衣禦寒

十月

初一日頒曆初四日宮眷内監換穿紵絲吃羊肉
爆炒羊肚麻辣兎虎眼等各樣細糖凡平日所擺
玩石榴等花樹俱連盆入窖吃牛乳々餅奶皮奶
窩酥糕鮑螺直至春二月方止是月也始調鷹畋
獵鬪鷄又内臣讀書安貧者少貪婪放俗者多是
以性好賭博骨牌骰子紙牌雙陸以至開鷄場夫
既賴鴉求勝則必費重價購健鬪之鴉催善養鴉

者晝則講馴夜則加食名曰貼鵝須燃燈覩看以計所啄之數有三四百口者更妙也是時夜以漸長內臣始燒地炕飽食逸居無所事事多寢寐不甘又須三五成朋飲酒看紙牌要骨牌至二三更始散方睡得着也又有獨自吃酒肉不下者亦如前約聚輪流辦東幫湊飲啖所談笑者槩鄙俚不堪之事多有醉後爭忿小則罵打童奴以還怒大則變臉揮拳將祖宗父母互相换罵為求勝之資然亦易得和解磕逓幾個頭流上幾點淚即照舊歡暢也凡攢聚飲食之際其固獲揚飯放飯流歠共食求飽吃食醤骨或膝上以哺弄兒或食與貓犬真可笑也有吃素念佛之人亦必羅列朱餅餃茶久坐或至求精爭勝多不以葷食糊飲為美亦可笑也間亦有一二好看書習字學聖賢之道者或杜門篝燈草衣礪石不苟取不濫予差足愉快索寥寥不多見兒大抵內臣無義理以養性是以奢侈爭勝凡卓椅床櫃轎乘馬鞍以至日用盤盒器具皆不惜工費務求美麗甚至墳地莊園第宅更殫竭財力以圖宏壯即攘奪府縣總不恤靡費土木心所甘也萬曆天啟年間所興之床極其奢重十餘人方能移皆聽匠人杜撰極俗樣式為耗騙之資不三四年又復目為老樣子不新奇也全不曉木太盛則人難堪東甚澤則人必瘁之義內臣又最好喫牛驢不典之物曰挽口者則牝具也曰挽手者則牡具也又羊白腰者則外腎夘也至於牡馬之夘尤為珍美貴重不易得之味曰龍夘焉

十一月

是月也百官傳戴暖耳冬至節宮眷内臣皆穿陽生補子蟒衣室中多掛綿羊太子画貼司禮監印九〻消寒詩圖每九詩四句一九初寒纔是冬起至日月星辰不住忙止皆鼓詞俚語之類非詞臣應制所作又非御製不知緣何相傳年久遵而不敢改可疑亦可嘆也司禮監有一種字扇以黑竹為骨色賤為面兩面抄寫論語成語六字一句者極易碎裂不知費多少工價方成一把全不堪用亟宜止之

十二月

自初一日起便家〻買猪腌肉鈫賞臘八果粥米是月也進暖洞薰開之牡丹等花初八日喫臘八粥先期十日用盆水浸紅棗於小缸内至初七日之夜半煮棗湯加粳米白果核桃仁栗子菱米煮粥供佛聖前户牖園樹井灶之上各分布之俱皆吃或亦互相餽送誇精美也二十四日祭灶點心辦年三十日歲暮乾清宮丹墀内自二十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七日止每日晝間放炮遇火即暫止半日一日其安鰲山燈扎煙火凡聖駕陞座伺候花炮聖駕回宮亦放大花前導皆内官監職掌其前導擺對之滚灯則御用監燈作將也凡宮眷所用飲食皆本人菜户置買僱倩貧窮官人在内炊爨烹飪凡司禮監掌印秉筆太監及乾清宮提督管事牌子日用飲食都從河邊等處做熟擔抬入宮以鐵葉釘盛大池加木炭火熱而食之不敢用煤灶至天啟年間則各宮直房與外廷無別各具厨房用煤近侍宮人習氣盡以生物入宮煤火烈焰爆炒煎煠北方覩咸越饌飲食

之人天方責之遂上下因循輕視火燭可謂慎乎
嗚呼誰人敢言也非聖明嚴勅當時大臣概行[illegible]
禁忍萬不能改也夫宮中之火燭為重自己之生
命可寶倘有識見深遠者一静思之或亦懍然有
眄不自安者為區區口腹之事有何関係忍顛倒
輕重也耶

遼左棄地紀畧第二十一

鉄嶺李氏原籍朝鮮國人至成梁父子於萬歷年間以斬級擢上功叨封伯爵實欲比照雲南黔國事例世據山海以東爲遼東鎮守當是時仕於遼者無不懼陰謀之叵測也萬歷三十三年春成梁以寧遠伯爲遼總鎮欲將鴉鶻關外鴨綠江以西寬甸以東張其哈刺佃子等處地數百里棄之與奴其居民招徠內徙而巡撫趙公楫實從與之時先將軍廣祺正任遼陽副總兵具呈阻之曰爲邊祖制守舊疆以保生民以固危邊事切照太祖高皇帝掃逐元胡基未廣至憲廟時韓斌爲東協始銳志擴開陽明臺木廟嶺等屯堡復于清河地方設立城堡置備禦官兵共六百餘員名又建鴉鶻關限奴酋出去奴寨八九十里地界稍寬夷夏之防比前愈慎至萬歷十九年何爟爲備禦武備漸弛邊防寖廢遂退地十餘里山上立牌一從石傍爲界嘉靖年間總太爺爲政開闢寬奠永奠稍復舊境并論敘功拜封伯爵令王兀(一作元)堂張其店哈喇唎咧砲等處現有軍人屯種成家樂業原係開墾內地并非竄入夷巢今一旦議徙別尋安插奈蠶震軍民號天慟地耳不忍聞目不忍見況邊方地土尺寸是寶太平貪狠漸不可長我退一步彼必進一步邊境耗損國威凌替無論拂人情抑且違祖制揆理度情大有未便卑職雖望輕才薄謬叨戎師職在守土安邊不棄容棄地壞法萬一戎馬生郊小醜犯順卑職自甘捐軀報國寧敢望指承風等云云撫鎮貪功謀成見呈大怒遂多方布穽共欲甘心矣時衆臣已選入內廷獨兄茂芳隨任先將軍由此情勢咸寂於本年夏告病回衛病故嗚呼痛哉繼先將軍爲總兵者楊公如松也其年冬撫鎮行文招徠居民民果安土重遷幾致激變極鎮復差廢弁韓宗公率軍丁數千拉塘馬驅逐之隨焚其室廬毀其器用時值冰雪寒泣哭聲震野哀僵殞不支而死者渡河溺水而死者又有自縊死者少壯强勇之人逃入建夷什之四五僅得老幼孤貧六萬餘人僉派遼鎮二十五衛安插奏聞神廟督臣蹇公達並撫鎮俱以招回功各蒙蔭賚時四明沈相一貫居首揆也遂將膏腴地數百里建付建夷矣丙午夏遼鎮廣寧營餉通判徐公應乾浙江紹興人因遼鎮備邊大壞條上十五事于撫鎮首列建夷一款而兩老已不勝愼恚至秋七月奉按院蕭公淳檄委徐公閱查河東十四衛于遼陽庫廨見先將軍呈諫稿不覺髮豎眥裂爲賦二詠詩以志不平其既渡青石嶺一律曰深秋于役未曾休歷盡淒凉展轉憂絕頂稱王寧久服媚夷割地豈良籌草頭垂露含民淚山腳流泉咽成愁鄭俠丹青今若在時艱早已達宸旒其清河堡關樓一絕曰曾聞闢土得封侯割地如何秩更優可惜毆民分界

處青映多少屬多酋撫鎮更大想遂將徐公掘為民奴酋既坐得地數
百里遂陰蓄叛心隱憂日滋自三十四五年後兵科等衙門宋公一
韓等力勍棄地非是宋疏內云劉付將一星而輒死徐通判二時而
去官副將即先將軍也後宋公復有一疏為割地陷逆等事奉神廟
聖旨這所奏棄地畀夷事情重大着都察院流選差巡按御史勘
明來說欽此特奉差往勘者楚中熊公廷弼撫石牌金遼志勘實
題覆木植其從李公奇珍等又有疏云夷人居之則為夷地華人
居之則為華地今數十年生聚之民上粮有倉丰人丁有徭役何
以謂之虜地何以謂之逃民云云疏上不報其後此地失業群不逞之
徒在奴右石懲惡逆謀至四十六年春奴酋果陷撫順殺鎮臣張承
蔭兩巡撫李維翰逮矣四十七年春楊經略鎬四路之師衄矣天啟
年遼審陷矣二年春廣寧失矣全遼淪沒河西一帶已非國家所
有況河東之棄地乎此遼左決裂根由真可切齒痛恨于貪功賠患
之人也李氏校在鐵嶺者盡為奴發封爵久懸難襲寧宗功係戚梁頡
姪壻于天啟三年冬為奸細訪獲審明正法趙公楫京師人也久與梲
監高淮契交叢豪頗富多置房宅以居搢紳其孫趙臺于今上之五
年冬具疏為其祖誇張以求復思蔭奉旨遼鎮失事釀釁非一
朝趙楫任總有年何無先覺預籌本內指因人口是否功應蔭叙
着吏兵二部查議奏奪欽此至六年冬吏部覆疏奉旨趙臺准送
國子監讀書七年冬大同總戎王公朴疏參奉旨戚思宗戚一作成罪
案已定王業弘等爭襲事情已有了旨了其奏內梁伊孫該部查議具
奏欽此思宗于九年恩審叢釋戚梁之後近已蒙准襲爵時任酋撥者
烏程溫相體仁係四明沈相門生也蒙臣竊念乙巳至今時盈三紀事
歷四朝恐朝野鮮知棄地之因而先將軍曾由此招禍眾目情難緘默
謹書此以備考失遼地者權輿焉

見聞瑣事雜記第二十乙

世廟聖孝凡睿廟藩邸御筆不啻重賞購之恭錄欽文之璽弍所製睿宗獻皇帝御書之寶非親近大臣不賜也曆廟善詩善古篆有恩紀含春堂詩行于世云光廟于講學之暇好揮大字匾額對聯以賜青宮左右祁寒大暑未之少懈弍鈐有青宮親筆圖書不載年月者即光廟潛邸之宸翰也光廟喜財又崇覩戲于是宮中教習戲曲者近侍何明鍾鼓司官鄭隱山等也其向外廷煽托事情而營利肥己者劉朝王輔等也泰昌元年八月擬置西李娘々招権納賄者李進忠等也先帝嬰年時曾用右手小指在殿門棱葉內劉土嬉戲光廟猝至客々急抱起将先帝指甲被棱葉擦傷痛泣不已光廟撫之曰不妨帶破須壽長仍好語勉慰客氏今後用心云光廟之寬仁慈愛如此先帝髫亂時教習書做者光廟伴讀吳進忠等也宮中私自荅應誦書習字者劉良相也其人性朴直不茹葷人皆以劉道呼之與先帝同卧起啓沃贊導竭盡心力孝和皇后即才人娘々臨崩時託寫遺言云與西李娘々有讐者良相執筆也天啟元年進賢嬌音發良相于鳳陽而後殺之今有誰肯代良相鳴究枉耶熹廟中宮張娘々今懿安皇后秉筆劉克敬奉差選中二位中之一位也后性骨鯁好看書習字坤寧宮近侍陳德潤逆賢名下也日伺后動靜客氏逆賢憚后文明遂時于先帝前離間之后時有賜于克敬不適食物之類逆賢知之将克敬發鳳陽嬌音害之其後又忌克敬之同官老叔馬鑑復嗾涂文輔題奉降發鳳陽嬌音害之俱既

殮復蘇寺僧聞棺中迫急有聲守備劉鎮等畏貫
毒醎遂理之至坑棺之猪頭將開而不敢不理也
悲哉今上登極憐其冤咸復職改殮歸葬于非爲
先帝御諱凡宮中所用油皆更之曰芝蔴水油漆
作改曰漆作神廟在宥之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
聖母慈聖皇太后崩其傳行之旨曰朕慈母皇太
后按慈母乃八母之一非生母也不如直曰朕聖
毋爲安也又曰偶爾崩逝按偶爾字樣似亦未安
是時李恩掌司禮監盧受掌東廠若使先監矩尚
在定有潤正必不肯草率如此神廟聖性至孝悲
痛荒遽之際凡職典禮者所司何事恐李恩等疏
誤之愆難免也今上崇禎二年二月初四日巳時
中宮周娘〻誕生皇長子其發外聖諭應曰某年
某月某日某時朕第一子生某封某氏出斯祖宗

以來體制也時司禮監掌印者高太監時明秉筆
者沈太監蔭等皆素負文望者舊練歷人也乃所
頒聖諭則將某封所出一句遺落又將生字居于
朕字第字之間至潤四月十四日百日命名穿紅
之旨宜稱曰皇長子乃竟稱皇太子夫未經册立
似仍称皇長子爲安又聞秦中巡撫岳和聲稱賀
疏亦稱曰皇太子已上二宗如抄報者差訛尚可
言也如原發之旨意如此則高太監等之不細心不
知醎之咎將誰諉乎典禮衙門職掌之謂何可嘆且
可憂也曾記泰昌元年冬高沈二位曾爲萬歷時
李官誠復職討祭塋之疏將諭祭誤作御祭切已之
事尚錯至此況國之大典乎無惑乎片紙允辯也
天啓年間高沈等閑住助大工則每員捐進一萬
而其助遼餉則又捐進一萬而各恐後也至崇禎

二年冬虜薄都城高太監止助五百兩餘僅三四
百兩而已可以覘世變矣果先富而後貧耶抑前有
肺肝耶洪武間臨海趙某逸其名卒業太學為中
貴題蠶婦圖云蚕未成時䌽已無鬢雲撩乱粉痕
枯宮中羅綺輕于布争得王孫見此圖太祖偶幸
中貴宅見之詰問誰作中貴以趙某對即召除肇
慶知府在郡大有廉聲憲廟好琴奕書画司禮監

五

太監戴義號升樓不知何許人也最精于琴而楷
書筆法與沈度相埒南中有一良家婦善琴徧遊
兩京各省未有居其右者雅聞戴名詣外邸通求
見久之訂期戴休沐之暇至外邸坐廳中延南婦
隔簾向上一揖坐婦簾外不通寒温讓戴先操曲
甫終其婦淚如雨下色若死灰將所携善琴即于
階石上碎之拂衣而去終身不再言鼓琴事矣其

絶技服人如此戴之名下黄太監仲猷號梧崗者
廣西平樂人也亦精于琴有譜行于世司禮監太
監蕭敬字克恭號梅東者亦戴名下也多讀書其
楷書筆法似沈度而草書則從張顛懷素間雜以篆
籀偏傍令之巾帽局外厰云是蕭别業惜基址不
存但寒泉數處烟草迷已耳鮑太監忠者不知何
許人多學善書歷陞景陵神宮監僉書每坐大石

六

上拾樹葉寫詩清風徐来飄颺山谷以是娛示聖
廟雅尚文學久之當聖意者適有親近大臣啓陵
回以忠姓名學行奏荐特蒙名陞秉筆掌印壽踰
八望九尚耳目精明以楷法寫聖諭傳紅世廟優眷
特加後憐其筋力微衰予告私第令終云其名下
王太監本不知何許人為穆廟名臣又名下田太
監義陝西〻安府人也神廟時掌司禮監印其楷

書得鮑敎為多見三朝典禮之臣記畧中此後留
心學問之人亦弃及一二識嚮往云司禮監隨堂
李太監壽者京都人西域苗裔也嘉靖四十一年
選入歷陞司禮監官萬曆二十九年欽選宮人四
千餘名衆臣亦所收之一也三十一年選福王妃
皇貴妃鄭娘〻引潞王例欲選三位而撑之先監
拒時總理婚典壽執往事奏曰潞王先選一位未

中後選二位雖三人其實二也如何敢比先監甚
服其亮而密薦之後陞隨堂未竟厥施一疾令終
神廟悼惜之今司禮監高沈二位皆張太監名下
也屢有忌者欲汰斥之皆賴李及先監主指培植
俱改為張宏名下後為今上聖主重臣云秉筆史
太監賓者嘉靖四十一年選入多學能書頗得歐
陽率更筆法先監最恧之歷陞文書房公廣交遊

善琴奕好寫扇其詩字之扇流布宮中神廟思得
好秉筆覽至史姓名皇貴妃鄭娘〻偶讚揚之聖
意疑從宮中鑽營也遂立謫南京數年取回謝恩
任事是日值有要緊聖諭發閣例該第一員親捧
到閣而史某名原前列也及回奏神廟益怒復趕
其實緣往閣中見輔臣也復謫南京二十餘年至
泰昌元年八月光廟登極始取回天啟元年陞

力于先帝前薦陞秉筆後俾其廉介退斥之公性
極儉與米萬鍾相厚曾貸公八百金禾償米卒後
公焚券不索也都人多重公之義焉金太監忠公
照管姪也金字敏恕北直固安縣人萬曆六年選
入歷陞文書房博學能書善琴守倫鳳陽時曾著
御世仁風一書刻之博極鑑史繪畫周祥彷彿如
帝鑑圖說其評語凡稱迂拙子金之道號也即其

自跋親寫作也先監在時曾向金曰公後秉政時
我名下中惟劉官人堪用公善視之其後衆臣被
常太監雲註誤瑕鎖于萬曆癸丑冬金曾折節賜顧
時存周恤濟之至天啟七年十二月衆臣謫南金
已守備南京崇禎元年夏衆臣復逮北蒙金惠銀
百兩為途次用衆臣至此方知先監有遺言云金哥
蒙今上特陞秉筆掌御用監印近亦于告林下亦

天年也今秉筆車太監應魁則金之名下也紀綸
者北直人萬曆六年選入陞司禮監博學能文善
寫歷陞文書房未任秉筆人多惜之凡内臣讀書
近來有讀左國史漢雜古文者如先帝伴讀湯太
監盛萬曆二十九年選入于書無所不讀善飲酒
能詩與鄭太監之惠契厚為同僚先帝登極轉典
簿不數月即以病請俱准私宅閑住湯自號曰醉

倸雅歌篤學最為李永貞娭妬天啟四年二月亦
鄭太監之惠字聖允號明淵北直任丘人亦一十
九年選入深心于書其筆法遒勁大類山谷老人
好作詩雅有奇句似仙語者亦能作時藝古文官
好左傳善射久為永貞娭妬天啟五年先帝聖恩
起典簿後陞監官今上登極于崇禎元年春奉旨
藩府沿途廉介驛遞感之其年冬御出事君能致

其身考時藝中遴陞隨堂尚膳監印二年春因病
予告杜門習靜以從容養志焉五年冬復蒙起用
六年夏陞秉筆提督寶和等店是年冬命總督秉
廠及南海子蒙聖恩眷注焉當湯之卒也鄭為之
經理喪事手勒墓碑湯着有歷代年號考畧以為
我朝建元者十六而誤重前代者五六實詞林失
于稽考者之過也其餘遺文詩集各若干卷咸數

失来刊君子皆為椄馮太監保之後四十年至王
太監安而復興張太監誠之後二十餘年至高太
監時明沈太監舊而復興王太監後七年至曹太
監化淳而復興無往不復無平不陂豈不信耶王
進得不知何許人也號樗仙聖廟時職章聖獻皇
后宮管事有甲第在東華門外清楚雅潔門無俗賓
每休沐之暇即閨户焚香彈琴讀書或展古名公
墨妙臨寫不輟手故書法遒麗遂成名家可與當
代之張東海蕭海釣並駕尤好接賢士大夫謙坐
設榻皆欣然不厭煩究然有儒者風嘗與陸文裕
公然所蓄七賢過關圖陸公題跋其辭有曰按七
賢過關事無所考豈竹林之人耶或曰即作者七
人爾蓋畫家多尚興致不屑屑于形似要在得其
意于筆墨蹊徑之外可也公遭遇聖明泰興帷幄
密勿之地以其愛畫之念而為愛才之舉則天下
必不致有遺才如此圖中望望而去也予重以是
望之云衆臣于鎮南朱公處曾見此圖並古帖數
種咸識以樗仙圖書則樗仙之賞鑑好古當不凡
也張太監維者號範吾北直霸州人嘉靖三十八
年選入為東華高忠名下幼博學好書又蒙李太監
芳器許遂荐為神廟潜邸位下萬曆初年歷陞乾
清宮管事提督內忠勇營掌兵仗局印而東華孫
德秀張鯨諸人頗妬其才維處之泰然神廟甚眷
注之慈聖老娘娘造有玄帝金像特差維齋請前
往湖廣武當山供安維善詩能文且精于琴畫往
返廉靜驛遞德之凡詩賦翰牘人咸寶惜焉萬曆
十六年九月駕幸山陵閱壽宮回繼股為車轢傷
又見近侍小臣張守義等怙寵生事而張鯨等觖[illegible]

未艾也遂建章求退不允但着于思善門外直房調治半年餘尚未瘳始准私家調理遂益衰法書秘籍晝不釋手而夜自篝燈咿唔少倦仍默看至丙夜方寢鷄甫鳴則復興矣至晚年兩目爲朦尚能濡筆寫行草凡聞有新書必買來令左右念聽者數年至萬曆四十一年夏卒享壽將八十著有皇華集歸來篇莫金山人集蒼雪齋稿等書行于世維于先監爲同官先監之政事担當維之文章恬退咸彪炳于世云李芳積載涞化類編等書茲不叙也王翔者不知何許人也號鄗東爲人悲歌慷慨博學自豪與維同時皆有詩名而品職榮顯遠不逮維曾任東華門官泊如也刻有禁砌蛩吟稿鄗東集行于世凡内臣姓朱者皆改姓諸禮以族無刑人之義也諸升字晉甫號鎮南浙江紹興人也嘉靖四十一年選入于王太監安爲同官按外廷所稱同官者謂職掌名位相同也凡内官所稱同官也不過同支派項下已耳猶前後同門之義非指同官爲僚而言不可不知也升曾任御用監武英殿掌房自萬曆十年降發南海子淨軍後在長安右門之外堂水塘住多讀博識通篆籀六書之學樂與士紳交遊門無俗賓泰昌元年秋得原思天啟五年夏沐浴正衣冠而逝壽幾九十今之山右會館其故宅也升性豪俠善書扎達大隸精于賞鑑耆于交際積書甚富名人字畫古帖頗多曾視畧臣爲小友云毛成號侶鶴北直玉田縣人萬曆六年選入歷陞甲字庫僉書甘貧篤志手不釋卷潛心濂洛之學薛文清王文成諸君子書畧揚桓之六書統趙撝謙之本義吳元滿之捷要

晚年得崑山魏莊渠先生所著六書精蘊玩索自娛舉世俗之好無能奪也成性劉介菲飲食敝衣履通禪學蓄書甚多足未嘗至顯要之門于衆臣耳提面命有師誼焉李永貞雖不相識然每㕔鄭成以為迂濶無用人也壽七十餘卒于玉泉山麗生時自題墓碣曰於嚌藍田耕父之墓是皆衆臣所知者此外留心學問清脩自好之人甚多未能

悉識也神廟初年先習趙孟頫字外小臣中有杜詩號鯉庭王廷策號哈仙俱同中書楊大倫劉綵等倫員筆墨之役其後聖性篤好章草戊申春曾召衆臣至啟祥宮前殿簷外差宮人龔朝女臨問曾讀何書曾習何字及衆臣父兄之名令寫真草八分篆字詩衆臣伏堦下次第奏對如諭寫入其後又令寫章草衆臣對曰原不曾習未寫而止此

時衆臣二十五歲矣亦最奇之遇也是日觀者如堵蓋因有人將衆臣賣得虛名大了及應對寫詩入後聞皇貴妃鄭娘娘欲討做司房近侍神廟以為先監甫亡已派與常雲做名下何可用遂未許而或亦有妒之者阻之也是時開雍顧老師尚在京聞之甚喜而部僚鄭君振先師之最契厚友也後劾來山陰相公而去所刻郊原荅問蘭書漫草著

書皆先師後從崑山寄來者也俯仰今昔不覺淚下之沾襟矣孝廟時皇親恣横太監何文鼎掌乾清門心不平引祖宗家法直言極諫何于燈下草疏時屋角立有一杠一步一步直至何几前何了不為之怖阻杠仍一步一步歸原立處及疏上上果大震怒繫文鼎詔獄雜追治之務究所主使者文鼎慘毒備嘗曰有兩人俱山東籍不可拘挫訊

者曰姑言之對曰孔子孟子也文男既死猶能干
禁中栈銅缸作聲若稱冤者中外嘆惜上亦感悟
憐之特命勒碑以祭焉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衆
其墳必增寺也惟晏太監宏者不知何許人也武
廟時鎮守陝西與脊臣王瓆同事其墳在西山不[illegible]
設佛像止以石砌壁而鐫刻古來賢孝與故為勸
化訏俗所謂晏家廟者是也今經廠所貯晏公[illegible]
目板一部宏遺物也内臣多愛重刷印之神廟恭
妃王娘〻即孝靖皇后生皇長子即光廟又生皇
四女也皇貴妃鄭娘〻生皇二子皇三子即福王
又生皇四子皇二女皇六女皇七女即壽陽公主
駙馬冉興讓所尚者也端妃周娘〻生皇五子即
瑞王也敬妃後封皇貴妃李娘〻生皇六子即惠
王皇七子即桂王也順妃李娘〻生皇八子皇七
女也中宮王娘〻即孝端顯皇后生皇長女即榮
昌公主駙馬楊春元所尚者也榮妃王娘〻生皇
三女也德妃李娘〻生皇五女皇八女皇九女也
光廟纘承大統福王封于河南河南府瑞王封于
陝西漢中府惠王封于湖廣荊州府桂王封于湖
廣衡州府神廟時御藥房提督張明者皇貴妃鄭
娘〻之鷹犬也當貴妃李娘〻有疾明療治不如
法幾遊神廟極為悲悼喪禮從厚將所生兩皇子
派與中宮王娘〻為慈母撫育之于咸福宮彼時
宮中頗有猜言如淳于衍之事自此鄭娘〻無分
寵眷者矣遂將明歷陞司禮監秉筆掌内官監内
府供用庫印明素盲不識字只掛虛銜不看文書
不批文書萬曆二十八年夏明病故京師人皆快
之曰張打鶻死了先是神廟往朝慈聖老娘〻明

執籐條在前清道值慈寧宮丹陛上設有古銅仙鶴高五尺明誤以為人也遂打而詈之曰聖駕儼不躲閃隨侍諸臣竊哂之所以有此綽號也其掌家周臣亦陞乾清宮管事掌兵仗局印而一家明禧不許分散專造上用酒及造辦玉銅錫木鈌漆雕器物名曰御覽周臣病故張宣伊進朝繼之至泰昌元年八月始散而逆賢掌家王朝用及伊進朝池守爵皆明管上房之官人也福府承奉書奉者持佛氏戒號丹岩居士頗與士大夫交然性嚴急少慈愷追之國時與承奉鄭緍俱以病請留在京惟徐進劉顕等隨赴雒也壽陽公主者神廟之第七女皇貴妃鄭娘〻生也選駙馬時顧姓者二人冉姓者一人冉固安人顧都人也時正暑盛御前親選之日兩顧白王大璫極細亮帽髮可以鑑香氣襲人衣服楚〻甜鞋淨襪而冉則衣不求鮮戴羅圓帽兢〻叩拜不敢仰視神廟隔簾向鄭娘〻娘指而目之卒選中冉氏之子興讓寔重其老成也及完婚數年之後于萬曆四十年九月曾與〻主返目逃回奉旨呂罰演禮如楊春元故事仍革其父職奪教習部官罰之鳳俸一年以懲之神廟時誕生瑞王之端妃周娘〻不甚有寵瑞王二十五歲始完婚福王十九歲始完婚光廟二十一歲始完婚惠王等咸二十五歲始完婚時中宮王娘娘亦未有勢力也其管家婆老宮人小宮人多罹捶楚死者歲不下百餘人其近侍內官亦間多瑕鎖降謫惟皇貴妃鄭娘〻近侍各于善銜門帶俸其宮人所謂新太（失其名）者龐保遂棄職為僧長往而不返也曰林廷宣女者馬謙所侍也曰于景科

女者張其所侍也凡侍者即漢史所謂對食今亦謂菜戶之類亦私稱之曰某人是某太弟凡猶外之夫妻焉昔漢之董偃以人臣私侍公主東方朔數其有斬罪三此輩雖愚賤非公主可比然祖宗家法森嚴竟沿習二百餘年不能另設法以禁之何哉慈聖皇太后李娘娘晚年患目疾有醫婦劉氏彭氏者奉旨進入慈寧宮奉侍調治久而彭氏匿孕入宮貪戀節間賞賜不肯明言臨月遂于慈寧宮封夫人彭金華女處夜產一子先是劉氏見其腹大每勸其出彭氏因不肯且以語侵之劉氏遂不再言而時刻留心伺之其夜彭氏詐云瀉泄劉氏窃窺之彭氏不得已忍產于便桶中旋即淹死劉氏亟視之乃男也彭氏尚欲佯不認劉氏聲言其事宮人奏知神廟將欲重處幸聖母憐其勞發彭氏于禮義房打三十遂出棄死兒于非安門外此亦宮中罕事也自此之後凡醫婦收生婦入宮必再三審驗不踰年慈聖老娘娘崩盖亦非吉兆也西京黑山會地方有贈司禮監太監剛公鐵墓在爲寺中藏有遺傳影像二軸皆曰靖難時有功太監至今宛平縣有祭凡掌司監印者継續修葺又有三義廟祠先主關張君臣也其五虎像龐士元像皆先監掌印時令塑像往鍾鼓司倣優人穿閱粧束服制以塑之非出自古本流傳也按剛監墳大塚一其石碣差古書燕府承奉正剛公諱鐵之墓又一碑差大稍新則書贈司禮監太監梟之墓盖似後人所立者塚前左右各石鼓四以次差矮知爲坐杌也松亦茂密甚古其爲古墳無疑近年修墓所勒碑文皆曰公有靖難功按碣稱承奉

正則是成祖未正大位時公先卒矣若果有靖難
犁廷等功則應有別銜豈仍以承奉正勒墓碣乎
羈臣心久惑之偏向熟于典古訪問亦卒無明正
也一日讀宋史列傳内有云某曾與遼將劉鈇大
戰于某處云云則此墓得無遼將塚耶抑劉公亦
遼裔而名偶同英猛同耶今正史明載剛鈇姓名
因世之讀史者槩以冗朝報泛泛視之定多未詳

非剛將軍英靈所使乎羈臣愚昧謹書此䟦聞以
俟知者

故耳食之人遂相沿無敢異議也同臣趙君琦美字
玄度先將軍之友博洽好古人也羈臣以父執事
之亦曾問及情然無以對焉夫此墳爲我朝大臣
祭祀之所誠恐羣聚叩頭享二百餘年食者或原
是一番將軍非内臣也然番虜性多直朴倘此墳
果非内臣而自以内臣祭之則死者必暗笑生
者之謬誤矣且從來内臣多不喜讀書好武勇得

累臣自敘節畧第二十二

若愚生于萬曆甲申二月初七日至戊戌七月十一日恃父兄之教感異夢而自宮廢儒業讀醫書習養生家言辛丑秋遇例選入皇城隷先太監陳公諱矩名下派與掌家常太監雲照管該班則供抄謄之役下班則習字讀書頗為先監器許解衣推食耳提面命猶師生父子焉時己多為儕輩所妬自甘淪滯神廟時功令頗寬得外受先師顧先生之教為多先師諱天埈號開雍南直崑山人萬曆壬辰禺甲也累臣入七年先監卒又二年始陞奉御每竊嘆曰我太祖時胡惟庸之變幸得雲太監奇諫阻不然聖駕幾殆迨己巳之變我景皇攝虜騎披猖徐珵等倡南遷之議若非金太監英與太監安主持鎮定于內恐于忠肅諸君子無能

奏奠安宗社勳也孝廟青宮時篤于學問及紹太統垂十八年堯舜之治又加自覃吉培養之功來也我武皇在宥逆瑾不臣若非張永從中併力奏除豈大憝能如摧朽之易乎我神廟御極之三十一載冬妖書獄與九重震怒懸重賞以購作書之人廣緝捕以滋告密之竇況書內有名者恐後有患各猜讐隙而甘心書內無名又懷疑恨恐被誣害必危滅幸當時先監掌東廠委曲調救中外始安使從來內臣若無雲金先監之衛則逆相之毒必稔高里之經必興歸德江夏諸君寧免蜚語之中乎嗚呼危哉累臣曾記王振擅政時欲害薛文清公其廚下老奴知之痛哭不已振聞之謀遂中止累臣自辛亥被常太監雲詿誤擬鎖至光廟登極始釋陞司禮寫字先帝登極即侍秉筆高公諱時明

者天啟元年自司禮監被魏忠賢退于御馬監仍親身赴戍而後已一日因臺臣劉徽張汝懋欲達
隨高公私宅居住高公所有簒輯如一化元宗書房可壯及樊尚璟游士任等似無生理適先帝偶
衆臣曾效抄謄讐較力焉不謂逆賢擅政之四年因小事恚憎逆賢僅得倖免亦衆臣求永貞始解
被李永貞自高公宅奪取吞滅設法羈防進退維也一日少卿韓繼思告病永貞等因同志録上其
如四載之中觸忤永貞不下二十餘次氣鬱痰火名有三閣崔呈秀執欲削奪衆臣亦求永貞為解
不食八九日瀕死者十餘次然衆臣寸心寔不滅免韓三之獄呈秀欲藉僕害主如吳養春吳懷賢
王家老奴也一日逆賢欲杖陳居恭辛王骵乾素故事逆賢已有成心而骵乾永貞等且倡言世朝

感先監向逆賢曰內相家子孫打不中用一日當處夏桂州故事衆臣託梁進就中解免亦幸韓三
山南楽寀呈逆賢一稿付永貞着謄奏施行其由至死不肯妄招許顯純亦不敢代砌捏奏此寔天
有元亮已故四字衆臣問曰此元亮指誰永貞曰啓年間詔獄僅見之一公道也七年八月二十四
你快寫罷如今廠爺在御前立等要奏里衆臣業日今上登極之始體乾總辦禮義文書進封某妃
曰大臣已去為甚仍派他這様名色永貞曰得你周娘〻為皇后紅襪面文書一本該永貞寫傳紅
到大殿內向印公等替趙老解〻又其後骵乾復衆臣在永貞直房伺候紅筆硯侍永貞寫畢閱曰
着出部覆究戍字様遂諫逆賢必着趙太宰南星此文書是那項下辦的永貞曰印公〻曰既已奏

過今寫了即奏覽發行乎永貞曰然衆臣曰此一
宗畧早一步了如今萬歲爺還有本生聖母賢妃
劉娘〻墳見在西山尚未傳諭徽號遷祔今若先
傳諭進封中宮娘〻恐非次第永貞曰有據乎衆
臣曰有随將穆廟入継某日登極某日傳諭聖母
徽號遷祔某日傳諭進封妃為皇后所行次第呈
永貞永貞據以告詠乾即轉奏今上並蒙鑒允次

第舉行次日早詠乾笑問之知為衆臣簡舉心甚啣
之所以参若愚者曰胸蔵簿蹟目無成法也究哉
夫內外相臣必用不學無術如逆賢者而後可耶
必容〻與〻但保自己功名不顧釀成大患不諳
大體如詠乾者而後可耶永貞雖死体乾涂文輔
尚存可消此一言也今上聖孝性成將順其美亦
臣子分內事孫如佐助逆賢報復播無窮悪也天

啟七年九月永貞辭任後衆臣遂于先監陳公會
館居住十一月永貞逃後聞有中書周大成將若
愚姓名送與楊維垣等至十二月十四日捏参之
疏下矣于司禮監傳奉聖旨御馬監外廠太監劉
若愚着降做淨軍發去南京孝陵衛種菜還寫帖
子去該衙門知道欽此于楊疏上及霍維華疏上
各止云劉若愚已降發處分了並無一字及黨附

也本月十六日即聽押南行崇禎元年正月初十
日交孝陵西園收管三月內又被臺臣劉君重慶
捏参提解具疏者雖劉然授意者楊與霍也五月
初一日入刑部獄二十五日禮垣陳君贊化疏請
着九卿科道廷鞫如朝審例奉聖旨這所奏鞫審
李永貞等妥宜分別隔訊務得真情云〻至六月
二十日中府會審原参劉君亦在坐既楊霍指授

為朕卻計竟不容分訴夾打一頓李永貞劉若愚
李寔俱引姦黨律擬斬決而于斬字之上又生增一
皆字志在滅若愚活口是何嘗分別隔訊得真情
哉二十三具題二十七平臺召對欽奉玉音李寔
一案有冤枉無冤枉空印本是李永貞填的李永
貞決不待時劉若愚次一等李寔云云至七月初
二日會審之疏奉有這本內犯人情罪不仝還着
該部從公另議之旨云云初四日又召對將李寔
原參周起元等印信本付閣臣細看果是墨跡蓋
硃十三日刑部具題十六日奉聖旨李永貞着會
官處決劉若愚秋後處決李寔充淨軍送司禮監
發落孫昇依擬欽此本年九月二十八日朝審之
前編遞疏揭刑垣曹公師稷具疏請詳鞫奉聖旨
劉若愚已有成案不必再訊欽此夫衆臣以擬鎖

十餘載之人掌改司禮監原名時敏因在永貞直
房目擊胡作憤懣不平無可奈何遂改今名若愚者
暗理苦心二字也今果羅横罪真是苦心豈非天
哉按司禮監陞轉與外廷詞林同遵照欽録資次
魚貫而進天啟元年逆賢欲貴顯其名下遂將在
前碍路之人殺者殺退者退衆臣所以被斥于御
馬監從來聖旨可攷也逆賢將名下李守賢等蘇
應宣等布置于南北司房力救李永貞石元雅涂
文輔秉筆當時最為看貴重臣無如王體乾親信
掌家王朝用或甘心阿附或諫阻不從今乃苛責
一不相干最疏晷忌之人而刑被于富則若愚之
究誠所布有其曰許顯純曾有殺一家三人之條
可比衆臣果向誰進讒言果佐使殺誰楊左諸公
及七君子之死自有主使加功之人而李寔空印

本又的非若愚填寫各人筆跡不難比對輒懸坐
曰某殺不亦冤枉活人而辱死者哉且只說羣臣
招內有親見魏忠賢唆害黃自新一節夫此語不
係原參又不係李寔孫昇李永貞供出又不自羣
臣自己口供乃青天白日代劬如此招單又將律
條新穿之上增一皆字遂不分首從時少司寇則
關中丁君啟濬司郎則江右徐君士俊也夫既成
心故入即祖宗律文不難增一槩閔字樣則招之
湊砌又可知矣與海市蜃樓何以異耶至部覆第
二疏暗將害黃自新之事削去仍用前律監候可
謂次一等乎次者次于死也仍以死擬兇可謂公
另議乎名例律云本條不言皆者依首從法又云
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須用此者不一何獨若愚
明奉玉音次一等明明本條無皆字而不用此律

者何耶以外衙門譬之逆賢猷乾大堂也永貞元
雅文輔司官也羣臣不係逆賢掌家掌班名下不
過在永貞直房充抄謄之役即司官之書辦耳今
因大堂有罪而波及司中珠瞇之吏殆縱令大堂
心腹榮貴之人如王猷乾涂文輔王朝用等高枕
無事謂非孔方之力誰其信哉廉吏又安可為也
羣臣于逆賢之側絕無站處說處于永貞 又心志
不同久蒙猜妬既不容出宮門何繇而知外事況
不曾到先帝御前做官從來恩廕總未及若愚弟
姪內臣便覽亦未刻若愚職名而楊左諸孫疏揭
內而李實孫昇疏揭又不曾有一字指及若愚如
此而先坐斬律曰佐使至八年夏改擬絞律曰加
功可耶有冤冤雖罹于羅戴盆何時得見天耶
羣臣平素恭謹絕無城府往上看是青天往下思

是地獄明有王法幽有鬼神雖身處幽因顛隮之
地此一點天理良心必不肯絲毫少昧念一旦伏
法市曹則廷外必以訛傳訛說夢者多原心者少
即累臣死生所關幾何顧我神廟之聖慈光廟之
聖孝先帝之聖明凡為臣子者或無緣而曉也便
當其時者尚膠執我心信口囈語了無些之愧怍若
載數十年之後彼道路不根之談將何所底止哉

若慈世受國恩深為此惧敬于庥蔭苟活之餘以
桎梏代硯以淚血和墨謹將憂危竑議以來及先
帝甲乙丙丁四年之內耳目所及最真最確者直
吐肺腑不加裝飾心無乞米之嫌旁無執燭之監
我九廟之靈寔式臨之期沒者不卹恨于筆端存
者不漏網于清議後有吊古者得無笑彼葛藤非
真撫此編而太息乎然若愚之報斐籍者亦因夢

徵且自有說昔在南京聞旨被逮即具書于兄茂
芳曰弟不肖已隤家聲無面目見母兄矣如有言
及者宜直云先人會試時買得一楚中三歲兒冒
姓讀書彼後漸長覺己是螟蛉及至考時又被同
邑童生攻打冒籍氣憤不過遂因而自宮耳寔非
劉氏子也必不可言與兄同母亦不必露先人之
仇未能報之意累臣彼時寫此把筆痛絕移時方

蘇心良苦已累臣果真襄陽縣人也耶無亦異夢
異少符耳累臣始祖名大海南直定遠人元至正
甲午隨繆天亨起義于團瀾山幾三千人我太祖
設伏之以從軍勞陞延慶左衛正千戶大海之子
名觀隨靖難南征大戰白溝河陣亡之陞指揮僉
事世叨傳襲至第八世則先將軍應祺也生于嘉
靖庚申中武舉為戍公訥趙公用賢門生推宣鎮

西守備歷陞都司遊擊叅將至京左營副將署都督僉事癸卯冬推遼陽協鎮副總兵先將軍素為寧遠伯李成梁所忌至棄地一節又具呈詠阻益逢毒怒百方圖害延至乙巳夏告病八月十一日卒于正寢年四十有六先將軍捐世之冬遼東果招徠流民地果棄矣見遼左棄地語中嗟乎衆臣于遼東李氏有不共戴天之仇當貴池丁相公等于先帝講筵袖出遼東傳害熊經畧時衆臣如熊佐使殺人何不將楊鎬李如楨同熊並處藉封疆為名雪先臣恨不亦正乎又如楨在獄于天啟五年冬曾失火僅將如楨責懲當時衆臣何不求永貞加功置如楨死地乎總之暗裡害人之事必非遭斥遂猜防不同心之人所能辨者世未有殺父之仇不報而乃殺沒相干之人有是理乎此最顯而易

見者也乃先將軍故長男茂芳襲職歷陞昌平叅將崇禎元年夏刑科杜君齊芳叅茂芳革任二年冬虜薄都城茂芳協防居庸關七年秋虜犯山西大洞宣鎮東路時永寧叅將張國威率茂芳守城虜不敢攻九年茂芳蒙山陵督提王太監布忠腳取赴昌鎮聽候委用夏杪秋初虜猝自栁溝由皇陵深入昌師巢王昌叛昌平城陷王太監及茂芳同死于昌平身膏原野門祚無嗣又可痛哭也先將軍一生清苦叨祀鄉賢有子二人所遺如此豈非天哉視天夢夢我辰安在衆臣與兄茂芳同母胡亦嘉靖庚申生初產若愚時夢一老僧云是襄陽人來借房住故若愚甫留時即愛書冊喜緇衲衣毋故倚閭十載加以悲痛茂芳之死遂于十年六月內去世享壽七十有八嗚呼痛哉衆臣不孝不

弟之罪其通于天乎通于天乎

涿水去京師百餘里其涿州娘娘宮中盛裝事之中官進香者絡繹馮相銓
其里人也少年詞林美容公子人多慕之值神廟稍倦久交通禁弛是以中
官多轄馮入皇城西苑遊紅北臺遶桃牲口房看虎板園賞蓮自此中官皆
知有小馮矣天啟甲子春逆賢進香涿州時馮被劾家居跪路道次送迎供
帳之盛傾動一時且深詆陳文昭之冤爲東林陷害逆賢憐其嬌媚已心
許之後楊漣有參逆賢二十四罪之疏逆賢窘甚內營救于客氏王體乾李
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而復求助於外廷馮因具疏書於逆賢姪良卿極言
外廷不足慮教之行廷杖興大獄以劫制之又時鑽刺得外廷情事密報逆
賢使爲之備逆賢感之刺骨及汪文言再入詔獄馮與霍維華李魯生楊維垣
崔呈秀輩夕幷議羅織多人密封付良卿轉送逆賢李朝欽及李永貞涂
文輔祈念醵華命朝欽以東廠語記前煽擠許顯純顯純一一請教後行
潙又與大金吾田爾耕最暱每促膝夜語即親近侍從不得與聞南
樂道逆賢之後思得後勁念馮曲意承事因屬意焉而李魯生李
蕃又贊助之馮亦將編廉故事一冊密託良卿轉致逆賢逆賢
開在上前默誦念語曰甘羅十二爲丞相我觀卜相亦曾不次用
人不拘拘資俸云蓋未入相之前已久入逆賢幕矣初在講
幄時日與良卿傳應星深談或托爾耕通帖札機鋒窺露南
樂聞而忌之欲阻其枚卜其帖上逆賢逆賢以勿拘資格爲答
之馮入相後漸聞其事啣之遂與崔呈秀爾畊等譖南樂而逆
逆賢謂有二心南樂從此謝政歸矣馮之大拜不盡由南樂者
此也馮壽修容正凡入朝衣箱內隨帶釋而三嬰鮮衣數襲

沿途頻劇韓壓行步自顧其影抵鏡不離左右宮帽補服極其奢麗性
愛古玩而學識巨力不逮托心腹長班劉四號次莪者代爲聚斂凡
京城世家有名物堪賞鑒者必百計取之凡出閣之寓則古董玩好
法書珍玉羅列滿室而嬖妾孌童清客狎友殆無虛席李永貞嘗羣曰
內相有涂文輔外相有馮銓驚時事可知也謂其蹤等趨拜內外同也
逆賢已出妻馮氏雖流寓薊稱自涿州移未疑馮踪族也是以凡馮倖
立謹逃時逆賢時時瞩目有微時故劍之思用馮之故亦在此乎馮
素恨張我續譽欲報復屢有書啟達逆賢司啟有五宮府原爲
一體忠孝本無二致李永貞筆也其采啟用姦生南紅帖內以
白面閣揭高副啟寫真枚稱式李永貞涂文輔侍側者耳目極確
也其害熊廷弼瓚廷弼者因書坊賣遼東傳其四十八回內有馮布
政奔逃一節極恥而恨之会妖弁蔣應暘事發于講筵以此傳出
袖中面奏致熊正法其實與霍池相公無與也彼時閣中擬入聖諭
歸罪於先帝體永貞文輔會議曰分明是小馮兒與熊家有讐
在講筵害他與霍上何干遂於原稿上奏請御筆增入馮等面奏
出諸袖中字樣其後御史趙胤昌吳裕中皆參霍池馮支使私人
田景新啖吳曰內意禁丁矣可亟參之又布線索于逆賢丟
吳是熊至親志爲熊報讐不可饒遂逆賢遂矯中旨杖殺之

批本者永貞唱令重行王体乾也造謀者甯瑪也與田爾畊魏良卿
傅應星等恒醉舞酣歌往來無忌崔呈秀與逆賢晋三三際屏人語
之馮知之謀與李魯生霍維華楊維垣等諸人乃造三案以錮諸賢
書成逆賢見有崔呈秀名姓無已稱其心愈恨之而從前愛緣盡
釋矣馮遂不能立朝張我續始駸駸用事矣楊州知府劉鐸素
嗜酒丙辰廷對日同遇醉對策失格致失鼎甲雖能文善詩識者
已知其跌放難令終矣逆有梼僧壁上所結五七言俱歐陽晖所
作所写不過諧謔園韋私用耳奈馮私人魯生維華畢魏為奇货
嘛使田爾畊借題事入告釋逆不免於禍矣人知事由王體乾
谷庭逆田爾畊薛貞等孰知造謀者江右人者亦從馮發端乎
馮母之適養于京中也良卿庭星皆如子姪礼惟畊更親密如姊婿
焉冬馮相母回京旋涿沿途公館鋪舍如侯逆賢例其奴或僕多穿
紵絲蟒衣大紅天青官緑石白玄色醬色紫青等色各四人或六人或
十人執械乘馬属橐鞬馬頭戴貂帽或探對于前或扈衛于後
旌旗蔽日金鼓震天威若天神相母轎左所懸刀劍并所列珮
弋半為逆賢良卿等各贈物也其姬妾美婢乘軒者二十餘人
靚粧彩服皆名雲霞遠近奔省者雜遝蕃化如蟻凡逢遇者
即皇華欽賜進貢之臣無有不停驂讓行然長年曉事者竊
笑其非復中璫難狼狽狀矣凡馮京中所蓄古玩器甚多終三
案時或載某一疏除某一疏或增損某姓皆以暗成其積皆頻從入京載
米之車載去而母歸所隨箱櫝不與焉其家所置田園盡古書秋而花
木之奇遠踰禁御蓋多藏寶錢為畿第一家也崇禎二年科目李遇知
于贓罰庫得馮丁邢逆賢祝壽詩百韻具疏入告其家倉敖致如此則在
京之行媚又當何如是年冬虜薄都城涿州為輔郡馮捐貲守衛時
所取紅衣砲抵京馮恐為虜奪倡首挺身同衆護砲至都有疏又一
疏力救鄭鄤或有嘉其義俠者然其意實欲借此為然灰計耳識者已
窺其躭躭之謀矣洪惟涿州娘娘極為靈應何以生此禍本貽害朝
野豈天運數使然乎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皆
天地不正之氣又癸卯年雜識青霧山人路史咸可証也吁以如是之
人處樅席又何怪乎舉國若狂也哉悲夫畧臣曰鄭歆後明於自知
甘羅世不多見矣夫幼童為某所器尚有使張唐之能令妓覺為逆賢所
慫正成害能之慚疏造三案於國寵之日復祝壽百韻於退閒時穢德
孔彰綸規埽地後覺者當撫茲三歎云

酌中志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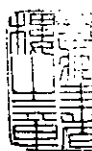
野史氏訂定酌中志既竣蒭中藏有啓禎二朝所載數種堪與酌中志相發明証據因名曰酌中志餘當亦論世者所欲考核也

東林朋黨錄　東林點將錄

東林同志錄　東林籍貫

盜柄東林夥　夥壞封疆錄 貂易紀應喜

天鑒錄　欽定逆案

天啓宮詞 虞山陳悰　擬故宮詞 昆陵唐宇昭

東林黨人榜 天啟五年十二月乙亥矯魏忠賢矯旨頒示天下

李三才 葉向高 顧憲成 鄒元標 趙南星 高攀龍
楊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汪文言 周順昌 繆昌期 周宗建 黃尊素 丁乾學
吳裕中 萬燝 吳懷賢 劉鐸 周起元 夏之令
李應昇 熊廷弼 鹿善繼 呂維祺 孫承宗 賀逢聖
汪喬年 范景文 焦源溥 侯震暘 賀烺 蔡懋德
惠世揚 李夯 顧宗孟 魏光緒 練國事 蔣允儀
解學龍 劉懋 趙洪範 吳爾成 劉宗周 萬言揚
陳于廷 朱國楨 孫鑨 王紀 黃公輔 涂世業
李希孔 湯兆京 韋嘉禎 王象春 孫居相 孫鼎相
喬允升 錢謙益 曹于汴 黃正賓 鄒維璉 孫慎行
房可壯 曾櫻 丁元薦 游士任 王之雅 莊景崇
劉憲龍 程正己 涂一榛 方震孺 王允成 徐憲卿
陳必謙 馮從吾 鄭三俊 文震孟 鄭鄤 毛士龍
李炳恭 李邦華 史紀事 夏嘉遇 甄淑 劉思海
許學卿 熊奮渭 郝土膏 章允儒 熊德陽 歐陽調律
劉璞 張慎言 馬鳴起 江秉謙 李日宣 喬可聘
劉芳 薛敷教 沈思孝 顧允成 徐石麒 周嘉謨
劉一燝 瞿學程 韓爌 楊惟休 蔡毅中 宋槃
張拱宸 沈正宗 王洽 王心一 李宗延 倪思
張鵬雲 程註 趙世用 方員度 沈維炳 朱欽相

姚思仁 胡良機 楊姜 蕭基 李遇知 霍守典
汪應蛟 楊維新 蔣大中 姚希孟 胡永順 麻僖
魏應知 王時熙 陳士元 楊建烈 宋師襄 喬承詔
潘雲翼 吳良輔 李喬崙 翁正春 朱大典 陳奇瑜
吳宏業 孫紹統 洪如鍾 歐陽東鳳 杜三策 朱國弼
林汝翥 楊林朝 王振奇 趙彥 唐紹堯 周洪謨
陳道亨 岳元聲 張問達 周汝弼 張繼孟 劉廷佐
史永安 田珍 段然 方逢年 李繼貞 顧錫疇
黃承業 李若星 師衆 畢佐周 李承恩 王之寀
鄧渼 何棟如 吳用先 孟淑孔 許念敬 熊明遇
何士晉 黃龍光 楊時喬 盧化鰲 徐良彥 錢士晉
施天德 王圖 翟鳳翀 陳一元 陳長祚 畢懋康
李騰芳 趙昌運 彭遵方 程國祥 朱光祚 徐如珂
鍾羽正 蔣正陽 林喬枝 韓策 汪先岸 郭正域
孫丕揚 胡忻 王元翰 王宗賢 余懋衡 孫瑋
李孔度 李仙品 周道登 朱世守 楊一鵬 陸完學
陳良弼 陳言 李元 王祚昌 霍鍈 楊新期
談自省 馬孟禎 韓奇象 方有度 金世俊 米萬鍾
王繼謨 李思誠 方大任 陶朗先 陳熙昌 張國紀
何如寵 戴忠 馮琦 劉元珍 姜志禮 于孔兼
耿如杞 區九倫 梅之煥 姜習孔 金士衡 侯恪
韓霖 易應昌 江東之 宋槃 錢龍錫 姜逢元

陳一敬　劉　策　陳子壯　黃道周　王淑汴　滿朝薦

沈　演　劉鴻訓　成基命　王國興　張國紀　楊嘉祚

汪康謠　史孟麟　安希范　李復陽　林　宰　張永祚

劉起盾　陳新芝　朱　灝　劉憲章　韓鍾勲　周孔教

黃毓祺　賀王醇　趙德遒　孟稱光　劉斯陛　戴　埴

陳仁錫　劉宏化　吳道坤　張道濬　李守俊　劉之鳳

王鍾龐　公　鶴　吳宏濟　劉士章　張經世　徐遵陽

侯　恂　徐縉芳　蕭　近　彭汝南　沈應時　薛文周

陳邦驤　趙清衡　何吾騶

以上諸人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削奪者禁錮

張光房乙丑 辛丑山西澤州人 座師高承祚 琦
徐養麟 丙戌南直宣城人 座師馮 琦
李炳恭 甲辰福建閩縣人 座師趙秉忠 孫慎行
丁元薦 丙戌湖州長興人 座師楊起元
吳爾成 甲辰南直青浦人 座師張問達
王時熙乙丑 辛丑江西南昌人 座師侯克恭 御史座候補以憂死子定
陳伯友乙丑 辛丑山東濟寧州人 座師朱之蕃
周朝瑞乙丑 丁未山東臨清人 座師耿庭柏
沈應奎 舉人常州武進人
魏大中乙丑 丙辰嘉興嘉善人 座師高用祚
郝土膏 癸丑陝西郿縣人 座師李養正

東林朋黨錄

李遇知乙丑 庚戌陝西洋縣人 座師彭遵古
張慎言乙丑 庚戌山西陽城人 座師范鳳來
解學龍乙丑 癸丑揚州興化人 座師饗三益
毛士龍乙丑 癸丑常州宜興人
楊維新乙丑 己未陝西人 座師莊祖誥
劉 懋乙丑 癸丑陝西臨潼人 座師周四序
徐憲卿乙丑 癸丑南直太倉人 座師周如謨
房可壯乙丑 甲辰山東益都人 座師顧起元
袁化中乙丑 丁未山東武定州人 座師耿庭柏
楊建烈乙丑 癸丑陝西人 座師劉宗周
劉 璞乙丑 舉人山東益都人

王允成乙丑 舉人山西陽城人 澤州
魏光緒乙丑 癸丑山西武鄉人 座師李養正
李應昇乙丑 丙辰常州江陰人 座師張瑞圖 周延儒
劉 芳乙丑 丙辰陝西渭南人 座師韓文煥
翟學程乙丑 舉人山西人
黃尊素乙丑 丙辰紹興餘姚人 座師周士顯
張鶴雲 丙辰山西陽城人 座師韓日纘
蔣允儀 丙辰常州宜興人 座師李 椽馬之駿
李 元 丙辰陝西同州人 座師李 椽馬之駿
鄭宗周 丁未山西沁水人 座師李騰芳
游士任 庚戌湖廣嘉魚人 座師朱世守

東林朋黨錄

李日宣 癸丑吉安吉水人 座師周四序
黃公輔 丙辰廣東新會人 座師盧大章
陳必謙 癸丑蘇州常熟人
萬言揚 舉人湖廣孝感人
張繼孟乙丑 己未陝西扶風人 座師吳亮嗣
張光前乙丑 庚戌山西澤州人 座師雷思霈
程國祥乙丑 甲辰南直歙縣人 座師全天叙
鄒維璉乙丑 丁未江西新昌人 座師周道登
孫必顯乙丑 丙辰陝西潼關衛人 座師聶心湯
賀世壽乙丑 庚戌鎮江丹陽人 座師錢象坤
顧大章乙丑 丁未蘇州常熟人 座師翁子中

王元翰 辛丑 雲南寧州人 座師雷思霈
劉養壽 乙未 山西臨晉人 座師唐文獻
劉時俊 乙酉 戊戌 四川人 座師韓爌
黃正賓 乙酉 粟監 南直休寧人
沈正宗 乙酉 丁未 蘇州吳江人 座師靳子中
王象春 乙酉 庚戌 山東新城人 座師王家植 陳五昌
王命新 庚戌 山東汶上人 座師雷思霈
東林脅從
顧秉謙 乙未 蘇州崑山人 座師董元學
朱廷禧 乙未 人 座師鄒德溥
吳用先 壬辰 南直桐城人 座師周應賓
東林同黨錄
熊明遇 乙酉 辛丑 江西進賢人 座師郭 昌
胡應台 戊戌 湖廣瀏陽人 座師吳道南
周希聖 乙酉 己丑 湖廣零陵人 座師李廷機
吳仁度 乙酉 江西 人
朱充祚 乙未 湖廣江陵人 座師蔣時馨
李先品 己未 陝西 人 座師湯東明
王 洽 乙酉 甲辰 山東臨邑人 座師張文光
謝應祥 乙酉 辛丑 江西吉安人
南居益 乙酉 辛丑 陝西渭南人 座師朱之蕃
韓光祜 乙酉 戊戌 湖廣 人 座師史繼偕
孫鳴相 乙酉 戊戌 山西沁水人 座師劉為楫

五

姚希孟 乙酉 乙未 蘇州長洲人 座師駱建登
周延儒 癸丑 常州宜興人 座師
潘雲翼 癸丑 山西寧化人 座師郭尚友
霍 鍈 乙酉 丙辰 山西馬邑人 座師李 標 馬之駿
喬承詔 庚戌 山西介休人 座師王家植 陳五昌
李喬崙 乙酉 舉人 陝西高陵人
周汝弼 丙辰 河南商城人 座師成基命
樊尚燝 丙辰 江西進賢人 座師成基命
宋師襄 丙辰 陝西耀州人 座師李 標 馬之駿
馬鳴世 丙辰 陝西武功人 座師張邦紀
方震孺 乙酉 癸丑 鳳陽壽州人 座師何如寵
東林朋黨錄
沈應時 癸丑 南直無錫人 座師郭尚友
陶崇道 庚戌 浙江會稽人 座師孫承宗 曹于汴
涂世業 乙酉 丙辰 江西南昌人 座師韓爌
薛大中 庚戌 人 座師孫承宗 曹于汴
綦謙貞 癸丑 山西人 座師周炳謨 黃立極
甄 淑 乙酉 庚戌 湖廣黃岡人 座師王加植 陳五昌
魏應嘉 甲辰 南直興化人
濮中玉 丁未 南直舒城人 座師靳子中
曠鳴鸞 丁未 江西廬陵人 座師李胤昌
朱萬春 乙酉 辛丑 南直無為人 座師孫如游
陳一元 乙酉 辛丑 福建侯官人 座師王士昌

六

陳以聞觀乙丁丑湖廣麻城人座師盛以宏顧天埈

麻　禧觀乙丁未陝西慶陽人座師盛以宏顧天埈

馮三元庶未庚戌人座師駱從宇

高　推歲未丁未北直人座師高拱極

韓萬象觀乙辛丑山西太原人座師唐文獻

馬孟禎乙丑庶吉戊戌南直桐城人座師劉正中

趙運昌籍未丁未陝西臨潼人座師黃國禹

劉憲寵觀乙壬辰浙江慈谿人座師馮琦

吳良輔籍在甲辰四川人座師全天敘

姚　鏞籍在辛丑山西人座師王士昔

蕭　基末外庶轉癸丑江西人座師錢象坤

東林朋黨錄

金士衡籍回壬辰南直長洲人座師全天敘

劉際明籍在己丑浙江人座師陸可教

范鳳翼觀乙戊戌南直通州人

張篤敬乙南庶改辛丑河南扶溝人座師侯九春

周順昌觀乙癸丑南直吳縣人座師黃士昔

段　然觀乙乙未湖廣江夏人座師許三才

東林點將錄

東林開山元帥
托塔天王南户部尚書李三才　晁蓋
總兵都頭領二員
天魁星呼保義大學士葉向高　宋江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　盧俊義
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天機星智多星左諭德繆昌期　吳用
天閒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　公孫勝
協同參贊軍務頭領一員
地魁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顧大章　朱武

掌管錢糧頭領一員
天富星撲天雕禮部主事賀烺　李應
地狗星金毛犬尚寶司少卿黃正賓　段景住
正先鋒一員
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魏大中　李逵
左右先鋒二員
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鄒維璉　項充
地走星飛天大聖浙江道御史房可壯　李究
馬軍五虎將五員
天勇星大刀左副都御史楊漣　關勝
天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　林冲

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揚　秦明
天威星雙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　呼延灼
天立星雙鎗將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董平
馬軍八驃騎大將八員
天英星小李廣山東道御史黃尊素　花榮
天祐星金鎗手福建道御史魏光緒　徐寧
天暗星青面獸福建道御史李應昇　楊志
天空星急先鋒四川道御史夏之令　索超
天捷星沒羽箭陝西道御史蔣允儀　張清
天滿星美髯公刑科給事中解學龍　朱仝
天微星九紋龍禮科給事中劉懋　史進

天究星沒遮攔吏科給事中劉宏化　穆宏
總探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二員
天速星神行太保光祿寺寺丞吳爾成　戴宗
地速星中箭虎尚寶司少卿丁元薦　丁得孫
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
地囚星旱地忽律廣西道御史游士任（一本作旱地忽）　朱貴
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
地損星一枝花禮部尚書孫慎行　蔡慶
地平星鐵臂膊刑部右侍郎王之寀　蔡福
巡視城垣頭領一員
天異星赤髮鬼左通政劉宗周　劉唐

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
地理星九尾龜右僉都御史程正己 陶宗旺
地壯星母夜叉左通政涂 榛（一作業又） 孫二娘
考算錢粮文出納入頭領一員
地方星活閃婆湖廣道御史方震孺（一作母胡濛） 王定六
分守南京汛地水軍頭領八員
天壽星混江龍南廣東道御史王允臧 李俊
天竟星船火兒南四川道御史萬言揚（一作天平星船火兒） 張橫
天損星浪裏白條南山西道御史萬公輔（俗作白跳） 張順
天劍星立地太歲南山東道御史涂世業 阮小二
天罪星短命二郎南江西道御史李喬孔 阮小五

天敗星活閻羅南吏部郎中王象春 阮小七
地進星出洞蛟南工科給事中徐憲卿 童威
地退星翻江蜃南江西道御史陳必謙 童猛
守護中軍大將十二員
天暴星兩頭蛇兵部左侍郎孫居相 解珍
天哭星雙尾蝎左副都御史孫鼎相 解寶
天孤星花和尚兵部左侍郎李 瑾 魯智深
天傷星行者左都御史鄒元標 武松
天守星病關索刑部尚書喬允升 楊雄
天慧星拚命三郎吏部左侍郎陳于庭 石秀
天退星插翅虎大學士劉 燝 雷橫

天巧星浪子左諭德錢謙益 燕青
天貴星小旋風左都御史曹于汴 柴進
地巧星玉臂匠刑部尚書王 紀 金大堅
地勇星病尉遲工部尚書馮從吾 孫立
地明星鐵笛仙戶部右侍郎鄭三俊（一作地默） 馬麟
四方打聽邀接來賓頭領八員
地文星聖手書生修撰文震孟 蕭讓
地異星白面郎君庶吉士鄭 鄤 鄭天壽
地耗星白日鼠刑科給事中毛士龍 白勝
地全星鬼臉兒光祿寺寺丞李炳泰 杜興
地稽星操刀鬼兵部右侍郎李邦華 曹正

地妖星摸着天光祿寺少卿史記事 杜遷
地微星矮腳虎翰林檢討姚希孟 王英
地彗星一丈青吏部員外夏嘉遇（俗本作地慧） 扈三娘
專守帥字旗頭領一員
地賊星鼓上蚤內閣中書汪文言（俗本作鼓上早） 時遷
馬軍頭領二十員
地殺星鎮三山戶科給事中甄 淑 黃信
地闊星摩雲金翅左中允羅喻義 歐鵬
地醜星石將軍雲南道御史李日宣 石勇
地鎮星小遮攔右僉都御史徐良彥 穆春
地滿星玉旛竿吏部郎中周順昌 孟康

地靈星神醫雲南道御史胡檝　安道全
地角星獨角龍兵部右侍郎劉策　鄒閏
地正星鐵面孔目大理寺寺丞劉廷宣　裴宣
地猛星神火將湖廣道御史劉芳　單廷珪
地佐星小溫侯兵部右侍郎何士晋　呂方
地軸星轟天雷南尚寶司卿傅宗皋　凌振
地强星錦毛虎大理寺少卿韋藩　燕順
地奇星聖水將戶部右侍郎陳所學　魏定國
地威星百勝將吏部尚書張問達　韓滔
地樂星鐵叫子右僉都御史程紹　樂和
地隱星白花蛇右僉都御史王洽　楊春

東林點將錄　五

地察星青眼虎河南道御史熊則楨　李雲
地遂星通臂猿湖廣道御史劉其忠　侯健
地健星險道神尚寶司少卿曾同升　郁保四
地孤星金錢豹子太常寺少卿尹同皋　湯隆
步軍頭領二十七員
地惡星沒面目大學士孫承宗　焦挺
地陰星母大蟲山東道御史劉思海　顧大嫂
地藏星笑面虎吏部尚書周嘉謨　朱富
地壯星催命判官河南道御史楊新期　李立
地刑星菜園子右僉都御史周起元　張青
地短星出林龍四川道御史舒宗都　鄒淵

地空星小霸王太常寺少卿韓繼思　周通
地幽星病大蟲四川道御史練國事　薛永
地暗星錦豹子禮部主事荆養喬　楊林
地狂星獨火星右僉都御史朱世守　孔亮
地歡星紫髯伯吏部郎中張光前　皇甫端
地佑星賽仁貴太常寺卿李應魁　郭盛
地會星神算子太常寺少卿趙時用　蔣敬
地闔星火眼狻猊山東道御史李元　鄧飛
地英星天目將太常寺少卿程註　彭玘
地捷星花項虎太常寺少卿李述節　龔旺
地俊星鐵扇子太僕寺卿曾陳易　宋清

東林點將錄　六

地周星跳澗虎南刑部尚書胡應台　陳達
地猖星毛頭星刑科給事中毛士龍　孔明
地傑星醜郡馬大理寺少卿魏應嘉　宣贊
地伏星金眼彪大學士朱國楨　施恩
地雄星井木犴河南道御史謝文錦　郝思文
地墨星喪門神兵科右給事中蕭基　鮑旭
地數星小尉遲翰林簡討顧錫疇　孫新
地僻星打虎將工部主事鄒之麟　李忠
地然星混世魔王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熊明遇　樊瑞
地魔星雲裏金剛四川道御史宋師襄　宋萬
當甲子乙丑際在毘陵見此錄於鄒衣白家當時傳言是鄒所

為未嘗有鄒姓名愫常之沈應奎在其內而神醫乃海虞之郤
希雍迄今已五十載購得此本中缺姓名三四人計當時罹璫
禍最慘尚有周宗建黃尊素而東林眉目尚有姚希孟不應不
在此中又不敢以意增入姑缺疑以俟致至許其孝陳保泰揚
春践鄒肇四人後列名逆案中不知何以刪名此內不可解也

東林點將錄

政府六人

葉向高 劉一燝 韓爌 吳道南 孫承宗 朱國禎

詞林十九人

孫慎行 王圖 公鼐 繆昌期 錢謙益 蔡毅中
翁正春 錢士升 盛以宏 李標 郭淐 文震孟
侯恪 姚希孟 南師仲 鄭鄤 方逢年 顧錫疇
趙秉忠

部院五十七人

李三才 趙南星 王紀 高攀龍 鄒元標 余懋衡
畢懋良 曹于汴 周嘉謨 張問達 王象乾 陳于廷
楊漣 董應舉 左光斗 王之寀 鄭三俊 孫居相
王國楨 張鳳翔 李邦華 劉策 喬允升 饒伸
馮從吾 昌仁度 吳用先 何士晉 朱光祚 周起元
周希聖 李成名 魏說 南居益 畢懋康 鄧渼
程正己 謝應祥 韓光祐 徐良彥 宋槃 汪道亨
魏光中 孫鼎相 武之望 石崑玉 岳元聲 葉茂才
李瑾 李若星 熊明遇 趙彥 丁賓 解經邦
張我續 鍾羽正 沈儆炌

卿寺七十三人

顧憲成 吳達可 于玉立 姜士昌 姜志禮 涂一榛
翁憲祥 惠世揚 丁元薦 陳以聞 程注 劉復初
鄒德泳 陳宗器 錢春 麻禧 史記事 張光前
吳爾成 史永安 黃龍光 章嘉禎 傅淑訓 王猶孔
吳亮 周道登 胡琳 薛敷教 遂中立 沈應奎
王一佐 吳良輔 徐夢麟 朱吾弼 李炳恭 汪[illegible]瀾
王時熙 胡忻 姚鳴鸞 姚鏞 彭瑞吾 潘[illegible]文
陳幼學 潘雲翼 劉元珍 趙昌運 鮑應鰲 金士衡
霍守典 周朝瑞 陳大綬 洪文衡 王命新 傅振商
劉憲寵 曾同升 濮中玉 侯執蒲 朱萬春 顧際明
劉定國 陳一元 周[illegible]發 陳伯友 馮[illegible]楠 劉[illegible]如
文翔鳳 王豫立 劉惟忠 曾陳易 呂純如 陳所學
傅宗臯

臺省七十六人

魏大中 陶崇道 熊奮渭 沈惟炳 解學龍 劉懋
魏光緒 房可壯 袁化中 毛士龍 李應昇 劉芳
趙延慶 翟學程 黃尊素 周汝弼 湯兆京 蔣允儀
李喬崙 練國事 游士任 周宗建 方有度 李日宣
方震孺 李希孔 李元 鄒土膏 李遇知 張慎言
黃公輔 徐世蔭 萬言揚 張繼孟 王允成 侯恂
陳必謙 劉璞 楊建烈 楊維新 張雲鵬 鄭宗周
馬鳴起 喬承詔 宋師襄 馬鳴世 沈應時 薛大中

劉廷佐　蕭　基　勢　淑　劉之待　張宏化　劉思海

謝奇舉　陳奇瑜　劉　渼　譚　鎬　徐縉芳　汪懷德

錢一本　潘之祥　孫振基　蔣　賓　文學遠　霍　鍈

張養德　王基洪　禾　熹　顧士奇　許舉卿　孫之益

帥　衆　劉大受　胡士奇　樊尚璟

部曹四十一人

王象春　鄭振先　劉永澄　李　朴　夏嘉遇　鄒維璉

于孔兼　王士騏　張光前　馮時來　王則古　汪仕杰

程周祥　劉廷諫　賀　烺　荊養喬　沈正宗　殷　然

汪元翰　諸壽賢　方一藻　方孔照　王淑汴　楊金通

袁中道　涂紹煃　周順昌　孫必顯　臧照如　遠承諳

蔣宗憲　張萬敬　周應期　周廷侍　張檉芳　薛敷教

劉榮嗣　劉定國　李一鰲　王凝祚　熊鳴夏

藩臬郡邑二十六人

顧大章　吳正志　尹　仲　韓萬象　鍾　惺　陸太受

陸完學　劉可法　臧萬年　顧國寶　錢大復以子貴松江人家有■新書院

[illegible]　李　体　黃一騰　鄭懋燁　吉　人　錢士晉

樊王家　瞿式耜　盧化鰲　康元穗　施天德　陳一敎

周岙峙　陶　挺　李若愚　沈惟堡

皆郡武弁山人二十一人

吳養春[illegible]　汪文言　黃正賓　賀學仁　許念敬　沈微垣

陸基志　薛　繼　茅元儀　王鍾麗　臧懋如　汪宗諳

張慈忠[illegible]　黃衍相　顧大猷　汪　鎮　張思任[illegible]

張邦經[illegible]　王淑孔　周大成　陸基超[illegible]

北直八人

孫承宗 趙南星 呂兆熊 孫昌齡 劉廷諫 郭鞏

丁乾學 張文熙

南直四十一人

繆昌期 錢謙益 孫慎行 陳于庭 鄭三俊 畢懋良

董其昌 高攀龍 左光斗 吳用先 何士晉 畢懋康

姜志禮 曹師稷 錢春 吳爾成 倪應春 薛敷教

許譽卿 解學龍 王心一 周宗建 夏嘉遇 程國祥

毛士龍 李應昇 蔣允儀 趙時用 賀烺 顧大章

方孔炤 沈正宗 文震孟 李炎雲 游漢龍 吳[illegible]

史孟麟 鄭鄤 姚希孟 方有度 方震孺

浙江十一人

朱國楨 喻安性 丁元薦 周汝登 胡琳 陶崇道

魏大中 黃尊素 李日華 岳元聲 方逢年

江西十六人

鄒元標 李邦華 饒仲 吳仁度 鄧渼 謝應祥

徐良彥 鄒德泳 黃龍光 鄒維璉 熊明遇 朱吾弼

涂紹煃 帥衆 熊鳴夏 李日宣

湖廣二十人

羅喻義 周嘉謨 陳所學 楊漣 朱光祚 韓光祐

陳以聞 王佐 傅淑訓 孟習孔 沈惟炳 胡永順

游士任 程註 周應期 段然 鍾惺 袁中道

胡應台 魏說

河南七人

蔡毅中 喬允升 彭端吾 熊奮渭 周汝弼 練國事

馬之駿

福建五人

葉向高 董應舉 周起元 涂一棟 李炳恭

山東十三人

王象乾 畢自嚴 張鳳翔 劉策 柳佐 王洽

宋盤 翟鳳翀 程紹 史永安 房可壯 袁化中

王象春

山西十五人

韓爌 孫居相 程正己 魏雲中 孫鼎相 尹同皐

張光房 魏光緒 趙延慶 張光前 荊養喬 姚鏞

潘文 潘雲翼 李成名

陝西十八人

王圖 王國楨 王之寀 馮從吾 南居益 武之望

惠世揚 劉復初 韓繼思 麻禧 史記事 劉懋

劉芳 王淑汴 薛貞 張繼孟 李一鰲 趙彥

四川五人

歐陽調律 王祚昌 王仕杰 孫之益 吳良輔

廣東一人

曾陳易

雲南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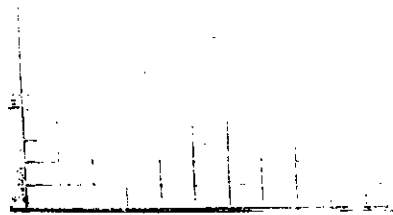
王元翰

貴州一人

王祚遠

東林籍貫

盗柄東林夥

東林初

鄒元標鼻祖以刑部郎中歷左都御史為民

顧憲成以文選郎為民

趙南星以考功郎為民歷吏部尚書逮戍

高攀龍以行人降典史錮歷左都御史為民

孫丕揚吏部尚書初分南北

呂　坤刑部侍郎倡閨範圖説啓宮闈之釁以聚朝訟

張養蒙戶部侍郎同分南北植常州

沈　鯉禮部尚書植常州以抗朝權

溫　純都御史同分南北

薛敷教以國子監助教降學正錮

顧允成以禮部主事降判官錮

諸壽賢以觀政進士革去冠帶

安希范以南吏部主事為民

鍾羽正以吏科都給事為民歷工部尚書

姜　寶禮部尚書

石　星兵部尚書以東征主和植黨爭勝斃獄

徐觀瀾給事主和撓政閒住

趙之翰御史主和撓政

丁應泰贊畫主事主和倡異議為民

鄭　澄御史阻王文肅復相以獨力抗環名疏云錫爵之東臣能

□止之攻者四起朝廷竟不能用荀輔東林始有權

東林盛（入主出奴浙楚周攸）

楊時喬鼻祖吏部侍郎

葉向高

李三才淮撫攫金以擇逮職

劉曰寧侍郎

郭正域禮部侍郎欲滅楚聽勘

岳元聲監丞歷南京兵部侍郎陰陽變幻出聖入神

史孟麟歷太常寺卿降運判又歷太僕寺卿五截人

黃正賓武英殿中書為民歷尚寶少卿逮職

鄒德泳以試御史為民歷太常寺卿

錢一本以御史為民子春

孫羽侯以給事為民

朱長春以刑部主事為民

謝廷讚以刑部主事為民

顧際明以御史為民歷太僕少卿

白所知以文選為民歷工部尚書

饒　伸以刑部主事為民

饒　位御史歷工部侍郎伸弟

章嘉楨以稽勳貟外降州同又以通政降運判歷大理寺丞

張　濤以給事降典史歷巡撫

韓　范以武選降典史歷左通政

姜士昌參政降典史贈太常少卿
朱國楨南司業先之歸德江夏訖足後著湧幢小品伏梃擊紅丸
　崇得大拜
趙　標御史歷太僕卿
祝世祿南吏科歷尚寶丞罷
鄒君寵以職方主事降典史歷侍郎為民
吳達可河南道掌察歷通政使正志文
彭遵古尚寶司丞降歷南戶部郎中
逯中立以給事降知事歷光祿少卿
曹大咸給事力薦趙南星降
劉道亨給事降主簿
　並摘東林錄
洪文衡少卿贈工部侍郎
楊天民給事降典史
錢大復知縣
熊尚文歷工部侍郎
林秉漢以御史降五級
劉九經御史降運司知事
張問達禮科給事中歷吏部尚書挺擊一案兩載人
李應策都給事歷左通政
南師仲宮詹
南企仲太僕卿為民起歷南戶部侍郎
彭瑞吾御史歷通政

趙邦清稽勳司郎中為民起參議
余懋衡御史南吏部尚書
朱吾弼南御史歎於權督
田大年儀制郎中附郭江夏傾楚
胡　化舉人知州佯狂大書大年走卒
于玉立刑部郎中為民四路占風八面招邀同王士騏蛇忙一世
　贈太僕卿
王士騏吏部郎中為民時稱是非王
顧天峻春坊初用鄭振先薦為振先敗
龐時雍南兵部郎中贊察以撓主權為民
劉元珍兵部主事贊察以撓主權為民起祿少
　並摘東林錄
丁元薦舉韓敬序其文趨而攻於朝百行做此
何士晉給事歷兩廣總督四截人養馬
吳正志光祿少卿降歷僉事達可子千面化身
涂宗濬御史歷兵部尚書升見鋪卒不及用
王　圖吏部侍郎官詹驅除授植
王　國御史歷巡撫
史學遷御史察罷
王淑汴寶坻知縣令皓之聖國之子
吳　默歷太僕卿李實掌察河南道軍師
曹于汴吏部給事中掌察歷左都御史
湯兆京河南道掌察贈太僕少卿吳達可甥

喬允升御史協察歷刑部尚書
胡　忻都給事倫单佩書陞常少
王宗賢考功郎掌察
史記事御史有大亂將作瓶
熊明遇給事歷操江都御史追贓
王明熙御史歷太僕少卿局跌憂死
金士衡南給事力保淮撫陞太僕少卿
王　明御史歷太僕卿察罷
張國儒兵都給事察罷
吳　亮宣大巡撫郵東林書示中朝歷理少轉理卿
畢懋康御史力攻沈四明李晉江兩座師歷僉都
「盜柄東林夥
吳宗達宮詹門擧
郭　渴禮部郎中
徐必達座師李文節未相上書勸其速行發抄歷南兵部侍郎
段　然給事中歷兵主為民真正幻然
王元翰給事中力攻館師閣師為散館七人冠下七人連
王基洪御史
宋　濤御史降判官
吳邦稚給事年例歷常少
戴章甫給事降知事
陳宗契御史歷太常卿
馮奕垣御史同徵館考八人獨立者一人關士也且能攻關相業

五

汪若霖給事降判官厥狀如鬼行同
鮑應鰲禮部主事教習駙馬為民歷常少
楊春元駙馬時對云三天門下楊都尉汗顏五鬼隊中馬判官花
面
馬孟禎御史歷太僕少卿號判官領以下五鬼此號起自辛亥京察時
李邦華御史歷兵部侍郎為民
徐緒芳兩淮巡鹽追贓
周起元御史歷應天巡撫為民
徐良彥御史歷僉都為民工部侍郎
李炳恭未任御史考察起補為民以上五鬼
翟鳳翀御史巡撫革職
盜柄東林夥
陳子貞南提學歷術史
陳嘉訓南給事領袁南都
陳　元御史歷應天府丞閒住
李成名給事歷巡撫
張養正南御史歷少卿
胡嘉棟給事考察因廷弼座師起遼監軍道再逃擬斬
黃一騰工部主事歷兵備
吳　炯歷僕卿閒住
張光房養蒙子必欲臺省兩請數年局勝乃已歷流少閒住
賤鳴鸞寺丞全上
濮中王尚賓丞全上

六

張養才考功郎歷太常少卿
汪懷德南御史先鋒
劉　策御史歷兵部侍郎
石崑玉歷巡撫
姜志禮歷尚寶卿
陳大紱學僉歷太僕少卿
朱光祚選郎出選時有跡歷尚書為民
劉一焜考功郎歷巡撫附楊時喬而領袖江右
蕭茂才歷工部侍郎回籍
鄧雲霄南給事歷參政
吳用先歷劉逵總督閒住向為逵觀門使借寺僧借與萬實宗同
盜柄東林夥
吳道南大學士
吳道長助教歷南刑部主事察罷
張嘉言營繕郎中察罷
丁此呂歷兵備
南居益歷巡撫陞工部侍郎為民企仲師仲姪
孫鼎相吏部歷巡撫居相弟
满朝薦歷太僕少卿為民
李　朴戶部主事李三才使令上疏甚悖察罷
熊廷弼事敗乃入今新說揮金時百官趨之若狂
劉養喬擬御史上本代人出名
鄭振先禮部主事降宣撫經歷富藏予昇巧曾娶伴狂卧之父

陸大受戶部郎中福王之國擬陞長史遂攻鄭戚和王之案何士晉
翁憲祥吏都給事陞太常少卿
晏文輝南給事
賀學仁中書揮金固局烺父
鄭宗周御史
曹　珍歷太僕卿為民
碩士琦給事
汪承爵歷運使
魏雲中御史歷巡撫
吳良輔御史
盜柄東林夥
凌漢翀御史閒住
李之藻工部郎加太僕少卿
劉　琫舉人入幕今改名永基官僉事
雷思霈檢討
王以寧御史年例
王　佐給事歷太僕
惠承芳歷工部主事世揚父
盛萬年歷布政
陳一教歷參政
陳伯友給事歷太常寺
賀世壽戶部主事羅學仁子

龔三益諭德年例陞參政解元不認座師李文範
劉定國原名是兵部主事歷太僕少卿
陳紉學湖州守與朱丁比
沈正宗工部郎令學姪
吉一人御史年例
李　瑾吏都給事歷兵部侍郎
蔣　貴祭人南御史
孫振基給事年例必顯父
劉　蔚御史順天府丞
張篤敬南科起歷南禮部郎中
潘之祥御史

盜柄東林夥

潘　文太僕卿雲翼父
王述古歷按察使弟副古
吳爾成行人歷南光祿寺丞
周廷侍刑部主事降順天知事察罷
傅宗皐歷南尚寶卿
蔡毅中禮部侍郎會鄙已甚
劉復初歷太常卿
葛寅亮部元標薦徧門戶中人學僉
鄒復宣御史
張廷拱歷大理寺丞
翁正春禮部尚書

九

李若星五千五百兩巡撫追贓
劉宗周行人歷通政為民左都
梅之煥給事歷巡撫為民
張茂忠錦衣罷
陳居恭錦衣罷
吳養春中書
　東林晚 翔朝 擁執
劉一燝身祖大學士
葉向高大學士東林初盛晚教主
孫承宗樞輔
孫慎行禮部尚書為民

盜柄東林夥

周嘉謨吏部尚書為民
惠世揚給事歷太常卿令擬斬
左光斗御史歷僉都斃獄
楊　漣給事中歷副都斃獄
魏大中吏科給事斃獄
盛以宏禮部尚書
繆昌期諭德追贓斃獄
錢謙益少詹貴舉人為民程尚
周道登禮部侍郎為民開學
錢士升中允士晉兄開學
李日宣御史邦華姪

十

宋　盤御史歷巡撫
李　倬知府台用卒
陳于庭御史歷吏侍為氏左都
方大任御史提問
徐時翰兵道趙時論方沈両相起用為氏
董應舉歷屯田鏡法侍郎
麻　禧給事降知事常少為氏
馮從吾副都御史為氏
張　庭户部以証挺擊功贈少卿
袁化中河南道斃獄
王　紀刑部尚書為顧大章走卒
　　　　盗柄東林夥
周朝瑞給事中斃獄
顧大章刑部郎中歷憲副斃獄
房可壯御史為氏
毛士龍給事追贓
魏光緒御史聽降
方震孺御史斃獄
李應昇御史為氏斃獄
曹履吉學僉趙南星鄒之麟婚
蔣允儀御史為氏
潘雲翼御史文之子劉一燝幕客
錢龍事御史為氏

周汝弼御史年例
李　元御史為氏
王允成御史止於為氏
姚希孟檢討為氏
李騰芳論德降理問歷侍郎為氏
周延儒修撰闖學
陶朗先巡撫斃獄
周宗建御史首保廷弼暨建首善書院斃獄
夏之令御史斃獄
安　伸御史有紅丸議草
文震孟三月十六請卷日早令度震賜疏論何朱沈三相公關吉
　　　　盗柄東林夥
不得與請卷首擬獨為政竟定狀頭始進弄權入詞林使
咆哮報德　問學
鄭　鄤庶吉士聽降振先子
周汝璣御史陞淮揚道汝弼弟
周宗文觀大中出力親家
夏嘉遇吏部員外追贓
鄒維璉吏部郎中追贓
胡良機御史為氏
汪文言門子徒犯斃獄
涂一榛南考功郎歷左通政
李　標禮部侍郎闖學

王登庸刑部主事
方逢年檢討聽降 尚學
顧錫疇檢討聽降 宗伯
趙秉忠侍郎為民
鄧　渼順天巡撫澄之弟追贓
孟習孔歷太僕少卿閒住
程　註吏科給事歷常少為民
徐夢麟南太僕少卿
程正己考功郎掌察巡撫為民
史永安貴州巡按自雲使巡撫逃有功驟陞今官
趙運昌主事起祿丞
盡附東林黨
王　洽浙江巡撫
王命新南大理丞
王象春南吏部為民
周爾發歷尚寶少卿
霍守典給事歷常少聽勘
文翔鳳南光祿少卿罷
王豫立南光祿卿
劉惟忠御史為民
劉　芳御史為民
解學龍給事為民
熊奮渭都給事聽降

十三

周希令給事歷太常少卿
劉　愨給事為民
趙延慶御史為民
翟學程御史
黃尊素御史為民斃獄
李喬崙御史
甄　淑户科給事為民 刑尚
李遇知給事為民
虞執蒲少卿
虞　恪檢討為民執蒲子祭酒
虞　惆御史户書
盡柄東林黨
李希孔南御史
楊維新給事陞常少
韓大中給事年例
張鵬雲給事
劉思誨御史歷大理寺丞
霍　鍈御史為民
方有度給事為民
游士任御史遣戍
萬言揚南御史為民
黃公輔南御史為民
張繼孟南御史

十四

徐世業南御史為氏
陳必謙南御史
沈應時戶科給事
宋師襄御史聽降
馮名世御史
黃　基給事年例
喬承詔御史降處
謝奇舉御史
沈惟炳給事聽降
許譽卿給事聽降
孫之益御史為氏
益柄東林夥
劉宏化給事為氏
陳奇瑜給事
楊廷烈御史
劉廷佐御史聽降
帥　衆御史
劉大中御史
樊尚燝御史
黃龍光左通政追贓
袁中道南吏部選郎
鍾　惺南吏部學僉考察
胡士奇御史

十五

張光前前選
程國祥吏部主事為氏
薛文周給事
方孔炤職方郎養馬
徐紹煃南吏部文選
徐大相南吏部郎降
王則古工部主事
王任志吏部郎中閒住
方一藻戶部主事
孫必顯吏部振基子為氏
楊全適禮部主事
益炳東林夥
劉廷諫吏部
周應期御史
蔣宏憲主事
周順昌吏部主事為氏斃獄
劉榮嗣吏部主事
樊王家兵道追贓楚人
錢士晉餉道追贓歷巡撫士升弟
王鍾嚴中書南星甥遣戍
佟卜年僉事斃獄
成名樞給事歷太常少卿
施天德兵備追贓

十六

易應昌御史
許含敬序薄南星通家子遣戍
吳柔思知縣亮子
蔡思充都給事歷太常卿
尹　仲兵備
韓萬象參政為民
鄒維璉副使原任給事
李若愚推官考選府同知改教
湯啓燧南部兆京姪今改籍鳳陽
沈惟堡知縣降順天知事工部主事
晉淑汴吏部主事

直隸東林黨

陸基忠刑部郎中
周泰峙兵備
瞿式耜知縣
沈儆炌武英殿中書
劉可法布政陞巡撫為民
陸完學康使
江秉謙御史為民
顧大猷勳衛
張邦經中書
繆秉權給事
錢　榮都御史

張錫命南御史
陳　本南御史陞雲南僉事
張慎言御史追贓晉人
周大成中書
汪宗孝
李一鰲南考功郎中外轉
王凝祚兵部主事
臧照如行人
臧納如
張聖楷吏部郎
鄒士貴給事降

直隸東林黨

劉　璞御史
郭一鶚御史
馮時來吏部郎為民
顧國寶知縣
康元穗南儀制
孟淑孔布衣參謀斃獄
武之望巡撫
謝應祥陞巡撫論罷
茅元儀監生
茅　維監生
張思任布衣參謀

趙高既敗楊左罔視猶存入劾時人戲曰趙錢孫李周吳鄭王

趙　彥兵部尚書奪廕

錢　春一本之子少卿為民

孫居相御史歷兵部侍郎追職

李邦華兵部侍郎為民

周汝登通政

吳仁度吏部郎中歷工部侍郎

鄭三俊戶部侍郎

王之寀刑部侍郎追職

夥壞封疆錄引

善哉鄒金谿掌科大幽小幽之說也五義黜幽事孰有大於夥壞封疆不於此引繩批根而拔索居官小過何為哉今年余忝主計為劃一二熊黨甚快而猶恨惡卅蔓藤斬削不盡要之前後彈章業已貼人耳目敢取劉芳吾道長所臚列未盡者列名於左要之此輩人神共憤罪通於天已經察處者當思懺業於來生尚盧掛街者莫望燃灰于今世蹤跡既彰敎天共恨孝子慈孫百世能改乎哉苟有補於國家雖晁錯十世之宥予一人任之矣

興化魏應嘉題

熊黨夥壞封疆姓名

一執政一人　劉一燝

一司禮大璫一人　王安

一部堂五人　周嘉謨　王紀　鄒元標　汪應蛟　陳大道

一卿寺三人　劉道隆　滿朝薦　楊漣

一翰林七人　李騰芳　劉鍾英　文震孟　鄭鄤　繆昌期

姚希孟　錢謙益

一臺諫十六人　惠世揚　周朝瑞　熊德陽　魏大中

侯震暘　蕭基　毛士龍　楊鶴　焦源溥　周宗建

李日宣　左光斗　方震孺　江秉謙　李希孔　王允成

二部署二人　顧大章　向日升

朝廷設臺省之臣職司風憲紀綱豚明黜幽以主持公論乃不為獬豸之擊邪反為窮奇之噬正是何異京卞惇淮敢于指斥司馬蘇呂輩為邪黨異世同符有如此

天鑒録

真心爲國不附東林模攻擊
乍史抑林野及冷局外轉者

黃克纘　何熊祥　王紹徽　徐兆魁　喬應甲　許宏綱
錢象坤　王永光　唐世濟　范濟世　何喬遠　邵輔忠
于仕廉　劉曰梧　趙士琦　商周祚　蘇茂相　劉文炳
姚宗文　錢策　沈演　韓浚　董有威　李樸
張維樞　岳和聲　徐紹吉　朱一桂　陸卿榮　秦聚奎
呂純如　須之彥　杜士全　申用懋　毛堪　俞彥
姚士慎　田生金　蔡獻臣　李思誠　趙秉忠　湯賓尹
韓敬　孫傑　王志道　霍維華　郭興治　郭光厚
汪慶百　朱童蒙　李春燁　傅櫆　官應震　陳治則
熊化　劉廷元　徐景濂　賈繼春　李徵儀　張素養

崔呈秀　彭宗益　潘汝禎　過庭訓　徐揚先　楊維垣
王業浩　張至發　張捷　安伸　呂鵬雲　牟志夔
李嵩　萬崇德　虞謙　呂圖南　徐大化　章光岳
李夔龍　王伉　蔡奕琛　金世俊　周士顯　陳陛
郭一鶚　吳殿邦　彭維城　魏光國　王繼曾　孫國楨
岳駿聲　勞永嘉　田生芝　姚若水　吳元　劉國縉
吳光龍　楊觀光　陳儒　徐從治　朱本治　曹履吉
范得志

奏疏

大學士臣韓爌等謹奏爲遵奉聖諭事崇禎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大學士臣韓爌臣李標臣錢龍錫臣吏部尚書王永光臣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蒙召見文華殿恭聆聖諭朕覽吏部尚書奏覓冢臣欲定附逆諸臣行狀然必先正魏忠賢崔呈秀客氏首逆之罪次及附逆之人欲分附逆等又須有所憑據今發下建祠稱頌諸疏卿等家與王永光曹于汴在閣詳閱如事本爲公而勢不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㧡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効惟是首開諂附傾心擁戴及頻頻頌美津津不置併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世之心此番懲治之後無有遺漏俱赦而不究務斷葛藤並不許借題參劾卿等只在數日

確定來奏不許中書參預不可延緩露洩特諭欽此二月初九日再奉聖諭卿等奏准召刑部尚書喬允升同卿等參定欽此臣等仰奉諭旨先將發下祠頌等本逐一看詳續據部院二臣開進各官姓名事蹟互相參對謹以聖諭分款奉爲提衡并陰行贊道在同頌欵外書名酌量擬議再同喬允升或已經議遂不盡厭辜或謬附權傷當速始禍遠明聖諭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世之心三尺無私天誅不貸四凶畢竄國憲用申惟是大憝既正不赦之條而羣小宜開自新之路臣等簡祠頌及部院開來諸臣或事關題覆公牘列名或身任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倉猝揖讓或編摩効有劇詞又或生平才守仍優涉歷歆勞早著聖諭所謂事本爲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㧡所當原其初心或

可責其後効或與聯奮免臘姓名固明罰飭諭之嚴條無敢遏宥
罪之寬政也臣等祗奉諭詢共矢公慎就事論事定畫一之刑書
以人治人肖本来之面目滿神并驅畢晟執科商販兵民詁置之
外倘幸無掛漏可永示戒懲寒亂臣賊子之心抒正氣忠魂之憤
三章既約金石不渝一面宏開萬縣永斷關奸誅而安反側明政
刑而裏治平端在是已若夫加銜加蔭濫被恩施殿工邊功尚須
嚴核最可恨者先帝富彌留之日多官邀封蔭之恩其天啓七年
八月二十一日大工謝恩併寧錦叙捷函蒔告成三藩之國所有
叙勞據依律例各附本款具本上請俟旨間本月二十六日蒙皇
上名封平臺發下臣等原本并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五人又欽
定謀反大逆凌遲首犯斬首逆同謀黨擧斬犯逆擧軍犯頭人問徒

六欵仍奉面諭在外各官輕者至爲民止其原不列名者不妨酌
定臣等遵照前奉聖諭及欽定續欵通將在外紅本及部院開來
各官併斥南計附逆奉旨候議各官贓情罪重輕俱依交結近侍
律并引各例加減照例減等分欵勵武內臣逐欵附後訟當與奏
臣等竊惟尊無二上人臣首義無將國有常刑天討用彰有罪社
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近侍官員所以防內外而肅宮
府杜奸萌而窒亂源決至嚴已逆璫魏忠賢狡谲多端兇頑無忌
始焉小忠小信祇使身國繼而作福作威遂干國政內則妖媼客
氏聞規禁寢結爲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透露機情助其羽翼戕
宮紀而戮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遂無等之三封濟降隆恩之
九錫藩邸通逆字親播素建生祠以下人心遺內鎮而逵遠將陰

誅臣測借勢顯威碟碎已服上刑妥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
首逆之罪所當先正者也頼宗社有靈聖明御世乾坤旋轉雷霆
合章既元兇已就誅矣凡黨附宜嚴區別若乃官腔蹻跖人顯豺
狼懷私欲借兇鋒措手隨損魁柄義書發大難禍始教猱或倒身
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挨圖母倡和逆封鐵券金章覆題恐後賸
田甲第請給事先或引聖經以慫恿中傳或據史職而抹殺董狐
墨縲朝服忍比罪魁絰騎銀璫大興詔獄修驛馳以殘軀命不難
投人媚奸佞犨笑而効爪牙總是酬恩報怨至於一人而創祠數
地一事而撰頌連章祠省直祠邊鎮祠京師未已也而且祠之國
學頌碑文頌奏章頌鄉錄未已也而且頌以綠綸此則聖諭所謂
首開諂附傾心擁戴及頻頻頌美津津不置者也而又有[illegible]

開網羅密布腹藏螭甲撟青蠅貝錦之詩意條萁郵醜白馬清流
之禍即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挽鬼
蜮之毒而更避虎彪之名聖諭所謂雖未詞頌而陰行贊導者也
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紀亦異秩酴悉宜聽部削除尚寬矯旨之
推求用廣原情之德意併用附及以俟宸裁所有前項欵分名姓
及應得罪名開具於後統惟鑒奪敕下施行爲此具本謹具奏聞

工奏天地本有厰臣掃逆如雷如霆翼正爲而萬禩宗德無疆
大功蓋世等語
李精白（河南人南直穎州衛籍 癸丑科山東巡撫加尚書）東省三祠諛頌六疏元輔功
高著掖本有厰臣孤忠報主殚慮匡時掣魁柄以至還尊揚淳
雲而開九溟侍頌對聯有至聖至神多福多壽等語
秦士文（山東掖縣人甲 辰科兵部侍郎）祠頌七疏譏器鏤名頌本有素蘊聖明之
懿昭上公之功等語
張文熙（北直景州人癸丑 科御史加少卿）逆璫姻親羣邪契好喉倪文煥誣周順
昌巡視光祿有頌璫疏
楊維和（南直武進人癸丑科工 部主事加銜副都御史）主事加銜副都曆奸曲盡諂媚
何廷振（廣西富川人丙辰 科御史加少卿）封爵已定給賜宜優本有查發類地七
欽定逆案

百頃銀二千兩及查參遣例通久等語
陳朝輔（浙江鄞縣人丙辰 科御史加少卿）安平莊由催撥各屬先報田數那解錢
粮
許宗禮（北直長垣人丙 辰科御史右都）戶部吏垣覆調管察考選曲狥要路躋陞
同鄉比黨
卓邁（福建莆田人己未科 御史加太僕寺少卿）二祠一頌當歎及攻代崔呈秀報復
叅夏之令建死廟算制勝本有厰臣知人善任罇俎折衝等語
盧承欽（浙江餘姚人 丙辰科御史）諛頌三疏又請刻黨籍榜示海內建祠本有
殷肱良弼社稷元勳扶聖主於中興煥宸居於大壯等語
陳爾翼（浙江山陰人丙辰科年例特起 翻局去科給事中加太常寺卿）頌逆有內外諸臣心厰臣
之心等語薦崔呈秀爲本兵請五城邏緝東林餘孽

石三畏（北直河間人乙未科御史 退訟氏楊左大獄）趙南星當銓劣轉崔呈秀特薦御史（王宮貴 城考）
郭興治（北直東光人庚戌科年例 特起翻局給事太僕寺卿）攻道學例轉因中旨復還參方
震孺遠間薦吳淳夫京堂
劉徽（北直清苑人丙辰 科御史加少卿）稱頌十一本誣房可壯與尚環鹽差參
熊廷弼懸贓百萬頌本有厰臣精忠幹國盡心籌畫三載三捷
奏此膚功等語
智鋌（北直元氏人舉 人御史加少卿）通內得選北道嫉害善類多人參解學龍
侯恪削奪頌本有還籌帷幄付托得人等語
王珙（湖廣蘄州人乙未 科御史加少卿）參方大任門徒追贓祠頌疏中不名厰
臣謝恩本有厰臣勵精勤勞經營得法俾三朝之缺典光興等
欽定逆案

語（御史明徒不許納特親列 科所比之戍遣尤可叙異）
何宗聖（湖廣隨州人 舉人工部侍郎）房山建顯德祠威靈香火地題祠本有厰
臣席籌參微精誠格天等語
汪若極（南直旌德人己未 科御史加少卿）阿逆璫兩疏諛頌羅贊化一獄媚奸天
心助順本有厰臣緝奸助餉中外感激精忠等語
陳維新（浙江上虞人壬戌科 給事中加副都御史）參王允成薦張我續疏云無奸不照
又云清明再闢
門克新（河南汝陽人己 未科山東巡撫）羅織孫文豸顧同寅究斬詞連文震孟陳
仁錫鄭鄤除名
游鳳翔假參高攀龍自辯復原職借糾官秉忠勛志世揚
田景新（貴州人己 未科巡撫）始在師門竊柄同事殿工疏薦崔呈秀侍郎兼

僉都御史

呂純如南直吳江人辛丑科兵部尚書 惑落監隨掠莞夫役復令疏歸美厥臣

吳殿邦廣東海陽人癸丑科尚寶寺丞 媚璫勠興王家追魁通參政尚寶卿敢倒

黃運泰河南永城人己丑科戶部尚書加太子太傅 建祠守祠稱頌十本有厥臣志切

恹復知人善任運籌帷幄文武承受方畧等語

李從心北直南樂人壬辰科河南總督尚書加太子太保 祠頌五疏河道叙勞本有厥臣

愫擎天浴日之赤心運旋乾轉坤之妙用獨居首功當膺特寵

等語

楊邦憲山東益都人丁未科江西巡撫 江西建祠元勛功德甚隆本有厥臣魏上

公光岳元精扶與正氣等語析毀濟寧祠得罪名教

郭增光北直大名人丁未科河南巡撫 河南會建戴德祠有厥臣德隆乞請頒名

欽定逆案

本有體國精誠萬民傾慕等語

單明詡山東高密人己未科巡撫侍郎七年進士陞侍郎加 主事三年躐躋巡撫薊寧城

工得力識輔籌邊未聞

王點北直魏縣人丁未科大同巡撫 巡撫大同會建嘉猷祠助工本有厥臣能

忠為國黙助自天邊疆末吏敢不體厥臣以體宸衷等語

李蒿山西蒙河人甲辰科登萊巡撫 登萊二祠稱頌七疏有厥臣神謀秘算授

計籌邊赫聲濯靈揚威命鎮等語

牟志夔四川南漢人甲辰科京察時起副右山東巡撫 指建祠派銀屬官稍遲立覺糾從

張三傑山東劉城人癸丑科甘肅巡撫 巡撫甘鎮稱頌五本有厥臣與開都和衷

籌畫燭照邊陲紀綱振肅等語梟司驃騎開府賞緣嬖附有徵

曹爾楨南直長洲人戊戌科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撫晉建祠三本有心膂重臣早夜

經營細大拮据等語

毛一鷺浙江遂安人甲辰科南直巡撫 蘇州同王珙建祠被逮周順昌被逮激變

張文郁浙江天台人壬戌科五年陞工部侍郎加右都御史 職主事驟躐侍郎督工賞緣攜

逆

周維持南直金壇人己未科御史周應秋之弟 疏請劉黨藉折書院論劉一燝周嘉

謨等削籍名教之可不容元祐之禍戒成

徐復陽南直武進人丙辰科南道御史 疏誣都主事追贓參方逵年等削奪以考選主者

忠持局結案二疏護奸害正有據甲子科試策北島不作贊者丁卯科試題奚尊觀孔

省共出以先帝孔子殿工邊工獻狀者何不指舉邪

黃憲卿江西盧陵人丙辰科御史山東巡撫 中城山東二祠頌元勳萬石為烈本有

厥臣赤心中天日月熱腸特地乾坤成函朝大忠大孝佐九重

欽定逆案

允武允文等語

許其孝北直棗城人癸丑科御史巡鹽淮揚州 會建聖恩祠頌本有督厥

魏上公天付英姿靈鍾名世功高社稷德被商民等語揚州興化官許

張養素 太建二祠頌王師屢捷本有稱厥臣

以安社稷之勳定之畧方畧家授機宜悉符等語

汪裕河南商城人己未科御史加少卿 建祠守祠故頌七疏元臣功德天崇本

有親忠賢丹淵浴日靈脫補天德曜乾坤勳在社稷等語

梁克順河南鄢陵人御史選道 舉受人意指橫肆彈劾酬恩本有東林元兇

大懸立為逆詰削奪海宇共睹清醒等語

劉宏光山東臨邑人己未科御史 兩院會稟建報功祠屢疏糾彈多屬善類

溫皐謨（廣東東莞人癸丑科湖廣巡撫）湖廣建隆仁祠本有厥臣計安社稷翊贊
朝廷茂功崇德藏在盟府等語
鮑奇謨（浙江餘姚人己未科河南巡撫）河南會建戴德祠頌興郭增光同（撰臣也）
陳以瑞（江西進賢人己未科御史）叩送像長揖佛前致璫疑旋被斥逐
莊　謙（山東昌州人己未科御史）會建祝恩祠併頌二本有厥臣德著廟堂中
外享有道之福內扶社稷延運永無疆之休等語
龔萃肅（南直合肥人丙辰科御史）鹽差建祠本有東厥魏上公顯然柱國元勳
卑爾清朝碩輔等語
李應薦（山東恩縣人癸丑科御史加少卿）薦潘汝楨監試中崔鐸招嫌
何可及（雲南劍州人己未科御史加少卿）頌疏五本先帝與逆璫並稱
李時馨（陝西綏德人己未科南道御史）改折本內有大災修省天心仁愛內有璫
欽定逆案
忠之臣外有調元之相可繼消弭此真竟有九年之水並成其
為聖帝等語
劉　渼（湖廣沔陽人舉人南直御史）兩疏媚逆糾參可憑
王大年（山東壽張人癸丑科御史加少卿）巡城建祠雖由合疏中台執法憲紀何
存
余合中（南直銅陵人庚戌科年例起御句御史加太常少卿）特參陳本有臣跧伏田里臺臣
崔呈秀等交章薦拔又潔己奉公之厥臣保護於內鳳至麟生
等語
徐　吉（四川內江人丙辰科蘇松浙江巡撫）建祠本有厥臣澤被海隅等語祠成仍
疏敘勤勞官有厥臣功德不朽等語
宋楨漢（福建莆田人丙辰科御史）淮南建嚮德祠會疏同詞歆頌

張汝懋（浙江山陰人癸丑科御史）誣奏樊尚璟房可壯楊嘉祚等追贓
許可徵（河南尉氏人己未科兵垣加副都御史）捷音俘解本有厥臣先機運籌閫部
秉公謀贊內鎮督撫道將膺揚閫外等語（兵垣以邊事頌加銜左副都）
劉述祖（河南陳留人庚戌科江西巡撫）撫院會蒙建祠歆頌無可規正
李燦然（浙江嘉興人己未科御史）河南會建褒勳祠本有魏上公帝簡篤生佐
興閭出允九五之元臣洵五百之名世等語
劉之待（湖廣興國人丙辰科浙江巡撫會題未與進題辭里致恨刺李）會潘汝楨疏到稍遲後以
例推被削
孫之獬（山東淄州人壬戌科翰林院日講官順天主試中崔呈秀子鐸）中崔鐸倩有人言哭委典
大貽嗤笑
吳孔嘉（徽州人乙丑科翰林院編修以報仇嗾宮兵參春一家）（欽定逆案）登第即工通內黃山慘殺多
人（許志吉己丑內刑吳孔嘉己祿斥擬使主事呂下閹何以矚免）
潘士聞（江西宜春人己未科工科給事中福建主試）闈中試錄序文有聖主當陽帝賚良
粥某內有廟堂之上帷幄之中勝算容謀出奇授畧等語
李寓庸（南直泰興人壬戌科吏部主事）奸黨薦入銓司鑽營見於恭勳（王恩忠廟天荊州人）
（己未科史臣張元芳都主事推王秀之婿當逆徑至成薦入銓司）
阮鶚鉉（河南洛陽人監生大理寺右丞）誣參呂坤并鄭三俊三案元兇一疏媚璫
備極稱揚
李若琳（北直濟南人壬戌科翰林院日講官）上林官民建祠列名不能堅拒
張永祚（南直宜興人官生後軍都督府經歷）建良狀署存仁祠嘉蔭署洽恩祠林衙
署永愛祠
周良材（雲南永昌人丙辰科吏部郎中）璫孽送封槩呈題覆

曾國禎江西臨川人丙辰科太僕寺少卿建盧溝橋隆恩祠本有厰臣精誠格天
鹿昇遁徵等語
張化愚河南內黃人官生戶部郎中建崇文門廣仁祠元功德業普施本有精
誠貫日等語
李桂芳北直南和人戶部司務柴大工欵頌又守令急撫本參有仲賦胡敬
辰有厰臣急公之念可容卑彝委之等語
張一經 軍國大計本有天眷聖明篤生厰臣安內攘外功高千
古等語
陳 殷浙江山陰人壬戌科工部主事加太僕少卿主事僕鄉奪情視事
夏敬承湖廣景陵人舉人閒居特起翰西南遊新史拜祠首倡設言上公高懸特諭
周 宇四川成都人癸丑科兵部郎中拎胡監鄉覩厚善誇魏祖种道通靈
欽定逆案
魏 㒷北直南樂人親廣微子官生戶部主事陞廣東康州知府自認逆孫建祠朔望謁拜
郭希禹山西寶府人監生大理寺評事輸田二百頃為逆祠祭田
頡 鵬山西新蔡州人壬戌科部中陞嚴州知府逆祠倡拜題額陞郡再建禹祠
李際明山東安邱人已未科南兵部郎中劣精犄奸陞官建祠治品供獻
魏宗政湖廣漢川人舉人四川遂義知府借胡監分金鷹題四拜逆祠遶門引水
岳駿聲浙江嘉興人庚戌科通政誣王之寀受賍竟至速死擬學誣案已蠍拜
料不休
郭士望湖廣新水人甲辰科見任吏部侍陞參政直陳東林陷害本有厰臣魏上公精
陰靈日月為光朝乾坤臣何幸遭逢明良盛世等語參南居益魏
大中周起元等又自稱曾經崔呈秀特薦
張毅姪四川內江人舉人戶部主事准貴附璫寵緝書是貪累萬金

周 鏘本衛籍癸丑科河南參政河南督建報德祠毀王府民房二千餘間
起宮殿九楹
徐四岳官生大理寺卿任子工部加銜頌鄉貳頌本有臣靡任以來不税
一節倍意釐剔一念儆長莫非仰體厰臣德意等語
辛思齊山東舉人兵備參政設詞一本桶瑺攘官
胡芳桂四川巴縣人癸丑科南部中陞知府恃厲吳擇復仇害正胡參永房曙可陸杜師吳曾納擧
以上交結近侍官貨律引名律減二等坐徒三年納贖為民
李希哲 胡良輔 崔文升 李實 李明道 孟進實
王體乾 劉敬 徐進 馬王 楊朝 胡演
劉鎮 梁棟 張守誠 商承德
以上一款十六人并前一款徐應元等十五人中有見任閒住
欽定逆案
的並放回原籍俱草去冠帶為民奉聖旨覽卿等奏逆黨謀黨
附諸人罪狀各殊刑章宜正除重辟以上監候遠問見擬外其
充軍發遣及贖徒為民行該撫按照數欵結正具奏朕遵明國
憲勅法除奸申儆官邪昭布中外還同物一體通行該部院知
道欽此
大學士韓爌等一本為遵奉聖諭事臣等欽奉皇上屢諭恭定附
逆一案及復商確除將祠頌贊導諸臣分別重罪擬戍以至削籍
為民開列數項具疏奏聞及聖諭事本為公而執非得已素有才
力而隨人點提如封疆逆黠及素任無過諸臣俱置弗議外若稱
頌稱次前欵諸臣或居位鮮匡維之業而指獻亦無奸琢或濫竽
備晴求之貨而緣索初非自主或行本坡邪揭權暴非為戎首或

陪因曏職播職掌尚未全聽及尋閱建牙品原膚碌散貪冗吏識
昧挺持者臣等欲再擬減等則恐前重而後輕欲緊擬削籍又慮
罪輕而罰重謹依考功法不謹例一款將諸臣並擬閒居另請上
裁如蒙皇上俯允從重處者知媚逆之不可為即寬政尚從褫削
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繼枯槁亦沐恩波其於激揚人心培
養元氣未必不均有稗矣至中外軍民商匠數項初擬行撫按查
究既復思之此輩公歷末品見縉紳尚且風靡彼效尤何足深怪
又聞上命時多奸棍捏名希榮竊潤今名雖在而人半非必行追
究恐有挑僅李代之釁其真正倡謀罔利者地方執而治之有餘
可無煩宸斷為也再照此衆臣等凜奉聖謨臚列三案考據不敢
不核程量不敢不平秉心不敢不虛持議不敢不正年來目睹耳

欽定逆案

聞收括畧盡即重有溢出或存疑者決無元惡大憝得竄逃於指
視之外聖諭謂即有漏遺亦赦而不究大哉王言真為覆載同量
從此務祛元黄各修職業蒼世道平康之福慰聖明宵旰之憂臣
等願與大小諸臣共勉之矣臣等不勝激切冒昧之至

計開

黄立極（北直元城人甲辰科與閣學士要典總裁）代言東軸碌碌狗人出鎮璫封唯唯

聽命

施鳳來（浙江平湖人甲辰科閣學士要典副總裁）內票擬不聞力諍趨諂亦未當先江浙生祠碑文出其手筆

楊景辰（福建晉江人癸丑科閣學士要典副總裁）內學院曾有疏頌入直未聞匡過

房壯麗（北直安州人乙未科左都御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線索隨人指使（掌指引兩部憲）

線索隨以指使（掌錦衣兩都憲）

董可威（山東益都人乙未科工部尚書）在工一味恭謹猶幸見幾早去

李思誠（南直興化人禮部尚書）王家棟之居閒一事雖稍非自愛然比昵匪人遵璫削奉頌璫有純忠體國大業匡時等語

王之臣（陝西潼關人乙未科總督加尚書太子太師）操守多可議亦有頌疏年來涉歷邊疆稍寬一點

胡廷宴（福建漳浦人乙未科陝西巡撫）才本庸侍濫子建牙致盜充斥人謂貪緣指禍

張九德（浙江慈谿人辛丑科大理卿加副都御史）素無節趣之望來時濟躐琮匯無因

周維京（福建晉江人乙未科應天府尹）為南京兆嘖嘖人言兼有頌疏

徐揚先（南直吳縣人癸丑科河南道御史）頌大章忠世揚徵依遺丈致薦舉宗多

欽定逆案

匯人後遵璫削情稍可原

陳序（山東新城人己未科給事中）誣孫居相恭梅之煥兩黨人指使

曹谷（浙江秀水人癸丑科湖廣特起翔局御史）以報落舟出境頌又疏論要典不可燬

朱慎鑾（山西汾州人士戊科宗室中書）頌止一疏揚榆太甚（宗室頌逆丁基之甚）

郭如闇（江西廬陵人癸丑科南人）生平操守無疵錦寧賀捷頌美已過

何早（南直懷寧人戊戌科論虔特起翔局南道御史）兩疏稱頌趨向不端後為李明道論劾姑從寬政

廣大復（南直金壇人丁未科南部郎中周應秋之婿）揮霍有餘操持多議至稱頌形之辯揭

荼天培（福建莆田人丙辰科廣信知府）游玩逆寺遂至屈膝雖傳汗頌何逭愧心

邱存性（北直昌黎人丙辰科南兵部主事）外計不謹起補原官旋擢兵曹人多異

議

葛大同（湖廣江夏人舉人南工部主事）與胡良輔交好旂幟鼓吹迎送江干

馮三元（北直三河人庚戌科陞夷待起調司副都御史）躐躋副院人望不孚

喬應甲（山西猗氏人壬辰科陝西起撫黒左副都）撫秦濫議追贓候結（逮上十疏寫趙南星楊左諸人）罪浮於徐大化

楊維新（陝西高陵人己未科六年擢陞兵部左都御史）蹋助之國二疏稱頌

朱國盛（南直松江人庚戌科）饒漕二載勞議相半加銜躋遠化何辭

馮時行（北直河間人己丑科太僕寺少卿）逆瑺同里以破甑營改京堂

呂鵬雲（北直東明人丙辰科大理寺丞）年例請告與孫傑等破例復官未幾乞差

猶能自避

欽定逆案

茎茂中（浙江山陰人癸丑科大理寺副）察處借題辯復改陞京堂

周昌晉（浙江鄞縣人丙辰科御史）持議每多依傍循資未免躐遷

霍廷陞（浙江海鹽人丙辰科吏都給事中）參趙南星薦李芡龍等不協公論最後

遭瑺削奪差能晚蓋

楊春茂（江西南昌人丁未科京察特起翻司御史巳格鳥天）素無大過二疏涉頌

徐景濂（福建莆田人癸丑科太僕少卿）昏憒潦倒持論舛僻

陳保泰（福建安人癸丑閑住待起翻司御史科）例轉中旨復官瑺敗由疏文飾

郭興言（河南洛陽人丙辰王科知副都御史科）浮沉依附亦有頌疏後參郭守仁等

一疏可原

歐陽充才（江西泰和人甲辰科沔陽知府）始因任性逐璫後以獨鏈數節

夏之鼒（南直崑山人舉人知縣陞南工部主事）江寧兩任縣官原無善績製扁建祠有

干清議

張九賢（山東歷城人癸丑科刑部主事）外察不謹自疏復官

李宜培（河南鄢縣人癸丑科吏部主事）在銓濫議亦有疏頌

譚謙益（舉人小海主事）堂官察處自辯復官

吳士儁 頌疏

徐溶（南直長洲人監生又苐啟中書知工部郎中）頌疏

李三楚 頌疏

董舜臣（浙江山陰人監主大京銜官）頌疏

陳守瑞 頌疏

以上四十三人俱照考察不謹例擬冠帶閑住奉聖旨這項所

列罪愆各官擬議允協都著照不謹例閑住該部知道

欽定逆案

天啟宮詞百首 并引

閹狐憑社牝雞煽焰熹廟在宥之年何一而非在壁之臣所心憂也若乃薄海快睹國史大書知之也熟言之似贅惟夫禁掖之地婦寺之傳寢食之恒器物之瑣或事織僅資諧謔或情冤堪激忠憤或驕奢喻縱疑帝疑天或幽艷瑧奇可歌可舞諸如此類豈無與朝政互為表裏君道由茲成敗者哉顧左右史漫云細碎不堪置喙稗官家復曰忌諱不敢濡毫居諸既暇沈湮是懼用是搜輯舊聞譜諸聲律草率蕪陋萃為百篇匪特風雲月露顧瞳仲初之後塵抑謂雖誇傳言欲備董狐之旁採也虞山陳悰次杜氏自序

萬壽宮中畫彩衣金鏡新樣普時稱一雙仙鼠丹砂染貼著齋天字腳飛

宮中遇萬壽節卑賤者皆不衣青素天啟時每屆節宮人競穀新式方葫蘆氈之有寶歷萬年四勝海豐登洪福齊天等名八寶荔枝萬字黏魚是曰寶歷萬年四隅各填海字中有兩蜂附燈而飛是曰四海豐登中填齋天二字兩旁赤色蝙蝠各一是曰洪福齋天

駿馬東來自九邊玉鞭銀勒錦連乾飛玄光獨承恩最抹布刀兒賜御前（韓致光詩云騏馬錦連乾）

魏忠賢畜名馬以千計邊將滿桂杜文煥輩餽遺也閒擇其尤駿者進御上賜以赤霞騘流雲飛玄光等名又內臣陛騎馬玉帶賜抹布刀兒抹布黃綾大帶也垂於衣右刀兒者牙箸一雙小刀一柄金銀為粹繫於衣左貴近內臣蒙賜遇者方敢服之

紅粉排班玉輦御苑西花柳蹈春陽中宮侍從偏乘騎窄袖高鬟一樣裝

張后性淡靜愛憎稍與眾異客氏教宮人效江南作廣袖低鬟尤為后所厭薄莫春佳日駕幸西苑莽處坤寧宮侍從多不踰三四十輩其裝束如圖畫所貌古人像客氏往往目笑之

明鏡孤鸞羅舞時乾西風柳學腰肢朝來枕上驚聞報御樂偷攜付阿誰

乾東乾西各有房五所向為宮婢秩尊者所居庚申冬客氏封奉聖夫人遷居乾西二所常臥病欽賜人葠甚夥魏忠賢盜取之以獻王安是時客氏夫侯二初七雖與忠賢有私猶未甚昵先是移宮時楊漣疏參忠賢安有庇護恩故也

越水吳山千萬重御樓圖畫作屏風君王畫日含顰坐
佳麗江南在眼中
魏忠賢令御用監作五彩圖屏繪西湖虎跑諸勝設御榻左右欲導上效武廟南巡故事也上玩之忘倦
紅圈球簽記何人早晚徽詞動至尊一筆驚看猶未遍急傳中旨出宮門
魏廣微以縉紳便覽一冊摘怨家姓名硃筆圈之淺深三圈次者二再次者一寄授忠賢於每日奏文書時危詞冷語挑激聖怒請用范文正公一筆勾凡係門戶之人皆按紅圈勾去偶有遺忘必傳中旨責處之中旨者不由章疏竟從內廷批發者也亦曰內批
相邀走馬坐花間纖指闘分十二關至竟出籌誰第一關頭先壓玉門關即打馬也
走馬古局戲時宮中盛行之先擲骰子色某點某關合共局十二關徵周礼天子闕有十二之舊也隨各出賞錢旣玉門關上名曰關頭兒第一次得真本來者得之後擲出局早晚以定勝負出局稱出窠亦稱出籌
春勝春畫錦如雲白玉闌干曙色分二十四衙齊號肆一聲千歲滿宮聞
魏忠賢以正月晦日生每歲元旦後十二監司馬八局共二十四衙門內官祝壽者蟒袍玉帶侵晨充牣庭下乾清門至乾清宮左右白玉為闌干忠賢直房在西南擴角逼近闌西當拜賀時老爺千歲千千歲九千歲之聲歡訇若雷上徹御座
金海橋西明舊堂幾回清淚濕霓裳不知阿母傳何語羅遣宮人到洛陽
客氏憚張后嚴明誘以蜚語謂后父非張國紀乃繫獄海寇孫官哥所生也內安樂堂在金海橋西宮人有罪及老病者居之憲廟時萬妃怙寵紀后托病駐輦於此篤生孝廟客氏揚言欲奏請修葺行紀后故事又將遣名下宮人潛往河南訪后家世故使后聞之后窘甚無計適客氏歸私第其母勸以危言事乃得寢后嘗用白綾間新桑色綾製衣如鶴氅式服之禮大士宮中稱為霓裳羽衣
蠻玉珠翠未休工何處封章瀆聖聰六局卬官承應懶累宣數語付批紅王少伯詩玉陛分朝列文章發聖聰
上好手造漆器斫床櫃匣之屬或飾以五采工巧

妙絶出人意表、當斷削得意時、或有急切章疏奏請定奪、命識字女官、朗誦官職姓名、硃語、誦甫畢、王香輒諭王體乾輩曰、我都知道了、你們用心行去、諸奸於是狗其愛憎、恣意批紅施行、（舊制凡奏進文書御筆親批數本其餘則司禮監官遵照閣票字樣或奉旨更改用硃筆批之是以謂之批紅、）

寶冠隨獵競相誇、雲擁雙龍雉尾斜、衆裏閑評誰第稱、玉人含笑看高家。

內臣所戴金絲束髮冠、舊有此式、至此時而加修爲、蟒龍蟠繞、下加翠額插雉尾、前捧朱纓、傍綴寶玉、王體乾輩侍駕圍獵多戴之、兼衣窄袖戎衣、隶小王帶、蒼頡豐軀最不雅觀、相宜者惟高永壽一人而已

高枝骨損御衣裳、打彈驚呼暖殿忙、南望樓船花氣裏、有人歌舞伴紅妝。

上章西苑登樹探鳥巢、捕其雛、失足墮地裂裳破面、是日客魏同舟、宴橋南荷池、相去僅里許、陽爲不知、司禮監官朝夕侍側者、有乾清宮管事打卯牌子、御前牌子、暖殿等名、

金印璽頻曉殿開、蟒襴蟬鬢謝恩回、董工把搖私惆悵、曾見先朝木璽來。

上命御用監鑄金印賜二奸、各重三百兩、一曰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一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蟒襴蟬鬢、指魏客也、萬曆中葉坤寧宮災中宮璽被燬、神廟傳德命鑄梨木代之、御用監總辦理造辦有把總二員、

阿監衰年乞罷官、長隨齎到鏤金鑾、天恩七字開堂上、臥虎騰龍滿扇看。（袁昂評蕭思話詩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

初王安極被宸眷、嘗辭司禮監堂印、不允、御書輔朕爲仁明之主七字於扇面、以賜之、答應長隨內官之卑者、職掌台對欽賜諸項奔走之役、

誕辰隨輩總穿紅、遍賞兜羅異域絨、圓顆數珠方數葉、酒酣相對話中宮。

內臣所服襯纖青紅不等、服紅者曰穿紅、近侍后妃皇子女宮中亦有之、別之曰某宮穿紅、兜羅絨織云傳自西域、禁中所貴、銀作局鑄金銀豆葉以備欽賞、豆者圓珠、葉者方片、重僅數分、甲子十月初六日張后千秋節、舊例內官各賞銀一二兩、是日后偶不懌、畧散豆葉數事、至十一月十九日爲客氏生辰、上臨幸歡飲、隨侍內官設筵給賞俱極豐盛、且多給兜羅絨以示奢、內官有追憶前事唫

后之傚者上微覺之不問

食鬼編龍夜氣寒彩裝十尺到南端征袍如火鬚如戟
小膽宮娃不敢看文選詩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

歲暮各官食驢頭肉名曰嚼鬼以宮中稱驢為鬼
也編結黃錢成龍形懸牀前惜薪司用大炭塑將
軍鍾馗等像各成對高三尺許五色塗畫惟存黑
手黑面名曰彩裝祀竈日奏娑各宮殿門此皆舊
例也甲子乙丑間忽增彩裝而大之高約丈餘衣
以羅綺佩以弓矢戈矛鬚髯戟張望之如生所費
百倍於前

衆中自恃獨承恩錦帳宵分細語頻回首繁華成往事
瀟瀟雪霰別長春

長春宮即永寧宮上改今名以居李成妃自張裕
妃不得其死范慧妃失寵李侍寢一夕密為范妃
乞憐客魏偵知之矯旨革李封絕其飲食欲如裕
裕妃故事李先是見張妃之禍於簷端壁隙徧藏
食物至是藉以充餘久之二逆怒解黜為宮人自
長春宮通遞乾西四所遷之曰風雪寒沍行色慘
悴見者冤之

鸂鶒杯深琥珀濃暮涼頻灌露行叢瓊樓粧罷西風曉
斜上香雲換淺紅

露行花即牽牛花也其色紫翠似初出爐之銀故
京師稱爐銀花宮中音譌露行秋初著花晨開晝
萎夏月灌以酒其萎稍徐而色則變為殷紅不如
初開之媚矣宮中舊無此種客氏得自民間傳入
宮人皆愛戴之京師儇薄子嘲之曰多露沾濡其
客氏宣淫之徵歟

懋勤春暖御筵開細演東窓事幾回日暮歌闌牙板歇
禱欄珠總出屏來

上設地炕於懋勤殿御宴演戲嘗演金牌記至風
魔和尚罵秦檜魏忠賢趨匿壁後不欲正視牌總
內臣所懸於貼裏外者飾以明珠自忠賢始

淒風晴晝起乾清亂葉高枝似雨零東望省愆堦畔艸
長隨輦路自青青

甲子五月廿日旋風驟從西至乾清宮前葉落堆
積圍測所自省愆居在文華殿後舊制凡災異出
荒聖駕居此亭酉而後閣陛塵封矣

中宮宴散玉山頹枕上聞呼號殿災欲衛天家持五尺
錦衾香暖夢初來褚叔夜醉若玉山之將崩百官小吏稱天子曰天家

甲子歲號殿火災諸內官適以是日閑宴醉飽酣

叱御前防衛僅三人、五尺攢竹為之、宮中有警、持
以護駕者、

海棠花氣靜掛棋、此夜筵前紫蟹肥、玉笋蘇湯輕盥罷、
笑看蝴蝶滿盤飛、
每歲八月宮眷賞秋海棠、為食蟹之會、食已、淪紫
蘇葉湯濯手、家氏復教之剔蟹胸骨、舖於盤中、
像蛺蝶形、較其似否、分巧拙、以為笑樂、

選入青娥鬢覆眉、玉音指點誦歌詩、試拈難字粗能認、
紅粉書生夜拜師、
張后擇宮人之秀慧者、口授唐宋小詞孤燈長夜
羅侍左右、課其勤惰、能習者或微語之曰、學生子、
宜拜謝師傅矣、

金字方牌八寸青、應時高捧出乾清、平巾內史纖沾醉、
不認街西避道行、
銅壺滴漏水交八刻、文華殿直殿監官、抱時辰牌
赴乾清門換第二牌、牌長八寸、石青地、金書某時
二字、其所過處坐者起、行者側立街西、蓋敬天時
之義、云天啟時法度廢弛、內官有醉者、遇之有肩
摩不避者、平巾長隨小火者等賤臣之冠、

紅繡鞵塵白晝長、了頭日日侍君王、御廚餘瀝分沾慣、
不羡人間蘂蘭香、貓食蘂蘭則醉
上好豢猫兒房所飼、十五成群、壯者人稱某小廝、
牝稱某了頭、或加職銜、則稱某老爺、比中宮例關
賞、

石梁深處夜迷藏、霧露溟濛護月光、捉得御衣旋放手、
名花飛出袖中香、
乾清宮丹陛下、有老虎洞、不知所始、洞背為御街、
洞中甃石成壁、可通往來、上嘗於月夕、率內侍諸
迷藏、為藏潛匿其內、諸花香氣、上所萬愛時採一
二種、貯襟袖間、故聖駕所至、數武外輒識之、以芬
芳襲人也、

簪纓前列九梁隨、為屆三元慶賀期、金帶當街高贊導、
外庭儀注拜丹墀、玉燭寶典正旦一日曰三元、謂歲之元、時之元、旦之元、
內臣朝冠與外廷同、七梁與五梁、司禮監掌印者
於祭中霤神之夜服此、魏忠賢益二梁、為九梁、良
卿賜券後、凡遇賀節、王體乾以下服九梁冠、忠賢
儼然戴簪纓、出班行禮、致詞、內贊禮官紅袍金帶
大聲鳴贊、山呼拜舞、一如鴻臚寺儀注、

美人燈下裊頭行、鼉鼓低敲羌笛傳、清蹕一聲羅帕掩、
君王重繫小銀鈴、

上夜宴時恒於筵前懸一銀鈴命宮人數輩以拍
案頭冥行相觸者罰令出局觸鈴即以鈴賜之再
繫再觸中夕不停鳴鼓吹笛上所好
玄武初更墮玉鉤長街杳杳夜悠悠石臺銅壁依然在
內府宮人不上樓純廟詩始見遲南樓纖纖如鬢
禁中有東一長街西一長街等街街有樓樓設路
燈樓以青石為基銅為墻銅絲為窗戶每日晚內
府供用庫差宮人灌油燃火達曙熒煌若畫魏忠
賢祭令廢之蓋以便於偵伺諸宮知值房之動靜
也玄武樓據紫禁之艮方更鼓在焉
女鬼承恩別賜名輕輿高幘禁廷行穹紅報與東宮李
一夜燈前歎息聲
光廟妃李姓者二其一即光廟彌留時固邀封后
移宮後封康妃者也宮中稱西李娘娘其一為莊
妃烈皇帝嬰年失恃奉神廟　託令保護同居勗
勤宮者也宮中稱東李娘娘東李位列西李右而
寵眷不逮然簡重寡言素為客魏所忌恒呼忠賢
為女鬼以都下有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謠也舊例
司禮監掌印秉筆許自置坐板舁進乾清門者罰
忠賢秉之出入無忌內臣不得禁地叢中忠賢又

常冠長者巾至寶月亭烈皇帝在勗勤宮時東李
每為道其事相對欷歔忌賢初名進忠因與盜寶
之李進忠同名上更賜今名
少府呈錢次第看篆文肉好盡朱丹纖腰拜賀天威霽
詔免雲臺名史官漢制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禮記注錢壁之體外為肉內為好
司鑰庫檢得天啓錢數枚古色斑駁不知何代物
進至御前上問昔年擬年號者誰敢日名來面問
左右以閣下及翰林官對王容艴然明日客氏入
見諛詞慶賀為此天降嘉祥錢源不竭之徵也上
解頤為改前命雲臺即後左門名對大臣之所亦
稱平臺
西苑冬殘氷未澌櫚床安坐柘黃衣行行不藉風帆力
萬里霜原赤兔飛
西苑池冰既堅以紅板作拕床四面低闌亦紅色
窄僅容一人上坐其中諸璫於兩岸用繩及竿前
引後推往返數里瞬息而已

六宮深鎖萬嬌嬈多半韶華怨裏消燈影獅龍娛永夜
君王何暇伴纖腰
上不好女色夜宴既畢遍陳種種雜戲宵分乃就

枕、夾紗燈在帳中、等所綴有獅蠻滚毬、雙龍賽珠
等像、
宮人相約鬪雞來、籠幔青紅背面開、四百喙殘高唱歇。
當場雙紫彩毬酬。
當時宮中競為鬪雞之戲、不惜重價購健鬪之雞、
調習既嫺、屆期登場、施五色幔於籠上、背場鬪籠
有能臨陣飲啄自如、鬪至三四百喙、且鳴躍不怯
者、其勝可預必也、勝者以絲縛結小毬、分纏頸傍、
入籠迎歸、所獲珠翠羅綺、不啻百金、
視學叙叙罷賜茶、日輪金所未西斜、須臾十庫空場裹。
血濺敦弓織赤霞。
乙丑三月視太學、魏忠賢擅改儀注、大臣不得賜
茶、且趣駕還宮、將圍獵於十庫後也、甲乙等十字
庫後舊有廢圃、忠賢慫恿上剪其蒿萊、以恣馳騁、
既至、上手刃麋鹿獐兎、血汚狼籍、群小拜賀頌英
武、上意頗快之、赤霞赤霞驄也、
良宵鳳彩繡幃空、帳別心期兩地同、一日內批三遍名、
夫人侵曉報田宮、
客氏直房、一在咸安宮、一在鳳彩門、鳳彩門直房、
與忠賢寢晤之所也、凡歸私第、未浹旬、忠賢必矯
旨召入、其出入恒以五更、
封本呈來會極門、曉燈分勘坐黄昏、闗心字句無多少、
一一行間印爪痕。
每日所進本、司禮監官集乾清宮分看、唯會極門
接入通政司封本、捧匣宮人於日暮送至王梁諸
人直房、再加參閱、諸人各據私意恩怨、掐指爪痕
於上下空紙、以誌之、翼日御覽時、托侍立者口奏
施行、
此日英華法事詩、鳴螺捧杵盡頻擲、弓鞵不便連環變、
織底拈花自在行。
番經廠內官百人、習西方梵咒、遇萬壽元旦等節、
於英華殿作法事、卒事之日、一人扮韋馱、抱杵面
北立、餘人披瓔珞、鳴鑼鼓海螺諸樂器、贊唱經咒、
至夜五方設佛位、立五色繖數十、人魚貫行、於其
門、有所謂九連環者、其行頗疾、至九連環變、則體
迅飛鳥、觀者目眩矣、此舊例也、辛酉後奉旨教宮
人為之、
春曉龍嘶夢正長、盥盂誰扣響琅琅、宮娃不敢分明鬪、
還角西南指直房、
忠賢晨起盥櫛、手擊銅盂鏗然有聲、宸居咫尺、了

不畏忌、
爭得仙丹助艷姿不須銀海注桑脂雲鬟細染群仙液
曾遣長如二八時、
宮眷擣桑葉汁取襍諸香物置之銀海用以濕髩
銀海小銀盂也惟客氏命美女數輩各持梳具環
侍左右偶欲濕髩遽挹諸人口中津用之昏暮亦
然自云此方傳自嶺南祁異人名曰群仙液令人
老無白髮
局宮呈進夏前羅而霽輕霞漾海波衫子未裁先借問
彩栅何處壯丹多
海天霞內織造局所造新色也似白而微紅宮眷
內官皆服之人疑為不祥適年宴駕舊制自三月
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止宮眷更服羅衣是時各
宮牡丹方盛用五色繒綵結棚護之相邀宴賞殆
無虛日
秋風拂面獵場開匹馬橫飛去復來玉腕控弦親射殺
山呼未畢廠公回
上獵於賽善門魏忠賢馳馬過御前上恚而射之
馬上頓立斃群下叩首呼萬歲忠賢怏怏稱病先
還印公廠公皆宮中稱忠賢之詞也

櫳運銅池繡幔張玉桃偷罷下西洋中宮性癖嫌簫鼓
翠輦還宮未夕陽
上創演六偶儡所演有方朔偷桃三保大監下西
洋諸事張后數辭召不欲觀上嘗強邀之至不看
又回宮
藩宮十月給冬衣回首先朝事事非却羨信王承奉正
鑷針枝箇拜恩歸鑷針單一枝居帽中央枝箇挑枝與鑷針彷彿但枝箇減小偏向成對挑枝鑷瑞下垂耳全銀珠翠珊瑚俱可製
當時待新藩恩禮寖薄瑞惠桂三王在京其承奉
等官所給物皆麁惡惟信邸諸臣破例從豐又嘗
特賜承奉正以鑷針枝箇挑杖蓋棗廟友于至誼
也三種貴近內臣加之官帽上
蔚藍成霧錦成堆傻子瑠璃祭水回候旨連朝多奏牘
一時批發出宮來
凡司禮監官公事出宮例不許過宿忠賢至涿州
天壽山碧雲寺等處或瑠璃橋河看祭水數日回
宮奏章皆暫留候回宮次第批發施行忠賢未進
宮時好賭好酒色鮮衣美食不事生產人以傻子
目之至是京城人見其儀從奢靡竊嘆曰傻子舊
病發矣

竹夏難搖碧映紅火雲庭院助微風搔頭未挂青楸葉
六字瀾殘棄篋中（班婕妤詩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時宮中尚金字扇紅漆骨綠箋為面兩面皆金字
鈔寫四書語六字為句者所費不貲最易碎裂立
秋日宮人戴楸葉
半夜驚濤　邊兩行紅袖御床前黃金雕鴨香楠架
明日重懸一把蓮
每夜寢殿門既合內臣散歸直房所御衣總挂牀
前架上焉以蘭麝名曰一把蓮夜間御前有事頃
刻裝束趨赴歲丙寅邊警再至宮中夜叅閣聖駕
驚起侍立唯宮人數輩食頃內侍方至上為色懼
爾後稍有修復一把蓮故事者蓋以散置衣冠裝
裹未便故也
乾西移住翠華來新例傳宣女秀才為是初陞儀未熟
玉腮紅暈兩三回
客氏初遷乾西二所上臨幸客氏拜迎用女秀才
引贊非禮也凡聖母及后妃行禮女秀才為引贊
禮官初陞者往往舉止羞澁經年後周旋合度音
聲朗然矣
寶璽呈祥賀聖人宴回攜自記先秦白龍丹鳳仙桃老

西闕前頭次第陳
河南撫臣程紹進玉璽人知為贗物魏廣微謂確
係秦璽搖惑帝聽臨朝受賀回宮復設宴受宮眷
賀宴畢進龍鳳等物按祖制遇大典禮光祿寺備
烹龍炮鳳之宴然相傳有其名耳是日尚膳監宰
雄雞代鳳牡羊代龍（一云牡馬）大棗稱安期棗糖桃稱
方朔桃俱裝送御前誕幻荒唐有不啻兒戲者乾
清宮有東西暖閣西暖閣上所御也
駐蹕回龍六角亭海棠花下有歌聲葵黃雲子猩紅辮
天子更裝踏雪行
回龍觀舊多海棠旁有六角亭每歲花發時上臨
幸焉嘗於亭中自裝宋太祖同高永壽輩演雪夜
訪趙普之戲民間護帽宮中稱雲字披肩時有外
夷所貢不知製以何物色淺黃加之冠上遙望與
秋葵花無異特為上所鍾愛扁辮絨織角帶也值
雨雪內臣用此束衣離地以防泥污演戲當初夏
兩物咸非所宜上欲尚雪戎裝故冒暑服之
河流細繞禁墻邊疏鑿清流勝昔年好是南風吹薄暮
藕花香拂白鷗眠
紫禁城內河壅塞歲久忠賢令疏濬之春夏之交

景物尤勝會魚菱藕彷彿江南
聖手多能絕代資羅朝常是運斤時裕妃笑指燈屏閒
雕到寒梅茆鐵枝
上好雕鏤木器護燈小屏十座手刻寒雀爭梅戲
畀諸小璫令鬻之仍諭以御製之物索價十萬金
璫曰如數奏進上大悅裕妃張妃也未羅禍時宸
眷獨隆
寧錦烽消捷早聞丹青潤色出宮門園邱正近郊天節
奏達新侯代至尊
錦州寧遠報捷魏良卿進爵通侯未幾代上行郊
天及享廟墳祝版等禮其封侯券文係顧秉謙筆
先朝擬藁送李永貞輩點竄既愜意仍揩至閣中
然後謄寫奏進凡忠賢平日父子溫旨獎勑皆然
瀉畫瓊漿藕葉中主腰椛洗日輪紅玉簪香粉蒸初熟
藏卻珍珠待暖風
宮眷飾面採紫茉莉實擣取其仁蒸熟用之謂之
珍珠粉秋日白鶴花發藥蒴去蒂如小瓶然實以
民間所用胡粉蒸熟用之為之玉簪粉至立春仍
用珍珠粉蓋珍珠遇西風易燥而玉簪過冬無香
也又荷葉盛時侵晨傾其中露珠和粉清芬可愛

諸方皆張后從民間傳入者主腰刺繡紗綾閣袖
也盥櫛時束之胃腹間
經廠門閑曙日曬玉函零落不堪陳文孫應識前朝事
濯錦江頭問遜臣
司禮監大藏經廠貯累朝書籍弘正以後漸次淪
散新都秉鈞半為用修太史攜歸至肅廟時並家
零矣嘗當六月六日奏請曬晾玉音卒問嘉靖年
間倫書的姓楊宮兒何處人衆錯愕莫致置對上
在青宮時曾與聞於光廟也
牡丹春盡散天香和露移栽上信王婕碧臙紅無限好
就中偏重御袍黃
烈黃帝在信邸時魏忠賢多方媚悅往往審色僥
納厚酬其來丁卯春以牡丹二百叢署其名於長
箋獻之首行所列為御袍黃是秋登寶位識者以
為先兆綠胡蝶欣臙紅皆牡丹貴種
煤山夏日樹青青高處晴霞五色橫未授六科廊下報
滿宮齊賀慶雲生
萬歲山嘉樹鬱蔥鶴鹿成群俗稱煤山甲子六月
山椒有五色雲靈臺占曰景雲將降旨行慶賀禮
適六科廊災事乃寢

綈几東邊侍印公恩威常在片言中日斜接出文淵票
一半行間御筆紅（西京雜記天子玉几冬加綈錦謂之綈几）
宣廟賜輔臣文淵閣印一顆凡封進票本揭帖聖
諭敕藁用以誌之魏忠賢目不識丁然能強記口
奏某票宜仍某票宜易井井不誤且微詞巧中聖
情喜怒任其顛倒以是票本多為御筆增減凡奏
文書時司禮監掌印西向侍隨堂秉筆以下東向
侍禮也
奉先高殿月明天寒犬金鈴吠路邊白髮内官殘夢破
幾回驚聽不成眠
奉先殿即内太廟其地禁雞犬有潘某者私畜細
狗於殿之徼街以其人為權璫所昵衆莫敢詰
隔院鞦韆送好春不堪愁坐對芳辰吳綾蜀錦新裁剪
推出如來七寶身
清明宮中稱鞦韆節坤寧宮及各宮俱設鞦韆一
架相邀嬉戲至立夏前一日方卸張后恒諭免之
后嘗用素綾作地手剪五色綃疊成諸佛菩薩妙
相宮人奉釋教者互相倣傚謂之推佛紗
星名次第列銀光點將標題當欽事聖主青年方好武
卷頭先問李天王（蔡邕傳注隐告人姓名無可對口曰欽事丹陽記齊高帝遺銀光紙賜王僧虔）
或有用水滸傳罡煞星名配東林諸人以供讒譖
之資如托塔天王則李三才也及時雨則葉向高
也崔呈秀得之名曰點將錄佳紙細書與天鑒錄
同志錄同付魏忠賢忠賢秉間以達御覽上不解
托塔天王為何語忠賢詳述東西移塔事意欲使
上知東林強暴有如此徒所當剪也上傾聽嘖嘖
若恨不同時者忠賢計阻匿其書逡巡而退
琉璃波面浴鷗鳧艇子飛來似畫圖認著君王親蕩槳
滿堤紅粉笑相呼
上數偕中宮從輕舠於西苑手操篙櫓去來便捷
無限春光轉瞬空晨思翻欲悔鋪宮花容占斷君前艷
擢向雕落暮雨中
張裕妃被寵客魏嫉之既有娠鋪宮應冊妃禮而
過期不育二奸遂力譖於上盡逐侍從閉妃空宮
屏去水火者數日妃餓甚匍匐雨中伏地啗霤水
斗許未及上揩而卒
萬幾餘暑建長廊聖主經營食不遑粉蘸未乾宣十作
厄材重築戲圓堂（木作石作土作漆作火藥作婚禮作搭作東行漆作西行漆作是為十作西行本名油作避御諱改）

聖性好營建迴廊曲室皆手操斧鋸為之然喜厭
不恒成而毀毀而復成以是累歲卒未竣功宮中
舊有蹴圓亭上又手造蹴圓堂五間高永壽好蹴
踘故慫恿造堂以習此戲也十作內宮監所轄以
給宮中營建之材料者

小池龍見綠蝘蜓金盆裝成特奏聞牌子百花門外望
日輪低處有紅雲

有龍見北花房之小河長尺許色黄碧有爪無鱗
其地近宗繕直房繕護以紅錦盛金盆中奏進奉
旨送黑龍潭是晚晴霞明麗御前牌子某迎繕意
復以奏聞謂龍見雲從天下文明之象

春來保母驟承恩御膳雞㙡敕賜頻紗蓋輕輿來往路
幾人錯認是宮嬪

客氏既封奉聖夫人居然自認為天子八母之一
在宮中乘小轎張青紗蓋與嬪妃無異滇南雞㙡
菜每斤價數金聖性所嗜嘗撤以賜客氏

龍鳳旌旂左右分廣場排列陣如雲中宮謝病君王笑
紅粉三人將一軍

上欲與張后同御內操上將內官三百人旂幟繪
龍列左后將宮人三百人旂幟繪鳳列右后既至
稱病上不悅頃之后先辭歸上歡笑如初命以宮
人之豐而頎者代后猝難其選乃命三宮人並將
之然非真有止齊之法特各持戰具疾趨數周而
已

奉聖夫人暫賜歸一空紅霧漸霏微水沈香裏燈光畔
隊隊弓刀錦繡衣

客氏每歸私第先期奏聞特旨差貴近內臣護送
其出恒以五更提爐爇名香以百計蟒玉持硬弓
防牌圍隨者以二三百計紗燈燒燭以千計客氏
自咸安宮乘小轎逕過乾清門西一空至西下馬
門非禮也制宮眷內官不許乘轎馬過一空

傍殿陰森奇樹叢明珠萬顆映花黄九蓮菩薩仙遊遠
玉帶公然生晚涼

英華殿前菩提樹二株六月著黄花秋深子落不
從花結與花並幾而附於葉之背圓瑩堅整可作
佛珠此樹為李太后所植太后上賓神廟上尊號
曰九蓮菩薩祀慈容於樹北之別殿過者下車馬
屏息加敬客魏亂法後玉帶某嘗裸體納涼樹下
玉帶內官經賜者故名

異卉傳來自粵中內官宣索種離宮春風香艶知多少

一樹番蘭分外紅
當時都下植異種花草相傳自兩廣槳材中混至
内臣好事者遍栽於聖駕嘗臨幸之處有蛺蝶蘭
紅水仙番蘭番柿等名番蘭紅花碧葉上曼而玩
之摘供案間或云即美人蕉
御前呼笑不勝喧為看君王弄水盤瀑布噴殘飛雪濤
玉竿高處擁金丸
銅缸盛水鑿孔設機挑動之能令水勢逆飛其初
或瀉如瀑布或散若飛雪最後則亭亭直上如玉
柱然下預伏度金木毬大比核桃忽一涌上玉柱
之尖盤旋上下久而不墮宮中舊無此戲聖意剏
為之
舊臣私語夜徘徊禁禦花陰玉漏催旭日西山松栢路
蕭蕭一騎捧香來
烈皇帝冊封信王時失恃已久月夜獨立有嬰年
侍奉老内官董姓者侍側客問曰聞我生母劉老
娘娘葬西山中懿王墳相近汝識之乎對曰識之
即命具禮次早往祭不令人知蓋以左右多客魏
鷹犬知之或生疑忌也
夢斷君王下玉樓新歡從此更綢繆閒來私誓桃花岸

席市仙居共白頭
宮人有菜戶猶民間之夫婦也客氏菜戶初為王
國臣國臣與魏忠賢結盟為兄弟蹤跡頗狎忠賢
故得潛通客氏辛酉夏夜將半兩人争寵鬨於乾
清宮西煖閣上驚起下樓兩人偕客氏跪聽處分
上笑問曰客奶奶你處心要跟著誰我替你斷客
氏微露厭薄國臣之意次日忠賢矯旨勒令國臣
告病尋縊殺之至是忠賢安撫客氏為菜戶矣未
幾客氏置一第於席市街北忠賢置第街南相去
數武春日遊内苑瀝酒私誓他年予告歸休願同
居偕老於此
美人眉黛月同彎侍駕登高薄暮還共訝洛陽橋下曲
年年聲繞兎兒山
兎兒山即旋磨臺也乙丑重陽聖駕臨幸鐘鼓司
承應邱印歌板唱洛陽橋記攢眉鎖黛不聞一闋
次年復如之宮人知書者相顧疑怪非特於景物
無取語意實近不祥也不期月而鼎湖龍逝矣
夾道珠冠穿窶衣流雲一片鳥齋飛操場此日軍容盛
為有邊關敕使歸
上嫌操場器械未備命明良輔赴山海關鑄造充

用凡內操之日上必先乘駿馬馳騁中道者數周況雲馬名也

十五青娥誦孝經嬌羞字句未分明纖腰不忍教扳着
夜雨街頭唱太平

選高年知書內官教習宮女讀女訓女孝經等書乘教者陞女秀才女史女官正司六局掌印有罪撻鎖或罰提鈴每夜自乾清宮門提至日精門月華門仍還乾清宮前方止徐行正步風雨不敢避高唱天下太平聲緩而長與鈴聲相應此舊例也昌啟之際便設扳著名色以苦之扳著者向北立屈腰舒兩手自扳兩足不許體曲曲則夏楚亂施立再移時許其人必頭暈目眩僵仆卧地甚有嘔吐成疾至殞命者

風吹蒼震雪痕乾七字憑消九九寒無限紅羅香屑炭
司官日日獻咸安

蒼震門恒閉掃雪暫開每年長至節司禮監刷印九九消寒圖宮眷黏之壁間每九繫以一詩寄淺部者立冬後惜薪司進各宮所用紅籮炭炭用紅漆抹筐盛之故名乾清坤寧兩宮搗碎炭和以香屑塑獅象等形別進數百筐客氏怙寵照兩宮例取用而煩苛特盛咸安宮客氏所居也

天威未霽侍臣驚酒畔何人笑語聲北望長街霜雪色
君王今夜罷微行

坤寧宮前白玉石為街上嘗月夜徒步至宮張后諫弗納後上於酒間挾小忿后亦在坐上假寐聞宮人笑聲疑為后不悅於是屢月不復至坤寧而后眷頓衰矣

何處珍禽入御園哀鳴來去晚風前深宮一種驚春夢
不似鶯聲嫩可憐

皇極殿既落成每夜有鳥集殿脊日高輒去大於鶩黑身巨目色如犬遠望若有烟霧蒙之其鳴聲不一忽如兒嘯如羊叫忽如兒啼

池亭避熱夜涼歸醉裏遙瞻象一碑纖卷雲綃輕夢醒
香車飛度已多時

象一宮祀象一帝君範金為之長三尺餘世廟主脩之玉容也宮門左右碑各一刻宮眷人等至此皆下車馬客氏夏夕宴歸張蓋乘小轎佯寐過之

明朝三殿賀成功預恐狂言忤上公除却閣臣紅面帖
一齊題字付留中

三殿功成中外歸美魏忠賢其獎勅溫旨皆顧秉

諕革譔擬紅捲面揭奏王體乾革迎合忠賢意前
後數日内一切章疏皆留中不省恐其或有參商
之論也凡文書未經御覽緘以素箋誌官職姓名
年月硃語於外收貯御前櫥櫃内是曰留中魏良
卿封伯後廷臣褒頌忠賢疏多稱魏上公
貼裏三襴夾裏花中宮應節關豪華因逢廟忌更青素
瑟瑟波紋襯海霞
紅蟒貼裏貴近内臣衣也諸榼璫於鄒襴下加一
襴名曰三襴又袖為雙袖襴蟒衣兩袖各加一蟒
舊制於大忌辰及備省中官衣青素祧廟忌辰衣
青緣花樣所謂青素者夏則屯絹冬則玄色紵也
當時用天青竹綠花紗羅當青素襯以海天霞色
淡紅裏衣内外掩映望之如波紋木理也
諫事連章奏至尊宮前蹔罷選龍孫角羊斑鹿分收過
千騎雲屯北上門名曰龍孫青海之外馬多龍種
内宮有名騎馬者凡遇慶典人進馬一匹駕過乾
清宮門覽畢付御馬監本官給賞馬不堪用該監
不收換補大内官賞過祿米者亦於是日各進一
羊一鹿鹿必大白斑羊必四角六角鹿付南海子
羊付牲口房此舊制也魏忠賢因邊烽未靖各邊
缺馬蠟陛騎馬數百人每歲進十餘次每次千餘
匹臨期忠賢不復奏聞竟自至北上門試服危生
按職名韋馬魚貫而過不堪用者重加責處於是
馬價數倍於平時
王兎迎霜秋宴開花城待伴暫徘徊蕙蘭香細驚聲軟
報道高家小姐來
重陽前後内官設宴相邀謂之迎霜宴席間食兎
謂之迎霜兎好事者遶室列菊花數十層後者軒
前者輕望之若山坡然五色絢爛環圍無隙名曰
花城御前牌子高永壽年未弱冠丹唇鮮眸姣好
若處女宮中稱高小姐宴飲之際高或不與合座
為之不歡
過錦闌珊日影移娥眉逓進紫金巵天推六店高呼唱
瘸子當場謝票兒
過錦鐘鼓司承應戲名也每回數人為之極鄙殰
不文將畢諳譃雜鑠鐃鼓喧鬧奉酒御前而散僉
事王瘸子尤無恥高聲贊誦好個魏公公處置得
内庫供用庫米積天推怎地豐盈實和六店怎地
裕國通商忠賢居之不疑賞賚往往溢於常額馬
舊制銀作局鑄成方塊銀十兩起至一錢止刻字

記其輕重以備欽賞名曰崇兒銀
幽夢驚回庭院涼雷邊殘照影幢幢銀盂自汲澆花水
潑剌金鱗躍一雙
烈皇帝龍潛勗勤宮夏日晝寢夢雙烏龍蟠柱適
雷電大雨驚而寤本宮花園有二井是日雨止戲
汲於井得金魚長二尺許金鱗耀目再汲西井亦
如之左右驚詫烈皇帝命畜之西苑池中
坤寧花落砌痕斑晝卷爐香侍玉顏鏡裏尋思燈畔語
承恩端不為幽閒
張后既疎寵眷絕不露怨望之色唯以文史自娛
或清坐絮絮獨語而已
畫裏明姬絕代無琵琶番騎擁胡雛君王不愛傾城色
只看猙獰揭盆圖
李伯時畫昭君出塞大幅趙子昂畫鬼子母揭盆
手卷皆屢朝珍藏舊物也兩種並陳上棄此取彼
聖性樂觀陰怪之狀而厭近女色累見於此
風掠輕舟霧不開錦鱗吹裂綵鰭摧須臾一片歡聲裏
捧出真龍水面來
乙丑端午駕幸西苑用綵繒飾小舟首尾為龍形
上親持划與同小璫劉思源高永壽溯流蕩漾怪
風忽起雲霧四塞舟覆二璫溺死倉事諱敎匍匐
赴救扶駕出水
分明負勝厭棋枰井字闌邊鬪捍城十五燕姬偏慧黠
雙拋常占上中營
神廟中葉御意戲為捍城之戲用色羅方幅繡井
字界作九營中一營為上營四方四營為中營四
角四營為下營命宮人持銀錢或小銀球擲之落
上營賞銀九兩中營六兩下營三兩落營外或壓
井字罰如中營所賞之數雙擲賞罰皆倍由是諸
宮爭效之至戊午遼事大壞識者謂捍城者違城
也殆先徵也天啟時猶沿之烈皇帝登極禁止不
行
氷鴨銀苗院院同鵲橋衣卸巧山空晚涼供罷波羅密
去看河燈萬點紅
七夕節各宮立乞巧山子宮眷衣鵲橋補自初一
起至十四止中元節食銀苗菜及氷鴨菜乃藕之
嫩芽鴨乃先一夕煮熟凝成膏者甜食房進供佛
波羅密西苑作法事放河燈已上數條俱宮中舊
例惟宮人內官深夜相攜看河燈則卒面以後事
也

織羅深映雨衣紅夾道歡聲接印公正楚乾清天曉曉
輕瓊寒絮滿長空
聖駕后妃及皇子女晴天例張青紗小繖以蔽日
光內臣僅有雨帽及紅藍各色雨衣而已魏忠賢
嘗因雨雪張繖至乾清宮簷下方撤
大家供膳備時珍蝦筍雪先百味陳荷藥潭香秋露白
就中多半賜廷臣
辦御膳者四家王體乾魏忠賢李永貞客氏也客
氏所進聖性尤甘之宮中稱老太家膳其大膳房
所進膳御酒房所造酒以為具文備數當而已妙
鮮蝦人後筍上所嗜荷花藥寒潭香秋露白皆御
酒房酒名
江南露雨九重憂粉黛祈禳當羽流豐艷一人前仗劍
窄靴輕甲錦兜鍪
甲子歲吳地大水上命道經廠內官教宮女數十
人演習玄教建醮禳災鷩服雲擻與羽流無異仍
選軀體豐碩者一人飾為天神仗劍登壇行法不
能勝介胄之重然錦繡為之
壯騎南巔十萬餘梔臣抗疏違宸居君王馳到紅夷礟
嗔捷南岡艸檄書

丙寅秋邊警再至寧錦王永光題疏請移寧遠城
中紅夷大礟置山海關守關時上已不豫令宮人
讀之矍然起坐曰此礟若撤人心必搖濡毫欲批
紅以手顫不及成字而止
聽罷封章紙片除半窗花影月明初牙牌付去朱帷悄
醉擁娥眉閱聖書
崔呈秀既呈三錄忠賢悅甚目為聖書於是王體
乾輩各抄一小本挾之袖中每閱廷臣章奏涉錄
中姓氏者即粘寸許紙條誌貴處之法齎送忠賢
直房且讀且解恙為忠賢首肯然後除去紙條臨
期奏進舊例司禮監該正官有小方牌薄蓋挨次
相授忠賢不知書從未該正其掌印後牙牌不許
自授去紙條時繳付忠賢自付次日該正官此皆
黃昏時事也忠賢猶慮遺悞夜宴既畢再偕客氏
細商責處當否移時方就寢蓋客氏亦不知書而
強記猶勝於忠賢也忠賢用紅輕紗繡花爲作大
幔每與客氏密語其中
風送香魂去杳冥游人到此百憂增玉埋黃土花經雨
悔得高玄數盞燈
高永壽既死是歲中元節上命於大高玄殿作法

事放河燈追薦之嗣後內官宮人游西苑往往有

追述悼惜者

輕輿游輦嘗祈禳喜字紅紗照露光傳報萬安中外慶

九天靈露獻仙方

丁卯夏上不豫王體乾奏請強起乘小輿輦懋勤

殿隨給近侍以金壽字喜字紅紗令他貼裹於御

前衣之以為禳祝於是外廷喧傳聖駕萬安而靈

雉華為攘功地亟獻靈露飲方服未匝月龍馭賓

天

御苑花香拂帶陰玉人曾此再行吟珠幢獻羅娘娘廟

禁掖重聞小翰林

馮銓初入詞林少年美貌服飾鮮麗內官愛慕者

遂入皇城爭先飲宴於臺蕉園諸勝游珠幾遍於

是宮中已聞有小翰林矣甲子春忠賢進香於涿

州娘娘廟時銓被劾家居因獻廟前所懸珍珠幡

幢一座價值三千金既謁道次極一時供帳之盛

忠賢回宮嘖嘖稱譽內官宮眷當同附和聖聽𣪍

感遂極眷寵春云

遼陽遠戢動邊塵圖畫成書達紫宸三十六宮傳看遍

曦睒明日賜詠臣

王化貞撫遼與經畧熊廷弼不和戰守異議本兵

張鶴鳴右撫撤經臣標下精兵六千與化貞進戰

後喪師失地忠賢以廷弼生視不救陰令潘士聞

編造遼東傳極詆廷弼傳入宮禁聖聰意為所搖

論棄市

宮詞係常熟秦秀才名徵蘭字楚若作而同里陳次杜操菴

為已有者也

擬故宮詞四十首

丁亥春月寓止燕邸過長春禪寺邂逅一老僧乃昔御用監內侍也因從閒話得故宮軼事四十條歸輒追憶一一占之欸云宮體欸犟聊以寄銅駝荊棘之感傳自中官餘

論庶可釋禁掖深邃之疑耳

南侍季求獻一文篋朝早見牡丹新粧成白壁花如錦要識天家富貴春

海子澄波入御溝西山一曲是源頭汲來怪別民間味曾繞諸陵旺氣流（燕十有封昔林之封）

天子風流出世姿詔般雅尚及盤匜鏤金琢玉俱云俗詔用宣成歷代磁

神宗皇帝福無疆玉帛攸同及萬方動發帑金收寶石酒黃如玦不開霜

綠刹觀音外國來聖心仁布懺場開龍聰獻角都燈夜京用栴檀鏤佗臺（萬歷間外方寺維剎觀音一坐具高丈六寸李太后迎供慈寧宮中）

晨暮慈寧誦佛時明珠數子手中持燃佗出牌原腥物恰報吳方進竹珠

貓睛進顆萬蠲償牀檻窗欞盡寶鑲使使月昏宮燭燼晶晶四壁自生光

尚膳偏珍虎眼糖民間不許擅傳方每緣太監還私第袖與官人暫一嘗

上直龍幃夜不眠屏邊燭影小窗前偶因坐久朦朧去忽躡青芬到外邊

宮掖花天綉繡多遲遲日影奈春何打成五色絲絨子開坐金階放地鷂

玉皇座後列諸神盡是東金冶鑄成更著銅絲簾子護濛濛儼在霧中行

衍子夫人與女官尊卑品級別衣冠隔屏走過渾難認屏底鞵弓揺一般

宮錦閒宵費剪裁製成如意勝千枚每逢節下人人餉郤笑能如底意來

春風容易到宮廊月寒梅始發馨數蕊乍開誰摘去吹花惟惜小金鈴（宮中不事扆云以中壯故其說甚佳）

旋見花廊月色遇教師歸後與偏多齊拋弦索調簫管偷理南腔白苧歌

朦朧宾盛別洞天尋常珠寶不陳前珠稱徑寸寧奇物簾額懸珠大似拳

不禁春睞睇情多雲鬢蓬鬆殿角過背後不知誰亂罵御前供應白鸚哥

香湯百種發澄清任取金盆漸次傾伺得內家剛浴起一杯古剎水先呈

聞道君王宴月樓諸官絡繹進珍羞偶然醉裏龍袍污薄澣宣頒獅子油

龍樓夜炙百餘盤錦被休牀丈六寬女侍一時齊出閣至尊已進

保和丸
扺紅未許内臣猜覆轍懲前鴞聖懷起艸也防遺紋上旋書几面
郡旋揩
三宮分坐御筵旁戲謔恢諧總不妨猶有儀文難假借謝恩一次
一持觴
尚衣每日獻稱呈袍帶花紋按景成天子近來崇節儉歷旬方許
一番更
南方珍菓一時并蕪罷東宮已四更鼓吹聲中鐙影裏鈿車隨駕
入乾清 先帝多幸東宮夜寢必還乾清
殿宇重〻向鞏閣冠王風夜視朝回珠蕖寶檻朝暉透真入琉璃
世界來
擬故宮詞
携手簾前掩碧窓偶憐月色覓銀缸還防立久階塀冷更進吳綾
襪一双
萬綠花開玉檻前後宮分餉一枝先非緣故創恩私別嫌首偏宜
著翠鈿 宮中稱中宮為後宮龍不衆足鳳不色頭故貞詁語也故有前二咏
萬壽山前較獵場麁人蹁馬侍君王要知那匹曾封爵背上加披
一幅黄
尋常一饌御前陳動輒支銷數百緍上在邸中諳辟值只令加倍
給庖人
朝罷回鑾燕豫時愛抽古史徹宵披丹鉛每到芳規處傳数中宮
名主兒 宮中稱太子為主兒
祖宗遺法自森然正旦先朝拔扇前晉拜未完天子退曙光方始
拂簾邊 先帝正旦必朝衆后〻恭兩拜上下家隔夜色朦朧各不覯面
玉蝀橋通西海頭君王每歲兩來游端陽日棄中秋夜一坐蓬萊
在御舟
明朝郊祀教春官問夜殷懃寢未安列戟懸鐙連千里大明門内
到天壇
九門税額幾千〻例給宮中脂粉錢近日内璫崇素雅半頒戚畹
半教籌
鳳頭鞋子制偏宮内衆相沿代〻同一斛通名傳母后盡翻新樣
學吳中
蛀戲宮闈鼠雀淚更擒蝴蝶遍牆邊狸奴儳有勤勞績款賜黄金
帶一條
擬故宮詞
文書半日猜成准漸謡僎呼女秀才絶近御床承顧問宮人傳遍
後宮来
天章天矯似飛虬幾暇臨池不肯休須賜中書人一幅崇禎建極
寄當頭
自掩長門絶世情盡聞嘘雀夜聞更年〻獸殺蕙風到傳到南頭
致吹聲
聖躬幾見釋憂勤召對還宮動日曛長嘆不知因底事指眉無語
入宵分
毗陵半園外史唐宇昭紀

玉鏡新譚十卷

〔明〕朱長祚撰

明末刻本

福建省圖書館藏

玉鏡新譚

都察院等衙門接出

聖諭設官分職内外各有攸司人臣守正奉公交通内官爲非法朕覽大明律一欵凡諸衙門官吏姦與内官及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泄事情夤緣作弊而扶

同奏啓者皆斬妻子流二千里安置

祖宗深知治亂之原邪正之辨以此爲後世子孫鑒戒至爲明切賍逆魏忠賢崔呈秀表裏爲姦把持朝政變亂

祖制貽禍生靈業已磔誅族

抒臣民之憤自後大小臣
工須知各守職業各效忠
誠本無招權納賄之私恶
何必再營別窟上公矣特壹
獨行之風節自高主結豈
知居高聽卑朕方廣闢黍
明達踰階歷位爾等宜愛
其身名倘有故蹈前轍交

結作弊者其爲禍始罔顧
王章朕必究治斷不姑恕
仍許科道官不時實糾參
治務醒積習肅宮箴爾
等其欽承之特諭

崇禎元年三月初三日

凡例

一是編雖曰逆璫事略然忠臣義士直言讜論無不畢具毋誚曰薰蕕同器蓋語云世無小人何以見君子

一惟一人一事而彙爲三十二類每類先叙事後引疏中語足爲姦人鈇碪可堪救時良劑者採焉

一奏字字俱從邸報鄭傳不敢竄易一字以欺人讀者勿嗤我田舍兒深學人作爾聱語

一凡忠言告君者標出姓氏間有諛辭媚璫者止列官銜其字第顯其事而晦其人隱惡揚善之意也

一通卷倫次具有條貫愧我艸莽中人聞見寡陋膚淺無文惟是不摭浮言不綴繁辭詎能顯處看月直似牖中窺日耳

一雅俗兩洽展卷易曉直寫數年時事不半以昭凶逆之終受天刑既乏文采誰能見賞其如與謝孝劇談一出邪

一忤奸者闡揚未能悉而輔羽者止寥寥數語事見人隱非稱烏有先生即如亾是公子若謂臧否人物則小子何敢

一遇肝義膽之言加之圈點而毒焰兇鋒亦加圈點非徒供笑柄特指其優劣具長者當其罰爾

一遇害諸公略舉其羅織起因若生平大節亦各有大方巨擘誌傳諸篇另具載于臚筆一書也

一附崔呈秀投繯蕭靈犀刎劒者爲姦樞之惡已自暴著而倚妾之烈亦不可泯滅者矣

長安道人曰按浪仙此編直是一種豪

進香
閱城

玉鏡新譚目次

元標立國本之司冠王紀、定國是之臺臣孫瑋正、皆嫉言官論劾、一時盡逐忠直清正之臣無非翦已之忌、樹已之懺、此威制外廷也、是以奸邪競進焉、

納奸

忠賢庸流劣質、原不知書、憑扭手滑、倫理茫然、操可長勤、經濟何知、思欲樹黨、協贊奸謀、遂有崔尚淨、以之複忌、續又五虎出焉、同心濟惡、羽翼成矣、又五彪出焉、并力助焰、牙爪張矣、儘立招權之勢、廣開納賄之門、黃金白鏹、車馬載塗、明珠寶玉、筐篚盈戶、凡負罪譴者、貨緣而免罪、覬擢者奔競而得、附之者升之九天、一月三遷、蟒玉崢嶸、忤之者墜之九淵、褫衣奪職、禁錮沉埋、陰修恩怨之私、明快冦仇之際、顛倒任意、翻覆在手、於是忠賢任其所欲爲、而爲之、與我善者善之、與我惡者惡之、一切政事、先請崔公而

又託辭云要與裏邊說、可否始定奪、朝但知有此二人而不知有

聖上也、威福旨盛、鷹犬日衆、四方孔道、民間無敢偶語者、驛使停驂、睥睨搦開、無敢提一魏字者、身在京華、蓮襆往來、無敢帶一家書者、去國諸臣、典衣覓騎、蕭條狼狽、全無士氣、而一經劃奪、門無敢踏、邪無敢餞者、雖師生戚友之誼、亦蕩然掃絕、匪是而立道路以目、凡衣冠士庶相見者、晤語不敢縱談、只言寒溫套語關訊、避居、惟恐之禍、惟長揖拱手而已、其婚喪宴會、亦不敢設矣、二十四衙門、普天率土、凡智慧者化爲愚蒙、辯捷者變爲瘖啞、亘古及今、中官之威劫海內者、未有若此、大神通也、時惟有骨鯁之臣交章論劾者、是大獄起而羅鉗吉網之橫行也、

附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疏云題爲欸、

聖主寬宥，而日新懼法自縊身死，則尊素之罪
固可逃乎。更加周宗建等，罪惡多端，奉有
明旨提問，乃敢肆無忌憚，不拜
龍亭，不服訊鞫，色衣方巾，公行出入，目中何知
有
君父，亦何知有法紀。周順昌等，俱係奉
旨削奪官誥，不思潛身引咎于林泉，尤能冠蓋
招搖于故里，乃布散流言，簧惑機阱，門北
躲不千，機纖，恐再羅禩遲之愆善連期已迫
若不預為號明，則職臨時復何辭溺職之罪
也。職雖無言責，仰叨
萬歲爺爺豢養，殊深　簡任，臣一腔忠憤之誠，
何忍嘿嘿，況職務廢弛，係職之掌，因是披瀝
上陳違悞，
上供之顛末，而併及宗建等，抗違
明旨之罪，伏乞

聖明亟賜處分，以彰　國法，且職自知多言叢
愆，必不能安處于地方，仍將職罷斥，以為奉
職無能之戒
一件刑部勘案云，參看得楊漣、左光斗等，位居
顯要，違化功名，要樂矯情，亂謀壞法，多手了
執之勢，攢然自立高標，納賄招權之營，首樹
黨邪，亦職，欲隳法守，看登風憲以招搖，計屬
舉倚，共據要津，而務變幻之可　奔競
戚風厲戚，立瞬消華榮，先不握　八中忘
化中，竊居言路，人無敢犯其鋒，側倚冰山自
偉，托足之地，彼張牙爪耕
上，威震，真分卸罪之賄，不恥養貪，寧于借亂之
階，妄知　國是，招權納賄，徒知窟穴之自營，
羈獄受金，孰念疆圍之為重，大者小者，已彰
各得之罪名，
勅法明刑，難逃一成之律例，除各贓原聽鎮撫

司問追外其已故楊漣左光斗與内官交結
賄緣作弊而符同 奏啓之律袁化中魏大
中應擬在 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 朝政
之律一一據招會同無異所願伏如
天憫囹圄之已斃網開一面貸罪人以不[illegible]
幾律無所泥而刑得其平矣

羅織

楊漣首觸兇鋒、以二十四罪之疏入、海內縉紳之禍從此始、忠賢之殺機亦從此始、而借題封疆、緹騎四出矣、漣身事

三朝、親受 顧命重臣、在 朝正直居埔廉[illegible]、天下共知、一聞逮繫、郡縣震驚、士民仗義、欲奪漣而禁官旂、德安城外、衆[illegible]萬、齊道開諭

不能散、漣帶刑具、出城叩色父老、勿累恐累族誅、然後得解、各州縣村市、為漣設醮、祈禱生還者、至數百處、且就[illegible]萬民送漣、饋遺者以萬計、至老嫗菜傭、替髮竟兒、亦爭持一金 與 五

官旂感泣、為具背誦醮禱于 關帝之廟、漣過南州邑、無不為漣請禱、自備資糧、送漣至黃河者以千計、而八十老母及三子、僅出城永訣、尤恐見累、乃漣果不生還、[illegible]新譚羅織、骨化形銷、望

斷脊闔之老母痛絕、孫懦之命婦冤慘、至此是可忍言、自漣被逮下鎮撫司、誣贓加刑、五日一拷、比而都督許顯純、希望風旨、捶楚非法、以速其斃、體無完膚、童僕鬻散得 旨而後敢殮、文值暑月、屍供蠅蛆、身被重傷、僅以血[illegible]置棺內、見者莫不腸斷、淒零聞者為之痛心、愈恨逆生平祇礪名節、家產止數百金、不足供當詐稱嘗旅食之費、而當懸贓二萬乎、遂使妻子

囚于獄、而書硯几榻、皆充官帑、有司不得已、而親友之產盡矣、又不得已、而富民之產盡半矣、又不得已、議設印信緣簿、遍募郡縣矣、至佛寺道觀之錢糧、多為充贓矣、而好義士民、但願助金、不願書名、恐一涉偵伺、遂罹顯禍、漣母住于城樓、男婦棲于客店、既無寸土、可置遺骸、亦無一人敢于借貸、暴露何堪、結草掩覆、而尤未完之贓、因子勤拋、有司姑為虛數報完、苦之極矣、

萬燝清介剛直遇事感慨不避斧鉞其爲工部
營繕郎奉役　陵工疏　語禁內廢銅助帑因
極詆權璫逆惡而觸忤其兇鋒遂矯　旨午門
前行杖一百椎陰噣奸比金吾尉必致之死杖
後于　御道前倒拖橫曳者三匝而出　氣絕
矣舉　朝震驚天下稱冤忠臣喪氣義士寒心
此奸逆之縱殺立威第一人也
附燝疏畧云題爲　陵寢用工甚緊權璫造
意故遲仰祈
聖明立賜處分以謝
先帝以襄鉅典事蓋聞之龍不可離夫淵虎不
可離夫山而
人主不可離夫權夫
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慮分斵池威分出竅而有尾大不掉之
虞利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竭澤而漁飛入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
患由此言之是
人主之權臣下且毫不敢睥睨竊刑餘宦官乎
哉竊見今太監魏忠賢性狡而貪膽粗而大
口銜天憲手握
王爵如盜利權悍　陵工爲通天第一大罪而
關切于臣之職掌者試觀
皇上之心有一刻不在
先帝之陵寢乘則爲[illegible]　陵工而用財是
皇上未以天下儉其親之極念也至被財以急
陵壁之用爽臣下體
皇上旻天罔極之苦念也况　陵工原無額派
盼盼于外解而外解無至轉盼于事例而事
例又不多向承之寶源局隨蒙題授屯司
陵工正其職也當臣在局時目擊銅錢匱乏
因進局中人等而問之曰有何術而得辦銅

入局乎咸言有內官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
不下數百萬但一移文旦夕可至臣因移文
請發數日不發細細訪問乃知忠賢怒云外
邊敢擅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臣時憤激于
中遂于三月二十八日具　疏特　請查發
廢銅到局鑄錢協濟　陵工忠賢益怒旋出
中旨旨謂內庫銅器已有屢　旨何得再請
旨下之日而臣又以得代遂舉　請銅一事

竟不復越亂鬮鬮矣嗟嗟以無用之廢銅而
鑄為有用之錢救諸火之工程而擦手若寄
之取徵臣搵匯懇懇不可謂不周且迫疾矣
無如觸忠賢之忌之寢閣何也豈惟寢閣且
併臣任事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五百一十
餘兩報助　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
二百六十年來未有積報補秤錢者報之自
臣始然臣未嘗好為破格事以要譽哉固實

見得庫藏之虛救援之緊而佈此一念急
公之心耳亦以動後來當局者急公之心或
從此積一金即可佐　國家一金之度支也
又或從此積十金百金便可省民間數十金
數百金之加派也而胡忠賢之見不及此也
夫以忠賢殊不盈溢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
欲不遂假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
而亦必為此擊阻者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擊

定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又
何以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著謀最
毒臣蓋有以窺其微矣
天啓五年四月　日奉
聖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廢銅能幾局中何人
見知鵲燥輕信奏請前旨已的今又借言瀆
擾屑朕不孝且皇子甍逝倾來激聒好生狂
悖無禮着錦衣衛拏來午門前着實杖一百

提革了職爲民永不叙用前後發過帑金共
太僕寺助工銀共八十二萬取用過銀錢各
若干着查的開數具奏
繆昌期博學宏才節闇清望人仰之如山斗而
漣令常熟時氣味相投纖塵不染後同朝一容
臺中詞臣交好倍昔稱爲石交昌期直氣凜然
常觸人讒忠賢之驕横不倫忠賢因銜之矯
旨削籍編祇督而坐與漣善爲之黠鼠[illegible]
黨即紐爲邪黨逮繫詔獄許顯純嚴刑痛拷十
指拶折亦誣賍追比而斃于獄底天下聞之靡
不爲之痛哭哀悼者
魏大中清操素著磊硬自守宦游十載家徒四
壁直道事人不附權貴忠賢每招之而大中每
抑之忠賢懷之竟誣以納賄懸賍詔獄斃于箠
楚之下家貧何以卒辦五日一拷比每杖一擊
而呼

太祖高皇帝厲聲直指問刑之明心堂曰昧心
堂云其百折不回高風勁節令人敬畏痛惜不
已
周順昌五年節推四載銓曹出入京華唯一肩
行李涉歷宦途止廿畝山田寒門布素蕭然蔾
藿賢名高月旦清望滿天下剛腸激烈面叱權
奸俠氣昂藏心懷忠義憐寃臣而婚遺孤罵惡
璫以微高文及其被逮特縣尹登門即收束書
帙辭別宗祠禁止妻孥哭泣毅然登車合郡士
民如堵執香號呼聲若轟雷扳轅叩道哀號共
憤鼓譟奔擁攘臂爭登欲毆官旂以排難仰邀
府道之開諭昌乃鞠躬謝衆云原係不肖故遭
天譴與若輩無干倘有所損反致我族滅也衆
方帖然尤遶護不散撫按兩臺許以明晨出疏
保留無煩爾衆紛嚣聚閧
朝廷有法官府有方然汝等欲何爲是將遺害

周宦、術等亦獨不思保身乎、衆意稍解、隨送昌于別署安輯而散。越四日、由夜半寂無人知、隨緹騎輕舸如飛而去。逮至下鎮撫司、極刑拷楚、誣拷此骨斷皮開、血濺肉飛、而和土色身無訊渠口常讙指爭月不聞哀乞之聲、于是罵不絕口、有張睢陽之大節、天日爲之無色、將有奸義者謂中外治士民吳中交游婦黨一時金錢者、其兄弟其生全而骨已破碎可肆虐

裂之臨死、只短章、祈以早誅不果、而領埋時皮肉已腐、無寸絲掩骼、而目俱消、止見頭顱鬚髮、其錄索獄尚通、人見之膽寒股栗、有人心者無不爲之腸斷掩泣也。士民追慕不已、製詞形之者不能盡述、聊記一二以見意、

附詩文

蓼洲以詩姻諫議、益奸黨之忌、而速其毒、人或以莫贖之悲激而有自取之怨、噫先生自揣生平茂不可告人、不無以危言徒媒忌于朝野、若以撫諫議之孫爲先生疵、將平日之慷慨捫心一旦見危而褰裾恐洗者、即爲明保乎。予思廓園先生之被逮也、浙直士民咸願斂貲詣

闕、碎登聞以鳴其冤、先生忠憤在心、何借含血射奸雄之鼠與諸忠各喋入地、得謂捱淚分袂便結道之、之一荷長朝服救楊公祖郊送臨賀其諸二也、六見殺一見賞、遇不遇耳、于先生又何言

男兒自感義刎頸、不爲名諫死忠臣事、孤存石友情、並遊尊自重、殉節葉于輕嬌嬌、西川淚千秋骨再榮、

甲子之役、閹

上以沖疾居　淳宮、致移聽賂于中涓、于是群奸類引、假黨錮以網天下士、團選其不

輓祁原先生以首攻權璫被逮過吳門浙
直士民咸不難濺血
明廷以白其冤吾蓼洲先生以有道之悲爲
度遺之恥惟不得與之俱赴大理爲憾乎
是撫其屍遺以卅孤臣忠膽孰知羣奸之
側目先生久矣特以清節滿天地覺言之
舌僵至是益其懼而速其毒緹騎一出胥
江之士女銜鑅無從椒之官投嗚張民不

勝憤因而有西院之役先生固不以斷脰
留也昏夜奔命人不及知聊賦短章以誌
懷焉耳
從古事如此眼前渴可踦折軟空有恨額
閼巳無因豈之朔哀救還疑吉綱綢人風昭冲
德踈慢識忠臣
蓼洲先生赴逮當事復銜西院之憾駢五
士誅五人以爲先生罪案先生竟不爲孽

奸所容矣黃鳥餘悲百身奚贖聯滴淚和
墨賦此以弔
士恥不與黨先生已得仁匹夫能徇義當路豈
無人
帝急天衡選人悲國紀淵胥江千古淚添漲蓼
洲濱
高攀龍生平抗直忠義自命出行人歷御史以
建言謫揭陽典史

光宗皇帝知其賢遺詔起光祿丞壬戌至太
僕卿甲子陞都御史以糾劾權奸被削回籍杜
門著書築園山中與塵寰迥隔優悠以卒歲月
詭意織璫受忠賢意指勞駕風影之詞一緇打
盡爲快心因扭入熹鋼忽聞緹騎至焚香沐浴
手寫遺疏一通封固以授其子囑曰事急方啓
之乃給家人云汝輩各自寢息勿得驚恐諒無
太禍我欲獨臥一室熟思良策明早自有處分

耳至夜半密起于家庭整衣冠望
闕叩頭而自投于園池其子世儒亦密來窺伺
聞寂無聲啓戶視之空牀絕跡惟一燈熒熒在
几間旦哭且駭亟走池次爐香未散留詩一律
始知抱屈原之痛身蹈汨羅矣隨報有司即親
臨相視越三日面色如生足徵忠烈之氣雖死
不滅也人咸頌其精忠大義於士林有光焉
附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
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平
之遺
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
皇上
周宗建由武康調仁和廉明愷悌兩地絃歌攜
宇和平一方福澤清操自守潔志蕭疏三院稱
賢裴薦交章達 陞繡衣內召萬姓借寇無繇
垂淚攀轅執香擁道栢臺厲節堪爲

天子耳目之任鴛行班列敢逃百官彈壓之責
巡方剔弊按楚持平素志好學而羅醵金講
院之嫌危言觸奸以致奪職追 綸章之 誥
準擬歸田繙輯素業何知驪戚射入究詞聞緹
騎而驚心對妻孥以斷腸兩邑士民懷恩泣訴
當路冀以代完贓鍰萬惡璫極成心順指監司
急令酷加敲朴孤魂已自銷亡病骨那堪箠楚
誣贓盡破家嚴刑乃殞命矣道路悲酸桑梓悽
其纍臣冤鬼同遭一轍勁節忠魂足享千秋並
共悼生前之異冤得無羨死後之芳躅乎
李應昇英鏡特達志太寡營惟下帷讀書手不
釋卷夙稟忠孝節義以道德文章自居丙辰會
榜第五人筮仕南康節推旌善類誅彊暴風清
霜肅露潤春溫廉名遠布宦槖蕭然拜御史直
言敢諫屢疏論劾權奸申救建言諸人逆璫愈
怒矯奪而歸奉親教子以圖燕喜雍睦之樂無

乃禱不旋踵無端　詔獄一聞　駕帖至鄭縲
立門側佇望其來父母命之入卒不敢恣恐對
家人迷亂方寸一無他顧剛勁肅如惟慰父母
云兒此去或役　一
君恩得以生還愼勿憂念縣尹登門奮身就道
登舟作賦倚馬吟詩毎得句擊節自賞無悲愁
悒鬱之色逮至加刑時惟大呼
二祖

十宗在天之靈鑒我微忱不敢負
君父子死報國臣之分也我又何辭但親恩
未及烏鳥之私于心懃然幸而有兄有子是不
乏奉養耳一腔熱血萬古綱常芳名自與　天
日同光也時惟同寃諸人相繼逝矣止存黃尊
素相與患難談論古今忠臣孝子以遣日其奈
監司藏朴過狠且羣奸欲速其斃料應不免亡
前一日賦詩寄別父兄手書誡子讀之一字

淚聞之者摧心歛血遺恨入聞自不磨耳

附詩

郡中別徐元修

相逢脉脉共凄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衝冠
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
南別高士舊知聞如氷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
好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

丹陽道中

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僇民雷霆驚下土風雨泣
孤臣憂患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
綱頌湯仁
聖德方虛己愚忠敢瀝丹慙無一字補空復數
行彈臣罪應難赦　君恩本自寬凄凄楊柳色
誰爲問南冠

潤州別貢悅茲妹丈

莫說蒼蒼非正色也應直道在斯民憐君別淚

濃於酒錯認黃粱夢裏人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回首轉嗟
鴻雁影斷腸初信鶺鴒詩白雲渺渺迷歸夢春
艸淒淒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犁犢聽
黃鸝

述懷

便成四伍向長安兩目塵埃道路難丈老傷心
呼日月兒戲洗眼淚老庵文章十載虛名誤[illegible]
事未言罪業彌寄語高堂愁苦憶朝來清淚飽
供餐

鄒縣道中聞有問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
首

身名到此甲張倫時勢於今笑孔融却怪登車
攬轡者爲予灑淚問蒼穹

鄒縣道中有感

春申好士秖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羅君
舊膠漆驅車相避陽林行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
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

景州道中感懷

細數知交在遊遨各一方魏齊方聃晛陀籍一
猖狂形影悲相顧蒼茫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播
首問蒼蒼

宿村店

日暮停車塵滿衣諠譁土語是還非秖憐歸夢
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

哀鄉呈天兄

長途連袂若爲歡咫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
腸百轉總餘清淚對誰彈

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illegible]

艱難甚莫遺離憂滅客肌
兒自料生聊媛眼我惟料死絕灰心雙淚但有
平安字傳得些兒抵萬金

獄中遙寄蔣澤學

與君異姓爲兄弟意氣寧論杯酒間他日蒙恩
兆蔥禁老親椎子待君看

去前一日

十年未敢負　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在親

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
絲絲修省業因微假息餘寬有夢歸燈火滿堂
明月夜佛前合掌着緇衣

又六月初三日別兒

病餘憔悴一孤身歸去寬心慰兩親長願生生
爲手足鶺鴒原上了前因

附家書

付遜之兒手筆

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
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
之日佩爲韋絃即吾不死之日也汝生于官
舍祖父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
汝衣鮮食甘嗔喜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
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
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
赫奕未見吾童年勞苦時低眉下人及祖父

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因賦逮
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汝不奢膽以思豈
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
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
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
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
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
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

基業皆祖父母苦苦積累且吾此番銷費大
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
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嬸如母即有祖父母之
命亦不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
也汝旣鮮兄弟止二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
於中等貧家須與粧田百畝至庶妹母奉事
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
岡與出入謹其防閑乜桑梓之義五也汝貧

世不鈍書裝於教誦讀書已遲汝念吾常苦
厲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
無望須做於讀書務求將吾所存諸稿簡籍
好好銓次訛舛章句脈六也吾苦生不得盡
養他日飼繼父母千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
得遠離
黃尊素剛介不附氣節凜然初為寧國節推挺
立高標清操冰鑑不敢犯勢豪備賬選入為

臺侃侃直言稱為鐵面强項每觸權奸立被陷
黜歸隱東越之餘賦詩讀書偶過西湖之濱看
出觀水時向人雄譚不畏時忌娓娓及之厲聲
唾罵偵事者聞之織瑠而併入周起元一案矣
幸緹騎過吳門枯勢驕橫勒詐驛倅多金一時
交鬨狼狽承前竟返轅而不過武林矣脫此虎
口窘辱且省繁費尋復傳 旨着撫按差官扭
解赴京而璫怒稍平督刑稍憫然不容其獨生

遂病不起殘與應昇同死矣童僕力不能領埋
鄉人憐之醵金而爲之殯殮云
時同事者則有吏部趙南星都御史左光斗
周起元給事袁化中御史周朝瑞刑部郎顧
大中諸臣拘楷俱斃不能盡述

金鏡新譚卷之二後

稱頌

大工鴻績

工科都給事中某疏云、恭惟我
皇上踐祚之初、克襄鉅典、肇營 三殿、九天閶
闔、宏開壯麗之規、五位崇嚴、永奠盤桑之固、
甫及三載、而凡門殿工程、盡已次第告成矣、
肯堂肯構、恍如鳥革而暈飛、美奐美輪、不啻
竹苞而松茂、一何神速至此耶、揆厥所由、皆
賴厥臣擘畫出之獨斷、經營運以真心、捐助
首倡、與作海內急公之義、省用式精、鼓舞羣
工趨赴之誠、所以百靈神助、萬方子來、舉數
十年難就之工作、千百萬莫措之浩費、而一
旦奏功于俄頃、節約于無算、此其勛績何等
較著、即內外諸臣竭蹶從事、各効勤勞、均有
不容泯滅者、然其振綱提領、綜核料理、又孰
非厥臣率作之功哉、惟時千官拜舞、快覩
黼座之重新、萬國朝宗、忻羡 王居之廠大、
誰不舉手加額、歡呼祝頌、今日
聖明御極、眾正盈 廷、中外協心、宮府一體、平
明之治聿成、 中興之烈畢舉、如近日撻賊
奴鋒、奏錦寧之奇捷、清楚庫清、裕軍國之急
需、嚴禁驛騷、而貧役之疲苦頓蘇、訪緝奸宄、
而 輦轂之妖氛大靖、世界清明、法紀振肅、
豈非千載一時、惟是三年大計之期、務嚴行
考核、以辨貞邪、而定殿最、俾 朝有憲度、官
無曠職、大法小廉、進賢退不肖、于與撫循百
姓、以培根本、綢繆邊計、以固 藩籬、俾
宗社有永天壤無敝、庶不負厥臣數年拮据之
苦心哉、

吏部尚書某等疏云、
皇穹烈宗顯佑陰騭、篤生元臣魏 葢誠賦

日謀畫規天宸寓總人甄陶而慮切宵旰之端拱事功盡資冶鑄而詳先畫接之趨蹌以治國之法治工曲木不加梁棁以課吏之條課藝秋毫莫肆侵牟夙夜在公志氣專而山川爭獻其珍異綜理精密紀綱肅而工倕競勸于恪恭心計運乎無限省金錢者何啻億萬指使聯于有位董將作者捷于公輸一時內外諸臣同心殫力遂能裨益神謨

工部給事中某疏云

聖明知人善任委心膂以勿貳勿疑賴廠臣矢日靡誠殫元首于可大可久念帑虛則捐貲首倡俾羣工慕義翕然恤民疲則酬勞必均使庶民子來恐後經核有法半鏹無冒破之虞省試唯勤百工有兼程之績兩年而收數十年之指据人力作天一代而肇數百代之丕基一勞永逸所尤喜者將作竣工之時正寧錦奏捷之候犬羊俾百獸共舞凱歌與九奏齊鳴此眞曠古奇觀也

工科左給事中某疏云

蓋僅僅兩載餘而神工悉已告竣無論三殿規模備極宏遠即文昭武成兩閣及諸園廊門廡廻環旋遶無不處處森嚴從此萬國嵩呼下官忭舞始知 朝宇凡在瞻仰共快歡騰然而計功矣何計時時又甚速計時速矣何計費費又甚省良因經畫有方鼓舞有術一人得一人之用一日課一日之程無玩愒自無虛糜無稽延自無破冒以中節省莫可數計蓋至是而知廠臣之殫慮勞心提綱挈領上體

皇上堂構之思下體臣工趨赴之願而來銳意舉行怨勞不避至今日而勞勛始昭著于中外矣孰非

皇上獨斷任人之明効哉

太僕寺少卿掌河南道事某疏云

皇上睿哲格天　聖神應運振刷飭紀蹐寧海宇于昇平奮羽舞于銷沒鋒煙于頑梗且知人善任勿疑而心膂重臣更亦心報

主幹國如家兩年收數十年之功綜核省數百萬之費康民于來成之不日也

禮科給事中某疏云

廠臣魏　忠賢爲國竭心無二近日　三殿告成東夷告急皆賴廠臣悉心拮据畢力勛勤以此克有殊勛今

皇上在靜攝之中緊要重大事務　命閣臣與廠臣計議商確同心贊襄勉効忠勤九卿各衙門官俱各靜心供職

聖體自宜凝神定慮清心靜養以迓天庥而膺多福若夫庶務殷煩則內有心膂重臣公忠體　國外有閣部大臣協力贊襄似不煩

聖心軫慮也

大理寺左寺副某疏云

聖上以離照當陽廠臣以純忠輔運創億萬載之丕基延數十年之狂寇

工部尚書某等疏云

三殿鼎建兩載告成大工省費皆賴廠臣心計經營力効鳩庀以故頑石之運楠杉之採節省金錢數百萬而禁苛恤力子來胥悅勞能獨專

錦寧三捷

甲子正月廿三日大營韃子俱到寧遠扎營一日翌朝寅時賊攻我西南城角督撫袁崇煥用火砲打死無數賊復攻南推板車進蓋用斧鑿城數處被崇煥細柴澆油并攪火藥用鐵繩繫下燒過二更時候方纔打退又選

徤丁五十名從城上縋下用綿花火藥等物將韃賊戰車盡行燒燬自相蹂躪屍横遍野賊退五日復提兵數萬來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砲埋于地中又將火銃矢石相發山搖地動約打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賊敗回營大放悲號隨于焚化酋長尸骸天墮大星如斗其落地如天崩之狀衆賊恐驚拾其骨裹來馬上夜至五鼓撤兵東行其奴酋老罕因敗衂身被重創陣亡立子兵士死傷無算以致憂憤背疽而死虜中大亂諸子以聽鬬立爲主遂刑牛馬祭天諸子羅拜李佟兩駙馬協力贊襄闔得第四卿爭即立爲酋長以主國事於是羅金匣盛老罕遺骨葬于瀋陽城下卷旗息鼓而去自奴酋發難我朝用兵十餘年未有此大捷也皆崇煥之力而逆璫魏忠賢歸功于内擬爲巳有歟言官擠之去而益　廷頌其功焉

附

督撫袁崇煥開諭云示諭遼東官兵士民及金白東西各忠義等夷知悉奴酋暴虐逆天壞我遼土遼民傷附近各夷天人共憤今建天冒暑犯我封疆西城一戰是天亡奴賊但中有所傷者多是我遼人我屬夷我心深爲憫至奴酋不量力遠攻寧遠又被我兵殺死無數如錦州塔山等被我兵殺死者多連日他的動靜我豈不知欲加兵于巢穴慮恐玉石不分所以稍緩以待西南之大兵到日風你們約定的機關裏應外合豈能逃哉你們得便下手不必去速東西恭順屬夷速去寧遠投降我遼東之衆不必赴寧遠投降可在此共圖滅賊不失封侯之爵帝如被奴逼死爭矢石之下者如輕視錦州錦州官兵無

不用命殺賊他若速臨城速死遲臨城遲死
只恐他原望錦州他的巢穴到被我水兵陸
兵剿得空了那時奴賊有家難奔後悔何及
你等有忠義者速圖之勿失前言特諭

河南道御史某 題援將奏捷當懋事奉
聖旨覽奏近日寧錦危急實賴厥臣調度有方
以致奇功說得是袁崇煥暮氣難鼓物議遂
重推引疾求去

河南道御史葉又疏云
竊見今日之天下紀綱振飭法度修明 朝
政既已肅清疆圉漸見寧謐邊塞之捷音屢
至挽轂之奸宄潛消以言乎兵餉則數十
年之積漸振起于一旦矣以言乎漕運則億
萬斛之軍儲飛輓無敢後矣以言乎器械軍
需則扃摩殺擊咄嗟而辦源源而至矣且內
外大小臣工一德同心各供職業無敢有操
二心持異議以標
聖治者從此聲國
皇圖威捷夷裔日可懾矣此我
皇上英明天縱
聖德神功而心膂元臣赤心報
主愛國如家事事精勤處處周到致有此豈功
茂績也

直隸巡按御史某疏云
職自奉命巡關山海日每仰體
皇上憂勤惕厲之至懷厥臣籌邊滅賊之丹悃
時刻惟以[illegible]諸督撫團守要地催促兵馬急
救錦州為務

兵部等衙門奏為武功既高事奉
聖旨覽奏錦寧之捷賴厥臣秘授神畧並措單
需故獲此奇勝

寧遠鎮守太監紀 奏俘獻錦州事奉

聖旨、奴賊逆命十年于茲、今獲孽復以暑月入
侵、大犯兵家之忌、賴廠臣赤心忠計、區畫乾
翰鼓舞邊臣、人人用命、朕所鑒知、
延綏巡撫都御史某奏佔虜糾衆入犯事
奉
聖旨、覽奏、奴酋犯塞、官兵奮擊挫遁、孫興醒魁
扎立邊之功居多、眞不負廠臣授畧籌邊委
任殲酋之意、

督餉御史某奏、殲鋒已挫事、奉
聖旨、錦寧之捷、爲廠臣殫心籌畫、委任得人之
効、朕所鑒知、
戶部尚書某疏云
臣等看得奴酋敗衄歸巢、不自悔禍、其憤恨
圖報、必愈狠而愈毒、方今內 臣受廠臣方
略、預切綢繆、督撫諸師、俱極一時人望、而各
營兵士、又皆敵愾、倍加用命、摧鋒無復向時

風鶴皆驚之衆、倘得粮糗、克足士馬飽騰、則
新敗之逆奴、以當繫其頸于 闕庭矣、
遼餉御史某 奏爲奴鋭已挫事
竊照逆奴猖禍十數年矣、狂鋒悪焔、從此一
折之者、豈奴眞不可敵哉、蓋因前此任封疆
者、徒誇紙上之空言、不理戰守之實事、見敵
而潰、聞風而逃、任用不得其人耳、非若寧錦
之困、賴廠臣幹國精忠、一切器械粮草、盡心

籌畫、諸臣亦莫不兢兢然同心濟事、奏此膚
功、用人之効、亦大彰明較著矣、
戶科給事中某 奏爲軍需料理事
竊惟遼左用兵十載、每望風先逃、非錦之守、
三戰三捷、奴酋伎倆已盡、狼狽歸穴、我兵何
前弱而後彊也、頼
皇上聰明神武、得廠臣籌畫于帷幄、故內鎭守
撫道將、戮力于疆場、中外協心、接濟立援、應

手奏未有之膚功、振積弱之頹氣、從此固圉
恢疆、非難事矣、
河南道御史某題援將發諜事
邇者寧錦危急、羽書狎至、厰臣仰念
皇上宵旰、不遑寧處、調集援兵、以圖萬全、而馬
匹、而糧餉、而器械、悉督發不遺餘力、若奉調
士卒依期前至、我
皇上東顧之虞、不籍之以稍釋哉、

直隷巡按御史某　奏微臣躬力邊地事
聖旨、撫寧濠塹、以聚遼民、毀東關夷塔、以利形
勢、並屬訪夷情、深得厰臣籌塞恢疆殆奴之
意、
禮科給事中某天威已播疏云
奴酋之狡謀叵測、既窮于陸、或又逞志于水、
未可知也、此厰臣精忠爲國、無慮不周、有求
必應、當亦無俟職言之泄泄也、

延綏巡撫某　題發虜糾衆入犯事奉
聖旨、覽奏于酋狂犯、官軍斬馘、大伸國威、勞則
可尚、疏稱厰臣擘天巨手、貫日丹忠、措餉軫
軍、拔膠扶縶、乃故奏奇捷、說得是、
督撫某　奏奴銋已挫事
頃者奴孽稱兵犯順、突爾困圍錦州、此其目
中寧知有錦哉、幸鎮臣紀用、仗
皇上之威靈、受厰臣之秘畫、誓衆堅守、三戰三

捷、且制勝出奇、幾令醜無遺類矣、
刑部尚書某題獻俘錦州事奉
聖旨、覽奏奴孽犯錦、官軍奇捷、皆賴厰臣秘授
方畧、接濟軍需、以故內鎮諸臣、孤城搏戰、生
擒賊夷五十九名、十年已來、未有之功、說得
是、
鎮守太監劉　奏援師擬錦事、奉
聖旨、錦寧之捷、大振積靡、克暢天威、皆賴厰臣

一腔忠誠萬全籌畫恩威造運手握治平之
樞謀斷兼資胸涵匡濟之畧安內攘外濟艱
扶傾念殊勲之難酬宜恩加之申錫
吏部尚書某奏爲元臣殫心爲國事奉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吞胡志壯嚴正戎備立
三捷之奇功雪耻除兇洗十年之積恨績奏
安攘堅列山河寧晉彝典昭然世爵褒封允
當

鎮守太監紀用奏爲元臣殫心制勝事奉
聖旨錦州之捷雪耻除兇十年僅見朕心嘉悅
廠臣魏忠賢貫日精誠補天經濟徹桑籌箸
帷幄刻刻關心軍實邊需接濟源源湊手功
資十萬身作長城允爲崇功堪藏監府
文書房接出
聖諭遼者邊塞處處告急而遼鎮中十奴禍尤
屬吃緊賴廠臣謀在戰先畫定帷內功高指
縱勛烈旂常三捷奏凱孽奴憤竄感其殊勲
朕實倚毗焉
大學士黃 揭
聖旨錦寧之戰振起久衰皆賴肺腑心重臣
且未雨先霜之慮務期三帥齊力同心內外
共憤副朕任使體廠臣先事之謀
宣府巡撫都御史某 題逆虜狡謀事奉
聖旨覽奏說馬林之捷氣奮揚國威大振皆賴

廠臣綢繆嚴疆委任良鎮申討軍實克振神
武遂使貔貅氣壯氊裘膽寒
宣大總督某奏賊虜狡謀宜防事奉
聖旨該鎮殺局年來文武備犯賴廠臣注意封
疆多方指授內鎮臣善承德意同心振刷說
馬林當此斬獲之功眞足以振積弛之氣
丁卯十二月二十五日原任兵部尚書霍
維華疏畧云

寧錦之捷內臣瀧敘軍功至六百餘人職俱
置之關臣又有　請加封忠賢國公之疏并
下職部內臣劉　兩以移書促職具覆職堅
不之應及該司以稿呈職覆有應封公爵以
酬元勛之句職嘆曰司官推禍不得不參職
列大臣何敢弁髦
祖宗法制若此隨舉筆云爵官五等非職部所
敢擅擬等語而忠賢已怒矣　疏上而忠賢

又詆撫臣袁崇煥之級而削其世廕職遂語
科臣許可徵曰長安中目不見虜之人累累
加級廕子撫臣身家性命在彼覷而虜者何
反禁寒應得之　恩典本部職掌安然何顏
以對天下士大夫而服邊疆拚命効死之心
哉遂具　疏爭之且願以職之級與廕讓之
忠賢遂大怒面詬職于　大工之次又詬職
于問　安之日而職毫不為之屈也謂封疆

之事本部職掌揆之舊例酌之今功不得不
爭且本部在內無功有廕撫臣在外有功無
廕不敢不讓是時忠賢方居功于內職　疏
乃居功于外　疏中又不及廠臣一字是以
恨職入骨職揣知其意為職不覆封公之
疏而怒不專為崇煥之廕而發也又正色以
視魏良卿曰五等之爵即開　國元勲不過
幾人目今只有擒得奴酋復得遼東者方可

以當封拜之命其餘俱不足言功本部何敢
擅覆而重怒乎此語入而忠賢又大怒舉
朝諸臣問安于
乾淸門禮畢內監李永貞者先發一言曰如今
外面有人說閒話忠賢大言曰外面有人說
我無功說這些
恩典俱不該及我我如今俱不受了諸臣錯愕
相顧謂此語為誰而發應之曰為職耳忠賢

遂攘臂向職勢同狼虎語不擇言信口詆巇
恨不殺崇煥與職而後快焉諸臣面面相覷
失色職遂拂袖而至西角門謂閣臣曰職即
欲具　疏乞休矣觀此光景恐有性命之憂
若止于削奪願郎相成無多一言以重其禍
次日忽宣職于
會極門付職
聖諭一道職捧出沿路思之必爲封疆上一件
重大難行之事故付職以重職罪耳開讀之
則欲加
恩客氏也時傳聞客氏亦欲封其子一伯爵司
旨惶惑問職何以具覆職曰既有
聖諭特下不得不覆擬一錦衣指揮可也　疏
上而忠賢愈益大恚意蓋謂職僻于三次面
詬之威必當唯命是從不意職之愼執如故
也遂復詬辱職于
乾清門職遂杜門辭印以待交代而忠賢使邏
卒數人日夜逵職之寓使廝役二名查職部
已行之事幸職署印不過二十餘日摭拾無
所得乃焉職數年來以去之章疏揑作事科
款成一單于看工之日出諸袖中以東閣臣
及部院諸臣欲先拿職家人長班拷問揑勒
首詞而後及職閣臣云他已欲就去矣此何
等時而且作此等事蓋謂
先帝病正危篤也忠賢沉思良久乃曰且放着
復納入袖中諸臣有過職寓語職者僉謂事
且不測也職遂于八月二十日上　疏乞休
二十一日即奉
旨削職回籍二十三日薄暮而
先帝賓天矣而非時日急職安知所稅駕哉
原任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陳祖苞疏畧
云

天啟六年正月奴圍寧遠全關震動臣念舉
家世受
國恩百口悉甘痾難軍民感奮始有固心又羽
書絡繹踵至難民襁負叩關每一晝夜啟閉
不下數十次臣兩旬目不交睫露立關門親
自一一稽察不令真正難民擯于關外奸諜
逃兵逸于關內而又外遏聲息內促援師於
是內變盡消東寧士卒始無退志先是四年
冬有被擄遼民萬千餘人還鄉關外水將用
船先後接渡內有派棍吳國秉與同船聶廷
瑾等七人借貸不遂以奸細首告東廠魏忠
賢即圖封拜密留國秉在京行文　閣部督孫
少傅高陽經制閻海嚴審正法特臣理刑山海奉批承
問細勒毫無風影全遼官民泣保者二百餘
人俱甘同罪臣因拚一官一身盡力開釋七
命致忠賢大怒駁行速處臣止將七人分發

關內外七將名下充兵仍前釋罪忠賢以此
積恨不解至六年正月見大虜入犯擊退
當事以臣守關有功將議破格優陞復聽忌
者之譖乘敘疏未上之先于
經筵講退假傳云苞苴事應逐但未有參疏不
拘批在那本上罷逐于崔呈秀論邊帥之疏
帶批革職閑住後廵關敘功止擬陞級已得
旨下部迨兵部具覆又止擬復職疏中文武皆
命不次之擢全體獨漏臣及況寃至今此忠賢
誣陷中格之大槩也臣斷後始見忠賢將遼
人武長春為李永芳之婿羅織姦細遂封伊
姪魏良卿為肅寧伯旋進侯爵又旋進國公
此忠賢假冒封拜之始末也

無上名號

廠臣

凡一切奏章不敢指忠賢姓名而云廠臣者

稱尚公者

天子至尊誰敢干

帝京郡地建祠疏稿以身為稱僭之自某奸始

疏自

輦轂而畿輔官紳士民羣心盡屬魏忠賢矣自

先帝御宇七年天下所仰仁武者盡攘而歸魏

忠賢矣

某疏稱忠賢至德莫可名

言下情惟有祝釐以孔子頌帝堯語頌華

封人之祝也此而可忍又何必于尚公之稱

辨有無也及撫臣某請建祠疏稱東廠魏尚

公是引周公衮負成王朝天下者乎太公封

齊賜履五侯九伯實征之其君稱為尚父而

管大夫其君亦稱為仲父二臣何以挈而奉

之魏忠賢是欲敵至尊也 劉夢潮

尊忠賢為廠臣尊忠賢為尚公而 詔布中

外不可解蓋宦寺遍

朝廷之奴隸耳宦寺遍

朝廷之臣子以奉事乎宮闈者而與我撰等

殿陛者同一擬諸可乎且尚之義更不容竊

恭尚者無以加之謂也尚公之稱明與

至尊相侔歷稽前代惟周之太公望尊為尚父

此千古以來未嘗有之封號以是而加之忠

賢其義何居恭但知權寵爵顧名義敢為僭

擬遂爾竊稱按其尊稱一念但知有忠賢而

竟不知有

先帝矣 胡煥猷

殿爺

崔呈秀在 陵工魏忠賢每每差官送飯齋

語則曰不知何事說許畢每每開云多拜上

殿爺殿乃殿下之殿奉閹人于王侯之尊而

且有魏爺之稱而且有崔二哥之喚望望然

不父其父而稱其閹意欲何爲哉。徐吉

祖爺

長安中無貴無賤呼爲祖爺而閨門嚴閟之
間僕相謂不得安其性命矣。耿應昌

有口口稱祖爺者如內官李　造孽彌天前
任蘇杭織造催督困其職分巧爲狐媚魏忠
賢一疏論周起元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黄
尊素五臣朝上夕下緹騎飛出地裂山摧攀
龍投水焱焱餘四臣盡以囹圄箠楚歿吾也
李覺斯

千歲

容商陶文取魏忠賢畫像懸在喜峰欲以脅
臣之門下官稟臣云此趙高指鹿爲馬之意
非撫院與副總兵來俱五拜三叩頭顯呼千
歲今不可以不拜臣叱之曰天無二日吾頭
可斷吾膝不可屈也見其像又見疏也氣益
憤甚半揖而止衆怒乃馳報忠賢忠賢大怒
立傳塘報劉鳳翔一夜馳至遵化勒令撫臣
劉　劾臣詔遂不會總督及按關兩御史而
特出斜疏矣。耿如杞

老祖爺

撫臣劉　隨附寄稟金盃玉器投忠賢忠賢
賞鳳翔錢十千而出告詔家人曰老祖爺甚
喜遵化道逮矣明日
直下果遣緹騎逮治嗟乎當是時臣豈不知
強項禍遂叵測也哉耿如杞

九千歲

詢知惡黨之私呼魏忠賢也除崔呈秀直呼
爲親父外其餘皆以九千歲呼之者其語可
活耶　賈維春

威勢重臣

從此奠固　皇圖威捷夷裔日可俟矣而必

脊重臣赤心報主愛國如家事事猶勤處處周到致有此豐功茂績也倪文煥

以上俱見各衙門奏章而節畧者不敢增易改竄一字讀者須以全疏驗之

玉鏡新譚卷之四

封拜

按逆璫意圖封拜、而扭錦寧之捷居已功、竟措袁關府落職削除去籍、又羅織逆民、陷作奸細、以為緝獲之功、恐置武長春于死、嗟乎殺乎人、以彰後人、天地所不容、翊夫正人君子、豈得為之顧、指氣使哉、是以霍大司馬陳小司馬之秉公執法、鬨擁其所欲為、而致根觸斥焉、幾不免于虎幸矣、

工部侍郎崔呈秀奏為剛事懷忠事、奉

聖旨、魏忠賢勤慎奉公、清廉勵操、蠲除年例、彰

朝廷節愛之仁、題免夙逋、救黎庶飢寒之苦、一心為國、百廢具舉、緝獲舞者奇勳、鼎建更多勞績、朕心嘉悅、特賜粉旌獎、蔭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都督僉事、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仍查付史冊、以昭勸勉、其征倭派餉、已經禁止、撫按官何不回奏、閱操原非得已、如果有七策堪佐時艱、此項自宜停免、報商一節、勵民尤勤、着該部作速具覆、

右封錦衣衛都督僉事

兵部等衙門奏為緝獲事、奉

聖旨、當■酋猖獗之日、有叛賊內應之奸、非但封疆勝負攸關、抑亦宗社安危所係、魏忠賢預發不軌之深謀、大挫積年之強虜、捷音雖報于邊塞、勝筭實出于廟堂、寧晉先後奔芳、世爵襲封允當、特封忠賢姪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為肅寧伯、世襲官銜、照舊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其遺下世襲錦衣衛都指揮使、另行承補、錫之誥券、與國同休、誓以河山、永世無斁、藉此彝典、作勸忠良、該部知道、

畫淵謀知人善任有求必應士馬獲飽騰之
資無備不周塞垣有守禦之實故能大奮天
驕之嵬水真地軸之安績茂三韓功高百代
吏科給事中　奏為疆場捷音事奉
聖旨這奏錦寧之捷皆厥臣指縱合節師武同
仇說得是
山東道御史　奏為天兵奇捷事奉
聖旨這本說錦寧之捷我武維揚賴厥臣丹忱
三境沂軍卷四　上　三三五
致主秘算安邊提挈兵鈐之術撫按戰守之
略故人心鼓舞邊圉廓清朕所鑒知
行邊督師　奏為賊虜狡謀事奉
聖旨這刁酋犯境斬獲著勞皆賴厥臣綢繆未
雨補葺先攖委任得人指縱而壘穴改色甕
備有法鼓銳而犬羊寒心功成韄圉勞能謙
抑
右摭事言功

工部都水司主事陸澄源疏畧云
如厥臣魏忠賢服事
先帝贊籌邊務拮据大工亦人臣分內事
朝廷論功行賞自有常典即欲優厚加等官至
都督廕及子孫至矣盡矣何至
寵逾開國平列三等蟒衣逾宗親京堂濫乳臭
也
工科給事中郭興言疏畧云
五境沂平卷四　六　三百
朝廷列爵惟五以酬元勳魏忠賢即有微勞止
應賞賚而已聽崔呈秀權戴輒敢攘竊封
典鐵券璽頒魏良卿何人乃居然簪纓設泰
毫無顧忌令滿
朝文武吞聲而不敢言可謂目中有
先帝乎且也各建府第破千家之產撥給贍田
借分第之禁此其當誅者矣
工部右侍郎張維樞疏畧云

奴酋攻寧遠日　朝野洶洶屋瓦皆震守且
袁崇煥摩旗鼓識間諜童僕雜行伍閭身與
將士用命發砲傷酋首騎無數老奴始解圍
髯髑發疽以斃近日寧錦却敵皆崇煥指縱
力而奸璫魏忠賢草根爲己功封蔭盈　朝
端獨不及崇煥虛准華褒蔭一疏猶存公誼
何以勸封疆之臣出死力報　國者乎且諸
臣皆謂武者崇煥視若門闌望
丞紀折津卷四　下　言
皇上召還優遇寵錫師中尚能恢復封疆　賜
春亦屬舊典也
浙江道御史龔萃肅疏略云
袁崇煥苦心邊塞功賞甚輕而魏崔二奸亟
之去乳握樞機贊謀何事且錦寧之間魏忠
賢所欺用人而安可不爲封疆事深長計也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維和疏略云
十餘年奴氣孔熾士卒畏敵不畏將帥袁崇
煥一振起之而將士始用其命軍民始安其
生天下壯之真今之方叔也
都察院司務許九皋疏略云
錦衣官
朝廷世臣也非有大功勞者不得與即南京兵
部尚書田桂有征南之績止得一世襲百戶
李化龍有平播之勳止得兩世襲指揮魏忠
賢之胃濫錦衣無數又邈非常之爵賞不亦
三編新譯卷四　八　言
輕
朝廷蔑憲章也哉
太常寺少卿阮大鋮疏略云
寧錦之設督撫鎮道將士拚死敵愾思犁庭
封狼居之日爲快魏忠賢遣官旂往擾亂之
名曰監督其實牽掣且聞將在外君命有所
不受而今且不敢不受命于忠賢征伐大柄
隻手握定道夷責　國何難爲之閫之內外

聖輔辰亮夙若予心膂之臣克盡爾匹之職
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克勤克儉惟公惟正爾
忠著烈者乃不得專邇者天祐朕躬篤生
良佐爾忠賢之念急公家勳高磐石宣勞潛
邸不言两宫之舊恩僇力中樞式啓周宣之
新運朕每加宣諭以重褒嘉茲者臺臣特疏
贊揚披陳參道寰之朝野馭若闡聲鑑實事
並彰于共見共聞而赤心尤徵于上知上鑒
此非時申明諭宣樂清廷將勳功之禮未彰
勸善之風尤贊故特舉爾大節載在汗青以
作楷一時流芳百世念爾自佐朕垂衣而治
六載于茲參風典以圖心力爲悴俾朕敬
天法
祖勤學登朝茂德保躬明賞信罰空黨人之宿
滯而王道蕩平殛覆師之逃臣而恩威震遠
朕用是耳目四達政事肇新皆賴爾任勞任

怨于一身展經展綸于三事若心茂績軼古
冠今若小則平治道路橋梁澤及商旅大則
首倡陵工捐助慰朕孝思築肅寧以固金湯
置學田以育才俊停店請而乾沒塞曠賊難
而畿甸安葺公廨以衛我宸居築垻土而利
我屯牧頻發盜鑄羣惡交歛泉府之權屢誅
竊餉神奸益著拔醪之惠偷賣田柔偷賣龍
袍以至奪劫銀鞘者咸伏種種刑章詐冒職
官詐刻綱信以至孫妝祖命者難漏恢恢天
網即勢要違制必明飭僭侈之誅其上納假
錦已嚴謹詐僞之戒年例若茶果若煤炭若
米儲一槩蠲除積習若納辦若進獻若鋪墊
偏行裁革不時之品不以供膳御不正之物
不以混聽明非爾導朕以清心寡慾之功而
率下以廉潔奉公之訓乎至于中涓盡遵約
東守贖謝絕吏兵一意無私更爲表裏及掌

厰而恩周番尉督工而用節水衡剩奸之法、
信若神明將作之勤迅于風雨振舉天朝之
曠典節省百萬之金錢雲集子來勝靈臺之
不日翬飛鳥革造小雅之斯干於其爲朕殫
竭血誠拮据大事雖古之黃髮元老奉上憂
國何以加焉總皆外廷之所不盡知口碑之
所不易盡者也有此純臣宜膺渥典唯爾堅
辭爵廕彌著謙沖茲特賜爾羊酒銀幣新鈔

旌勑奬勵仍宜付史館用垂永鑒嗚呼四星
帝座參元象于三台六典周官羅吉士于內
尹播之史籍按之本朝如爾豈徒媲休先世
之懷罩開足振美禁中之周召爾其新恩祇
受嘉績益襄朕夙軫民艱行將與廷臣酌議
罷稅蠲租流膏布澤以副爾致君堯舜之一
念朕言所在皎若日星金石可磨鴻嗣不朽
爾其欽哉特諭

案逆璫之蠱惑
聖聰事事歸功于巳而輔惡之諂媚㑹閹言言
稱頌其美忠賢既無開國汗馬之勳又無
俠土斬賊之勞而今日蔭金吾明日升崇
侯以三歲無知之兒遽叨太子太保一丁
不識之人倏爾封伯封侯計一門之內錦
衣三十餘人公侯七人皆蒙世廕賜第分
茅過于

藩封稽古迄今希所覩聞爾所勵此封拜賞
賚二欸使人髮上指眦俱裂者也奚止褻
瀆
朝廷之名器亦將有以貽天下之公憤乎其
丙寅以前不及枚舉丁卯八月以摭邸報
臚列悉見逆璫之貪穢冒昧無法無天欺
君藐國大罪
聖恩大于

祖制者也具見于左以昭逆璫萑理罔
上之大惡今日諸孽俱受
天刑無所逃其罪海內人心共快定傚有知
者後車之誡
天啓六年戶部　題爲封疆已定事奉
聖旨肅寧伯養贍地土准照例從優賜給七百
頃該部知道　三月初十日
鎮撫司　奏爲緝獲事奉
聖旨犯人王用行等通送刑部併律從重擬罪
魏忠賢志切忠君心懷補衮搜剔奸蠹摘發
神奸使御用龍章歸還寶藏功績愈茂賞賚
宜隆着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都督同知
仍賜敕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彩段四表
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其原辦官
旂照例并叙　三月十三日
兵部　奏爲緝獲事奉

聖旨魏忠賢首獲巨奸大挫強虜功高績茂爵
賞已頒仍賜勅奬勵以示優異賞銀五十兩
彩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
其官旂楊震等准照後册敘月陞授該部知
道　三月十四日
北鎮撫司許顯純　奏爲緝獲事奉
聖旨這本內各犯名下贓私務要照數逐一嚴
追完日具奏魏忠賢丹心報國赤念發奸矢
公矢明任勞任怨嘉猷屢建宇典宜頒原廕
弟姪一人加陞二級仍賜勅奬勵以示優異
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
瓶新鈔三千貫其原辦官旂照例併叙該部
知道　閏六月二十七日
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　恭報雷火撲滅
事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魏忠賢捨身報國極力救焚

猝召本司員役應變別有力者不憚焦頭爛
額保護軍馬錢糧所全既多厥功甚大加弟
姪一人與做錦衣衛都督同知仍賜勅褒嘉
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
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薛貞亦竭蹶赴救
目擊最真知道了該部知道 閏六月二十九日
北鎮撫司許　奏為緝獲事奉
聖旨賊犯董秉正等并失主程○逃送刑部依

律擬罪魏忠賢精勤體國明察蠹奸密度肅
清立捕吞舟之巨寇風猷振飭坐收　篋之
財很勞績既彰寵褒宜茂原廕弟姪一人加
陞二級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
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
貫其原辦官旂照例併叙該部知道 七月十三日
北鎮撫司許顯純奏為訪拏事奉
聖旨程夢庚等贓銀十三萬六千兩本司立限

嚴追吳養春贓銀六十餘萬兩著行該撫按
照數作速追解其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兩
工部即差官會同撫按估計變價解進與以
助大工山場地二千四百餘畝併隱匿山地
徹以拋荒地土未入冊者查出來斗盡歸朝
廷不得仍前隱漏廠臣魏忠賢報國丹心發
奸巨手搜剔黃山之大弊克襄營　一清繁
省金錢而工愈饒不加賦而外日　種種助

勞茲勤更茂着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
揮世襲給與應得誥命仍賜勅獎勵以示優
異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
十瓶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旂照例優叙該部
知道 八月二十六日
兵部尚書某奏為目擊關外事奉
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開城畧地所議
招集饑民安插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厥

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壯志、鼓忠義以勵
鎮守、捐資財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兵威
丕振、斂戢逋逃之寇、已受天誅、三韓榛莽之
區、盡由人力、今將有破格之典、以酬非常之
勛、于原封伯爵晉肅寧侯、給與誥券、還賞銀
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
三千貫、賜勅獎勵、以示優異、寵白 日

內官臣 奏為

三朝欽典事、奉
聖旨、皇極殿工、我
皇祖遲延未舉者三十餘年、誠重之也、爰及朕
躬、克襄茲典、是皆廠臣魏忠賢心無二慮、籌
有餘策、定謀惟斷、乃式經始、贊協聿工、用人
則恪提衡、鼓作之勤、可節有方、則力紫千久
諭予來、借其不怠、庶民悅以忘勞、遂使戶牖
可銘、依宁堪御、俾朕藉手以稱繼述、厥功茂

大其、晉秩為上公、仍加恩三等、還賞銀一百
兩、綵段八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
貫、賜勅獎勵、原封太子太保肅寧侯魏良卿、
晉封國公、世襲官銜照舊、給與應得誥券、以
昭茂賞、其餘內外大小官員、着該部優敘具
覆、十月初七日

戶部尚書某奏為遵歷關 事情形事、

奉

聖旨、朕聞列府維三、分土通原、所以崇報也、廠
臣魏忠賢忠膽包天、久道之 珍壯猷拓
土、恢復之守日弘、既以高社稷、增秩通侯、宜
于分茅胙土、加晉一等、原給庄田七百頃、着
加三百頃、以昭朕酬報勞臣至意、該部知道、
二十月十 日

又奏為遵歷關外事、奉
旨、有遼事以來、廠臣毀家抒國、士飽其乘、

馬鎧其芻、永蔭衛士、米或輸邊功茲茂矣肅
寧侯祿米、俱宜從優着照式定廣歲支祿米
二千五百石、該部知道、十月十七日
工部等衙門奏爲
三朝鉅典事、奉
聖旨、皇極殿工告竣、累朝曠典、共永萬方、
嚮用五福、朕心嘉悅、內外各官効勤勞、再
行叙賚、新舊輔臣、朕自加恩、廠臣魏忠賢精

忠報國、弘器匡襄、經始成終、并襄門建、已晉
公爵、仍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
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都督同知、給與應
得誥命、以示優異、十月二十一日
工部等衙門奏爲巡歷關外事、奉
聖旨、廠臣內管殿庭、外靖邊塞、奇勳種種、爵冠
二公、第宅宜優、除給過一萬九千兩外、再給
二萬五千　五兩七分、以示優禮元

臣忠賢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某奏爲巡歷關外事、
奉
聖旨、廠臣魏忠賢績著塞垣、勞惟堂構、送增募
士、用示酬庸、所擇寧阿公莊田一千頃、并
前七百頃、後三百頃、共二千頃、俱着行各該
州縣、自天啓六年起務及時征完、解部轉給、
不許稽遲、該部知道、十一月初八日

鎮撫司　奏爲緝獲事、奉
聖旨、這礦賊陶四等、既經究問明白、着送刑部
依律從重擬罪、以儆奸頑、廠臣魏忠賢、燃犀
作照、捧日爲誠、半鏡神奸、同
二祖列宗之靈脈、潛消國蠹、宮匹夫匹婦之沉
冤、厥功茂焉、朕甚嘉悅、着廕弟姪一人、與做
錦衣衛指揮同知、仍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
裏、　新鈔三千貫、賜勅獎勵

領銜之籌帷幄決勝邊疆着加恩三等仍賜勑獎勵以示優異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一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以彰殊勳十一月二十六日

天啓七年鎮撫司　奏爲緝獲事奉

聖旨丘志充侵牟糧餉鑽求陞轉送鎮撫司嚴行究問追贓完日送刑部依律擬罪厰臣魏忠賢智照萬形乃將三尺收得牟以還公帑肅暮夜以飭官常勞悠不懈勛續茂著着于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同知仍賜勑獎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旂照例叙該部知道正月初三日

鎮撫司許　奏爲緝獲事奉

志充王家棟等旣經審問明確其贓銀九千一百三十兩着該司嚴追以助大工完日俱送刑部依律擬罪厰臣魏忠賢念京官方力持國法憤衣冠公行賄賂染夜必發其遣金痛鼠輩恣意鑽營私門頻肅其弊竇緝勞不避摘發多功不命殊褒洗彰奇績着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給與應得誥命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勑獎以示奔倚正月十一日

管東厰太監魏　奏爲敬捐益造事奉

聖旨爾節省原賜益造府第銀共三萬五千二百八十兩准如議差官解到山海轉發寧遠鎮撫衙門照數查收以備修葺城堡惟爾忠貞深謀蠻虜銳志恢復節已賜之餘貲綢繆要塞慮未完之多壘討葺金湯借急公以忘私忠竭而體國功愈弘茂朕心嘉悅着廕

分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
得誥命、還賞銀八十兩、綵段四表裏、羊四隻、
酒六十瓶、新鈔五千貫、仍賜勅獎勵、以示優
異、該部知道、正月十二日

又鎮撫司　奏為緝獲事、奉
聖旨、汪仲引等既經審確、逓送到刑部依律擬
罪、厰臣魏忠賢嘗心大計、洞察巨奸、當鹽課
積引之時、發奸商夤緣之弊、私蠹革還公帑、

陰謀不漏、明刑除惡、裨國厥功為大、着賜勅
獎勵、原廕弟侄一人、加陞二級、還賞銀五十
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
貫、以昭朕眷倚至意、原辦官房照例并叙、該
部知道、正月十七日

兵部　奏為類報三年捕獲功次事、奉
聖旨、覽奏捕獲功次、既經該部確擬、分別升賞、
用旌成勞、厰臣魏忠賢志鋭詰奸、功高發縱、

抓身寬消、暮夜紫陌風清、豺狼膽落、明威皇
都氣肅、奏勞控搾、破格宜酬、着加恩三等、着
分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
得誥命、還賞銀五十兩、綵段二表裏、羊二隻、
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勅獎勵、以示優
異、正月二十二日

兵部　恭報四城工程事、奉
聖旨、覽奏寧遠一帶、四城修完、內復外拓、確有

所憑、朕心嘉悦、厰臣魏忠賢孤忠報主、全力
擎天、蓄日邊防、則痌瘝屢體、從衡吏治、則臂
指從心、百計圖廻、萬里鎖鑰、着廕弟侄一人、
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
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
鈔三千貫、仍賜勅獎勵、以殊勲績、二月十一日

兵部　復命天威事、奉
聖旨、據滇南奏捷、內外文武各官勞積可嘉、宜

行叙賚厰臣魏忠賢捧日精忠擎天巨手運
籌帷幄夬勝邊疆着加恩三等仍賜勅奬勵
以示優異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
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廕弟姪一人與世襲
錦衣衛指揮使給與應得誥命用彰至意三月
十六日

東厰太監魏　異數頻頒事奉
聖旨惟茲滇南介在天末然一民尺土具軫朕
懷爾念舍禮國事為民安攘定于握籌綏
靖收疆顧畧遂聯萬里之遠丰肅六卿之塵
發縱元功斯當首錄具疏再懇彌徵謙光准
讓應廕弟姪一人錦衣衛世襲指揮使改授
尚寶司司丞以彰朕眷元臣至意其廕弟姪
錦衣衛世襲指揮僉事併銀幣等項宜遵旨
祇受以賛休明不必遜辭三月二十四日

太監陶文獲虜假劄事奉
聖旨朕曾秉旄夷就擒受我戎索協路要衝從茲
息警朕心嘉悅厰臣魏忠賢制勝帷中伸威
閫外鼓作三軍之氣膠投壯士之功故能使
寒垣靜煙醜類懾指着弟姪一人與做錦衣
衛指揮使給與應得誥命還賞銀五十兩綵
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
勅奬勵以答殊勳四月十八日

太監李永貞殿工告成事奉
聖旨覽奏[illegible]厰臣忠照日月
義薄雲霄乾力密察克定經營不日[illegible]
[illegible]振將作講聖朝多射觀以視成金
鑾功府幸協茲重竭衷赤允著蒿勛朕心嘉
悅着廕弟姪一人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
與應得誥命賞銀[illegible]加祿米三十六
石新綵段四表裏羊四隻酒六十瓶新鈔五千
貫仍賜勅獎勵[illegible]眷倚元臣至意四月十八日

太監劉應坤督鑲儲事奉
聖旨畢經大計豈容擒拍升合魏萬國着該府
從嚴行逮究擬罪正法廠臣魏忠賢秘畫籌
邊遠闡經國選士簡將裁冗懲奸功在邊疆
靜以敉寧着蔭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
使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六十兩綵段四表裏
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勅獎勵
以翊睿猷重看意 天啓六年九月

[illegible]邊事奉
聖旨七酋驚驁賊類受縛失旗于威清之
懾及俘罪恭盟卿關守衆皆賴厰臣機神指
授督師贊謨協將勵兵奮先無事之講討叛
策服恒收不戰之功若助疆場朕心嘉悅着
蔭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給與應得
誥命賞銀六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
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勅獎勵以酬勞績昭

朕至意 五月十三日
延綏巡撫朱 奏套虜大舉入犯事奉
聖旨覽奏套虜大舉入犯官兵奮勇血戰斬馘
數多大獲全勝皆賴厰臣魏忠賢籌畫嚴明
轉輸接濟將領貔貅制敵之算士懷投醪挾
纊之恩故能决勝遐方伸威醜類朕心嘉悅
着蔭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給與應
得誥命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
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勅獎勵以酬勞勛
天啓 月初
工部等衙門 報三運事奉
聖諭這三運四運糾錢并本息數目俱許厰
臣精心理財指撥國帑虛勤于接濟區
畫不爽毫釐錙銖彼職被衆府慎克國用攸賴
厥功茂矣着蔭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
使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六十兩綵段四表

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勅獎
勵以彰優異六月初五日
太監劉　援師擬錦事奉
聖旨錦寧之捷大振積衰克暢天威皆賴厥臣
魏忠賢一腔忠誠萬全籌畫念殊勳之難酬
宜恩加之申錫着加恩三等廕弟姪一人與
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
八十兩綵段六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
三千貫仍賜勅獎厥勳示優異六月廿四日
吏部尚書我充臣輝心事奉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吞胡志壯嚴正戎備立
垂捷之奇功雪恥除兇洗十年之積恨績懋
安攘堅刈山河寧晉務典昭然世爵襲封允
當着于弟姪一人鉏封爲安平伯世襲歲加
祿米一千一百石錫之鐵券與國同休仍賞
銀一百兩綵段八表裏羊四隻酒六十瓶新
鈔五千貫賜勅獎勵以光大典風勵忠貞垂
範七月十七日
吏部尚書　恭報旦殿不日之成事奉
聖旨覽奏厥臣裨力經營矢心翌贊美奐輪
奐成一代之中興肯構肯堂弘開萬年之有
道對揚頌典事新着于弟姪一人特加
爲東安侯世襲其府第祿米品秩照兩等頭
即行各該衙門照例優給其奏以副朕酬答
至意
巡撫登萊都御史　奏爲鮮運開洋事
奉
聖旨覽奏甘運延頸待哺覽奏額糧運七萬解
運二萬倘已開洋接濟瀋從朕懷嘉厥臣周
詳相望遠度之積倉有資庶幾不嘆迅掃之
膚功可奏心勞惟忠績施海外着于原廕弟
姪一人加陞二級賞銀五千兩綵段四表裏

者幸逢之

大聖人也、而一旦盡爲之以塞海内億人之憤、

謹錄之以昭惡人鑒戒云爾、

玉鏡新譚卷之四終

玉鏡新譚卷之五

布置 内操 外鎮

伏讀

高皇帝資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葢鑒前代之失重後世之戒至法程也今魏忠賢竊國重事一手障天三覆之馬必斥吠堯之犬必戾竊觀其貌視

朝廷肆威 中外薦紳蔓連宜類事事悖戾種種不法於是懷忠引義者日側而逐臬附羶者日衆率隨所欲恣妄以行凡 紫禁金城巖邊重鎮咸置腹心以張爪牙弄兵于內設監于外將伺有隙希圖不軌慨其盡露叛形矣思之可不寒心乎謹列之以暴其罪端耳

內操

祖宗朝不聞有內操迨制忠賢外脅民內逞宮闈簡選精兵訓練 大內操刀劫刃砲石雷擊金鼓震天旌旆蔽日中列大璫蟒衣玉帶壯士百人懸牙牌衣緋微侍衛于前外遶雄兵勇巾利刃貔貅千騎披錦泥重繡纓團匝于後肅清隊伍誰敢參差丁壯步盛壯軍容咸遊紀律于警蹕忠賢擁

上南面窺闕口吐機鋒

至尊垂察其籌畫手持令幟三軍悉受其指麾是以龍蛇競走于九斿之端燕雀高飛于五雲之外人心同而政教行鼓聲進而金鉦退也此忠賢擅違

祖制以設伏內廒之逆迹也

○劉鼎卿疏略云內操一事按查 大明律例 殿門擅入一款內開有持寸刃入 宮殿門內者絞入 皇城門內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又向 宮殿騎射一款內開凡問

太廟及　宮殿射箭放彈投磚者絞我
高皇帝之垂誡最深立法最嚴自忠賢諂惑
先帝擅開內操遂得傪然于馳試干戈不以問
邊徼砲銃日以震　宮闈金錢不以犒邊戍
重賞日以悶腹心而　皇城禁地佩劍執戟
者出入無顧忌思惟
先帝不豫之時人心洶洶竊以內外固結之奸
雄加之干戈爪牙之儀衛誠恐一聲砲響天
下事竟未可知全賴
皇上洪福齊
天神奸戢志職又何忍言何敢言哉今恭遇
聖明洞開重門萬靈呵護又何嫌何疑而設此
兵甲為也倘忠勇營一日不撤即如忠賢一
日在肘腋其為養虎貽患又何忍言而何敢
言哉

。楊漣疏畧云
祖制不畜內兵即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原有深
意忠賢謀同奸細沈傕創立內操不但使親
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安知其無大盜刺客
東虜西越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
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
每為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者劉瑾
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好傾結健官忠賢蓋已
兼之不知意欲何為也

楊都憲論逆璫魏忠賢二十四罪也
疏正機發于未事之先瀝血精誠吐心
忠款救時拔幹深謀遠慮者也胡
天不佑忠良乃至此哉設使逆璫是時肯
悔過自新亦不失為好人活許多性命
做許多好事培許多元氣省許多是非
何至自經于溝瀆而遺萬世笑罵乎

外鎮

凡邊疆要地設立文武大臣統屬節制擁重兵以禦虜禦倭通漕通貢付奉

祖制三百年來典守森嚴無敢越次至如各總鎮文官有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御史　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兼糧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備倭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都御史、巡撫保定提督紫荊等關兼海防軍務都御

史、巡撫山西地方提督鴈門等關都御史、出鎮行邊督師薊鎮登萊天津等處軍務兼巡撫遼東地方都御史　提督軍務巡撫遼東山海關等處都御史　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兼管糧餉都御史、巡撫宣府贊理軍務都御史　巡撫大同贊理軍務都御史、巡撫寧夏贊理軍務都御史、巡撫延綏贊理軍務都御史、巡撫甘肅贊理軍務都御史、巡撫陝西贊理軍務都御史、巡撫天津備兵海防策應緩急兼理糧餉都御史、經略遼東等處軍務駐劄山海關兵部尚書、武官如鎮守山西提督三關總兵官、鎮守薊鎮永平防海禦倭總兵官、鎮守昌平居庸地方總兵官　鎮守保定等處地方總兵官、鎮守臨鞏等處地方總兵官、鎮守寧夏掛征西將軍印

總兵官、鎮守延綏掛征西將軍印總兵官、鎮守甘肅掛平羌將軍印總兵官、鎮守山海關經理遼東掛平虜將軍印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平遼將軍印總兵官、總鎮督防延寧等處地方總兵官、鎮守平遼駐劄朝鮮地方掛印總兵官等各衙門紀律法守咸遵

祖宗成命而又有奉

旨巡歷監察御史、提督邊務、稽核將領等事、而又有道司佐其經理、焉容游行其號令、焉忠賢何得特遣內官出鎮各邊要地、專擅大權、狐假虎威、風行雷掣、凌轢重臣、魚肉士卒、軍馬錢糧、空橐搜刮、文武官吏、悉綠卒屬、以致衣冠奪色、師伍喪氣、戰貲不貲、兇鋒益熾、至如通灣淮上、有督撫漕運都御史、暨鎮守總兵官矣、蘇杭又欲內官專制一方、監督戎政、凡錢糧聚處、邊腹重地、漕運咽喉、概置腹心朋比為奸、意甚叵測、此忠賢之叛形愈著也、

○陸澄源疏略云、

欽差內臣、總理外鎮、其待方面有司、乃體統相臨、儼然在堂官之上、羅拜堂下、侍立竟日、負氣節者為之寒心、士大夫以硜硜守職、不敢負

朝廷、何苦以奴隸待士哉、且重以

敕諭森嚴、宋之使不得不然也、

○張維樞疏略云、

睿皇帝當曹吉祥作亂時、附奸臣魁、俱置重典、

肅皇帝曾納張孚敬之言、盡撤天下鎮守內臣、

貞皇帝善體

祖意、罷開採榷稅諸使、俱有　睿算、

皇上近召還各邊鎮內臣、封疆清矣、罷黨附諸臣、肘腋清矣、乃于淮陽之李明道、寔文升、尚未與撤、豈留此通漕是國無害於方歟、不知自何早徐儀世等、斥虎翼、愈張藩臬屏息、奸弁攫取、刁軍挾求、禍與典兵索賄等、又先是李濱一疏、害周起元等十餘命、而李永貞以妝權威、劫督忠賢一切專權慘毒諸不法奸狀、皆出永貞手筆、致忠臣沉冤、義士泣血、又劉文耀、祝壽作魏奸耳目、侵奪蘆政、嚇騙商民、騷擾郵傳、凌拷驛吏、各許十餘萬金、是

李明道崔文升之當撤李永貞李實之當刑辟當追贓劉文耀祝壽之當究問固神人所共憤刑章所不宥者魑魅宵伏何妨　雷霆故欲除奸慝則刑辟撤使之事可法也

○楊紹震疏略云

從此而呼朋引類某等盡收之膝下矣從此而狗黨狐羣某等盡結爲雁行矣猶曰父子之兵兄弟之陣以禦外侮云而

廟堂寮案表關盡非邪正自有公論若用此爪牙爲邪兇蓄亡命于禁中寄心腹于邊塞盜帑金不下千萬買夷馬不止數千欲用

天子禮樂而孫如洌以上疏陞官矣欲封王剱履上殿而某有聲楊汝成以不與削籍矣用不測之恩威濟僭擬之驕橫無

君無

天不臣不子長安士庶以至走卒無不恨之曰

魏爲腨爲昭崔爲丕爲炎乎故以崔凝秀充浙江總兵而又以其心腹爪牙與滿京內外俟隙而起不然內市遂出已久當

先帝違和之際宜清宮不宜喧鬧既外之市復入于內何也處心積慮蓋欲于鬧中取事以倖

天位而一時忠臣義士無不扼腕誓在滅國賊幸其布置雖定而心腹爪牙未全盡任倉卒不避兵禁爾

聖天子鴻業纘承大統矣禮樂征伐煥然一新誰敢有窺竊神器者哉

天啓七年十二月初一日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軍旅國之大事也必事權一而後法令行人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敵則交掣力均則無別自非審一以期何繇出令而新歷

先帝于宣雲關薊寧遠東江等處督撫而外於

遣內臣協同鎮守蓋亦慎疆圉之意而一柄兩持侵尋滋弊比來內外督臣意見參商嫌隙萌構彼此自命咸稱贅員得宜于蒙朕且係封疆事重其獨堪此且內臣初遣以清軍查餉爲職而督鎮諸臣各有異見委難弁任別宦官觀兵古來有戒朕今于各處鎮守內官一槩撤回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專修備預籌[illegible]敵俱聽[illegible]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illegible]以收功略其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提起精神殫竭忠畫以副朕懷仰體明君委以責任成功有重賞不成有顯罰其敬聽朕命爾兵部即馬上差人傳與各鎮毋知道諭到之日各內官都著作速馳驛回京將原領在官器械馬匹如數交與撫臣給諸將以備戰守清刷數目具奏其自備[illegible]馬匹携帶回京毋得閒撓特諭

逸游　走馬　弄舟

夫色荒禽荒夏書深戒從橋從船漢史明譏今魏忠賢本謝劣孟浪之質好馳騁于廣衆之中流連于浩渺之上矧其宅心叵測未審將何爲也近處肯律憑作威福奚知
天子之尊嚴而古來之龜鑑哉昔唐宦官仇士良語其屬以蠱惑之策曰無令主上讀正書親正人惟日以聲色貨利游佚引其心迷溺念吾[illegible]寧可得[illegible]此正忠賢導
上游佚之一端也謹列如左

走馬

粤惟世稱北人善騎而名馬又出于燕代之間蕃牧迥異燕代之間名馬又俱獻之 御廐而 御廐之神駿又爲忠賢所擅用焉蓋忠賢微時狂蕩無稽目不知書嘗從武弁習騎射既而以敲碁擲錢爲事後得 [illegible]

弄威柄恣其所欲不識忌諱忽設內操日以
跨馬較獵于　禁中任選其上駟如紫騮馬
雪花驄青飛龍之最者被以百寶繡韉雲錦
障泥嵌銀籠鏤金凳垂以朱纓繫之金鈴竹
披耳峻風入蹄輕圍以鉅璫衣蟒腰玉攜以
虎旅纏帽佩劍條遠于前或尾其後忠賢自
以雲巾藍襒雕玉挺帶紫絲鳴鞭坐于馬上
試射每射必入殼鼓樂震起懽聲湧沸是以
膽粗手滑氣豪志盈一日走馬于
帝前全不畏
至尊威嚴之下驀地加鞭騰空飛過
上為之震恐抖奮
雷霆親挽御弓射殺其馬
上意欲殺忠賢之擅違
祖制突驚
聖駕合當斬示以令天下展念　青宮服勞特
加
鴻恩宥其死而以馬貸之。
○楊漣疏略云
今春忠賢走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
退有怨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特
特打[illegible]
皇上果真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
肆遂致收拾不住奈何尚可養虎兕于肘腋
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也
弄舟
癸特三月上游春風澹蕩麗日融和禁[illegible]
花萼交輝上林禽鶯燕偕鳴覩忠賢導引游
逸

上幸于南海子見水面清波粼粼碧天倒映迺
駕龍舟游翫宴賞其間歌舞進御簫鼓中流承
應者百技遞呈扈從者千官侍讌天氣清朗
聖心歡暢忠賢傳呼水次操演以當翫戲自爲
大帥旂纛指麾千軍齊出百將拱聽五方懸
幟縹光奪目一語開操砲聲振耳倏遶
御舟之前忽分隊伍之次鼙鼓激動波光零沓
旗鎗參而雲影交馳突見武弁戎裝躍馬報
曰天門陣勢則貔貅四列驍騎當門衣仗鮮
明紀律整肅人無傍觀敵不敢近以鼓而進
鳴金而退於是
上悅放舟中流遠觀凭視衛孟上半迴眸縱眺
又見長林豐草之間飛出一騎報曰梅花陣
勢而分爲五隊點點如花簇起核心人人似
虎踴躍行間隨開隨伏或左或右散漫零亂
而收復則壹也

天顏愈喜以是羣臣捧觴稱慶樂斯嘉會永祝
萬春仙樂齊鳴嬌歌迭奏又見緋衣白馬突
報曰再演長蛇陣直出望中氣吞海外擊其
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首尾相顧前後合
轍倏報曰烏鵲陣參差散復嚴則翔沓又報
曰八門陣分爲八隊形似八卦軍容愈壯游
騎四踏不能入士氣增雄邏卒迴遭鼓其勇
於是
聖意大悅犒賞三軍千騎飛來齊叩
天恩忠賢誇其提督有方羣臣媚以經濟多才
日之將暮聯傳
吉駕回轅舟石級之次一擁而登舟因稍昃水
爲之湧起以濡
帝舄人人恐懼請死荷蒙
皇仁浩蕩宣
諭今日之遊樂矣與衆共之豈以小愆而罪簡

等乎咸赦之
戶部主事劉鼎卿疏略云
東廠之內臣鮮衣絢赫淩轢縉紳謂上公之
整飭軍容也如此上公之推置死士也如此
至仰壓
先帝墜河失馬驚悸不一而有此大罪何可勝
誅也
延視 閱陵 乃遣

閱陵
天啓甲子為築
光宗皇帝陵寢工費浩煩帑藏不繼僅得工部
郎范燝經營措置稍有成効燝乃廉節端介
之士抗直多謀時諸役告匱何以資給 疏
請 大內費銅鼓鎔協濟大工竟觸忠賢之
怒矯 旨杖擊百棍陰使腹黨數十人聚于
門外燝已垂斃扶出而復揪髮亂打以錐刺
心遍身流血而死致悮 陵工以加派捐助
不給其費忠賢於是躬往視計妄稱代
天子行幸勞民傷財更不貲矣
范燝疏略云
魏忠賢罪惡不可名狀其所好生毛殺所惡
成瘡痍今于九卿科道之交彈臣又何敢摭
拾強為附和臣猶記今三月詣 陵開「尊
至小山玉泉山各工于過香山碧雲寺觀見

忠賢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闊翁仲簪
朝冠而環列羊虎援駝馬以森羅制仿規模
彷彿 陵寢且前列祠宇又前建佛堂璇題
耀日珠網懸星金碧輝煌丹堊照曜竭東南
之物力冠西北之蒴檀欷歔久之不覺捫膺
而歎曰何物么麼而敢于逞逆如此乎是何
忍乎得無取盡錙銖故用擲泥沙乎使忠賢
果忠也果賢也必且以營墳墓之急轉而為

先帝陵寢急必且以美梵刹之貲奉而爲
先帝陵寢貲乃鑿池豎坊杵木雷動布金施粟
一車轂如流曾不聞一痛念
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一蒿目
先帝陵寢之費無措乎
郭興言疏略云
魏忠賢矯傳
中旨令閣部該司閱視工程每至工所大言無
忌非曰某官當外轉某官當留用則曰某兵
馬當調遣某錢糧當那借甚至將已票紅本
帶出從閣臣改票歟
君竊柄威福自擅紊亂　朝政莫此爲甚
崔呈秀差家人崔呈祥送家籍一冊于忠賢
看工之日以一圈者削奪兩圈者遣戍三圈
者論死而惠世揚方震孺皆三圈者也
按是時不聞速瑞計工計費之浩煩衙

出衙人之節省唯對人言朝政論官常
無非以威權制人也而好樞又特獻家
籍不曰度支而曰斷按半爲鬼錄也二
宄之所爲何如
行邊
錦寧捷聞魏忠賢請
命按歷邊疆意欲攘爲巳功特借題行視而實
濟私橐賢邀封爵也

丙丁紀略云魏忠賢推置腹心于重鎮者皆
添設內官鎮守一應兵馬錢糧悉由執掌總
師都督以下聽其提調總攬威權節制文武
中官一時之盛冠古紘今者矣舉天下人皆
務緘嘿孰敢題半語隻字即如武林黃學憲
汝亨當代名公只於祠下片言譏諷督祠太
監　聞之梃棍雨下輿歸氣絕矣此其爪牙
立威于四千里外之鄉紳也雖有肖子向誰

訴冤乎其魚肉士民又何可勝言哉果如中
使遍天下則天下生靈皆不能再其命矣唯
是忠賢握定兵柄中外布伏益欲異謀於中
一舉事而在在皆爲其所有也乃欲親自巡
歷以視邊疆士師之强弱山川之形勝兵馬
錢穀民風土俗冠裳之趨迴人心之向背於
是僭擬
天子禮樂征伐矯
旨奉行稱引代
皇上巡狩盛張威勢氣焰熏天聲名振地而來
假竊乘輿王者儀服符節所至清塵開道警
蹕傳呼大纛高蓋金鼓儀仗千軍萬馬趨蹌
扈從儼然
御駕親臨總鎮大僚無不郊迎臺饋者至有素
服而叩于前戎裝而尾其後者即蒙擢卿
貳其如强項而不拜負氣以規避者勞加顯

禍詔獄屈伸響應顛倒任意每激一方傾國
以從冠蓋如雲士民若蟻靡不望風拜伏瞻
威媚頌於是馬頭之塵高三尺素中之賄盈
億萬志益驕而氣益横殆屈
一人之下耳若生祠遍寰宇威權劫海内亦出
千載之上耳此逆璫之叛迹不亦較著乎

李應薦疏略云

爲媚璫重臣無益封疆事慨自權璫擅政竊
弄威福攀邪容依内外勾連附己者立置崇
霄之上甚者四時任官而名利相兼異己者
立摧重淵之下甚者三木囊頭而身名俱辱
升沉任意生殺在手爲所欲爲無不如意已
岌岌有尾大不掉之患矣總督劉　則魏忠
賢之私人也居官劣狀姑不縷陳惟是歷勝
而叩喜容之前太帽而尾行邊之後五經掃
地貢媚堪羞即遵化道耿如杞不申建祠不

拜喜容有何罪過乃以此忤某而因以忤忠賢勒令出　疏依期輒至即暫有會同總制按閱　戍俱遷迫于不及待矣彈章一入緹騎隨出某即頓足自悔伯仁不由我而死乎雖因是而半歲三遷然殺人媚人以躐富貴於心安乎

耿如杞疏略云

聖上殊恩難報累臣萬苦堪憐事竊惟魏忠賢三四年來觸犯儀坐殺升陟隻手握定內府劫盜一空私人偏置中外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要且包藏禍心器卑一世則自頌功德建生祠始去年冬兩撫臣劉　潘　而建祠之疏怪臣不肯呈詳（此下寄商陶文一段見前三卷）（無上名號下）遂誣臣以剋軍激變緹騎逮治嗟乎臣豈不知一強項禍遂莫測也哉第念魯仲連以游談布衣又不帝秦秦兵為卻四十里孔融高志正氣以抗曹瞞雖為所殺使操之世畢覬漢家神器不敢動何哉忠臣義士有以斬奸雄之心而奪其氣也以故臣慨然就道視死如歸語云士可殺而不可辱孰知臣被逮而臣之僇辱慘甚乃不可勝言也臣登檻車滿城官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外臣子扳綏號泣臣以鞭擊馬首遂與永訣及入北鎮撫司則忠賢兩矯

旨嚴而許顯純酷虐[illegible]盜贓原無者臣受盡[illegible]骨露展轉土坑者兩三月[illegible]坐贓銀[illegible]百兩需索甚苦臣田廬賣盡[illegible]書劍無不變盡[illegible]親舊[illegible]攜金走問通代甚完贓又[illegible]貸而臣乃得送刑部刑部當[illegible]欲殺劉鐸者殺臣是時押赴西曹者日日有閻[illegible]危朝露僇番之徒不時蜚語

臣之子侍乃扮作厮役以避蹤跡。
朝審之日，尉校通衢，文武士庶莫不掩面酸鼻。
誰敢開口爲臣鳴寃。幽囚九月，無復人形。徐
問臣家，而家之伶仃蕩析愈不可勝言也。臣
出遵化城時，撫臣劉　不容臣妻孥在衛，僦
居民室，又羈留月餘。典衣餬口，止餘一馬，又
令中軍奪去。乞一火牌不可得，乞一步卒護
送不可得。少婦嬰兒，顧脚驢，宿野店，千里長
途，顛踬萬狀。臣里中訛言，亦謂魏太監藉没
臣家，舉家之人獸驚鳥散，以致臣兄先亡，臣
妻服藥。傷哉！念臣身非叛逆，家屬非逆孽，何
渠被禍如此。數欲飲藥宴刀，又如自經溝瀆。
爲取豫讓曰：凡吾所爲者，極將以愧天下後
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夫一往之痛易忍耳，
千死萬死，以至求不得，豈不痛哉。

僭竊

矯旨

逆璫亂政，妖姍蠱心，以致中外蒙蔽，出入自
由。詔旨多從傳奉，票擬不由内閣。太阿倒
持，國是混淆，五六年間，半爲矯命也。

樊維城疏略云：

狄朱明律内六欵，詐傳　詔旨乃斬首。今年
八月廿廿六日至廿二日止，
先帝彌留際，一切批答既非中傳
懿旨，爾誰爲出令也。忠賢于此百口難辯矣。

李恩啓疏略云：

先帝自不豫以至　上升，凡三越月。當其時，以
床褥之間，保身不遑，而内　旨批發，誰爲秉
裁？以
明命誅戮之旨，竟罔無倫無次之語，一手障天，
包藏禍心，不急爲改正，不幾辱
朝廷而羞萬世耶。謂宜速發閣臣，盡知其僞，以

明示非
先帝之意也

朱國弼疏略云

朝廷之設三法司也原以伸冤理枉持天下之平自忠賢當權而三法司又爲忠賢頤指氣使之衙門矣即
先帝明明有不從重之諭而忠賢不聽也即法司時有持平之請而忠賢不聽也且爲知府劉鐸其曾呪忠賢與否不可知就使果呪忠賢亦自有本等之律何至弃市忠賢安然以
君父自處耶又如武進士顧同寅戲爲文一篇以諷忠賢
聖朝寬政原不以失筆罪人何至與孫文豸筌誠斬而寸磔其屍乎

盜帑

按客氏善爲忠賢地一切彌縫明比盜臟成大惡招權納賄天下貨利日已竭矣茲復窺竊內庫帑藏幾罄以圖與國之富即寸磔于市奚止哉

文書房接出
聖諭魏忠賢等不止竊壞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庫貯傳國奇珍異寶金銀財物朋比盜竊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至爾本當寸磔會梓宮在殯姑置鳳陽

災沴

地鳴　火災　水溢

甲子以來逆璫肆惡兇焰益熾恣殺忠良
天日爲之無光是以市曹怨鬼長號稱奪冠裳國士因而無色蹀之旦夕身家莫保海內震動災異迭見人心恐懼寢食相忘
朝廷屢下修省之　明詔逆璫全不轉念于
天警嘖展思此際莫不寒心股栗頗無生趣矣

地鳴　地震見六卷第城下

是蘇息之期但
上天之譴告愈殷人情之洶湧益甚患生叵測
可難緩須臾
皇上當思 天變之可憂哉召千人情之未免
今能使人情帖服便可望 天意挽回也

王紹徽疏略云
夫人主以好生為德故 朝廷以忠厚立國
而三代有道之長獨稱成周今逮訊犯獄者
臣儘得異物恐勿論矣至贓追未完者妻孥
不無可念若一嚴追勢必株連蔓引安知
無辜不相牽而登鬼錄乎甚非罪人不
孥之意也昔匹婦含冤三年不雨此是傷天
地之和而釀此異變者伏惟
皇上體
上帝生生之德效太禹泣罪解網凡可矜疑者
悉從赦宥庶人心悅而 天意可得此皆挽
回天變者也
按是時逆璫殘暴信手殺人彈章一入
立為齏粉懸贓破產復殺其妻子株累
無辜波及觸
天心震怒災異洊臻一時封事俱請省刑
而噤口言皆指璫閹真犯其鋒也嗟
乎不能達
御前甚為痛惜

玉鏡新譚卷之五 終

玉鏡新譚卷之六

進香

初魏忠賢微賤時嘗乞靈于涿州泰山之神凡處饑寒顛沛中必坐臥于神座下卜夢祈籤神皆許之以後福忠賢雖心領而不自信時每游食于羽士羽士多侮嫚之唯一童子相憐嘗竊與之食忠賢繇是銘感後既貴倖思贖前恥乃邀

天子之寵榮冀答　明神之靈驗恭疏請

旨進香捧

命親行為上保

聖躬清泰下祈四海豐稔得蒙

俞旨前三日諭令地方有司修葺道塗及安架橋梁潔淨城市整備輿馬若外應之鋪設供帳州縣日夜為之憂惕奔走絡繹郡民太平任其勤勞事事周詳如

上供人人忻覩為

駕幸也是日侵晨忠賢

陛辭出城以羽林三千鮮衣利刃站立傍道各戒隊伍旗幟蔽天中官百人蟒衣玉帶趨扈夾馬盡執爐檀煙雲映日鐵騎紛紛圍遶其車冠裳肅肅擁護于道五綵絢耀屈曲羽幢垂地一人游幸飄摇翠盖龍頭千騎競指乎神州萬樂齊鳴于警蹕及詣祠也紫衣皆[illegible]

[illegible]于門外黃冠咸俯伏于街次拈香致辭入拜極陳丹悃獻片設醴百品悉出御厨小道廣奏仙樂以迎神大瑞默禱慈靈而黼黻斑白者儒讀文而讚歎咸儀瑤座享祀以將光日之夕矣從將告旋宿止虔治素館七公高臥雲房百官輿從俱爽假息國邑編氓咸奉支更忠賢是時俯視千人之承奉頓覺忻然色喜于滿亦為之解顏偶觸一念于曩昔黜

爾揹焉淚傾一時盡爲之震恐今朝自省他時事他日安知今夜情惟有神靈憫我以他日千愁萬苦中而慰我以今日至榮極貴也追思今日既叨　恩幸而敢忘他日安慰至意哉夙興乃起盥沐甫畢復上香叩禮展拜誠懇而捐萬金新其殿宇再奉萬金粧其像位以致丹宮絣室金碧輝煌層門峻級鏤彩巍峩報以初心成之不日也於是忠賢尋思

故跡處處遍觀在在行游羽士固不知昔日進忠名故之爲今日忠賢也忠賢亦不明今日忠賢之爲昔日進忠也唯物色竊食之童子不得心竊訝其成人已冠而目亦眩耶遍呼至竟無一人髣髴而客招一老羽士至閒室以童子姓名叩之羽士云此畢道徒孫也已歿十年矣埋于後園隙地因念其誠謹而不忍遠弃之老祖爺何賜問焉忠賢云我微時

嘗叨其惠也卽發千金造墳營葬審其母尺在仍賜千金以贍其家焉以故羽士微省其昔日之進忠也諱不敢言於時忠賢已逾假期俯顧階下奉

欽命至者百人或以　御饌給爲旅食者或以封事馳請意旨者或以迎候趣歸者或以往來問安者或有入幕議事者或有馳道獻策者趨蹌雜沓寧有一望顏色而不能得者蓋

踰三日而

朝廷遣使踵至饋遺筐篚絡繹于塗促其歸忠賢復叩神拜辭而出笙簫聒耳悠揚衣冠載道雍容以

君命嚴速卽駕駟馬星馳于軍電走金鼓震天旌旗蔽野人咸驚其駕至也按涿州與肅寧相望忠賢此行以當榮歸而志驕僭妄從此益甚矣

傷逆疏略云

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簇擁如雲蜂玉之旌旗蔽日鶯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竟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制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客甚即馬献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行視爲何如人想亦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

又疏略云

宮中府中人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奉奏之上久費

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月忠賢人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發批嗟嗟

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邪否邪

旁城

丙寅五月初六日辰時北京城中從西北上震天動地霹靂之聲如雲霧黑氣衝天倒塌房屋平地方圓有六七里東至蕭家橋西至平子門城隍廟街日順城門梧動城墻戍樓掣起磚瓦半天復從空中飛如雨點打下壓死男女老幼有萬人驢馬盡行傷死若死屍枕藉街衢俱裸形焦頭爛額四肢不全者甚多男子尚有單裩婦人皆無寸縷掩蓋至嬰孩若齏粉矣慘不忍見聞況目擊之耶其工部衙門王十喇馬一帶四五條街衙官員死傷者難以記數又象房傾倒象出奔任甚至震動

乾清宮聲如雷鳴中外恐懼

朝廷下詔修省內靈臺占曰地鳴者陰有餘也

主弱臣强、一日下誣上政在婦寺作亂、役修
不繇上政令從下出云云、璫忠賢大怒、從時
奴占候官說者以為璫忠賢串同客氏表裏
為奸、擅役大臣、誅戮忠義之士無算、此
天人共怒以示警戒也

右北京城

丙寅六月初五日、丑時、大同府地震從西北
起、東南而去、其聲如雷、搖塌城樓城牆二十
八處、渾源州從西起、城撼山搖若崩、衙出
將城垣大牆并四面官牆震倒甚多、千家堡
天飛雲氣一塊、形如星色、從乾地起、聲似巨
震連震二十餘、垣自卯至午、不時搖動、本堡
男婦群集涕泣之聲滿[illegible]、搖倒內外女牆及
裏大牆二十餘丈、倉[illegible]　[illegible]軍民房屋十顛
八九、壓死多命、慘不[illegible]　巡撫按臣
請賑恤修築焉、

右大同城

甲子正月廿三日大營韃子、俱到寧遠北營
一日至廿四日寅時、攻打西南城角、府督撫
袁崇煥用火砲打死奴酋無數、賊復攻南、推
板車遮蓋、用斧鑿城數處、崇煥又以捆柴澆
油、并攙火藥、用鐵繩繫下、健卒五十人、將韃
賊戰車盡行燒毀、奴賊大敗而去、城牆殘壞、
崇煥平賊後、經營措辦修葺、十日而城垣門
樓煥然一新、堅固倍常、此崇煥功也

右寧遠城

肅寧縣內地、一彈丸耳、原無磚城、迨璫魏忠
賢因念桑梓之鄉、姻族弟姪居處其間、冒濫
世爵
賜第而請
旨築城、然係地方保障、亦多半自為之計也、忠
賢自擅竊國柄、廣開納賄之門、筐金輿寶日

積月盈財宅財貨旣充棟矣猶恐駭人耳目
行賂者皆寄囑之致肅寧收貯焉乃設此城
爲金湯之固一如董卓之郿塢自保也

右肅寧城

王永光疏畧云

逆璫者鄗城之變雷轟電掣屋覆牆傾死者屍
橫枕籍傷者呻吟載道流離殘破之景不忍
見聞此

上天垂戒之意有可得而言者如刑獄係人生
命今累囚半歸　詔獄追贓卽以畢命寃
莫辯而于好生之德有未悉乎

彭汝楠疏畧云

頃見西南一帶城牆民居盡覆死傷不可數
計號泣之聲慘動行路職等相顧錯愕眞爲
古今不數見之災異也

楊漣疏畧云

近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爲眉
塢深計不知九門外生靈安頓何地也

按修築城池一欵

朝廷助發帑金撫按經理錢糧有可計
民夫佐貳監督工程魏忠賢何有功焉
何費心力而輔奸者暱言日煩誑惑

聖聽屢賜金吾之封爵乎此忠賢欺

君之罪最顯者者也

緹騎

逆璫魏忠賢勢成喝虎其黨下矣輔黨益衆
潛謀愈大畢欲誅鋤忤已者剷削門戶陷人
始以削奪夫旣而風影　詔獄於是矯
旨緹騎四出矣羅織一案五六人以致京師積
棍斂金錢營差幹而一犯官一　閑帖毎一
帖止官旂二人而僞從輔翊者五十人藉以
璫勢假其虎威肆心肆惡沿途索詐措勒輿

至隨從李國柱醫治不痊、延至本月二十
身故

撫按第三疏畧云

三月十八日武進縣毘陵驛傳報
欽差錦衣衛官旗十八日到驛棒齎開讀等
據生員高世儒之報、父前任都察院左都
史高攀龍、年六十五歲、不幸于十七日溺
水身故、

撫按第四疏云

三月十八日蘇州之鼓譟、侵晨有聲都號召
者、爲馬傑、臨期傳香聚衆者爲顏佩韋、同時
有糾聚徒衆者爲沈揚、有攘臂先登迫逐者
毆者爲楊念如周文元、此皆一時生變之渠
魁、憫不畏死之劇奸、所當速正典刑、以除元
兇者也、至如佐鬪[illegible]有吳時信劉應文
若而人跳舞狂言[illegible]季卯孫若而人

均之閭里驍雄、同惡相濟、固天網之不漏
於法所不赦也、如招搖稠衆之中、以城外而
呼人于城以內、則許成也、艤舟胥江之滸、以
河東而渡兇于河以西、則鄒應貞也、固理所
不貸也、以肉價之抑勒而詬誶大作、至禍起
旁觀、互相佐鬪、則屠肆戴鏞也、噴舐應之過
索、而張皇狂呼、致聲聞遠邇、忽生事端、則驛
卒楊芳也、均法所難寬也、

朱國弼疏畧云

緹騎之遍天下也、使徽州之知府削髮爲僧、
兩縣之富民空邑他徙、此則鑿削元氣之實
蘇州之毆官旂、句容之逐縣尹、歙縣之驅部
臣、此則褻越　國體之實也、

劉應遇疏畧云

是時羣奸合謀殺楊漣尚苦無題目也、復有
高攀龍有叅臟私聽勘之疏而奸臣[illegible]身

纂一手障天逆璫殺機遂至膠附而不可解

尋且借題封疆而緹騎四出矣

李思啓疏略云

爲何一事也内方有其意而外已露其形一人也内方示其端倪而外已彰之 奏議使煬竈蔽明豐蔀掩晝緹騎之使四出衍揚之衆載道矣

許九皐疏略云

木販陳雲漢擢爲天津守備大開旗鼓吞富饒之貲財騙良家之子女天津道錢士晉訪知責其家門役此兵憲持正之體也乃雲漢一訴于田爾耕爾耕藉魏忠賢意旨輒差旂尉數十人將士晉并衙役一齊鎖拿衛所百般索詐始放回覆問又奪其官而追其贓矣

緝番

魏忠賢廣置緝事之人蓋亦知自己攬權殺人恐人心不服所爲譫虛也故借告密之舉動輒制人于危法不曰妖言則指爲詛咒立斃今忠賢既已正法則弊政亦當速革番役事件似當永杜且瑣細褻瀆之事何足以塵

天聽

陸澄源疏略云

祖制設五城緝事衙門原爲 京師四方雜處奸宄易生欲以防奸之法正姦而以匡奸之法安民有一經廠衛捕風捉影株連靡竟且嚴刑酷拷有目不忍視有口不忍言者更甚於枷之慘

史躬盛疏略云

國家設三法司之職置刑以懲不軌原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明允曰欽恤曰軫念曰蔺之古之帝王並千萬衆之中求一生之路乃忠賢則大有異焉廣布緝番託名訪緝從貪坊同

利者大都捉影捕風，追至奈送刑曹，而若拷之下，羅織既成，肢體殘傷極矣。

鷹犬

朝廷詔獄，原不輕用，前朝縉紳下詔獄者，即罪所當懲，尚有優䘏之意，自忠賢用事，鎮撫司朦朧殺人，不足以快其意，而掌北司許顯純者，則忠賢義子也，所誅殺，一取忠賢之口，而士紳之命，殆犬豕不如矣，殺之未已也，又欲支解腐其體，故淹留其屍，即奉有屍親領埋之

旨，而殘骸業已無存矣。

郭如闇疏略云

武弁中之田爾耕、許顯純，又為忠賢助媚，揚波者也，爾耕之掌錦衣衛，以鉤鉅之術，行其狼貪之性，自告訐端開，捕風捉影，苞苴既入，積玉堆金，不可窮詰，顯純之掌鎮撫司，以煅煉之法，行其虎噬之欲，苟稍忤意旨，微拂深文巧詆，箠楚之下，鬼飛鬼搖，不可名狀矣，忠賢之草菅多命，皆出兩人之手，蓋共視金吾為兎窟，人望之則不啻屠肆矣。

楊漣疏略云

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等為之招搖引納，陳祿為之鼓舌搖唇，馬繼教為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拿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于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

閹逆

案昔之王振、劉瑾，因竊威福，而上知有至尊，而下有百寮，猶存敬畏之[illegible]

所累鑒奏徵鑄完南銅交內庫收訖知道了
諭意始昭而人心大快也

誕述

丁卯春三月魏忠賢年六十
上賜綵段四表裏宮花二枝金玉竿酒甚厚各
藩府遣幣差官致賀天下督撫總鎮競投宮
獻異齎諛詞　廷臣自三公九卿以及部曹有
相率咸趨勳衛稱觴者衣紫拖金塡街塞巷
金巵玉斝鐫姓雕名錦屏繡障稱功頌德金
奇充棟笸籮盈庭懸帨于府門五綵絢目
述雜奏樂于高堂八音振耳而喧闐蹡蹡
王百人作立座旁排花文武千官羅拜堂下
忠賢儼然南面受賀總之半霧香靄沉檀芳
馥香煙舒卷成五綵行悠揚飛蓋蔽激驅塵
舞女長袖婆娑蹁躚歌童短拍簫奏依違權
閣陳設山肴海錯之佳宴乾兒義孫紛
上王喬赤松之壽岡陵椿松一巳之
威福而已　萬人之竭伏赫赫炎炎㓋削千

萬人之脂膏而供一己之喜怒劍戟交皆于
戶庭金珠充滿于囊橐享榮備至何滿如之
忽有一道人幅巾布鞋藤杖塵拂踵門求見
閽者叱之曰幾許元老鉅卿竟日竚候不能
接見笑汝一游食之徒如何便欲見我千歲
爺乎亟走免汝責稍遲遭亂梃道人曰我與
魏公貧賤交今日覿面一言爲壽千秋也閽
者不敢報以瓜椎斧鉞猶其頭顱而詈逐之

曰汝輒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時當膺
此器耳道人以杖叩其鼓衆皆失色大驚而
擒之忠賢陡躍以爲
聖上傳旨否則孰敢乃屬衆擁道人進稟云此
道求見不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衆皆叩頭
請死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
相見于此公今富貴極矣可猶忘耶忠賢大
怒曰妖道何其肆妄我豈識汝交乎叱左右

縛付鎮撫司嚴究道人曰我甑鑑一照問人
多矣獨不識汝爲賊其形而虎狼其心乎哉
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命也一手指
天曰汝能欺
君欺人彼蒼可能欺乎吾當看汝寸磔殆狗彘
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將身振躍綁索
俱斷兩袖拂空清風驟至衆皆咸驚愕地不
見蓋前者相士修真煉氣精鍊遁法隱去

忠賢勢成騎虎終不自悔意爲當此士大夫
之前恐洩風聲飛行以身沒生乎而必寘之
死以絕其迹也忠賢是時稍抑其威而面色
亦爲之減衆乃乾笑解說今日上公貴誕
感動神仙臨凡稱賀特顯其術以駭吾輩凡
夫耳上公自膺永享遐齡當與上仙並駕也
忠賢頓爲之喜歡笑滿堂夜午而散殊不省
此相士之始以週濟成其富貴終以提醒令

其兇悟也

玉鏡新譚卷之七

建祠

竊觀一刑餘之人而天下貢諛獻媚忍心昧理之徒翕然附和而尊崇之稱其功如周召頌其德如禹湯以至遍地立祠設像而祝釐焉嗚呼當此歲𣙜民匱之日一祠之費奚啻數萬金哉飛甍連雲巍然衡峙于勝境金碧輝日儼如無上之王宮各題其額則曰

茂勳普惠報功兩翼其扁則曰

三朝捧日一柱擎天嗟嗟從事何其諛歟怙威脅衆傷財勞民竭人間之脂起海內之怨可勝道哉若蒙面屈膝者靦哵不恥之擢如强項掉臂者即加不測之禍是以人心惶惑而希旨成風清平世界自此大壞甚可危也中立而不倚者有幾人焉矧夫逆璫之意豈在祝釐亦以闘海內人心之向背耳且將以威

劫之又於祠側搆營房置兵士差中官出鎮監守皆分置腹心于重地此逆璫之叛迹尤著者也

○劉孝潮疏略云

順天府尹某請建祠于宣武門外興工之日設醮備地無一官肯序背揖錯一尹八拜曉伏意氣揚揚自得不牛刀 亦都御史仍管

謝薄矣當日尹乃宣 拜者死縮頭後至

者罪在京大小臣工痛心疾首相

而幾補跡而去矣

○陸澹源疏略云

祝釐遍海內奔走狂于城中譽之以臯夔𢌿之以周孔且臯夔周公當時亦未嘗有是讚美惟漢代王莽稱功頌德者至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忠賢既賢必不屑與之合轍而無奈身爲士大夫者首上建祠之疏以至市儈

梟在在效尤士習漸降漸卑莫此爲甚

○郭興言疏略云

忠賢卽勢焰滔天於邊臣無相臨之分既生祠一塑像又何當縉紳禮拜前有遵化道耿加杞薊州道胡士容皆因不拜生祠觸忌忠賢矯

旨逮繫送鎭撫司拷訊一誣以剋軍激變之罪[illegible]以盜[illegible]之罪並推典刑含寃[illegible]

[illegible]荷

朝含寃將人人矜憐而終不敢開一生路也

○楊漣疏略云

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

王言屢發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樹怨飲恨吞聲又不止于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

陵寢而已

○許九皐疏略云

舊撫臣某聽勘罪臣也重賂忠賢卽行起用乃赴任至京卽大拜生祠忠賢甚喜招之相會旦是尚書宮保腰玉　恩賚取異數如拾芥耳

○郭如闇疏略云

大紳中之劉某乃忠賢所頤指氣使者錄[illegible]都御史[illegible]錦繡[illegible]者驅射耳聞所以得忠賢之歡心與僕拜跪閹宦生祠之下縉人道破其何顏再立軍民之上乎況耿如杞強項不拜旣許查議開釋被參之尤獻媚者昭然玉石與薰蕕也

○錢嘉徵疏略云

至聖先師爲萬世名教主配天而享太牢雖歷代帝王踐祚必先躬親釋奠忠賢何人而敢

建祠太學之側予實逼處此以刀鋸之餘辈
而擬洙泗之俎豆至八月二十一日陸萬齡
等起工營祠而
先帝遽以次日賓天亦可爲凜凜矣
○呂圖南疏略云
惡生陸萬齡等之以建祠
文廟中疏未投也臣與同官諸臣當堂折之臣
退而參駁之矣是特管國子監事者林釬也
釬聞而陸萬齡等例請以不相關白之體責
以禮法詩書之義侃侃直氣與鳴鼓之攻同
一斧鉞未幾而釬與同推升詞臣姜曰廣莊
際昌胡尚英朱繼祚丁進六員同日並處矣
嗣而有孫如洌　都門外建祠之疏又臣與
同官張紹堯當日正色相戒而不顧悍然上
疏者也乃未幾而褒廷陛又無故而處矣
今上御極一月後太監魏忠賢有久抱建祠之

俱疏奉
聖旨這江西撫按所請特允辭免以後各處生
祠其欲舉未行者槩行停止
禮科給事中吳弘業疏奉
聖旨潘汝禎首倡生祠獻媚顯是患失鄙夫着
削籍追奪誥命以爲諛佞者戒其各處生祠
拆毀變價解京助邊該部知道
國子監司業朱之俊疏奉
聖旨魏忠賢生祠不論在京在外已發未發的
都着通行拆毀變價助邊建在國學尤屬無
等即刻拆毀不准存留別改該部知道
又節奉
聖旨陸萬齡儲寓奇曹代何李映月等提問追
贓監候處决
按請建祠三十餘疏而未有如陸萬齡
之僭悖乎　國學

文廟間暨其配享
宣聖者更擬封王劒履上
殿復冀
御製碑文以亂萬世措模是不顧天下人
痛恨唾罵耶今逢
聖明震殛雖寸磔于市不足以盡其辜者
也

右叙建生祠

敗局

夫逆璫志滿惡盈矯命邀寵爵賞賜賚胄濫
極矣其建祠之後怨聲四起 天心亦厭之
矣廷臣中見其作事過妄景象大不可堪也
其附艸依木而驟列高爵厚祿者順指氣使
以叨榮膴豐貴者一轉念間心亦向背已迷
不自省其明哲保身何有以請告者有以南
遷者面目雖親而蹤跡辭疏矣第後之趨附
者日衆而二兇亦不之悟也
丙丁紀畧云逆璫魏忠賢自竊國柄以來擅
殺忠良敢諫之士慘不可聞囹圄纍纍含怨
吞聲於是
天變示警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蒙不
世之遭受非望之寵臺省爲
天子耳目奉差陞遷者日削在事者落落如晨
星忠賢不欲考選意其蔽

聖聰也
朝廷予奪生殺一手握定皆出其意旨舉 朝
盡爲威制釀無窮之隱禍中外積怨矣丁卯
秋八月
熹廟不豫彌留之際逆璫希圖不軌布置已定
甄緣心腹未甚任耳方遲回之際二十二日
宮車晏駕潛謀惶惑其次日文武百官至 隆
道閣前忽有數內臣招呼兵部尚書崔家來

百官相顧錯愕齊聲云所言公當與衆公言
之天下事豈呈秀一人所可擅專耶於是呈
秀不敢應命而忠賢失意無所措手足是
天祐
聖明
祖宗威靈懾伏二兇不敢肆逆靜聽
新天子紹登大寶天日重朗而大憝歛跡削其
威柄矣

彈劾
聖天子登極廣開言路納諫如流始以姦黨滿
前潛窺
上意槩惟
溫旨慰藉二兇然
聖明已自洞燭其奸屢以朕自有獨斷諭言官
深謀遠慮不易測也既而孤鼠稍淸言者日
衆章滿公車頓發

雷霆奮殛元兇而諸奸亦盡掃跡矣
○賈繼春疏略云臣廼備耳目事我
皇上報國惟命頃請尚方以斬奸逆然不過問
狐狸破窩穴之一節而于以語　社稷之大
計末也謹此陳列惟祈　垂聽一曰開言路
朝廷設立言官責以指斥奸佞靑蒲可伏高
墉可射豈袖手所得旁觀乎近日列在糾繩
者迫于嵎虎之勢熠難爲梧鳳之喈鳴則壅
蔽亦可念也　一曰敦名義交結原有　明
禁況假子親父之稱兒童走卒之速何以施
眉目于人間晉接自有禮儀若小帽靑衣之
叩殿爺千歲之呼何以別簪紳于喙息　一
曰重爵賞師傅保乃二百餘年不敢正之席
黃口子豈可驟膺公侯伯乃
二祖以後不多見之封赤心人定不忍屢受
一曰罷祠費祝釐滿寰宇如狂如沸何故耗

鉅億之貲丹堊遝橋門擬聖儀禋遵欲配宣
尼之說彼生而廟食既堪留笑柄于千秋則
撤以還官尚無損芳猷于　盛世

○錢元愨疏畧云茲者外議紛紜每相揣度有
謂
皇上恐割股之傷肌徐圖而未發者夫割股固
足傷肌而養癰又足以貽患利害所倚有若
發機願

皇上決之而已且忠賢蠢然驅使之微勞何譽
言之日至豈料其趨附之至此威權之至此
使
先帝而早知其假竊之若是亦必有以處忠賢
矣即忠賢亦不料事權之至此使忠賢而轉
念及此亦必有以自處矣昔徐福請殺霍氏
之擬以全其宗使漢宣早聽之必無山禹之
變曲突徙薪之言是為千載口實今日加
恩貸忠賢以不死即宜　勑歸私第散死士
輸蓄藏使　內廷無厝火之憂　外廷無尾
大之慮也

○史躬盛疏畧云乃有弄權越分如東廠魏忠
賢者蓋自忠賢以閹宦竊國靈而　朝野並
歸決裂舉天下之廉恥澌滅盡矣舉天下之
元氣剝削盡矣舉天下之官方紊亂盡矣舉
天下之生靈魚肉盡矣舉天下之物力消耗

盡矣迺忠賢意所可者不次之擢立應之意
所否者非常之譴立應之既擅其途以為招
伏嚴其繩以相嚇制彼以羽毛瘡痏供其憑
喜飾怒之資人遂婢膝奴顏爭效趨榮避禍
之計世寧復顧廉恥也迺忠賢意少不合羅
曰久依門戶削籍為民追奪　誥命矣孝子
傷心勞臣喪氣士品不光　朝端無色寧復
有元氣也陳大同一書辦丘集鳳一白丁張

凌雲一夫匠大肆貪鑽公然開梲與九列齊
驅矣忠賢有何開國元勳有何奉
天大烈分茅索券廕族封侯
列聖章程委之無用官方寧不隕越也廣布徵
番託名訪緝貪功罔利捉影捕風叅送刑曹
嚴拷之下羅織既成肢體殘傷究慘通天生
靈焉有寧宇也　大工建興以來財用萬分
告匱矣加派不已繼以捐助又以建祠祀釐
糜費不貲環海內之金錢竭萬姓之筋力寧
無消耗殆盡也
○朱國弼疏略云夫忠賢惡之大者在勇于嗜
殺人而臣又思古之奸賊未有殺人而敢竊
窺神器者也人有不愛功名者矣有不愛性
命家族者乎愛性命家族遂不得不為忠賢
用　朝廷設鎮撫司原以察非常之變伸不
測之威自忠賢當權而鎮撫司遂為忠賢洩

忿悻功之衙門矣如吏部員外周順昌等一
十二命夜半片紙骨化形銷夫人命至重矣
而况乎若干大臣之命此何等事而可以一
二獄卒朦朧邪
○甯承熙疏略云竊自叛臣魏忠賢怙勢作威
專權擅政羣兇交臂報復公行巧立門戶之
名逞其一網打盡之術朦朧數字抹殺平生
蔓引株連捕風捉影輕則削奪以為恩甚則
玉石之俱碎搖手觸禁重足謀生　國家之
元氣漸微縉紳之慘禍已極
○吳尚嘿疏略云二奸仇傾直諫羅織善類枝
下噴長弘之血獄底埋豐城之劍一時清流
白馬之禍慘
天地而泣鬼神今二奸之惡已纍矣何以慰忠
魂而洗冤骨則　立霈一時之詔以雪千古
之恨臣敢叩閽而　請焉

○王會圖疏略云魏忠賢擅柄以來盜竊名器屠戮忠良大逆不道罪已上通于天又見其貲財充棟珍玩盈箱職等相顧咋舌曰此無非 天府所蘘藏者何物神奸乃攘爲私家有也按以盜 內府財物之律萬段不有餘辜邪自門戶之見起同已者假二逆聲靈互相推舉異已者藉兩奸氣焰大肆誅夷始猶用甲攻乙如寒冰烈火迴不相侔既則指西爲東若見鬆蠱絲混焉用辨無踰是非眩惑莫詰其從違且致

朝廷處分亦被其顛倒 國法窮而 國體亦傷朋黨貽禍豈非門戶二字階之爲厲乎

○許九皐疏略云濁亂 朝政禍害忠良擧世所切齒側目敢怒而不敢言者必魏忠賢田爾耕崔呈秀三巨奸耳忠賢恣擅威福恐牖

朝野特借廠衛兇盛羅織煆鍊令人悚息定錦衣衛堂官田爾耕也而爾耕又借忠賢偷天換日之手大開告訐株連之門寔其貪婪無厭欲告狀不問虛實但或百金或數十金准出旂尉一差任其無罪者并家產一掃盡矣。

○楊維垣疏略云魏忠賢用事以來以小廉小惠結

先帝以狠心辣手制羣臣以暗竊明擾養其威力權勢而天下始側目而視重足而立[illegible]莫必其命矣。

○徐吉疏略云魏忠賢盜弄國柄致天下忠義之士不知幾許受奸雄之荼毒天下豪傑不知幾許入奸雄之私室天下氣節不知幾許受奸雄之摧殘嗚呼繇今思之伏蒲而諫空灑徙薪之血山河氣壯誰悲化碧之人

○樊維城疏略云凡謀害 皇親致死者律當

何罪若而忠賢干
熹廟皇親張國紀則擠之不死而勒令
神廟皇親李承恩則誣以不法而羅織論死矣。且律無罪殺人者應得何罪而忠賢紐誣諂扇頭之詩人劉鐸以誹謗旣誅之不得又聽私人張體乾之譖而謂其詛咒大臣使立而斬之律有此罪名乎又按律奸邪進讒言左使殺人者其罪矣若乃忠賢使鎮撫司許顯純楊寰等杖死諸臣非讒言乎以二十四罪之疏而殺楊漣繆昌期矣繼而萬燝疏請槩銅觸其貪婪之忌寄捕而攢殺之亦已甚矣何至于楊繆株連若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高攀龍左光斗而并殺之也陝太監李實科求不遂揑 奏多人而遂緹騎四出捉拿周起元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周宗建等而一案并命矣則何刑也耿如杞不拜忠賢生祠而遂陷以大辟胡士容觸怒差遣內使而亦坐以貪贓高陽知縣唐紹堯執法定冉世魁之罪而忠賢獲世魁暮夜之萬金誣清平之吏爲受賄下獄拷追趣令其死向非輔臣深察其冤而出之亦爲圜土之鬼矣
天道神明一人不可以殺而況殺十餘命仗節守義之臣乎

阮大鋮疏略云忠賢荷
先帝任用深恩不思圖報惟日以招權擅政曁
寵殺人而兇鋒毒焰直使
天日晦盡 社稷幾至動搖爲古今未有之孽窮矣其罪擢髮難數臣謹糾其大者臣聞國有大柄曰禮樂征伐賞有功誅有罪四者帝王所以憲 天示治凡內臣所不敢干於罪無赦而禮樂之大孰如
孔廟必一代名賢始議配享忠賢何人公然援

意歟生陞萬齡等、列請祠致令
素王在廟之靈隆隆不安、若非朱之俊直糾嶮
義力正萬世名教掃地、此應寸斬者一、寧錦
之役督撫鎮道將士拚死敵愾、以致大捷、忠
賢故遣官旂攪亂之、不敢不受命于忠賢、征
伐大柄、隻手握定、遍夷賁　國何難爲之斸
之內外、惟知忠賢不知
君命、并將令矣、此其應斬者二、茅土世及、惟開
天朝運動在　社稷者、得并河山帶礪之盟、而
忠賢一門三爵、小兒亦冠豸、假六列金吾、此
其罪豈止貪冒、目中絶不知有
朝廷、
神宗時奸榥傅時、假傅有德杖孤襲錦衣、如法
論罪、況數十金吾公侯伯、王爵皆盜竊之罪、
此應寸斬者三、諸臣凡失關喪封疆者、排宮
闈者、自有公論　國法、此外槩用門戶二字

爲快其誅、無論是黨非黨、動輒拷掠、以死流
徒削奪、竟無虛日、是以
天地誕生、
列聖培養之人材、忠賢等于籠鶩圈豕、日焉而
若不足耶。
上天示儆王恭廠之災、一月三地震、忠賢毫無
悔心、殺手益辣。此應寸斬者四、
按丁卯九月至戊辰二月、百餘疏、不能
盡述、聊採數語以實逆璫罪案、其於各
類下附見者、不復載、
繳追
劾夫逆璫初削其威權、目惟子守
梓宮、猶虎兕入于柙矣、雖欲自新、其可得乎。倘
天換日之手何在、依草附木之人何在、展媚
羣小揣聽
上意時閒　廷臣交章聚訟、其大奸大逆、一一如

前之稱功頌德者也忠賢於是驚心破膽氣奪寬銷悉以　誥券爵廕繳納。
上唯遞減其秩三爵降爲金吾而金吾降爲官旂已而虎彪諸惡并奪其封典矣噫世事如棊榮辱得失猶反掌耳惡人如斯安得不爲善人耶

司禮監太監魏忠賢奏爲世爵成命未收事奉
聖旨爾等
先帝爵賞優隆今退歸私宅控辭三爵具見誠懇准改公爲錦衣衛指揮使侯改爲指揮同知伯改爲指揮僉事該部知道

司禮監太監魏忠賢奏爲恭謝天恩事奉
聖旨覽奏謝知道了進繳誥券田宅着與查收該衙門知道

劉鼎卿疏略云

廠臣魏忠賢近經臺省部屬諸臣歷歷有疏糾劾之矣爲忠賢計者姑先以公侯伯鐵券之恩廕盡辭還
皇上少足以抒人情耳目之怨懟亦足以見其仰畏斧鉞矣

錢元慤疏略云

魏良卿輩非開國之勳又非從龍之寵妄得玷茲茅土汚此彝章亦宜速令解組褫紳長爲農夫以没世俾其家人父子擁陶白之貲而享喬松之壽是
皇上浩蕩之恩忠賢自全之策矣。

李思啓疏略云

若夫甲第連雲綠田盈野目叨世廕濫列府卿自當還之公家加以三褫又不待臣詞之畢矣

許九皋疏略云

諸男冒濫錦衣世襲無數以非常之爵賞爲
椎門點戶之資斯不亦輕
朝廷蔑憲章也哉臣以爲五六年間魏客田三
姓與其親屬濫叨之錦衣俱宜清查追奪正
罪所以惜名器也

徐吉疏略云

彼之稱功頌德尊寺人于堯舜建祠設廟比
閹宦于周召諸人當此亦惶汗羞愧之無地

又寧待敎而後誅耶職雖寡陋愚昧亦知
皇上自有處分不令奸逆吞舟之漏第思此一
時也非有一番禠奪不足雪千古神人之憤
非有一番追獲不足掃盤結伏莽之奸

按大明律內一欵凡文臣非有大功勳
于國家而朦朧奏請輙封公侯者當誅
官吏及管封之人皆斬況良卿良棟鵬
翼一白丁乳臭之兒又非有官職者比

何功何勳而忠賢朦朧請
先帝之命又不啻官吏之蔽也今日之微追
也固宜

假門戶爲陷阱而無辜波及者寧復玉石之
分借助工爲標題而誣賍枉坐者誰憐薏苡
之謗私人布刃重賄盈聲其若丘志充之六
十元實則擅權納賄之足憑如一單中濫推
十三武弁與其貴官之有據最可恨者身
亦屬其[illegible]敗露而忍忘母喪尤可鄙也
念一變于媚倖虜
[illegible]闒且也身據中樞而使惡弟操
兵權[illegible]法殊可誅總之首倡頌功以成
其締交近侍之實跡罪烏可逭惡璧竹以難
書奸爾天而更大不惟臺省交發其機奸亦
聖明深洞其微衷雖呈秀業已投繯家貲盡籍
籍沒似少快中外之心稍洩神人之忿但一
死委有不盡其辜此律尚有應得之罪忍乞
皇上勅下法司按律確擬暴其罪于天下暴其
實于萬世庶足永爲人臣負

國忘親通內擅權者之戒臣等不勝仰
天待命之至
天啓七年十二月初一日上
十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崔呈秀負國忘親通同擅權雖死尚
有餘辜著法司按律確議呈著其罪以垂永
戒該衙門知道
刑部尚書蘇茂相等奏爲奏
旨會議事該刑科抄出戶科李覺斯題爲權奸
蹤彰天刑權黨未正國憲伏惟一念以暢
仁明之候以洪
堯舜之量事等因題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又該戶科李覺斯題又遵
旨指名參奏事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該科道抄出到部該臣等

會照五虎五彪、先該戶部員外王守廉、奏
爲奸臣擬狀等事等因、 疏內文臣中有五
虎之謠、而知者四、即崔呈秀、李夔龍、吳淳夫、
田吉、皆濡足權璫、爲羽翼者也、其一知之不
眞、不敢議列、武臣中有五彪之論、則田爾耕、
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也、皆是忠賢之
牙爪等語、今奉
明旨[illegible]得何罪着法 會議具奏、其一未
眞者也、經督臣、俱參明白、該臣等會同左都
御史曹思誠、右都御史張九德等、會議閣、接
邸報、該太僕寺卿仍管雲南道事楊維垣、
題爲剔蠹直窮其源事、 疏云內廷之李永
貞、劉若愚、正與崔呈秀相當、而外之虎彪、亦
僅與涂文輔輩等耳、次第其罪而輕重之、于
以剔蠹除凶、無餘蘊矣等因、 題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該臣等會看得、人臣之立

朝、以忠直爲本、處盛世爲朝陽之鳴鳳、遇權奸
爲觸邪之神羊、當魏賊竊柄之日、諸臣有爲
爲爭執者、有然爲挽回者、凡任鵷鷺班行之
列、誰無鷹鸇搏擊之思、何獨有[illegible]之徒、所
傳文臣五虎如崔呈秀、吳淳夫、倪文煥、田吉、
李夔龍其人者、又武臣五彪如田爾耕、許顯
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其人者、即其行事、雖
[illegible]司逮案其情、號俱爲駭聽、臣等就五虎按
之、如崔呈秀、結交逆璫、殘害多人、其不忠不
孝、如梟獍、其殘害忠良、如豺狼、其貪婪淫穢
如狗彘、虎猶未足爲比者、罪狀已經諸臣臚
列奉有
明旨、且定爰書、以[illegible] 國憲、以洩輿情矣、如吳
淳夫、倪文煥者、一以部曹而煩躐臺座、潛貫
宮傳、其勢焰之熏灼、不啻露爪張威、一以御
史而壞亂臺規、擾臂察典、其陰狡之機鋒、又

將磨牙擇食所當革職為民仍奪
誥命示戒者也若田吉兩載曹郎取宮保如反
掌得自何門李夔龍甫出郎屬居協院而不
尤誰為速化所當革去官職永謝仕籍者也
就五虎按之如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以羅
鉗吉網之輩為附會鍛煉之謀緹騎一出人
間無雞犬之寧榜掠所加桁楊有夜哭之鬼
欲雪沉冤當罪 國法所當提問如律正罪
者也如楊寰孫雲鶴蝘營之輩狗彘之徒不
過借權奸之指揮作鞭笞之廝隸而已衣冠
原屬沐猴官職應同戲謔所當槩為削奪者
也總之諸犯之情罪各如生平之行徑若據
虎彪之名目則人人皆為可殺但按其實而
核其真則如崔呈秀之窮兇極惡世不多見
次則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怙威嗜人最為
可恨蓋科臣有言曰此輩殺人如艸取官如
寄臣等以為殺人如艸宜償所殺之人取官
如寄者宜褫所取之官故為斟酌情罪今窮
奇檮杌不得逭刑于 清時而假息遊魂猶
得偷生于
聖世庶雷霆奮擊之勇與乾坤蒞栽之仁並行
而不悖總之生殺予奪莫非
皇仁操縱張弛還歸
睿斷統候
聖明裁奪施行
崇禎元年正月十三日奉
聖旨奸惡魏忠賢串通逆婦客氏恣威擅權逼
死裕妃馮貴人矯旨革奪成妃名號慘毒異
常聯人共憤朕與昭雪復號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其禍害搢紳盜匿珍寶未易枚
舉皆由崔呈秀表裏為奸包藏禍心謀為不
軌仰賴

祖宗有靈陰謀隨破二兇天殛人心大快乃五
虎李夔龍等附權橄擢機鋒勢焰赫赫逼人
五彪田爾耕等順指佐威殺人艸菅幽囚累
繫沉冤莫白其元兇魏忠賢與崔呈秀早定
爰書元彪俱照各官前級着法司併行依律
擬罪以伸國法該部知道
刑部尚書蘇茂相等爲遵
旨會議事河南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本
部等衙門會題前事案照先該戶科李覺斯
題權奸雖殄 天刑權黨未正 國憲伏惟
一怒以暢
仁明之威以洪
堯舜之量事內參魏忠賢十孩兒五虎五彪用
心比弟侄更殺造惡比弟侄更大緣因題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隨該戶科李覺斯題爲遵
旨指名參奏事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該本司案
呈該臣等會議得吳淳夫倪文煥俱革職爲
民仍奪 誥命田吉李夔龍俱革職田爾耕
許顯純崔應元俱問正罪楊寰孫雲鶴俱削
奪統候
聖明裁奪等因題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臣等會同都察院曹思誠
大理寺左少卿姚士慎等竊惟 國之有法
帝王所以律世即臣子所以律身故奉法惟謹
不有趨權門而開納賄之路守法不阿何至
殺人命以當媚灶之資乃有身居文武之列
名號彪虎之兇若李夔龍田爾耕其人者臣
等欽奉
明旨再將諸臣等前後糾參之疏備細查究除
崔呈秀魏忠賢客氏具報另題外其參五虎
各犯有謂其人與銓人人不自免李夔龍與

錢立地假作貪婪誹謗挾買官之貲所致者
有謂吳淳夫一節不數月也所躋卿貳雖董
卓之荼毒一歲九遷速不是過又與崔呈秀
孫織錦六千金有謂河南掌道御史報陞崔
呈秀送越十餘人用其心腹倪文煥必俟文
煥差竣回道然後具　題又與崔呈秀植黨
一騙財賍盈具萬者有謂田吉被挾之黍尾
全臣黍我二載曾郎而尚書極品叨名器若
承蝎又滿載而歸黨累陶石之富總之
明旨云附權黨權機鋒勢焰赫奕逼人足以蔽
其罪矣按律吞凡受財枉法有祿人八十貫
絞雜犯准徒五年例云文職官受財枉法至
滿貫絞罪者發附近衛所充軍謹按諸枉被
黍各人已之贓正合受財枉法之律如吳淳
夫以六千計倪文煥則以盈萬計皆明明分
受則于黍亂贓數追者李夔龍田吉雖贓

申雖數未經閱坐然一稱挾買官之貲一稱
累陶石之富非納賄何以得此既經論劾難
以輕宥二犯另行各追銀一千兩各犯事同
一體俱應遣戍以儆官邪併乞
勅行原籍撫按就近嚴追以助邊餉完日發遣
無容沒者也其黍五彪各犯有謂田爾耕許
顯純孫雲鶴楊寰狐假鴟張戕害多命皆忠
賢門下劊子手有謂田爾耕掌錦衣衛許顯
純掌鎮撫司忠賢草菅人命皆出兩人之手
者有謂許顯純敲朴縉紳皮開肉綻屍腐蟲
蹟不一瞬者有謂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
元網羅煅煉鉤蘇株連榜掠慘于炮烙攤冤
號于夜半中謡者如楊漣周順昌周起元等
十餘人俱斃鎮撫司之獄總之
明旨云受猜牿成殺人草菅幽圄纍纍沉冤莫
白足以蔽其罪矣按律要官故勘衆人因而

致死者斬同僚官知情共助者與因罪致死
者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例云酷刑官不
論情罪輕重輙用慘刻刑具亂打若致死至
三命者武官發邊衛充軍田爾耕許顯純係
掌印㕘劾之官應議斬律崔應元楊寰孫雲
鶴共勘之例究遣投諸邊裔以禦魑魅者也
恭候
命下本部臣等將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
咨行各原籍撫按追贓倪文煥五千兩吳淳
夫三千兩李夔龍田吉各一千兩解助邊餉
完日發附邊衛所充軍田爾耕許顯純行提
至日監候處决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咨行各
原籍撫按發落邊衛充軍各犯　誥命通行
追奪　奏繳
崇禎元年二月初二日具
正月廿八日奉
聖旨奸逆盗權陰謀叵測凡厥黨與所嚴懲這
五虎五彪既會議確的李夔龍吳淳夫倪文
煥田吉行原籍撫按追贓照數解助邊餉完
日發附近衛所充軍田爾耕許顯純即着原
籍監候處决崔應元楊寰孫雲鶴行原籍撫
按發邊衛充軍各犯誥命通行追奪以爲附
權蠹政之戒
以上三疏勘定元兇轄惡供案
籍沒
天道昭昭眾爽於理甚明無乃貪夫以勢攫
在手貨利熏心敢昧之乎逆璫魏忠賢擅竊
國柄恣戾狠悖殺人之命天亦殺其命奪人
之產天亦奪其產更報之速而戮之異也稍
將公積書以爲戒
文書房傳出
聖旨籍沒犯人魏忠賢及客氏家私着秉筆太

監張邦治等，與同廠衛及五城御史等，打點
勿得隱漏，該衙門知道。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題爲急請　明旨處分
事，奉
聖旨，逆孽魏良卿等，上侵府藏，下剝民脂，家貲
法當沒入，豈容匿寄，諸黨既有實據，着差出
內外各官，將本內有名人犯，嚴行拘究，併追
着先行嚴緝，務在必獲，其原籍肅寧縣家產，

着該處撫按，嚴加拷訊，查明從實具奏，如有
容隱，一體治罪，該部知道
劉禮監太監張邦治奏爲恭進餘兩事，奉
聖旨，這逆犯魏忠賢莊房變價銀三萬九千五
百四十九兩九錢二分，着交進內庫，照數查
收，其未完二百處，俟完日另進，該部知道。
戶部郎中劉應遇奏爲六大苦情事，奉
聖旨，權奸竊柄，煽虐慘毒，凡奏諸臣苦狀，朕爲
惻然，逆惡魏忠賢府第房產，盡沒入官，已有
旨了，其逮死各官未完銀兩，都與豁免，家屬
悉與釋放，所薦諸臣，分別錄用，該部知道。
通政使楊紹震奏爲大奸叛跡已彰事，奉
聖旨，逆奸崔呈秀，交結逆璫，招權納賄，罪惡貫
盈，死有餘辜，贓私狼籍，法應沒入，即着撫按
地方官，將一切家產盡行嚴加封固，細查明
自[illegible]，以濟邊餉，如有隱匿窩藏，一體

治罪，該部知道。
山東道御史吳尚[illegible]題爲逆奸在邸贓私事，
奉
聖旨，覽奏，奸惡崔呈秀在邸贓私，既經籍沒，有
銀兩等廂現貯兵馬司庫中，即着該坊官照
數解進，餘依擬變價，以助邊餉，該部知道。
都察院司務許九皋奏爲久鬱之輿情事，奉
聖旨，據奏，魏忠賢元兇巨惡，已經殄滅，家產盡

役稍釋中外之忿其田爾耕職任勢地冒濫
錦衣榮及奴隸鯨吞霸佔慘害生民不可勝
計今被害之家欲食肉寢皮蓋充室所積莫
非民膏軍實元兇之富其家貲并各地騐跡
行該撫按即時封固盡數籍沒以充邊餉該
部知道
遵成
蓋逆璫誣陷忠良　人命理合寸磔梟示

或醢而分祭被害　之墓前以慰忠魂何
等積恨於情捺濫並爲過哉今
皇恩寬宥不即加誅姑發鳳陽使滔天之罪得
以幾免恐異地之靈未必稱快也
該部繫衙門接曲
聖諭朕御極以來深思治理而有逆惡魏忠賢
擅竊國柄蠹蝕內帑誣陷忠直草菅多命狠
如狼虎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且從輕釋發

鳳陽祖巨惡不思自改輒敢將素蓄亡命之
徒身帶凶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
朕心甚惡着　衣衛即差的當官旗前去扭
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着各處
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群
奸即將擒拏具奏勿得縱容遺患倘有疎虞
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至各該
衙門特諭

○劉應遇疏略云
籍沒既盡自當還之大內但鳳陽蒙遣之日
尚買布袋千餘所裝何物南來商民見其車
載百輛騾載千騎此非內帑積貯亦民間膏
血乎聞忠賢欲歸河間彼造有磚城萬雉第
宅連雲恐以飽颺之鷹爲負嵎之虎是以重
資借寇者也
文書房遞出

聖諭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
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絕大憝與至
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
大罪狀朕已洞悉切思
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加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
國以[illegible]恩遇乃逞[illegible]而[illegible]情[illegible]肆奸擅作威
福難以枚舉略數其[illegible]
皇兄懷寧公主生母[illegible]李氏[illegible]至今
含冤未雪成妃已封裕妃張氏立致捐生雖
死九原其目未瞑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臣
羅織削奪慘毒備至串同心腹酷刑嚴拷詐
捏贓私立斃多命他若褻謗痛于杖下善良
[illegible]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側目而奸惡身受
三爵位崇王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同客氏
表裏爲姦當
先帝彌留之時尤復叨恩進秩無有紀極今賴

祖宗在天之靈二犯罪惡昭然畢露朕心又思
忠賢等不止竊擅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庫貯保國奇珍異寶金銀財物朋比
盜竊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逈爾本當寸
磔會梓宮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着
錦衣衛會同五城御史親詣住所將家貲莊
田及違禁等物盡數籍沒入官逐件開列具
奏其原籍違式服舍等項着落有司清查具
奏如有隱匿等情許據實糾參一併連坐亦
不許株連無辜其冒濫弟姪親屬俱發煙瘴
地面永遠充軍嗚呼大奸脫距國典用彰自
罹于辟情罪允孚特諭

自縊

咄嗟前後一忠賢也始而依人乞食繼[illegible]傭
身是何卑污也既而進用六七年來取元臣
上公如寄視金璧珍奇如土芥

天子以令百官逼
中宮而辱懿戚朝野知有忠賢而不知有
一人中外敢爲癰瘂而不敢爲忤抑何氣焰也令
而惡極罪盈天怒神憤囚首雉經復爲乞人
而不可得世猶切齒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
曾不若狗馬能盡力于人而死有帷蓋之埋
又何結束也噫魏賊一死雖脫顯戮將何面
自以見諸忠烈于地下乎此周吏部順昌就

逮時云我死必訴
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
君側之惡逆璫其必墮九淵之下萬劫莫伸矣
○慨自逆當事敗而伏　國憲也猶荷
聖明寬厚姑置鳳陽然怙惡不悛仍悻悻就道
擁護幾及千人皆素所蓄壯士身佩短兵滿
載金珠奇玩四十輛騾馬數百騎意氣揚揚
雄心未已行至阜城縣旅舍宿忽有心腹家

傳楊通政上言云　云曰夕禍且不測矣於是
忠賢長歎偃臥戒左右歇息明日早行聽壁
廂人靜夜半自起匿解所繫之帶懸于梁上
其所親愛小中貴李朝欽夢中驚起亦自經
迨時家丁六十見不聞其聲息啓戶視之二
人皆氣絕矣急報縣尹震動一方觀者雜沓
行李散失輿從逸去撫按疏
聞得暫埋候勘之

旨逮三月定爰書凌遲處死發其屍而忠賢不
化李朝欽已腐唯殘骨一具耳逆璫若待
天刑行戮者也遂起而寸磔于市
○通政使楊紹震疏略云
惟忠賢之擅權也崔呈秀從旁而鼓之焰表
裏爲奸同惡相濟附已者提之九天異已者
沉之九淵析楊甦善良之命削奪錯紳之
骨依廠臣之箕篚疏門以梯榮忤廠臣之心

奉
旨郎可斥逐封公而
加臣之名器濫建祠而閭閻之脂膏竭一人犯
贓株連其戚屬人等盡籍其產一官獲罪蔓
引其朋友親識俱罷其官此尤其小者也至
毁大為小而
先帝之號銳什鑑錄是可忍也假公濟私而
帝室之親懿幽囹圄將誰欺乎以
朝廷之賞罰供一已之愛憎竭寰海之供億洪
一已之囊橐生殺擬辟威福擬辟惟是忠賢
自有骨肉東廠自有僕役何必乾兒呈秀呈
秀自有雙親西臺自是美官何須義父忠賢
是何心哉所共聞也今發鳳陽大快人意然
鳳陽濱海臨大江其中嘯聚者多梟雄政誅
之輩忠賢藍金而結之安知無揭竿響應者
乎東南半壁恐非寧宇矣況崔凝秀□走旗

鼓于浙水上同心合謀與
皇家作難再以心腹爪牙為之內應未雨之防
不可不早講也與其降發以防待其叛也而
後擒之勞師動衆不若早肆市之為便也呈
秀同心逆節罪與同符僉勘而擬之駢戮郎
百喙能辯哉
○戶科都給事中李覺斯疏略云
藏伏覽自古刁璫小人作威作福無不立取
聖
諭賊館姦我
朝王振劉瑾迄今魏忠賢明明炯鑒職願
陛下特賜
諭一道就將王劉魏籍後事跡明白顯錄提
醒內官鑒往知來恪遵法有福造惡必殃洗滌
心腸無聽邪人結連指使漸漸惡極罪大本
至如忠賢阜城縣五更爭起止有一麻繩作
送陸府盜盡內庫寶藏誠可受用乎戶 成于

陛下新政求必無補錄之吏刪將來
聖子神孫宣示無窮矣至于外庭臣子自小讀
聖賢書治亂得失忠佞貞邪一展卷一抒
皆自明白者迺爾蛾自投火蠅自投油覆轍
彰彰豈真一入魔途便有迷魂湯水耶
錦衣衛千戶吳國安奏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逆惡魏忠賢及李朝欽縊死既真該縣相
視明白媚身掩埋其李朝欽解河間府同籍沒
家產上併具奏隨押內官唐昇着解來司禮
監究問家人六十兒店主縣夫番無別情即
與釋放該部院知道
巡撫保定等處右僉都御史張鳳翼奏爲罪
監投繯情真事奉
聖旨覽奏魏忠賢李朝欽並死既真姑着相埋
其行李該地方官會同查照與他見搜贓物

進奏逆犯李四王選等還着嚴行內外各衙
門究緝
野臣曰逆璫已矣富貴其可久享乎
雄其可長保乎今日再能威劫海內乎
死後可免千秋遺臭乎累忠乎累賢乎
何以爲
堯帝乎何以對諸忠臣烈士乎以三尺繩
而能權貴乎
放楊都憲　兇
罵汝于千刀萬剮之後我亦自愧矣第
編此帙以昭萬惡供世之笑罵云爾

附崔呈秀蕭靈犀

按崔呈秀同惡相濟，同心共死，是眞狼父乾兒也。其可同日而語矣。故列之于魏忠賢後，以爲黨權附勢者戒。蕭靈犀呈秀妾也，托跡青樓，委身司馬，卽其仗龍泉以殉崔，視夫抱琵琶而過別船者，固弁記此。

巡撫順天等處右　史兵部　明界題為臣自縊事。本月初六，據薊州道孫織錦呈，據薊州知州趙三極申，據本城保正顧有德呈稱：今有本城崔鄉官于本月初五日在本家不知何爲自縊身死。又侍妾蕭氏自刎未死等情。又據貢生崔鍾秀呈爲縊死兄命事，有兄崔呈秀于本月初五日自縊死，妾蕭氏自刎未死等情到職。據此，隨委本州知州趙三極公同本城守備蕭漢相及巡捕等官帶領吏書作作，親詣本官家內查勘，本官委在本宅書房二梁上用汗巾縊死，隨同各官等屍卸下，停柩在宅，其妾蕭氏用刀自刎在傍，尚未氣絕等因申報到道，呈報至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卓邁，爲照聽勘原任兵部尚書崔呈秀縊死，相應題報

○吏部尚書房壯麗等奏爲遵　旨會勘事

聖旨，逆黨崔呈秀久國忘親，通同擅權，罪死尚有餘辜，着法司按律確擬，暴著其罪，以垂永戒，該部知道。

○福建道御史王會圖疏略云

兵部尚書崔呈秀狼噬成性，狐假虎威，鬻爵責償，若償受賕，委積如山，業經諸臣論列，
旨會勘，
朝廷之大法既伸，神人之公憤亦洩矣。不謂又

有一種極穢極醜堪訶堪媚者職亦知言之
齒頰徒汚書之赫號破敢弟事出希奇情于
欽点有不容默默者頂據寄雲道張維世呈
前事竊惟古今名將發跡卑微秉鉞登壇者
代不乏人然皆英雄未遇時偶困于販繒屠
狗究竟不失豪傑本色也從來不聞忘八鴇
取
欽命如寄居然直閫 閫方行如寄雲軍中營都

司蕭惟中職初不詳其何許人九月末旬見
原任都司楊如梗方經添註卽蒙
欽點惟中填補不五七日而卽鬧惟中已來到
任職極欲得人任事之速詢其人則曰崔大
司馬郎舅也職竊訝之曰大司馬止聞有一
郎舅宗玨是以白丁而　題授守備矣烏
有一蕭郎舅而都闖乎及細訪其來歷則三
河縣之樂戶而大司馬所鍾愛之名娼號靈

犀者之胞弟也其父蕭成其母翠梅兒庶母
文樓兒惟中乳名曉哥子靈犀生于寶坻靈
犀其美號也當阿嬌未貯金屋時曾倚門
笑于寄雲鎮城爾時曉哥共抱琵琶而打觔
斗掃軟腿而磬盡者也今本城范兒衙衕
其房停主人具在也卽靈犀所舊相識之徐
秀才劉秀才潘指揮徐指揮亦具在也曾幾
何時而峩冠博帶橫金蓋黃重游舊地矣方

其初到城外卽作下馬威風嗔中軍千把總
迎逆稍遲百般辱罵百總管隊肆行綑打合
營兵丁人人股慄遂指輿馬傘扇刀鎗劒戟
修衙門設鋪墊每兵科索銀二錢計兵士二
千餘名入囊者已四百餘金矣職聞之不覺
髮指眦裂然厚其毒以有待而發耳未幾
隨撫院下學行香輒不揣分在轎而與諸生
拱手諸生遂羣起而詈之且欲毆焉幸爲衆

將官解救得脫其謂見本道也及屢踵門而屢拒絕之乃遂覺事已不諧而中夜棄印潜逃矣於是職參看得崔呈秀遍體膻穢滿腔腥膻一心忍已澌亡百行因之敗壞倚氷山而暗持大柄驚看邪焰薰天盜闕符以竊畀私人不顧官府掃地蕭帷中平康下賤雜劇么麽借緣于提兩携雲之腹心憑勢為掀波鼓浪之牙爪登壇簇簇難教甲士開顏躍馬揚揚頓見旄頭削色嗔迎迓遲而肆行綑打振姨媚脅衆之英風借題目得以廣索金錢仍樂妓派差之故智狗續貂而冠裳盡玷鹿蒙虎而體統何存若不大暴二奸之醜立正兩觀之誅毋乃灰殘多士之雄心笑破九邊之衆口乎

嗟乎崔老一大司馬曾不若靈犀之風塵女子始逼父母之命而失節終稟丈

夫之氣以殉身雖勿論國君枹鼓軍中之氣而有虞夫人短劍江頭之烈徒有二點素心第惜不得其人耳

玉鏡新譚卷之八終

玉鏡新譚卷之九

爰書　魏忠賢　崔呈秀　客氏

刑部等衙門

題爲遵

旨會議事河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本部等衙門題前事抄部送司該本司署司事主事楊鳳翥同本司主事袁文新王汝受會同湖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東道監察

御史吳尚默大理寺左寺正何京右寺副喻思愷貴州清吏司署司事福建清吏司員外郎康承祖會議得犯人三名一口魏忠賢年六十歲係直隸河間府肅寧縣人係淨身男子于萬曆年間選入　皇城歷轉司禮監太監總督東廠官旗辦事客氏年四十八歲係定興縣人侯二妻選乳進　內封奉聖夫人崔呈秀年五十五歲係順天府薊州人中萬曆癸丑進士歷任兵部尚書該魏忠賢先存冒爵寧國公今問斬已處決任魏良卿客氏先存冒濫都督今問斬已處決男侯國興崔呈秀在官男崔鐸各前後招稱魏忠賢平生狡險異常先年伏侍

先帝青宮比小慇懃巧結寵愛躡

登大寶廁身禁密就不合跳掌東廠印信恣意作惡又不合串合阿乳客氏關通線索百般

煽惑任意出入

詔旨宮闈外廷事權隻手握定敢有觸忤應時殄滅又不合嗔怒左都御史楊漣等同工部郎中萬燝露章交攻罪惡先將萬燝矯

旨廷杖一百棍爪牙內監多人擁門揪髮棍毆錐刺不日身死錯制九卿科道緘口吞聲廣布番四處捉打事件無端風聞小事動輒擅用數百斤大枷立枷九門處枷死不下百

十餘人、復遣緹騎逮繫楊漣、左光斗、周朝瑞、
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王之寀、周宗建、繆昌
期、夏之令等、着令錦衣衛田爾耕、鎮撫司許
顯純等、非刑酷拷、羅織成招、先後斃命、身無
完膚、備極慘毒、又唆蘇杭織造府心腹內監
李實、揑疏參論都御史高攀龍、巡撫周起元、
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飛遣驍悍、激變地
方、高攀龍投水身死、起元等四命刑斃
詔獄、又將無影詩句、逮繫揚州府知府劉鐸、百
計誣害、密串腹弁張體乾、谷應選、飄空揑坐
呪咀、斬絞立殺五命、又將番役搜拏顧同寅、
孫文豸、舊書詩章內、有譏諷忠賢字樣、硬坐
妖書梟斬、又誘吳養春義男首訐黃山課稅、
坐陷養春全家斃獄、又將吏部尚書等官張
問達等揑坐贓私追比、又將守法無罪官員
耿如杞、唐紹堯等、無辜逮問、坐贓懸罪、又串

客氏、索取
皇親張國紀米石不遂、揑占皇店、將國紀家人
立枷、斃死數命、多方搖動
中宮、竟唆腹黨劉志選、梁夢環、誣劾國紀、徑逐
回籍致遣
國母憂憤、恃忠賢兇狠熾發、日嗾捕弁楊寰、孫
雲鶴、將平民憑空捉拏、斬絞立枷、致死千命、
惡焰熏天震動　宮闈、爲因客氏悍妬、與
懷寧公主母　成妃李貴人及　裕妃張貴
人不睦、忠賢誠恐　二妃漏泄奸詭事情、不
思　主母分尊、輙敢大逆不道、欺瞞
先帝、耶將矯傳假
旨、將　成妃革奪　裕妃逼令自盡、冤慘彌天、
又不合借名內操、身典禁兵、蓄養死士千餘、
陰謀不軌、擅將山海宣大等處鎮設立心腹
內監、數十員、役鎮守、所有咽喉地方、兵馬錢

糧漕運、處處布置私人李明道等、便其呼應
又不合同客氏將、內府財物、乘輿服御、及
祖宗朝歷代傳國鎮庫奇珍異寶、令伊侄魏良
卿與客氏男侯國興搬盜一空、堆積私家、塡
屋充棟、見奉
旨抄沒各城陸續進 內、冊籍可據、又假
旨傳客氏蔭子、部擬一蔭、尚嫌其少、再添一蔭、
北崔呈秀先任淮揚巡鹽御史貪汚、被先任

左都御史高攀龍參論罷職、勘問追贓、聞得
魏忠賢專權擅政、亦不合靑衣小帽、哀求庇
飾、即將
旨召復原官、又不合故違交結近侍律、奴顏婢
膝、結拜忠賢爲義父、身爲義子、尊稱忠賢爲
公祖爺等名號、出入 禁闥、招權納賄、引用
匪人、把持 朝政、謀洩私怨、與忠賢計殺高
攀龍等多命、假借門戶名色、排陷善類、重則

辟遣、輕則削奪、以背後譏議、怨吏部郞中蔡
繼歐、嚇令自縊、以布政丘志充買官銀三千、
誣卸之禮部尚書李思誠、削籍追贓、抱冤莫
訴、貪緣巡視工程、驟躐工部尚書、兼銜左都
御史、訃聞母憂、不肯回籍奔喪、機乘
先帝彌留、兵部員缺、不繇會推、藉忠賢矯
旨陞補、又不合將今革任未到官伊弟崔凝秀、
冒陞浙江總兵、又將先存今故娼賤樂戶蕭

惟中、濫推
欽點密雲車營都司、呈秀兄弟奸黨中外、掌握
兵權、要做忠賢外應、先期安排串令、別案問
斬孫如洌、曹代何等、稱頌忠賢功德、剏建生
祠、僭與文廟並峙、傾動海內人心、又令其腹
黨參將蕭廷桂、爲天津守祠官、遊擊錢雷乾、
爲河間府守祠官、都司張夢吉爲蘇州守祠
百戶、沈尚文爲浙江守祠官、到處獻媚、勞民

傷財動費百萬有忠賢孽任魏良卿初授錦
衣衛指揮歷陞都督冐封肅寧侯伯尋冐太
師寧國公敞建府第廣撥庄田須給　誥券
又將伊任四歲乳臭魏良棟冐封太子太保
東安侯三歲乳臭魏鵬翼冐封太子少師安
平伯魏志德都督同知魏希舜左都督魏希
孔世襲左都督魏撫民尚寶司卿魏希孟世
襲指揮同知伊親楊文冐太子太保左都督
楊瀧昌都督僉事馮繼先都督同知傅之琮
都督同知董芳名都督僉事楊昌祚都指揮
使王祿都指揮使俱皆習支俸祿輒敢勒石
立碑安豎司禮監公署心猶未厭又嗾使腹
黨豐城侯李承祚疏請比徐達例封兩公世
爵崔呈秀在官長男崔鐸冐廁生員倖中順
天鄉試又將在官次男崔鉉濫授錦衣衛指
揮使三男崔鑰濫廕錦衣衛指揮僉事猶復
籍口叙功等項名色與忠賢冐濫廕襲恩賞
不計其數種種不法惡跡貫盈隨該禮科都
給事中吳弘業雲南道監察御史楊維垣前
後交章參劾該兵部接出
聖諭朕御極以來深思治理乃有逆惡魏忠賢
擅竊國柄蠹蝕內帑誣陷忠直草菅多命很
如虎狼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巳從輕降發
鳳陽列巨惡不思自懲輒敢將素蓄亾命之
徒身帶兇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
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旗前去扭
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着各該
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從羣
奸即時擒拏具奏勿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
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
衙門遵行特諭欽此欽遵又該司禮監傳出
聖諭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

位之烱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憝、與至
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
罪狀、其已洞悉、竊思
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
國、以酬隆遇、專一逞私植黨、怙惡作奸、盜弄
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畧數其桀、將
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至今
含冤未雪、威逼已封裕妃張氏、立致捐生、雖
歿九泉、其目未瞑、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臣、
羅織削奪、慘毒備至、又復串同心腹酷刑、嚴
拷誣捏贓私、立斃多命、他若謇諤痛于杖下、
柔良枯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奸惡
乃身受三爵、並崇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
同客氏、表裏為奸、當
先帝彌留之時、猶復叨恩晉秩、無有紀極、今賴
祖宗在天之靈、海內蒼赤有幸、天厭巨惡、神奪
其鬼、二犯罪狀次第畢露、朕又思忠賢等、不
止窺攘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庫貯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朋比
盜竊、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乃爾、本當寸
磔、念　梓宮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
著錦衣衛會同五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
將一應家貲莊田及違禁等物、盡數籍沒入
官、逐件從實開列來看、其原籍違式服舍等
項、着落有司清查的確具奏、如有隱匿朦蔽
等情、許據實糾參、一併連坐、亦有不得株累
無辜、其冒濫弟侄親屬、俱發烟瘴地面永遠
充軍、嗚呼、大奸䏏距、國典用章、事麗于辟、情
罪允孚、特諭、欽此、欽遵、又該吏部等衙門太
子太師尚書等官房壯麗等　題為遵
旨會勘事、奉
聖旨、逆黨崔呈秀負國忘親、通內擅權、雖歿尚

有餘辜，着法司按律確擬，纂著其罪，以垂承戒。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又該刑部等衙門太子太傅尚書等官蘇茂相等　題為遵
旨會議事，奉
聖旨：奸惡魏忠賢串通逆婦客氏，恣威擅權，逼死裕妃、馮貴人，矯旨革奪成妃名號，慘毒異常，神人共憤，朕與昭雪復號，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其戕害縉紳，盜匿珍寶，未易枚舉，皆繇崔呈秀表裏為奸，包藏禍心，謀為不軌，仰賴宗社有福，陰謀隨破，二兇天殛，人心差快。乃五虎李夔龍等，附權驟擢，機鋒勢焰，赫奕逼人，五彪田爾耕等，受指怙威，殺人草菅，幽囹纍囚，沉冤莫白，其元兇客氏、魏忠賢、崔呈秀，早定爰書，虎彪俱照各官前後參疏，着法司再行依律擬罪，以伸國法。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撥到[illegible]河南司。又該保定撫

按挐解逃犯魏志德、魏良棟等，到部批送貴州司收問間，又該順天撫按奏稱，蕭惟中病故，緣繇在案。隨該本司牌行薊州，提解崔呈秀冒濫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次子崔鐸到司，該本司呈堂移咨都察院，照會大理寺，請官會審，間蒙批河南司會同貴州司奉此，案呈本部，咨行都察院，照會大理寺，委官去，隨准都察院劄委湖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尚默，大理寺劄委左寺正何京、右寺副喻思慥各職名前來，該本司署司事主事楊鳳翥同本司主事袁文新、王汝受，會同湖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尚默，大理寺左寺正何京、右寺副喻思慥、貴州司署司事福建司員外郎康承祖，行提魏良棟等，并崔鐸一干人犯，於都城隍廟，逐一研審各犯，與招，魏良卿等，初招無異，會

議得魏忠賢掃除官奴客氏輿臺猥婢也二
徼尾蹕之寵親臣自命一侍青宮之愛祢姆
爲功忠賢藉客氏以窺伺禁闥客氏藉忠賢
以立威外庭于是謀合連環奸同狼狽怙勢
美權無所不至口傳　詔旨手握斜封逢之
則富貴立得犯之則玉石俱焚寒諫諍之路
伏馬不留杜指摘之門威昵頻煎緹騎四出
海宇驛騷幾成反汗之勢鉗網橫加忠良駢

首顱結飛霜之慘寶玉大弓盜歸私室鋼符
鐵券盡付傭奴甚且嬙華貴嬪且逼死賢妃
甚且搖動
中宮罪狀如斯已不勝誅矣乃名位過于尚父
祠宇逼於素王忠賢之無將也　冊號雖曰
奉聖擅寵幾於耦尊客氏之無等也借操練
之名乘釁瑕於肘腋假整飭之說擁重鎮於
要津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如

聖諭所云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兇刃不勝其數
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此其包藏禍心尤爲叵
測豈臣子所忍言耶昔趙高煽虐不聞倚長
舌之奸王經恃恩未見腊刑餘之毒此二兇
者陰謀相濟幾令
廟社危疑逆惡並逞已見神天震怒干紀犯順
罪莫大焉信稱千古之窮奇允當一朝而並
磔者也合引謀大逆律二犯同謀凌遲處死

崔呈秀梟獍其心犬豕其行士類比爲蹠蹻
班行稱爲猾狢始以呈身入幕暫寬饕餮之
誅繼而蒙面還臺益肆炰烋之氣借門戶之
混名剪除異己仰逆璫之鼻息引用壬人奔
競自是而成風讒亮因之而避色苞苴充斥
肺腑昏迷請托公行紀綱掃地踞柏臺之長
箝制言官擅樞密之尊把持軍府金穴擬郭
況之藏豪奢丐鄧通之寵呼吸潛通於禁地

犨笑必窺、線索暗度於掖庭、威福立見、斯為
乞靈播惡之尤矣、夫非稱功頌德之首、獻母
炊不聞、濁亂數年之　朝政、兒舉作孽、驚惶
一世之人心、人知呈秀之蹤跡醜形、見忠賢
而畢露、而不知忠賢之兇鋒毒焰、因呈秀而
益張也、虎噬冤云盜貫、雖經猶未蔽辜、相應
比照交結近侍官員律斬、至如魏良棟、魏鵬
翼、魏志德、魏希舜、魏希孔、楊文昌、魏撫民、楊

徹昌、馮繼先、傅之琮、董芳名、楊祚昌、王祿、魏
希孟、一十四名、身同廝養、纖毫無効於公家、
冠類沐猴、恩靡濫膺於下賤、碑名臚列、逆惡
彌彰、又如崔鐸自為敗種、名玷賢書、席權勢
而幾諫不聞、受豢養而改圖安在、崔鐙、崔鑰
黃口孺子、冐濫錦衣、逆孽之禍未央、厚毒之
報甚速、以上各犯貪緣有禁、投畀何疑、俱應
仰遵

聖諭、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第其中魏良棟、年
僅四歲、魏鵬翼年僅三歲、崔鐙年僅七歲、崔
鑰年僅三歲、蒙蒙未視、貿貿無知、加之世襲、
忽若富貴之逼人、惟彼元兇寔害無辜之赤
子、倘於此四犯者、憫彼無知、寬其一面、是尤
聖朝浩蕩之仁、施于法外、非臣等所敢輕議也、
將魏志德等取問罪犯十七名、魏志德年六
十五歲、魏良棟年四歲、魏鵬翼年三歲、魏希

舜年二十一歲、魏希孔年三十一歲、魏撫民
年十一歲、魏希孟年十二歲、楊文昌年十六
歲、楊徹昌年十二歲、楊祚昌年九歲、馮繼先
年十九歲、傅之琮年十二歲、董芳名年九歲、
王祿年三十歲、俱係河間府肅寧縣人、崔鐸
年二十五歲、崔鐙年七歲、崔鑰年三歲、俱順
天府薊州人、各招同、議得魏忠賢等所犯、魏
忠賢客氏、俱依謀大逆者律、皆凌遲處死、決

不待時崔呈秀依諸衙門官與內官交結黃緣作弊扶同奏啓者律斬魏志德魏良棟魏鵬翼魏希舜魏希孔魏撫民魏希孟楊文昌揚徹昌楊祚昌馮繼先傅之琮董芳名王祿崔鐸崔鎔崔鑰俱係冒濫弟侄親族各遵
明旨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招送兵部定衛拘僉妻解發遣照出魏忠賢崔呈秀俱已自縊魏忠賢仍應戮屍凌遲崔呈秀仍應斬首

合行原籍各撫按於河間府及薊州各行刑
客氏身屍無憑查戮聽候
明旨發落未到崔凝秀候
旨另結魏志德等逼取批迴附卷餘無照該本司會同道寺等官將逆犯魏忠賢等各招罪議擬明白并將魏志德崔鐸等行提前來問擬各前罪案呈到部該臣等會同太子太傅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曹思誠大理寺署寺事

左少卿臣姚士慎等魏忠賢等議擬前招并審魏志德崔鐸等各招前情明白會看得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況刀鋸之餘役乎魏忠賢挾
先帝寵靈箝制中外交結客氏睥睨宮闈其大者如嗔怒張國紀則立枷而殺數命且連縱鷹犬必搖動乎
中宮私憾　成妃　裕妃則矯詔而革封御至

權抑難堪竟甘心于非命夫且不知上有
君父矣其于臣僚何有於是言官疚杖大臣疚獄守臣疚於市曹緹騎四出道路驚魂告密一開都民重足生祠遍海內半割素王之宮諛頌滿公車如同新莽之世
至尊在上而自命尚公開國何勳而數分茅土尚嫌無耻之穢侯欲驕九命疊出心腹之內黨遍踞雄邊至于出入禁門陳兵自衛戰焉

亦士充滿私家此則路人知司馬之心蓄謀
非指鹿之下者也天討首加寸磔爲快客氏
妖蠱食月翼虎生風
輦上聲息必聞禁中揺手相戒使
國母常懐乎憂憤致二妃久抱乎沉寃且
先帝彌留之旦詐傳麼子尚以一爲嫌私藏見
籍之贓絶代珍奇皆出　尚方之積通天是
罪盜國難容崔呈秀則人類鴟鴞衣冠狗彘
誰無母子而金緋蟒玉恐不奔喪自有親父
而俾嫌奴顏作閹乾子握中樞而推弟總鎭
兵柄盡出其家門位司馬而仍總蘭臺立威
欲箝乎言路睚眦之佹必報威福之焰日薰
總憲夙佹追爲池中之鬼銓部乍嚇驚懸梁
上之繯凡逆豎之屠僇士紳皆本犯之預謀
帷幄選娼挾妓歌舞達于朝昏鬻爵賣官黃
金高于北斗假山冰泮遊釜魂銷雖已幽伏

于鬼誅仍當明章于　國法其餘魏良棟魏
鵬翼魏志德等十四名及崔鐸崔鍹崔鑰等
或赤身徂獪或黃口嬰兒濟惡而玷賢書無
功而嬰世爵均應投于荒裔以大快夫羣情
既經該司會同道寺等官議擬前來相應題
請合候
命下本部將逆犯魏忠賢崔呈秀行原籍撫按
魏忠賢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于薊州
斬首各行刑訖撫按具本奏
聞客氏身屍併請　勅示發落仍將問過罪案
刋定爰書頒布中外曉諭其魏志德等俱遵
照前旨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各犯
誥命通行追奪奏繳內魏良棟魏鵬翼崔鍹崔
鑰四名統候
聖明裁奪施行緣係逆犯早定爰書事理臣等
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正月二十六日具

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覽奏逆惡魏忠賢掃除廝役憑籍寵靈睥睨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公盜帑弄兵陰謀不軌串同逆婦客氏傳遞聲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奸閹無君無親朋攘威福之權大開搢紳之禍無將之誅國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

撫按魏忠賢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于薊州斬首其客氏身屍亦着查出斬首示衆仍將爰書刊布中外曉諭以為奸惡亂政之戒魏志德等俱依前旨發烟瘴充軍誥命槩行追奪其魏良棟魏鵬翼崔鐸崔鑰既係孩稚無知准釋以彰朝廷法外之仁

玉鏡新譚卷之九後

爰書　魏良卿　侯國興　崔鐸
客光先　楊六奇　客璠

刑部等衙門

題爲欽奉

聖諭事貴州山西清吏司案呈奉部送准錦衣衛恭送犯人魏良卿等到部送司該貴州司署司事河南清吏司主事楊鳳翥會同掌貴州道事太僕寺少卿仍管監察御史事李思

啓掌山西道事太僕寺少卿仍管監察御史事李應薦太理寺左寺正何京山西清吏司郎中徐士俊湖廣清吏司郎中徐維藩四川清吏司主事康承祖會審得一名魏良卿年三十歲直隷河間府肅寧縣人狀招良卿先存今自縊死伯魏忠賢存日係淨身男子于萬曆十七年選入　皇城歷改司禮監太監至天啓元年間

先帝以魏忠賢左右微勞　寵授總督東廠官旗辦事不思盡忠報　國廼密串先存今故奉聖夫人客氏表裏爲奸招權納賄專以生殺予奪寵單一世有露章攻己者羅織贓罪逮繫詔獄有守正拂己者故揑門戶盡行削奪擅用立枷廣開告密醜害無辜多命日與姦黨崔呈秀潛謀妄謂親任當享大貴徼

旨爵封國公其侯伯以下冒濫官爵不計其數

兵樞政柄以及顯要衙門悉畀私人內使紛紛四出天下兵馬錢粮漕運咽喉盡歸其手蓄養死士身典禁兵伏戎肘腋甚至淩逼宮闈將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　旨革奪又威逼已封　裕妃張氏致死仍囑腹黨首創生祠稱頌功德天下人心共爲切齒比良卿係忠賢親侄自應守死不從爲是就不合朋奸煽惡良卿初係納粟中書揑作以文

攺武、濫襲錦衣衛指揮使都督等官、晉封公
爵、勒索　誥券、取　旨如寄、不思非分已極、
罪在不赦、又不合大張天膽、將
祖
宗內府、二百餘年蓄積、庫貯傳國奇珍異寶、
金銀等物、通同盜出一空、當未蒙籍沒之先、
用大騾車六輛、并犢夫無數、每日夜搬運寧
府、家眷家貲、移于椿樹衚衕、燈市街、潛藏寓
住、係未到官內官不知名李掌家、王掌家、高
掌家、押運、其餘分藏別宅、又有客氏在官男
侯國興、冒濫都督僉事、亦不合見客氏與魏
忠賢瞎通線索、無計不遂、輒與良卿同謀、肆
行串盜、并內府服御珍寶、遞匿私室、堆積如
山、難以枚舉、見今追出、陸續進　內、並有各
城抄沒贓私冊籍可查、又有客氏在官弟客
光先、侄客璠各不合冒濫　恩廕都督同知、
錦衣衛指揮使、客光先冒領俸薪、自泰昌元
年十月內起至天啓七年十月止、客璠冒領
俸薪、自天啓八月起至今十月止、又有魏忠
賢侄婿在官楊六奇、不合冒濫　恩廕、左都
督、冒領俸薪、自天啓五年二月起至七年十
月止、又不合于本年十一月內、令在官家人
張山、王二、將衣被椅卓等項、用車裝回、行至
蘆溝橋、被南城兵馬司吏目胡拱辰、拏獲呈
解本城王御史、將衣被等物、見在變價助餉、
又有在官孫司房、即孫應奇、韓長班、即韓翼、
馬科各不合故違誆騙財物、計贓犯該徒罪
以上、發邊衛充軍、情重者仍枷號三個月、發
遣事例、乘機挾詐銀二百八十二兩、侵匿在
家、已經追出、進內、比應奇等三人、又將良卿
貲財十箱、同未到官傳長班、及先存今故寄
師傅、即應逢春、各不合聽從押送、至在官范
戚畹、即都督同知范守仁家內、比范守仁亦

不合明知帑物容留窩頓旋復呈首在官隨
該北城掌印兵馬熊胤豐密禀楊御史將各
犯并所寄范守仁貲財逐箱查明有未到官
僧浴光原領魏忠賢元寶五百餘錠不知所
作何事等因開列具　奏題
欽依逆孽魏良卿等上侵府藏下剝民脂家貲
法當沒入豈容匿寄諸黨所奏既有的據着
差去內外各官將本內有名人犯速行拘究

僧浴光着行嚴緝務在必獲其原籍肅寧縣
家產着彼處撫按官嚴加封固查明從實具
奏如有容隱一體治罪該衙門知道欽此隨
該兵部接出
聖諭朕御極以來深思治理乃有逆惡魏忠賢
擅竊國柄蠱盡內帑誣陷忠直草菅多命狠
如虎狼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發
鳳陽矧巨惡不思自懲輒敢將素蓄亡命之

徒身帶兇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
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旗前去扭
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着各該
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從群
奸即時擒拿具奏勿得縱容遺患若有踈虞
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
衙門遵行特諭欽此隨該錦衣衛千戶吳國
安題　稱賫捧

駕帖於初七日偶聞途路行人傳說魏忠賢前
途阜城縣地方于初六日在店半夜自縊身
死星馳到縣該本縣知縣楊葆和審稱魏忠
賢于初六日南關宿歇在店與同來內臣李
朝卿並自縊身死遺下行李本縣鎖封看守
跟役俱各逃走隨押內官康昇李朝卿家人
六十兒并店主騾夫俱各拿獲監禁其魏忠
賢并李朝卿身屍二軀責令看守除巡按卓

御史具題外題奉
欽依逆惡魏忠賢及李朝卿縊死既眞該縣相
視明白姑與掩埋其行李解送河間府同籍
沒家產一併具奏隨押內官康昇着解來司
禮監究問家人六十兒店主騾夫審無別情
即與釋放該部院知道欽此又該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卓邁題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魏忠賢縊死果否正身嚴查
明白具奏欽此又該司禮監傳出
聖諭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
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憝典至
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
罪狀具已洞悉切思
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
國以酬隆遇專以逞私植黨怙惡作奸盜弄
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略數其槩將

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至今
含冤未洩威逼已封裕妃張氏立致弃生雖
死九泉其目未瞑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臣
羅織削奪慘毒備至又復串同心腹酷刑嚴
拷誣揑贓私立斃多命他若蹇謇痛于杖下
柔良若干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奸惡
乃身受三爵並崇王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
同客氏表裏爲奸當
先帝彌留之時猶復叨恩晉秩無有紀極今賴
祖宗在天之靈海內蒼赤有幸天厭巨惡神奪
其魄二犯罪狀次第畢露朕又思忠賢等不
止竊攘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庫貯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朋比
盜竊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乃爾本當寸
磔念　梓宮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
着錦衣衛會同五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

將一應家貲莊田及違禁等物盡數籍沒入
官逐件從實開列來看其原籍違式服舍等
項着落有司清查的確具奏如有隱匿朦蔽
等情許據實糾參一併連坐亦不得株累無
辜其屬濫弟侄親屬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
軍嗚呼大奸脫距國典用章事麗于辟情罪
允乎特諭欽此隨該錦衣衛先將魏良卿侯
國興客光先客璠拿獲其魏良棟等一應冐

濫弟侄親屬俱于未奉
旨之先已經潛逊等因于十二月廿八日題奉
欽依是奸孽魏良卿等着送法司從重擬罪其
未獲魏良棟等鄉案院移文彼處撫按并緝
事衙門嚴行訪拏務在必獲以正國法該部
院知道欽此該經歷司將良卿等開送到部
奉批貴州司行收問間又蒙批貴州司與山
西司會審該本司署司事河南司主事楊鳳

翥看係奸逆異常事干重大呈請三法司會
審案呈本部咨行都察院照委大理寺委官
去後隨准都察院劄委掌貴州道事太僕寺
卿仍管監察御史事李思啓掌山西道事太
僕寺少卿仍管監察御史事李應薦大理寺
劄委左寺正何京各職名前來又該御史楊
維垣題奉　欽依逆孽魏良卿家貲既奉
旨籍沒豈容隱匿窩藏這本內有名人犯着法

司擬罪浴光原領銀十萬兩修理巨馬橋用
過一萬四千兩其八萬六千兩已經內庫查
收訖浴光及趙萬年等無干的釋放餘依變
價進來該衙門知道欽此將范守仁開送到
部間又該巡視南城貴州道監察御史王會
圖捉獲魏忠賢親屬左都督楊六奇題奉
欽依覽奏魏良卿楊六奇等既係魏忠賢族戚
豈容寬貸着究贓外即行收捕遣戍崔呈秀

贓私尚多、還着嚴訊崔鐸追解、并將的胄濫
親族究遣、楊楝朝等、着行吏部議用、該部知
道、欽此、隨該兵馬司將楊六奇呈解前來、復
奉堂批添徐郎中康主事、一同會審、送司該
署司事河南司主事楊鳳翥、會同掌貴州道
事太僕寺卿李思啓、掌山西道事太僕寺少
卿李應薦、大理寺左寺正何京、本部山西司
郎中徐士俊、湖廣司郎中徐維藩、四川司主
事康承祖、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于都城隍
廟內、行提良卿等一干人犯、再三隔別研審、
各供前情明白、其魏忠賢客氏未到、弟侄親
屬都督同知魏志德、都督僉事魏希堯、魏希
舜、魏希孔、魏良才、楊祚昌、董芳名、都督同知
馮繼先、左都督楊文昌、都督同知傅之琮、太
子太傅傅應星、都指揮使魏良棟、魏良輔、楊
祚昌、王選、王祿、指揮同知魏希孟、魏鵬程、指
揮僉事魏良弼、正千戶魏釗、客太平、指揮使
侯國臣、原任尚寶司卿魏撫民、及崔呈秀子
崔鐸等、係一面咨提到日、逐名審究、另結除
魏忠賢逆惡滔天、得全首領以死、法宜弔屍
寸戮、以正厥辜、應候
聖旨處分外、會看得魏良卿、袁菜傭耳、因緣賊
伯逆璫、備在權閹近族、倚城憑社、肆行狐鼠
之奸、胙土分茅、妄受貂蟬之貴、乃又密連妖
婦、結阿保作爲冰山、深搆國與盜內藏、俱成
金穴、天邊魁柄既落元兇之主張、家裏機關
盡是二祟之簸弄、惡難罄竹、罪甚滔天、幸
宗社之有靈、值
聖明之獨斷、逆璫立剪、旋正天誅、厥孽被擒、蚤
彰　國憲、駢首就戮、免遺山河帶礪之羞、暴
屍示懲、庶洩天地神人之憤、所當將良卿、侯
國興、俱合依盜　內府財物者律、照例係

乘輿服御物者作眞犯罪合斬、決不待時、其
客光先、客璠、楊六奇、或以保母猶子、託影嚮
于 宮闈、或以異姓養兒、聯肺腑于婦寺、衣
緋橫玉、揚揚旁若無人、席寵府辜赫赫室徧
有鬼業已奉有
明旨、查亦與律例相符、所當將客光先、客璠、楊
六奇、合依異姓買襲之人、比照乞養子冒襲
律、發邊衛充軍、仍遵
新旨、發烟瘴地面、各永遠充軍、其范守仁誼切
椒房、不斷葛藤之逆豎、情迷叢假、暫收豺虎
之遺貲、已比匪人之傷、未經染指、猶悛怙終
之戒、旋即首官、情既可原、罪宜末減、所當照
強盜窩主不行、又不分贓律、減徒三年、准贖
革職、其孫應奇、馬科、韓翼、狐假虎威、儼然獨
尊于百獸、鷹將兎逐、定知播惡千衆、生定罪
以贓、據情合律、所當俱依詐欺官司、以取財
物計贓、引例、俱發邊衛充軍終身、枷號二個
月、發遣、張山、王二、審係僱工搬運、相應杖懲、
令蒙取問罪犯結、得每銀一兩、值鈔八十貫、
招結是實、十名、侯國興、年十八歲、宛平縣人、
客光先、年四十一歲、客璠、年十二歲、俱定興
縣人、范守仁、年十八歲、河間府人、孫應奇、年
三十二歲、馬科、年三十八歲、俱大興縣人、韓
翼、年二十七歲、宛平縣人、楊六奇、年四十歲、
肅寧縣人、張山、年二十七歲、王二、年二十三
歲、俱肅寧縣人、各招同、一議得魏良卿等所
犯、魏良卿除文官非有大功勳輒封公爵之
人、秋後處斬、律不坐外、與侯國興俱合依盜
內府財物者律、照例盜乘輿服御物者作眞
犯死罪、各斬、決不待時、客光先、客璠、楊六奇、
俱奉 旨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范守仁比
依強盜窩主不行、又不分贓律、杖一百、流三

千里孫應奇馬科韓翼俱依許欺官私以取財者計贓准竊盜論充軍俱一百二十貫罪止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張山王二俱合依不應得為而為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范守仁等俱有 大誥減等范守仁孫應奇馬科韓翼各杖一百徒三年張山王二各杖七十審張山王二係民審無力范守仁係都督同知孫應奇馬科韓翼俱民各照例孫應奇馬科韓翼各枷號二個月滿日與客光先客璠楊六奇俱招送兵部定發客光先客璠楊六奇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孫應奇馬科韓翼俱發邊衛充軍終身各拘僉妻解發遣范守仁運灰贖罪完日革職為民當差張山王二的決完日各發落寧家一照出魏良卿侯國興俱重刑客光先客璠楊六奇孫應奇馬科韓翼俱軍罪各免紙范守仁官紙一分折價銀

三錢六分張山王二各民紙一分各折價銀二錢一分俱付南西司范守仁該運灰三萬六千斤贖罪折價銀三十七兩六錢付湖廣司各上納作正支銷客光先客璠楊六奇冒食俸薪應行該原領衙門俱依年月日期照數查追還官赴戶工二部支納其楊六奇衣被卓椅等物聽該城變價助餉通行交納取實收附卷仍追取魏良卿 誥券及侯國興客光先客璠楊六奇范守仁各 誥命進內繳毀其未獲魏良楝及各冒濫弟侄人等咨行撫按及緝事衙門嚴提到日另結餘無照卷查先該錦衣衛掌衛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鄭士毅等題為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是奸孽魏良卿等着送法司從重擬罪其未獲魏良楝等都察院移文彼處撫按并諸

事衙門嚴行訪拿，務在必獲，以正國法。該部院知道。欽此。又該司禮監秉筆太監等官張邦詔等，題爲急請
明旨處分事。奉
聖旨，逆孽魏良卿家貲，既奉
旨籍沒，豈容隱匿寄藏，這本内有名人犯，着法司擬罪。浴光原領銀十萬兩，修理巨馬橋，用過一萬四千兩，其八萬六千兩，已經内庫查收訖，浴光及趙萬年等，無干的釋放，餘依擬價進來。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巡視南城貴州道監察御史王會圖，題爲逆閹已服　天誅，附逆朋奸，難容免脫，幽究業徵　電鑒，援幽　盛典，宜及鴻寘，仰祈
聖明俯採末議，以肅王章，以維國運事。題奉
聖旨，覽奏，魏良卿、楊六奇等，既係魏忠賢族戚，豈容寬貸，着究贓外，即行收捕，遣戍。崔呈秀贓私尚多，還着嚴訊。崔鐸追解，并將的冒濫親族，究遣。楊朝棟等，着行吏部議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該本司會同道寺各司等官，將犯人魏良卿等，問擬各前罪案，呈到部。該臣等會同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曹思誠、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大理寺卿事臣張九德等，將犯人魏良卿等，覆加嚴審。前情明白，會看得魏良卿，市井傭奴，逆璫猶子，值忠賢竊柄之日，膽大包天，乘爵賞闇奸之秋，焰張蓋世，靦顏五等，有何汗馬微勳，冒爵上公，已犯刑書重辟，猶且内結妖姏，表裏爲奸，外構國典，朋比共濟，盜内藏以歸私囊，則竊寶竊珍，隱然有竊國之勢，視　祖制有如弁髦，則無章無法，居然有無　上之心，幸遇
皇上憲天爲刑，既究四兇之罪，與衆共棄，宜昭

兩觀之誅。一洗河山帶礪之羞。大快天地神人之憤。所當照除文官非有大功勳輒封公爵之人秋後處斬律不坐外。與侯國與俱合依盜 內府財物者律照例盜 乘輿服御物者作眞犯死罪各斬決不待時。客光先客璠楊六奇。或以妖婦從倖。或以異姓假兒。依附婦寺。咸張灼日之威。橫行都城。共作滔天之惡。績貂並坐。不異沐猴而冠。擇食磨牙。何啻傳虎之翼。所當俱奉

旨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范守仁旣係戚里。宜守朝常。乃托足閹門。罔顧三尺之森布。舐涎豪餌。妄意五侯之餘波。但未經染指。隨即首官。尚戒怙終。宜從末減。孫應奇馬科蔡翼。魑魅魎悉屬渠魁之爪牙。蠹蝕螟蝗。惟剝衆生之膏髓。計贓論罪。依律擬刑。張山王二。但知傭力以餬口。蟻得食而群趨。原非托身于叢祠。狐假虎而售詐。相應懲杖。旣經該道寺司問擬前來。相應題 請。合候

命下本部將各犯依律正罪施行。緣係欽奉

聖諭從重擬罪人犯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天啓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題

二十日奉

聖旨。是。魏良卿市井傭販。爵月上公。全恃妖婦

逆璫表裏交構。僭竊無等。陰謀叵測。與廣國與旣問擬的確。着會官處決。客光先客璠楊六奇姑着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餘依擬

爰書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蘇茂相等謹題爲奸弁媚權殺人之狀自供甚悉謹據原揭奏聞仰祈
聖斷立賜誅戮以雪奇冤以定逼內之罪案事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管工科都給事中事郭興言題奉
欽依該本部署部事原任右侍郎李若珪覆題前事復奉
欽依通抄到部送司該本司郎中范汝梓員外郎申用嘉會同江西道掌道事監察御史周昌晉大理寺右寺右寺副喻思恂會問得一名張體乾年六十二歲係府軍後衛後所副千戶原籍山西太原府人有一世祖張大于洪武元年充和陽衛軍老疾二世祖張家兒

係長男代役于洪武二十三年收捕乃兒百花有功陞總旗于洪武三十四年藁城大戰陣亾無子二世祖張友係親弟于永樂十年征進土喇河半壁山等處有功陞副千戶故三世祖張敬沿襲俱故至體乾承襲前職狀招體乾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科中式會試武舉除平虜城守備歷陞今職值魏忠賢當道勢焰熏天體乾不合懷心獻媚于天啓六年八月初二日據在官西南把總谷應選報稱有刑部緣事先存今决故知府劉鐸先存今决故家人劉福身藏銀二百五十兩進彰義門被先存今監故假番趙三等獲住挾詐銀一百五十兩有劉鐸先存今决故親彭文炳具告南城內獲間致被在官捕番孫守貴將劉福趙三巡捉到官比時體乾心知魏忠賢素恨劉鐸不合乘機嚴刑拷逼劉福誣招

家主劉鐸、賄買先存今决故術士方景陽、行
術咀呪魏忠賢情詞、體乾藉此邀功、希圖超
陞富貴、故向東厰刑官處會、取厰役一人來
認明使、魏忠賢聞知、體乾即令谷應選緝拏
方景陽等、谷應選不合故違誣告人因而致
死若被誣之人、委係平人、比因誣告人因而
致死者、紋罪事例、同謀依從體乾布置誣揑
行術符呪令牌等物前來、體乾隨不合將方
景陽等、非刑苦拷、逼令妄招、始終不曾與劉
鐸面質、羅織情由、立定罪案、于天啓六年八
月初六日、
題爲神奸賄囑左道、術害重臣、伏乞
聖明丞正
國典、以剪人妖、以昭天理事、隨奉
欽依劉鐸居間擬戍、又賄囑妖人鎮魘咀呪重
臣、并妖犯方景陽、曾雲龍、彭文炳、家人辛雲、

劉福等、都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嚴行究問
具奏、其書用李理清隨審、欽此、隨該錦衣衛
將劉鐸方景陽等、綁送北鎮撫司、打問成招、
于天啓六年八月初十日具題、十一日奉
欽依劉鐸賦性奸貪、設心險毒、旣以營謀擬戍、
復圖鎮魘重臣、方景陽因妄殺妻、已干大辟、
今又肆行邪術、咀呪與妖、一干人犯、都送刑
部從重擬罪、張體乾緝捕有功、陞都督同知、
把總谷應選加陞參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參
將中軍等官、着兵部照例優叙、該部知道、欽
此、將劉鐸等、一干人犯解部道司、該本司原
任郎中高默、會同原任湖廣司員外郎徐日
葵、原任福建司主事陳振豪、原任山東司主
事湯本沛、問擬劉鐸、合依書符呪水左道爲
首者律紋、秋後處决、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
合依爲從者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減等徒

罪辛雲合依不應事理減等杖罪具招呈
堂隨該原任刑部尚書薛貞于天啓六年八
月二十日具題二十一日奉
欽依劉鐸左道典妖罪上加罪擬絞未盡厥辜
曾雲龍彭文炳劉福辛雲明係同謀豈止徒
杖司官高默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不遵
堂批徇情賣法本當處治姑着再審依律從
重擬罪具奏欽此抄部道司該本司郎中筆
官高默等復擬劉鐸合依卑幼謀尊長律斬
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合依書符呪水左道
律絞具招呈　堂復該刑部尚書薛貞于天
啓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具題二十七日奉
欽依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即便會
官處決辛雲姑遣戍方景陽雖已物故還當
戮屍司官高默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先係
徇情賣法及奉

嚴旨纔行改正着降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欽
此抄部送司已經將劉鐸等會官處決外于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十日該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仍管工科都給事中事郭興言查出體
乾等前項誣陷劉鐸獻媚一案題奉
欽依該本部署部事右侍郎李若珪復題奉
欽依通抄到部送司該本司郎中范汝梓員外
郎申用嘉將體乾谷應選孫守貴行提到官

會同江西道掌道事監察御史周昌晉大理
寺右寺右寺副喻思恂公同研審前情是實
據此會看得劉鐸之被殺也由張體乾唱兇
之一疏殺人者魏忠賢而鍛鍊羅織以與此
獄者體乾也當日劉鐸家人劉福身藏銀二
百五十兩進彰義門爲假番趙三等所執挾
奪一百五十兩而福因告之南城體乾與把
總谷應選聞之以鐸因忠賢素憾之人乘機

以售其妄、而咀呪之說與矣、縉紳罹西市之
慘無辜、飛六月之霜、誰爲之、體乾爲之也、即
其所自認者曰、劉知府始終未與面質、夫殺
人何事、咀呪何律、豈有不與兩造、而據一面
之詞、可定罪案乎、矧劉福方景陽之詞、亦體
乾拷逼而招也、其所自辯者曰、緝獲有谷應
選、定罪有鎮撫司刑部、不知應選雖同謀、而
不敢審詳、揭中明言之矣、若夫體乾之驗、一
紙莫須有之詞、遂爲三尺不可更之案、後獲
之招、皆依樣葫蘆也、發難者誰、造謀者又誰
其所自解者曰、忠賢威逼驅之、題參夫忠賢
設阱而體乾益之薪、忠賢操刃而體乾授之
柄、是可恐與、況東廠刑官會取一人、明明使
之聞之、淺言之、則懼禍之心、深言之、實邀功
之地、借他人之頭顱、博自已之爵賞、事類數
孫毒慘乳扁、體乾其何說焉、且此案中如劉

福、方景陽、彭文炳、曾雲龍、纍纍多命、誰非赤
子、或駢首都市、或坐斃囹圄、則體乾一人、誠
罪不容于死矣、律有誣告反坐、實爲體乾設
也、若谷應選初之具稟、繼之緝拏、儘爲効力
之人、亦目非常之賞、故體乾嘵嘵廷質、然其
稟而不審、而緝拏者亦即體乾命之也、發縱
則自有在、協謀則無所逃、應以從論、孫守貴
以番役而緝假番事、在可原、應免深究、除孫
守貴隨審外、將體乾等取問罪犯、招結是實、
一名谷應選、年四十二歲、係大興中衛帶俸
指揮僉事、原籍小興州人、有一世祖谷秀、舊
名伯顏台、于洪武二十年間、編充未平衛後
所軍、奉
天征討、屢捷有功、陞授試百戶、歷陞指揮僉事、
二世祖谷友、三世祖谷斌、四世祖谷雄、五世
祖谷山、伯祖谷賜、祖谷曦、父谷汝松、沿襲俱

故是應選承襲前職招同一議得張體乾等
所犯張體乾合依誣告人至死罪所誣之人
已決者反坐以死律斬決不待時谷應選合
依誣告人因而致死者例絞秋後處決孫守
貴完日發落等家照出張體乾谷應選俱係
重刑免紙餘無照卷查先該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仍管工科都給事中事郭興言
題爲奸弁媚權殺人之狀自供甚悉謹據原
揭奏聞伏祈
聖斷立賜誅戮以雪奇冤以定通內之罪案事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十日題十三日奉
聖旨這奏劉鐸一案出罪璫魏忠賢誣殺委屬
可矜張體乾既聽使令豈得强辯飾罪餘已
有處分了該部知道欽此該本部署部事右
侍郎李若琏天啓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覆
題前事三十日奉
聖旨覽奏方景陽陰行咀呪中外共知誣扳劉
鐸竟赴市曹情甚可憫巨奸魏忠賢擅作威
福恣行荼毒莫可誰何今渠魁已殄
國法稍伸張體乾等有旨聽法司會議定罪
外其東廠官旂原無緝拏干涉豈得株連致
干
天和不必行提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少師兼太
子太師兵部尚書閻鳴泰等天啓七年十二
月初六日題同前事初八日奉
聖旨覽奏張體乾媚權羅織無罪既確着送法
司從重擬罪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太僕寺卿
仍管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事王登三
題爲敬循職掌之要聊陳畫一之法以袪弊
習以昭公道事天啓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題
二十日奉
聖旨向來權奸亂法仕路混淆武職一途冒濫

尤甚這本說每季將倖薦合式應推官員總
彙一冊進呈
御覽分送科部挨次陞補真可革債帥之弊督
撫各文亦須斟酌時勢不得一槩濫咨添註
武官原以澄汰不肖以後着督撫不時報部
即與憑揭題註其見該司澄敘之公劉鐸慘
死禍起于谷應選着法司提來與張體乾並
訊定罪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
行提各犯前來問擬前罪等因案呈到部該
臣等會同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
誠大理寺署寺事左少卿臣姚士慎等會看
得張體乾蓄媚權之奸心逞害良之毒手知
魏忠賢素憾劉鐸輒與谷應選同謀捏造符
書誣坐呪咀而黃堂郡守與曾雲龍彭文炳
劉福等一時駢戮西市體乾應選且揚揚以
殺人媚人冒非常之權矣道路爲之咨傷天
日爲之黯淡從來橫誣寃慘未有如是之甚
者也借五人之腰領博一身之富貴即戮二
人于市猶未足以償五命之寃查當日拷審
劉福令誣供劉鐸咀呪的係張體乾有原疏
可據而谷應選爲捕方景陽假捜黃紙牒文
以成之二犯雖共謀誣殺獻媚徼功而體乾
之罪爲尤重張體乾擬反坐斬不待時谷應
選引例秋絞庶情罪各當孫守貴緝獲假番
事委可原免究既經臺臣及部寺多官會議
前來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將犯人張體乾斬不待時谷應選秋
後處絞施行緣係奸弁媚權殺人之狀自供
甚悉謹據原揭奏
聞伏祈
聖斷立賜誅戮以雪奇寃以定通內之罪案事

及節奉

欽依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二十五日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覽奏劉鐸一案羅織衣冠駢首西市獻媚

權惡立斃多寃洵神人共憤罪豈可勝誅張

體乾律斬谷應選例絞允當着暫監候處决

餘俱依擬

玉鏡新譚卷之十終

山書十八卷

〔清〕孫承澤撰

清鈔本

康熙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上諭諭禮部前于順治五年九月內有
旨纂修明史缺少天啟四年實錄及崇禎元年以後事蹟
令內外衙門速察開送至今未行察送一代之史尚闕
爾部即再行內外各衙門將彼時內外各衙門及在內
二十四衙門有天啟崇禎時行過事蹟及奏疏諭旨舊
案俱着察送這所察在內該部院委滿漢官員詳察在
外專委該地方官員詳察如委之書吏下役仍前因循
了事不行詳察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
有開載天啟崇禎事蹟之書亦着送來雖有忌諱之語
亦不治罪爾部即作速傳諭行特諭欽此欽遵
崇禎事跡十八卷裝成七本

山書第一卷

予告休致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吏部
左侍郎事孫承澤輯

登極追崇詔

天啟七年八月懸帝御極次日下詔曰朕惟慶源有自礼必隆于所生孝思永言施必由于親始典聞教衆誼切同心尋章具存肇稱宜亟我皇妣貞靖賢妃芬降華宗躬膺令德徽音風稟于女史婉懿早著于青蒲在昔皇考龥我弟昆蓋華萼共輝于連枝而頋復各勤于離裏我皇兄纂承祧之重典既篤于濬源遠眇躬荷世及之庥情亦深于欲酬罔極宜備追崇正儷体之鴻稱舉遷祔之上典庶永無窮之悶少伸不匱之思爾礼部其會官詳議來說欽哉故諭

易名之禮

是月復詔朕念惟身後易名者萬世之經而稱天以謚者臣子之誼蓋所以昭功德垂永久也鴻猷偉績夐古隻今可無博稽舊章式崇廟號洪惟大行皇帝躬堯舜之資致唐虞之治繼志述事纂堂構于三朝雷恥除凶赫声靈于萬世建君臣父子之極闢蕩平正直之風朝講勵精批荅如響肇稱郊礼則無言之勸格胥慶篤念親潢則燕及之河山並奠乃至憑几之末命亦惟國事之勞心厥功茂矣厥志偉矣不有鴻稱曷昭盛美然而聞見寡昧無以量測乎高深惟爾臣庶追思庶能形摹其彷彿爾礼部其集文武羣臣悉心詳議立名惟核取義惟允用以揄揚大業彰信來茲擇日恭上尊謚冊寶以昭我皇兄之休于無斁欽哉

二

懿安尊號

崇禎初上皇嫂尊號詔曰朕嗣承大統丕換新猷凡厥典章必稽祖制爰溯世宗入繼之始特崇莊肅皇后之稱友愛篤于因心芳声昭于國史聿懷前烈豈敢或違欽惟皇嫂皇后發祥瑤室正位椒宮道合靜貞性鍾仁孝先皇久資內助宗廟夙享馨香陰教用章徽音嗣美是用仰參舊典修舉隆儀恭上尊號曰懿安皇后於戲追龍馭于鼎湖式重俔天之配光鴻名于玉冊永垂奕世之休布告四方所宜知悉

冊封皇后

崇禎初詔朕聞太極元撰首闢乾坤天地合德乃生萬物則君之有后固儷体于兩儀而弼成于風化者也朕昭受鴻圖誕撫函夏思順陰陽剛柔之道茂衍室家君王之傳嘉內德于安貞稽懿徽于溫惠敬崇壼教宜正陰稱元妃周氏揚芬華族毓慶軫源皇兄慎選以配朕躬夙夜無違而蘭徽戒已受封章于潛邸丕纘景命以維新四德咸脩六宮著範可冊立為皇后女順蔚承乾之佑坤寧協應地之符尓礼部擇日舉行特諭

三

紀元之號

丁卯八月二十三日閣臣擬上紀元之號一曰乾聖一曰興福一曰咸嘉一曰崇禎定用崇禎頒行天下

正法逆惡

崇禎初諭曰朕惟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憝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罪狀具已洞悉切思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國以酬隆遇專一

逞私植黨怙惡作奸盗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畧數
其槩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至今含冤
未雪威逼已封裕妃張氏立致棄生雖死九泉其目未瞑
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臣羅織削奪慘毒備至又串同心
腹酷刑嚴拷誣捏贓私立斃多命他若謇諤痛于杖下桑
良苦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奸惡身受三爵位崇
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同客氏表裏為奸當先帝弥留
之時猶復叨恩晋秩無有紀極今賴祖宗在天之靈海内
蒼赤有幸天厭巨惡神奪其魄二犯罪狀次第畢露朕又
思忠賢等不止竊擄名器紊亂刑章將我祖宗蓄積貯庫
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朋比侵盗幾至一空何物神奸
大膽乃爾本當寸磔念梓宮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
産着錦衣衛同五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一應家貲贓
四
物盡數籍沒入官其原籍違式服舍等項有司清查確奏
如有隱匿騰蔽等情許據實糾參一併連坐亦不得株連
無辜其冒濫弟姪親屬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嗚呼大
奸脱距國典用彰前麗于辟情罪允孚特諭
次年正月諭旨逆惡魏忠賢掃除廝役憑藉靈寵暱晚宮
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公謚
帑美兵陰謀不軌串通逆婦客氏傳遞声息把持内外崔
呈秀委身權閹無君無親明攘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禍
無將之誅國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梅梭魏忠賢
着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着于薊州斬首其客氏屍
亦着查出斬首示衆仍將爰書刊布中外以為奸惡亂政
之戒

褒錄忠直

崇禎初諭朕承祖宗洪基嗣服大寶蚤夜思維銳精治理
稔知巨惡魏忠賢等窃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威福密結
羣奸矯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年來誣衊不知幾許
削奪不知幾許幽圄薮日況累弥天冤抑所積上干元象
以致星殞地裂歲祲兵連不可謂非惡逆輩所致也今魏
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紓而詔獄遊魂猶鬱
錮籍餘冤未伸豈所以昭朕維新之治乎尓該部院并九
卿科道將以前黜害諸臣從公酌議採衆定評有非法禁
死情最可憫者應褒䘏即與褒䘏應廕卹即與廕卹其削
奪牽連者應復官即與復官應起用即與起用尚有身故
捏贓難結家屬被累猶羈者應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
生之意嗚呼天網恢恢無奸不破王道蕩蕩有側宜平朕
茲寛結解鬱咸與昭蘇偕之正直以後諸臣惟以國事為
五
重毋復尋元黄之角外朕平明之治

羅鎮守内臣

崇禎初諭朕惟軍旅國之大事也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
人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敵則交諉力均則相擎自非審
一以期何由出令制勝先帝於宣雲關薊寧遠東江等處
督撫而外分遣内臣協同鎮守盖亦慎疆圉之意而一柄
兩操侵尋滋弊比来内外督臣意見參商嫌隙萌搆彼此
自命咸稱贊員得且相蒙失且相卸封疆事重其能堪此
剗官觀兵古来有戒朕今于各處鎮守内臣一槩撤回
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却敵俱聽督撫
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専体統相軋以藉其口各鎮督撫
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殫竭忠盡以副朕懷語曰明臣委任
以責成功功成有重賞不成有顯罰尓兵部即馬上差官

傳與各鎮知道諭到之日各內官都着作速馳驛回京將
原領在官器械馬匹(數)如數交與督撫分給諸將以備戰
守開清數目具奏如自備器械馬匹携帶回京毋得阻撓

停蘇杭織造

崇禎初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惟是
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蘇豁乃有織造錢粮雖係上供
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
不聊生朕甚憫焉今將蘇杭現在織造錢粮上緊成造着
地方官觧進梁棟不必候代即着馳驛回京其改織造錢
粮仍入歲造內應用織造員䟽暫行停止朕不忍以衣被
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稍加軫念用示寬仁俟海宇底
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枚卜閣員

六

丁卯十二月吏部會推閣員列十人名以請帝曰內閣公
孤大臣倘得其人社稷之福不敢自定敢求之天命設香
案行一拜三叩頭礼為十閹入金瓶內帝親拈得六員帝
復拜叩畢還御座侍臣趋入賀六人為礼部尚書來宗道
吏部侍郎楊景辰請告侍郎李標錢龍錫劉鴻訓周道登
俱起自廢籍

飭行實政

崇禎元年正月御文華殿講讀畢令部院大臣各陳所見
諭曰朕聞除邪實俊人主之大權畢力竭忠人臣之大節
故必藉勸懲以維法守戒覆轍以勵新圖今為尒文武百
官明詔之適者逆惡罪極表裏為奸招結羣狐盜竊國柄
刑政多僻賞罰無章上累先帝之明下結萬民之怨此固
尒諸臣所耳聞目見者也幸天厭其奸早正國法盡辜盡
洗內外廓清即尒諸臣才品各有短長立身各有本末殷
鑒不遠其可忽諸自今為始務要滌濯肺腸各修職業提
精明振作之念戒悠忽誕謾之習勿得苟懷私圖致債國
事勤諉之權奸掌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既除職掌還
之各司而猶不致忠竭節亦非所以事朕也至內外各衙
門積年弊竇尚未清釐着該部院自行藺舉陳奏痛加洗
剔勿事虛文大要為國節財為民擇吏固圉者以封疆為
重守土者以民困為本其有挾私壞公逞意熒聽不從國
家起念專以窺瞷妄營者朕不時廉察决不輕貸一切奏
議有関國計者遵我祖宗舊章不得妄議紛更惟其大法
小廉柔遠寧邇以佐朕平明之治特諭

湖廣試錄

崇禎元年給事中汪始亨疏言國家設立言官職綦重矣

七

必己之出處端正也而後可以糾人之邪必己之心事磊
落光明也而後可以摘人之險必引扶善類力禁苞苴而
後可以絕奔競之風廣収征之路又必出詞吐氣寧直勿
倚寧厚無刻而後可以平情宣滯培國家之元氣乃險媢
小人毀礼滅義其坊决矣詰曲鉤棘其心險矣鋤異己而
墜之淵引私人而充其橐其舉刻顛倒矣甚至以筆墨邊
迎而使一方之山川蒙垢遂至鑿削國脉害不可勝言矣
欣逢我皇上聦明神武殛凶除佞逆璫奸人明正與刑虎
彪而下投之遠裔遠行勘閱無不發之奸也乃有三處投
身百足不仆慣出不通文理之疏大肆辱詈之鄉試錄序
以取悅于目不識丁之魏忠賢至今日月中天諸奸遠竄
而猶靦首班行玷污青瑣如見任兵科右給事中李魯生
者職安得不歷數其穢跡于皇上之前乎夫魏忠賢所以

盜竊主權殺人善人者舊輔臣魏廣微發之禍廣微所以傾陷善良放閹棘手者門生李魯生為之引其緒此投身之第一處也魯生始見忠賢廣微同謀殺人魚水相歡遂甘為廣微伏蘸之犬及見楊漣左光斗酷刑垂死廣微佯為賑救大拂忠賢之意忠賢欲棄廣微魯生遂亦棄廣微而竄入于舊輔臣馮銓之門矣臣見先帝枚卜有老成幹濟之旨益謂老成閱歷既深識力風練而新進之人其骨氣未堅凝耳魯生欲居銓之首功遂出疏云成即為老而非老乎年幹即為濟而即可以濟乎國信如是言則髫年後輩即當入贊黃閣而黃髮皓齒及當就縮簡之列矣如此不通文理之疏自是魯生技窮第執中用中等語為哉求滿谿壑之復大肆封豕之焰欲不次超擢某某即超擢某某是以長安有要官起閥二季之謠欲遠某死某即遠

八

某死某是以一時二十七人次第就斃彼時茅山人往來線索銓亦借為魯生所薦此投身之又一處也孰知逆璫喜怒無常少年猴席不久崔呈秀于是以美官白鏹市吳淳夫攻銓而魯生飽颺飛去又不肯事銓矣呈秀則其死友也魏良卿國其義兒弟也良卿欲請託罵青衿魯生即傳之舉臣李蕃而居間過付閹漁人之利其賍私狼藉行道之人皆知之此投身之又一處也三處敗而魯生之同卿曾兵科左給事中不敢呈秀淳夫等賍俱追助而魯生之厚藏自若于法為不平于鴉班諸賢趨蹌揖讓為有玷為魯生者當思所以自處矣乃被参飾詞又欲依附于君子之林豈以投身三處為未足耶懇悛從悛背遽廬主人諸君子鑒于前而其孰肯納之也至其典試職鄉見上年詞臣方逢年科臣章允儒以五策暗入時事而削奪魯生

遂主于逢迎又以止于不及時事不足得逆璫之歡心于是所以後序大肆辱詈詆毀前贊劫以積威而使之懼又誘哄職鄉後進而使之效法乎彼不但衡岳蒙羞江漢沐職其于我皇上楚材催折最可惋惜之首何大背馳也皇上論楊漣之寃死韋臣共快而魯生序中詈漣曰竊聖聖盜豪傑走天下如鶩獨以為漣國忠賢所恨不得不罵此外多士如林蒸蒸蔚起皆肅皇帝豐芑之遺經數百年培養而魯生詈之曰楚士抱璞堅于三肘楚風趨上捷于細腰夫多士亦何冤而受此詈也然猶曰不幸于漣同時應當罵詈至于前賢如屈原忠愛宋玉風藻千古遙谷魯生辱罵之曰楚所務莊惟有屈宋宋玉稱神引夢賦雨橫風媟褻蕩佚屈子辟厲詭傺之感哀悼悲世之調變雅為騷亦何足道推其語意喋厭薄屈宋恨不起上宮大夫與之

九

把臂定交矣若夫迫劫多士令之股慄則曰規繩在前斧鉞在後士將焉往意謂吾以斧鉞臨之爾多士九十六十寧不舍所舉而從我乃其誘哄職鄉後進使之逆所向往則猶可謂為彼不教職鄉以法孔孟亦不俯而教以學左史倚相輩諄諄教職鄉學魯生其序曰臣不必以楚衡楚而以臣衡楚亦不以臣衡楚而以皇上衡之臣者衡楚臣摅所欲言疏朝上夕報可且褒諭有嘉一則曰留心邊計一則曰苦心計畫以是為呼吸上通帝座之驗令諸士是步是趨夫職鄉即令不違古不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然義路礼門童而習之亦何至瞎引盲趨甘學魯生也職鄉死者戍者削奪者愛忠賢之酷止于天啟七年而受魯生試錄之辱則無有窮期皇上愛惜楚材天語斐亹一時三湘七澤之靈頓覺纖塵淨洗光焰燭天魯生亦何

鉄舂職卿獨是子孫相繼皆知魯生之醜則不能為魯生
解矣及見皇上浩蕩恩寛魯生又改頭換面為楊漣等上
疏免贓希圖施恩職卿為自全之地因依田留連需次欲
徼吏垣之長夫吏長垣六垣之冠冕人才進退實攸關焉
豈通身穢跡之人所可領袖職非不知初入班行亦當隱
忍以昭同類之厚道但皇上廣開言路起廢維新一時純
忠亮節之英濟濟楷撥魯生以醜類混迹舉世共棄職又
安得嘿嘿處此乞皇上洞照神奸如果職言不謬即將李
魯生速賜罷斥仍勑下礼部將丁卯湖廣試錄序命别為
改正

禁交結内侍

崇禎元年二月諭朝廷設官分職内外各有攸司人臣守
正奉公交通甚為非法朕覽大明律一欵凡諸衙門官吏
若與内官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洩事情夤縁作弊而扶
同奏啓者皆斬妻子流三千里安置祖宗深知治亂之源
邪正之辨以此為後世臣子鑒誡至為明切昨逆璫魏忠
賢崔呈秀表裏為奸把持朝政變亂祖制貽禍生靈業已
殛誅人臣苟無私心何必巧營别竇若夫特立獨行之風
節自可上結主知天高聽卑朕方廣詢博諮達于踰偕歷
位爾從宜各愛身名倘有故蹈前轍交結作弊者甘為禍
始罔顧王章朕必究治如律斷不姑息仍許科道官不時
據實糾參務醒積習用肅官箴爾等其慎之哉

科抄立限

崇禎元年二月諭祖宗設立部科衙門各有職掌内外覺
察法立明備乃近來人情玩愒廢弛成風即如各項章奏
或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該部久不題覆以致
緊要事務率多稽遲殊非政体除已往不究今後各衙門
務將已發未覆的事件着各作速奏覆不許違誤自元年
二月為始一切發行内外章奏俱限十日内題覆該衙門
仍各立考成着實遵行如仍前稽違科部互相查勘具奏
其扶同違玩者朕不時摘查一併究處

撫賊無法

崇禎元年二月給事中顔繼祖言海盜鄭芝龍生長於泉
叙徒數萬劫富施貧民不畏官而畏盜洛卑招撫之議實
飽賊囊舊撫憐地方困疲不樂觀兵姑聽其收楊六楊七
以為用夫撫寇之後必散于原籍而洛卑招之海即置之
海今日受撫明日為寇昨歲中左所之變楊六楊七杳然
無踪坐視把総洪應斗之死而不救洛卑始縮舌無辭故
閩帥不可不去也疏入速俞咨畢究治

光宗實錄

崇禎元年三月朔重修光宗實錄成進呈先是天啟三年
七月十六日纂修光宗實錄完吳國公張惟賢大學士葉
向高等進呈後逆閹竊政給事中黃承昊題請改修于是
霍維華謝啟光徐紹吉大肆塗改以傅會楊漣左光斗諸
人之罪已成未及上而熹宗崩至是上之時閣臣施鳳來
等欲焚光所修實錄司礼監王体乾以前所修亦係奉旨
事理國朝無焚實錄之例已之并貯皇史宬中

申飭誥勑

申飭誥勑諭近來誥勑文字繁稱過情殊為非體以後撰
擬下由詞臣繕寫不由中書者俱與着實查駁

章奏貼黄

諭各衙門章奏做古人貼黄之法自擬節要粘原本進覽

以便執要從大學士李國楷之請也

起用舊輔

崇禎元年三月諭朕勵精化理注意端揆近日政本諸臣維朕特簡雖庶幾和衷師濟之盛但主持國是尤藉老成舊輔韓爌忠謹真節淵識宏猷勛勤績著寅亮望隆方今時事多艱如斯良弼豈宜長違禁地茲特從閣臣及臺省諸臣所請以原官起用入閣特正揆席式資和燮之功期佐蕩平之治尔部即遣官到家敦請俾刻期就道用副朕側席延佇至意欽哉故諭

追論舊輔

諭故輔魏廣微還意借成箝害朝正將國家大柄拱手授之逆璫致奸焰頓張毒遍海內廣微實為禍首朕念容勿輔臣已經身故久從寬典會從僉同朕不能私着照先朝分處焦芳例除名為民詔命恩廕一併追奪以為臣子附奸不忠者之戒

禁私閹割

崇禎元年五月朕覽會典自宮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以上願以一子報官閹割有司造冊送部院收補日選用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烟瘴地面充軍兩隣歇家不舉者治罪我祖宗好生德意真至周密故立法嚴明為知近來無知小民希圖財利私行閹割恐傷和氣童稚不堪多至殞命違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後且不收選尔部可宣布朕意多列榜文自京師五城及直省各府州縣藩封處所窮鄉下邑遍行曉諭諭到之日為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十六以上罪坐本身及下手之人十五以下罪坐主使及下手之人其主使除嫡親祖父依故殺子孫律科斷如係伯叔舅親戚人等與同下手之人必殺無赦仍許諸色人等當時首告本地官司奏聞賞銀五十兩里老鄰右歇家不舉徑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布告中外確行遵守体朕如傷之仁共躋仁壽之域

燬三朝要典

崇禎元年五月諭朕惟皇祖皇考洎于熹皇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載之實錄自是光昭盛美乃復增三朝要典一書原不能于已明之綱常復加揚闡徒尔刻深傳會編駁不倫朕無取焉可將皇史宬內原藏一部取出燬之仍傳示天下各處官府學官所有書板盡燬不行自今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材不以此書定進退惟是三朝原無遺議紹明前烈注意編摩諸臣各宜捐去成心力滋異論務襄朕清平之治欽哉先是編修倪元璐言私書當燬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鬨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燬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弥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惆則皆忠惆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繼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今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鮮勢極重而或虞其翻局于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

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令日則甲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鈇劵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更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燬之而已夫以閣監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燬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佛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燬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燬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等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高弘圖等始則特立而不為苟同既則據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枝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劃若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于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為者身鋸末下斧鑕先懸姜逢元聞筆一嘆朝聞夕逐矣楊士芳吳士元余煌等備揭調繼其于忤璫諸疏有遙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傳會爰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

一四

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欲決以溫湯倘復延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跡一日不洒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鋟存書板盡行毀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啟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損化成心編纂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朝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胸理前身之業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于大道矣疏上下部議咸以為可毀遂下諭之侍讀孫之獬忽至內閣大哭衆驚問以為要典不可毀也于是御史吳煥復上疏曰臣聞邸報見詞臣孫之獬疾廢不能供職一疏不勝駭憤其所爭要典不可毀云皇上于熹宗嘗北面事之見有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兩字壓皇上不敢動矣又云皇上同枝繼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以此忍心狠手使于祖宗則失孝于熹宗則失友是明歸皇上以不孝不友矣且臣子拜疏不曰進呈而曰投入之獬尚知有人臣礼乎欲知今日要典之毀毫無損于聖祖神孫之孝慈應思當爭挺擊爭紅丸爭移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特羣奸欲殺忠良苦無題目故借為羅案耳夫當張差之挺而馳至排禁闥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辯此而不問將元圖魚腹肆發禁庭東宮危矣惟庭臣為朝廷持破柱詰奸之威神祖光宗自行燒毀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所全寔多當時召對慈寧諄蜒面命和氣盈庭光映千古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不慈陷主不孝不亦冤乎及光宗嗣寶匝月

一五

之內雨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福一旦哀思太過
聖体恒羸崔文昇專司均漫以瀉下之藥進而鼎湖遽遊
攀髯無計則涕泣呼號咎歸嘗藥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
音之言此而遽以悲憤叫號定諸臣不赦之辟而以聖躬
嘗試之崔文昇立璫挺鎮李可灼登用方新刑賞亦太不
平矣至于移宮一案誠慊太驟然當其時大故接踵朝野
震驚宮府徑庭危疑紛起誠恐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羣
疑則負扆眞鼎他無遑恤彼謂宮眷必宜從厚此痛定事
後之言及至聖眷無改恩禮有加于先帝之孝益彰顯已
惟日爭挺擊紅丸爭移宮而初無損于三聖之孝慈則又
何必劉志選徐紹吉輩諸大奸共成要典一書稱之為孝
而後孝稱之為慈而後慈然則要典一書在當日原不必
作在今日又何妨于毀如以皇帝之制為必不可更彼偽
祠之建偽爵之頒位上公賜鉄券錫十土田何以非稱皇
祖制奸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壓庸人欺當世而不如三代
之民斷不可枉也繇上以之辯為狂躁斥回籍

祈禱雨澤

崇禎元年五月朕惟三農之所望者歲而百穀之所資者
雨太平之世雨暘以時稼穡用登家給人足即國用咸有
賴焉朕甚懼之踐祚以來敬天勤民夙夜罔怠所冀上帝
降康樂有豐年乃者春夏之交雨澤未降業傳諭祈禱雖
霢霂稍沾而澍霖未足至今五月正嘉禾方長之時伏尔
連旬亢旱炎熯難堪將禾稼得無致傷而小民終歲將何
以為計也尔禮部便可擇日仍前竭誠祈禱各衙門辦事
官都令着寔脩省勿得視為故事務期其雨沾足慰朕軫
念民瘼至意

申飭章奏

諭近來章奏相習冗長不便省覽苟論事切當可行何必
煩稱浮詞以後務宜簡明其字不過一千如詞意未盡不
妨另本再奏着通政司飭

吏治民生

崇禎元年五月諭人主代天理物首重民生朝廷為民求
牧必先吏治朕自御極以來早夜兢兢非不日求民瘼而
職司民牧者恬不加意百姓何時受福朕昨召對閣臣并
九卿科道等官于平臺見輔臣鴻訓奏近來天下官員更
調甚速若不舉行久任之法終渺實效又奏云海內差煩
賦重民力以竭自今以後萬萬不可加派朕竊思之更調
速則民受擾官久任則課成功倘遷廬其一官自秦越其
赤子官徒自便民豈獨生朕痛心焉今後藩臬郡縣等官
務擇人地相宜俱遵照祖宗朝舊制俸期一日未足不許
朦朧升轉吏不許鑽刺改調其間或有不肖者聽撫按官
不時劾去勿令殃民故違者科道官即時恭奏以憑拿問
仍治銓曹撫按官通同之罪近見言官薦舉人才不無愚
私市恩眞偽失寔令後吏部將一切薦疏揔勒一策冊嚴
後所薦人才有壞職僨事者即查當日舉主一併連坐再
照遼黔兵事雖未結局前此加派業已不少果能清核虛
冒軍興日足該部即將新舊兵餉的數各造簡明清冊進
呈以備朝夕查閱外撫按官亦徧查州縣赤曆私派分毫
者即參劾拿究不得照管情面貽害地方三尺俱在朕斷
不尔貸至于司農一官尤係軍國命脈非清操心計之臣
宣勝厥任所薦畢自嚴經濟素裕才品兼優戶部尚書員
缺速行推補朕既軫念窮民尔等大小臣工亦當為國愛

民爲民請命以副朕加惠元元至意
愼重館選
崇禎元年六月給事中瞿式耜疏言竊聞昔賢云天序日
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子之置三公蓋法
上天之三光也臣嘗稽古之三公論道而不與政漢之三
公治事而不論道惟我朝之設閣臣旣論道而又與政入
則論思啟沃闡君德之汙隆出則定事決疑首百官之善
敗任莫重焉然臣見近日政府立身非礼公論共排譏刺
滿身顏甲以出橫口澄書等于市徒切葉官至撰席豈復
更有加之者縱不爲一身名節惜獨不爲官常愛大体乎
反覆尋繹其故蓋由發軔之途不清樹藝之種不愼也臣
考國初宰相不專拔于翰林累朝相沿遂徑猶覓至世廟
以來則枚卜之舉大抵俱屬之翰林矣是庶常之官即他
一八
日平章宰國之人今日即愼選行修言道之士尤恐他日
晚節未愜初盟豈有始進之時先叢物議而異日立朝能
爲國家樹光明俊偉之業者臣初入班行即聞長安自殿
試以後其介然不苟之士誠不乏人而亦一種躁競之夫
日夜講求謀所以必得館選之法鑽求百出敗蘭難言或
機關預設妄希張驚之青錢或根底先容冀受和凝之衣
鉢又或排人益己無風作波伏影射于含沙利相持于鷸
蚌甚有以心期共許之友祇以眉睫之得失顧作猜疑陰
相傾軋世風如此良可慨嘆孔子曰尊賢不敬敬大臣則
不眩以翰林而漸臻講讀師傅不可謂不尊矣以翰林而
馴至宅揆亮采不可謂不敬矣夫豈已獻未清而能清紫
宸之獻已眩已甚而能定國是之眩者乎以是人而當是
非混淆之日必將佐非亂是主持之擴誰肩以是人而當
陰陽相戰之時必將扶陰抑揚燮理之能誰寄凡瑣臣媢
子之態畨出于礼宗而稱功誦德之詞遍見于元老皆此
患得患失之人貽之也且今之時何時也聖人出御天地
清寧値龍飛之首科尤萬方之瞻仰豈不可蕩一時之陋
習端始進之臣心臣謂今日館選宜始殿試法皇上臨軒
而試之令考試諸臣即于御前定其去取正卷之外多備
副卷以聽聖裁其殿外諸卷亦當書數函呈間有遺珠不
妨特拔凡若此者所以抑躁進之人如此番之試無畫然
必得之法又所以來高潔之士使知聖天子雅意求才當
振筆一吐胸中之奇不必拂衣遠引避館試如浼也其試
士之題臣愚謂宜倣古制考以今日吏治民生經邪强國
之策不必盡依舊例以風雲月露之詞費精神于無用也
濟濟多士豈無有董仲舒賈誼之流以應皇上眷求者乎
一九
臣考洪武癸丑命翰林張唯等入禁中史華堂肄業詔宋
濂爲之師高皇帝聽政之暇輒取其文親評優劣可見選
俊儲才爾自帝心聖祖已有行之者矣又古者左史記言
右史記動凡以天子一時言動即萬世法程慮若湮遺故
以史臣專其事凡天子召見群臣商議時政則史臣必隨
之今皇上再舉召對海宇欣瞻而臣等侍從之臣反有未
能詳知者雖閣部大臣于陳謝疏中微有條議亦似約畧
言之伏乞今後凡遇召對即命使臣二人晉筆入侍記注
詳核隨于次日具疏奏呈一面發抄一面宣付史館庶四
海快若親承而萬世垂爲永憲并望俞詔施行
宥進言監生
宥監生胡煥猷罪先是煥猷疏論閣臣黃立極等下部擬
徒至是大學士李國楷乞歸允放上疏言胡煥猷一布衣

耳義憤勃然自今觀之其言有一二不行否用其言而棄
其人何以發忠義之氣願還之曹監以勵新橋門之觀允
之

文華親政

崇禎元年八月諭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惟茲封疆民
瘼圖迴在念而邊備積弛閭閻久困臣工相沿尚牽情面
政事奉行不實徒誇紙上虛言故屢詔平臺時運商確期
振積窳之弊一新明作之猷第召見以時則情意未洽咨
詢有間或參酌未詳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相晉接共籌庶
務而諸司各有職掌辨理各有公署宣召頻繁恐滋躭閣
惟是輔臣職任股肱寄膺心膂票擬翼封疆之要領猷納
關庶政之權與呼吸連通斯為最切今後除盛暑祈寒之
外朕當時御文華一切章奏與輔臣面加參詳分別可否
務求至當尔大小臣工各宜精白乃衷靖共實事有言責
者殫竭悃誠無昧自心而忽勤說其事關奏對論宜剖斷
者仍候不時單宜面垂詢察核覈廢以程勤惰按是非以
辨貞邪秉公有特簡猶私有顯罪一洗取玩頹靡之習共
收奮庸熙績之功尔等欽哉

輔臣冢臣忠告

崇禎元年八月吏部給事中章允儒疏言至愚極陋不足與
伏節死義諸臣之末而猶為罪輔欽恨逆璫深譽四年錮
逐無日不足以死乃蒙皇上拔之削奪之餘與以簡明舊
臣之旨惟願聖明無缺自甘處鏟忘言但私心竊蹐尚有
未安謹圖所以報効則以皇上天也閣臣代天宣化者也
冢臣代天生物者也敢為閣臣忠告者三冢臣忠告者三
從來內閣票擬必有專屬凡有得失六科得而駁之自觀
廣微交結逆璫專擅票擬一時輔臣依阿洩沓而中旨奪
封駁之權至黃立極專取易者與己難者與人而票擬乃
分後遂為固然假令票擬未當甲乙可移臣等又何據封
駁乎臣謂目前難據未至宜專責居前者擔當而吏不廢
參酌庶一旨出而是非曉然輔臣亦不得交諉則機宜一
也皇上親裁庶政動法祖制輔臣當取祖宗典故礼樂兵
刑用人理財大端一一講求凡遇召對如叩洪鐘毋以不
知仰謝明問蓋輔臣平章軍國苟云不知誰當知者昔姚
崇事中主尚能設十事以堅上意況遇聖明可無偉略所
以重救時之相則識宜練也先臣薛瑄為御史三楊為相
求識面不可得若是言路之不敢與政府親也猶憶臣昔
與試入朝罪輔廣微令人至臣寓求臣往見臣堅拒之乃
貫試錄奇禍今實封具奏自失勿敢循例送揭已非古道

況可踵門乎即或未有此事然漸不可開也願輔臣以集
思廣益為心勿以踈亢而抑嘉猷勿以親近而增褒賞庶
幾作忠鯁之氣披吐握之誠則心宜虛也臣所為輔臣者
告此宣德五年諭吏部尚書郭璡曰朕以用人之權付卿
卿宜為朕擇材大哉王言真吏部之蓍鑑自王紹徽擁正
人以媚璫精神專用以知邪人周應秋則專知媚璫納賄
之人而已然亦彼邪媚之夾袋材館也至今日而枉直大
明冢臣宜取真經濟真氣節真清恬者以風厲天下以應
皇上求舊之思而確有所見真足服天下之人便宜即登
啓事不必游移變動以起講搶之漸則見宜定也周禮天
官冢宰掌邦治而均邦國夫各省有各省之才用之皆皇
上之才十三省之中各拔其尤而作平等之觀真才既得
國事有賴人情自平若為一近水之樓臺則為一不場之

寒谷天地生才寔難聖明遭遇不偶奈何可令倫醫則用
宜均也逆璫初發難時所處者盡皆君子及其後璫意不
測有因媚得處者又有人自應處非關璫事者一槩蒙曰
忤璫至以啟事反来白簡孰善嚴之未赳之先而又有濁
亂之時既居要地清明之世復踞崇班何其人之獨耐官
爵乎則辯宜精也居臣所為冢臣告者此

申飭大小親民官

崇禎元年九月諭朕嗣宅丕基君臨宇甸念國家無一事
不倚藉經費費無毫忽不敢辦小民惟此胼手胝足之傳
實係九邊庶府之命勞苦最甚咻燠宜先所殯郡邑有司
矢志循良殫心溶惺而比年以来官方罕課吏治非日貪
墨戴途廉風絕响敲扑視為事農桑置若罔聞暴斂橫征
徒㵎鍛饕餮之腹鋪行里甲半供結納之需吾民之罹于
害政者亦既水火不啻矣其地方撫按司道有察吏之責
者又皆膏肓積習例置官評樂逢媚之可覩仇貴白之異
己抑或猥狥情面姑示調停科甲正官雖貪殘尚從寬典
明經郡佐即彈劾僅取備員甚者決裂隄防弁髦風憲巡
訪而耽沉緬擁傳而繁徵求躬自敖猱人誰則象如此弊
風吏僕難指朕痛之根之所以然者皆尔部院嚮勒先弛
紀綱不立節鉞重臣置同郵傳易驅法吏用及匪人卒作
有成不問附民之實効復命考核徒循稱職之虛文功實
由斯書隳民生因而重困茲特諭尔吏部今後推用巡撫
務選諳練周知民隱者畀以保釐之寄治有成績加銜久
任其品足表儀才堪御奇者無妨游歷清曹不必内外頻
遷以節越為遞傳之舍巡按各差御史于考選時即加精
核在差事宜悉依巡訪挑約申飭舉行回道之日尔部院
嚴加考察有不稱職奏請處分勿得槩塡稱職以憲剛為
相沿之故套仍嚴諭撫按官今後有司真貪酷害民者不
特境滿之期即時參奏鞠核無枉朕處以祖宗之法其論
劾事情列款備載無斯詞而失實無參重而處輕無置虎
豹而問狐狸諭頒之後在内部院衙門即時遵守在外撫
按衙門近者一月遠者三月以内欽奉施行如或仍踵弊
風空文塞責朕得于省覧立使摘查該科看詳章奏即行
糾發以溺職治罪嗚呼狼莠盡除嘉禾滋植聿還累朝熙
平之盛一夫不獲之憂朕與諸臣皆有令聞欽哉

臺臣進規

崇禎元年九月南御史陝嗣宗疏言皇上明並日月識超
今古真有不可及者三第覺英明太露威稜頻震似恐有
不自知者五請徵言之何謂三不可及從来帝王好學者
少我皇上以天亶聡明時親講幄傳綜經史按閲章疏如
日者宣召之頃泉湧風生口授而筆記者臣下應接不暇
且屢前宣室之席燃太乙之藜是生知而濟以敏學不可
及一也從来帝王溺情者多我皇上以少年天子聲色若
凂貨利不問且側聞宫禁肅清帑蔵頻發寧復有貫魚之
寵頭金之斂者也是清心而先以寡慾不可及二也從来
帝王恒高侈靡我皇上以薄海富有致勵節約澣衣菲食
停織省遣云構不煩于土木情思不及于花鳥而一味惜
費而烝以惜福不可及三也何謂五不自知由来試堂簾
者曰君圓也象天臣方也象地以圓可轉圜不窮而方難
毀副以合今陛下批荅不假顧問日勤止闌相臣有屢改
擬以從上者矣未聞皇上曾一霽顏以從下者雖云神聖
莫及然已令敷陳伏凜凜虞救過不令暢所欲言其于圜

將之意何居臣恐其漸近于予聖而不自知也語云人品不同判若薰蕕諸臣中不自愛鼎閒有蠆蠆不儲者矣而清白自失者亦多有頑鈍不短者矣而盤錯見奇者不乏令陛下一槩疑之若隐隐以遽慨破枉者爲專擅以一言偶誤者爲不敬以陳乞補牘者爲肆欺爲變幻此由諸臣品卑望輕未能積誠感悟然後之敬礼推置之義謂何臣恐其日涉于積疑而不自知也古来大臣難進易退至師保公孤之最賢者則有不名之尊有還膝之談有坐論之典即甚不肖亦有金錢之愧今皇于二三大臣呼之而前惟恐不速長跪逾時偶加譴訶甚者指摘爾及坐以賄聞夫心膂之地情誼不浹揖國事而羞朝紳其于敬大臣之經何居臣恐其日習于尊倨而不自知也人亦有言政成欲速久道化成天下積獘廢弛政非嚴督不可然須逐件整理非可旦夕責效頃皇上于諸臣章疏中有可採擇若未見鼓風雷之益立賜施行及有不效乃始獨自焦勞是委轡而冀馬馳弛舵而責舟轉將毋愈操愈縱臣恐其漸流于苦察而不自知也聞之太陽光炤夜藏其輝雷霆迅烈冬斂其聲此不獨節章光而受神明正以人主淵穆若神意向微畧人莫得而測之今皇上聰明太高英爽時溢不惠不明察惠有衆明察而微言巧中善類者不惠不振刷惠有借振刷而小忠小信小才小技希市主恩者不惠不懲貪詐惠有借貪詐而捕影含沙陰肆簧鼓者是感之中于昏庸者可破而中于精英者難解臣恐其日趋于紛奇而不自知也如前之三不及此皇上之美也美則天下共知臣不敢不將順若後之五不自知則皇上之微也微則忠愛者當防其漸臣尤不敢不謬隨匡拂帝責之

輔臣失體

崇禎元年九月御史高欽舜言曩霎皇上平臺召對侍班文華殿見諸輔臣奏對之閒往往囁嚅不盡稍有所陳未必畢當聖衷以致都俞少而詰責多茹納微而吐棄顯是惟皇上神聖其臣莫及然而每事必廑聖慮票擬嘗煩發改將諸輔臣作楫和羹之用奚所表見乎臣愚以爲凝丞非庸碌可任揆席亦非跼蹐可居輔臣而不能也謨猷是資無難改容以示重輔臣而不能也引退可聽無取充位以妨賢聖主憂勤于上必得賢輔勵勤于下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庶或有濟者也

鹽法錢法

崇禎元年九月御史陳乾陽言九邊之餉半取給于鹽課而兩淮又居五運司之半全額八十萬從無虧逋自每引加派一錢而浮課之横轉滋夾帶日多引鹽日壅去年至今年止觧二三十萬缺正課百餘萬矣國家徒受派餉之虛名而反虧正課孰若明增有限之引悉停巧借之名嚴究夾帶之鑽營而另增新引召新商以通其窮不過增十五萬之引而可增二十餘萬之課無加派之擾而七萬遼餉取諸此而自足一便也鹽不加多而即以私販之所出化爲公課之所入二便也每引遵制限五百七十觔則夾帶獘絶不與内商爭利而爲正引導壅三便也内商不患于虧課則邊商自不困于坐守而貲本可轉以開利四便也臣謂此議當與鹽臣商確力行也至于錢法之行原屬生財要務竊見部臣荊之琦在南户部創制新錢計用銅本十三萬獲入萬有奇臣讀其所議錢法之規妙得鼓鑄之法而北錢六文一分比南錢之半是鑄半而功倍也

至清冗耗之原嚴私鑄之禁酌起解之費在之琦一一觖
料理不待言之贅矣

禁革小與

降御史都成治三級外任用成治請復京官肩與帝曰昔
年科道官不遵祖制擅乘小轎曾經禁革今都成治姿意
妄請隱名竹兜好生可惡姑着降三級調外任用

申諭言職

崇禎元年九月朕惟祖宗設置科道上弼王德下警官邪
寄耳目之司廣聰明之用其爲國家毗倚甚重慨自逆黨
用事屠戮忠良一時直言敢諫之士動遭遂斥遂令諸臣
忠懷莫吐鬱遂有日思一發舒譬之川然壅而必決勢固
然也朕即位以來宏開此路諸臣條奏不憚再三省覽日
御文華講求商確發奸指佞之疏朝上夕下多見施行乃
諸臣行忠体國者固在朕鑒沽譽營私者未盡無人薦舉
屢戒無濫輒累牘以市恩糾奏每諭覈真或游移而鮮實
初閱對章佩然忠讜及朕詰問諉之風聞全不辨忠邪槩
行論劾使大臣不安其位誰與共理甚非朕虛懷樂諫推
誠茹納之初意也今朕特諭爾諸臣以後務捐積習各脩
大道一秉公忠數陳條奏必鑿鑿可行勿剿襲而徒紛聽
覽彈奸劾佞必事事有據勿逞臆而盡抹生平諸臣身膺
風紀尤宜先自祓濯處于無瑕之地其有任意誣捏藉口
風聞甚或恃己不嚴官常先裂者朕得鑒察定下部院勘
實嚴處論人不當按以反坐之條決不少貸使居言路者
誠無錯雜之是非直惡司官守者尚有混淆之名實治亂
在茲各宜毖飭欽哉

二六

史官諫官入侍

諭內閣古左右史記言動及諫官隨宰相議事皆史冊美
規以後除文華商確政事外召對諸臣仍用紀注及諫官
二員

增改勅書

崇禎元年十月以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舊例京營不
兼捕營慶臻私入巡軍字句行咨兵部請勅兵部據咨移
文內閣承行中書田佳璧受慶臻之賄擅行增入內閣糾
之云往例勅稿皆有舊本中書官職專繕寫送臣等閱過
進呈前總督京營惠安伯張慶臻勅稿有增入巡丁之字
係中書田佳璧未經呈明朦朧添入但大敢擅乞賜推問
帝命法司提究于是御史吳玉給事中張鼎延糾兵部尚
書王在晉及大學士劉鴻訓俱受賄有據上諭吏部都察
院曰劉鴻訓身爲大臣防維盡裂受賄擅增勅書事証的
確猶自屢疏譬辯欺罔支吾然事由兵部仍謂王在晉苗
思順無駈其誰肯信且大同失機重大隱匿不報及至平
臺召對甘心欺藐併張慶臻鑽營亂制田佳璧受囑過賄
九卿科道依律會議大學士李標等揭云頃奉皇上發下
票本內有同官鴻訓會議一本臣等展讀一過愧汗刺芒
罔知所措竊惟勅書一節御史雖專指鴻訓而臣等良心
自維實係四人同體之事昨聞會議疏上方席藁具疏待
罪未奉明旨豈敢以事中之人專輒擬票鴻訓與臣等俱
上皇上龍飛之初從淪落廢置之中首奉特簡綸扉之命
躬承眷渥之隆身叨雲霄之際此等榮遇區區千金萬金
孰肯捐以相易臣等與鴻訓久處殊甚率直誠有之然其
入侍宸嚴出揚主德幸我皇上爲堯舜之君每自詫遭唐
虞之盛者欣喜踴躍其於臣等實有同情今乃議論交謫

二七

摘劄陳無地皇上悉發會議博採羣言以盡事中公論特霈恩施優存終始以全事外之國体此惟皇上自心獨斷如青澤從九天而下臣等惟有盥沐翹首為鴻訓跂恩望德之不暇其敢輒憑臆擬更蹈專擅之大罪乎帝意少解鴻訓得謫戍

秦民困饑起變

崇禎元年十月陝西巡按御史李應公言臣惟全陝地多磽确民群經營概自邊疆多事徵兵徵餉閭閻十室九空更遇連年凶荒災以繼災至今歲而酷烈異常也臣自鳳漢興安巡歷延慶平涼以抵西安但見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盡枯赤野青草斷烟百姓流離絡繹載道每以一經過處所災民數百成羣擁道告賑近且延安之宜雒等處西安之韓城等屬報有結連回羅張旗鳴金動以百計白晝摽掠弱肉強食蓋飢迫無聊挺而走險與其忍餓待斃不若搶掠苟活之為愈也適今不極救將來禍且叵測臣聞救荒之政不外蠲賑之策而賑尤不如蠲蓋賑濟則惠或未徧而蠲則人盡沾恩今賑濟非所敢後而蠲免尤所當先除煮粥脩救等項臣一面經行六郡州縣暫難此殘黎外伏乞皇上伏念秦災重大関係匪輕勅下戶部覆議將天啟七年負欠并今歲加派地畝遼餉亟賜免徵復將見年者酌減一半其餘軍餉宗祿一并寬緩不然即日取此饑莩斃之杖下無益也更祈皇上勅部俯查萬曆十一年并十三年全陝大荒事例慨發帑金遣官賑濟于以救災民而安地方異日公家之賦尤可望之將來如曰內帑以還諸餉不繼蠲賑兩端槩靳不施萬一禍亂大作天下動搖勿謂臣今日緘口不言章下所司

票擬紀注

崇禎元年十一月給事中劉斯琜疏言臣惟治天下莫不以一敬為心法而皇天上帝臨下有赫則所敬者莫嚴于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所敬者莫先于祀故祖宗朝每當郊祀之先必有善政可紀則敬之義又有在于典礼之外者今仲冬朔長至之辰為皇上臨御三年以來郊祀之首舉皇上之積誠感格此千載一時也其所當慎重諸款見于諸臣之條議者詳矣而臣所獨望于皇上者非徒壇壝陳設悉如規制登降周旋不失尺寸以臨時之敬為敬也又非徒齋戒凝神凜于宴閒告廟清塵儀如對越以先時之敬為敬也敬之義更何居乎臣以為敬天心而天心無他天下之公是非所在即天心之喜怒所在也求合于天心亦無他但視諸臣之力諫諍者何在即天下之公是非所在也臣以郊祀之前皇上必有一二大政以感格天心即臣等亦可靜聽今去長至之辰已不過數日而法天之善政何以猶未見諸施行耶臣若不冒昧直陳見敬天以實不以文之言未有為皇上告者倘皇上悔後時之莫及得無罪言責之失職歟而善政之當行則又非臣一人之私言一人之私意也政之大者莫如用人今仕路之混清甚矣老病不堪者即議彈亦不肯去而忠直有為者即屢薦亦不能起非天心也政之大者又莫如理財今民膏之剝削盡矣有用之金錢望之者成畫餅而無名之孔穴取之者如泥沙非天心也皇上若乘此敬天之時猛然深思毅然獨斷何以執法批鱗之大老而今其箝蹇以出于都門何以披肝引繩之直臣而今其沉淪以甘于豈草何以戰伐有已成之功而接濟若從其緩何以庫藏當告匱

之極而濫賞又取其盈其手用人理財之道或未盡歟故
諸臣之諫諍有謂籍削如王紀滿朝薦毛士龍貫繼春等
當起者有謂降調如文震孟徐大相侯震暘熊得陽江秉
謙等當起者有謂等當起者有謂川黔之餉毛文龍之捷
達濟者有謂太倉光祿太僕寺之賞銀必不能過半者皆
忠言也皇上或以為即行其言不過用人理財之常事而
不如天心之愛惜人財與愛惜民膏專于此乎在焉皇上
即不許天下觀望亦不計天心之照臨耶舍此時不行其
何所恃以為對越之本而望其居歆之易也且行之有何
等待不過下一令曰某用當起某濫當裁即片時之飛傳
中外臣民當有歡聲雷動而天心早已鑒之矣
名臣畊典
十一月諭已故都御史鄒元標累朝舊德服官大節先後
凜然講學教忠史墻風世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
安鄒公素慕海中丞瑞謚適相合人以為異數云

三〇

枚卜之變

崇禎元年十一月吏部會推閣臣九人成基命錢謙益鄭
以偉孫慎行李騰芳何如寵薛三省盛以弘羅喻義列名
上請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溫体仁以不與會推乃上
疏糾礼部侍郎錢謙益謂家臣皇上之耳目也謙益直玩
弄于股掌之上蓋有皇上之耳目也謙益直指使于頤氣
之間若使一入操吊將六部事權盡歸掌握六科十三道
編樹私人皇上孤立于上天下事不知所終矣因併及其
辛酉科典試浙江錢千秋關節中式事疏入初六日召對
翌日奉旨錢謙益關節有據行賄是實又且濫入枚卜有
黨可知祖宗法在朕不敢私着革了職九卿科道從公依
律會勘具奏不得徇私黨庇以取罪責其錢千秋着法司
嚴提究問擬罪具奏當召對時体仁以為滿朝都是黨吏
部章允儒言黨之一字從來小人所以陷君子皆是只等
說臣猶記得昔日魏廣微欲逐趙南星陳于廷等加一黨
字盡行削奪留傳至今為小人害君子榜樣帝叱之令錦
衣衛拿下次日錦衣衛傳出聖旨溫体仁直言糾邪章允
儒知情庇護且以魏廣微比体仁將不知如何視朕狗私
滅公肆言無忌本當重處姑從輕着革了職為民如有朦
朧起用者同罪枚卜大典濫入匪人把持冢臣撓其職掌
耿志煒房可壯瞿式耜梁子璠俱着回奏
御史任僎疏言自溫体仁發難而後斥者斥罰者罰遂相
戒莫敢言又自有滿朝皆黨之說亦遂不敢獨言謙益事
蓋即持事理之平終疑是謙益之黨也然愚其為謙益之

三一

黨終不敢不持事理之平何也法者天子與天下公共之
法也法公于天下則持發者亦必準天下之公議而適于
平茍按罪謙益者不過因千秋之關節耳而曾經發遣則
千秋已無可加之罪謙益又有可擬之條乎一發遣一罰
俸法如是是矣取已結之案必欲重翻則關節之較媢璫
輕重分矣又何法以加媢璫之上也謙益之應否枚卜自
聽上裁而必欲以法外之法曲錮其終身廷尉持平之謂
何且請就体仁之疏平心以折之乎其云但開錢千秋之
脫逃而不知後來之提結又云無處質問遂致詿誤此臣
罪之不敢道者夫体仁召對時所恃以鼓鋒倒峽排斥諸
臣者已不覺爽然自失則此段葛藤儘自可了況一曰不
知再曰不知則無一非其所不知矣陳所不知于君父之
前一認罪便可結局又何不可以曾發遣曾罪俸者結盡

謙益千秋之局乎其詞曰昔日之攜難曲為謙益辭脫猶
成于司官之手夫既已成于司官之手則原非出于謙益
之手矣獄貴初情已足據而猶不足據豈必出于體仁之
手而後快乎又其詞曰前此三面對質尚多隱情今止憑
千秋一人之口又先受辭于謙益寧足取信夫今日一人
之口既不足憑則前此三面對質應堪取信矣一人三人
俱不足信將于誰對質而後信乎必轉而憑体仁一人之
口乃足取信又懸用會勘會審為也且体仁一人之口又
憑誰對質而遂足據乎既曰盡為諸臣猶情植黨之具又
請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夫九卿科道盡諸臣也必欲以黨
之一字先蔽諸臣之口以必狥体仁之忿懟睚眦無乃太
甚乎此真失平之論不得不拈破以佐平明之理臣于体
仁謙益俱不識面毋又指臣阿所好也總為用舍之關于
三二
一人小是非之關于天下大清一時之私是私非其關小
而清千古之真是真非其關大敢願皇上獨斷以息議論
之紛勿使借法以快一人之憤也

山書第二卷

申飭舉劾

崇禎二年正月諭朕惟國家勵世磨鈍莫重勸懲朝廷賞善罰奸全憑舉劾祖制在內綖協科院城寺廠庫巡視在外督撫閣按漕倉屯鹽學政諸差每當事竣之期例有舉劾之典凡以論辨官方課修職業關係甚重不知起自何年沿成積蚤曠職掌習鋪張為故事數吏則人皆卓異課武則才盡孫吳徒拾風華月露之詞無當激揚之實朕深厭之特諭爾部院傳示內外各衙門今後撫按等差任滿舉薦所屬司府州縣各官或守極清嚴或才剸煩劇或綜釐弊絕或撫字心勞約畧稱揚言期當實間有異等猷績節取一二條以備訪據不得但修駢詞混加誇詡論劾貪酷浮躁不及等官指事糾弾各有本色無罪重而參輕無甲苛而乙縱自今徵解完逋轉輸遲速修守堅瑕兵屯舉廢與夫佐貳首領教職武弁凡有論薦悉稽職掌其地方人才亦必確訪素行果先任無過月旦共推者方許登奏不得朝懸吏議夕濫薦章以薦剡為燃灰之捷徑諭頒之後內外應行舉劾衙門先具遵奉回奏以後通行恪守間有異同朕方按章跡以程功實核行能而施舉措一洗虛浮誕慢之習共敷惇大明作之猷推與自茲永為成憲欽哉敬諭

褒唐忠臣

命以唐張巡許遠配享帝王廟

附逆罪案

崇禎二年正月諭朕覽吏部文書見冢臣永光欲定附逆諸臣行款然必先正魏忠賢崔呈秀客氏首逆之罪次及附逆之人欲分附逆等次又須有所憑據今發下建祠稱頌諸疏卿等與永光于仵在閣詳閱如事本為公而勢不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當原其初心責其後效惟是首開諂附傾心擁戴及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毋枉毋猶此番懲治之後縱有漏遺俱赦不究只在數日確議來奏不許中書參預不可延緩露洩又諭吕刑部尚書喬允升同參定

大學士韓爌等奏臣等切惟尊無二上人臣首戒無將國有常刑天討用彰有罪祖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內侍官員于以防內外而肅官府杜奸萌而窒亂源法至嚴已逆璫魏忠賢狡譎多端凶頑無忌始焉小忠小信祗便身圖繼而作福作威漸干國政內則妖姆客氏關覘禁密結為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逗露機情助其羽儀戕宮妃而戮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徼無等之三封濟議偪尊之九錫亟開藩邸迫遽宗城建生祠以卜人心遣內鎮而連邊將陰謀叵測僭勢顯成磔辟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賴宗社有靈聖明御世乾坤旋轉雷霆合章厲元兇已就誅夷凡黨附宜嚴區別若乃官聯觸躍人類豺狼懷私欲借先鋒拱手隨觸魅柄或首大難禍始教猱或倒身怙終勢成騎虎有如動搖母后偏和遂封欽券金章覆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經以慫恿中傳或壞吏職而抹殺直筆墨縗朝檜忍此羅魅縱騎銀鐺大興詔獄修睚眦以殘軀命不難殺人媚奸供頻笑而效爪牙總是酬恩報怨至于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腴頌連章祠有直祠邊鎮祠京都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奏章頌鄉錄未已也

而且頌以絲綸此則聖諭所謂首開諂附傾心擁戴及頻
頻頌美津津不置者也而又有經實旁通綱羅密布腹藏
鱗甲搆青蠅貝錦之讒意慘鏌鎁釀白馬青流之禍即占
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蜮
之毒而更巧避虎彪之名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
導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詮亦異或已經梳逐不盡
厥辜或謬附推揚當追始禍遵明聖諭據法依律無枉無
狥期服天下後世之心三尺無私天誅不貸四凶畢竄國
憲用申惟是大憝既罹不赦之條而小羣宜開自新之路
臣等簡祠頌及部院開來諸臣或事關題覆公牘列名或
身在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全于捍禦或備摩効有劑調
而又或生平材具自優敭歷歐勞登著聖諭所謂事本為
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
三五
可責其後效咸與昭灑免臚姓名囿明罰勑法之嚴條兼
赦過宥罪之寬政也臣等祇奉諭辭共夫公慎就事論事
參畫一之刑書以人治人首本來之面目中涓於弁畢麗
于科商販兵民姑置之外倘幸無掛漏可永示誠懲寒亂
臣賊子之心抒正氣忠魂之鬱三章既約金石不渝一面
宏開葛藤永斷開奸謀而安反則明刑政而襄治平端在
是已若夫加銜加廕濫被恩施殿工邊功尚需嚴核最可
恨者先帝當弥留之日多官徼橫拜之恩其天啟七年八
月二十一日大工謝恩併寧錦叙捷國薄告成三藩之國
所有叙勞秩廕悉宜聽部削除尚冀矯旨之推求用廣原
情之德意併用附及以俟宸裁
諭朕惟帝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敬身事君先明逆
順經凛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
罔攸叙鑒逆璫忠賢獲孜下才備員給使傾回巧智黨藉
保阿初不過竊頻笑以市陰陽席寵靈而饕富貴使庶位
莫假其羽翼何蠡爾得肆其毒痛乃一時外廷朋奸誤國
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
以屠善良或秘策合圍抱利權而竟兵柄甚且廣興祠頌
明効首功倡和已極于三封稱謂浸疑于無等誰成逆節
至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嚴綸屢霈元凶逆孽次第芟除
尚有飾罪邀功倒身竄正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轉發奸指
佞之封章跡其矯誣惡容錯貸朕鑒察既審特命內閣部
院六臣將發下祠頌紅本參以先後論劾奏章臚列擁戴
謟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欵據律推情再三叅訂擬首正奸
逆之案麗于五刑稍寬脇從之誅及茲三梳其情罪輕減
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此外原心宥過縱有漏遺亦赦不
三六
究自今懲治之後尔大小臣工宜洒滌肺腸恪修職業共
遵王路悉斬葛藤無曠官守而假事譸張無急恩讐而借
題參擧朕孰是非以衡論奏程功實以課官方有一于斯
必罪不宥尚各懲毖乃亦有終欽哉故諭是案凌遲處死
者二擬斬者二十五充軍者十一贖徒者一百三十一冠
帶閒住者四十四

賜名臣謚

予趙南星謚忠毅馮從吾謚恭定楊漣謚忠烈周炳謨謚
文簡顧憲成謚端文魏大中謚忠節周順昌謚忠介王圖
謚文肅王紀謚莊肅高攀龍謚忠憲劉應秋謚文節

生第一子

崇禎二年二月詔朕惟帝王膺天曆而奉宗祧首重元儲
尤隆世嫡朕以眇躬嗣位丕基夙夜祇念我皇祖皇考集

慶發祥源深緒遠佇昌嗣續仰慰貽謀茲荷上帝居歆宗祊垂佑以今年二月初四日第一子生係皇后周氏出中闈開冢胤之先萬國慨元良之祝肆頒渥澤覃被多方

止郡臣捐俸

崇禎二年四月諭朕覽文書見部科條議理財內有一欸欲令內外文武各官自七品而上停止一切俸薪朕思此係諸臣急公本心朕豈不鑒但設官所以圖治詔祿所以養廉朕方以潔己奉公望諸臣而尚慮盡捐豈此外更有入孔乎諸臣果能真心為國興利剔弊朝廷更受無數裨益有無數耗蠹何必捐俸言助朕今與諸臣約國家自有經制自有正供諸臣能為朕嚴核侵冒杜絕漏卮清償風逋復完舊額則太倉儲自盈條司空何虞告詘若諸臣大小事情俱從君父起念必忠必力無圖身家之利而貽公家不利此即福國經邦第一上策朕又安庸鰓鰓憂財用乎倘猶是沿習不變情套相牽而朘削民膏肥植私橐取侵公課修媚贈遺此不忠之尤病國之最朕覺察所及定真重典以儆積偷惟亟諸臣其懔思之

三七

言路關係

崇禎二年四月給事中劉斯琜疏言蓋聞英主受言取象于轉圜流水而末季拒諫貽譏于轉石拔山夫人主豈有不慕受言之名而甘為拒者哉偶因猜而府疑遂積疑而生厭猶豫之過未免開停閣之端此諸辟所以慎其初而忠臣必防其漸也我皇上首增考選之額以開言路而又勤召對以通下情可謂求言若渴矣然積輕之漸臣不無鰓鰓過計者則以虛言之日煩也流言之日滋也辨言之日囂也聽言之未虛而納言之未速也何也台諫之設以封駁為義以繩邪為職其于兵刑財用之屬惟察其舉厝而自簡繩之尼視不相代也今任者少而議者多章滿公車強半借條陳為職掌矣而皇上亦若認職掌在條陳諸如套疏敷衍溫綸置以此娓娓者真足濟時艱而奏安攘乎臣以為有治人無治法條陳而當任者未即議者之心條陳而非議者反掣任者之肘試觀年來紙上之兵粮口角之節省畢竟無濟于脫巾之變而況乎窺上意之所向借條奏為逢迎者且比比也議論多而成功少所謂虛言日煩者此也百司庶尹各有司存而獨台諫稱言官此豈惟明職掌之義亦以杜紛囂之漸今乃釐弁而輕瀆天聽貲郎而妄奏空談冷署閒曹而時生見事之風謀出位之政不可訓矣甚有嫉賢婦政索瘢無從遂爾編造歌謠捏成草欵無頭帖于通布于街衢匿名揭文暗投于宅巷覽

三八

之鑿鑿有據按之則語語無端欲何為者想不過二三小人謂皇上明目達聰妄意得流傳大內便可當射影含沙耳雖皇上視明見遠萬無旁寄之聽明而此市虎之紛紜抑豈聲穀之下所宜有耶所謂流言日滋者此也昔稱言官指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言及政府則宰相避席豈以君相之勢遂為言官屈哉亦以糾劾不避職在則然而聞言引愆道固應尒乃今弹文甫上年未下于高墉利口高張狼反横于當道或以有據之事敵于侈口而爭亦有自認之辜究且支吾不應此糾一事而彼且葛藤引蔓別尋節外之枝此論一人也而彼又東搜西攀至欲空人之國朝端同于聚訟黑白聽其淆亂且風聞有進密疏以惑聖聽而中傷善類者雖道路之口虛實不可知總之神羊結舌而鷓鴣鼓喙成何世界也所謂辨言日囂者此也任賢勿

二去邪勿疑圖哲后之芳規而舉不避親勍不避讐乃諫
臣之職掌乃今推鄭莊之轂者不曰薦賢為國而以為市
恩勍鷹鸇之逐者不曰除惡務盡而以為奇詆欲補牘而
再請既有挾私求勝之嫌迫不約而相同又有隨聲附和
之旨是容聲啟口盡絡疑團而梧棭柏臺皆盡蛇足恐非
推心置腹之誼也所謂聽言未虛者此也至于皇上勵精
求治一應章奏批發從不逾時而今亦有遷至旬日漸至
數月者矣向猶許諸臣催請而近且有暫留詳閱或有不
應批發之旨矣夫議論無過是非兩途而聖斷亦止從違
二字言而是自應虛受以彰都俞之休言而非亦當抉出
以成吁咈之雅若但束之高閣漫不剖分徒長局中之萬
藤更生事外之揣況暫之為呼吸不應久之將蠹獘叢
生我皇上魁柄手操要終原始豈其慮不及此而猶曰姑
三九
以此神不測之用也所謂納言宜速者此也臣非不知層
斷自有權衡于言官未嘗厭薄但防其積漸勢必至于此
且此時人面目頑人情日競身叢衆鏑者尚披顏甲而請
擊賊之纓裹足巖疆者又借清御以當愈病之藥向使白
簡有靈寧遂敢悍焉無忌一至此哉臣憤此頑鈍之成風
而益傷言路之徒設望皇上之力行之也

因旱修省

崇禎二年五月諭朕惟國本于農民艱惟食今三伏過半
酷旱不雨秋禾將枯農田失望朕心晝夜靡寧寔我君臣
治理失宜愆咎干和所致朕齋戒文華痛加修省尔百官
除照題修省外仍各住居公署洗心省愆各衙門簡舉況
關事務三法司清理刑獄情由除關係封疆錢糧重大事
情顯然不必議者外其餘偷盜人命婚姻田土扳誣干連
等項詳加辨別當結正疎豁者勒限完銷順天府宛大二
縣各理其獄附京州縣刑獄着巡按御史清理各道府州
縣官嚴各設法安輯地方拯救災患如發倉賑飢停訟禁
罰嚴革羨餘脩舉保甲窒遏奸萌務使旱不為災民不為
盜境內祀典神祇精虔祈禱為民請命其前項條件畿輔
省直一体通行該撫按仍將遵奉事宜各照遠近次第奏
報朕雖端拱慮切民依每念玉食萬方思以禔福億兆尔
中外大小各官受朝廷俸祿皆下民膏脂目擊災黎心寧
恝忍務須虔脩實政撫綏窮閻感召天和馴致豐稔用副
朕敬天勤民至意札部便傳各衙門通知遵行

賜故輔卹

二年五月諭故輔張居正佐　皇祖十年肩承勞怨力振
紀綱飭弛舉廢多有可紀雖以奪情及身後蒙議過不掩
四〇
功應給卹廕及其子懋脩量復職銜該部從公看議從厚
事羅瑜義所請也

京支錢糧數目

崇禎二年五月倉場侍郎南居益奏在京各衙門如宗人
府五府六部翰林院詹事府都通大太常寺太僕光祿尚
寶六科十三道國子監中書行人鴻臚寺欽天監上林苑
監順天府宛大二縣自公侯駙馬伯及錦衣旗手等衛指
揮經歷醫各衙門監吏各俸銀雖陞遷名數時為增減較
數歲之中以為常每歲約支銀十四五萬餘兩惟太醫院
舊制院使一員院判二員吏目十員御醫十員惠民局生
藥庫大使副使各二員連醫士共止一百一十員名沿至
萬曆年間官醫已增至三百二十三員名迨天啟年間增
添日多及至崇禎元年官醫共計五百三十三員名但查

每年見支俸銀三千三十一兩零比萬曆四十六年歲支已多銀一千三百六十餘兩文思院舊制大使一員副使二員洪熙元年添註大使副使六員後仍裁革其匠役名數俱不甚煩褋沿至萬曆年間官匠已增至七百六十三員名迨至天啓年間增添日多及崇禎元年官匠共計三千一百九十八員名今但查每年見支俸銀三萬四千三百二十一兩零比萬曆四十六年每歲支已多銀二萬七千四百九十餘兩若較祖制各不啻數倍相懸究何關于有無之數哉其餘京軍布花太常寺小麥光祿寺果品丙字庫綿花絨欽天監曆日板片惜薪司柗炭甲夫司苑局召買豆草丙字庫召買黑菉豆穀草價又麥豆芻楷價供用庫召買正旦元宵端陽中秋三節年例香蠟價光祿寺錢鈔礼工二部賞夷折絹兵部咨紙筏夫廣盈庫題派顏色商價神樂觀樂舞生布絹小麥黄豆芝蔴折銀光祿寺廚役冬布折銀器皿廠小麥惜薪司炭餅糯米價內官監召買稻草價外供用庫召買黄菉豆穀草價太常寺祭祀猪價陵寢墳園公侯駙馬造墳及會試合用米麥折價銀作局進册金價承運庫御用監供用庫丁字庫凡遇吉凶典礼題買金珠香蠟銅錫價各衛軍伴優恤各倉攷官錦衣衛宣官馬匹草料折銀又將馬匹草料又禁兵春秋二操口粮八衛營家丁鹽菜馬匹草料錦衣衛禁兵廩粮旗手通州等衛馬匹粮草折銀定慶陵做工鹽銀京粮廳祭祀各倉籌砝造斛修理閘河各衛門工食公費三王府鹽菜銀在黄口三大營勇士四衛營粮草折銀京營飛石教師口粮山東河南班軍口粮犒賞巡捕營軍官并馬匹料草各官心紅番役工食等銀訓練營并通州三標營鹽菜草總督房價訓練總兵家丁鹽菜料草三大等營護送梓宮口粮草料銀各衛所月粮折色等項銀增減不一每歲約支銀四十五六萬兩迄今有見在停止者有無容輕議者及典礼脩擧不時營辦數多擅難預定而米折籌砝數須分隸漕折合行另算外惟是三大營馬匹草料銀萬曆年間歲支銀八萬七千餘兩至天啓三年遂增至一十八萬四千餘兩迄天啓七年雖經少減尚計一十六萬四千五百餘兩查舊例每馬一匹月支草料銀五錢六分後議每馬月支銀八錢六分及還鋒題增全馬振武營添馬六百匹遂比舊例歲增八萬餘兩矣

邊鎮錢粮數目

崇禎二年五月倉場侍郎南居益奏按國永樂正統之間各邊鎮不過有備運粮料之例其京運舊額在薊鎮止五萬兩永鎮止二萬八千六百七十二兩八錢九分密鎮止一萬五千兩昌平易州并陘并無京運遼鎮止一萬兩宣府五萬兩大同五萬兩山西二萬兩延綏十萬兩寧夏四萬兩甘肅六萬兩固原四萬八千八百七十一兩二分又犒賞銀五百八十八兩八錢二分二釐五毫迨世宗朝始議宣大山西每年發主客兵銀二十五萬五千餘兩薊州主客兵銀五萬六千餘兩永平四萬八千餘兩密雲三萬三千餘兩昌平一萬兩延綏新舊主客兵銀二十九萬七千餘兩寧夏主客兵銀四萬五千兩甘肅主客兵銀二萬二千餘兩固原主客兵銀五萬兩隆慶中又增昌平防秋銀一萬六千餘兩嗣後又議四千撫按及茶馬各衛門贓罰就課等項改解延寧甘固及宣大遼東山西三關等處堆作本年應發年例雖沿革多寡不一尚未至十分懸殊

也薊因覆定經制在薊鎮原額銀止五萬兩後增至三十八萬九千四百九十三兩賞軍撫邊之數不與焉今見支又增四十二萬八千八百九十二兩零密雲鎮原額銀一萬五千兩後增至二十九萬四千三十七兩今見支聿減至二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一兩零永鎮原額銀二萬八千六百餘兩後增至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兩今見支又增至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零昌鎮原無舊額後增設京運銀一十七萬三千九百九十二兩今見支聿減至一十四萬二百三十二兩零遼鎮原額銀一萬兩嗣後本折歲用銀四十一萬七千七百餘兩後又增至五十二萬兩自萬曆四十六年發難始設新庫其銀屬為幫支奉本部題奉欽依每年正幫新庫銀二萬兩易鎮先止河南山東扣送太倉糧價抵作客兵年例銀二萬八百餘兩後增至五萬九千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七萬七千八百六十餘兩宣府原額銀五萬兩後增至三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餘兩今見支聿減至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五十餘兩大同原額銀五萬兩後增至四十二萬四千六百三十餘兩山西原額銀二萬後增至二十一萬三千六百餘兩今見支聿減至二十萬六千三百兩延綏原額銀十萬兩後增至三十六萬七千二百六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四十三萬三千七百餘兩寧夏原額銀四萬兩後增至五萬二百五十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九十餘兩甘肅原額銀六萬兩後減至五萬一千四百九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九萬七千五百餘兩固原原額銀四萬八千八百七十餘兩後增至六萬一百三十二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三兩零又萬曆四十二年下馬關召兵買馬立左右正兵四營歲支銀四萬二千三百七十餘兩以上除遼東一鎮見今增數不關但據太倉為經制與原額數內除甘肅一鎮稍減其餘十三鎮俱增銀二百八十六萬一千七百七十餘兩今再以見支與經制數內密雲昌平宣府山西四鎮稍減其餘九鎮又增銀五十五萬四千四十餘兩豈屯鹽之政久格而不行故主客軍餉盡改為年例乎抑偷懦日煩募選日增不如此不足以為四裔之守耶在各邊鎮計口授食必自有說但朝廷出入祗有此數入者幾何出者無算又何怪年例之拖久無償也合營馬草料醫文兩院月俸共增銀六十六萬餘兩矣

捕營盜情

崇禎二年五月大理寺御康新民疏言臣備員廷尉稱天下之平無遇審錄重犯多方詳慎屢有平反清夜省心惟恐天下有冤民也軍徒一冤民已不堪命若大辟一冤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其關係更重矣在愚民固有以他故罹辟者然多屬人命盜犯人命自有冤對猶易訊斷惟盜犯真似微曖極易淆錯外郡縣盜情猶有着落而京師盜情益多縱枉蓋失主被盜之日須先投一失狀于官司預報失單逐項開明記號如首飾金銀分兩有無珠翠衣服顏色或紬絹紗羅布絮下至一帽一履亦必註一襲樣嗣後擒賊追贓合者方為真盜若果審真即駢首何憾若無確證難以懸坐至盜已到官須立地審取口詞無得日後妄攀以殃林魚今京師賊犯全憑番役緝獲每當未經官時先于城外冷空廟寺非刑苦拷逼使供招利其攀擒以為奇貨至真盜真贓未必不隱縱颺去其供招

成獄者或云不知名失主或云過路人不知姓名即指有失主認識賍物然當日原未投失狀未具失單安知今日盜犯果係其家失物至有一種神奸與番役穿鼻每遇盜發或當官認為失主而賍物則私相瓜分若然則天理漸滅而王法甚屑越矣城番獲賊係各兵馬初審營番獲賊係巡捕把總等官初審夫審盜非聰明不能得情非清正不能得情非寧耐不能得情而欲以三者必之各兵馬把總等官其將能乎不過隨番役所寫供單為渠作謄錄耳即此便為初案矣已而兵馬所審轉解巡城御史巡捕把總等官所審轉解京營督捕提督巡視京營科院中間固有嚴究漏網亦有開釋無辜者叅送刑部審定招詞堂屬幾經推敲大獄訂有成案及遇臣等閱招始末虛心鞫問其為真盜真賍甘認無辭者十之三四其嘵嘵轉辯藉口

四五

于番役之苦拷逼供者十之六七也真者自應執法以正三尺稍有可疑必駁審以期于當然封事犯之日以至臣等則不知耽延幾許日月矣近有盜情一起牽連三十六人陸續監斃兵馬司者三十二人臨審病故者二人止二人聽鞫其中即有一可疑者駁從末減然前二十四年人中豈尚無子虛烏有可待平反者俱已混登鬼籙矣言念及此安得不痛心疾首也臣欲自今以後除長途卒遇响馬不及呈報外九京師居民若有被盜者各就五城所光投一失狀隨開失單如前式粘狀後賊犯既獲庶有所據以定真贋即獲自各營亦必閱原狀以為確證其番役止許嚴觧不許苦拷至五城掌印兵馬多係孝廉前途尚遠如遇審盜必分明就裏情節賜別細審果同行上盜亦須將姓名年貌住止賍物逐一剖悉不得止報混名致難緝捕審畢一一親筆註定用印鈐記不得辭勞分委致滋弊端其各管巡捕把總等官亦須念及冤報盡心審確毋輕信番役私相貓鼠其各城御史暨巡視京營科當不時誡諭專以審賊之當與不當定各兵馬各把總等官殿最若故出故入臣等覆審既明將初審官題叅依律懲究且盜情一發即須速解轉解叅送法司不得耽延月日使無辜斃於犴穴其嚴衛理刑官亦求皇上明旨申飭凡遇審盜務慎重得情毋輕枉縱至京師一種拏訛棍徒往往捕風捉影擇人而食騙詐所及家貲一洗甚有羅織傾命者致使善良赤子日跼蹐于橫禍則妄拏誣諂尤當嚴為申禁以安根本之地可也

四六

一臣獨召

崇禎二年六月獨召礼部侍郎周延儒入對晡入漏下始出御史李長春等言皇上御文華殿獨召礼部侍郎周延儒日西而入星移而出數日以来訪問其語秘密不傳所言私王者無私一二執政猶存二三言官具在豈舉朝皆不足信唯延儒可深信乎偏信獨任既啟其端異日窺形測影不勝多事矣帝曰延儒屢疏請告特召面諭李長春不得横生猜疑

宜去許臣

六月御史李炳疏言臣等奉命鞫審錢謙益一案謙益科場事既蒙聖明之疑惟有放之去以俟威嚴之囊體仁攻許事盡露其短亦惟放之去以俟清議之定而已時欲體仁入閣不報

乞容戇臣

崇禎二年六月御史吳甡疏言臣忝遇召對皇上命翰林院官宣讀御史任贊化論礼部尚書温体仁一疏廷辯良久已而諭各官修職業臣等退而思維朝廷設官各有職業惟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伏讀蒐慝者皆得白簡從事是糾彈者臣等職業也厲犢固疑市恩條陳亦係臺責非職業之所急也宋臣蘇軾言臺諫許以聞風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夫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然則臺諫之職業關係亦不小矣任贊化素著狂直其論温体仁自謂職業當然祇固激于忠憤有入告君上之言不暇飾于文詞致稍違論奏之體皇上責其纖褻罪亦何辭而因言獲譴遽加降調臣等竊有未安夫忠直者人臣之大節鄙褻者論奏之細微過未聞聖明之世以言語文字罪臣下者也古者建鐸求言止輦受諫開納奬勵尚恐不至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巷語里謠不廢問察豈取夫利口喋喋以娛聽聞也哉臣等恭誦明旨為贊化惜為体仁惜尤為朝廷惜何也贊化冷面剛腸矢忠圖報屢有建白亦屢蒙採納今糾論大臣不告以進退之義廉恥之大而指摭纖行至令忠悃掩于褻詞不得其言而去故為贊化惜也体仁讀書中秘三十餘年豈不知古之大臣一被人言則杜門引退是非聽之公論而爭辯不休致異議叢生葛藤紛起三官被斥何以自安故為体仁惜也皇上弘開言路優容直諫乃前為体仁之疏削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又為体仁之疏而黜贊化一摘再摘班行削色播之海内書之史册似非美事故為朝廷惜也然而臣等尤有慮焉凡建言者非不知庸庸多福坐積俸資可躋卿寺而獬豸觸邪義難緘默故有得之見聞採之咨訪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寧結怨賈罪而不自顧惜者総以為國家而舉職業也今被論者指論人之人曰為某報復及重召對又疑所論之事曰出于詆誣而文華商确政事之所反為論臣爭論是非之地臣恐今後言官多所諱忌即有得之見聞咨訪者躊躇自疑曰得無涉于報復鄰于誣詆乎則中道廢止矣凡被言之人巧於遮飾皆可加以報復之名而戇直之士吶于奏對反日受夫誣詆之罪設有大奸大惡而言者杜口結舌以贊化為此小人之利非國家之利也

改修曆法

崇禎二年七月礼部疏言授時曆本元初郭守敬諸人所造而大統曆因仍之于漢唐宋諸家誠為密近尚未能確與天合加以年遠數盈至今三百五十年來未經修改致也以此具疏伏請乞博選知曆之人講求考驗務期恙合天度超越前古以垂永久今兩奉明旨仰見我皇上欽若敬授之至意稽古垂憲之鴻猷臣等雖才識駑下敢忘竭蹶以副隆指切惟治曆明時古人以為重臣等不敢繁稱上據元史所載以宰相王文謙樞密張易主領裁奏于上仍命左丞許衡參預其事王恂郭守敬并領太史院事分掌測驗推步于下而又博徵楊恭懿諸人助之然猶五年而成六年而頒行十年而進書五種二十六卷後三十年閒續進書九種七十九卷則成之基難矣高皇帝樞元以漢典章散失止存授時成法數卷無統等因做為大統曆僅能依法布算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後來有志之士亦止將前史曆志揣摩推度并未有守敬等每年實測之功力又無前代均然可據之遺書所以言之而未可行用之而不必驗也夫莫難于造曆莫易于辯曆天之高星辰之遠而先期布算使得時刻分杪毫髮不差非積久測驗累經修改其勢不能是故難也若欲辯術業之巧拙課立法之密疏則值日月交食五星凌犯據會推算臨時候驗則時刻分杪合即是不合即非是故易也今日用人務求其能合者而已即法未遽數務精擇其言其書可以必合者而已按大明會典天文地理等藝術之人行天下訪取考驗收用弘治十一年令訪取精通天文者試中取用嘉靖三年科臣建議部覆保舉于是以戶科給事中樂頀工部主事華湘俱陞光祿寺少卿提督欽天監事然二臣終不能改守敬之日所以至今疑闕不敢據謂海內無人但私習天文律有明禁而監官不知曆日意往往以此阻人是以事多不習或習之而不肯自言耳臣等考之周礼則馮相與保章異職稽之職掌則天文與曆法異科蓋天文占候之宜禁者懼妄言禍福惑世誣人也若曆法則于敬授人時而已豈律例所禁哉今議臣部訪求及通行各省直不拘官吏生儒草澤布衣但通曉曆法者具文前來其言天文者一槩不取即明曆者亦不必遽行起送先取其著述文字并令豫算交食陵犯數條式製造儀器式樣并申到部查核果有裨益方行取用庶真材得以自見而贋鼎濫竽無能離進矣但據臣等所先聞近世言曆諸人都宗郭守敬舊法比于見在監官藝猶魯衛無能翹然出于其上也至若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經度地有緯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其會似會皆古來所未聞惟西國之曆有之而舍此數法則交食凌犯終無密合之理高皇帝命使臣吳伯宗與西域馬沙亦黑翻譯曆法蓋以此也萬曆四十年監正周子愚建議欲得參用務令會通歸一今宜參其說參用兩法果得會通歸一即本朝曆法可以遠邁前代矣

賦役全書

崇禎二年七月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言看得賦役全書肇自行條鞭法始距今已四十五年矣查賦額初定錢粮數目自有定則惟是地方因事加添司道每年增定吏書受賄任意那移有一州縣而此多彼少者其弊為溷派州縣奉行而不敢問司道偶增不過千百中十一而有司不肯

者一聽奸胥之暗洒瓜分如每兩應加一分而即加二分
者其弊爲花派小民遵行而不爲怪二者乃寓内通弊牢
不可破者也欲清其弊全在撫按先爲裁定令當亟爲申
飭其說有八一錢糧之規則宜明也省直錢糧因地起糧
因糧起科其間有上中下不同而則次亦異如某地係某
則應該粮米若干斗升該科銀幾分幾厘逐項開載明白
由升而合斗由分厘而合錢上中下分别明白以則例定
編派之額以編派衡出入數則錢粮之大概了然矣
一總撒之確數宜核也省直錢粮名色雖不一大約田賦
均徭二項下離起解存留兩款宜令各州縣不論賦徭不
論起存共開一總次開二項各揭一總又于二項之下備
開起存支解撒數務期撒合州縣總州縣合府總府合省
總省合部總一分一合不爽分毫則飛洒增減之弊絕矣
一新舊之粮額宜晰也省直錢粮既有則例當以萬曆初
年賦額爲準從前粮每石納銀幾錢幾分又于某年因某
事又增銀幾錢分合舊額若干今果有裁減否逐一開明不得
一縣開入撒數其有裁減如征播征倭等項亦須開明某
年事停除豁勿涵原額之内至遼餉一欵有因地畝起科
者有因田粮起派者與舊額京邊錢粮原自各分此係新
增不在全書之内今亦另開一項則新舊二項瞭然明白
矣
一起存之瑣細宜備也夫解京有運解邊有民運悉屬起
解一項且部于崇禎元年會計冊内刋有成數而存留一
項在各省直地方支銷者頭緒紛亂難以窮究須將存留
錢粮先查全書原額若干後因事加增者又幾項逐一開
明其應加裁汰并應改充餉者亟爲拈出聽臣部酌定議

改不容隱匿者也
一雜項之開列宜詳也以新餉言之雜項數欵而抽扣工
食雜夫公費等項括于其中以舊項言之會議數欵而司
道公費修理衙門等項括于其中又有冗官冗役先由撫
按題准裁汰仍留以充餉者并今見存仍可以量裁者凡
隸某項即于某項開載原額若干今裁減充新舊二項若
干分别明晰較若列眉俾與存留數内總撒相符可也
一驛站之增派宜減也驛站銀兩在原刻書内者自有定
額年來因驛遞者累多有額外加增而他處之協濟不與
焉目今功令新頒郵傳廓清出數既少而人數猶多是病
民也今後務照原額派徵凡額外私增者俱應註明裁去
蘇民困于萬一也
一民屯之出納宜清也凡各省直賦役書内多不載民屯
銀是以豪右得以肆侵吞衛弁得以恣乾没據萊州衛指
揮楚邦楨具奏已有左驗由萊衛而推之東省由東省而
推之天下無有處不有合全省直將原徵民屯銀兩并支
銷欵項存剩數目另項造入簡明冊内以憑彙編無容遺
漏者也
一裁定之冊式宜簡也各省直送到全書有詳有畧有宜
于昔不宜于今者皆當商確裁定如裁定未妥臣部當再
駁如將賦役全書通行繕寫未免靡費時日合令省直撫
按裁定賦役如全書詳備者止于本項下貼一浮簽明註
某項因何應删改增減某項應節省解部用印鈐盖以憑
酌議如全書未備另造一簡冊以便彙編近者限三月遠
者限五月送部要以寧速毋遲爲便計耳
八議既備而裁定之事思過半矣此外合通省計之地方

有肥瘠通寓內計之風土有南北中間均一款項為此所有而彼處無者務令詳造不許遺掛一漏萬此在撫按司道自能酌定而非臣部所能預擬者也

畿輔水利樹蓺

崇禎二年七月兵部侍郎申用懋言永平灤河諸水邊無寬衍儘可疏導成渠以防旱潦山陂隙地最宜栽種裕民事在各該地方有司相地察源便民興利者也至若渾河水性不常沙淤莫測京南一帶歲受其災而導之之策尤當講求以拯墊溺乞勅撫按奏請定奪仍將每年各州縣開過水道渠塘栽過樹木處所有無渾河水災冊報本部以分殿最咨送吏部以示優劣處分允之

榷關額數

崇禎二年七月工部題榷關合南北凡六荊關額稅二萬兩加餘銀二千兩杭關額稅二萬兩加餘銀二千兩清江廠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中河郎中額稅一萬兩加餘銀一千兩蕪湖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龍江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解部充鼓鑄之用以濟陵工急需

漕儲出入數目

崇禎二年七月倉場侍郎南居益疏言漕糧每年以四百萬為額除永折邊糧計七十八萬二千四百四十餘石外實入京通者額該三百二十一萬七千五百五十餘石即地方災祈免祖制仍責令于附近郡邑撥補足數原不容折銀虧額也如附近府分有災傷無處湊補猶將臨德兩倉收貯備荒糧米內照數支運務不失原額四百萬石之數祖宗朝鄭重倉糈如此查神祖初年京通之貯尚計米一千五百二十餘萬于時每年支放止該一百九十餘萬今自關鮮借留地方截折每年實入京通者不過二百餘萬石而軍兵增設各役冒破每年實支米反該三百二十餘萬石除本年充運盡數支給仍應搭配舊糧百餘萬石方足歲額今計京通兩倉實在米止二百餘萬不過兩年配搭便罄盡而無餘矣此一倉糧也雖云軍需其實滿京都何家無軍亦何家不食漕米萬一搭支淨盡根本重地豈即能神運鬼輸以卒傑不可知之事變乎此時惟有嚴核虛冒而各衙或創設或增添但就萬曆間迄今每年已多支米五十萬二千六百餘石矣況一營衛官軍也何以此月之支給較彼月之支給漫無定額一文思院官匠也何以屢清之後較未清之前支多踰額酌時宜而緩急布之所當按衙門而各令責成矣議者謂加放漕折可以省粒可以裕儲而庫銀不敷且時有借漕折而別用者矣夫米果有餘何妨給米以存銀米既不足斷當量入而制出查每年折色例該兩月而前任督臣畢懋良具題增四月今即不能四月獨不能三月乎又豈可減於二箇月之祖制乎至關門還米另編幫牌總漕已有成議此後或不制再為倉米之蠹而鮮兵既裁獨不可稍為酌減而猶株守十萬石之往規乎各地方災折即無奈多援獨不可據議單而令通融補湊于豐稔之府縣乎臨德備災之米空懸日久獨不當急圖修復以資不時之支運乎珂患火燬即恩與不容終格而獨不可嚴行稽察勿使以少報多捏假當真乎此外若掛欠運官千石以上者參送法司千石以下者押發漕司除究罪外其所失之漕糧法當照數追補者也其掛欠者固不知作何開銷其終久也亦不知作何結局雖各衙門自有見行之事例倘亦不應如此之草草

也今後各衙門似當將完欠存銷各數目年終俱清冊投部互相關白以便稽查而一切追完錢糧仍當歸還太倉以壹本折支放之用再查通庫所餘軽賫等銀及鋪廠板木折改濟邊者數原不多皆稽米本項也合無盡湊放漕折物極則反之固然耳要之裁減冗濫吏屬吃緊而言者徒嚴聽者自忽非以酌量之虛文塞責則以瑣重之難反見泥祖宗法制非不犁然而絃轍之膠猝難變更天下事大都如此矣

國學考課

崇禎二年八月國子監司業倪嘉善疏言議將通監諸生月三課文又酌一歲之中合課經書後場于一日而卷必彌縫閱必公同請託必嚴奸弊必絕六堂定六名不分舉貢例俊惟才是視其卷仍備正副封進御覽以憑欽定者旨下之後移咨吏部與以出身舉人照先年舊例授以京衙歲貢恩選或除州縣正官或學正教諭俱准與選廩附例應貢歲貢量行減年民生倘有英才拔起亦照附例歷滿俱選于循資歷級之中寓鼓舞通變之術太學將多佳士矣臣又以為德行之激勸不先名教之砥礪奚藉宜于歲試發業之前確訪行修之士至期特拔一人詳核生平修著實跡并呈御覽旨下一体移咨吏部選授教授若敗簡踰跳之輩亦每歲查一二人註名于籍以憑懲警革斥

冢臣存人

崇禎二年八月吏部尚書王永光疏存霍維華給事中陳良訓等劾之永光曰存人之人與所存之人各有生平不相掩也如以存人之人累所存之人則董卓不存荀彧蔡京不存楊時乎如以所存之人累存人之人則四岳不存鯀呂大防不存楊畏乎不特此也即霍維華不存吳甡乎賓繼吾不存沈惟炳陳良訓乎乃在此則為逆黨為翻局在彼則為正人為同調此何說也冢臣杜門不出帝遣中使召之至曰臣係用人之人而不能用人皇上留臣無益也帝問卿欲用誰乃以史塈高捷袁弘勳對帝顧閣臣即下旨起用閣臣言人不由別衙門舉存事不由本衙門案呈自存自用恐非制帝曰卿等不必瞻顧可即出旨三人以原官起用

太倉舊餉

崇禎二年八月主事周夢尹疏言地畝正餉約以三分起解歲入太倉反不及九厘旨令戶部查奏尚書畢自嚴疏曰夫田賦之有存留起解也可按籍而復視起解之有本色折色也亦可分款而稽核謹按崇禎會計冊所載宇內見額田地七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四頃有零所載太倉每年額入以充邊餉者實該銀三百一十萬五千有零然內仍有在京衙所屯粮秋青草課贓罰備邊缺官吏農事例等項約居過半其實自地畝起解者僅一百五十六萬耳取一百五十六萬之銀坐派于七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四頃有零之內雖有雲貴四川廣西等處截留餉銀并北直抵買邊豆銀共四十八萬五千有零計畝而論為數幾何即夢尹浙江人也浙江一省額地四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一頃所稱天下雄藩財賦之鄉定計解之太倉充為邊餉者共銀五萬六千五十四兩零計畝而論僅得一二厘耳即此以例其餘地畝有肥瘠則例有次等恐一畝之起解固有不止三分者亦有不滿三分而三分之起解定未盡入太倉而充邊之餉也請以起解項款

言之如漕粮有四百萬白粮則二十餘萬而南粮不與焉金花則百餘萬民軍折色則三百五十六萬餘內供絹布花絨蠟茶硃漆芝麻紅花桐油銅鉛膠礬槐花苗草等項暨于兵部柴薪工部之料價及內供本色織造段疋柴炭軍器項動以數百餘萬計而又加之王府祿米河工站價科舉公費廩俸工食等項又不啻幾百萬凡此廣浩繁項不可枚舉數非賦自地畝則計歲入太倉歲充邊餉者真無異馬体之毫末也

屯田起科

崇禎二年八月戶部尚書畢自嚴覆戶科汪始亨屯田疏該職等看得屯田之利國朝一大政也開立之始每軍種田五十畝或畝不等為一分有肥瘠沖綫之別焉初定科則每軍田一分正粮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粮十二石給軍士用并免盤量有特示優恤之恩焉衛所旗軍七分下屯三分守城有寓兵于農之意焉雖時異勢殊遞有損益而屯田規畫大約盡此軍即是兵屯即是餉祖宗朝謂養百萬兵不費民間一粒粟用此道也今則盡非其故矣邊塞者每啼飢則呼京運腹裏者以乏食并廢荷戍說者曰屯田荒蕪也悍軍逋負也不知病不在荒弊大在軍以民之籍而漁軍之利借軍之産而避民之産則科臣汪始亨所謂佃貫屯田者是矣軍之世業奄然有之即介冑率當虛名而點查尚費奔走彼粒食者獨熙熙果腹也軍何辜也田連阡陌接壤犬牙百姓之催科禍幾及骨佃軍之豪右薄賦輕徭肥磽一而甘苦何不均也民何辜也此科臣所為痛心疾首為是遙屯損餉之請也查得大明律例一款凡有强占種屯田五十畝以上官調外衛帶俸差操旗軍丁人等發邊衛充軍民發口外為民法若是其嚴也遵祖宗之法正其罪而奪其産亦不為過第相傳年遠或受先人之遺或經迭易其主驟行追究未免株連則莫若照科臣議將佃貫屯田照民田一樣起科之為直捷也職等初擬將佃買者起科本軍自種者則否繼而遍訪耳目斟酌積弊二百餘年原田盡已佃賣軍人自種者十不得一焉甚至百不得一焉若開一假借之門奸民善匿無不託之于軍勢必紛更踏勘徒成聚訟不如畫一起科之為妥也第此中有不容不分別者如兩京根本之地士卒為王爪牙九邊大敵之沖軍丁為效悍禦止查其佃買者起科而各軍自種可免深求其他外省及兩直屬郡應照屯田冊籍備查坐落處所無論民種軍種俱照民田之例槩行起科蓋膏腴之地當入富豪之家有勢官富民佃種者本衛所指揮千百戶占種者亦有豪軍佃種弱軍者此當照民田起科無疑矣即千百之中間有一二軍人自種然土木偶人何嘗為朝廷緩急之用今邊圉募兵而戍之溪內竭民立而養之彼坐擁虛名者書致消埃以充邊精亦其分義所當然耳

府臣進規

崇禎二年九月順天府府尹劉宗周疏言臣聞之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至于仁義之外則為功利刑名其究也為猜忌覆蔽與亂同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之林也陛下勵精求治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勒限面奏庶幾乎太平之立致然程效太急不覺見小利而急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乎夫今日所急于近功者非遼事乎今誠得在事之人以屯守為上策蕭兵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需之歲日

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驕聚
天下之軍以莫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夫今所規之小
利非理財事乎職以為令天下之民力竭矣堯舜在上一
民飢曰我飢一民寒曰我寒夫豈人衣食之哉成賦有經
其所以取之者儉也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痌瘝眞無忝堯
舜之心而輒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尅聚斂之
政正項之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又三四
年并征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抵轉展得
之民手為病甚于加賦敲朴日甚道路呑聲小民至賣妻
鬻子女以完勢且驅而為盜轉而淪于死亡當此時也有
司之掊尅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司以催征為薦課而
殄斥之法亡以若所為求若所欲欲國家有府庫之財不
可得已頃者陛下嚴贓吏之誅自執事以下坐重典者十
五九
餘人可謂得救時之權矣然貪風不盡息也為其所以道
之者未盡善也堯舜之世礼官多而利官少故畫衣冠而
民無犯者善乎賈誼之言曰礼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
後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之不曰不廉而曰簠簋不飭
其礼遇臣下類如斯矣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狗彘之
心為擲地惜乃兵者厰卑諸臣既發覺其見在者矣又劾
問既往不已積弊相仍已屬曖昧不無懸坐為贓而置之
重典是謂不教之誅頗傷士氣其他一切詿誤指稱賄賂
者即業在昭雪已從吏議而深文巧詆杜天下遷改之路
益習頑鈍無耻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廉恥日喪官邪日甚
陛下亦豈能一一問之昔張武受賄漢文贈之金錢以愧
其心天下化之則刑屬之不如礼教章章已且陛下以焦
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總以未得天下賢人君子而
用之也昔者堯舜勞于求賢而逸于使人故能成勳業之
治陛下亦嘗搜羅遺賢遍天下乎而所嘉與而樂用者多
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
捷利口為才請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即得其人矣求
之大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以大苛或因誤而成過有勳遺
罪譴己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
也當是時天下之聰明才技豈復有加于堯舜而堯康衢
必訪舜邇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智陛下聖明天
縱卓絕千古諸所劈畫出群臣意表遂視天下以為莫己
若而不覺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為不及益務為謹凜救
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閒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遂無
可與託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
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壅矣愚一己
六〇
之獨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悉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
時而移矣方且為內降方且為留中不報又何以追喜起
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然則兵以不戰為武刑以不殺
為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舜乎未也堯舜
之道堯舜之學為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陛下生符
堯舜聲(色)不御宴遊不遍躬危微之訓固已得其大端至
于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醞釀而為功利功利之不已
流為猜忌猜忌之不已積而為冰炭人心之危所潛滋暗
長而不自知者乎焉黑証此心之出于道者正此仁義之
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此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
差而中道在是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
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于邊境舉而措之陛下以一日
堯而舜矣夫堯舜非絕德也陛下之心則堯舜之心也心

之中卽堯舜之中也有爲者亦若是而已矣又何難焉昔
宋神宗用王安石用兵西北紛紛言利以新法禍天下則
功利之毒也漢宣帝生民閒周知情僞用法無私趙蓋韓
楊不得其死說者謂漢業衰于孝宣則刑名之過也唐德
明強自用指姜公輔爲賣直恥見屈于正論而甘受欺于
群小卒有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爲患也此皆三代以
後不數得之英主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則堯舜之道信
乎不可以不學故也伏願陛下超然遠覽學堯舜之學行
堯舜之道舍己以用天下之賢省刑薄歛與天下更始乃
始制礼樂以化天下直接三千年道統則宗社幸甚

山書第四卷

申飭銓法

崇禎三年正月諭銓序雜職久稱弊藪只在掌選者公明幹執豈在規則屢更既說款項多端不必冊呈御覽責等行同論考考同論序吏承等查寔歷真沓序勞序卯如有奸胥賄奈重治不饒該司官不行覺察即與同罪該刊榜諭衆選聽選人自行糾舉該科記著查參

冊立東宮

崇禎三年二月詔曰朕維自古帝王嗣大曆服長治久安莫不首重建儲所以定宗祧隆國本凝天眷而繫人心也我祖宗列聖相承德祚綿洽率由茲道以裕詒謀朕祇紹丕基競懷付託乃荷皇穹眷祐胤嗣蚤開長子慈烺睿託坤元祥鍾震一中外延敬承之頌天人表協應之符昨日文武臣民疏請再三舉行冊礼而朕以子方襁褓謙讓未遑茲屆青陽載仲之辰正值蒼巽誕弥之月礼官復申前請衆志誠難固違爰考舊章式諏吉日祇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授冊寶立慈烺為皇太子以仰紹累業無疆之緒俯慰兆人胥戴之情大典告成環垓同慶

天津屯田

崇禎三年六月巡按御史李玄言屯之有裨于國久矣惟勞怨二字最足掣人之肘而靡其氣天津何家圈地方水旱兩田凡二萬二千餘畝前屯臣費幾多心力開墾收買而一旦為璫所壞鞠為茂草天啟三年至今已七年矣屢言興復而屢未舉行豈人盡無黍離之思耶緣彼處豪右勢惡利其荒蕪交相吞占間有興復者便散布流言多方阻撓因而中止職前躬履其地見其平衍沃潤一望無際且溝渠橋閘依稀在焉見成之美利也職甚珍之隨訪委原經理發弁陳之漢一一招種許交租滿二千石之日題覆原官已奉俞旨今夏大小麥豆已報七百八十餘石見守該屯至秋收又當不止此也此後租收無數每歲國家坐獲數千石之利資軍佐餉裨益良善

軍政之弊

崇禎三年七月鎮守通州兵部侍郎范景文疏言祖制邊腹內外衛所綦重以軍隸衛分屯養軍無事則屯收有警則徵調後失其制于軍之外另募民以為兵于屯之外另賦民以為餉而彼如鱗尺籍不能為衛鋒之事久之并不知為帶甲之人弊也久矣果不止一通營為然臣以維新之世百度改觀雖全局皆壞不止一處而補救正欲于此處始雖易世易湮不止一時而積蠹正欲從此日更豈可悠忽誕漫使有定之軍制付之不可問有用之軍籍投之不可知則所謂維新者安在謹條列數端核虛冒清占役禁買閒覈馬匹選家丁以瀆聖鑒

科道銓司陞轉

崇禎三年九月諭朝廷設官原為治國因分叙爵秩優任才能近來人心日競銓政詭隨即如陞轉京堂本以酬勞獎賢今則科道吏部司官視為固有不論賢否循例必浮至于監司知府体統宜階均屬隆重祖宗時特選朝臣有才望者為之何以今日輕鄙若此背違舊制恬習蒐風莫以為甚若不亟加挽正濫觴日久又將輕視京堂茀髻卿貳矣今將添註閒陞一槩停止以後科道中及吏部司官果有才品兼優者准陞監司其或操守無疵風力稍遜者准陞知府若才品勞勣並茂及司道卓異特著者准繳正

陛例與陛京堂部院該科永遵為令敢有朦朧奏行必置重典其考選科道及推舉吏部司官必須慎擇于先方便後来陞轉不許輕狥濫用混列清華令後科道吏部有不稱職者着該部院特行糾参處分毋得姑與量陞别滋蔽垢各令力行慎勿玩違取咎

祈天永命

崇禎三年九月順天府府尹劉宗周疏言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上無德准好生是德故人主之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一毫朘削之私不得而設焉所以受天明命也雖有秋肅不廢春生雖有雷霆不勝雨露天道然也法天之大者莫過于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而陛下自即位以来勵精振刷不免以重典繩臣下逆黨有誅封疆多事有誅已足為天下創矣猶未也又因而及一切詿誤者方且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譴去又其輕者以降級戴罪紛紛狼藉朝署中半羅頗衣而最傷國体者無如詔獄一事即迩者易應昌之以回奏獲罪也風紀大臣而亦處之以詔獄詬辱箠楚下同奴隸何以勵憲臣之節且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不過平反意在昭朝廷矜疑之德非果有出于欺也以平反為欺罔則必以鍛鍊為忠直承而望之蒼鷹乳虎之輩且接踵于天下矣陛下留心民隱雖嘗設登聞之鼓下欽恤之詔惟恐天下有一夫之含冤而鍛鍊之門業已開于臣子又何有于匹夫匹婦之賤臣恐天下從此重足而立也一門之内大者可殺小者可論按籍而誅之即令果無冤民于其如以律為教民無措手足何臣願陛下体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子有罪一槩下法司處分仍寛易應昌罪案開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于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者而陛下自即位以来軍興浩繁不免以重斂責小臣宿逋既誅見徵必責已足為天下病矣猶未也又借及来年之預徵者方且有司有遠司道有罰京堂有坐催節節追呼閭閻中安問雞犬而最為民厲者無如貪官汚吏即迩者蘇琰之巡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行李被訐監司不意煌煌持斧將墨綬望風是貢而身坐穢跡非得之贖鍰之遺丈則得之薦舉之報謝嘿入國門抑又甚焉夫以巡方而贖貨又何問下吏之操守而致令釜魚甑塵之風遂空谷于天下矣陛下留心吏治亦嘗嚴大教之禁慎科罰之條惟恐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而誅求之令業已遍于國中又何有于爾俸爾祿之輩臣恐天下從此側目而視也兵興以来老弱轉於溝壑壯者散于四方竭澤而漁之即令苟濟國事其如暖心已潰脉節無容瘳何臣願陛下体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後賦役全書既定以節省之物力抵之而還有餘不盡于民間仍責勘蘇琰賍証有無通行風憲官犯賍律下示天下以為撫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自神廟以来士大夫朋党相軋使忠良盡遭屠戮而殺機先發于内閣尤自熹廟以来士大夫賄賂公行使帑藏日論虛耗而織德亦先聞于内閣陛下深懲既往期得天下第一流人協夢卜之求一時参大政者卒本之特簡出于人情物望之表諸臣遣除不可為不隆則報稱不可不力臣願閣臣体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構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党之禍弗寵利居功佐人主以富强摭天下土扇之勢則所以終基此

祈天永命之功者相臣實與有力矣故曰体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功臣以至愚極陋荷聖明任使處茲重地不敢營心職業之外以取罪戾乃臣固天下有司長也承流宣化皇上將臣一官是問而自擊煩刑重斂之政所在病民處首善之地不敢不肴躬自責邇流竊流復進求之黼座之間政本之地竊自附于千秋金鑑

山書第五卷

賑濟陝西

崇禎四年正月諭朕覽章奏陝西延綏等處屢報地方飢荒小民失業甚有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者誰非赤子顛連若斯誼切痌瘝可勝惻惻今特命戶工二部共發銀十萬兩差御史前去會同該省撫按相酌被傷處所次第賑給必須躬親料理寔惠小民不許委官吏胥侵没仍責成府州縣有司多方措處設法湊濟以贍窮黎果能寔心鍳辦奉行得宜准與奏荐如有違抗闒茸及乘机染指者即行參劾還着大張曉諭開道愚民朝廷軫念飢貧特行賑貸嗟尔百姓何故不安本分甘作非為即已被脅從誤入賊黨若肯歸正便為良民嘉與維新一体收恤其差去御史着遵体朝廷恤民戢亂之意用心相机行事以副簡委復命之日即事稱否為尔功罪其欽承之

六七

辛未月食

崇禎四年四月朔月食先是尚書徐光啟疏言日食隨地不同月食分數寰宇皆同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盖食在早獨見於遼東食在晚獨見于張掖當時京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之見食則其法為未密也今月食分多少天下皆同但月体一十五分則盡入闇虛亦十五分止尔而臣今推二十六分六十秒者盖闇虛体大于月若食時去交稍遠即月体不能全入闇虛止從月体論其分數是夕之食極近于二道之交故月入闇虛一十五分方為食既更進于一十二分有奇乃得生光故為二十六分有奇如回回曆推十八分四十八秒畧同此法也

畿輔水利

崇禎四年六月給事中魏呈潤疏言臣聞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泉流灌溉所以育五穀也是以川澤通氣天地收其成功雨暘示徵王者因之增美比者滹沱諸河乾可步涉東光等淺轉漕若石近京數百里一望赤地假十日不雨哀此勞民多稼少穫何以禦歲臣聞雨者天地之和氣霑潤上騰而後雲滃澤鮮洋溢頃畝是以山居知雨非山之能感氾也山必有澤燥濕相蒸而變化生高下相感而雨水成夫天下之水自足灌天下之田而每苦于不能用天下之田自足給天下之生而每苦于不能獲周礼曰幽州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冀州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害水澤至沃也國家定鼎於燕用幽冀以為畿輔負重山面平陸奧衍之利甲于東南若䟦其上源自涓滴引而致之何田不充何漕不裕惟北方不知蓄水聽其自旱自雨旬盈旬涸而莫之均節故潦蕩則瀰地巨浸炎烈則滿眼砂礫一遇飢歲比室如懸民之敝極矣昔舜命禹治水至千百年穫其利而考其言曰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也此之謂水政即農政也漕政也自秦開阡陌廢井田而溝澮之制始湮漢唐而後日受河決之害夫以數六之河挾五六月之霪霖而無有旁地以停蓄之其潰軼也固宜此潦害也潦時不收之為利一或天靳其澤地屯其膏遂至焦爍而無所措此旱害也夫聖人在上水旱不能為之災其時沿河之水無一勺不疏如血脉是以沿河之地無一畝不化為膏腴今近畿州縣之間自守令而上水利河屯等官各有司存矣請勅下撫按分責所隷監

司務以疏瀹水土為事凡地形高窪之勢源委分合之宜古今通塞之故與夫興作之緩急工程之多寡一一循行而咨度之然後編冊以獻曰某處可復為大渠達于漕河某處可復為中渠達于大渠而小渠則諭令自開濬也冊已陳矣其力役之費不盡需之官帑亦不盡需之民間需之官帑者則以付以諸罪人操畚插而往從之徒計里而杖計丈不然則常平之積可間給為需之民間者因水之所利而用之利在一井役則一井之民利在一邑則役一邑之民利及鄰邑者鄰邑助之利及鄰郡者鄰郡助之皆官預為會計而民不苦于追求則無不趨事之人也趨事眾則水利廣總其全力既可以致遠分其餘力并可以潤福矣昔管仲之相齊也其說曰聖人之治于世也其樞在水是以自修封修界以至于修制十仞見水不大潦五仞

見水不大旱盡誠急富國而盡地利也曩者月食差度皇上既治曆明時法堯之闢天茲兩澤愆期慶禱方應臣愚以為皇上亦當濬川道泉紹舜之闢地誠及此時舉地利而經理之富民不能供貧民之役必轉募田間而寄于耕者得食于工一利也旱則蓄其流潦則宣其溢瘠磽化為沃土流民夌次復業二利也水道與田疇相通譬咽喉之氣達于肺臟靡不應而咸通漕事可以旱濟三利也北地種植既多即粟米芻茭俱將輸之天府遠可省額外之征而近可蠲居買之役四利也原野之間有溝有防高下自成天塹窺闞探丸之盜不敢援弓而馳馬五利也夫不費太倉之金錢而坐獲此五利何不可為也要以瀦防溝渠之法不獨衛輝真定以南濟寫以北可為漕運計而已天下無不可用之水無不可用水之地如史起之用魏也引漳水溉鄴而河內富鄭白之先後用秦也舉雲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而關中沃李冰之為蜀守也壅水作堋穿二江通舟楫而諸郡偏溉今遺跡具在若乃吳越川郡則引太湖苕霅諸溪之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并州西南若竑汾若沁盡可引注為農田它小渠者不可彙紀也第舉之有序不至或興或廢委為不急之務則無地不耕無人不屯水之為利當與天澤上下同流矣傳曰雨者水氣之所化然則水利修又所以致雨之術也臣渺學寡識敢因露雨而效微忠若此

疏救建言御史

崇禎四年九月戶科給事中馮元飈疏言臣聞明主受言賁在逆耳忠臣愛國不顧危身是以止輦之風千載猶烈補牘之誼百折不回臣伏見臺臣覺崇雅以中使輩出濂慨具疏洒洒千言反覆讀之愧臣前疏之蓄縮未盡而服崇雅之極言無隱也乃為邸抄偶誤不加詳核倉皇認罪率直逕疏遂致忤旨下部院參看臣復不勝敬凛顧有請于皇上也夫傳報之人誤抄長安萬耳萬目無不聞且見者崇雅直書生戇拙憂危太過遂莽莽入告耳然內臣之不宜用夫人而知之天下凡屬權宜流弊便不可過數年以前可為殷鑒崇雅執法近臣匡拂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僅字句之誤當得何罪試語曰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臣謂宜因其錯誤大示優容使天下以主聖臣直頌美千古此亦聖德中興第一盛事也乃長安議者謂崇雅曾規責首輔周延儒致其怨恨借端報復臣竊不信夫輔臣受國厚恩不能以禮義裁決痛自懲艾顧欲陰折讜言使朝廷有斥諫官而竊快其私憾皇上神明寧逃電

獨然之上于廷臣請顯戮訛言一字曰改正行或少一字曰補正行或多一字曰刪正行豈獨于崇雅切責至是臣又竊不解夫崇雅今日之言為皇上萬世治安計為皇上千載令名計思至深心至迫所謂誠冀得湯鑊不避者若以此獲戾臣恐忠直氣短言路阻塞從此無復有為皇上持大義擊大奸者伏望皇上時亮崇雅進言之心曲賜容納俾陰忮者無所行其私而益以盡忠之言死且不朽矣

辛未日食

崇禎四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尚書徐光啟上測候四說其畧曰日食有時差舊法用距午為限中前宜加中後宜減以定加時早晚若食在正中則無時差不用加減故臺官相傳謂日食加時有差多在早晚日中必合獨今此食既在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七政運行皆依黃道不由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日中而不知所謂中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獨冬夏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尚遠兩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因食限近午不加減乎若食在二至又正午相值果可無差即食于他時而在日中即差之原尚多亦復難拘適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為顯証是可驗時差之正術一也交食之法既無差誤及至臨期寔候其加時亦或少有後先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度者地之經度也本方之地經度未得真率則加時難定其法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劃一今此食依新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前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分斟酌改定此可求里差之真率二也時差一法濶于所聞但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黃赤今一經目見一經口授人人知加時之因黃道人人知黃道極之歲一周天索何以赤道之午正為黃道之中限乎臣今取黃道中限隨時隨地算就立成監官已經謄錄臨時用之無不簡便其他諸術亦多類此是以明學習之易甚三也該監諸臣所最若者從來議曆之人詆為擅改不知其斤斤墨守者郭守敬之法即欲改不能也守敬之法加勝于前矣而謂其至今無差亦不能也如時差等術蓋非一人一世之聰明所能揣測必因千百年之積候而後智者會通立法若前無緒業即守敬不能驟得之況諸臣乎此足以明疏失之非辜四也有此四者即分數甚少亦宜詳加測候以求顯驗故敢冒昧上聞

是日光啟進日纏曆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纏表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先是二年五月日食時刻不驗帝切責欽天監官至九月開設曆局命光啟督修曆法光啟上修政十事因舉南太常少卿李之藻西洋陪臣湯若望羅雅各龍華民鄧玉函等供事曆局至是成書進之

上內臣公署

崇禎四年十月工部主事金鉉疏言臣見近日皇上欽遣內臣諸臣連章上諍未蒙採納仰知聖意淵微非臣下所得窺其萬一臣小臣也何敢剿襲諸臣之唾餘呶呶置喙哉但昨見戶部請置戶工二部總理太監公署已奉俞旨令二部為之另置臣竊慮之夫既建署置公署則必需錢粮試思此何等時也臣且就工部言之庫貯日乏營造多門邊聲時聞軍需甚急諸臣蒿目恨不能以一絲一忽作千百之用今乃為內臣締造所費不貲此項錢粮將取給

于何地乎皇上命之以稽核錢粮未見其清釐節省之效
[illegible]見實庫藏之金錢毋乃乎皇上命之之初意大有不符
歟況供億繁難更有什百于此者乎且臣之所慮不止此
也頃内臣往二部到任二部諸臣猶以爲接皇上之勅諭
不敢不來行堂揖之故事無妨一至此不足爲諸臣辱今
公署既已另建勢必强司屬之臣匍匐于獨踞之庭即諸
臣矯矯自好當亦不爲内臣屈而其中保無暮夜多慚寡
廉鮮恥多方結納以曲護其醜自行其私者乎此風一開
將蔑本來之堂屬而不顧而轉倚内臣爲地官冬官之司
命奔趨諂諛之習漸見于建署之後褻皇靈而喪士氣寧
更有甚于此者且夫内臣果能仰体皇上之意精心潔己
使兩部歷來錢穀之數稽核一清使可據實以報皇上其
責亦已盡矣何必建署可後而可哉 七三

諫遣内臣

崇禎四年閏十一月南倉備侍郎呂維祺疏言竊聞保泰
食福道消道長之關微幹蠱元亨先甲後甲之慮遠恭惟
我皇上以天縱神聖廓清璫氛焦勞治理可謂蠱而泰矣
而天下所最快心者尤在盡反逆璫而汲汲撤内臣與在
錢穀兵馬及封疆要地者皆翕然謂堯舜親見二祖復出
庶幾治平有日矣乃積套或未盡穢肺腸或未盡洗膚功
或未奏而隱冒或未清者則諸臣之罪也皇上未嘗不信
任諸臣而諸臣實負皇上遂使稍稍生猷而且疑而且慮
而且震恐而且不得不遣左右近侍以察之此亦諸臣罪
也頃接邸報九月十三日蒙欽遣内臣王應朝帶領内丁
出關齎解欽賞前詣軍前監視矣本月二十五日復蒙欽
遣内臣張彝憲總理户工兩部一切錢粮事務矣唐之征

提督京營矣王坤劉文忠劉元忠各監視宣大山西粮餉
兵馬邊墻撫賞等項矣遠近聞知皆相顧失色謂恐從此
嗜嗜多事而臣獨曰不然此正皇上留心國事注意封疆
宵旰無已之深思而始寄之此也如人家分責諸僕以耕
稼筦庫之任或不盡力多遣近僕覘其狀誰曰不然而思
蓋先識之士孝不免愬愬私憂過計則何也易曰履霜堅
冰至又曰童牛之牿元吉亨防微杜漸其當道如此也歷
觀往牒鑒覆前車臣不敢遠引前法即我國家有家法恭
聞太祖高皇帝嘗曰吾見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蠹不可
拯救未嘗不爲之慨嘆又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
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供洒掃給使令傳命令豈宜預政典
兵成祖文皇帝嘗曰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庭交接夫
防患譬如防疾姑前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又曰去年 七四
曽命内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後甚悔之吏
不令採又曰若後來敝敗益多朝廷感福之柄下移鬪君
何以統制天下是以當成祖時或偶遣内臣視邊旋即撤
回乃知我二祖之于微漸謹防若是其後漸或開端卒不
免王振汪直劉瑾之禍世宗肅皇帝盡撤内璫天下稱快
方策俱在法戒昭然至如熹廟末年之已事則我皇上亦
既耳而目之鼎而革之殷鑒不遠豈其偶忘恭想聖意毋
亦謂此輩惟吾操縱豈至有所防落或謂此諸内臣多忠
實謹恪偶一試之必有所效臣亦豈敢必諸内臣不思有
以自戒第天下有取一時之近效而釀無窮之遠患者臣
不敢深言不可不察也且夫内臣出鎮其于外庭禮遇事
權精神意指之間往往反足以掣任事之肘而閑卻担之
駱者不可不察也況今民窮盜起所在如越堤之瀾層堂

之火豈可使復以為口實此治亂倚伏之機又不可不察
也噫臣于是不得不督過閣臣周延儒温体仁吴宗道皆
受皇上特簡知遇之恩此事等閑宗社大計既不聞潛移
默化又不聞執爭懇于同心一德弼違陳力之義何居即
或密勿納牖外庭不知然惟明主可與忠言亦豈可不更
為積誠感動竭力回天哉臣聞小往大來泰之福也元亨
而天下治蠱之譽也不遠復无祇悔其見天地之心也伏
望皇上俯鍳後以享蠱因首思前以保泰述想朝政仰法
二祖立命撤回欽遣内臣或以成命既出預定欽限令到
彼刻期報命以体不遠復之義至于兵馬錢粮等項各責
所司料理或科道查核提綱挈領因才課實而皇上常運
以終日乾乾之心布政優優之体外庭諸臣皆當上無負
天子下無負所學罄肝竭胆勉副焦勞如是猶不奏效治
七二
平臣不信也臣質本儒弱病体支離方勉力料理僃務而
忽聞此報杞憂靡食怔忡潰昏是以語多不識忌諱然使
臣心有一毫不本于癡誠不天于忠愛而以效激名高
即天地神鬼亦將陰殛又何逃于皇上之斧鑕臣豈不知
直言賈禍明哲保身但臣忝列大臣過切私憂義不敢容
容緘默奉惟鑒察

進講被糾

崇禎四年十二月講官羅喻義斂劾臣心詆言先是日講
官諸臣以聖学淵深経生常語俱不得當特于正文外順
及世務適臣派講尚書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一章謂可以
闡愚忠矣於是焚香鍵戶或卧或興遍及京營之練大閱
之札然不敢臆說悉本先臣講言明聖成憲悒心剷肝冀
少稗益而為尺幅所窘僅若干言至本月十七日携至直
廬示同事而後覥藁至鄭重也專午暇直臣與同官會直
西閣下俄而閣役呼名臣至閣門久之未得見門吏言過
午則講章不便進呈臣不得已稍進求面請教而又不得
見但趣臣削去後半段文字夫成之數日改之片時勢亦
安能往復甚苦臣謂臣官可去藁不可削遂不得已趣出
也噫臣于此日亦大難矣削之則寥寥數語無以對揚吾
君不削則嘵嘵執爭何以勉承人意人之言曰為臣不易
乃今知之然總徵臣愚昧之過也今講章見在御前伏乞
皇上罷斥臣身以明臣過并賜省覽臣言以明臣心臣孤
立無黨度無全理願歸身皇上以憑進止臣雖去有餘榮
矣日講一章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伊
尹又說有夏欺虐萬方誰能仗天下之大義為兆民除害
者當時無其人也惟我商王成湯奮義理之勇興師正罪
七六
數著其聖德于天下敵方以虐我獨以寬除去一切與之
更始如相代矣于是兆民之衆皆信懷我商王之德知其
志在于救民也湯之得天下者以此臣謹按制治以文戡
亂以武易巽易稱神武而書稱聖武聖者生知之目成湯
勇智天錫猶曰此聖于武者也考湯征不專是代夏書序
言湯代夏升自陑戰于鳴條夏師敗績遂伐三朡韋顧昆
吾同時殄滅東征西討武功暢焉布昭猶曰次第布之云
爾然亦得伊尹以為之將故所嚮有功其詩曰實惟阿
衡左右商王此之謂也恭惟我皇上神聖性成大寶初登
手剪元逆淵謀秘策動合兵機可謂聖于武矣而近日戰
功猶未大暢無亦左右之者未得其人歟夫伊尹大聖世
不恆有即如唐史稱高崇文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奉命討
西川卯時受詔辰時即行令文凌之複經月不能出師何

哉臣謂欲振武功則團操不可不講也先臣許國嘗著論曰昔高皇帝提劍滌蕩混一天下乃置中軍左右掖左右哨曰五軍營文皇帝以胡騎三千入靖內難因而營之曰三千營後征南交得飛鎗流夭因而營之曰神機營此三大營之所自起也承平既久營兵漸墮乃始抽其精銳而以四勇分隸三營共十二營之所自起也但其名雖十二而寔統于三統之者所以握其重而分之者所以致其精兵精而勢益重矣許之此論蓋善夫團營也先臣楊一清亦言京營將領宜依弘治間劉大夏議九邊將曾經戰陣坐事閒居者悉取至京付蒐選教練之任于是閻尚文等諸將此出矣今不可做而行乎然欲講團操則大閱不可不舉也昔高皇帝有雞籠山之閱文皇帝有鳴鑾戍之閱章皇帝有兎兒之閱睿皇帝有西苑之閱莊皇帝有大教場之閱成憲俱在不可做而行乎茲事最關戎務系此人心磨炖之後大駕親臨旌旗生色可以選將可以簡兵惟是舉事須有徵權臣請先下其令而大展其期俟戎政操練已成然後奏請舉行一以紓經費于目前一以需成功于歲月從此張皇六師爰整一旅雖仰同殷武可也先是喻義直日講以尚書商王布昭聖武章送閣遍体仁裁其半喻義執不可体仁言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日講則不然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非体下部議令冠帶閒住

請撤內鎮

崇禎四年十二月給事中魏呈潤疏言臣讀孔子之訓曰君使臣以礼礼者所以体下而考職也亦所以防微而杜漸故其叙九經也曰体羣臣則士之報礼重言体下之礼也其繫坤之初六也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防微之礼也是故耳目風憲之職于國体攸關而左右近習之萌其防閑宜亟我國家設御史巡閱九邊以身代天子之威靈其秩至微而其統至鉅天子所改容而聽納者也近有巡按宣大御史胡良機因監視太監王坤題覆藉有司可疑一疏奉旨革職待王坤等究明殘燬緣由奏奪此固皇上振飭邊務之極思威無錯貸非臣下所能測度者然臣聞良機在先朝時曾忤魏璫以致削職直声彙著于世意亦以礼法自恃非諂事權貴者流幸遇聖天子獎賞忠直出之罪籃之中畀之風憲之任則良機亦披心瀝膽竭茲一人此其時矣今以舊藉之委頓責以通同業發自中官之手必自有倫有眷臣何能懸為臆解獨代巡之事簿書刑名碎如蝟聚使良機果有混昧或出于註誤則由道考核以直枉從之聖鑒其何辭之有今王坤在鎮良機亦在鎮而隨以究明奏奪一付中貴良機尚堅如矢之概乎知其不以危改節以私易公惟內臣之所纍屬萬一百鍊剛腸化為繞指巢灶庭宅聽為徑竇不亦羞朝廷壞士節令後來啣憲以往者靡所展其手敵乎今九邊事勢之破壞士卒之窮愁不獨宣鎮為然軍無現糧衣不蔽体者比比而是失在于十羊九牧一瓢百興既有將帥又有監司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每一官至則增一官之費一事出則盈一事之累輿隸廝役皆軍士膏血焉況中貴之命方新跡奕又復十倍人見紀綱之司諮訪之使一旦獲戾中貴而莫能自必其命半銅分符誰復敢以國事抗者異日皇上即欲聞九邊之動定嚴監視之善惡奚從知之夫權之所在即威之所集也聖祖之訓曰內

侍不許干預政事兵刑者政柄之大端也今總理提督監
視分鎮侵尋乎職兵若彈劾屢勘一在其握則又侵尋乎
職刑履霜堅冰不意有其漸矣可不慎哉臣伏覩朝廷欽
差公務遠以歲計近以季周今各鎮之監視已將三月餘
茲可以報命矣淹留不撤脯資饒韋歲足微擾臣恐大小
邊帥爭圖献媚以為朝廷所倚毗在此耳何則聞有劾于
內臣不聞有劾內臣者也其勢不到膚營私不止矣春秋
傳有云犯上干主其罪可恕乖悖權貴禍且不測臣恐長
此不已九邊之軍師必輕憲法四裔之耳目亦漸陰蒙皇
上此時雖欲求一異同之臣不可得矣是以君子畏其究
也語云君仁則臣直臣逢神聖之主事無諱之朝輒敢盡
言以惜國体防微杜漸豈一良機是庇亦豈一宣鎮是為
所思危而慮患者深耳伏願皇上勅下各鎮監視諸臣刻
期報竣漸次撤回專以邊事責督撫按偷敗公覆餗則有
三尺之法在轉圜當朝以示聖人之無我將各鎮之受事
也其不敢不精白一心以裹厥職而至良機之是非曲直
廷議是明弁乞善浩蕩之恩趣召回京寧使聽彈駁于部
院之手不使仰鼻息于中貴之門所以養士行培廉恥寔
所以尊天憲也此事雖關係中貴敝邕易至招尤臣所恃
者明主可為忠言必有灼于筆舌之外者矣

山書第六卷

停止事例

崇禎五年諭朝廷分職設官原以任賢用能非可別開倖濫其典制所載納粟輸貲并與選授止為科目正途之外未盡之才因以此鼓舞俊秀招徠急公立法未嘗不善乃十餘年來軍務煩興群議足餉計臣屢經條奏事件從從頻開雖倚從士民好義之心少助國家師徒之費然而一時偶屬權宜事久必滋弊竇吏途紛雜名器混淆有貲即可博官才品俱在勿論甚而儼然民牧諸竟取償偕屬尤為不堪朕方欲慎稽流品撫恤瘡痍而開納不除則源之不清流何能潔茲特諭爾戶工二部從今為始將近年新開各様事例盡行停止其以前曾經納過者准與照例序選此後不得再行援納仍將議定款目開列明白奏請裁定傳示吏部遵守不許朦朧影借致滋[illegible]弊

總理僭妄

崇禎五年二月工部主事金鉉疏言臣于十月二十三日具疏懇止總理太監建署蓋惟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耻之維所争甚大非止為靡費無益也臣靜候綸音不蒙批發未幾而建署之舉卒行矣此在聖明自有裁制臣不敢補牘強聒乃昨見臣部司務傳總理太監張彝憲信牌開本監公署已完擇於初七日上任所有兩部司屬官吏人等謁見一應儀注合照部堂体制會同斟酌妥當遂致詳開先期呈報臣見之不勝驚異夫彝憲之還皇上原使之監視兩部出入錢糧未嘗假以堂屬相臨之体也今彝憲移檄司屬回合照部堂体制是明欲驅清署之臣群然屈節于奄寺試令彝憲自思皇上勅諭中曾有是乎抑祖宗典故有是乎且彝憲御猶司礼職則監視乃與廵視之体制相等惟是貪墨侵欺一体覺察若必欲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令其磬折傴僂將置自有之堂局別行僭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强抑刑餘之下則彝憲殆儼然以卿貳自命其意不知以何者處諸臣矣不亦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耶況從此結納奔趨彼則日驕此則日諂干憲典而壞士風有如臣前疏所云者其流弊可勝言乎臣委質聖朝自天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決不敢俯首于彝憲雄踞之庭致羅交結之嫌也伏望皇上俯採臣言立勅彝憲勿謬以部堂之体自居并飭兩部諸臣勿輕以司屬之体自褻公署雖置決宜絕跡不相往來止以錢糧文冊移會稽核庶國体正而士氣伸矣

中宮壽節

崇禎五年文書房傳出聖諭三月二十八日中宮千秋節文武命婦進內行慶賀礼是日早往西安門北安門西華門赴武英殿行礼帝以人少諭礼部命婦朝賀大典攸關人數稀少成何体制本內槩稱有疾寧無假托至文官的多在藉武官的多未封未領誥命是何緣故着查明

光祿月報

崇禎五年戶科孟國祚奏光祿寺二月分自初一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寔用過各項品物除本寺庫支民納本色不給價外各數不等通共該銀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二兩八錢九厘二毫三月分自初一日起至三十日止寔用過各項品物除本寺庫支民納本色不給價外各數不等通共該銀一萬二千五百二兩四錢八分五厘六毫

備省實政

崇禎五年三月御史路振飛疏言本年自春徂夏雨澤未
施三農失望致僅皇衷齋居祈禱即此一念便可回天立
見甘霖軍數原隰均沾大有之書史職濡筆待矣詩曰習
習谷風以陰以雨言陰陽和而後雨澤施也蓋天氣不下
降地氣不上升則不雨天氣欲下降地氣欲上升中有融
風邪霧閡之亦不雨請譬之君則天也臣子則地也我皇
上痛四海之内西北東南重賦煩刑民不堪命日欲得良
臣良牧以奠安此孑遺中外臣工悠悠忽忽大臣以固寵
為榮小臣以無事為福居端揆之地者燮理無聞擁卿寺
之堂者經綸罔見自言官遠聞後時刑政弊恙為緘口有
言責者可羞也自内臣分道臨事担當群思卸走有官守
者可歎也求其舉賢讓能反躬自咎以恤民命以回天變
者終不見一人爲大哉王言謂大小臣工俱寔圖修省務
期感格良有見于大臣小臣任日之不修不省不寔心盡
職無二也為臣聞之寧不踟躇欲死此何異于天氣降而
地氣不升哉故詩久不雨天心之警戒深矣職思以為素
服角帶祇成故事朝夕跪拜亦是虛文惟皇上虔禱之餘
御文華殿集閣部大臣寔寔講究近日國家之治亂如何
政事之得失如何生民之休戚如何賢不肖進退如何凡
所以仰体天心者即使大小臣工仰体聖心刻期舉行流
膏布澤則九重之雨露早已徧洒于埏垓瞻仰昊天自不
禁浩蕩之恩矣

疏通錢法

崇禎五年三月戶部侍郎劉重慶疏言夫錢之為言泉也
流長没衆則不期利而利自溢矣今查京鑄通寶惟通至
閩粵北至沿邊而不越于德州西見阻于大名山東一省
用純雜假錢河以南則專用前代古錢此豈民之敵于遠
制而反古哉良由州縣有司凡行之不辦罰不獨在小民
職謂就近推遠自上而下合令縣收納折色錢糧援令户
工二部事例規則而權宜行之每徵銀上錢徵制銀二分
百姓未有不樂趋其純假古錢一如後款所議盡雜收之
不病而能裕國要在諸有司之恪遵而力行之耳一議收
低價以肅錢政夫錢法之日壞趋於盗鑄多而贋雜混淆
日新月盛也夫利之所在奸民遂走死地如鶩故金壚胖
頭歪脖覓邊尖脚等項皆繫私鑄插和以射利耳此等恙
從外入寔煩有徒究之則不勝誅然其体輕色淡式樣差
别有目者咸識之合嚴行申飭在京者責令錢牙經紀領
泉局官銀收如銅價每觔一錢二分為率而收之不許闌
張錢鋪者插貴一文在外者責令爐商同州縣官牙亦照
京例而收之使私鑄者利無可攫誰復肯費工為之者盜
鑄息而錢政肅是亦直截簡易之一法也一分新舊以疏
錢壅職訪萬曆初年每新錢一文作二厘五毫嘉靖等錢
無文作銀一厘無非等一代之制作新億萬之耳目時也
亦勢也今小民遵崇禎通寶為時王之例而萬曆等舊錢
或有用而不用者有全不用者惟獨京師兼用夫一京師
而用四十八年之鼓錢舊錢雖不少積分日積日錢物理
自然新舊混使槩置壅滯今日之議莫若善述萬曆初年
之政立新舊分用一法因民之樂趋每新錢一文當銀二
厘聽民之使用每舊錢一文當銀一厘如是則新錢貴而
國儲自裕舊錢分而民病亦甦當此三空四盡日之仰屋
而籌自然之利莫大于此惟在皇上之毅然法祖申飭通
行而局政大有裨益矣一議買舊銅以銷積鉛業查先年

庫貯紅銅六十餘萬斤苦無鉛配得陽城盧甘石之升鉛
而銅始銷今又苦庫貯之單鉛而竟無銅配者矣前此非
不議法議銷于崇禎三年奉旨將楚餉五萬兩着該撫按
差官買紅銅解給迨今兩年尚屬杳然而各商配銅之鉛
又閣係銷莫而不能不收事莫兩難前任員外郎鄧棻爾
以配收之鉛蒙旨調處職承乏其後惶懼無地為今之計
惟在派買坐買及就近採買之法擇在局爐頭無名派買
紅銅一二千斤者嘗買過單鉛者坐令陪徒買之嚴限四
箇月交完先為配鑄再查崇禎四年十一月內該工部題
覆山西採銅一節業奉諭旨准令京局一体採買以裕鼓
鑄欽此欽遵會在案今督撫舉行日久日集而民不擾已
有成效合即責令辭局商委就彼採辦得如陽城之鉛焉
豈止救時之急着行且鼓鑄國利民殷賴之矣一清爐役
以防奸弊查爐役自昔年澄汰以來尚存九十八名[illegible]人
人小心奉法誠不必議裁矣但臣細查年貌籍貫其[illegible]不
無一家而占冒多役一名而掛搭多人故心紛分則業不
専人衆而事交諉合無容臣清查一家止無一爐不許兄
弟並列一身止供一役不得呼類黨朋令人無罷雜則弊
不乘于多指局不誘侵則穴不借于神叢至如錢色濫惡
分兩短少主鍾碎以發重鑄庶綜核密而防範嚴人畏法
而局務清爐役勤敏而製度精工庶可無躍治之虞乎

請行寬大

崇禎五年五月御史李若讓疏言臣敢言今日百姓之心
夫百姓岌岌惟身命是護惜耳數年以來水旱則苦天行
朘削則苦墨吏疊徵加派則明竭其脂膏考成查核則陽
驅以敲吸逸使死不足畏生不足欣相對盡骨譏之傳聞
亂興作慝之意洶洶如此執匪可虞臣又言今日之士心
夫表秀人倫鼓瑟膠序豈徒譽髦斯士亦將銷耗雄心令
復免并入比徵則于衿莫逃徭役即被荃不失聲豈函年
無能動念又安望首倡四民相戒以固志者迩來秦晉閩
粵間一夫首難從亂如歸毆以窮攫鹿不擇陰解散之形
晚兆已見若夫群臣之心猶有可言生才原供世用登焉
悉出帝衷即或偶負任使未必俱堪獻薄無亦誘進以禮
義小人爭勉為公忠驅迫以刑章君子皆思為苟且貫誼
曰遇之以犬馬彼將官徒自為若狂顛曹無優容諱誤悉
被嚴譴動氣厭于重足真才錮于微經抑鬱已甚展布寔
難臣伏思我皇上洞覽千古高下在心以為欲伸撻伐不
得不因遺乏而急催科欲救蠹壞不得不持綜核以示磨
礪然而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矯枉過當久失其平大凡上
意所嚮則奉行吏思見奇文網愈密則衆聞益爭鬪捷淵默
微有畸重之情海宇已成極重之勢臣恐標末雖治而本
根寔傷也伏乞皇上建中和之極妙寬猛之宜於民脂已
竭而酌設催徵思士氣宜培而極復優免念人才可惜而
解網于枉愚一青之小過庶使天下之人欣然于憔悴之
餘頃獲更生曉然于雷霆之怒曾不終日于以收拾渙散
鼓暢睽隔行見忠信之制挺何愧不敵喜起之興事何工
不熙坐致太平道無逾此抑臣更有言焉帝王一心之所
裏氣而托命也上心寧謐天下自靖髋隨上心休豫天下
自返和平如其求治太殷責效太亟聽覽必遍宵旰忘疲
既與精一執中之傳亦失清淨頤養之術臣恭觀高皇帝
之諭侍臣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
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煌煌寶訓可為明証臣尤願

皇上葆養元氣覆育群倫獨持大綱精梢煩細凝其神以
與天下相往來孚其和以與一世相斟酌而有不志氣交
應尊親共戴者豈理也哉

三惜四憂

崇禎五年六月兵部員外華允誠疏言竊見三四年來皇
上焦勞於上群百工執事鞅掌拮据于下勿勿孜孜日不
暇給而法令滋章民臣解体人才蕩盡根本受傷此臣所
謂可惜可憂者也以皇上聖德加之厲精何難手握大權
坐躋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
借皇上綜核而騁其訟遞遞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
尚刑名清明之躬浸成叢脞以皇上圖治之盛心為諸臣
鬪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與斡展采止此精氣今但以
窺間微指為盡心抉擿細瑕為快意乃至率屬大僚驚魂
於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走于接本府科直指風裁徒徽
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責止歸牒牘之繁
吏治民生盡成鈎較之務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為小人趋
辯之能事可惜者二今何時乎非大小臣工同舟遇風之
時乎而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本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
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見意見互觭議
論滋煩遂使佬劉佬攖等於藥舍忽用忽舍有若舉棋以
興邦啟聖之日時為即聾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國家所
據以經一天下者法也今當寧所及幾莫知其方矣表師
誤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潔己愛民之余大成何
至與孫元化並逮甚而一事偏誤一言偶拂執訊隨之反
使輕猾者不以扞罔為惧而矜嬌者且以對吏為榮刑罰
不中鈇鉞無威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今
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訐則黨不惟
不用其言并錮其人不惟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諸臣相
戒拱嘿喑塞求容是非共蔽忠讜互淆可憂也國家所賴
以為防微者廉恥也今大臣擅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之心
小臣惟望氣占風而鮮特立之操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
倨與之伉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期會惟恐後時諂
媚趋承猶虞獲戾皇上以為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
以為內臣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士大夫已如此矣貪
競成風羞辱盡喪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權
衡也古者宰相之職寔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為奸
國朝罷設丞相于是用人之職吏部掌之而閣臣不得侵
焉今次輔與冢臣以同邑為朋比惟異己之驅除閣臣兼
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索線呼吸機關首尾造
門請命夜以為常綫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加膝墮淵惟
其所欲黜陟大臣其供報復之私鄉貳美官兩手握定而
私人遍布脉暗通乎南北封疆重寄一味游移致復檄相
尋憂獨遺于君父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
簡翻為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爲刻遂作爰
書皇上惡諸臣之敢欺莫大于此矣皇上惡諸臣之擅擅
莫專于此矣皇上惡諸臣之黨黨莫固于此矣威福不移
舉錯倒置奸熖薰灼正氣消靡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皇
上尚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聖至神之姿為臣下所誤
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為奸回所牽勿過用嚴而使士氣人
心日趋于頹懦勿偏為任而使名流善類永錮於清時使
臣言得行即加臣以出位借言之罪有餘榮矣

立政宜閣久大

崇禎五年六月御史李模疏言今天下之患中外交訌以
爲留標病也先事無萬全之謀臨事爲不終日之計此治
標者過也若夫綜覈狥名綱維瘝寔人心日鬱元氣日漓
憂乃在本不端本而齊末如理亂絲急且愈棼臣鰓鰓慮
之謹據愚臆惟皇上裁擇焉一在崇簡嚴以持政体臣
若林曰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從來治術未
有不簡而能嚴者是以靖衆匪屬煩苛良工必祛叢脞若
乃事無纖鉅糾察罔遺殺有緩急詞致務盡得毋擾廥慮
而褻王言乎捐近細攬撮要則下肅而上尊矣一在明分
誼以振紀綱漢臣賈誼曰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
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是以定志責乎
辨分識畔務在防微迹者小加大賤凌貴首尾衡決陽然
履霜若嚴繩其上而寬治其下則統馭失權恣睢罔忌冒
上亡等長此安窮見形察影所宜急爲裁判者矣一在畧
註誤以養人材漢臣劉向曰論大業者不責小過舉大美
者不疵細瑕蓋人之才性與時升降長養則茂遏抑則
清況邇者大臣屢奉嚴訶小臣動干重譴俾其跼蹐震戚
必至周章職業故陳奏偶誤似應微示呵咈開其引咎之
思責守偶乖似應量施董懲予以有改之路則人人庶隅
自飭展布有地而雷霆之威亦以不褻用而愈悚矣一在
集衆謀以佐廟算漢臣申屠剛曰雖有明聖之資屈己從
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況當此內外交訌之日而可使
分猷念者作局外之私揣乎第令華辟某以司馬之一著
大聖人持衡而折衷之中則容採其善不中亦可姑存其
議至所在潰決情形各得隨寔見其闌壞以入告寧惟疏
遠臣抑塞之氣更可杜外臣蔽飾之端矣一在柔致慎以
平刑罰漢臣陳寵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
已寧僭無濫近者幽繫充塡辟無假貸而抵罪纍憲日益
繁多則有叙之道宜盡也雖制懲飭弊寧容過寬顧庶獄
罔兼務襄要典惟皇上之体道用法矣一在別植以
收寔用宋臣眞德秀曰古之用武者不急于治兵而急于
擇將斯何時也決勝之略必資爪牙苟得其人即致斧受
鉞不爲過隆至夫蒙士蔭而習紈袴手不嫺弓矢目不識
韜鈐礼義罔聞鷙張易決僄騎覓其繩約則凌官暴民其
所必至使武人低眉受益固不可使輕猾瞋目而扞罔其
可乎急甄其茂異而嚴馭其闒茸則可以專其成功矣一
在敦教育以培士氣漢臣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欲求賢
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學校爲教化之原衿縫乃人才
之藪如使廉尚無砥苟免行興異日服官必無建立宜勑
督學諸臣嚴剖端表顯示旌別崇寔行而略浮華優清節
而黜流競風聲畢遠儒效自章又如優免一節蠲恤惠淺
愛養意深祖宗二百年遺澤定宜仍舊以見國家待士之
恩則教養兼渥士習聿新矣一在酌催科以恤窮黎唐臣
陸贄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誠以反裘負薪慮在邦
本也議蠲停于今日勢誠不能然閭閻脂膏一竭于加派
再竭于預徵所可仰體德意僅存皮骨者惟有積緩之一
法當每邑賦額大要京邊雜項與本處存留相半使司牧
者縣苑陋習先急正供緩支撥則上可不愆期會下可少
舒旦夕其有忽撫字而專峻敲朴者即督索完額特行參
處示戒是亦科率中之仁術也至秦晉東齊兵荒處所十
室九空宜亟勑撫按勘寔具奏暫令免徵毋空懸追比之
令庶孑遺可甦流離可復矣

倉庾糜耗

崇禎五年七月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言倉庾為國家積貯
為天下命脉所關糜耗則不足樽節則有餘此一定之理
也神祖廟時值承平官享常祿役無耗蠹積貯藉以充裕
至熹宗時郊祀享謁典禮紛紛告擧兼之邊疆多故在營
衛則添設兵丁標勇等項在案衛則胄替祈力軍較以致
原額太增公廩匱乏倉臣南居益憂先祀抱有直陳國計
匱竭一疏原據京粮廳趙建極查核條分縷晰極為詳備
如錦衣衛旗力軍校較在萬曆年間止以一萬六七千為
常乃自天啟等年駱思恭題增三萬後田爾耕陸續濫收
至三萬四千四百名有零雖節經查汰較萬曆四十六年
尚一萬四千九百五十員名月增米一萬四千九百五十
石歲約增米一十七萬九千四百石今即曰如四十六年
一萬六千叅ナ不有如戶兵二部所議以二萬五千為定
額乎至文思院准工部咨原額七百三十三名今多增二
千七百四十四名查繫錦衣衛食粮匠役以功陞文思院
帶俸雖與增彼減而除增減相見之外仍多六十二石即
未照原數又每歲增俸銀八千四兩零前經奉旨各監局
自行清汰嗣雖各有減損而仍太浮舊額是不可量減以
省糜耗乎若營衛官軍祖制三大營以十二萬為額每軍
僅粮一石耳至萬曆五年而始有雙粮之選鋒至天啟年
間而始有一石五斗之壯丁查萬曆四十六年一石軍一
十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三名選鋒八千七百六十名合軍
選共一十二萬五千一百四十三名比原額多五千名至
天啟初年歷崇禎元年至四年止增收官兵選鋒三大營
將官家丁巡捕將官親丁家丁各監局匠役太常寺廚役
倉庫官吏甲斗神木廠軍夫共增一千九百六十一員名
月攢小三千一百一十餘石又添設京軍三大營壯丁標
下營選壯陵軍婦并京標弘仁橋家丁御馬監勇士營坐
營家丁教師勇士四衛營壯丁共增一萬六百六十八員
名月增米一萬四千四百二十餘石較之四十六年除減
汰外共寔增一萬二千一百三十七員名月增米一萬七
千五百三十餘石歲約增米二十一萬三百六十餘石值
今東西交訌寇盜窃發京畿重地雖防護宜周而濫危宜
塞是不當姑留之以壯生靈而徐議之以杜濫觴乎統計
錦衣衛并營衛等營門冥增二萬七千八百十七員名明
旨所云增額幾至三萬者蓋亦洞淅虛衷而明徹隱微矣
辰下財用方匱皇上既以靡耗為憂臣等敢無說以處於
此錦衣在扈從之班營衛備禦侮之用文思院等亦監局
急需匠役皆在輦轂之下依日月之光凡也不汰則坐鐵
有幾其能堪乎汰之則衆寔有口胡之猬也不曰有兵靡
費而曰奪我粟稍不曰汰其老弱而曰撤我精壯萬一多
口亂聽訛言蜂起恐冗冒者尚未及汰而紛囂者已叢節
省者尚未見効而縻費者益滋挺而走險其為憂方大耳
惟簡閱之際查有老弱疾病者次第汰之不必借名耳收
查有逃亡物故者陸續刪之不得冒名耳替隨事綜核設
法釐剔庶在國家無清汰之名而有清汰之寔各役雖在
清汰之中而亦不見有清汰之迹目前既享鎮靜之福日
後漸復原額之數凡在文武内外諸臣各有憂國之心誰
無急行之念審能仰体皇上樽節核以寔心行寔政將靡
耗漸清而倉庾自充

請墳益戴

崇禎五年八月錦衣衛指揮金星耀疏言臣按陰符經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危哉斯言蓋極言殺機之不可發也況皇上為天地臣民主而殺機之不當輕發又不言可知已臣伏覩皇上御極以來每按大小臣工罪狀不問輕重當否意多過求此非皇上之殺機乎古者治獄三宥致慎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蓋重哉皇上輕視之不大傷蓋載之度大干天地之和乎語曰水太清則無魚人太察則無徒此言雖鄙可以類推又譬如雷霆發止亦自有節儻日轟然徧索天下幽隱微細而擊之無已威不褻乎請觀年來萬國九州不亢旱而焦金流石即淫雨而漲海漂山天地生物之心已失其常而錢粮正額之外又多加派四方之財盡矣苦無資生之策四方之民窮矣大有思亂之心流賊蜂起在在肆毒且日月迭蝕雷霆冰雹地震陵崩變異交作此天地之反常也反覆之機于此見其端矣賈誼所云當痛哭而流涕者此也皇上可盡諉之百官而不必分其咎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又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旨哉其言乎臣不避斧鉞敢懇皇上引咎自責痛加修省培養生意以鼓賢才向用之心曲赦小過以寬有司展布之途力去殺機以全天地好生之德凡治刑獄務法成湯解網大小臣工各存其体得其情寔又必從事三宥以慎之即法所不貸法大為溢罪加之哀矜而示以萬不得已之意使皇天后土鑒君聖慈而轉移之則所全者多矣臣又嘗讀傳曰明王賞諫臣書曰臣下不諫其刑墨是三代有道之主懸賞以旌敢諫立刑以威不諫今日敢諫之臣皆仰皇上堯舜其主顧効朴忠者而皇上動加嚴譴以塞敢言之路與三代有道之主大不侔矣是豈聖明所宜有事哉臣父竭忠殘邊鞠躬盡瘁臣藉父功荷蒙世職自愧聖恩高厚素餐無補敢不計死生冒昧披瀝即皇上怒臣加之斧鑕有光臣父且不朽矣

皇三子生

諭八月十五日朕第三子生中宮周氏出至十七日御門受賀百官吉服行五拜三叩頭禮上冀善冠簪金花二枝按會典俱御殿百官朝服禮部尚書黃汝良以為萬曆二十五年例止御門及百官吉服然皇四長子及三子皆中宮所生當與庶妃不同應遵會典人以禮部為失禮三子名慈炯後封定王

儲才勘亂

崇禎五年九月給事中馮元飈疏言今日勘亂需才極矣職猶憶數年前諸臣之願赴功名者每談孫吳諸書無不髮竪眉舉今且喋口不道兵事而杜人之物色矣即如司馬一席發單咨訪已倍三日之期九卿科道尚無敢借一筆也夫市駿骨者千里馬至人才惟上所鼓職不敢誣一世而無其人昔孝廟明于用人篤于憐才先臣王守仁時尚未仕見邊鋒甚急詔舉將才無以應即精究兵法每聚果核以列陣勢故一出而平宸濠荼寮浰頭鬼田諸難其時用間用撫用勸自守令以下皆可為將帥所謂得一人而千萬人皆可使也皇上必欲為收拾人才計莫如藹細故以示鼓舞從來樹人之道猶樹木然樹木者乘芽茁之時為之摧折焉剪伐焉畢世而不得棟梁之用者也今臣于無一日無過之人朝廷無一日不懲之汰安得竟一事練一才而以為封疆可用之人職所謂儲才之道宜速講

者此也

甘肅情形

崇禎五年九月陝西巡按御史張宸極疏言嘗聞漢時計斷匈奴右臂不令番族合處以為中國難也乃自蘭州跨河西闢地凡三千里置酒泉燉煌兩郡于時彝處其北番處其南老死不相往来中國賴以差安及後燉煌一郡委之荒服僅留酒泉為西域門戶即今之肅州衛是也以故彝得出沒其間而火落赤酋遂自北移南據瀚海一帶而踞之名曰海酋且復蔓延以東越黃河而抵河州洮州岷州諸衛之外皆其錯居而處其部落最強其逼處最近壽邊者有隱憂焉至若北邊諸處如銀定如歹成或相距百里或四五十里何日不眈眈虎視甘肅之一線孤懸不亦岌岌乎殆哉臣一至其境即謂諸將曰今日之情形如此

一五

尚可泄泄從事請為之約一曰愛養士卒令其與士卒最下者同甘苦勿貪其一錢一粒也一曰明偵探令其偵探情形間諜海酋兄弟以間諸酋之統謀也一曰簡練士卒令其士識士意操練投擊車陣大戰以用中國之長技也一曰無生邊釁令其敵来則勦敵去則舍之勿作禍寨故智以生戎心也一曰善撫番族令其多方羈縻為我外藩勿致朘削凌逼而為寇資也諸將士聞之頗不以為謬而鼓勵倍于往日大作聲勢彝亦少少引去然而内顧軍伍寔有可慮往者東援之後軍丁未歸半屬瘡痍未甚起而器械馬匹無一還者今因流寇披猖檄調征勦不下七千餘軍士之實壯者皆荷戈以出而餘則其羸弱者也馬之驃疾者亦挑選以去而餘則其尫瘠者也如此彝安得不驕縱匪茹而有輕河西之心哉此撫臣白貽清有征調不已一疏蓋亦有激乎其言之矣

賊梳兵篦

崇禎五年九月工科給事中王家彥疏言臣觀今天下兵多于農而賊之多百倍于兵非賊多也農不化為兵而為賊矣兵不仍為兵而為賊則賊愈多矣即如晉撫宋統殷屢報斬賊數至八千有零賊鋒宜少挫矣何以澤潞陽沁寧永吉隰諸處賊分四股且以十五六萬計職閱官呂黃鐘臺臣劉令譽等為桑梓而疾呼催張應昌之到任求曹文詔之協勦統殷胆碎于賊雖曰身在行間然賊西則避之東賊東則避之西以致兵不近賊一步一味搶掠助賊為虐語曰賊猶梳也所至猶有遺兵猶篦也所至則無遺以不滿二千里之晉地賊梳之而兵篦之尚得留寸草乎

備察群情

崇禎五年十月御史祁彪佳疏言臣惟帝王柔乾膺籙凡大臣小臣文臣武臣外臣内臣皆使之各安其位而後有以各盡其心使之有不相借之事權而後有可独責之成績若越俎而問庖便曠官怠事若瞻顧于官守之外便虧缺于官守之中臣竊慮之敢畢其說臣聞書稱克艱詩著靖共蓋匪懈是在大臣而曰敬曰礼則信任屬乎君又述来大僚諸席或令再推或點陪推皇上原出慎重用人之意在臣下不無未蒙見信之疑至於六卿九列之長詰責時聞引罪日見因而覺有急遽周章救過不遑景象即不謂畫蒙飭以解罪亦未免欲脫卸以潔身近日原任憲臣陳于廷以恩四朝遺老且被嚴譴疲驢破帽夕出國門矣雖進退予奪盡見天心惟是稍于國体有傷不無人情微齰齰且竊恐當事諸臣怵于嚴旨冀以迎合揣摩善保名

一六

位則未得振勵之效反滋悠忽之圖臣所慮于大臣者此
也諸司百執事皆皇上所新擢進之今其奔奏禦侮者也
乃諸臣過誤相仍自武聞教案以來或況孤影于山林或
沍寒風于犴狴漸至人多畏事不中厚祿之為榮念本避
難反惜高名以激去此世風之極弊士氣之堪憂者夫人
材有限中下半參非藉皇上感發其忠義則鼓舞以功名
今有一二考之方伯尚滯迹于外藩十餘載之壹負竟懷
憂于維谷甚則餉司輸遣差規欲改夫三年劇郡久虛曾
郎竟難于一轉而司道有司又或以歉件之波累由人錢
粮轉解之未到降級住俸十居二三臣子精神才具必其
稍有餘地而後可以展布發舒若復迫于功令必至苟且
支吾急功近名之心不勝其掩罪遮瑕之念矣且也自便
之私圖宜去止足之義亦宜明今一番陳請一番論留究
之請者若無辭于托詞留之亦將仍為格例遂有直若真
病不得省子舍而正首丘者矣臣所慮于郡臣者此也我
國家武功造邦高出千古然當時如徐中山輩皆讀書守
礼有儒者之風而諸凡斯馳不羈之士則必謹其銜勒而
後使詐使貪皆得其一臂之用皇上聞鼓而思將帥之臣
寤寐求賢同符二祖倘得真正英雄即推轂設壇夫豈為
過但骫髒負俗決不肯俛仰司馬之門若必依序循資則
雖冒濫之實可清似亦奨拔之術未盡至于軍國所關莫
漕運為大目前舊漕既竣親運方行而流賊漸入中州蠢
動更憂曽濮一綫輸輓阻塞可虞諸凡回空之償催水次
之兌發過淮過濟之限單事属官斾全須催督若一誓之
遲誤一程之稽延必待參題奏聞始能挽遲為速則恐擴
日既多誤事不小臣所慮于武臣者此也皇上深懲情瘝

恃遷內臣然必援副出于不意奸弊乃可無遺若撫按之
事多令監視會同則恐同罪同功反使互蒙互蔽開水火
之端其患顯起交結之漸其患深即如叙功保能荐及督
撫藩臬事雖為公迹亦當避適日京營操練復遣七人夫
虎旅赳桓皇上誠以重干城之寄但驟列多員參分闡令
竊恐外間諸弁自好者不免因之以卸責不肖者遂至借
此以趋承蓋當人心警惕之初正不妨于立異第恐情面
習熟之後馴且至于和同臣所慮于內臣者此也伏乞皇
上俯鑒臣愚特賜採納寬之以任使之途皆俾其竭忠于
職業嚴之于奇制之辨正所以鼓勵夫臣工自是群策畢
集謨烈無疆外攘內安治隆堯舜矣
　茂安攘之績

崇禎五年十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疏言臣聞君猶天也
父也臣猶地也子也顧天地雖懸崇卑之分然必躋降和
而後施生著為父子雖判橋梓之形然必慈孝合而後作
述隆為皇上覲祖揚宗追堯軼舜真今古間出聖主矣乃
宇宙之內氛氣充塞又似有聖主無臧治此何由哉則以
皇上獨勞于上無諸臣以輔之也皇上勇于求治諸臣救
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勅法興工采相濯磨自小臣以至
大臣自衆共推舉之臣以至覲簡拔之臣無論為故為青
俱褫奪戍配重譴之不少貸甚則頻下禁獄執廷榜掠幾
于刑亂國用重典矣皇上凡以求治耳臣謂天下固不治
也而以已治之心治之不治也朝廷猶未甚亂也即以已
亂之法治之又自亂也報以体而重勞以說而忘諸臣萬
不敢行市道于君父然當奉公營職而慮及天威不測夢
魂亦驚舊章難恃耳目俱熒此而欲鼓豪傑之氣奏精勤

之理不亦難哉夫媚于天子盛明之象也慘慘畏咎式微之徵也至如狎狴幽隱之地桁楊慘毒之具不盡加之亂臣賊子而偏以施之任士夢人臣竊痛之臣竊恥之且諸臣之棲迸蒙譴者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為黨為徇堯之時四岳不薦鯀乎續用弗成初未并四岳殛之也不特在薦剡也凡銓司一應遷擢為聖慮所周畢循資配望皆當今其敵事如敵庶譽髦無積薪之嘆而似黨似徇亦鮮矣皇上或以執奏不移疑其為藐為抗漢帝不從廷尉之請乎亦以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特在法吏也凡諸司風紀成憲為明問所及者畢引例據典皆當今其修舉無廢庶小人無倖進之心而似藐似抗亦追矣皇上或以屬官之失并罪堂官若是則今之為堂官者難矣堂官之外又有堂官焉故公忠之屬既顧以一鳴斥而端亮之長且欲

一九

以引疾去何如還其堂屬之常可一事權而課呆時也皇上或以官守之失并罪有言責者第今之有言責者難矣言責之中又有官守為身垣棭而鶩諸曹積力既苦並營舍封駮而勤差委輕重不又倒置乎何如專其言責之司可定功分而廣忠益也皇上以眾勵望諸臣于是戴罪者多然束鍼之吏節制之体統多凊持斧之使激揚之敵事亦格夫不開以立功之路而僅以戴罪嚴之戴罪正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慎望諸臣于是認罪者眾第臣誼當歸過于己而盡思亦待主之察若斷其認罪之心而槩以免究寬之并認罪亦成故套矣僨誤封疆之屬海戮之宜也正恐法紀易伸情面難破以今之建才者豈盡盛主爵為如已哉皇上當時廉選臣近狀如人地或畸便亟為議吏封疆有限屬櫌無窮枉不以輕任為輕戮耳侵欺糧餉之墨吏遠之宜也正恐　繇之侶不皆韓范敵來而我斂豈盡以呼庚癸者往哉皇上宜稍寬大災出入聽其覓糧厚私士募死間又任不以清吏繼能臣耳至三時多害寔人有難供之通五方交警膺賞無幾入之求乃諸臣怵于恭罰之嚴滞徵壓徵報正報餘將無民矣民窮則易與為亂皇上寬一分任臣子即寬一分在任生又可不再計決者也如此諸臣辜無罪矣臣尤望皇上宮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礼中諭中外法司勿畏勿休惟慎惟平至錦衣禁獄非有冦賊姦究不可以人理測者必不入而謂大小臣工尚不感憤圖報為皇上茂績安攘者未之有也臣愚無能竊聖衷萬一然臣父先臣贈光祿寺丞湯顯祖追事神宗皇帝以星變陳言謫尉嶺海居恒敎臣事君無隱臣佩服無敢忘今蒙聖恩除臣司理中州夫司理

二〇

刑官也謹~~捸~~三尺奉揚聖慈臣之分也臣又忘三代享國長久莫如~~成~~周姬公於良與獄命太史識之曰以長我王國夫一典~~獄~~敬刑尚能佐休明之曆況聖天子神武不殺膺翹喜起有不太和翔洽輦皇圖于永永無斁乎臣用是不識忌諱舉罄其恍伏乞聖明裁察

請明繼序

崇禎五年十月朝鮮國王李倧疏言臣祖昭敬王諸子中長曰臨海君珒廢疾不得立次且無嗣次曰光海君琿是為廢人次曰定遠君琈即臣之父也光海父子既以罪廢則宗祀之托合歸臣父而不幸先逝臣以昭敬王長孫承昭敬王祀金氏之命入紹祖統而請于朝廷得究封典感戴皇恩銘骨難忘顧惟臣既受命皇上忝有王號則所生父母合有應行與礼而緣疆場多事未即據例奏請稱位

有缺殊称不加人子至情豈敢一日自安臣竊考古礼旁支入継謂之為人後以孫継祖謂之為祖後為人後則重在人後敢不敢顧其私親為祖後則父雖早卒而得列于正統之序此乃生人之大倫天地之常経也凡人有祖然後有父有父然後有孫如曰受國于祖而不禰其禰以祖當禰則名寔各異倫序不明何以為國謹查成化十一年臣先祖康靖王以其本生考懐簡王為世子早卒遣陪臣金蹟具奏請封憲宗皇帝嘉其誠孝降勅褒美頒賜誥命東土之人至今榮之况臣有所後祖而無所後父尊父承祖乃所以尊其祖也名正而言順事當而理直情礼俱申恩義兩全璽在此矣臣叨守藩服效瓷涓涘而又望推恩之典臣之愧惧于以寔多而仰恃天地父母之仁輒敢專差煩瀆伏乞聖明命下該部通查舊例恭考祀典寵錫爵謚臣母具氏並賜誥命以廣孝思以叙天倫茲罩皇朝之寵典而小邦臣民之至幸也

浙江海賊

崇禎五年十月給事中既震亨題言閩賊劉香老統率兵數萬餘眾聯綜三百奇台温寧三處皆其被掠之區昌石三衛所以羅圍劫之慘是何李魁奇鍾斌之踵見而鄭芝龍之不足恃也乎哉蓋自閩地言之計所恃以無恐者一鄭芝龍耳然徒以臣鄉鄰國為壑則是猶然不足恃也臣鄉為日本沖犯之地世宗時移総鎮于定海以巡海防陸兵五総水兵三枝其為沿海哨聲援勦之用綦重至各區兵道會哨策應兵制犁然彼此協禦計良善也然初本以防倭而今直以防盗矣倭警或経數年一報而盗警則歳歲相仍矣故防盗與防倭有異倭之来也有汎期春秋二防是也盗則不時竊發徧来撤訊之隙肆其虔劉不然何六月例應收哨而今賊反以七月至耶且向来海賊劫害止于被臣上下間打票畫卯而今且分道登陸攻圍城堡排梯索戰是又誰為向導誰為接濟者乎全浙地形惟寧波坐于中位仲在海外與登莱孤懸海島者埒台温則逶迤而仲將丁則福建矣故閩寇入犯昌石尤當其沖而延袤以西至北則睒視在浦等衛所時受害于崇明沙賊之慘掠而所恃水深船大乘風破浪者惟閩賊尤劇嗟乎浙民海嶠之餘瀕海顛連尚無起色何堪此孑遺肝腦伏塗炭于掠地攻城之賊哉鄉勇之設不如順民情之為便也鄉勇之議近日不無可商夫委查點於尉巡募名額于奸棍或強勒以饜時或借端而横索兵雖練兵擾害滋甚為宜勅沿海諸郡邑就民間本戸本族之長殷實老成者崇其約束旌其体貌俾率乃子弟修繭戈繕函械誰無身家得弛捍禦衆志成城賊必且偵知有備而喙哭不前者至接濟向導之人豈其生于空桑但使按户稽核嚴密摘訪的送治立行正法其誰敢為作乎是又于練鄉勇之中得清引寇之尊矣則衛所官軍之中飭不可不嚴也祖宗朝軫念海邦基置衛所操練官兵用以守土衛民良有深意今者衛所官軍碌碌靡俸未知弓矢為何物以匹羸行乞之状一旦當師旅之冲未有不魂悸色變者而况軍丁之逃城城隍之湮圮守港官金曠于打柴捉魚修理公費半耗于府胥行匠者弊不勝詰跛羊可陟雉堞之巔何矣軟梯攻打而亦何怪鄉民之驚潰于風鶴乎則錢封收發存支之議不可不速籌也全浙歳例該水陸官軍兵餉折銀共四十九萬四千零如以寧波昌石定海地方兵餉之特

四萬之一耳大藥船隻錢糧等項吃緊重大総関該地方錢糧逃解于布政司又從本司批發該地方而司庫出納間未免零星耽闗兼之胥役勒索之苦與文移往復之煩三軍飢後得食況又有攫之食者去年台兵鼓譟端寔由之何如除例應聽解之外再酌地理之遠近軍需之緩急叅定留支如寧波地方兵餉一項経着兵道驗收寧府一面照會藩司該管官按時給發毋誤軍糈於以杜胥奸而皷士氣且以寢意外之變特在一轉移間耳

刑官守律

崇禎五年十月給事中鍾斗疏言國家設官一事止屬一部而特于用刑一節有刑部以專理之而又有都察院同鞫問大理寺平反総之一稟承于律必使情麗于法罪協其情而後已可見祖宗重刑之意較他事尤為拳拳曲切此群下不得以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者良法美意豈不炳若日星哉何獨于今刑愈煩律意愈晦耶総惟問刑衙門于律意毫不講究所以一當斷獄條例茫然再経指駁使爾牽合美大半移情就律何嘗按律定罪即不然而中無確見不敢成招或前後延挨或彼此推諉以致初終異詞証佐改口一獄而淹禁數月傳染漸入瘴鄉一案而沉滯餘年磨累幾登鬼録諸如此類寔可涕零職非不嚴催因循終是習慣積獄之苦至屢煩明旨森切而無奈其漠然何也職又會稽典載問刑衙門供招之外不許妄加參語誠謂口供既明何須蛇足意念深矣近日供招多不出囚口但雕琢為工犯人難解殊非刑名之体此又以煩文而掩律意不思律以得情為主律以至中為法情遙乎法法踰乎情皆非確疑嘗讀書成王之命君陳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夫成王君也不難降恣令臣勿就君以就中中之為言不備無枉之謂也況内外法司當思法律者祖宗之法律民命者朝廷之民命而可不明制律之意体欽恤之仁任臆强合以越胥于其間哉夫一女含冤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其寃抑之氣有以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關繫非細小也茲值聖主當陽多男應霽凝祥集慶千古罕儔者正惟寛仁之性上符天地即不得已而用刑輔治猶以清繫釋寃惓惓中諭諸臣何復妄為拘縻不仰我皇上好生之德哉伏乞嚴勅問刑衙門一切讞獄俱要明律意不許少為增減謬為牽合倘有游移附合者罪勿宥庶刑得居乎而太和在宇宙間矣

中飭刑官

十一月諭兵部近來貪婪有司奉旨提問輒卸罪衙役又衙役槩擬配杖贖納成何法紀以後承問官隱狥歆縱俱着駁回該撫按嚴行詳訊爾部速行申飭

中諭通政

諭通政司欽給關防原為辯驗公文稽查勘合不獨為錢糧事例二事且通達下情尤屬該司職掌凡小民寃抑及奏告不法等事毋得槩從延格向來該司及會稽聞多需勒情槩着嚴行禁飭違者治罪

察問濫舉

諭都察院馬士英貪殘橫肆既不堪邊撫何以堪御寺劉榮嗣濫舉可惡據會推時選司不預參奏塚袖取一紙王永光遽行推用是何緣故着察明具奏

中書用進士

十二月內閣題制誥房兩中書用甲科帝允之著為令

選用司罪巖

降吏部主事李之椿三級調用為起用犯事官姜王蘗

近京強賊

諭兵部近聞城南弘仁橋采育等處強盜縱橫白晝殺人

行路幾斷巡捕守備各官所司何事楊國成等著照信地

分別議處並巡攔有無隱占通行查奏

漕糧入數

崇禎五年十二月戶部雲南司管理京糧主事周天祚報

称本年收四年分漕糧除長安等門倉該監督主事造報

並截留天津與夫通邊料斛完欠查明另疏不開外所有

坐撥羽林前等五十二衛倉正稉米粮米共三百三十八

萬七千八百八十五石二斗一升二合一勺三抄一撮一

圭五粟本年六月等收受入廒尚寔欠正斛稉粟米

四十萬六百六十石四斗四升七合一勺七抄二撮三圭

二粟

致治求賢

崇禎六年正月諭祖制設科取士專為致治求賢近来士習日偷貢擧失當人才鮮少理道不張此皆由督學司教各官溘率乖方培養術無盡失舊制初意以致朝廷不獲收用人之效朕思士子讀書進身乃人才根源必宜首重德行幼學壯行如生平果係孝弟廉謹自然臨民時不貪不欺盡忠竭節何必專工文藝按會典及提學勅書內款尚行說以勵頹俗不專論文優劣開載甚明近行通不遵行至小學諸書及州縣各有社學原欲養蒙育德敷教儲才近則全不講究興擧其士子自童時入塾以逆應試登科只以富貴溫飽為志竟不知立身修行忠君愛民之大道如此教化不明士風吏治安得不日趨卑下朕惟祖宗廟求才用人原不盡拘資格科目至考試文藝祇遵祖制起撤選醇童子必入小學過試先查德行自童儒以及鄉會須有實跡方許入場異日敗行考官按論酌古準今宜有法則規條頒布遵行又教官為士子師長化道最親舊制甚重近来以衰庸充數教術全廢此尤士風不正之源今須設法興起着吏礼二部同都察院及該科詳議具奏至四海之大豈無潜修碩德積學弘才清直剛方寔堪大用者更宜特拔一二以示風勸至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推知弁着酌議来行

士重德行

崇禎六年正月礼部尚書黄汝良疏言按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先六德曰仁智聖義中和次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次及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可見德行在六藝之先也孔門以四科程及門高弟首曰德行次乃及言語政事文學可見德行居四科之首也比及漢唐宋以制策詩賦經義取士雖寖非古初然而賢良方正經明行修之擧未嘗不相輔而行我國家因時變通設科試士程以制義分為三場然高皇帝時首重德行意尤拳切如大誥有頒明倫有堂禮賢有館孝廉有擧天理行事有勅學宮有臥碑鄉約有聖訓褒節義之福壽黜失節之危素至處士有行誼如陶安王禕章溢陳遇等時加徵辟列聖相承率循斯軌所以三百年来士貴名節人重清修即應試之文多醇正典雅無非道德所發揮即文章亦德行也乃迩来習尚陵夷風俗靡敝行誼既乖文章亦舛禮義廉恥俱喙為贅疣背公營私相沿為故事求官則不勝其眾任事則鮮有其人甚至以紳佩而祝閹祠以衣冠而降賊冠世道人心以壞至此極矣宜聖心穆然有德行之思竊謂取士固以先德行而尤貴在豫養方今士習久錮驟挽為難則惟有豫養一法耳董仲舒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在易之蒙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伊訓列三風十愆以儆有位而總其要曰具訓於蒙士蓋豫養於蒙則教易入而德易成以之修身自可以果行育德以之入仕自可免三風十愆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者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順序漸進無非先晶以六德六行而後及六藝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之教者自少至長自長至壯所學習者皆咕嗶文藝之事所經營者皆富貴溫飽之圖一旦登第為官竟不知德行為何物無怪其四維不張而百事決裂也合無勑下臣部劄行各省直學臣刊為條教頒

下府無塾師俱籍名於官有能以孝經小學教育愚蒙俾之入存出悌彝彝小子有違者塾師蔡以衣中其子弟敢類而不戒戒者塾師有罰教官有能以規矩準繩表率子衿裨之飭躬勵行誡誡成人有德者教官註以上考其生童入試須令州縣教官各取保結無過犯方准進場有敢倫而失簡舉者教官與州縣官各有罰至於提學一官尤為宣上率下機要必於文字外加意作興其諸生行誼著聞文雖平加以優奇素行薄劣文雖工黜革示懲實能奉行勅書者查覆紀錄如彰癉不明勸懲無法提學官有罰乃若舉貢生儒及山林隱逸有篤學不倦秉誼繇衺砥礪潛修志行邁衆者府縣官覈實申之督學督學覈實申之撫按撫按覈實上之朝既覈實而旌表加焉其尤殊高等者時加徵召如洪武中陶安等天順中吳與弼等故事果耤得人舉主紀錄否則舉主亦與其罰至於廟堂廣勵有位尤當以德行為先大抵進廉而黜貪抑競而奬恬貴名節重清議如孔門四科即言語政事文學猶其後耳如此則父兄子弟所勗勵者無非德行之事耳目見聞所榮羨者無非德行之人士風庶可袪僞而還醇世道庶可反邪而歸正風習可袪而太平可幾矣

尚德緩刑

崇禎六年正月南刑部主部曹荃疏言竊惟是非者天下之公心偏用之則徼幸者生端而報復無已賞罰者人君之大柄輕施之則習視為固然而威勸不靈以令人心懈弛吏道凌廢之秋而槩以尚德緩刑之說雜陳於座右臣知其無濟也然臣在刑言刑所求於聖明者惟欲用法之平且當耳以今觀之竊有憂焉皇上所與共理天下者二三款說也自錢龍錫以輔臣下獄而政府畏罪一味委隨視安危大事囁嚅莫敢發口矣所與綜核庶政者六卿之長也自易應昌以執法重譴而士師懼禍巧用揣摩即昭然爰書游移莫能自主矣詞臣者啟沃之資也自楊世芳劉必達以閱文拘謹置之司敗而主試一席人皆視為畏途矣監司守令者郡邑之綱紀也左應選力捍危疆聲名甚著偶掛彈章幾不保身王忠孝清操自矢囊無尺縑檻數稍踈隨被逮訊而保障者無必死之志欽藁者懷不測之虞矣諫臣之設欲其舉劾無隱也王績燦吳執御吳彥芳以薦揚縲絏而言路吞聲雖有正人端士不敢入告矣直言之旌欲其糾悪不避也摘發廠衛之許國榮以鉛斤落職抵觸閹寺之金鉉以銑門褫逐甚而馬思理高倬諫用中涓雅有風亮以漫不相涉之章瑒累月縶羈而危言賈禍者一益肆其鋒距碩士莫措其手足矣夫三代之世坐石垂綫而民知恥者罰當其辜也叔季之時深文峻詆而下不辱者罪浮其實也煌煌聖世雷電日赫而恬不知警至矯激之士借以為名高詭怪之徒因端日飾說可不為深省者乎且皇上今日而欲行法則內臣之遣尤不可不慎也何則內臣不出則雪霜雨露皆屬君恩內臣既出則兵刑矯窃半歸中貴今者大小臣工毛髮細過一經指摘罰不踰時而張彝憲鉅萬贓私悉置不問邊臣餌口飬交立就榜掠而王坤同蒙主欵反蒙優詔然則內臣有功而無罪有賞而無罰有彈駁之權而無斧鉞之凜將來鴟張又奚所底止乎海內元元誰非赤子內外人臣誰非耳目平則萬物皆安不平則百職俱瘝臣身在南雖無言責而臣職難刑曹有官守用是據見敷陳伏懇聖明察其狂

暫特昭廣大既沛好生之仁復開改過之路庶執政攸司
益詳於明允即蒙護諸臣彌勸于浩蕩矣

有司貪虐

崇禎六年二月諭近來民窮多盜皆由親民之官貪殘所
致妄取民財彌縫上司打點京要所以舉劾不當用舍大
非貪夫得志小民愈苦若撫按官甘心欺罔終亦當難逃
法網近聞近畿州縣未比錢糧先征火耗又於火耗之外
巧立查參公費名色又聞不論罪否槩加罪贖取民物不
償價值或因民間小事故大其罪以便嚇取或聽胥役顛
倒是非任意剝詐甚至逞忿貪功酷斃無辜種種害民難
以悉數即着巡按御史逮行體訪不論見任離任據實具
奏不許但憑道府黨隱徇護如別有所聞一体究論不曉
前項弊端省直俱同都察院即通行傳飭

三〇

內閣內臣兩失

崇禎六年二月大學士周延儒以宣府閱視內臣王坤疏
劾乞罷時傳温体仁欲攘首輔授指于坤遂之給事中傅
朝祐疏言夫公論國之元氣也故為臺諫者以天下公論
為主臣讀王坤一疏為岌岌乎有履霜堅冰之懼也昔太
祖高皇帝垂訓有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庶得朝廷清
明紀綱振肅大哉王言實萬世治平之鑑歷漢唐宋以暨
我朝其間治亂相尋往轍未有或易之者也我皇上慮周
邊境用王坤監視宣大而未嘗令其操弾劾之權司中朝
之議論也乃一參再參近且浸淫幾於閣臣試思閣臣之
上更有何人日進不已長此安窮是幾於輕朝廷矣易有
之由來者漸言不可不辯之早也縱令閣臣有過朝廷有
缺上有與章下有清議今朝廷耳目之司不乏人乃令中
官漫言天下事書之史冊其何以示子孫而傳後世哉臣
於是乎不能不為首輔咎焉當道內臣之始滿朝建言何
不近援祖制遠援漢唐宋之覆轍以力諫即不然相率以
去就爭之皇上神聖聰明當必轉圜而聽而奈何泄泄沓
沓坐視其至此極也臣於是乎又不能不為諸輔咎焉當
今票擬王坤之疏曷不直言奏上正義責坤為皇上遵祖
制為朝廷持大權為天下昭公論而奈何唯唯以聽也夫
今不爭後將何及矣臣蓋不意王坤為此言也廷臣僉謂
此言者非必王坤也其文詞練達機鋒挑激是必有陰邪
險人附之而起而借王坤為發端以嘗試皇上此臣不特
為閣臣一時惜而深為國体惜深為天下治亂之大關惜
也夫臣之言逆言也亦正言也祈皇上幸聽臣言讜斥之
生死之惟命乃臣之心區區憂國之心也臣不惟愛朝廷
愛世道并愛中官夫中官權盛亦非中官之福也方今構
結者漸中外皇皇無敢為皇上言者天下事不堪再壞矣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鑒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願皇上遵祖制提公論以上稽往古正責王坤而撤回內
道於以清議論而正國体消隱禍而課實功其於治平之
計豈細故哉

三一

輔臣內臣兩失

崇禎六年二月左副都御史王志道疏言竊惟皇上差委
內臣不過核錢糧兵馬物料而已原非假以大臣小臣官
評吏議也邇年以來參疏日上論劾漸廣內則糾科道六
書外則糾方面督撫又內則糾六書卿貳今則糾輔臣矣
此臣所謂越也夫國家之設輔臣不但責之以參贊廷議
也宮中府中陟罰臧否皆無非職掌若使內臣糾核方面

以侵[illegible]接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御史以侵掌院之
權而[illegible]臣不問內臣糾核六科給事中以侵掌吏垣之權
而輔臣不問內臣糾核卿貳執政漫漫乎口含天憲手待
朝綱而輔臣尚不問則將焉用彼輔臣哉詩不云乎楊園
之道猗於畝邱言自卑而高也陵夷之漸日甚一日始而
忌萬馬終而追堂簾遂使內臣得以操其長短肆其剌詆
勢所必至無足怪者且中外諸臣其糾內臣者多矣輕者
紛紛去國重者下獄置對而輔臣不能收也豈入告出不
使人知耶將欲問而不能也抑能問而不欲也臣仰見皇
上天地之心內臣外臣原自一視至公也近來內臣所糾
輒蒙報可其糾內臣者未見一行輔臣何不舉而一體言
之以成天地之公臣仰見皇上日月之照顯核密察各有
本末亦至明也就內臣中聞有奉法循職者擅權越局者
原自不同輔臣何不舉而分別言之以成日月之明臣見
皇上雨露之澤體恤群臣無所不周至仁也今之建言與
被言者或放歸田里猶可引分自安或薄予降罰猶可勉
力補過至下法司下詔獄如馬司理高倬王忠孝孫肇興
等實無不赦之罪而有可原之情輔臣何不一舉而以解
網爭之以達雨露之澤若此一事中外無不以之責望輔
臣而尤以之責望首輔首輔於此必極力擔當乃或可自
安如再嘿嘿憒憒何以仰副明主知遇諄諄諭留之意哉
內臣之得失漸莫敢言南北之水火構鬬已極國廷臣之
患亦非內臣之利也雖然猶可言也士氣易激亦易靡名
誼易爭也勢利亦易合也自今以前國患其爭自今以後
猶慮其合也合則角口且化為稱頌不可言也履霜堅冰
由來者漸不見其形願察其影皇上清明在躬睿照如神

何隱[illegible]獨宜特羗言抑臣心所不安不敢有隱於君父之
前且[illegible]貳執法不但輔臣有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即
微賤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分也
疏入於二月初八日召閣部諸臣於文華殿侍班首呼王
志道志道出班駭帝曰還用內臣原非得已屢有諭旨極
是明白如何又有這一番議論昨王坤疏有旨責他率妄
大體已存了如何又牽扯許多說內臣參的處了內臣的
又處了但是處分各官都為內臣這等朝廷之上別無政
事都是內臣了種種誣捏不可枚舉別的且不說即如王
忠孝是爛米豆人馬都吃不得他所管何事這樣的參來
該處他也說是為內臣處了還說他臨訊時不能具一餐
一文他若無弊為何肯收這樣米豆又如為單場處的為
軍器處的都說為內臣又說一稍輕一獨重前兩廠已幾
次從寬停止降罰盛甲廠這番軍器看實不堪所以重處
那安民廠精堪所以稍輕那掌廠內臣劉守乾也是一同
提問的如何止說是為內臣又如修整城守軍器正是先
事綢繆金鉉奉旨管理連砲眼也都不開可不誤事胡良
機巡按宣大二年不為不久撫賞大弊毫不覺察這也是
不當處的麼是借一個題目但凡參過內臣就是護身符
了這是怎麼說志道奏曰聖明在上豈容內外臣不奉公
守法其有不奉公守法者皇上自有鑒知止為近日內臣
參劾漸廣諸臣受罪者多外庭皆以申救責備輔臣臣知
無不言不敢不採外廷責備之言入告及輔臣為王坤所
參舉朝皇皇為紀綱法度之憂臣仰體皇上好問好察無
所不照宜可使中外有紛紜之疑不以上聞臣闇海村愚
自以為輔臣該言的臣亦該言內臣既可糾廷臣廷臣亦

可糾內臣其為法受罪諸臣風雨霜雷無非皇上之教生死榮辱無非臣子之分臣豈敢為諸臣出脫至臣疏中不能詳慎語多謬悞罪當萬死時志道說謬悞二字語音不朗帝問輔臣是說甚麼輔臣延儒代奏曰謬誤帝曰有這許多謬來你在朕前便說謬誤書之史冊就不謬悞了又曰尔為憲從來有何建白既是知無不言還有軍國利弊大事何不奏來帝再詰之志道奏曰兵馬錢粮物料三者實當時急務此外未敢輕及帝曰你前疏只說王坤應管兵馬錢粮不該輕意侵及輔臣這就是了如何有覷許多說話不論該處不該處一槩都是為內臣難道朝廷事都是內臣做了你說輔臣有言臣可無言輔臣有言你知道麼多少關係國家大計一件不說因用內臣外邊不便作對恰有王坤一疏便張大起來有許多說話分明還內臣一事先前面諭你都盡知今故意借箇題目挾制朝廷不便處你可謂奸巧之極多項帝又曰文武各官朕未嘗不信用誰肯打起精神實心作事只是一味瞻徇詩飾不得已差內臣查核原出一時權宜若是參來不行差他做甚麼你們外臣果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內臣輔臣周延儒溫体仁吳宗達鄭以偉徐光啟等同出班跪延儒奏曰臣等輔理無狀表率無能在內部院各衙門在外督撫按各官不能盡心修職以致封疆多事寇盜煩興皇上萬不得已遣出內臣查核邊備原是憂勤圖治之苦心聖諭甚明外廷皆知今於皇上原無不頌服只是臣等罪狀多端所以外廷都來責備王志道說臣等不能申做不能執爭也是外廷議論他就輕率入告伏望皇上特賜優容外廷僉知感頌聖德帝色稍霽曰朕昨在講筵前日在平臺面諭御等甚麼他這等議正是借好名目挾制朝廷不使處他輔臣延儒奏生殺予奪聽命皇上朝廷處人誰敢挾制適蒙聖諭詰責王志道種種誣捏情罪甚明原是該處只是他的本心原非敢議論朝廷亦不是專為內臣其意只是責備臣等溺職臣等原實有罪義當任受伏祈皇上委曲寬宥外廷人心自皆帖然決不敢再有煩冒瀆擾聖懷帝曰各人分內職掌不修假借虛名張大其說占一個好地步再不管朝廷事体若何此是何心似這樣人品可堪憲紀表率諸御史可使得麼上徐命輔臣承旨歸班帝沉思久之曰疏中誣捏數項還說不盡本該拿問念輔臣屢次申救候旨起去志道叩頭退

培養人材

崇禎六年二月給事中孫晉疏言竊觀自古聖帝明王所與共天下者不過此賢士大夫而已未嘗有厭棄一時而欲借材異代者概自中外諸臣弗稱任使我皇上不得已而乃時為糾虔士習未破士氣先靡國事無濟國体已傷識者致嘆今日有君無臣凡屬衣冠能無疚心雖然才難自古言之皇上於被罪諸臣或云降罰示懲或云使過勵後近日銓臣發單咨訪何莫非仰副皇上求賢若渴之意而以觀於今日之人才何如哉始猶詿誤見於庶僚今且幽囚及於九列人徒見其有可念勤劬而一時蒙譴之故倘未能薄海共知將毋令勞臣任士間而解體乎且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或因偶涉之謬而遂累其生平惜才貸錯其謂之何昔高皇帝論用人之道曰人之才智或有長短因短棄長則天地之材難矣若惟見其小節未覩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嘆文皇帝嘗顧侍臣曰君人

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善亦不棄人孰無過論小過而
廢大善則為善者怠煌煌祖訓炳如日星用能鬮億萬世
久安長治之基若惟知以督責神鼓舞曾不欲以愛惜為
培養則凡人始終安能達觀旦夕皆難自必誰復為國家
奏功者夫豈大畏無戀主之思小臣無投閒之念雖非誼
所忍言然而禮忠之訓不可誣也願皇上之慎思之至若
言者為國家之血脉榮衛賴以流通嘗聞之使言猶恐不
盡即皇上於建議諸臣亦幸荷優容乃近王志道以大吏
而贋顯黜遂覺一時顧忌之念重而諫諍之意衰不願為
鳴鳳願為寒蟬此無他以皇上之喜怒為言路之通塞耳
臣竊慮之古人一出言而能令天子改容大臣避舍雖其
上之重臣言亦言者之有以見重令則庸庸若此人何怪
乎蒙譏之禮臣至此彈章如蟬鳴蛙鼓而莫之悉耶此臣
願皇上於者警玄之中更有以作敢言之氣而併以是為
諸臣一正告也抑臣愚猶有進焉書勉虞帝知人則哲盖
惟其知賢是以任賢勿貳惟其知邪是以去邪勿疑方今
聖明當務之為急者得毋在茲乎故臣誠不敢謂師濟盈
朝但皇上不得不於其中擇而任之果使貞邪各見其真
自然賞罰互成其是若斯纍纍而覓無一可信之人無一
可聽之言以及退而謀之冥鴻在野誰作轉圜之望獨斥
方新且有永棄之虞是必別有以積上使者然後可固知
聖明在御萬無他慮第恐宵小伺隙頃刻未忘如遂案之
季種若且以身試矣此又陰陽剝復之機不可不深慮也

維廉恥振氣節

崇禎六年二月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疏言臣待罪禮曹
督學晉省實有磨勵士習之責顧微臣競競守科條耳紀
綱風動全藉廟堂捧誦明綸惓惓首崇德行大哉王言千
古作人之的無逾此者臣思士德行無他須以廉恥氣節
為端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孔子亦曰行已有恥明
乎士自待貴知恥也又聞事君有犯無隱宋儒亦曰直言
敢諫之士必伏節死義之臣明乎士事君貴直節也盖有
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明主知其然故為
之委曲以養其心多方以作其氣誠以廉恥道衰忠諫弗
聞天下事有不忍言者臣竊嘆皇上礼士最優求言若渴
天下之士不能仰体聖懷棄廉恥墮直節也故敢申德音
於天下臣觀數年以來士大夫風節掃地矣獨賴皇上主
持於上一時所殛放者非媚璫之逆監即降寇之叛臣故
明以廉恥風示天下使洗心滌慮共擢休明不意至今有
大可異者如總理戶工二部內臣有覲官齋冊之令臣度
皇上允忠臣之請所重特在清理文移剔蠹奸蠹為萬非
欲群臣屈膝內臣也乃此令一出靡然從風內臣即以此
示重大臣不能以此力爭遂使上自藩臬下至守令莫不
次弟恭謁屏息低頭得免呵責為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
朝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輝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
廉恥乎臣猶記逆璫方張時乾兒義子為之尚出不告朋
友入不告妻子昏夜拜伏自以為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
知怪入覲諸臣雖有賢者不敢立異以抗功令不且率天
下於無恥耶夫此諸臣計事既畢留部有耳目之寄還職
者有民社之司奈何令屈辱至此識思國家有覲興二百
餘年來曾有此風俗乎此臣所為太息也乃若諫官以言
為職者也古昔宰相上殿則諫官隨之其敢諫能言者有
琴瑟鐘鼓以和其心有黃金廄馬以旌其寵惟不言則有

墨刑言而被罰此衰世事非與朝所宜有也近見科臣李
世祺以論輔仁温体仁吳宗達等皇上既降罰之矣後
及考選之銓臣吳鳴虞夫世祺所言當與否天下自有公
論即鳴虞律身泛泛降調亦不足惜所可惜者非祖宗選
用諫官初意耳語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若鳴而箝其舌
擊而紲其羽養鳳與鷹何益竊謂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
此且夫大臣者皇上之股肱也言官者皇上之耳目也大
臣有過言官不得言言之則斥為比邪皇上試問言官以
從諛大臣者為邪乎糾正大臣者為邪乎言官與大臣忤
則以為比今言官與大臣全交諂諛隨漫無可否其為內
外禍不更烈乎臣伏覩皇上虛衷無我好賢納諫此必非
皇上意即偶出皇上意為大臣者亦當以崔群李絳文彥
博為法委曲申救廣皇上諫諍之益不當降此重罰以箝
天下之口也此令一出臣恐人人以是為戒今知推考選
枉即銓臣必將徧用諸臣曰汝必不參大臣然後授之臺
諫是養鳳而不欲其鳴養鷹而不欲其擊臺諫相與括囊
免咎為大臣者終其身無敢議其後此大臣所甚利忠臣
所深憂試考之祖宗設立言官初意二百餘年來曾有此
事體乎此又臣所為太息也夫皇上所最重者廉恥而天
下誤以跪拜中官為朝廷之令甲皇上所樂聽者直言而
天下誤以攻彈貴近為天子之厭聞者此者非皇上自為
挽回其波不止伏乞聖天子渙發大號布聖懷於天下勅
諭樞理內臣以後當以清覈錢粮為事不必屈辱外臣以
明一己之重更勅銓部諸臣以後考選臺諫仍當取其不
避權貴直言無隱者光昭言路不得以容嘿充數玷清班
而誤國家如是廉恥立正氣伸下可維天下之士習上可
廣聖主之聰明雖中外諸臣聞而愁臣恨臣臣不惜也臣
一片拙忠不敢以內外易念實見廉恥氣節二者為士砥
德立行第一義敢循職掌陳其區區以推廣皇上作人之
意伏乞皇上垂聽

疏安遠人

崇禎六年以朝鮮私買違禁之物東廠秘聞即命驗其包
箱並收回所請大藥禮部尚書黃汝良上疏曰朝鮮嘗貼
海外雖為邊海之荒服實為中國之外藩據會典所載洪
武永樂正統嘉靖年間往往優以賜賚許其陳乞萬曆年
間關白倭犯朝鮮國家至為遣將調兵以援靖之正惟示
以懷柔資其屏翰耳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四裔歐陽修解
曰外裔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班超亦曰治遠裔當蕩佚
簡易祖宗懷柔實取斯義竊謂市易一事正欲防范於將
來不徒苛索於既往惟當嚴治導誘之奸宄不必顯示豁
刻於功令向明旨所謂安戢使臣者真深謀遠慮也聞初
驗包箱使臣拊心痛哭曰此後不敢復來也今推索再三
其驚心必甚至欽賞硝黃三千斤已奉有明旨令工部給
與矣今者反汗追出彼必借為疑端重懷怨望歸語其主
枝節橫生以二百七十年效順之屬國一朝翦為寇讐無
論挺而走險變故難量即奉貢不來此時將問之乎不問
之乎啟封疆之大釁爲驅之遠猷設有紛紜誰執其咎
杞人愚慮欽欽有在乎斯臣等寧受游移朦混之責不敢
不剖心瀝陳也

請行謚典

崇禎六年三月禮部尚書黃汝良疏言查得大明會典一
欵文武大臣應得謚者禮部廣加咨詢稽覈名實間有應

諡未經題請及題請未蒙賜予者不論遠近許撫按及科
道從公舉奏酌覆補給乃自天啟元年題請應諡兵部尚
書伍文定等八十三人以後未及舉行至崇禎元年本部
因[illegible][illegible]擬期題請得旨將歷年卹過大臣并先年靖難忠
諫及幽人謫璞者亦得列名冊內發單咨訪於時特賜諡
者僅鄒元標等十四人除已奉明旨准諡者不發單外其
餘雖發單咨訪而各衙門回覆杳然大典久稽正緣坐此
耳合無勅下臣部將科臣條議諸款并先後議諡諸臣科
成書冊行文南北九卿詹翰科道等官從公註明何人應
諡某品行勳猷建白節槩文學若何亦務協公虛詳慎四
字限以時日刻期報部本部畧做銓部保舉之例將原單
存案候覆題請日并抄呈御覽庶人情無敢濫狥大典不
致稽緩渙號一朝華兗千載佐爵賞威令之所不及者其
在是乎

覆臣不獄

崇禎六年以戶部尚書畢自嚴查覈考選錢糧蒙混革職
下刑部勘問三月初六日御史李石讓上疏曰臣見戶部
尚書畢自嚴因鄭友玄代輸金花銀兩奉旨着法司提問
輦轂之下終日驚駭既而自嚴因服[illegible]往詣犴狴道路
屬目無不咨嗟臣昨從邸報中觀其回話一疏于友玄之
代輸屢奉查核明旨乃當日浮寄緣故竟未明白剖陳皇
上責以欺玩而立下之理真所謂自貽伊戚也但思皇上
於股肱心膂素加優渥而于祥刑慎獄尤注宸衷今自嚴
於心卿之內肩膺官御非小臣比也專握計務已閱六載
非新進比也且閱[illegible]時兵變倉皇籌畫儲稽毫無缺誤必
非安居坐嘯比也合之律例八議所謂職事官三品以上
及大將吏守職奉公議貴議勤均似可以比附者且以事
情虛心推究友鉉熱中考選輸銀倖進罪首也自嚴始緣
護惜維成夫飭罪次也首犯罪狀尚未訊明波累之人先
淪圜土輕重似失倫矣且自嚴年既衰暮病復纏綿憂鬱
煎熬必致委頓如遽先朝露即異日者終徼皇上解網之
恩欲湔袚以自新其路奚從乎臣幼誦漢臣賈誼之言曰
廉遠地則堂高廉近地則堂卑三公之貴天子且改容而
禮之則不宜復加以係紲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豫遠不
敬也又聞谷永之告其主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
者也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哉誼之
語蓋為漢相周勃之逮繫而發永之疏亦緣陳湯有定四
域之功而以言事下獄也卒之兩主轉圜以聽[illegible]皇上堯
舜比隆吁咈無間者乎臣亦非敢謂自嚴之罪可以槩置
不問第祈皇上稍示寬容豁其囹圄俾束身私寓俟友玄
解至日同治以應得之罪庶於三尺之法大臣之體兩無
所虧耳臣又思陽和寒冱乃四序之恒經風雨雷霆[illegible]神
工之不測偶值肅殺太過已覺庶類不堪況乃摧擊頻加
未免元和有損臣伏見今來九列之內或以狂言被譴或
以瀆請蒙譏今復摘至再三其勢必將抱蔓我皇上量同
天地恩猶父母宸衷之所施原屬生全好用但宥過矜愚
嘉與更始實群工所共祈而匪一二人之私念也又臣於
自嚴原非同鄉亦無舊識上年以帶解新餉誤參經年無
端受抑然臣從國家大體起見自不敢以私隙而嘿嘿處
此也疏上不允給事中吳甘來復上疏畧曰自嚴之罪上
責其蒙徇然其罪豈獨在蒙徇哉敬歷多年不能保其終
罪一也自嚴不能保其終致皇上不能全其恩罪二也望

八之年蔀副入獄萬一庚死獄中使人疑皇上之薄待老
臣罪三也疏上帝悔悟隨令寫所候議

廷評類題

崇禎六年四月大理寺疏言查得臣寺職掌且在衙門事
宜一書內稱凡評允人犯奉有欽依畢本具題曰單題其
死罪京詳外詳俱五起一題曰類題又查刑部事宜內載
大理寺審允者死罪候類題命下之日出詳允勘合未允
者出駁回勘合此五起類題之所據也惟是死罪有立決
秋決二項歷來外詳類題不分立決秋決獨立詳分別二
次各候足五起此不知起自何年沿成故事臣等固不敢
傳會典制也恭繹明旨立決重案應否延停久待因反覆
參詳立決人犯除卑幼悖逆外繫強盜者十之九所謂禦
人國門不待教而誅者也但臣等竊見京詳盜案與外不
同州縣盜發事主先有嫌狀有失單及至擒獲質對月日
贓狀一審了然京師多憑番捕之手獲盜未必皆真真盜
未必皆獲即其有贓有証而失主或非正真贓物概無原
單失出則有出押之虞失入遂傷好生之德且州縣訊鞫
強盜贓真正確然猶府道司院層累批駁稍餘生路復入
恤刑矜疑之牘寬比其閑詳到寺次第奏讞不如幾閱年
歲京師則自城捕獲贓送部成招過寺候題其間情罪未
協者惟有臣寺之一駁耳即候足五起遲不過以月計而
爰書既上死者不可復生矣臣等愚鈍恨無片言折獄之
明而仰体欽恤之仁俯思平反之職於此等重辟何敢率
易從事雖題稿已具尚有拮疑實再行駁確者則未嘗不
藉候五起之例庶得以躊躕而審也易曰君子以議獄緩
死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日丕易蔽要因聖人之
意豈為由人停延久待緩至旬時者哉政懼濫及無辜必
再三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殺之也臣等前疏已及此今擬
議未奏聞接邸報該刑部題為遵旨退限事奉聖旨這各
司未完事件既立有限期併在內各衙門在外各撫按一
体欽遵查緝審結但獄得情方無枉縱都着詳鞫確擬稍
朕慎恤之意不得藉曰勤完任意出人欽此臣等恭誦綸
音直與聖經相為表裏固知責成速讞原期於得情無枉
縱非但以速為能而已也伏乞皇上欽定以後京詳立決
重案或仍舊足五起類題或照外詳例與秋決共足五起
類題縱求詳確以贊詳刑從此永為典制度畫一之令既
飭而隱閣之弊愈清矣

廣推閣員

崇禎六年六月允大學士周延儒回籍帝命廣推閣員吏
科給事中宋權疏言皇上寤寐良弼應如飢渴枚卜之命
當在旦晚然得人難矣金甌則卜之於天廷推則卜之於
人特簡則卜之於聖心而諸臣之報效終無以稱聖恩之
高深則何以故職嘗伏而思之舜舉皐陶湯舉伊尹舉者
一人耳而天下胥化惟其選於眾也闢四門而羅之非執
一途而收之也日者煌煌聖諭謂館員應令歷先推知蓋
欲練幾要先習民社廣慮稽乎宏遠職為館員俾歷推知
者樹之也樹人猶樹木然始而弱植既而拱把既而合抱
又既而拂雲干霄其收效須數十年之後即速亦數十年
而今日南北內外在籍豈無歷民社者乎夫政府拔之詞
林從來鐘鼎事業竹帛勳名師師有人然此外不妨博求
而間用之祖宗朝歷有行之者永樂以及嘉靖以前如黃
淮則起自中書舍人楊士奇則起自王府審理胡儼起於

知縣薛瑄以御史見推李賢以郎中簡拔楊一清以邊方
總制而召入張孚敬以南京主事而起遷即今日會推閣
員未嘗不以別衙門列名盖翰林明習家國典故而民務
未嘗身親別衙門敬歷中外事情而経莚未嘗習熟叅而
用之正薑梅相資水火交濟之誼今簡用閣臣詞林不拘
多寡而別衙門亦分撥地之一席勿分方隅勿泥資格廣
諮之國人獨斷之宸衷期得一人以光曠典斯拔茅連茹
之盛事也此就目前論也向後之館員業從外吏而來則
讀中秘書者皆其深練於社稷民人之事今猶相資交濟
而後且殊途同歸召伯之巡行即為啓沃方叔之贊襄即
為戡定真千載明良之一時矣

降罰帯陞

宗禎六年六月吏部尚書李長庚疏言朝廷設官置吏佐
理分猷内而部屬曹郎外而監司郡守有一官即有一官
之職業無容曠也目擊多事之時倚辦群工之用一切員
缺豈可久懸乃户工兩部無少掌印之郎中有直諸方難
擇相應之道府盖以上各缺定須擇人而所謂擇人者必
有一缺而有數人方可施其擇也茲宇内大郡有缺至四
五而人尚不能得一二以致資俸本淺者反躐最深者居
前品望超卓者不得與尋常者而同推擬厥所由則以降
罰多而考核少也試觀各部司屬非掌印則管差其間不
經降罰者有幾降罰者既開復之無日差滿者又考核之
多稽主事不得陞員外郎中員外郎中不得陞道府北部
無可陞轉勢必借材於南而南部近亦寥寥義難容其棟
擇用人之法至此而益窮矣近來水旱頻仍盜賊蜂發有
司鮮良循之牧小民喪樂生之心所持彈壓接撫全賴
府若任缺官廢事或至任用非人究臣等以溺職之罪因
此難辭而亦何補於事勢之窮也臣等以為降罰一節原
假薄譴用示激勵臣部議有三則廣奉明旨内如多官中
原因詿誤罪輕時久而又著有勞績倘值兵荒地方急缺
道府容臣部於内擇其才品相宜酌請開復量行推用或
仍所降俸級於新任内一体降住盖地方多事各官正可
為雖新補過之圖易於自見其怠玩不効者二罪並論尤
宜從重處分以此定其功過實勸懲之權衡也至於差滿
者速行考核無令養俸以適遲於局外其罰俸者原有定
期吏有於新舊任内總計通筭以委曲於法中期於事体
無碍而銓叙有稗捴之有一人之實用多一員即備一員
之選擇庶幾任使得材事無掣肘其於皇上責成望治之
盛心亦可藉手以仰稗於萬一矣諭旨四方多事道府
要職亟須選擇得人降罰各官原以懲前勵後今既說得
難陞轉着遵前旨從公分別補過自新的先與開復推用
實蹟未著的仍於新任降罰再程後效不稱從重并議其
以欺朦玩另被處的不得混請取咎差回速行考核已奉
明旨何故久稽以致缺人廢事各衙門一体遵行飭科場
崇禎六年六月諭礼部試録文既刻士子名宜用真卷示
信即量加删潤不得盡掩本色考官仍加意後場有博通
経史曉暢時務者前場稍遜亦許特拔命題須明白正大
道理切時庶得實學通材以資任用不得詭僻瑣裂有乖
典制違者部科叅處

請謚遺忠

崇禎六年六月南户部侍郎呂維棋疏言頃閱邸報崇禎
五年十月礼科都給事中張國維題為議謚久稽勵世宜

急事奉旨謹與久稽達條奏事宜看札部看議來說欽此
據科臣疏稱頃有為遜國諸臣請議者奉旨下部酌議仰
見皇上表忠至意超越千古等因又稱冊內既臚遜國諸
臣而純忠如卓敬華尚不載豈非咸典有缺等因竊惟諡
以尊名節以一惠故闡幽微顯之公典正勵世磨鈍之大
權如靖難死事諸臣方孝孺之死不草詔甘殞十族徐輝
祖之巷戰不屈被幽自裁景清之緋衣挾刃精英迭見黃
觀之自投羅殺妻女皆沉以及陳迪鉄鉉練黃諸臣之五
噫悲歌皆立虀肉寸磔枕藉瓜蔓轉抄皆上不愧皇天下
不愧夷齊即我成祖文皇帝亦曰被食其祿自盡其心又
曰諸臣盡忠於我太祖故盡忠於建文又曰立賢無方使
練子寧而在朕當用之事於神宗之稱忠臣從寬典神宗
之遵遺詔許建祠大哉列聖遠謨光昭千古乃知成湯不
以代夏而沉淵之務光武王不以革命叩之采薇貴令日
一字之章袞揹累朝疊下之温綸教孝善繼善述莫要於
此顧其昭昭在人耳目或與臣部無涉者臣不敢贅也惟
就科臣所稱卓敬訪冊遺載者在南在南在戶言戶卓敬
故戶部左侍郎也臣謹選擇遺乘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
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髮殊奇必為名卿惜血不華色
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兒牛馮之
歸比入門乃黑虎也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
中升宗人府經歷進戶部右侍郎建文初卓敬密奏曰北
平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南昌以絕禍本夫前而
未動者幾也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
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骨肉至親卿何得及
此成祖即位責敬不奉迎懇欲殺敬而憐其才語廣孝曰

諸奸臣皆欲首先害朕惟敬陳徙封內地若聽其言則予
戈息兵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
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敬臨死從
容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辜神色凜然經日
猶如生棄之族成祖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卓敬可謂不
負其君徒劉琉傳其事私諡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
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諸文峭拔
磊落著文集五十卷看得本官果敢性成忠誠天賦負公
卿之骨髮而相表奇徵踏風雨之迷途而虎為嚮導戶部
郎首廷朝儀幕府獨嚴宗牒在邦計則出納必稽密國事
則幾微先見劉忠愍所謂貫生策諸王之謀晁錯謀劉氏
之安斯人與當成祖纘續之秋亦臣子致身之日刀環入
曰吠堯之聲不輟戟杖入項非武之義猶伸斬不進生門
無慚類以祖追惜以為不負其君命南都見有公祖專祠
矣太祖養士之報成祖嘉忠之意與三百年人心天理不
死具徵禹在臣部則敬為先達不忍泯其孤忠在國家則
敬為純臣儘可風頑鈍科臣以純忠自敬良非溢美伏乞
勅下該部看議補入諡冊議定舉行以光大典

第四子生

崇禎六年六月上傳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朕第四子生禮
祀田氏出後封永王

起用舊輔

崇禎六年七月初一日諭吏部舊輔何如寵忠誠端亮未
竟鴻猷且聞前恙久已平復今時事多艱亟需元臣匡濟
便着官召來同體仁等夾輔協恭佐理故諭如寵以老疾
具疏辭免不允起行至中途又具疏懇辭刑科給事中黃

紹烈上疏曰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綈徊瞻顧則
次輔體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仁為相水旱洊臻盜賊充
斥變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竊旨必熟中外諸臣承奉其
意周一人則曰此與体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体仁所
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体仁引咎辭位以無妨賢
路

五府軍屯

崇禎六年五軍都督府成國公朱純臣疏言本府所轄十
七衛除無地三衛外其有屯及丁者十四衛內又除守陵
三衛實在十一衛也總地而言則二十六百頃有零總丁
查則五千九百名向來正丁遇事則聽調發無事則隨京
營并各衛門操差未嘗有優游畝畝者所有餘丁種此屯
地每年額納豆粮二千七百石有零銀三千四百兩有零
至今或以屯地而指民村或以狡民而詭寄戶因佃日久
茫無可詢如考本府所轄二百四十餘屯近止清有餘屯
矣如謂屯丁何止數萬人今丁不滿六千約每屯僅五十
餘丁矣此會同撫按公同有司查勘各有清冊可按今日
數萬本府不得而知也間有餘丁未免老弱強半如欲抽
點必至離根且此輩分布吊遠居止可保鄉曲若使之操
戈執盾恐亦不能人人為聚粮也

止遣官催徵

崇禎六年七月內侍張彝憲查戶工二部逋欠錢粮一千
一百餘萬上命遣科員分催給事中范淑泰上疏言自督
稅日嚴而納賦日苦有司驚心於殿最群黎畢命於皮毛
層層相積轉至逋虧今欲滿一千七百之數嚴飭州縣徐
理而善圖之不出十年或可漸足若分遣科道奔走天下
勢必至激逃匿更啟難端豈國之福乎

霍邱鍋異

巡按御史饒京報據潁川道中為憲詳稱霍邱縣於二月
二十九日該縣忽有一鍋飛來上載木瓢二口從東北飛
至縣治迴旋再三遂至於市民陸和家

織染戶稅大害

崇禎六年七月南道御史左佩弦疏言南中第一等政如
近年織染局之僉商蕪湖關之戶稅是已盖織染一局有
絲商花紅商金條商往例上江兩縣歲僉一十九名年来
未僉之先巧者營謀多方縱避追其僉時所點類皆中下
力不能營求脫免者也於是明以五六家三四家一番報
僉人百詭名入官府若登鬼籙類價尚屬望梅催迫先同
寇賊計無復之勢必稱貸稱貸不足勢必賣產賣產不足
賣及子女剜肉敲骨罄力若完然料既入矣應得之官銀
同石沉海矣守候經年杳不可得欲得則費且不貲甚指
到手不過強半是以一經僉報輒以身殉縊者溺水者削
髮逃者引頸刎者比比而是興言至此凡欲為之分痛哭
矣夫山龍火藻正宜合黻斯須戴之聲以視為蹇若斂一
路之苦而為之臣子不忍知也臣查供應機房歷來折價
平買仰遵皇上如天之德一視之仁將織染局准照供應
機房之例則採辦依時料物精美上不誤國不下病民利
於商人又利於局矣至蕪湖戶稅之害尤有不忍言者蕪
湖去南都水路三百里而遙設有工部竹木一稅各項劃一
無容更議至戶稅之設臣不能詳攷第聞神宗廟以府判
輪管事在有司尚有撫按稽察之恐今屬之欽差戶部矣
立制之初止及行商近聞稅及居貨初起時且云以貨估

船非船估貨此兩句正是我船何也蕪湖一區路通九省
百貨駢泊萬艘挨撥貨一估則多寡貴賤不得不驗則不
得不稽留曠日持久撞雨遇風怨風巨浪而商旅有骨溺
之患且臣聞此関吏書一百名省察二十四員巡攔六十
名鈔庫一百二十家上單書役三百名夜巡六十名皇上
軍國之費祗取三萬而官吏棍徒所得不貲近督臣洞悉
前弊業照九江梁頭之議矣臣愚似無可言然有不得不
言者論梁頭矣又而論精細是名雖與九江同而法獨與
九江異則估之一字害之大端而論貨多言容之根底也
乞勅南京九卿科道從長會議要於國計不失三萬之厚
額而於商賈不受多方之重困更祈天語申飭部臣竣事
之時該部嚴加考核仍許臣等不時採訪但有移跡據實
上聞庶幾有所顧忌不然彼肆行者猫鼠共眠雄據江干
商價裹足豈聖明之世所有乎

內外用人

崇禎六年八月吏部尚書李長庚疏言臣等伏讀聖諭見
皇上於制科之内而寓鄉舉里選之規端蒙養之初以為
明經行修之本而尤加意館員科道肄習政務民情二甲
以下俱應涉歷考選仰見皇上慎重吏治民生至意臣等
自漸庸暗無能補裨萬一謹再四商確切念皇上所申飭
者祖宗從來之典則所專注者今日實用之人才必舊制
新規兩相參合而無悖方敢入告查得國家掌故自永樂
以來每科二三甲進士内考選庶吉士教習讀書歷代沿
守自應遵行惟是每科遴選欽定數目倍一加慎重及散
留之日酌定精詳以光祖制而又於各官考散之時擇其
民務練達學行兼優者量補翰林員數總期實理毋濫則
論思之地内外兼資良法美意莫此為備矣舊例二甲進
士選各部主事知州三甲進士大理寺評事太常寺博士
中書舍人行人司行人各府推官知縣蓋主事分歷六曹
各有兵農法禮之司莫非政務亦莫非民事也而知州之
缺則宇内設州原少每省多者二十餘缺次者十餘缺少
者一二缺其間煩簡不同邊腹各異進士舉貢三途並選
是以每選知州多不過三五人而進士則一二人止耳若
今之盡歷外任則各部主事選授無人必至虛曹廢事而
知州缺少候選為難反成壅滞在部有缺而少人在州有
人而少缺是選法亦有時而窮也查舊例二甲首選九名
十名選州以後名數逢五逢十者選州自四十而後不選
州其於外缺誠為太少相應仰體明旨涉歷之意將二甲
七十名前二十五名選授主事後三十五名選授知州每
選照依應選員缺分取如一時州缺出少則各官願選推
官知縣者聽蓋二甲多以不得考選為限今准其考選則
外補亦所願赴也至於三甲如博士中書行人舊制止有
進士除授原無别項陞選之途而每年三甲内選京職者
止十之二選知推者十之八是外原數倍也則三甲仍照
舊例職選無容再議及至考選之日通將二甲主事知州
三甲評博中行推官知縣國子監博士存外特薦教官一
體考選分别等第補翰林院員缺次補科道以及部寺又
次者補同知通判則憲章典制煥茂新規内外均响用之
途清華皆涉歷之選諸親勸聖啟益光吏治民生所頼非
淺鮮矣

課銀納錢

崇禎六年八月戸部疏言切見皇上軫念民窮嚴禁火耗

不啻三申五令矣乃職等謂火耗之害在窮民為尤甚蓋
單丁小户顆銀不過分餘錢數而數目愈少輸納愈難換
銀有虧折之費看銀有成色之費及至櫃多稱兑分釐毫
忽之間添入等盤竟同烏有每每加倍收之而償零合総
羨餘視富民反多此勢是赤子剜肉醫瘡之院痛而不肖
有司充囊潤橐之秘藏也故革火耗先恤窮民請目令額
銀不及一兩者盡令收錢照依時價上納惟一兩以上方
許收銀銀則分兩易清錢則數目有定雖有墨吏亦不能
以一科十以十科百也其所收之錢即充官吏師生民皂
俸廩工食等項支銷如此則火耗之弊稍除而窮民亦為
之少蘇矣耳照納錢一説言者先曾條陳職部亦經題覆
至今阻格不行則有司羨餘之病不能割也令行天下州
縣刊刻石碑竪衙門一体曉諭遵行該撫按實加体訪有
故違者特糾重處庶有司奉行惟謹窮民得沾實惠

蘇松稅賦

崇禎六年九月給事中李世祺疏言竊觀天下財賦大半
取給東南東南輸賦重者無如蘇松等數郡有京邊有漕
白有織造有存留其他項雜解種種不一自上方供應至
九邊軍需水輸陸挽誰不責之數郡之民民孰非朝廷急
終事　民也然而輸將既久膏血已竭往時比　豐盈今
則閭閻若掃矣往時素封累累今則富户先逃矣往時膏
腴之產人爭角市今則齎券求售而人莫之顧矣以為盡
屬天時豈前此歲皆豐稔以為盡由人事豈前此吏皆循
良則天人交困之際此極也夫一歲全收僅足供一歲之
賦若無其舊者必至負其新者故責前歲之帶徵必成今
歲之舊欠見欠又作來歲之帶徵此三吴逋賦年復一年
逵無定期官於三吴者之參罰人復一人終無了日也加
以年來水旱災傷無歲不有田無半入課必全徵且數年
積逋必欲責之一歲此小民所以疾首蹙頞庶幾一遇稔
熟以緩須臾死耳方今六月二十五日颶風三晝從來所
未聞姑蘇城内水深四五尺則田苗之飄蕩可知數百年
浮屠吹為兩截則室廬之傾倒可知計此時民已無家寡
止無歲新者且若無出舊者更從何徵此在撫按必當時
勘災傷告之皇上皇必有非常德意以拯吴民臣獨以為
定扺僞而集哀鴻莫若先緩帶徵之令昔洪武時户部秦
蘇州逋通三十餘萬請罪其官高皇帝曰蘇州歸附之初
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清民困可知若罪其官
必責之民民無生矣令免之臣仰見皇上之心即高皇帝
之心但當此三空四盡之日何敢易言蠲免得如江石逋
欠金花事例每年帶徵十分之二如遇凶荒再為壓至次
年是有帶徵之名而無帶徵之實朝廷未嘗此金抱小民
已不啻出之湯火不然天既厄之人復迫之彼有司借口
回功令如是耳遑恤其他臣恐挺而走險將有秦晉燎原
之憂令轉死流離人為皇上深耕易耨以辦此億萬千年
惟正之供臣言及此誠為天下大勢計不獨一隅計也

山書第八卷

申飭鹽政

崇禎七年正月諭戶部淮鹽正課多逋皆由積蠹不清商困已極如縱私鹽賄掣引貪劃段遣訪拿及入見梳封等弊吏胥歷年叢奸從前何無釐剔又如疏理官已裁吏役仍舊并護鹽營守備衙門諸費已經奉旨一任因循婪冒殊屬不法通着見任巡鹽御史嚴加懲汰清查未盡情弊力裁革以挽鹽政

聯泰交以臻實效

崇禎七年正月刑科給事中姜應甲疏言臣伏而思之國家之天下不為不廣皇上之治天下不為不勤勤以治之而且七年不為不久然而天下猶昔也尚可循途守職不反而思其故乎即諸臣之條陳何日不上皇上之批答何日不下然上與下交相擬議祇是紙上之文章耳夫亦有紙上之文章而可興治天下者乎皇上實為天下計當察諸條奏之中果有關治亂者便進是臣面悉之旋進諸大臣共商之此一事也為利幾分為害幾分不憚數日講究一事夫數日一事數月十事則一年可得數十事也學盡既定而行之不撓不阻不求目前之速效不受文法之牽拘利害之數明則無所用其瞻顧講究之理徹亦無所遁其功罪行之既久其猷必遠其效自彰天下之大政不過數端一年尚集數十事矣況七年乎孟子曰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于天下良非虛語雖然天下有治人無治法乎與器習則動而多獲人與地宜則枉而能利職伏見皇上蒞政以來輔臣銓臣樞臣以至封疆之重臣多者五六輩少者二三輩夫用之時見為天下之至賢舍之時見為天下之至不肖夫進賢退不肖轉盼如轉環誠足以見皇上之虛懷樂善然而換一人必誤一事換兩人即誤兩事人誠不足惜而事其堪再誤乎此無他不慎行發也國家用人之法大則廷推小則保舉兩者總歸之朝廷之獨鑒夫人主高居九重何所憑以鑒諸臣之才品是當取其法而深思之古者蚤朝晏罷專以聽政今則不然駕騖趨蹌周旋升降觀禮而已仰屋宵旰之精神無釋修明之萬一切要之法謂宜實對羣臣實課國事于銓臣則問以吏治于計臣則問以出入于樞臣則問以封疆輔臣參酌于旁諫臣執筆于左右不嫌各展所長一日之對不更十數人不止闢露　蛻脫畧形迹務求詳盡彼既獻其謀猷必伏避其底蘊簡要而明切者知其為能臣端亮而恬靜者知其為良臣謇諤而不詭隨者知其為正臣儉朴而不浮誇者知其為清臣群臣之見皇上也嚴肅祇畏不暇匿而肺肝而皇上之聰明千萬倍于羣臣之聰明既見之熟必知之深既知之深必用之力人以是舉政以是行猶採物于囊而駕輕于疾也或謂堂陛之体畧則迹褻晬穆之神煩而必勞是又不然刑獄錢穀諸務一一皆經覽何況于羣臣之對持向者天下諸司入覲皇上曾召對于朝堂羣臣欽承已經傳之环海以為美談此今日大交之一証也書云作之君作之師言君又言師者以撫御兼教養之謂也人之材抶日懈弛則日彫落日磨淬則日英敏既察其材仍善其用以守見者勿窮之以才以質見者當畧之以觀如是則竹頭木屑與杷梓俱登迩則一二年遠則或三五年成平　治可立而待矣

星曜行度

崇禎七年正月以大學士徐光啟率先是薦山東參政李天經知曆遂命督修曆法天經疏言七政之餘依新法則火土金三星本年九月初旬會于尾宿之天江左右木星于是月前犯鬼宿之積尸氣一時五緯已有其四非必以數合天即天驗法之一據也從來曆家于列宿借星有經度無緯度雖回回曆近之猶然右法啟臣等所推緯度數時刻與監推各各不同如本年八月秋分大統曆算在八月三十日未正一刻新法算在閏八月二日未初一刻一十分相距兩日臣於閏八月同監局官生測太陽午正高五十度零六分尚差一分入交推變時刻應在未初一刻一十分脗合新曆隨取輸臣徐光啟從前測景薄數年俱合春秋傳曰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語可為今日節變差訛之一証蓋太陽行黃道中線迨分而黃道與赤道相交此晝夜之所以平而分應所由起也迨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二十三度有奇夫過赤道二十三度為真至則兩道相交于一線詎不為真分乎太陽有平行有實行平則每日約行若平而實則有多有寡不獨秋分為然謹將諸曜會合凌犯行度開具禮部委司官同監局官生詳議以聞

朝廷典例

崇禎七年三月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疏言臣日有討典告成一疏首及覲官參謁內臣事惟自循職掌以廣皇上培養士節之意荷蒙聖度優容不即罪斥微臣感激繼以泣思惟恪遵明旨勉供本職何敢復有瑣陳瀆聞總理太監張彝憲有疏陳辯臣取邸報讀之見其滿紙機鋒字字詬罵彝憲自務為如簧之巧臣直等諸底蛙之鳴不屑角亦不欲角也惟是事關典制鞘難忍嘿則不得不平心為彝憲質焉彝憲所展轉求勝惟尊朝廷一語臣以為尊朝廷莫大於尊朝廷之典例如府分屬有司見藩臬行屬禮為典例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故事諸司至京先謁吏部各衙門投冊為典例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屬典例所共守雖坐受猶以為安事屬彝憲所自創即長揖祇增其辱臣伏覩高皇帝建官立法各有深意內臣自巾服靴帽皆與外臣有別而猶嚴交結之條此非內外異視也內臣有內臣相臨之禮內臣不得繩外臣猶外臣之不得繩內臣若必欲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以故國家二百六十餘年來內臣未有受外臣參謁者有之止王振汪直劉瑾數人彼皆聲赫一時穢流千古彝憲躬事聖明正宜恪照執度臣前疏受外臣以節政愛彝憲以禮彝憲何以規為嗔坐臣以疏罔重罰夫路馬不齒禮豈為內臣設而乃妄引為殺臣窜乎臣恐威權漸熾斧柯難尋自此有大於外臣參謁者誰復敢攖其鋒臣身不足惜天下事亦大可寒心矣猶可駭者惟天稱命惟君稱命彝憲何人藩臬何官輒敢入告曰止命之揖位在貂璫儼然命令自處尊朝廷者固如是乎臣立身頗有本末以御史降調京倅將及三年始陞僉事不為躐陟至儒者道德必宗孔孟千載而下誰敢比擬若文章弗如蘇韓彝憲以為弗如臣誠弗如但小臣無辭免之例義惟有求斥耳伏乞皇上俯從彝憲言將臣立賜罷黜以洩彝憲之恨以終全臣廉恥自愛愛人之心臣感恩世世何憾焉臣于彝憲素昧生平有何成心前疏實從士習人心起見而彝憲口不擇音朋黨二字豈宜挑激於聖明之世且彝憲清核錢糧亦既有日金錢

節省者幾何不加賦而用足者幾何總理佼倆槩見而徒
屈辱令自明尊大亦何益於朝廷之有無乎古今治亂間
不容髮伏乞皇上博觀史冊自爲社稷大計彝憲即再有
展辯臣恃聖明在上不復置喙矣

武階劄付

崇禎七年七月諭國家崇重武階非功不授近來劄付加
銜一事僣朝廷名器通宵小鑽營妨賢滋僞靡廩尅軍大
非法體雖曾察禁未見祇遵着兵部通行各督鎮嚴加飭
核如克堪枝勇著有軍功的確可據量與給劄職銜至僉
書守備而止又必將給受緣繇開具明白即時奏報以憑
稽考其餘罷閑棋職斥猾矜胥等項營槩狗私冒濫冠裳
者俱一槩汰革仍責追所給劄付塗毀如有隱匿招搖誆
擾市里者訪拿究問其撫道等官不許擅劄各省永遠遵
行

請改光宗實錄

崇禎七年八月少詹文震孟疏言臣猥以非才備員史局
項因纂修熹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錄副
本較對見其間舛謬甚多而悖謬之大者如先帝之冊立
與挺擊紅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姦天
啟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史官莊
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
啟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請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
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時皇上初
登大寶要典未燬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
糊從事後來諸臣亦無復發金匱之祕洗石渠之穢者要
典雖焚邪說未殄凡先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
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
也昨見皇上追念先帝冊封敬妃慎嬪以寄永思皇衷純
孝孺慕彌殷溥海臣民咸爲感動乃先帝紀載尚未清明
使今日編修將何所據流傳後世又安取衷國是所關良
非細故若謂已入史宬不可復出則逆璫之矯旨且能行
於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於反手視爲頒圖置不上聞
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謹摘甚者上凟睿覽一云當命哲
之日詔誥恩賚儼然具震器之重儲官既定典制大明而
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先帝冊
立一事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
貶謫者有削籍者有遣戍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
移諸臣亦何利於己而爲之縱皇心有主未忍言央日之
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
引一語抹殺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姦黨
搆釁希圖定策與三案諸姦一脈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
改正者一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梃入東宮
殿簷下擊傷門者中官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田
奏張差語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
是黠猾而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揑謀危東宮之說詞連
二璫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等附和其說愈
加激聒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挺擊一案也即據劉廷元
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黠猾而必欲以風癲二字草草結
局不容王之寀奏張差口詞指爲揑謀何也且張差有口
舉朝豈應默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曰激聒則必使東
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
者二一因工科給事中惠世楊疏論劉廷元遂謂初張差

狂闞剃道闌入宮門廷元巡視皇城按狀風魔皇祖是其
奏讞決平允自王之案突揭搆黨因以為利他事蛾
廷元未幾累顯攻風癲之案一時邪說世楊實為之倡云
云臣按王之案摘發張差之逆至於察處至於削奪後逮
死詔獄莫敢議鄒即患世楊身被五毒体無完膚所以不
即死者逆璫欲借為戎首遍殺天下名流非宥之也幸聖
明御宇僅免一死尚稽啓事乃云徒黨因以為利斯亦何
利之有焉況風癲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
何俟世楊為倡始顯攻之要與邪說宜改正者三一云張
差闖入東宮言者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
任似不必言官詫為奇貨居為元功以此二語為異議者
剌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
語但言皇上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於
六〇
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大
抵閹宦一事挺擊廝磨近侍俱踣亦天下奇變也必欲視
為平常不當根究以為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與邪
說宜改正者四一云方上疾大漸召李可灼弃趣和藥悉
出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共見其後有遺為許世子不嘗
藥之諭鄰小附和囂然鼎沸汙蔑君父幾成晦暝之世亡
何正論大明邪說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思善門中使以
聞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云云臣按此即要與中紅丸
一案也昔唐憲宗投杖殺方士柳泌泌蓋為憲宗製長生
藥者彼豈不顧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為
過後世亦不以為寬今可灼進藥而先帝賓天縱謂之誤
庸醫殺人律有明罪況誤傷天子乎此即肆諸市朝亦人
情所愜而乃與顧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劾僅准致
仕田爾此何以解於天下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豈
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即曰鄰小曰汙蔑曰晦暝此皆要
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僅摘其尤悖謬者伏乞
聖裁即勑史館遂一改正或取天啓三年所進遺稿再加
勘定入皇史宬庶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彖鉞可憑而
於皇上之達孝亦有光矣方今寇氛未靖四郊多壘或謂
臣言非其時而邪說之害甚於兵戈自古記之矣況目覩
上孝之聖主永言維則何敢不俯循職掌仰佐涓埃

舉薦冢臣

崇禎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帝御平臺召內閣九卿科道及
翰林院等官令各舉堪任吏部尚書者閣臣溫体仁奏臣
等先舉恐諸臣觀望俟諸臣舉後方舉所知吏科盧兆龍
等亦奏科道例不存舉只舉有不當的方行糾劾西班定
六一
國公徐允禎等奏臣等例不與推文官帝令各舉所知也
好遂令內璫授紙筆令書名于是西班先舉原任吏部尚
書王永光南吏部尚書謝陞兵部尚書張鳳翼戎政尚書
陸完學刑部尚書胡應台兩吏部左侍郎張捷舉南都御
史唐世濟原任尚書呂純如右侍郎賀逢聖舉其鄉胡應
台戶部尚書侯恂舉兩戶部尚書鄭三俊禮部尚書李康
先舉侯恂右侍郎陳子壯舉其師內閣大學士王應熊欲
如高拱故事衆哂之兵部尚書張鳳翼舉侯恂刑部尚書
胡應台舉其鄉原任尚書陳所學工部尚書周士樸舉其
師左都御史張延登戶兵刑工各侍郎俱舉其部尚書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田惟嘉舉胡應台右僉都御史帥衆亦
舉應台及其鄉原任侍郎李邦華大理寺卿朱大啓舉謝
陞唐世濟左右少御李日宣鍾炌共舉侯恂胡應台鄭三

俊及其鄉南工部尚書劉定國左寺丞李懋芳舉其鄉原任尚書商周祚原任府尹劉宗周通政司通政楊廷烈舉侯恂左通政吳甡舉鄭三俊翰林院掌院詹事吳士元舉胡應台既畢於是大學士溫体仁錢士升同舉謝陞大學士王應熊舉唐世濟大學士何吾騶舉侯恂帝曰在此各官現有職掌不必推因詢謝陞唐世濟何如人輔臣各有奏對次及呂純如帝曰純如繫逆案中人且問科道如何說於是吏科盧兆龍首糾而工科孫晋兵科蔣德璟繼之御史金光辰韓一元繼之獨掌河南道御史羅元賓默無一語而張捷力荐純如至云用純如不効願同罪帝曰既是逆案中人不用也罷復以此詢陳所學商周祚諸人已復令九卿各舉侍郎一人而退

實錄帝系

崇禎七年十月右諭德兼侍講許士柔疏言臣備員史局執事神廟熹廟兩朝纂修之役得於皇考實錄大端目涉手鈔反覆參訂尤加詳審竊以為本朝實錄一書即古帝王本紀史家編年遺意也其間提綱振目最重且大莫若聖作明述世系相傳之際故總紀之則父子母后之倫書之必其備分紀之則兄弟同宮異寢之序書之又必其明惟明且備乃為實錄此定體也以臣觀於皇考改錄世系獨畧萬不可解此不可以當代闕文傳疑後世臣積慮於中欲陳已久今請為皇上備陳之而加裁察焉臣謹按原錄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十一月十四日皇考第一子生命廟諱孝和皇后出此熹廟篤生之自所當書也後三十四年丙午十二月二十八日皇考第二子生命集名孝和皇后出追封簡懷王後三十七年己酉七月十五日皇考第三子生命某名母選侍王氏出後三十八年庚戌十一月十六日皇考第四子生命某名母選侍李氏出此諸王子遞生之自所當書也迨至我皇上鳳乳龍興之瑞孝純皇后捫天懷日之祥亦實在萬曆庚戌間則聖母氏族所自出封號所自隆錄中固自當具載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日命名之典潛邸之號錄中尤自當表明益必如是而後倫備而序明可以見皇考當時前有為之作後有為之述後宮多俔天之媛五葉鍾承乾之胤暨乎聖母麟趾之並庥王母萬藟之綏福昭代盛烈誠可以光示於天下萬世無窮也亦必如是始見我皇上帝立之最奇天命之攸歸三代以來所未有而昭代二百餘年所僅見也乃所臣閱改錄則考以皇上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也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也臣不能解也更考以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也臣不能解也而且備及諸王之生與所生之自花萼相輝之美鳴鳩並飼之仁不書也臣不能解也所書者止三十三年乙巳皇考第一子而已夫皇考實生五子而何以獨紀其一皇上實有四兄而何以竟遺其三臣不能解也且臣同官文震孟所言此改錄所筆焉者也筆焉而不信天下萬世猶得按其筆而正之若今臣所言此改錄所削焉者也削焉而不着則將使天下萬世讀皇考實錄者謂聖躬之誕降果何辰謂聖母之發祥果何姓謂其間花萼輝映者又果幾何人是使聖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倫皆缺而不具晦而不辨也臣所謂不可解者此也或者為之解曰皇上之誕降聖母之發祥在皇考之錄雖不書而萬曆三十八年皇第五孫之生當必書之也臣則曰自仁率親上而至於祖自義率祖下而至於禰祖廟

尊而遠何若禰廟親而近以明明天子不大書於禰廟皇子之列而附書於祖廟皇孫之列此何可為訓也又或為之辭曰皇上之誕降聖世之發祥在皇考之錄即不書而天啓初年皇五弟之冠婚冊號當必書之也臣則曰父子相傳之謂及總錄一本之継體須辨兩宮之各乳況冠婚冊號乃成立以後之典禮誕降發祥乃哲命初生之本原本原發已不著典禮何自而加以明明天子不登揭其天錫岐嶷之始而雜見於藩邸婚對之列又何可為訓也若此者其在當日筆則筆削則削果無心耶抑有心耶其無心也是玩帝系而輕削之不可詞也其有心也是褻帝系而故削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緣錄雖不藏史宬然聞當日之史臣嘗挈而藏之閣中矣皇上試命典籍搜取詳加睿覽此段紀載原錄有是乎無是乎原錄而有之則原錄宜復也原錄而無之則改錄何以不補也況原錄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而統系之詳慎如此及改錄之成在皇上御極之初而統系之慢忽如彼將何以傳信天下萬世也抑宮闈吏有大典今日不容不著明者孝元貞皇后皇考之元配也遡青宮承飾之春則當以萬曆三十年二月書大婚以正其始逸副禕褕綵之冬則當以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書辭御以正其終而今錄勿書也天下後世考皇考元配之始末者將何徵也孝和皇后熹廟之所鍾慶也在承華懸矢之辰業已於萬曆三十四年三月書封號以著有初至景殿翳葭之夕亦當以萬曆四十七年三月書辭御以著有卒而今錄又勿全書也天下後世考熹廟鍾慶之始末者又將何徵也至孝純皇后之辭御日月已載諸祀典而其年亦不著於錄中此又所當詳載者也

臣所謂繼紀之欲其明者此也總之今日之錄本紀編年之意微而提綱振目之法泯義例不問所重輕筆削不衷所緩急而臣于皇考實錄尤獨註詳者則以列聖實錄秖取當年之行事分著本年之條目而遂可備一王之書皇考實錄必以一月之紀載備舉四朝之大綱而後可以成一代之史此臣所以積慮于中欲陳已久不能不為皇上備悉之而仰祈聖裁者也

又詳考補牘

臣前有帝王世系一疏仰祈聖鑒採取原錄詳加參訂以定信史奉旨實錄體裁自有累朝成例不必複滋煩議臣恭繹明綸敢不欽懼奉持無容再瀆然臣中夜思維平旦慊然竊有不得已而言者則臣嘗攷之累朝實錄矣臣未暇全舉即以我太祖高皇帝二十五子憲宗純皇帝十有四子其最盛也而實錄中書誕書名書婚書封母后著焉仁宗昭皇帝十子世宗肅皇帝八子亦最盛也而實錄中書誕書名書婚書封母后著焉次及妃嬪公主以至冠婚典禮莫不燦列昭如雲漢是帝王世系未嘗纖毫不具錄中此成例也從未有以不書世系為成例者也但我皇考在位止是一月其世系書法既不能如列聖條析於編年之中自當挈要提綱統列於總紀之首而臣閱改錄掛漏殊甚即我皇上聖母孝純皇后茲未紀載其餘可知且臣遡此錄告成之日在皇上元年二月是皇上登大寶既半年矣我朝列聖一帝止生一帝而我皇考一帝而生二帝則為臣子者以皇考總紀之首篇紀皇上龍興之盛事自是千古無兩之美業而改錄不然反舉原錄而刪削焉則臣前疏所論列者政謂夫改錄與累朝成例有所不合也

如果合成例臣又有何言若原錄纔紀則世系明備仰祈
我皇上試宣取詳覽其是非得失必有瞭然者此臣前疏
所謂原錄宜復也乃臣積慮詳訂前疏有未敢深言與未
及悉言者以聖明在上臣安敢復隱而不吐以滕猶滋戾
其一曰高皇后之祭典宜書也盖禮莫大於祭祭莫重於
始祖而國家以八月初十日高皇后忌辰祭奉先殿先二
日奏祭此萬世不祧之廟制累朝實錄所必書而世宗肅
皇帝以是日聖誕議先期受賀議同日舉行實錄所載尤
詳今皇考元年八月初十日奉先殿行禮弗書也若曰不
舉而不書則以皇考之孝敬必無此失節若曰舉之而不
書是以臣子之忽玩陷皇考於廢禮也且是月初八日孝
康皇后之祭則書初二日先師孔子之祭則書而何獨漏
於高皇后也其一曰孝端顯皇后之為嫡母宜書也夫分
莫尊於正嫡而恩莫大於保聖當孝靖皇后封號未加我
皇考青宮未定而貴妃顯鄭先隆之日國本幾危於震虩
天心幸託諸坤寧商山之羽翼曾未能螭日而河洲之荇
藻乃可以補天在當日調護之苦心真千古慈聖之極則
乃至今外廷尚論夾輔之功而中宮不言顧復之德即貴
妃尚見封后之諭而嫡母不著其恩勤之勞此真天理所
必不可磨而人心所必不容泯者也臣所謂未敢深言者
此也又其一曰皇考之冠禮夫冠禮成人之始嘉事之重
與婚禮埒書累朝可考也況古者天子之子十五而冠而
皇考以二十而冠即以二十而婚視列帝嘉禮後期已甚
此其危疑震撼所關特重今何以不書也其一曰皇考之
公主夫公主同氣之至親內戚之至貴與皇子並書亦累
朝可考也盖古者男女異長以辨內外而皇考本有八女
所三主則寧德遂平樂安其并字于歸皆骨肉毛裏所係
最親今何以不書也此臣所謂未及悉言者此也凡此皆
大經大法典章首務聖明在上臣子所當有言無諱而皇
上孝思無窮所當下明詔令史局著之本錄者也至於書
法之宜繁宜簡則以列聖在位多歷年所其於編年既詳
則於纔紀可約而皇考在位止是一月夫既不暇編年自
當詳於纔紀此史官之事臣業已具揭閣臣無容贅瀆聖
聽也臣職在史局叨祿十有餘年外無疆場汗馬之勞內
無民社常城之績惟是討論故實次第編摩以供史職庶
無瘝官故敢不辭數瀆仰祈聖聽

論中官閣部

崇禎七年十一月兵部主事賀王盛疏言竊惟中官監視
之撤不容躊躇閣部輕重之權閣乎治忽項臣昧死陳言
幸逃譴責而區區之愚猶有未盡者盖臣之請罷監視也
願皇上以世宗皇帝為法考嘉靖之世邊疆多故島夷教
動其詩天下非無事也然各邊各省鎮守中官相沿于正
德之舊者自嘉靖八年以後用輔臣張孚敬及本兵胡世
寧言悉以裁撤皇上英明神武同揆肅皇迫歲發春之
時臨御亦八年矣作述相承恰在今日如謂欺玩非璫不
清查飭非璫不可則聖如太祖不必有與兵預政之防斷
如宣宗不必有侍寵作威之禁而孝宗皇帝曰與內閣劉
謝諸臣密議于暖閣平臺欲奪內侍權盡復祖宗舊者何
勤勤懇懇若斯之銳也且如肅皇在馭邊防曷嘗不有隤
壞邊吏曷嘗不有欺玩既寇棘而才難似當以權宜剔弊
為務而肅皇于此斷之無疑謂非所以詔來茲而復霸之
漸不可不深長思也故雖有廉如況安忠如雲奇賢如單

書懷恩陳準之流除給事掖庭皆非其職而況此中善類百無二三皇上至嚴明也權馭而威籠之至不測也而閣思印先聲所至猶能逼殺縣官其横如是脫以此冑貽之他日聖子神孫當復何如若夫醜正睚眦傾危構陷文武臣僚俛首吞氣而莫敢誰何久矣一旦根株盤結黨類繁滋漢唐殷鑒不寒心哉所謂中官監視之撤不容時躇者此也高皇帝洪武十一年勅六部尚書得自奏事取旨不得関白中書十三年罷中書省不設丞相陞六部尚書之秩以省務歸之祖宗立政之意至深且遠故累朝継統皆闕部相參委任無間如三楊蹇夏及劉健謝遷馬之升王恕之屬並寄腹心咸在左右故洪熙宣德弘治之政休明熙洽光于二祖自嘉靖以來人主罕與羣臣廷決事事可否悉取裁于票擬內閣始以代言之任凌尚書出其上于是大臣惴惴頤旨若大冑吏而今無變也進退人材非閣不決軍功爵賞非閣不先尚書接迹請事于朝房而閣臣者務為深嚴矜重以示指麾惟我之態皇上試察今日朝廷之事有一不稟于內閣者乎古人所謂集思廣益吐握勤勞恐不如是夫既散中書之政于六部而復歸六部之政于中書則是顯避其名而陰操其實使天下後世謂我朝有不食堂封之宰相不開府第之三公披姓名不出于金甌枚卜不參于廷舉而得之者愈糾而愈横忽恙而忽瘞安能引止足之分崇廉耻之防化恩仇之見而損威福之柄哉夫廉事不可以一人理雖文武之聖兵刑禮教猶分職于六卿皇上試取周官立政諸書及累朝寔錄觀之明良泰交自可概見然而此大事也言出禍隨勢無全理獨念臣之一身為皇上所成就而報稱無路惟引朝廷之大體明祖宗之舊章竭其愚心控達宸聽即糜碎于奸横之手其甘如飴皇上弟殊臣言深思遠覽以杜擾權壞紀之漸時時廷見九卿商略機務則靈長之業實式憑之所謂閣部輕重之權關于治忽者此也臣以死奮筆惟聖明垂察

考選議稾

崇禎七年十二月右庶子倪元璐疏言頃銓臣張捷奏辨臣疏横口誣詐伏奉聖旨倪元璐供事講筵不必干求其干與考選投送議稾事情着自行回奏張捷着遵旨速出佐銓毋得久稽該部知道欽此臣謹據實以對今年夏秋之間吏禮二部方奉旨會議館員考選事宜盈庭紛然踰月未決一日偶於客座遇禮科都給事中薛國觀臣問之國觀云斯舉甚盛而考法殊難蓋由文治不能兼收閣部不便同事臣時從衆中偶攄臆見國觀難然以為可行座衆亦同聲稱善隨即別去越數日忽舊冢臣李長庚露封貽臣一書曰外間傳有考選一議甚善可得示其詳乎臣時欲謝不敏而重違其撝謙問盲之意又不便書答乃先辭其夜草一議亦露封署曰議撝明日遣役當堂投報臣昧死謹將原稿錄呈如左撝云考選一事聖明創制盛心超越茂美百爾欣欣今閣會議未定寔有難焉其所以難者何也蓋以上意所崇在於治行而宏文之選原屬文章今欲歸之政府而內閣既不欲侵主爵之權若云責在司銓而館職豈應不聞綸扉之議且法既尊治則吏部所據寔徵最而上者遂定遲評即考試可不設考必以文備內閣所糊名高下其間者積願與論將功令之謂何正使閣部同堂而咨必致彼此牽掣欲求文治參半相準保無長

短差池又以科道退還遺珠聲華疑削詞林支離翰墨名寔已乖若此者所謂難也如愚之見請自吏部先以治行考定科道部司寺員其於科道但擬懸衡部司照常銓次具題得旨則以所定科道人數送閣考選館員自部司而下不得參預凡與試者悉為治行之尤在內閣即可一意衡文不必分心采望其高下名次以文而定而授官編簡仍準官評如原擬給事者則授編修原修御史者則授簡討如此則閣自歸閣部自歸部治行自治行文章自文章可以按圖衆察可以糊名暗摸拔科道之尤為館員既可尊文學于政事之上定編簡之次以部議仍是升器識于文藝之先庶幾上副聖心下饜群蘊事無不順而行之亦可久矣至於教習之師理自難廢但須大舉吏張一新沿套如奪經濟典故之書習乎章處分之事諷誦易以講說勵其啟沃之忠詩賦代以制誥淬其絲綸之業至於燕會往來通行嚴禁日有月試三年有成救時之科盡於此矣

右臣自七月中所家臣之揭如此此捷所見臣不敢一字吏易望陛下細垂覽察凡臣所議者乃考選之法也未嘗品題人物而曰某宜館員某宜科道又未嘗定員數而曰館員宜若而名科道宜若而名又未嘗區別有分而曰某省館員宜幾某省科道宜幾惟以陛下創行盛典冢臣虛懷訪咨臣亦臣子臣亦僚友安能有見不言有問不答然究竟冢臣于臣此議全不舉行是臣言僅比芻蕘非有把持趣制之力明矣又臣近疏十六䇿內亦有館員取舍教習吏弦之條是臣所得明明入告者豈為援私又豈可以道旁虛譚遂為干與其事乎

疏陳曆法

崇禎七年十二月蒲城人魏文奎上疏言曆法訛謬謂今年甲戌二月十六日癸卯曉刻月食曆官所推乃二月十五日壬寅夜也八月乙卯應月食今乃以甲寅遂令八月之望為晦并白露秋分皆非其期疏上令來京測驗

山書第九巻

元旦雷電

崇禎八年乙亥正月壬子朔是日大雷電越十五日流賊陷鳳陽鳳陽守陵內侍楊澤貪惡異常商民痛恨入骨遂舉火燒其署亂民無主集隊執香迎賊于潁州鳳陽無城郭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楼殿為燼燔松柏三十萬株殺守陵內侍六十餘人縱高墻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苍戰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杖之于堂下隨死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俱被害殺死士民無數焚公私房舍二萬餘間恣掠三日覇盧九德楊御蕃及南京兵至始遁在盧州

水西事宜

崇禎八年正月四川巡按御史劉宗祥疏言水西善後一為安位之立後宜妥侵地宜還一為外四里入我版圖之地斷不可失一為郡縣衛所之設斷不可緩所云安位之立後宜妥侵地宜還者何也安位逞兵肆逆非臣一人言之督臣朱燮元于安位生前逞兵之逆不敢出一語以相駁督臣有何故而受制于安位一至此也可疑也至見疏云龍場地界昔年奉旨給還水西將誰欺欺天乎人人言督臣以此地予安位今果然矣臣愚以為立安氏後被立者感戴國恩不難清地若立隴氏則干戈不休而安位之妻侍督臣之庇誰肯吐退夫國家不取其地足矣寧不清還原界耶此法之所不可容也所云外四里入我版圖之地斷不可失者何也四川永寧至貴州畢節衛僅中間一條路耳其地狹属貴州兩傍皆蘭土其地廣屬四川曩年奢酋作亂此地阻塞不通及滅奢藺而軍民歡呼以為幅員輻輳皇上寵靈百世之利矣詎料督臣挈而盡與諸蠻也此地接連龍場乃黔蜀咽喉萬分吃緊與播之偏一隅者猶自不同今落諸蠻之手蜀禍方大不得不力爭者也所云郡縣衛所之設斷不可緩者也滅地與土司不同也土司原在化外其非我有也不過以聲教羈縻之而已今滅藺則土皆我有其降夷即是良民當即置有司治之置衛所鎮之未有給孔夷目使之世守者也督臣假土司之例以為支飾非也獨嗟當日諸武臣有滅藺之賞而竟無尺寸之藺地其心抑何忍也如謂荒山險峒則播州之番山閔萬峯插天中通一線溝圖宿稱天險飛鳥猿猱不能踰者非舊督臣李化龍所置之郡縣邪謎之督臣遠清藺土則所云華金通裔者皆虛也若內外里不清還一味支飾脫卸則通裔賣地之說又何以自解乎如欲一手障天鑽營隱冒恐蜀之撫按不敢承當黔之後來督撫亦不敢承當即兵部亦不敢承當也督臣未之深思也

鳳陵震動

崇禎八年二月少詹文震孟疏言頃者流賊不靖蚩流五省至侵犯皇陵焚燒寢殿真古今未有之奇變臣辱臣死之秋也臣嘗博覽史冊參觀理數天縱聖明勵精求治如皇上而紛紜恇擾寇盜相尋民不樂生世無寧宇如今日者斯其說在易之蠱矣蠱之敗壞易世而後見故爻皆以斡蠱為詞明前人養其疾必至後人始受之也皇上御極於乾綱解紐國步幾危之日一番振滌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於後甲之丁寧似稍畧焉蓋戊己之際廢籍諸臣爰征連茹而謀國固劾醜口陸梁以致聖衷懷疑羣

邪伺隙沿至於今繆種漸芽蔓延滋長孤陽時翳於陰曖礎柱莫挽於狂瀾魍魎或跳舞於離明狐鼠且縱橫於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氣足以成妖此致亂之源也堂陛之地欺精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釁靡驕之懷士子嗟東湿之困商旅咨歎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無聊之景色譬諸人身飲食起居未改常度而神情恍然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此又致亂之源也遼事既壞修舉無謀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煩仰屋難籌懸金無術復乘之以天災因之以飢饉父母凍餒妻子離散悲啼慘泣所不忍聞而守令揭功令之嚴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食無衣之赤子而箠之楚之瑤瑺而桁楊之使愁苦之氣上薄於天冤痛之聲下徹於地皇上雖有恤民患下之德意而九重深遠此等悲楚何能上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虐我讐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羽書交馳調將徵兵無地不有而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行殺劫慘不忍言所掠婦女淵沛者徒步隨行錦繡者乘馬掩泣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獲之級盡是良民所報之功毫無實情民間遂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為盜盜安得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夫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反躬省己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偶居之世日尋戈矛加膝墜淵總由恩怨張羅布網貫盡機關試觀幾年以來所謂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即如流賊一事亂忽已久先事無堵截之謀臨時無決勝之畧既失一夫當關之勢縱虎出林復悞於撫分鎮之謀教猱升木今日廟社怨恫幽明悲痛國事至此諸臣之肉豈足食乎而陪京洪業漕運大事江南重地三邊鉅任又不知廟算萬全果何途之從也以此戡亂亂何由弭冀可為慟哭流涕者矣夫皇上以不世出之英主而獨遘不世見之異事凡食君之祿擔君之爵者皆當伏鈇鉞之誅膺放流之典固非角素一朝可以塞責慰安一疏可以畢事者也在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下發哀痛之詔明罪己之懷按失事誅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事蠲民間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盜使仁人君子得尊意以牧民豈弟循良不攢眉於督責徐議財源之濬無徒竭澤而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練兵選將豈乏良圖理財用人非無大道運籌必得其窽則倥偬可以無虞布置不失其宜則人情皆悅服蠱之象曰振民育德蓋振敝蕩淤之餘育有補救之方若復養癰不決弛墜不張俞咈無聞而但云已有明旨方圮既極而尚言戴罪圖功忽忽悠悠將安底止

政本名實

崇禎八年二月給事中馮元飈疏言臣惟今日邊氣未熄寇焰旋張涓涓江河馴致大感所恃聖明哀痛率土同讐卧薪枕戈誼無再計然以臣私憂過慮固非一端積痼未瘳為患方大則獨謂政本一席治亂所由實以表率之司而為弛誘之首尤而效之其禍安極當此主憂主辱災並剝膚豈復微臣畏咎怵威噤默不言之日耶每見一二孤騫之流遇事抒忠時多蓋路頑皆糾繩欺誤摘及細微斯則國人之所皆知明主之所必察但黜名節無繫安危臣所鰓鰓竊不在此特以今日政本大臣往往居實避名受功辭罪平時養威貫重自其固然一至朝廷有事如漢制

所為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者輒云昭代本無相名吾曹止
供票擬上則諉之聖裁下則推之六部持茲片語遂蔑百
取安得復有定議訏謨為中外文武倡其忠懇者乎夫中
外之責則誰復有大於票擬者即以皇上神明天縱每出
獨裁者以輔臣於擬視之諸曹條奏其為俞咈不啻倍蓰
果若所云必如國初之制或以殊迸遴補訪咨或自綸扉
仍還畀秩可云事權不在肩任為難令則體絕百僚任兼
庶事有漢唐宰相之重而更代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
特隆位號地親勢峻言聽志行是從古柄用之專且重莫
如今之輔臣矣若以經自上裁便可過歸君父則凡百司
庶府遠近臣細所見施行固無有不敢進止得自矯擅者
使其得失盡諉朝廷紀官以來未聞私義臣以為票擬一
事關臣生平人品心術邪正公私于此畢露皇上第詳以
炤之嚴以程之某事為某輔所決某事為某輔所撓某人
為某輔所獎某人為某輔所抑他日某票而當則某宜任
功某票不當則某宜任罪揭其肺肝公諸耳目不許以閃
爍游移之款智陰陽其詞不許以刻忮險反之深機高下
其手則議任自清謀斷自定恩讐自不得狗功過自無所
逃庶已替之土宇猶可復安已渙之人心猶可復萃所以
慰祖宗之恫恐酬聖主之焦勞端無有踰此者治亂之分
是在今日若仍悠悠忽忽偎謝偎承如頑者所以謀流寇
載胥及溺當不知所底止矣昔唐太宗命諫官隨宰相入
閣議事有失輒諫所以貞觀之治聲施不泯豈其事至今
日猶可更忌人言區區識無所避伏望上留意幸察

禁地黷武

崇禎八年三月給事中何楷疏言臣愚不識忌諱指斥輔
臣荷蒙聖恩僅從薄錄感激鴻私誼難終默憶臣先年為
臣又嘗蕤地頒讀蕤書有云本華于春粟芽于室又云銅
山東頹靈鐘西應此喻骨肉一氣之互相感也臣心未甚
謂然于今始信當先帝時魏忠賢用事營建慶陵苟圖就
緒旋致寶頂海瓊滲漏閱重興舂鐘聞者慨然皆以震動
玄宮為慮會幾何時而今春遂有皇陵破燬之變此感彼
應理非偶然因思孔子葬母于防過雨復修泫然出涕豈
非以體魄所藏神靈攸寓責安在靜不利動搖者乎從來
災異變怪史不絕書未聞震驚頻在陵寢以皇上憂勤思
治仁孝動天惠迪召祥豈宜有此昔在漢世遼東高園便
殿火董仲舒以為應在貴臣孝宣帝杜陵園東闕災劉向
以為應在內臣不能玄保精禄未敢牽文比附獨于先後
諸臣所共相陳其不便而似與今日之災變大相關切者
則無如內操一事猶記天啓四年臣應貢入京于廷試日
忽聞霹靂之聲旋繞不止一時同輩驚仆欲絕初共訝為
不雨而雷已乃知是內操砲響草茅忠愛咸私謂至尊在
上方將鍾鼓怡神黼續養耳且左有太廟右有社稷豈堪
終歲連朝受此驚撼徒以分居微賤莫敢訟言然當時抗
章自不乏人如憲臣楊漣儒臣蔡毅中科臣劉懋等非不
援引利害有眷有倫無如忠賢廣樹爪牙窺竊神器意實
有為而莫之聽也在易有之離為火為甲冑為戈兵春秋
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焚自內庭弄兵之後果未幾而王
恭廠災矣未幾而朝天宮又災矣兵能召火此其明徵今
日之事意者亦天心仁愛九廟有靈始藉此以示當改絃
易轍之意乎臣又聞古軍禮之制也出國則前刃入國則
後刃尊之也是以律文不許向太廟及宮殿射箭放彈投

磚石亦猶防微之道也臣繙閱會典於内操事例從無關載第聞萬歷十二年為聖母謁陵扈駕計始選兵三千操演内庭維時言者紛紛至十三年三月内蒙神宗皇帝聖諭内操原有祖制向緣扈從南北郊及皇陵恭祀以嚴内外之分但演教稍知進退即已而言官不知妄引非倫亦是職分之責姑都且不究今已停止欽此天下咸頌神祖從諫如轉圜而為萬世聖子神孫慮至深遠也神祖罷之忠賢復之沿習至今將成永制臣願皇上斥忠賢謬以神祖為法責成京營四衛精嚴操練以壯皇靈盡撤内操用清禁地則不貲之費可省意外之虞可免策之上也如慮守衛單薄即將内操餉賞選募勇士以實四衛亦其次也萬不獲已果謂内兵堪用或出之于四衛或屬之于京營一體訓練另隊操演駕出則從毋使戈矛挺于蕭牆火砲伏于肘腋又其次也詩云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皇上誠過聽臣言而賜採納為以妥祖宗之靈迓玄穹之貺消沴氣而享萬年端必繇此矣

七

蠲免稅糧

崇禎八年五月諭邇來歲歉盜滋生民塗炭時于國用匱竭之際詔免五年以前錢糧又查兵荒最甚之處將六七八年分分議蠲徵但得實惠及民庶幾朕心稍慰誠恐貪猾官胥徧恩乘機蒙混或將詔書故意泥延或暗掛旋收致窮鄉下邑無由知曉甚將已征者通同分肥未完者焰舊苛斂及紳衿豪右預行包攬徒飽婪橐種種欺弊皆是病國戕民剔奸全在撫按令合再嚴飭責成着于所屬各有直地方不拘山水荒僻俱大書刊示張掛執牌傳諭仍一面設法稽察密行体察如有前項諸弊有司鄉紳指參重處衙蠹豪棍盡法拿懲務使民寔沾惠以稱朝廷軫恤之意若違玩隱狥事發定以溺職論治决不輕貸

福建海寇

崇禎八年六月給事中何楷疏言臣家海濱頗悉道事自袁進李忠初發難而言寇禍相繼者二十餘年惟進與忠及芝龍三人就撫進忠用之于遼東竟没没無聞焉芝龍建功海上漸躋付將矣諸賊不謂其功以得官但知其起家亡命而今日富貴烜赫如斯也競欲以芝龍為榜樣謬謂非做賊必無以博官則皆撫之一字為之囮耳請着為令自今以后但遇海賊發專以勦滅為主敢有言招撫者殺死無赦如是而從賊者無更生之望庶乎有所畏而自止也猶未也二十年以前之賊未有如今日之多也初亦謂渠魁斯得則清晏可斯耳而政不其然進忠之后有楊祿楊策祿策之后又有芝龍芝龍之後有李芝奇芝奇之后有鍾斌而斌之后又有劉香也驅逐未幾旋伏哨聚如焚燹火乍赤乍白即使今日劉香就斃遂以為可狃乎臣未敢保一年無事矣若小賊不剪則大賊不止當其為小賊剪之則易當其為大賊而殲之則難請嚴勅三省沿海副將遊守把等官乘今賊勢衰時常出海巡哨有發必擒毋俾遺種如一年之内守把獲賊不以數千計副參遊獲賊不以過百計即以不稱職罷斥如是庶小賊不致滋蔓而為大賊于以肅清海甸庶有機乎雖然墟賊窟要焉賊窟為何台灣是也台灣者在彭湖島外水路距漳泉約兩日夜其地廣衍高腴可比一大縣中國版圖所不載初窮民至其處不過規漁獵之利已耳其后見内地兵威不及往往聚而為盜近則紅夷築城其中與奸民私相互市夷

八

盜合為一夥屹然成大聚落矣若此地不墟則海上之禍終無時而已墟之術非可干戈從事惟嚴關出接濟之禁巡哨捕獲者功擒賊之例即以其貨物充賞使人無所得利賊徒無所搶掠倘出而肆犯則以武臨之勢必將棄此地而去賊窟既墟然后海氛可清也

戸部錢局

崇禎八年七月給事中王家彥疏言初設錢局原為藉錢息濟軍興惟天啓二三年督臣李宗延陳于廷相繼受事周過銅本二十萬九千五十四兩獲息十二萬八千六百六兩八錢零四年舊督臣鄭三俊用過銅本銀一十四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兩四錢獲息一十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一兩計得利七分八分不等為十餘年來蹇然足音矣夫鼓鑄化銅為銀非無利也利歸之胥役爐匠與官而上不得受也查長安內外與法錢雁行于市者皆私鑄也而私鑄之難詰莫過局之爐頭官匠此輩或隱屏兩部或朋合諸影册上莫辨其名或埋銅窖中或遁錢局法夜閒莫識其氣私鑄不已繼必夾鑄私鑄則乘官司之不覺至夾鑄則每爐加銅數十斤官寔與匠瓜分此弊嚴于南廠而北亦然廉其人而用之而後弊乃可得而釐也然得人矣不久任以專責成可乎夫爐匠諸役皆老于其局長子孫于其中以一年報滿汲汲欲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役欲責其爬梳無遺挽中滿之利以盡歸於上其數必不勝也至于并局舍約爐座以便省試削人數稜出入嚴于撤以防夾帶十日一領銅五日一交錢爐事如流水以使之工無旁及所謂需其人而後行者也得人久任其于鼓鑄之道思過半矣

考選拔貢

七月命各省直考選拔貢其樾裁以提學分考以知推初場試經書五篇次場試論表各一篇策二道取中者起送廷試分發南北兩監肄業

考試閣員

崇禎八年七月以閣員乏人召禮部尚書姜逢元等親試票擬次日諭吏部將尚書姜逢元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蔡奕琛張元佐馬之驥閔仲儼張居年籍履歷開寫來看又諭吏部召在籍禮部右侍郎林釬禮部尚書孫慎行順天府府尹劉宗周來京久之陞文震孟張至發俱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時震孟以稱病註藉召試票擬實未得與而温体仁方屬意蔡奕琛張元佐密揭力薦之上乃特用震孟蓋異數也

縂河敗績

崇禎八年逮縂河侍郎劉榮嗣究問先是榮嗣受事治河以駱馬湖運道潰淤乃創挽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黄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黄河故道濬之尺許其下皆沙無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黄水入其中波流迅急衝沙隨水而下往往為淺為淤不可以舟明年漕舟將至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諸舟惟願入泇不願入新河榮嗣自往督之以軍法恐嚇諸舟間有入者苦于淺澀于是南科曹景參上疏糾之上命革職刑部提問任內支用錢糧撫按察勘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人無不思其功者曹景參由礼部改授南科值温体仁被劾乃疏言使輔臣而當去也則宜從衆議而允其去使輔臣

而當留也則宜排衆議而安其留于是大為時論不許及外轉上疏稱天子門生上令部議革職

慎推總河

崇禎八年七月給事中王家彥疏言運事至今歲而難極矣初若風鶴之告警繼若錙黍之後時在行運者必欲研騎墻之案全力修洳而黃河者必欲顧原題之議全力挽黃以致新興舊分竪官興役並忙一時之事有干河者歲以荒無法或革職拿問或戴罪降級上煩朝廷幾番嚴旨下費地方幾許勞擾而後乃令始得僥倖過濟達潞安有行運之苟且如是而可漫然不為更理者夫黃河從決不常經始原屬不易然若心國計者以為葡審之地勢揆之人心毋諉天數毋執偶見從長參酌心目兼到則不待捧土河瀕而成敗利鈍之幾已形於胸中矣河臣劉榮嗣之不講于此也大河滂瀁草草鳩工非不修先事之豫竟乃成臨渴之掘此明旨之所以不免于提訊也職嘆數年治河諸臣歷經廷推乃玄圭告成者伊何人哉李若星以修濬又力肩議解任矣朱光祚以建議蘇嘴決口遠繫就訊今榮嗣又以挽黃罔功提問繼之六載未幾河臣三易得毋曰四岳之隆言于鯀唐虞之世即已然矣而諉是為河之不可治乎夫河非不可治也患在治河之人之未得耳見奉明旨治河務須得人聖明洞見獲陵挽運非同兒戲夫河務與諸務不同以天時則陰陽風雨之異候以地利則夷險高下之異宜且數十萬金錢是司則竹頭木屑件件俱須綜理數萬衆人徒是役則日月省試刻刻俱須課實非其人之精勤無間夙夜則不能擣手口而集事非其人之敏練洞中機宜則不能調水土而四應非其人之果毅強壯不能振朝氣而耐風櫛雨沐之劬非其人之慶心善下不能破崖異而屈郡力之効猶未也職中兩大事一治兵一治河今則治河而兼有治兵之事矣流寇披猖眈眈虎視萬一不戢一綫運道丸泥可封非其人之才堪為憲猷足籌帷幄不能控三方而資彈壓以收建瓴鎖鑰之力廷推者可不慎選以副得人之明旨乎

保舉府縣

崇禎八年八月諭致治安民全在撫道守令撫道得人則守令自然整肅守令得人則百姓自然久安年來推陞撫道內地聽人競營邊徼聽人規避其或老髦貪庸又以情面姑留兼以守令不才愈至民生憔悴今后吏部推陞務詳核歷任勿得詭隨見在極道有不堪的着科道官即行直糾其守令尤屬親民查祖宗朝保舉成法可着自兩京文職三品以上于進士舉人貢監中各舉堪任知府者一人兩京文職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官在外撫按及司道知府官于舉貢監吏士民中各舉堪任知州知縣者一人所舉務求真才實德允堪民牧即將實跡開款送部類編進呈該部再加酌核與現在應選升官一体除授仍分立限不舉者議處如舉得其人舉主褒叙或犯有賍罪及庸闒無能舉主連坐糾劾者即將薦舉緣由明白開列以上事宜該科記名有違即奏務期吏治一新盜息民安以稱朕整飭至意特諭

撤田監視

崇禎八年八月諭朕御極之初即撤邊內鎮舉內外大小悉以聽之不意諸臣習為久非學行違背遇缺不論称否但問豈畫論人不考邪正但聞異同營私部擋無微不周

憂國䘏民覺置膜外甚有從而蝕剝專為陞官肥家計聞有一二廉謹者又迂疎而漫視職掌或庸懦為屬下欺蒙即一二才能者不瞻狥私情而不敢做又因循推諉而不敢做所以居恒有虛聲有事均無實濟已巳之冬宗社震驚舉朝束手與士大夫負國家也彼不學者又何誅焉由是不得已查照成祖監視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兩部總理雖出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反數年來軍馬經制粗立錢糧頭緒稍清而諸臣或亦有省于衷矣今特將監視總理等官酌量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彝憲侯濬粮將竣與掌司人數俱回監供職仍將監放倉粮數目寔在及兩部未完事件開奏李奇茂魏相康朝張國元盧維寧魏國征王之心鄧希詔并所屬中軍把牌硬弓俱回京另用亦各將本鎮兵馬粮械經制寔在及任內釐剔過事宜開奏張元亨崔良用仍候冦平會同撫按市馬王希忠除去查餉字樣照舊守備惟關寧逼近敵巢自高起潛率原屬各官蕭監兩鎮京營原有内臣其提督管理照舊督練寔晉被虜登鎮緞奸事情俱侯另議及內外一切錢粮兵馬邊防勦寇及茶馬等事都在經管各官肩承內而部司外而督撫鎮道將務要共体時艱各圖表見力塞弊竇盡化誠心着能加意生節足國蘇民不飾虛聲強兵固國即是諸臣功績朕有榮褒若仍蹈往年之轍仍又自便之術因而職業不舉或遜內遣之時不惟國與俱存抑諸臣之忠猷何在良足恥矣至於科道官但有重事無不委託既為朝廷耳目當於大處留心條陳勿襲浮談糾劾仍因私隨苟從軍國生民起見自鮮貪詐溺職之官如狥情豪引顛倒賢奸有事跡發露亦難逭進論可不戒哉諸臣慎始終尤識朕

一三

意朕亦將執此時時考之已該部即通行詳飭特諭

分布勦寇

崇禎八年八月諭兵部盧象昇着以巡撫職銜加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川湖等軍務統領兵馬洪承疇督勦西北盧象昇督勦東南如賊投入秦象昇督兵進關合圖掃蕩務令疆土寧靜立膺懋功其監軍道臣河南着戴東旻湖廣着苗胙土南直着史可法各往專職再推運各營粮料還着祖寬同諸部兵馬星馳前往二道調度合勦前途粮芻棲所着原來同知先會地方官設處不許違悞取罪臨戰各為聯絡策應不得孤軍恃勇深入一應錢粮即於河南湖廣未解新餉內應照例關給不得槩餉守兵其陳洪範健丁三千督令防護陵寢毋得刻懈

至次年九月以京師戒嚴陞盧象昇兵部右侍郎賜尚方劍總督各鎮援兵象昇方追賊至鄖西得報率兵入衛俄改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時闖王已誅蝎子塊已為象昇追逐入秦河南少寧自群盜擾河南北者三年夾河千里雖犬無聲賊既無可掠象昇又合大軍於中原羅而蹙之羣盜盡入楚疆恚銳以相持及是象昇既以關遼之兵北去老回回等盤踞鄖襄間休粮息馬秋高足食乃以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共二十萬沿江長驅而下蘄黃六合懷寧望江江浦所在告警烽火及於儀揚

成均事宜

崇禎八年九月國子監祭酒倪元璐疏言臣聞之記曰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故士無問中材雖上智下愚未有不以教益智破愚者今天下多事情遁才繇名行不立績用不彰若以臨淵之羨進議修捜羅胡如結網之求退言

一四

教育且夫不言教則已教則豈有不於太學者乎太學之
制振古已崇莫盛於我太祖皇帝高皇帝手握璿璣札隆
法備彬彬之産於時最多嘗曰宋訥所教個個有用朝廷
好生得人以高皇帝聖智察材如鑑其曰可用必真無不
可用者矣後乃積漸至于陵夷原其所由惟以納粟納粟
興而教必廢其說有三以貲入矣即不可復得為清流之
官極其致歸州佐邑丞止耳三代以後之士莫不借功名
一途引之道德既期匪薄豈有陶成一也監生致身之路
別由科舉科舉取工時文一日而過即可芥拾大科學於
成均咨行考文踰年董勞興材振德千古一時際此時猶
曰教士不急是欺陛下又曰士不可教教不可成是誣人
才亦誣古先聖王亦誣高皇帝凡人臣為此言者皆苟且
悖謬不思之尤者也臣為此感發斷為陛下言人材必可
教而成祖制必可求而復惟陛下裁察誠必行此宜先定
規模規模之大者盡於八議一議分合流品貢選援納劃
然兩途流既不同激亦多術請以貢選為正流援納為閏
流貢選主於教成不限撥期惟以積分累數滿為率援納
在乎風示則依原定撥限期滿為率所謂分也度援納之
中必有英奇之士請得嚴加選遴拔其尤者進同貢選一
体教習亦必題明奉旨後准改流其流二十取一寧刻無
濫又黜貢選之不率者使之退處閏流比于移郡移遂而
凡遇季考科試則兩流萃聚更不分殊所謂合也數之舜
之其在一分一合之際乎一議審定教法教習貢選一遵
祖制自廣業堂進升至率性則與積分積分者孟月試經
義仲月試論詔誥表季月試經史策判參文與理文理俱
優者予一分理優文遜者半分歲內積至八分為及格得

撥歷出身不及格者仍坐監讀書所教之事崇德行明經
術治文章尚矣而求數其用又必興之讀經濟之書求天
下之事兵農水利分科取精律曆技射以時閱及其援納
一輩考分三等上者遴拔取旨同貢選一体積分其次中
人之資亦宜以貢選之教教之惟不輕改流以滋倖竇不
程分數以妨撥期其又次者各相其材以施教格雖甚鈍
劣必使誦讀律令稍通治民大義他時雖幕倅矮蠕亦可
不致面墻如此則無棄人矣一議慎選分堂六堂分司教
鐸宋臣有言先廣求賢德使為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
今請令吏部博訪名儒不拘甲科舉貢必求四等之人而
用之四等者一等品端學正動成楷模一等博物多聞叩
之不竭一等老成构方望而可畏一等慷慨特達氣足勵
人凡茲四者皆為有範有法可以造材才地偶乖則咨部
調改不肖失業即應時糾參稱職必與久任久任必與優
擢又請遵照舊制助教以下得同博士一体考選非徒彰
勸亦以示平一議崇尚經學聖神首出崇經右文海內通
經之士層見疊起聞萊陽諸生趙金鼎年十八通貫五經
得其指歸又聞有都通十三經者即士如此豈可處之璧
觀虎闈之外宜令各處有司不拘廩增附學有通三經至
十三經者考驗得實即時通詳撫按起送到部奏請廷試
發雍肄業臣又仰維陛下興小學以正蒙養讀春秋以章
大義聖人之學包宏貫纖如此今小學既已頒行并宜令
天下諸生兼治春秋之學蓋春秋取義于公穀胡氏徵材
于左丘明士如通此者体用之事備矣或慮天下資性難
齊請自雍士始高皇帝令國子生習讀春秋一法也一議
中閑文体今欲致功必求奇才文亦如之士惟不能奇于

是詭怪謬悠雜以異端之說此陛下所甚禁陛下之禁此者求奇之心甚明今或不察過畏功令謬以庸為正以淺為平其心皆存乎苟幸無過之人與苟幸無過之文其于世必無功亦豈真能無過乎今如使臣敎之臣不能敎也臣敎士為文必以五經為師五經平正之歸從無凡語請自兩雍以及天下郡國衛文之司苟求崇体必無抑才抑才之誅與減体等一議分別選格由積分出身者分別三等上等優選次等本選三等下選所授職銜非必過溢其本分惟昔由吏部恭叙一日之試而定今以太學銖銖兩歲月之驗而分非侵官也臣意以為本由教成取選又豈得分教等選格為兩事乎一議召試簡授太學之士乃天子之所自教自試而自用之者也恭讀洪武欽定規條內議出身一款云有才學超越異常者取自上裁高皇帝親召試張唯等十餘人授翰林院編修蔣學等五人拜給事中其他選授御史部曹方面不可指數今敎法盡復而此典不行則士不勸清激成之日于前三等之外果有殊異卓絕如訓所稱者臣監特疏奏聞恭候陛下御便殿召入親試之或給筆札或垂問難有當聖心破格擢授否即已之其甚不稱司成之臣並承顯罰夫殊才不數清問難承且可否悉取聖裁即闇無從仰贊競心何由得啓倖路何自能關建之則非常行之則無弊計每舉即不多收得二三人而天下數萬士之精神動如奮蟄矣一議清楚歷事祖制積分　格及即撥各衙門歷事盡做其練習政務即進士觀政之意自積分法廢而此意蕩然因有正歷雜歷之分正歷正朔望一揖雜歷乃用之寫本雜役下同隷胥又復闒曠歷之例正歷聽覓替身雜歷責輸寫值夫求其博覯有得而借面為之已可笑已矣況寫本非生儒所嫺輸銀豈養士之意今請歷士無分正𦁽雜名色凡當咨撥一照舊規各該衙門以次分派唯以本監考定等第為其歷期之多寡上等三個月中等六個月下等九個月各衙門收到監生務查有無替冒因而教之政事示以歷練之方一切謄寫根差悉與革免滿日考其勤隋關報吏部不率之甚者發回本監再行教習存体責實無如此者凡斯八議臣所為規模之大者悉本諸高皇帝成憲非臣臆說也其諸一科條約束臨時損益有須奉旨者以請臣今不敢槩稱抑臣猶以斯舉雖循舊章寔同肇造恭請特頒聖諭親灑宸翰日星雲漢與振群心然後令之行也如流水矣又項恭讀聖諭求起敵荐辟讀與爰如舉行天縱聖動高世主自此英才必奮治行必興然臣猶慮知人寔難欽賛末議凡各舉到人才姑緩授官先令歷事六部設法磨練如高皇帝英武堂練習故事且察幾及一年遴擇以聞陛下又親召試之見能從用於是睽軒詰誠而遷之蓋其慎也

疏糾司農

崇禎八年九月御史鄧啟隆疏言臣聞趙宣子舉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舉即劾雄不應選貪污若今戶部尚書侯恂舉臣者也臣為國忘私不後古人寧敢三緘請悉數其罪可乎大學稱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夫子三千之徒其鳴鼓而攻者惟有冉求聚斂孟子稱三王巡狩唯掊克在位則有讓從古聖賢惡言利之入如此其至也自流賊薮難以來於今六年而無如客冬今春之烈所至之處民無不望風相迎甚有望

其来而恐其不来者何以致則以困於徵斂與其飢死不如盜死計秦晋楚豫鳳廬之焚戮寧啻萬萬此萬萬之命誰殺之恂殺之也罪一也流寇平日之垂涎在維揚金陵耳鳳陽之凋瘵賊亦稔知無奈方圍潁州而鳳之窮民逺幾百里相邀具以冊授賊某家富厚某處無兵於是賊遂擁衆焚劫震動祖陵試問誰使發祥重地一旦化作灰燼恂釀之也罪二也祖陵既震慮愴聖懷在外諸臣方勤于撤計招撫薄海内外延頸企踵仰應宥之詔令而恂且劾江浙吴楚各撫按任俸帶罪使抉杖觀聽之老幼僉訝寛恤之日何有此督責之嚴戚與為之不光罪三也人才者天地之所鍾毓祖宗之所培植得之甚艱催之甚易今海内科甲强半守令幼之所學壯之所行誰肯不以撫字為政者而恂不論地方不分豐歉嚴立參罰或前官之逋欠累及後官或地方之瘠疲累及守令有七八年不得行取者有降至二三十級者於是即有馴雉集鳳之賢不得不化為頑鼠猛虎之甚從此内之人才壞於參罰之苛酷罪四也語曰利不百不變法又曰智者作法愚者制焉昔龐尚通博考精通衰世振講求鹽法十年方奉特遣清理故一變法而信從恂不學無術妄議紛更不規琢理之舊懸定取盈之額舊票銷至十年遠寧兩項復增紙上之填庫中之寔難輸商人愁怨載道司計蹙蹙求脫猶自詫曰寛其積逋導其壅滯將誰欺乎罪五也皇上所嚴禁者賄賂也内外諸臣無不洗心滌慮恂陽假考成陰規厚利考滿要無參罰考選要無參罰者直錢粮那移就急或已解司府而未到者或止欠二三十兩者差役齎文入京道阻且長往返[illegible]雖艱不得不稱貸湊補又欲題開復歧事不得不稱貸備礼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也罪六也其他剝青衿虞饑減有司公費刻核太甚又其餘矣此等臣立朝一日則釀亂一日一時則釀亂一時今皇上明正典刑列其罪狀布告天下流寇聞之有不投戈解散百姓聞之有不呼慶更生臣不信也

修省罪己

崇禎八年十月初二日兵部接出上諭朕以涼德纘承大統與天下更新用還祖宗之舊不期倚任匪人遂至内外交訌若使撫御得宜何致以全盛之天下文武多人倘肯實心為國何難滅此朝食無奈夸詐日聞寔功罕覩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詘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維業已不勝抱憤及至今年正月伏至上干皇陵祖洞民變責寔在朕於是集兵措餉勤限責成佇望執訊殲兇庶幾上慰下對又不期諸臣失策再令潰決猖狂甚至大將辱於小醜兵民敵于無上地方復遭蹂躪生民久罹湯火痛心切齒非何以堪若不大加勤除宇内何時休息已再留多餉調勁兵立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間文武主客士卒甘苦飢寒深加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不忍安卧深宮念其飲水食粗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被甲冒險朕不忍獨衣錦繡於今十月初三日居武英便殿減膳撤樂除典禮外一以青袍視事以示我與行間文武士卒甘苦相同之意尚期文武官員各省悉往過淬厲將來上下交脩用回天意馳諭行間仰体朕心共救民命密約聯絡合圍大舉直搗中堅力殲勁寇盡賊數雖多真賊原少勁者就殲餘自靡渙但防埋伏東番不可孤軍深入勿得貪取遺物縱令奔逃仍須裹粮相繼勿致中途缺食

有失機會賊中除我魁禍首必誅不赦其脅從雖蠢須開與生路預行曉示投戈散解准免追求或來閩来歸即與安置撥田難民不許冒功併充隆寵本地方一体撫循嚴禁侵侮庶可上荅祖靈下抒民恨功成凱旋不吝陞賞総督承疇已奉尚方総理象昇亦許便宜行事着戎征太僕光禄三衙門共發銀十五萬兩内庫發大紅及各色蟒緞絹布三萬疋分解各路軍前充賞應陞者飛疏奏聞有罪立行正法應奏者飛疏糾參巡按御史及監軍監紀詳行稽核速達奇勲勿少玩違自甘顯戮

園陵糾閣

崇禎八年十月大學士王應熊斥田籍應熊在閣二年屢被人言給事中章正宸至糾之至下獄給事中何楷復糾之未奉旨而邊具疏激辯以其閣中有泄漏情弊令刑部究其家人而應熊任事如故及皇陵之變建城修陵内閣隨例捐助給事中范淑泰疏云陵寢失事寔由楊一鵬一鵬撫防原應伯熊使應熊不擬此旨何至失事在他人可捐在應熊不宜捐應熊不敢辯帝斥之田籍

内閣水火

崇禎八年十月科員例陞應属工科都給事中許譽卿吏部尚書謝陞出疏糾之謂其争官請缺譽卿辯玄科員陞轉事在吏垣題在吏部臣何與焉臣屢劾輔臣温体仁觸忌已深日思所以中臣陞乃体仁所舉欲逐臣以報舉主也譽卿竟革職去体仁復上疏糾文震孟曰前冡臣謝陞參許譽卿疏蒙下票擬時同官諸臣中有為譽卿容交者以臣擬有殊干法紀一語意甚不平次日又蒙御批改票臣商之同官士升述吾騶震孟之意語當擬勒或令回奏臣不敢狥改擬革職為民以聽聖裁斷及震孟見臣所擬忽然曰科道官為民是天下極榮的事夫皇上所以勸懲天下者惟此賞罰大權果此震孟之言是明謂朝廷之賞罰不足為勸懲也以心膂股肱之臣為悖理蔑法之語臣不知其解矣請罷臣以謝震孟奉旨許譽卿以營私被參是冡臣職掌卿從公起見朕諸鑒乎何待剖陳覽奏心跡益明御為首臣同官固應商確震孟吾騶亦不得狥私撓亂時事多縱着遵旨即日入直佐理震孟竟冠帯閒住吾騶亦令致仕同時去体仁復糾庶吉士鄭鄤曰鄭鄤曾以箕仙幻術毅父披剃至於迫父杖母其母舅舊輔吴宗達每言韜流涕等語上下嚴旨革鄤職提問鄤辯云臣讀温体仁之疏驚怖欲絶不信人倫天壤之間有此怪誕不經之事婦受夫杖既未有之人情父為子迫豈瀨祀之天性且臣父亡八年母亡五年而突發難于吴越隔省與臣從無一面之首輔豈為人所愚而不察耶臣舘員兩月家居一十四年荷皇上再生之恩痛天下邊患冠氣嚴懐發憤毎毎信口信心狂直無諱將無輕言之過挑激成之以致於此皇上赦法明刑哀矜慎重必不以耳傳之語遂成莫須有之案也下鄤錦衣獄鞫問

宗才换授

崇禎八年十一月礼部右侍郎陳子壯疏言臣伏觀陛下求賢圖治之盛心致甄拔乎宗才明援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换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至再至三必欲見諸擧行臣待罪礼官二年矣從府部科諸臣參議此事僉謂三百餘年之曠擧宜加詳慎然臣恭承節次之明諭寔非尋常所能測

度者蓋易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堯典睦九族以平章百姓人徒見官人以族一若有親比之迹者殊不知聖人立賢無方一平章百姓之心也聖人之待九族也與天下士庶同其親親而賢賢義有兼該者也比者聖諭通行保舉之法令兩京文職三品以上於進士舉貢監中各舉堪任知府一人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拯按司道知府官於舉貢監生士民中各舉堪任知州知縣一人亦何嘗有私于天下之才乎陛下之意誠以科目所以舉才而才有不盡于科目者今乃四出弓旌廣張羅綱即使諸臣有內舉猶且不避嚴親而況于天潢之派乎曩所諭臣部至稱賢才不外于科目殊屬偏見者正此之謂而當四方多故人材落落求所為踈附先後奔奏禦侮於宗子維城之中即拔十得五詎不勝任而愉快然而事有未必盡然者三有不可行者五請歷其愚為陛下籌之國家設資格以處常才而又不純用資格以待非常之才蓋不特非常之才不勝常才之多也亦以非常之事不勝常事之多也是故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以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斯得銓註今進士初任亦止循其甲第追不次擢用又往往超越常調焉若非有殊膚異績及國家異常猝變未聞拔卒為將徒步而至卿相者濟濟見生非多於萬邦之黎獻也將資格可以不論而非常之才亦可輩出乎臣竊以為未必然也自宗藩四民之業開其有文才則於文科見有武才則於武科見宜矣倘謂二科不足以盡才倍宜致重于二科之中似不宜因重才而輕二科也典札雖大對拜未嘗輒賀獨輒賀于策士傳臚之後致辭天開文運賢俊登庸

何如其重也今謂進士豈必賢於舉人則舉人亦豈必賢於貢監貢監亦豈必賢於齊民夫然則天下胥為齊民已矣又何必辛勤俗計以糜有司績食乎而臣部奉功令所日勵飭于科場文義字句之間凜乎其不可輕貸者又何如其重也然則謂科目之外遂足以盡才臣亦以為未必然也夫科目之制本六經四書之文用濂雒關閩之說漢人所謂經術宋人所謂道學不出乎此其獲雋者節義勳伐於此乎生其即不獲雋者於以耗雄心消餘年亦不失為白首窮經之士此祖宗磨礱一代之善物也故庸有通科目之義而不能窮經致用者矣未有不通科目之義而能窮理致用者也今宗藩中非將軍則中尉有食祿之責有所以屈首讀書者為有科目之資格可受進更榮耳使見不屈首讀書亦得掇拾奇榮以去誰肯避逸而趨勞乎而謂將有劉向李勉趙汝賢之才不由屈首讀書而進者臣亦以為未必然也臣謹按洪武三年開科十七年始頒科舉定制或猶在或行或罷祖宗之意未嘗以換授官職與科目出身並著當是時也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高皇帝親歷民間累見有懷才抱德如葉琛章溢之流處有遺逸異日子孫千億亦宜有以致詳乎此也而非必謂已經開銀科復行換授之如此其多途也故當時任用則燕晉代遼寧谷慶王勒兵備邊見之于文正然且不效況今時勢視高皇帝為何如換授之議臣斷斷知其不可矣乃至齊黃諸臣膺晁錯之禍我成祖非不必高皇帝之心而時異勢殊也嘗駐蹕東平州謂侍臣曰漢東平王蒼開國于此其對明帝曰為善最樂當時諸侯王泯沒惟蒼有賢名至今朕嘗以此勵諸王御等勿忘斯語列聖纘承因是

而飭越關奏擾之禁固是而嚴王親任京官之條目列聖非不心高皇帝之心亦時異勢殊也不特此也國初親王有每年朝覲之礼凡遣使至朝廷不須經由各衙門直詣御前且有守鎮兵有護衛兵而又許歲時出城演練者此大都開創之体制則然謂採授為祖訓將議而行之如前數者獨非祖訓乎亦將議而行之否也而臣固有以知其不可矣高皇帝之時親王之祿五萬石緞絹塩茶之用亦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又不能給而代慶逮肅寧谷諸王且歲給五百石高皇帝令自己出而前後已如此夫祿與爵一也乃祿猶可視物力為盈虛爵則名器所係一假不可復收矣王凡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又將何所限量乎當敵入河套而襄陵王冲秋碩辛子孫及壻與總兵官從征請也憲宗皇帝復書曰朕已命將出師征討矣茲得王奏見忠愛之誠憂時之意但宗室子孫名分尊崇難與總兵官同事自祖宗以來藩邦無從兵共討之例夫從兵共討與勒兵備敵幾希矣而先朝數謹于此今宗室中忠愛憂時如襄陵者不乏也而其才能又以文武舉也假設以此來奏陛下又何以復之乎抑亦概許之否也而臣固有以知其不可矣親王之耳目未免寄之長史今也長史考察不屬之該撫按而屬之親王親王以為賢長史不得而異同也長史不得異同而該撫按又熟從而核寔乎故親王以為賢核寔賢則可如或不然𢌞方之參差多有不便者矣核寔以為賢考驗賢則可如或不然館驛之伴送多有不便者矣考驗以為賢至授職任用也始終皆賢則可如或不然參劾之瞻顧考功之連坐多有不便者矣而臣以知其不可矣在

二五

外之八省有王府也在京而六部風憲衙門之多有關于王府也進士舉人三年一試貢士一年一試將來銓法推陞已不知何如其衡量矣文武才能之目是未可以數計者也既皇皇而招之將源源而來懸人以待缺乎懸缺以待人乎抑權宜以處之也而臣又以知其不可矣盖公家之事總為公家計萬全非徒取銷繳于一時也臣觀大凡見有所未明學有所不及有未必然而不碍於行者則寧姑從而申之有非甚利于行而猶冀其然者則無遽難以阻之今也有一于是乎貴臣之議其何以議之臣部諸務經理宗藩是其大端故有善必揚有請即覆者職掌之宜也雖臣之愚視篆三月名封婚壻惟恐後時旌獎卹謚惟恐缺典條議恩詔恤貧矜罪惟恐不盡而獨為此採授一事私憂過計反復囁嚅以告同官欲以入告者屢矣又恐萬有一分涉離間之嫌斧鑕不足贖罪然臣忝侍講莚仰窺睿聽雖至迂疎無當之論偶涉忌嫌尚且傾注不懈矧茲事件斟酌遠大非輕易故寧冒昧竭其狂瞽毋寧晝諾以胥勸模稜于兩可欺此心以欺陛下異日將謂臣在事之久有所知而不言言而不盡猶斧鑕不足贖罪也臣鄉之先達輔臣梁儲當武宗皇帝威嚴同列引避之時代草秦王牧地一詔竟以回天而事遂寢臣每嘆息當日感格之奇轉咸下濟光明之美況今遇神聖之主乎事即少異所以防微杜漸之意則一伏惟陛下俯賜採納允罷前議藩規銓政所全良多國家磐石之重于為永安祖孫繼述之隆亦為盡善臣愚幸甚如或微誠不足以孚鑒識無當于遠猷則請勅下五府大小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各抒其議以憑裁斷或俟保舉知府州縣之法行之有效然後

二六

推倣其意以保擧宗才亦未為晚疏上帝震怒以為離間欲杖之内臣力救革職

考選吏易

崇禎八年十二月吏部奏考選科道部屬等官部擬科帝改御史者一人洪啓遵部擬南科帝改北科者一人鄒士楷部擬道帝改科者一人李化龍部擬南道帝改南工部主事者一人梁招孟部擬科帝改兵部主事者一人鄧謙部擬道帝改真定府同知者一人黎玉田部擬主事帝改科者一人曹代之改道者一人武化之部擬府同知帝改御史者一人許自表内曹代之由擧人許自表由恩貢時李化龍到任之日上疏曰臣才能謭劣擬受御史以為過分不知皇上何所取于臣而特改為科恩則厚矣伏自循省求其所以當改者而不可得也帝怒其言令部降調化龍以假請不復出黎玉田為同知半年陞昌平僉事踰月陞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許自表巡按宣大疏參温体仁降上林苑署丞

知縣糾參

崇禎八年十二月廷杖滋陽縣知縣成德遣戍成德懷柔人辛未進士賦性抗直為令滋陽見邸報中温体仁因上結黨借刻薄之術驅除善類輒欲具疏糾之為同年楊士聰勸止及與知府王國賓不協國賓揑款揭之同鄉巡按禹好善具疏糾參逮至刑部久之審無確據帝使人訪之亦知其誣將釋之矣在獄糾体仁奸狀体仁上疏言已糾鄭鄤使得報復上信之杖之于朝坐無主贓七千兩立還之戍所繫其家屬於京嚴比母張氏有烈丈夫風聞子杖不復痛曰吾為范滂母矣乃候温体仁于長安街迎其輿而詈之指之為妨賢病國如林甫秦檜成德疏中語侵大理寺右寺丞史𡎴𡎴上疏糾之曰臣曾疏糾奸輔錢龍錫與逆璫同一定案乃龍錫東南之盟主也廣結朋黨構鬭朝紳而龍錫雖竄龍錫之密友姻親日事洶洶思殺職以報之知有狐兎不知有朝廷把持講壤首謀起用則百足之力見矣職為言官不為威惕不為利誘彼謀陷機関則未頃刻忘也噫職亦危矣不虞綸扉之線索一斷議論之風雨寂然刻揭款借成德以肆羅織之端聽審罪犯亦應屈募而起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哉

外官建言

崇禎八年十二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上邊腹敗壞已極一疏奉旨朝廷委任責成文武一体何謂重創撫臣優遏鎮臣且失事處分俱經確覈即鎮臣未嘗獨寬湯開遠如何逞臆妄言本内做亦罪不做亦罪不做罪輕做罪更重等語是何所指還着明白回話開遠疏奏曰臣聞從來聖帝明皇磨勵臣工以勘定大亂者惟此賞罰兩者然無分別之賞賞不足勸猶無賞也無分別之罰罰不足懲猶無罰也賞罰無分別于是諸臣之不肯肯做不敢做者罪而肯做敢做者亦罪甚且肯做敢做者視不肯做不敢做者之罪更重賞罰俱濫勸懲亡當如此而欲磨勵臣工勘定大亂者雖堯舜復出不能也若撫臣之不肯做而罪輕者臣不肯漫引姑擧事関辯冤者如秦如晋或本無贓而致有贓或本可撲滅之賊而致成不可撲滅之賊如撫臣胡廷宴劉廣生仙見董宗統殷許鼎臣数臣者何以當日處分視后皆極輕如練國事玄默承大壞極敝之後且以掣肘之畫空拳之博竭力支撐無救燎原何以處分視前更

重臣嘗歷數近日皇上為辯冦而誅督臣者一逮督臣者
一逮撫臣者二梳罷撫臣者二甚至廵方與撫臣並論而
并逮兩按臣又甚至計典與失事牽合而并梳奪一南樞
臣若道府州縣之逮梳議罪者又不可勝記試問前後在
事諸帥臣即褊裨有一誅再逮者乎甚至避冦縱冦養冦
皆可置勿問極之議處不過一降級戴罪而已名曰處分
與未處分等然則帥之不肯做不敢做者直謂之無罪可
也又安有輕重可言是皇上于文武兩臣委任同責成不
同而明旨所謂一体者終非一体而不獨寬者獨是獨寬
也嗟嗟諸臣肯做敢做而罪重者獨一撫臣乎臣任中州
再以中州一二事為皇上陳之按臣曾僩當舊撫艱去力
陣冦鋒捐贖八千餘金濟帥至料理防河即瑣細事宜亦
與臣手札往復商摧值玄默莅任單懷方比歇歸汝原亦
二九
纖毫失事亦未嘗忽當冦竟從逮配將來無肯做敢做之
按臣矣道臣祝萬齡在河北拮据兵食寢餌俱廢至疽發
于背猶親率五十騎馳救武安而行削籍將來無肯做敢
做之司道矣又如知縣史洪謨作令宜陽冦從遍池突至
幸本官偵備素嚴冦無敢薄城閱今歲六安州城之全本
官之力獨多士民見之公揭科臣入之叙疏坐全梳罷終
擯將來無肯做敢做之州縣矣如冦連出沒永寧鄉紳張
論父子攄忠慕義夙夜登陴𦉪又蠲金八百募兵堵禦其
父已矣其子鼎延代為乞恩皇上即慎重恤典何至併其
子之官職而奪之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鄉紳矣又如銓司
惟雜職弊恐難清臣鄉吳羽文竭力搜剔至刀筆實豎闕
然而起羽文畧不為撓乃以趨蹉一節上干聖怒夫羽文
覆奏即欠詳慎亦以用舍聽之皇上何敢㫁指某當用某

不當用以市恩私乃長鬐深求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部曹
矣臣讀明旨謂失事處分俱經確核夫皇上所謂確核者
以議處有銓部也議罪有法司也稽覈糾舉有按臣也有
推原功中之罪與罪中之功將全局打算及前後着數一
一分晰為皇上告者乎非諸臣之不肯為分別也知皇上
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且以甚諸臣之罪故不若不分別
之為愈也所以地方失事日有銓部議處司敗議罪按臣
議糾舉而于盪冦安民絶無少補則今日所少者在賞罰
乎在分別之賞罰乎臣聞嚴明之世畫地為牢不可入刻
木為吏不可對窺覩累累被罪諸臣其賢者安意對簿不
復以梳逮為辱而不肖者往往妄相比擬引復無復自文
自奮之心正以衷聽同因而貴肖婦孺並論也夫賢者不
以梳逮為辱而不肖者且以狃狂蕩身將使士大夫行誼
三〇
日非廉耻俱喪人品與封疆俱盡可不大為寒心哉故臣
亟以分別賞罰為今日勘定要術蓋有分別則賞罰清賞
罰清則勸懲生勸懲生而后有可留之人心可鳩之功叙
潰池弄兵不足慮矣皇上闢門念殷日修曠見之典且欲
登進雜途廣行保舉臣以為皇上誠聽臣之言分別賞罰
即令在廷在野諸臣儘足為皇上供任使佐勘定如其不
然即朝辟一人暮薦一士徒滋情面而溷流品于以求治
而愈遠矣臣又見近日推舉職方輙稍乏人非乏人也人
皆視為罪府不肯做不敢做耳年來銓司以罪逮者踵相
接也弓者矩下獄自殺又冤憤不平之極矣清朝有自殺
之臣子徒令其父哭于途婦殉于室卒無有白其枉者六
月飛霜皇上未之察耳今李彬鄭鄖作又逮矣夫銓司職
方為文武走集之處而奸徒影响射利亦復如沸如羹臣

以為待訊諸臣果其身受賄賂國法自難少貸若其叢假
也亦宜亟昭雪還以敵物倘漫無分別終從文致更有如
省矩之飲恨者又豈平明之理哉敢因分別兩字而并及
之上以其欺罔恣肆革職撫按拿解來京究問

二

疏救禮臣

崇禎九年正月南吏部尚書鄭三俊疏救陳子壯曰竊惟從來帝王舉動往往度越尋常非臣下所易窺測故凡人臣有未窺聖慮而妄觸天顏者悉得無罪獨其不敢欺本心不敢欺君父之一念則真可天日對而鬼神質耳明主嘉其心之忠每不咎其言之戇即言有未當亦往往虛受而優容之昔高皇帝嘗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竭其忠誠無有隱諱於都哉懸鞀設鐸之上孰矣我皇上納諫如流何曾有厭薄讜言之意昨者宗才挨識一事寫贊贊于親親之中眷慮原自淵微禮臣陳子壯未及仰体而輙效愚狂一時語多切直似于過激皇上怒而置之何敢置喙乃臣等微窺聖慈知皇上必不終斥子壯而還望皇上之即釋子壯者正以其不能自欺不敢欺君父之一念諒皇上鑒之天下萬世亦共鑒之也何也敦睦原關美德況爵賞出自朝廷皇上欲挨授則挨授耳子壯豈不能奉行惟謹以趨承聖意何故鰓鰓焉為私憂過計之舉而介介作犯顏拂忤之談哉想其考古證今寔見列聖約束宗藩之意正為本支百世之謀如越關奏擾有禁王親任京官有禁內外官交通藩府有禁蓋不勝其難其慎矣曩在世宗朝隰州王府輔國將軍成鈕訐奏知州鍾英因有舉察州縣官之請都御史王廷相言國家優礼宗藩寵以祿秩而不假事權誠有深慮若挾持有司短長欲許之糾察州縣是豈祖宗防微杜漸之意請寢其奏上竟從其言令子壯所爭之事雖殊其防微杜漸亦猶是也觀其言曰寧冒昧竭其狂瞽無畫諾模稜欺此心以欺皇上一片癡腸萬非獲已臣等敢謂皇上必不終斥子壯而望皇上之即釋子壯也臣等竊見皇上廣求直言一時承風獨指者紛然並進皇上且不難破格旌褒以示招徠豈以其大臣之極思抒謀國之危論感激披陳有如子壯而不蒙皇上之優容者是以敢為合詞懇陳蓋望皇上鑒其心而宥其愚并寬其泥古放言之罪不獨為釋繫之請而已

三二

治亂之機

崇禎九年二月工部侍郎劉宗周疏言臣嘗讀史至唐德宗一再播遷天下之勢幾于萬難措手而其臣陸贄所以啟告其君者獨本之六經仁義為一時強弱自用之藥卒以再造唐室職乃知聖人之道可以治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其效不旋踵況聖明在御之日乎職是以慨然竊有請也今天下內外多事相継十餘年于茲矣乃者勦寇之局聚天下多兵多餉馳驟五省之地竟不能一挫狂鋒而且南窺江北犯浦至煩聖天子焦勞于上避居減膳撤樂為修弭計庶幾天心有厭亂之期乎然職聞之治亂之機係乎事始皇上而誠計及于封疆則廟堂之上有先受其弊者矣不懲前事之所以失而終無以握轉亂為治之術職請推皇上修弭之意而頌言之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鋭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而至于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為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于是首屬意于恢復而職臣遂以五年之說進是為禍

三三

胎已巳之役謀國無良寰及宗社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千城治術尚以刑名政体歸之叢脞天下事有不覺日底于壞者故自屬衛司譏訪而告奸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等夷自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盛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諂佞之風日長自三尺之法亟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自刁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自誅求及鎖屑而政体傷自參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横賦愈逋自敲朴日煩而民生愈瘁自嚴刑與重斂交困而天下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罪薄自監紀遣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懦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于督撫自朝廷勒限剿賊而行間日殺良民報級以

三四

偉免無罪使生靈益塗炭事急矣聖衷獨斷一旦撤緝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徵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方冀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賢而竟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戇坐辜使朝宇無吁咈之風此其所于國体人心又非淺鮮者于求是治愈殷紛更四出市井流離咸得操其訛説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在皇上不過始于一念之矯枉而積漸之勢釀為厲階遂致于莫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不可識矣夫皇上之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首体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偏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統以率祖而不宜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己無為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撫循以收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内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宗賢以授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除此大釁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虞乎内外之變願此蠢茲潢池言勦言撫總非定等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及遣廷臣齎内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來歸誅渠之外猶不可殺一人不損一夫而畢此役自此四夷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義之恐後而又奚煩于觀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效也抑識聞之有天德者便是王道真要只在慎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識願皇

三五

上視朝之暇進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所為獨体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于此而得之

陳言求進

崇禎九年二月淮安革吏陳啟新跪門上疏特受吏科給事中御史詹爾選進言曰臣聞天下所以長治而不亂即亂而可復治者非泯棼之衆易于整齊由于心志之定也民志之所以定者非智之不能謀力之不能角由於是非之一也是非一則凌競息紀綱振而國勢以之壯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孟子曰處士横議歸本于聖王之不作明乎議論之關于人心世道者大也職請先言職掌而後瀝愚衷可乎請按高皇帝欽定御史職掌内一款凡文武大臣果係奸邪小人構黨為非擅作威福紊

亂朝廷致令聖澤不宣実貴迭見但有見聞不避權貴具
奏彈劾此為大害臣言之也一款凡百官有司才不勝任
猥瑣闒茸善政無聞肆貪壞法者隨即糾劾此為庶僚言
之也一款凡在外有司擾害良民貪贓壞法致令田野荒
蕪民人受苦者体訪得寔具奏提問此為外臣言之也一
款凡學術不正之徒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
德無可稱挺身自拔者隨即糾劾以戒奔競夫上書陳言
之徒即希求進用不過傳博一官何至著為謨訓與大臣
及内外諸司并訪之也高皇帝之意總為成憲慮因為奔
競者嚴耳夫人惟不奔競于邦則已此端一啟則何念不
可萌何人不可效何言不可蔑于是祖宗之典制可以不
畏聖賢之詩書可以不遵舉世之人才可以一口罵盡而
黑白不分如近日陳啟新獨逞時尚一疏亦或從憤激中
三六
來然何至論及制科與推知不肖出脱一人甚而為清官
亦不下數萬甚而欲大將登壇以尚方劍殺有司創此無
例之論也高皇帝自洪武十八年定設制科以來迄今近
三百年從無廢弛間有大故次年即為補行豈不偶行徼
辟而畢竟制科為正考廉為副者亦明知井田封疆建終
不可以治今日之天下耳以故名卿碩輔與夫排大奸定
大難之臣科目十常八九即從祠立廟者四居其三此外
猶不可勝舉焉嗟乎士何嘗盡負國家也故謂科目皆賢
固偏辭也皆不肖豈遂為公論哉即謂推知有不肖誠確
論也謂盡無賢寧遂非誣構乎且以事二祖十一宗而有
餘者乃謂以事皇上而不足皇上雖神聖天縱亦未嘗以
此言輕天下士而何啟新之罔念也天地如此其大矣
臣僚如此其衆矣皇上而進一啟新以愧翫諸豈足為異

哉所慮者天下之為啟新者不少耳盖難定而易亂者人
情之恒也況五方雜處之人如治亂絲誰不欲富貴誰不
懷私恩誰不畜眦睚苟遂隱衷之求寧顧盛德之累而況
四方傳食之徒裹粮而至者人不知凡幾聚天下豪傑之
徒處于共城囊空望長作何散譴不審皇上何以處此也
當此内外交訌民之洶洶思亂已不忍言皇上即十分鎮
靜百計輯寧謹守成憲以御羣蒙猶凜凜如朽馭奔之何
勿深長思也為今之計願皇上立召九卿科道令啟新覿
面敷陳罄其底蘊并使廷臣見其言論手采果有他長然
後天下之人知啟新特逢之遇本不偶然庶幾弱植思售
者或抱慚而退以後陳敷正道併詐于己重事外一切詭
說勦詞梯榮干澤及懷挾私意借行薦劾者嚴勅納言直
鼓等臣不許封進援據恣肆者從重參究并祈速敕各撫
三七
按榜示通衢使曉然知皇上慎重名器鑒別是非之本心
庶人心漸定而亂源漸可塞矣職非不知目前急務無如
流寇但兵難遥度語亦無敢襲陳職不必言也惟此一着
視流寇更急而関國家安危更大又係臣職掌故敢效其
愚忠如此且職于是而有慨于冢臣謝陞者為皇上持用
舍之衡者也雖皇上偶擢啟新原無旁濫何所不可獨是
啟新立命之得則法言可以相正巽言亦可以相成乃遲
之逾日寂然無聞其以將順得人矣反可以與忠言可與
深言之皇上顧坐失機會視匡救為第二義將如天下後
世何有李化龍之戇直被謫而不知中救有啟新之誣誕
冢恩而不知駁明職誠不能為冢臣解而輔臣温体仁等
之尸素可愧又不待言矣職于冒寒嚴穿稍逾限統祈聖
明鑒宥焉

對揚堯舜

崇禎九年三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言臣方席藁閒俸誦明綸仰見皇上虛懷葳節雖于微臣之言出于狂瞽之語極者猶然不廢採擇至遂事商求藹若家人父子之告語而且許臣以硜硜之能臣乃不覺撫心欲絕繼之以輾展迴環而猶不容已于對揚之忱也臣請遂以堯舜之道進夫堯舜之所以為聖者非以其事業之巍煥也與哉而本之乃在十六字之傳不過致謹于人心道心之辨求其所謂中者而執之由是以之官人而知人則哲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極其效至于黎庶風動蠻貊率從堯舜之道所謂約而易操者如此我皇上英明不世出又生而遠乎聲色貨利之習固已完具一堯舜之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機纔出于人心而過不及之端已授之政事之地即求治而過不免于害治者有之而吾故不自知也時時而提醒之曰得毋與亂同事歟此一念謹凜道心為主皇上已一日而堯舜矣今日堯舜事業詎不願慕又若姑自退託焉何也無乃徒求之事業之著而反失其心源歟夫事業至堯舜而無以加矣然夷考其時洪水為災昏墊阻飢遍天下又乘之以有苗之亂當不減于今日之勢而堯舜不以其故貶聖亦止恃此執中之心法勞于求賢而用之坐待昇平計其時已不啻數十年久矣皇上而誠以堯舜之心為心政不必預期其事業而轉生一退託之心以為不可幾及也惟是有君無臣千古同慨若明諭所云貪欺成習真不能自逭斧鉞而臣以為轉移化導之權終不外人主之一心漢臣賈誼有言視之以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視之以奴隸彼將奴隸自為也然則視之以股肱心膂彼未有不股肱心膂自為者也雖堯舜之時豈無巧言令色孔壬其人而顧以為不足畏一時君若臣為賡歌喜起于一堂之上而已流寇之為中原蠹也原其初固朝廷赤子也語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皇上但心堯舜之心耳不患寇之不還為吾民也夫宋代不必備有宗藩方鎮宦官之釁而邊疆之禍寔始于王安石一時君臣驟起幽燕之議勢不得不加賦病民于是君子競起而爭之爭之不得而讒論興空國之禍作馴至蔡京用事決計圖遼卒見賣于金人而宋遂南渡此所謂開門揖盜也自此諱言恢復國勢奄奄猶賴朱呂諸大儒道學一綫相與彌縫闕失卒延南渡之業幾二百年至航海之後文信國且奮起而扶三百年已絕之綱常一時人心風俗之厚又有如此者則亦千古得失之鑒也今天下自皇祖以來不幸有朋黨之說崔魏之亂者殺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一網空之謂之門戶自此人人知利祿不知廉耻知身家不知君父士風之壞有由然矣今聖明在御漸開蕩平之路而葛藤未斷媒孽時聞終至人才之落落屈指先朝遺直無如惠世揚一人而受錮興朝者十年而後用若鄒維璉之病也而用孫慎行之垂死也而用猶恨其用之不早則此外可類推矣皇上誠鑒及宋事請必以堯舜之道率天下使天下皆學為孔孟永杜朋黨之說于是廣起廢之途而存舉之格并絕天下希旨生事紛紛上書媒進者庶士風丕變而國事可圖也總之天下之治從本源上為之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中流出則神不役而智周此堯舜事業所以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故夫君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天將以皇上再闢唐虞之治惟是永堅厥志而已若微誠

識本迂疏未暗時務仰承天語戒飭敢不夙夜黽勉以期
逭于自誤誤國家之譴統祈聖明鑒察

看詳票擬

崇禎九年四月大學士錢士升昨蒙發下武生李璡致治
在足國一本御批改票以票乃臣所分擬愚昧鹵莽無當
聖心臣不勝惶悚當即隨首臣商酌另擬恭進矣乃臣原
票寔出血悃有不敢不為明聖忠言者臣惟是流寇蔓延
所在蹂躪皇上憫生民之憔悴恐吏治之貪殘因陳啟新
直言擢至省員寧直謂其言遂為確論哉毋亦借此以磨
勵縉紳動其愧懼耳乃比來借端倖進者寔煩有徒然未
有如李璡之誕肆者本內言縉紳豪右輸官而欲行首實
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載在史冊目不忍覩者而敢陳
于聖明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真所謂讒說殄行震
三〇
驚朕師不容于堯舜之世者也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
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指
何在就江南論之士民富家數畝以對大率以百計者十
之六七以千計者十之三四以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江
南如此他郡可知而乃動稱千萬百萬即敵國之富不克
至此何誕妄也其所惡于富家者為其兼併小民魚肉鄉
里耳然郡邑之有富家亦小民之利也何以言之凡富家
必有莊家有莊田必有佃戶佃戶力田完租以便富家祖
納糧稅而因收其餘以養八口至于穡事方興青黃不接
之際則富家出母錢以貸之而商賈之擁原貲者亦以貿
庫應民之急且富家之用物也宏凡養生送死賓客遊觀
之費百工力役皆仰給焉則是富家者固窮民衣食之源
也不寧惟是地方水旱則有司檄令出錢儲粟平價均糶
以濟飢荒一遇寇警則令集莊客繕器械以助城守捍禦
之用即今日因糧輸餉富家居多而穎州士民李栩常謙
以家丁一千協力捍賊事尤較著故富家者非獨小民倚
命亦國家元氣所關也周禮荒政十有二保富民一焉乃
以兵荒之故歸罪于富家之朘削議括其財首寔而籍沒
之此秦皇所不行于寡清漢武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有是
理哉今天下自秦晉豫楚以及江北郡邑上寇窃發已無
寧宇未蠢動者止江南數郡耳即被寇地方所與有司共
守孤城者僅一二縉紳及民之稍有身家者耳若此議一
倡在在生心是使無賴亡命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也
是使海內之縉紳豪右富商大賈盡化而為窮民也不驅
天下之民胥為流寇不止大亂之作必自此始矣我皇上
圖治恤民方將比隆堯舜而小人進言乃欲與亂同事臣
三一
切痛之且從來盜賊刼掠必借富家為口實而後疾病喜
亂之民從而和之或縱此輩為亂寇心腹倡此橫議以搖
動人心則其包藏禍念豈直借端倖進已哉臣叨陪心膂
似不必言且又不宜獨言但此事關係治亂不小而看詳
分屬臣手故又敢不盡其忠以犯後言之戒伏望皇上鑒
臣血誠屏絕橫議毋使小人因陳啟新之進以言利窺朝
廷則人心定亂萌消寔宗社生靈之慶也

輔臣去國

崇禎九年四月御史詹爾選疏言頃臣具疏駁陳啟新因
而責備冢臣與諸輔臣盡為大臣擔荷不力緘默不言而
發也乃近閱邸報大學士錢士升有微臣職分看詳等事
一疏奉旨詰問臣不勝驚異及得輔臣與李璡疏合觀之
而後知輔臣有不忍不言之情且有不得不疾呼之勢也

俄而輔臣引咎求斥矣俄而遽奉回籍調理之旨矣明乎
輔臣之以票擬去執爭去也夫大臣所以不肯言也其源
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去矣上可以對九廟之式憑
可下質後世之清議遽以去就悟明主顯以氣節風百僚
臣寔榮之而獨不能不為朝廷惜此一舉也盖皇上所不
滿于輔臣者為其以心膂之臣而致疑于聖明之主耳臣
則有説焉孔子曰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夫臣子之有諍皆
從疑起也不疑而又何諍古來一德之世孰如唐虞維時
皐陶矢知人安民之謨而禹輙曰惟帝其難之然則千古
以上之能疑其君者莫如禹而舜未嘗以此疑聖且鄙鄙
焉惟恐禹言之不盡也故從顯處諫者小臣之事也而從
疑處諫者是謂幾諫此真大臣事而不意其以過慮無當
于皇上也且輔臣所言者為何事乎李進不識皇上為尭

四二

舜之君而敢導以非情非法荼毒富民鄉紳從來庸主所
不肯為之事此闗一錯大亂將興正輔臣憂心如焚之時
而忽有奉有改票之命因是揣摩未當亦繇驚懼愈深遂
不覺抗章之汲汲耳竊謂輔臣此舉差強人意皇上方加
許以忠鼓舜之不暇顧以為相疑以為要譽耶夫人臣無
敢而敢疑其君非忠也若乃全不敢疑謂吾君為萬舉萬
當以是為信其君者恐只容悦之借名亦非忠也人臣而
習于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
臣争為尸位保寵習成寡廉鮮耻之世界又豈國家之利
也況今天下疑皇上者恐亦不少矣何也以天下人對皇
上皆中材以下之品也知常而不知變知平而不知奇知
法後王而不知遵遠代如尚方劍不靈將卒驕懦日甚聖
意恩礼戲激感于斧鉞也而人見億萬之生靈徒以供谿
豁之逗遛貪貢則或疑過右武穿扎與操觚並謀非是者
勿録聖意取聰明才伎分注于騎射以助武臣之不振也
而人見賣牛而買馬紲德而齊力徒使強寇涵猺于道塗
而父兄莫必其子弟則疑幾于敷文免覲之説行上意在
暫甦民困臣亦以為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值
數萬路費之金錢駁問之事日煩上意在痛懲奸頑臣亦
以為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啓之刑書能當幾番加等之紛
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
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欷歔種種隱情有難殫
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而發憤耳而竟藉志以去
也輔臣之去也以言而自後之大臣恐無復聽言矣大臣
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所日與皇上言者惟此苛
細刻薄不識大体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痴信則挺身招

四三

搖敗則潛形遁竄蜮心志而熣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
下事尚忍言哉伏乞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静率塞責大
臣鄉逢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嚴救内閣下部院大臣不
得以去輔士升為戒寧猷可替否無藉口聖明獨斷掩皇上
之謙沖寧進礼退義無藉口君恩未酬飾自家之濡滯務
期上下交格志氣聿新於以覩廓清平治之猷成綱紀風
俗之美庶幾有日矣
疏入帝怒甚御文華殿召之入詞色俱厲爾選氣度雍容
如故帝為稍霽帝執疏問如何是一切苟且之政爾選曰
即如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千言且曰臣死不足惜
皇上幸而聽臣言國可為今日之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
為後日之思中璫在旁嘖嘖嘆服帝命錦衣衛縶之朝房
候旨翌日着都察院議處院議罰俸以議語涉褒併處主

稿御史張三謨竟改議爲民

榜後騎射

五月命鄉會試二三場兼五经書算放榜後試騎射

招撫肆赦

崇禎九年六月詔朕仰承天道撫馭萬方念此軍民誰非赤子止因官貪吏狡年歲凶荒以致飢寒所迫甘作非爲始于一二無知漸至脅從遂衆數年来無辜被戮不知其幾矣朕痛心惻念寢食靡寧自今在豫者已困餓深山在陝者已零星竄伏行將大兵加勦必定玉石難分向雖諭旨特頒指示生路猶恐各官奉行未善若輩猜惧多端或疑將領計誘殺降或疑有司分別看待或慮日後奸棍詐害或慮目下生業銷亡種種隐情良可矜憫爲此再頒赦書遣官馳諭着各該撫按大書榜示從容開道如有悮罪投誠棄邪歸正者即稱救回難民遂一查明籍貫在本地者編入保甲在各省者分起護歸有舊業者清查給還無生計者多方綏恤使安井里之樂永消反側之心道府有司即以難民收復多寡安插得所爲殿最遠者指參重治其或才力出衆願向督理軍前效用者聽其圖功自見一体叙錄如若執迷不悟怙終罔悛彼既自外生成豈得復容覆載督理各撫即飭勵將士合力夾殲務期盡絶根株無滋餘蘖撫順勦逆朝廷法寔無私出死入生若等機不可失併告邉遠咸使聞知

日食測驗

七月初八日日食礼部奏日食時刻李天経等與監官所報測驗各有未合下部議

通州重鎮

崇禎九年八月御史金光辰疏略通州漕運咽喉兵部侍郎仇維禎榮膺特旨出鎮通城儼然鎖鑰重臣也凡此地之爲戰爲守皆其仔任受事伊始方冀策勳樹伐炳耀國成昨于邸報中見其仰懇天恩俯順輿情乞留賢能内臣一疏何神色削然也據云戎事寔未深知然則欽命出鎮何謂乎據云兩邊遼濶二内臣各鎮一方尤艱拮据則維禎獨何袖手且云一旦有急何以撐持然則濬濠增堞畚鍤之具抑漫無料理爲他日展擔地乎如失怙恃是爲何語方畧未覩而怯卸陰滋況内外最慮雷同附和豈維禎之妄欲希冀天恩所望速提夜氣仰副重命通州地居要害戰何以摧敵守何以固圉在力圖寔著無多此一番矯顧羞士類而誤封疆耳疏入帝怒甚即召對欲廷杖之會風霾大作殿廷晝瞑帝惧而止

疏株言官糾輔臣

崇禎九年十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言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群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聰明不世出之主也其于賢奸之辨何有不燭炤數計然臣觀頻年以来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奸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竊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皇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

耻則亦相率為全軀保妻子之計而已矣此今日國事之
所以敗也今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中官下而
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依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
亟亟更絃之不暇而乃者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益
又重其体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總督
無權將置撫按于何地是益以封疆為嘗試也且小人與
中官每相比以相為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自
古有用小人之君子而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誠欲
進君子退小人為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而猶後復用中
官以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當是時乃有明于治理
者起而爭之則亦天下之昌言也臣意皇上即不遽用其
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一事逐若惟
恐傷中官之心者猶非所以示天下也嗟嗟言官亦何負

于國乃者唐藩拜表而勤王亦有思徐生之徙薪者乎大
帥擁兵而不戰亦有聞李勉之尊朝廷者乎其他觸邪止
佞請尚方之上方者亦自不乏其人而往往逐之以去遂
至天下相顧為寒蟬結舌之狀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
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此天下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
為也至于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徽吏也而以贓戍何
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
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鄭鄤久于鄉議而杖母之獄或
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為敢觸文震孟
引繩披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者皇
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于是
臣不能為首揆溫体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此為梗体
仁之謂也仰惟皇上念亂圖存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挽
回世道張本于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猷仍
請急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
致再以人國為僥倖則宗社生靈寔式憑之而体仁所以
為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不然而徒計出于苟且由今
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我心叵測捲土重來天下事尚忍
言哉伏念臣羸病去國之身非不知緘默可以自全然熟
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間日雖江湖滿地總無投生之路
即臣不言又誰為皇上言之者臣寧言而冒斧鉞之誅終
不忍不言而坐視國家有危亡之禍也

山書第十一卷

江南復社

崇禎十年正月蘇州民陳文聲上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縣知縣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疏下巡按御史倪元珙察覈元珙糾文聲妄奸謂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為最著大都誠心質行諱藝譚經互相琢磨文必先正品必賢良大都陳文聲有憾于婁東欲借此以為羅織時內閣與蘇州士夫為難以元珙為蒙飾下部議元珙降光祿寺錄事蘇州府推官周之夔亦訐奏張溥等樹黨挾持于是復社一案久延不結至十五年御史金毓峒上疏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復社一案准註銷不必騰葛貽害

奸民奸奏

四八

崇禎十年正月常熟民張從儒訐奏原任禮部侍郎錢謙益原任給事中瞿式耜謂二臣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賄賂握江南生死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與販通番無不為之事甚至侵國帑謗朝政危社稷止因門生故舊列於要津鳴寃無地宦幹豪奴滿於道路滋怨何從奏上溫体仁以舊憾擬逮下刑部獄先是奸民陳履謙爭産求二宦關說不允遂挾恨唆從儒訐奏既奉旨逮問履謙等得志遂捏造款曹和溫等虛詞多方嚇詐款曹者謂謙益作故太監王安詞記曹化淳出王安門宜款之和溫者謂溫與謙益有隙宜和之曹化淳訪知其事面奏奸狀命刑部尚書鄭三俊嚴審具奏陳履謙張從儒各責一百棍立枷三月死事解

中宮壽節

崇禎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宮千秋節命婦尚書林欲楫等夫人共百人入賀自西華門外下輿入門復肩輿至武英殿門外下黎明皇后升殿諸命婦入排班下手立四拜女官宣箋表跪班首成國公夫人入殿內致詞命婦皆跪三叩頭起立四拜而出是日皇后母周奎夫人亦入班朝賀畢即召入殿皇后欲設座拜之辭不許

因旱清獄

崇禎十年四月亢旱不雨下詔清獄給事中馮元飈疏言聖諭結滯獄禁詞訟夫訟之不擗病在游移動譁駁問臣謂明旨駁問理求其確若使善承上旨何至一切從增古云治國用輕與亂國用重與今之用重與寧曰允宜我朝誣告之律特嚴反坐之刑正謂兇狡之尤類多羌猾今非唯不禁若故招之驅擔躍訛之憤毋瀆宸聽不止干天

四九

和柳亦坐溷人事矣

慎喜怒以回天

崇禎十年閏四月右中允黃道周疏言臣坐狂瞽自廢五年不圖殊恩又逢再遠去歲秋盡驚聞兵警匍匐入都萬里在途經冬始到自謂七尺殘軀已非臣有頂踵可効不敢自有然自元正見朝以來依阿洪忍遂歷春夏出無一語可報聖明入無一言可對衾影還顧往年自請使鮮經理東江之事俱成嚳夢淒然淚下細觀自古忠盡之臣竭力致身有懷必盡未有自欺其心以欺其君頑鈍不肖如臣今日者臣自度血氣已衰學問不進利疚感怵事事創心怔忡之餘遂成痼疾正擬呼顧乞身自投溝壑而雨澤未降雲漢其勤方陛下宵旰殷憂之時群臣循省惕厲之日臣雖無知安敢自絕然觀邊圍篤冠猿式內康恥道

袁人心盡喪非有獨立不懼有實無貳之臣必無以灑叢肅心滌除暮氣而諸臣過自懲艾苟免朝夕無敢為陛下昌明其說者勿論其他即如近者中外齋宿為百姓請命冀一沛澤以成麥秋如釋滯囚斷庶獄繪監門之圖狗烹桑之請猶未足以上叶元載下慰蒼生而五日之內繫兩尚書未聞有一臣察救中一疏者又安望其戡亂除凶鋤寬鮮細聲浩蕩之恩成霖雨之業乎以陛下寬仁優容言路猶且如此蓋自三百載十三宗以來未有士氣不揚隨風茅靡至于今日者矣臣觀天下災祥繫人主之喜怒人主喜怒係天下之安危古之聖人喜怒行于臣隣則臣隣興作怒氣行于邊鄙廓清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之喜怒皆以撥亂故爭於其大不爭於其細今乃猶不爭細故是竟朝無一可喜之臣則臣無一可起之事遂無一敢怒之氣則亂終無一遄沮之日歲順反施貴賤倒治是以奸宄互煽叛逆鋒起四方潰決漸不可收亢陽之極至為旱災而大小臣工猶結舌不語使陛下焦勞于上百姓展轉於下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也臣非言官默不遠道然受特恩起自草莽雖不以言自居天下猶以言責臣遠有韓愈陽城之嘲近有孟軻蚳鼃之諷自顧揚然無以自容其一二高識之士猶以臣前者閒政府諉卸之端後者堅詞林緘默之路負恩蔵拙遠愧古人臣何知言知有臣之心而已臣自欺其心則何以事陛下惟立賜罷黜以激素餐之恥以蒙嚴懲之恩忠以垂有懷不盡之戒臣繫壞荷榮沒齒無怨謹此奏聞

清理軍屯

崇禎十年閏四月巡撫陝西僉都御史孫傳廷疏言臣維人臣苟有報君父之公心必無難擔任之事苟思濟國家之事必有可久大之圖臣本碌碌蒙恩授鉞拜命之日即聞秦中兵馬錢糧俱在延寧甘固四鎮而西安等府凡臣所屬地方素稱腹裡從無額兵額餉臣遂冒昧具疏以兵單餉絀仰瀆聖聽蒙皇上召對平臺諭臣以此時措兵難措餉又難宵旰憂思溢於天言比部覆臣疏蒙聖恩准臣兵三千名給臣餉銀六萬兩奉有以後兵餉該撫自行設處之旨臣陛辭而西夙夜凜凜殫力搜剔恨不於無兵無餉之時勉尋一足食足兵之計及臣抵任查得西安四衛原有額設屯軍二萬四千餘名固未嘗無兵也何以有兵而若無兵臣竊謂此必原額屯軍尺藉徒存餘糧莫措有兵無餉故不可責以征操及查屯軍額餉則每軍約給贍地一頃固未嘗無餉也何以有兵有餉而竟無兵臣又詰此必原給贍地非砂磧藪澤本不可田即易主轉售已不能問有地而不足抵餉故不能責以騰飽及查國初選撥屯軍田土率皆膏腴墳壤而相沿以來除本軍自行耕種着伍外或有轉典承種則本軍着伍而種地之人每歲每畝出辦典銀一錢付本軍充餉或有豪右隱占則不出典價無兵着伍衛所卑官不敢復問而但於撫按司道操閱之時覓遣市棍家僮支應片刻旋即散去然屯地則猶屬公田未敢私鬻隴畝阡陌圖曆歷歷可稽也第非隱占即典種本軍自種十無一二隱占者既種地無軍而典種與自種者亦尤而效之以逃曠為固然故雖日取該管把總等官繩以重法而錮疾已成欲照種地之額一一責有實在之軍勢必不能即間有實在者亦止於偶一查點唱名應

名已耳畝查點精覈已竊詛怨蓋彼視所種之地久為固
有反若未嘗給有官種胡以相若如此況欲實加操練驅
之使陷敵當鋒効死用命于敵地養之軍竟成紙上之軍
養軍之地亦成紙上之地而皆若烏有矣臣因博攷故牘
洪武年間每軍額地一頃歲徵正糧十二石餘糧十二石盡
行收貯屯倉以正糧按月支給本軍以餘糧支給官軍糧
俸餉不煩轉輸而倉廩充實兵不煩召募而士卒精强法
至善也至永樂二十年奉詔減免餘糧六石然正餘十(一
八石猶然交倉按支法尚未壞也至正統二年以正糧十
二石免給本軍充餉免納免支止徵餘糧六石入倉而屯
法大壞矣至後不知何時復將餘糧六石改為正糧一併
究軍免納而屯糧既不入倉屯地幾成私產於是投獻侵
霸奸弊叢生遂至莫可究詰矣臣竊憤國用匱乏不得已

五二

履畝稅架每責好義終事于朝不保夕之民而朝廷額設
軍屯反為豪右侵隱致使全陝賦耀數年欲勦寇則苦於
無兵欲募兵則苦於無餉處國養寇皆由于此因於去年
十二月檄行西安府推官王鼎鎮從頭清查復榜示通衢
明白曉喻而舉事之初阻撓百至或有為臣危者曰屯之
必不可清久矣且隱占屯田皆豪有力者所為一行清查
必觸其忌彼能以蜚語肆螫而又實煩有徒大可畏也臣
思民間私田尚為大姓侵奪其家幹之忠誠為主者猶為
愬官中理況豪右亦皇上之臣民謬與秦封即為皇上之
家幹彼之理詘於臣而臣之權重於彼使臣畏避譏讒隱
忍狥縱有臣如此將焉用之且渠等各有身家即能布散
流言禍微臣之身名必不能剗發難端抗皇上之斧鉞苟
有利於國家臣以身為怨府嫺遲之性生而已然又何畏

焉推官王鼎鎮卓有同心力行稽覈除右護衛名隸秦府
應另議外先將左前後三衛占種逃亡及嘗追免補各地
方查明備造格冊詳註原軍祖名原地坐落及種地人戶
籍貫一一申報到臣臣酌古準今推情定法示以不深究
已往不追奪原地止按地起課即責辦於見今承種之人
亦不重派多取臣隨依倣先朝減定之數區別屯地等則
以為起課差次而裒益多寡總以民間見行與地每畝一
錢之例為準每上地一頃徵糧十八石中地仍量免三石
止徵十五石下地又免三石止徵十二石每石折銀七錢
每頃納銀十二兩六錢中地十兩五錢下地八兩四錢大
抵中地居多而上下地俱無幾總計三衛占地種逃亡嘗
追免補各地已清出者共該起課地三千三百二十七頃
零徵銀三萬五千餘兩查民田之四責租佃戶歲入不啻

五三

數倍於此今止照此數上納別無科擾益猶輕於私租遠
甚自示之後人始知寬平易從無不翕然相安臣復行王
推官各照屯地坐落州縣清造徵收文簿發西安府監收
同知孟道弘轉發各州縣徵收是役也不呼顯以寓大農
不加派以厲道子惟是力破情面不避怨勞遂能於耕鑿
罍耻之日歲取三萬五千餘金於饔餐久饜之物所裨於
困餉加旅兵荒交困之秦殊非淺鮮然臣未敢以此自足
尚期殫臣覆剔之初念徹底澄清務使軍無一名虛冒地
無一畝侵隱而後已再查每歲四衛額派延寧各班邊軍
一萬一千餘名約該給軍屯地不下一萬二千餘頃卷查
十年以來班軍俱未赴邊每名止解班價銀一兩二錢夫
延寧西安總係皇上土宇而浥此注彼遂使十去其九亦
可嘆也臣請于清出地租內動支解抵班價所餘班軍屯

地畝臣選汰徵課其地內丁條布價馬草等費皆於課銀內取給所有贏餘召募精健入營應兵分別戰守二項每守兵一名約歲費中地一頃之入戰兵酌量增加但求有濟實用不必取盈屈類即以三軍屯地之所出養戰兵二名未為不可外有各衙門人役承種屯地者容臣盡數查出照例起課即係必不可裁之役亦止每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所餘盡佐軍需至於本軍自種屯地臣次第確查凡有迮逢不顧應兵及老弱不堪征戰者責令照例納課如有不願納課實係精壯堪以應兵者仍行著伍與召募之兵一同征操如是則有一兵即可當一兵之用挑選訓練但得勝兵萬餘愈於二萬四千有名無實之軍多矣而餉又不煩另措將見軍實立轉為富強居恒則用以建威銷萌潛懾不軌之謀有警則用以摧陷廓清力剪方張之勢何至如向來曆火賠憂養癰致潰無事而釀成有事一遇有事遂決裂敗壞而不可收拾乎倘臣仰荷皇靈克底成績提三秦治安之要圖開萬世永久之大利於臣頂戴天恩捐糜圖報之區區亦稍可酬萬一矣

四天四要

崇禎十年閏四月給事中李如燦疏言臣歷觀往牒遇災而懼之主亦比比有之然引咎多屬彌文求言亦鮮實事未有如我皇上露禱之實惟切反躬祈天之誠直周民瘼凡內外大小臣工暨天潢勳戚戚畹與鏈　總淪義併慮者心如詔群臣直言又何聖不自聖如此也臣愚每長慮然備位諫垣何敢默默竊緣今日之旱應今日之變殆非尋常災異也大敵影逼憑陵盤踞十年所美天下財賦之地已空其半而濁需財賦之事猶不止僅望其全又值此驕陽亦地吳越楚豫燕齊之間不知幾千萬里是所未盡空者殆將并盡矣夫以空國御孑遺當大敵呼吸安危在此際是可不凜凜寒心哉臣日夜思維天心降害惟皇心用極可以默回則有執中之說在合則躬荷曆數失則四海困窮堯舜相傳夫豈欺我今民窮極矣敵謂非失中之漸積今欲拯民窮矣可或忘允報之冰競請自大廷以至深宮目無偏視耳無偏聽心無偏主事無偏持無偏則無危可以轉禍可以合睽蓋天下大器猶舟也舟平則安偏則危軍舟者實右而虛左舟不得平幾於傾覆願我皇上鑒之天下最苦不足至於斂怨干和者非財用乎財用則無足法獨恃有政事國朝的軍民定經制千古稱善不圖後之變法者不念下民卒嫜但云急當治榛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興裏始不得有其食自有兵不練輒又增兵而餉愈難措自有餉不核輒又添餉而兵愈得冒即令核實之使紛出而抽麸蔥噬屢聞清派之令日嚴而占兵冒軍未減竭有盡以養無用至於形窘勢窮而窟穴竟不得問緊猶竟不可問可謂有政事乎若不亟簡公忠幹辦之臣力求清核以救其弊協求長便以復其初竊恐斂怨干和當又不止如今日者顧皇上遠慮之也若國家忠賢寔為元氣元氣薄則邪氣襲而成病忠賢挫則鬱氣結而干和致古賢君遇災必求賢良方正直言或廷公忠威望之臣輔政立事乃今何如也催科迫而廉患不汙者輒蒙禁訊矣法網密而百慎一跌者動遭波逮矣告密開而高門輒羅妖謗端士難免含沙矣參劾訛而清修輒被蛾斥賊陷長呼獄底矣又有賊性忠直盡言不阿如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等皆以一鳴輒

斥致言路競效括囊元氣可無斵喪今幸我皇上下詔
蹤　滯獄求直言矣其禁訊被讞諸臣旦暮當復見天日
無容再贊獨是直臣所係更重所得寔難當今之世求其
為公起見不隨茅靡如前諸臣指不多屈皇上儻赦其前
愆收之左右則君過聞而德業必有所賴朝廷壯而亂賊
必不敢窺其為直言不愈多乎昔淮南不弘羊而憚汲黯
戇直無員人國自古如此惟我皇上信行之也若夫輔君
德以交修懋庶官以康績猶在相矣相者中外安攘賴其
決策祖法朝綱兵權國体賴其匡正會推內降賴其執爭
有技彥聖賴其休容邪黨論詆元黃亢戰賴其力挽大旱
賴其霖雨今俱泯然未有聞也旅進旅出朝力矻矻遂足
稱畢業乎隻字出為絲綸片語皆關治忽必使擬議之際
真足諧至德而符天心庶幾扰馭之餘乃足愜輿情而興

五六

化理不然者此瞻彼顧依樣葫蘆抑陽扶陰未忘偏黨其
貽害人國何可勝道蓋自八九年間拂戾干和之事始於
搆端積於四海者不知幾許又何怪天旱地拆日食風變
之屢見哉皇上而欲求消弭政本之地猶不可不深維之
也

請行五事

崇禎十年五月右中允黃道周疏言臣冒昧不知進止於
前月二十八日具奏乞休奉聖旨云云欽此臣不勝感激
自計此生應死不死應黙不黙曲荷生全者再四矣旁皇
彌月欲求一靖獻不得(可)凡懷疏欲上中止者三非獨謂
言非其職亦深知建言之難也鬱鬱昏病況眩二十餘日
時科臣陳啓父與臣同病竟死今臣當日死則亦死矣縱
有忠言誰為白者臣逢蒙寡恃於中外大計無所復知所

懇懇以空言明報者誠以天下神器為之有道簿書刀筆
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古之聖人設為禮樂以治方內
設為征伐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縲紲纆徽
纆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縱於小人
周宣王中主耳自文王至於宣王亦二百六十年而後中
興宣王感旱魃而修行是為雲漢之詩其詩曰王曰何辜
今之人言宣王側身閔下之至也感獫狁蠻荊而修政是
為六月江漢之詩其詩曰王猷允塞王心載寧言宣王憂
思謀畧之遠也宣王內以至仁憂其臣庶外以至明至武
奠其封疆是以吉甫召虎之倫皆以儒生躬贊大業享有
太平者四十六年今陛下則皆見之行事矣而天下大勢
未可頓回人心未可頓收四方兵戈未可頓息所當深維
其道講求其故攷證詩書以冀其後躡躡賢人安足共國

五七

大計乎古之聖人愛人以立體知人以致用其所知者不
過數人其所愛者及億人知之道無他亦曰能愛人安民
而已共工伯鯀身亮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治雖明神
之冑不保幽羽之戮今日陛下寬仁弘宥蓋有身任重寄
七八載罔敢尚擁權藉自若者夫以風動之時人心淳固
龍蛇作孽不足以亂天下故寬假以九載之績今生民塗
炭朝不夕(及)一夫晨呼百臂齊奔而東西倏忽若此是有
道仁人所倚席而借箸也臣觀陛下無值天誡輒避省躬
率先羣下此自古聖主所未嘗有而股肱心膂竟未得有
當以報陛下間有陰陽災眚兵戈之害則率云是郡邑無
狀所致郡邑州縣猶之金土所應不過數十里之內何足
以廣召侵氛漢蕭望之以御史大夫欲應天變上猶薄之
何況州縣承流衆指者凡天下風化轉移陰陽若臣皆視

當宁之心氣當宁之心敬則天下皆敬靜則天下皆靜當宁之氣和則天下皆和平則天下皆平當宁之心氣既以敬靜和平而天下猶有不敬靜和平者則二三元老當刻責自勵奈何使草土臣庶市其怨色乎積漸以來國無是非無枉直郡邑長官苟且了事誠可憤痛然其視聽一繫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鍥覈則下樂嶢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賴奸徒群聚京師鳥聲獸聲白晝相呼縉紳俯首屏息以伺動定皆曰是有緣來孤危之臣重足而立章達陛下好生下詔求言省刑清獄如清執學臣俾復原官中外鼓動此輩稍稍斂戢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臣恩自古致治之道惟此二端清獄之端出於惻隱惻隱為仁引而充之仁一人即可仁天下小民雖有納溝之痛縉紳猶多罹離之嗟求言之端出五八於是非是非為智引而充之知一事即可知萬事君子猶有畸偏之談小人豈有虛公之論令陛下仁智端竟其明而大臣引伸擴充不力昔太祖在干戈搶攘之中尚日與劉宋章葉講仁義究道德以為戰勝之術今公卿即多暇而大敵正强流寇西沸江淮之間不合如礪雖張仲山甫處此未遑食六月而歌清風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稽之談修睚眦之報乎臣自少迄今五十年孤蹤寡况不言人過然私誦聖人之言以為清思易許仁孝難知故有至道以責至人忠恕以恕儕友陛下慈孝即風動海宇豈必令二十年前閭巷蕃驕無觸乳之犢陛下敦睦即雍穆上下豈必令二十年前縉紳衿隸無傾軋之嫌且以時事如此人心如此輔臣雖甚賢甚良甚清甚强寧保天下四海無一蹴躬蕩焉之事最切一在起廢籍批鱗强項之臣使為

秦豫襄盧諸道監軍但約賊弄授之節鉞勿以別戶分畦銷其壯志又最不可緩者應詔直言之臣被訐無證之士悉以一面解其煩冤行此五事使天下淒風苦雨盡為祥雲寸短尺長畢成大慶諸臣之詬誶可以不解自融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不用然後以上歌采薇下誦天保講律度明禮樂興周宣殷武媲美無窮臣雖長往沒齒無怨又臣自未病前觀五月朔夕熒惑與日同在鶉首參火之分三辰皆火也又以朔夕合火宜修乎火政稍節威光使丙一為屬明春熒惑在於水火徘徊氐房心尾之墟宜慎火罷遜坐戎務漢臣蓋勳曰冠在於外而內臣陳兵驕則一武陛下洞燭歷理深明天道握要以御四方求仁而蘇百族樽俎之內勝算自饒何必使舉朝精神獘於兵餉刑獄之下乎臣草野受殊恩無可報稱又被病瀕死思一罄所五九懷非敢一毫戲憤輕談時事惟陛下垂鑒焉

法官守法

崇禎十年五月刑部尚書鄭三俊疏言竊惟職今以法為官矣自當先為皇上守法顧從來持法之難緩則留獄急則失情深則礙恕縱則生奸職今不敢緩不敢縱矣亦何以使獄無遺情而法不失恕也惟是於萬不已之中曲體皇上哀矜寬恤之意而繼之以清理冤滯為先在昔圜圄空虛古今以為美談今日風趨日下犯科者衆承獄諸臣又復拘牽瑣忽遂致淹滯不結羈繫日煩職謹遵照勅書斟酌上請如笞罪以下恩例得徑釋矣流徒以下得減等矣情罪既不深重應候監臣會審過分別保釋禁贓微者并釋仍候具題奉旨發落者也其未經題請小參犯人除重罪外內有情輕者率遵恩例似應遵照勅諭立與釋放

概免擬罪仍開具花名起數題知軍徒以上情罪稍重或有一綫可矜者亦似當照例減議通候監臣會審通開具節畧奏聞候旨下遵行者也此皆就衆犯而言也近來士習茍且廉恥風微文武弁吏多羅法網誠其自取然皆曾蒙皇上敬禮之人也匹夫匹婦盡沐洪恩而衣冠士人久滯圜土應如必廑聖念請除干犯罪重者無容置喙或有無心詿誤時勢偶艱情罪尚在可原公論未堪永棄者懇乞聖恩姑容就外羈候恭聽處分自有應得之罪在未敢私也此皆就見監而言也皇恩寬曠於見在職猶思推廣於將來嘗聞立國本忠厚論人先長者而浮薄喜事者黜總為培養元氣收拾人心耳爾者人趨僥倖罔顧大体告奸漸開株蔓日盛朝端既已不靜畎畝如何得安誠不得不寬猛兼施恩威並濟然而持刑之官嚴猛易寬平難嚴則一意刻深無狥私之嫌無推委之迹引繩批根何求不得寬則為國家行仁義為士人養廉恥不敢歉於法之中又不敢溢於律之外反覆寬盡務令得平乃為詳慎而諳薄瞎狥之吏痛癢不關非聽人撓枉則自己瞎狥寬押愁嘆之聲若罔聞知數日間內者未出外者接踵而入又皆不容已於鞫讞者刑獄何時而清請自今勅令中外大小臣工存惻隱之實心行惻隱之實政每無侮無畏無譁小民有不白之冤勿令奸究懷犯上之漸一應民間詞訟在內責之五城非關重辟隨時打斷不必一一叅送問擬在外責之撫按但有貪橫不法不時從公收理擬實奏聞間有奉旨提解者亦准先與審明取具招繇摘緊要犯證解京究擬不必槩解職部承問司官但係到部人犯定限十日之內即與從公問結若有玩愒不職如明諭之所謂漏匿延勒者職即當以白簡從事如此即不能弼教明刑仰贊刑期無刑之意而洗冤導滯亦庶幾乎不濫之風刑罰當無不中者矣刑罰中禮樂可興人心豈有不欣暢雨暘豈有不時若者哉

府縣分等

崇禎十年五月給事中葬朝疏薦言民生日促由吏治寖也臣聞世廟當年分天下府縣列三等因地考成最為居要臣以為掣籤之法可廢而三等之例宜行極衝煩難治之地有能招徠撫字捍蔽國圉者定為一等其有富饒安靜之地中才可以自勵者定為第二至於簡僻可以卧治次為第三升遷之法隨之賢者得盡心職業而不分心奔競一善也朝廷得器使之宜在下免趋避之法二善也三途可以並用資格不致困人三善也人地既已相宜任後不許改調四善也才品已自獻而明試又能奏功異時求閫部邊疆之才何患無人五善也吏治將有可觀民生必且攸賴矣

溢地加派

五月給事中王猷疏言兵部尚書楊嗣昌進均糧溢地之議戶部尚書程國祥進溢地書冊下撫按恪遵徹解臣敢指不便有五以溢地為實耶某戶侵隱非大加清丈不可此時一望赤地重之騷擾一不便也以溢地為虛耶是誰奏聞或僥倖從寬或誤罹不赦二不便也計畝定溢耶肥瘠莫辨輕重失宜三不便也計糧派溢耶加以何名小民嗚寃鼎沸四不便也遼餉新餉年甚一年一皮兩剝五不便也望深思遠計酌議施行

進規輔臣

崇禎十年八月溫体仁以病去編修吳偉業進規輔臣張至發曰前事者後事之師今日首輔之鑒取之溫体仁而足矣体仁學無經術則當講求仁義練達朝章体仁性習險詖則當矢志光明立身公正体仁狎暱宵人則當嚴杜請託之輩体仁護持逆黨則當力繼孝思之經毋如体仁之泄沓偷容毋如体仁之游移飾詐庶乎聖恩可副衆望可塞也乃積習未化近日辯揭感積体仁之美曰孤執曰不欺夫体仁有庸世濟閔洪學蔡奕琛吳振纓胡士壽之徒參贊密謀有陳履謙張漢儒陸文聲之徒驅除異己何謂孤庇樞貳則撓理可不設而事敗乃設庇鳳極則鎮可不移而事敗乃移何為執皇上之決体仁正謂其善欺耳家窩鉅盜塵編苕漢自詭曰清孽乎招權匪人入幕自詭曰謹何謂不欺然則首臣真以為孤執不欺乎夫使聊為嘗試之言實作更新之計臣何敢議如其不然則必因私踵陋盡襲前人所為將公中正直之風何以復見乎

東宮講官

崇禎十年八月以明歲二月東宮出閣預定侍班講讀等官侍班禮部尚書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王鐸屈可伸講讀禮部侍郎方逢年諭德項煜脩撰劉理順編修吳偉業楊廷麟林增志校書編修胡守恒楊士聰　編修楊廷麟特舉清望之臣疏云臣庸駑下材遭遇聖明冒列史職無國稱塞深愧無能効此犬馬復蒙恩旨以臣充東宮講讀官臣惟青宮妙選儒者至榮臣得與供事竭此愚誠實出萬倖既退而思之皇上聰明天授慎擇端良其為慮深且遠庶幾必得清剛讜直博學多聞之士以充斯選而臣碌碌才質疎淺樹影自慚且以臣所知伏見司經局掌局事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臣黃道周學術貞醇品行端潔在皇上已鑒其清望即賢者久敬為人宗愛國之忠出於誠懇自其始任迨今十有六年守身樂貧書史之外室無長物又博覽羣書究心經務古今諸大典故靡不推研體察洞貫本末方之古人真德秀胡安國之儔也使得與講讀之列必有正言正事之効以臣方之萬不逮一臣不揣冒昧乞皇上察臣至愚准臣辭免願以臣所任別簡道周必能進仁義陳堯舜以無負皇上慎選至意即道周受之天下以為不愧臣愚審力推能人臣之義備讓布名臣必不敢深念元良天下根本而正人世所難得如臣下劣與濫清班徒使大儒未獲實用名實之際臣實愧心倘蒙恩聽臣所請宮寀得賢良之効微臣免遺望之譏寔臣大願臣屢辭讓能義在為國非為道周也臣又考祖宗朝有洗馬司直司諫清紀等官所以隆副貳之儀廣正直之助也皇太子端位震宮歷有歲年謂宜稽取備員以敬曉典義資藏誦功裨高深四方聞之後世法之率祖敬德于古有光伏乞聖明留察

大學士張至發揭言東宮講讀等官公議推舉時于至聖先師之前齋心對越每人各出一名單擇其公同商確者入告彼時亦嘗言及道周清品但意見不無少偏如近日三罪四恥七不如疏中有不如鄭鄤等語夫蔑倫杖母明旨煌煌鄭鄤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為元良輔導乎文皇帝特簡王讓侍皇太孫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原朕聞讓孝于親故擢用之今煜等謂賢如道周猶如格外煜有何德堪在選中是博讓賢之名而使臣等冒蔽賢之愆臣等所不任受也按道周先是有上不如之疏謂品行

不如劉宗周至性不如倪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呈閏犯顏敢諫不如詹爾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儒朴心醇行不如李汝璨傅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謙益鄭鄤上責其不如鄭鄤為非道周復疏謂臣與鄭鄤同為庶常時文震孟疏論魏忠賢鄭鄤抗疏救之削籍入山每以臣為怯臣亦愧之也每執筆不能明白輙思鄭鄤以為不如真不如也蓋以此自砭亦以此分規非為纍臣地也上以其起廢不久姑容之

給事中馮元飈疏言臣聞聖王之世公卿能讓其下皆讓是以風俗醇美冠攘不作四裔賓服神聽和平傳曰讓者德之本也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斯道不明至于迩日大臣以訟受服小人則而效之奮臂相先不奪不止雖仗聖明屢申獎抑辭榮崇讓人情所難日者皇上敦重元良盛典肇舉而東宮講讀官項煜楊廷麟後先疏請推賢自代及于坊臣黃道周夫道周者嫉妬已甚至清無徒環召以來閉戶卻掃一時之人非不重之敬之特以道周數忤執政引嫌襄足罕至其門二臣獨篤信舉知退然自下即使其言不必用自足砥礪末俗增輝盛典為皇上股肱輔弼之臣者謂宜深相加嘆風勸百僚而伏讀閣臣張至發等慎選心矢至公一疏若大不快于言者而併遷怒于道周則何也道周之賢閣臣固已言之矣事親至孝天下所知直諒多聞身無擇行所不足者惟以賦性高介不能隨時俛仰取當日大臣歡心耳閣臣何心執之如舊一至於此若以其言之為罪則皇上業已起田間還其清秩數四回奏皆荷優容天下萬世方頌為主聖臣直一大盛事而閣臣乃反借此以怒道周嗟乎道周忠足以動聖主之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臣恐天下萬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夫宮僚濟濟豈盡諳讀道周即不與選而閣臣所選者亦既有項煜楊廷麟其人在二臣為閣臣所選而能以讓賢自異不肯苟悅于閣臣自臣而觀選者亦可以無愧臣所惜者皇上方欲懲貪而有一清者大臣又指以為偏皇上方欲抑競而有一讓者大臣又指以為矯以人事君之效將安望乎臣素恥雷同復羞搏擊但以公道所在自比他山伏望皇上特勅閣臣滌慮蠲私一更往轍以清讓為必可法以偏矯為必可師濟濟隆隆猶可立追也

寒審之法

崇禎十年十月刑部尚書鄭三俊疏言刑科抄出纂修律法山西代州知州郭正中一本為敬困乾象等事奉聖旨寒審是否有例著該部查明具奏欽此職等召集十三司官公同確議查六曹成例備載于大明會典一書而職部沿革亦刊有刑部事宜向來止有熱審朝審與五年大熱審之例職等欲博考典章上副欽恤而累朝實錄藏在內府職等無從稽覈其他野史家乘之所載恐聞見未真不敢輕為援證但恭誦二祖列宗寶訓就中有時涉三冬事關慎獄者如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太祖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給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資以行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太祖曰愚民犯法如陷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惟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嘗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太祖曰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

德不以刑殺立威永樂四年十一月法司進月繫囚數成
祖閱之凡數百人大辟蓋十之一諭刑部尚書呂震大理
寺少卿虞謙等曰既非該死罪今天氣寒沍而悉繫不決
必有死不當罪者誰之過耶凡雜犯死罪以下約二百悉
准贖罪例發還大辟繫聽決永樂九年十一月刑科都給
事中曹潤等言曰昔陛下以天寒念獄囚淹滯勅近職就
獄審錄輕即釋之職切見其中有淹滯一年之上者且一
月之間瘐死九百三十餘人使罪重者不得示懲而輕者
死於無辜成祖召法司諭之曰朕於一物不忍傷害況人
命乎爾等不體朕心寃濫如此縱不畏國法獨不畏陰譴
耶姑記爾罪徒流以下期三日內皆決放重罪當繫者亦
須矜恤無令死于饑寒永樂十年十月勅三法司出繫囚
之輕者輸作贖罪有病令順天府遣醫療之永樂十二年
六六
十一月成祖曰方今嚴冬囹圄有罪者固難決放無辜者
並受幽繫飢寒瘐死非德政也爾等即具成獄及所疑者
進來朕親閱之宣德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節下寬恤
之命減雜犯死罪以下宥笞杖及枷鐐者以及世宗神宗
每遇冬月或以災異修刑或以覃恩布德是寒審雖無近
例可循而先朝閒施寬大正以裂膚墮指之威倍增桎梏
桁楊之慘深宮偶一發念寒谷旋已回春列聖相沿時屆
寒暑未有不以存恤囚繫為惓惓者我皇上天縱之資同
符二祖中興之烈媲美世宗如清理一事創自淵衷垂為
鉅典以致三春亢旱天日陰霾而自庶獄一清之後甘雨
應期和風協至近且邊烽息警秋事告成從知皇極為庶
徵之符益見祥刑乃銷兵之象職等尚擬刊刻成書請旨
宣付史館布告天下以昭曠世無外之仁揭百代維新之
制皇上若推廣列聖省刑之德意與近日清獄之弘慈而
更需為寒審之仁政於以召和集慶所關治化非淺鮮也

盧溝築城

十月盧溝橋城成賜名拱極初內侍曹化淳建議于盧溝
橋築城管工內侍優魁工銀執途人受役怨聲載道

熹宗實錄

崇禎十年十月給事中馮元飈以天啓六年事蹟拘于逆
案諸人史官顧忌不肯纂成實錄乃上疏曰臣待罪礼科
與聞掌故每見鉅畫諸務類多廢弛習為固然莫之省究
如謚法五年一舉所以風世也今或有再訪而無一報曆
法終古不易所以奉天也今或持各是而滋大疑積息成
荒蓋難枚舉第以四郊多壘未敢一切具陳至若實錄一
書則萬世是非之衡亦一時勸懲所恃也凡禮樂沿革征
六七
伐次第刑政施設群臣功過四裔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太
祖高皇帝曰國史貴於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使後世
觀之不失其實世宗肅皇帝曰史之可否一出於公非公
則鬼神亦察之在祖宗之世重史若此而又慮其書藏之
金匱副在秘書人欲見之有不可得更就其事輯為寶訓
以傳于天下使天下賢者有所勸而不忍不孝之臣有所
畏至盛典也故歷朝以來雖御世長久事蹟繁重實錄之
成無踰至數年者今憲廟之政前後七載實錄故事以月
繫年總其成書不過八十餘卷耳夫古之修史者或訪諸
故老或採及輶軒故其編次至繁折衷匪易若昭代則
法制既詳官事畢具在翰林有起居之職在六垣有章奏
之抄在內閣有票擬之籍纂輯磨對豈待九年何猶何疑
坐成廢閣此固非一政一事之蠱情也臣嘗誦孟子曰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天啟之間是稱陽九其為忠逆殆亦多違法誠所陳至非渺小徒以實錄未上實訓勿傳遂使眾志紛營猶思援溷保奸舉逆蠅集冤爰外患未寧其漸方長臣所戚戚良抱深憂非敢過執硜逕徒于奮武之秋漫作揆文之論也伏乞皇上毅然獨斷即勅所司將實錄實訓立行竣役如實訓頒而是非曲直有不合匹夫匹婦之公者許廷臣據實糾正按治如法如此則人心自定政體肅然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豫教太子

崇禎十年十二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題言臣聞皇太子天下本也而尤以豫教為急茲者皇上允諸臣之請以春仲出閣講學蒙養實始聖功子述重光父作千萬年長治久安皆由於此豈非今日第一盛事哉乃微臣芹曝之獻

六八

以為今日皇太子論學不必遠有取法皇上法祖太子法皇上足矣蓋從來言教不如身教諸臣以經書為開陳是以言教也皇上以金玉為模範是以身教也父子之氣脈最親朝夕之觀摩尤捷故諸臣進千百至言未必肄前星之聽而皇上行一二善事已足為少海之宗令則日身教所宜加意臣謹列其大者望聖明垂聽焉其一在見天心皇上敬天一念千古無兩不謂邇來氛祲頻見皇上日勵群工以修省然臣以為人臣修事人主修意則慎獨是也皇上誠于萬幾之暇時時看未發氣象覺我心天心渾然無間則喜怒自平用舍自當中和致而位育臻使皇太子見之亦于此處操存涵養他日參贊事業取之隱微裕如皆皇上教之也太祖高皇帝諭傅士孔克仁等略曰教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正其害可勝言御寺宜輔以寔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大哉王言夫正心必先誠意此天人合一內聖外王之學決非耳口可證在皇上亟以身嘿示之而已一在恤民窮今天下苦于寇苦于兵苦于水旱如臣所屬中州之究汝南直之英霍赤地千里遺民之不去為盜者惟淹淹待斃而已臣向為中州乞賑業奉旨議蠲臣以為遺民骨髓都盡其蠲之固蠲也即不蠲之又安有升斗以應追呼與以蠲之虛名不如賑之寔惠皇上宜乘此大剿之時亟發帑金數萬特遣廷臣分道散賑既以大霈皇仁使知有生之樂又以收拾民心使無從寇之憂計未有便於此者使皇太子見之他日念切如傷世稱愷悌君子則我皇上教之也昔成祖文皇帝聞皇太子發粟賑山東饑民喜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則今日議賑所稗儲養民生非淺鮮矣一在優大僚臣

六九

觀來年三事九列遠擬相踵雖其蒙譴各有本末然或一時偶誤而經年累月之勞未可盡泯又或率屬偶疎而立身行己之大未可盡議則量從寬政以示恩於帷蓋即彰教於箕裘使皇太子見之必且尊師而重傅庶講帷開陳不付之漠漠即今日之受益已多昔成祖文皇帝諭皇太子略曰文武群臣皆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聽聖祖式穀數語且不欲後人輕其臣又豈肯自薄其臣哉一在容直言聖上擴如天之度闢以言事蒙譴者亦次第錄用然尚有褫奪經年環賜宜亟如以宗選為郤顧之論其寔意專于為國如以召對多過激之談其實心存乎報主又如以請卹涉溢美之辭其寔情迫於為父諸如此類臣未敢枚舉當此慎簡宮僚之時倘各還故物或奉講讀之班

或廁侍從之選使皇太子見之知皇上能受直言如此皇
上之雨露風霆無成心如此他日以主聖臣直蠖美則皆
皇上教之也昔太祖高皇帝諭皇太子略曰汝宜親賢樂
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
此則是非不淆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夫言有
順逆而治忽關焉則聽納豈獨為諸臣地哉一在寬拙吏
從來外吏轉陞以三年為率近日郡縣有司以錢糧叅罰
遂多淹延五六年不遷者臣以為有司而果不肖即宜速
去之為快何得以逋賦久任聽其年復一年猴冠虎噬有
司而果賢也而處萬難湊手之地才力既無可施精神亦
復不振於地方寧有濟乎臣以為宜勅銓部將有司見經
叅罰者查係真正兵荒地方為核其官評分別陞轉毋使
不肖者終年肆毒而賢者促促靡騁致人地兩誤也使皇

七〇

太子見之他日不以催科政拙遂絀良吏則皆皇上教之
也昔太祖高皇帝諭皇太子曰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光
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為深鑒夫吏治以兩漢
為最如卓茂輩其不以催科先撫字明矣一在薄言利今
日軍興旁午司農蒿目至議加派議關採亦不得已之計
矣臣以為理財者議生於額外不如覈實于額中今天下
之財不在皇上亦不在民大半為債帥墨吏所有以幾千
萬之金錢供不戰不守之兵以加二三之大耗養肥身肥
家之吏則今日清冗懲墨斷宜寔寔加毖而此外一應內
供之可緩者或暫停或暫減而以全力注之軍需庶賦不
加而用自足總之人主即當至窘至迫之時仍宜存不盡
利以遺民之意使皇太子見之他日亦不以外末先內本
成一代清心令德之主皆皇上教之也昔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曰凡一切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
用之有節使不至於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
則不勝其苦矣臣以為今天下幾無民矣寧獨飢寒尚堪
此額外誅求否一在疏滯獄屢勤明旨而海縈仍多甚至
纍纍告甃則以爰書屢經聖駁而問官又若訊鞫再三詳
慎無可加惟有觀望淹延以俟天威稍霽今時值三陽開
泰萬物向榮臣謂天下在處皆春惟獄無春疫氣盛行死
亡枕籍方春在獄為甚皇上儻于一應訊鞫早為俞結使
無顛連犴狴至如近日士夫逮繫或中毒于訛捉固當立
解網羅之慘或發憤于去輔亦宜弘遂解網之仁真令人
嘆天地之春有窮皇上之春無窮使皇太子見之他日不
以詳慎累生全皆皇上之教也昔成祖文皇帝諭皇太子
曰前命尔覆審重囚尔奏乞貸其死見尔重惜人命然十

七一

惡不可宥其餘雜犯死罪以下悉准所言夫聖祖于雜犯
死罪尚縣從寬宥況罪不至死者乎凡此皆教之大者也
皇上既以身為儀而輔臣及講臣又以正言正事開導不
輟膺質有不就粹精聖學有不就光明者哉臣以書生菅
窺妄效芹曝不識忌諱伏乞聖明矜鑒

召對紀注

崇禎十一年正月諭以後凡遇大召對准史館四員紀注
如聽聞不真勿得臆傳仍呈閣閲正進覽

議支全俸

諭户部各官俸祿養廉之需祖制原屬優厚迩以折給過
多遂致數薄着將各衙門官俸詳查原額若干該銀若干
折支數若干今照額全支何項可以處補逐一詳晰條列
具奏

行大統曆

諭禮部欽天授時大典奉旨畫一該部何得一味游移这
曆法着遵照會典仍舊行大統曆如交食經緯晦朔弦望
因年遠有差悮者着張守登等傍求恭考更正requires天經等
議叙郭正中赴州任蔣所樂魏象乾魏文魁等歷遇俸彔
查給都着回籍

司寇下獄

崇禎十一年二月諭錢局孔樂原恭有據乇亘多關樂實
發露乃屢旨駁訊竟不恪遵妄云事雖可疑毫無虧溢狥
私輕擬該部職在閲刑每以别衙門推諉鄭三俊態縱法
官亂法駱方璽委曲庇奸如此陰謀蒙蔽巧行欺枉深可
痛恶俱着革了職法司提問南右通政徐石麟適入賀到
京拜救之曰臣備員留京奉箋入賀間關驅馳顧瞻周道
見大江以北千里颾脫畿輔以南三時不雨澤鴻滿野溝
壑鐵丰入畿以来知我皇上精心寀禱仰格玄穹而雪不
封條雨不濡軌竊意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天道大上而不
及下濟法不得雨地道大卑而不能上行亦不得雨茲之
亢旱意者皇上威名峻極臣子奉職無當漸成奎鬻之形
致有瞽攸之應與正欲以博德緩刑寡頹納諫仰虔天聽
然後陰霾乃本月初十日伏見刑部尚書鄭三俊奉旨提
問下獄臣屢次驚聞未詳本末因思三俊受恩累朝致位
正卿皇上授以執法之官分宜竭忠報稱一旦仰觸宸衷
自干嚴譴此必職業所係輕重出入之間有負皇上之任
使者雷霆所及斧鉞何辭既又伏而思之三俊昔事神祖
歷著勞勣迨事皇上亦已十年于茲矣一生風力屢挫奸
鋒四壁蕭然素標清骨臣覩見其為南户部時力杀不職
司官精覈錢糧蠹害皆風蒙皇上鑒知不知何以精氣耗
磨今昔頓異一至于此恭繹抄傳之明旨真有不能不責
備于三俊者惟是朋謀朦蔽巧行欺罔為人臣者有一于
斯當膺顯戮三俊雖老而耄諒其性直孤忠不敢出此今
為司寇僅僅澈衣一蓮䕺烟不繼下理之日奸胥樂役酌
酒相賀羔羊素絲之風尚可想見雖一時膠守成例往稹
移會似屬推諉罪誠有之至于朋朦欺罔臣敢剖心代明
以祈皇上始終保全而矜宥之也三俊聞命之時即因服
東身自拘司敗畢朝動色行路吁嗟謂此亦曾備皇上股
肱大臣之末者朝而冠裳暮而犴狴譬諸犬馬曾不得蒙
盖帷之賜焉凡在三事九列亦何嘗之與(畱)(有)亦拊心而
自憐矣臣又回思三俊六年考满時人皆以淸進勖階為
榮而俊獨以冠賊未殄為愧乞身再四逡巡歲餘不蒙俞
允懼閑考成𠟠𠟠就道向令此時得蒙皇上俯從其請賜
之骸骨為三俊者今日尚得與田夫牧豎歌詠太平優游
耕鑿豈不為熙朝優老盛事髙尚美談而竟以遝秋之隆
恩釀亂法之罪案三俊之辱諸大臣之辱也亦朝廷之辱

也且自皇上御極以來先後諸臣麗丹書者幾于圜扉為
滿即使其人盡皆情法允協幽陰譽色猶恐上戾天和下
召地變而況問擬偒于威嚴之下者有將順而無挽回有
揣摩而無補救株連蔓引九死一生於刑期無刑之意竟
何當焉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又曰失出臣子小
過好生人主大德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
必有承順風旨以鍛鍊為能事以鈎棘為精神而反負皇
上法矣慎獄之本意要陽和已布幽草猶知向榮曠蕩無
期縶臣未達祝網伏乞皇上念三俊砥礪畢生過誤一事
得從釋縶以示優容或姑許在外席藁候訊俾國法凜然
仍無妨于國體君心迴烙即仰合于天心臣即受出位妄
言之誅弥彰皇上轉圜從諫之美矣
上傳朕以渺躬仰承天命君此萬邦所與共治天下惟尓
文武諸臣或股肱心膂之司或爪牙耳目之寄誠能謹守
祖宗成憲各矢靖共馴致太平有何難事乃數年來灾變
頻仍中外交訌財用空匱民生窮蹙綱紀凌夷風俗頹壞
固朕涼德所致尓大小諸臣安能辭責良以官貪吏玫賄
賂公行欺蔽成風恬不為怪舉劾顛倒賢奸錢糧肆意侵
那刑名任情出入即如鄭三俊一叢包直墻穴情弊顯然
有何可疑乃敢罔推諉巧為弭縫屢奉批駁徹法愈甚寧
負朝廷不負私交寧溺職業不破情面若果公忠執法之
臣朕方求之不得豈不保全愛惜何忍摧抑但念無贓賄
姑着他回籍聽擬以後文武百官都要洗滌肺腸痛加警
省同心協力恪盡職業共致太平朕之至願如執迷不悟
仍蹈積習國典具存勿貽後悔特諭

查覈錢糧

崇禎十一年二月諭軍興旁午國用莫支惟戶部職司天
下錢糧兼連年議增許多條欵若使一一盡歸實用何至
處處動呼庚癸無奈頭緒淆雜叢奸莫詰收支牽混積弊
滋深況小民原解逋欠官吏儘多侵那與其分外搜括利
歸奸宄不若額中清釐免擾窮簷然核內蠹必查外蠹清
出數須釐入數爾部都察院吏科即與科道中公舉有心
計無情面者二員令專司其事一面會同行文各省直撫
按司府着自崇禎四年起十年止凡該舊餉新餉有額無
額正課雜課本色折色鹽菜賦役贓罰雜項但凡一應起
運錢糧及扣抵減存民運經解等項責令條晰開註某年
某項完過若干解過若干實欠若干後又補解若干某年
月日解官解役某人批解若干某項未經批收州縣造冊
經由撫按即將原冊類解不必經由司府造冊徑投該差
科道不必經由撫按造冊必官親核勿憑吏胥顛倒欵項
務從寔開寫勿替他人弥縫不許以彼項牽入此項以無
額牽入此類不許以侵那指為拖欠不許以未解飾為已
解如州縣已解司府而府司那移隱匿或司府已有批收
而京邊底冊不載又如起解本色而年月數目不合或假
印批或洗批匿批或有批無銀或賄改分數種種弊端言
之不盡務要推類旁搜徹底磨勘各鎮歸司收支四柱并
着撫按年款一體攄寔造投俱勒限去以上并報規則敢
有泛視故違或借口造冊致將應解錢糧沉延者俱即指
名參究仍一面先將部中各冊悉心詳查通以入數對出
數將完數照欠數入數既明出數須求着落完數已確欠
數亦使督催如錢糧清楚有裨國計即作獎官吏可免深
求該差科道但要絕私奉公勿負委任如事不擾而早報

跂則從優論叙若畏狥容隱茍且玩延致事未終而謀推
卸必從重處分再查天下錢粮奉存留者多當此邊腹多
故需用緊急除軍餉宗祿外還着先儘起運酌緩存留有
善奉行者亦准舉叙該部院并與勅行特諭

改御史爲總兵

二月改河南巡按御史張任學爲總兵官鎮守河南

東宮出閣

崇禎十一年二月御史謝秉謙疏言伏覩皇太子以崇禎
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加冠二月初七日出閣一切典禮斟
酌損益咸奉宸斷裁定所以端蒙養而成聖功者豫矣皇
上乘乾行健無以嚴明行其仁愛于文臣則級已盡而虛
降于武臣則罪莫大而許贖于兵荒地方錢粮强半分別
蠲緩德至厚也乃吏宜飭而仍玩民宜蘇而仍困譬之琴
瑟不調當必解而更張慶典告成之日詔吏爲名願將文
武各官降級戴罪兵荒地方緩至某年某年錢粮盡行赦
免自崇禎十一年二月初七日爲始文武職官有犯寔行
降黜提問一掃營狥蔦藤兵荒之地錢粮勘寔分數徑免
盡除緩帶名色示皇太子以惇大精明實政其在臣民之
被澤者無不仰重輪之照沐少海之波矣

申飭學政

崇禎十一年二月諭昨據詹翰諸臣面奏看直試卷多係
假偽小學久須迄今尚未奉行殊屬欺遠爾部再行申飭
以後歲科考舉即將原卷起解有騰改遲延者叅究各考
試卷俱要小學一篇有仍前不遵者叅究朝廷倚任部科
如見弊即究雖有不肖豈無儆惕不得蒙飾相沿違者並
諭爾等戒之特諭

清公學臣

崇禎十一年御史吴甡疏言臣有學臣積勞已久一疏舉
提學僉事袁繼咸清公自礪學行兼優例應遷擢此非臣
之私言乃通國公論也繼咸奉勅督學山西俸歷三年歲
周兩考臣耳而目之久矣赴任止携一二童僕行李蕭然
不異儒素其居官清執不阿抗直自遂謝絕竿牘所甄皆
寒畯名士捐學租賑殘邑資生闡揚節義修葺先臣魏允
貞所建書院課士作養秋闈元魁半出其中臣疏所薦字
字寔録自止藩王下逮士庶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山右
自兵荒以來士風久頹又值前道濫偉之後文教不振而
繼咸堅持名義力洗積習不肯曲狥通晉士人無不服其
清公臣謂司學政考如袁繼咸即優以清秩可以無愧益
灼見其賢舉其更修厥職者採地方之公論明朝廷之彰
癉矣諸天日無敢妄狥司道府廳諸臣可鬧也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世間有好惡拂人之性者乎臣疏一面拜發一
面移會自是撫按共事地方之體及至繼咸得罪按臣與
按臣之不盡題敍臣時在代州遠不及知回省之日聞按
臣時對人言大收遺才本院批呈送考學臣不考則已又
從而降罰之目中無本院又曰十五日三司同見出語相
侵若不具叅有何顏面臣竊以考事提學專成未可侵奪
言語一時小過何難優容而不意按臣恨之入骨且列款
糾之污以贓私矣夫謂繼咸戇直不善逢迎語多觸忌則
或有之謂其庇劣婪贓職跡多端則臣所未之聞也豈惟
臣所未聞問之司道司道皆曰不知問之府廳府廳皆曰
不知而推官錢愷深嘆其冤誣至爲之出涕夫以臭味不
合而遂誣人以贓私非病狂喪心之極必不至此此通學

生員朱善等宗生朱求我等新中舉人衛周祚等數百人屢次具呈僉稱學臣剛正直道難容又稟稱按院承差押快五六輩鎖拿學道吏書等役欲煅煉之以成獄如公道何合省輿論如此昭昭在人耳目臣亦未敢盡言夫雖咸一人之身耳臣以為清公按臣以為貪污致令是非顛倒賞罰混淆關係朝廷勸懲甚非眇小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一時之喜怒易動清夜之良心不泯令雖咸遠京究問窮勘到底貪廉自見勿但究問其款中之事與人也若衙蠹劣衿復命按臣提究在京既無懸坐之法在晉終有文致之嫌不如一併解京俱下法司從公訊質伏乞勅下該部將按臣前疏與臣之疏并行覈勘則公道昭而人心服矣

獎廉示勸

崇禎十一年二月戶科給事中章朝薦疏言臣觀迩來人心亦多知所殺灌如督臣盧象昇撫臣孫傳庭清心核屯一歲遂得數十萬餉按臣葛徵奇潔己釐鹽一差多解十餘萬金其餘因地輸助因公急公人懷篤棐庶幾熏革素絲之風旦暮遇之而不謂有以墨聞者豈人心之終不可格乎何維新之治若此其難也臣愚以為懲貪之法雖不厭嚴而獎廉之道尤當急講是以古之帝王不汲汲于求不肖者而黜之第孳孳于求賢者而用之蓋懲一人而有不能盡懲者尚生僥倖苟免之想獎一人而凡令不及于獎者咸懷愧怍奮勉之志在昔伊舉皋而不仁遠則知賞之為勸固有捷于刑之為威也臣謂廷臣中有清理特著者或衷之簡在或輿論所共推皇上雖未必不心識之而群下未喻也祖宗朝有手書其名者有袖金以賜者故人咸感奮願皇上實倣以此書擬一二人優異之使班聯大小皆有以知聖意之所向有不爭自濯磨者誰乎外吏若廉其恩澤及民尤為親切請皇上勅撫按于所屬中各舉清介特聞者一二人不得僅作循卑套語第實著其一塵之染之狀若何務在深得民心允孚公論一如先朝故事賜璽書束帛以勞之或加秩使金以久任之使薄海咸風皆有以知聖意之所求而有不厚自砥礪者誰乎夫勸導神則磨礪遠行教化行則風俗變雖此日時事多難必需通方應變之才始足以集事然賦才在天不可學而至者也立命在人可相觀而成者也是在皇上一鼓舞間將見廉恥道興苞苴獎絕清議重于名法衾影畏于大庭然後從此中求才乃得真才無有賄賂市交輿榛炫譽者矣

江西獎政

崇禎十一年二月江西巡按御史邢紹德疏言竊惟則壞成賦者厚下之仁急公終事者戴上之風民有心誰敢背違臣初入江右即察江右之風以為土瘠民貧俗淳事簡士民有恒心無越志有質行無畸思其君子講學明倫以道德仁義相砥礪矯烈而矢忠貞其小人安分知足以農圃生涯相勸勉自愛而重犯法天下之元氣存焉清議出焉豈其不明于急公大義而遺親後名也乃細察所繇實堪流蕩俗漸趨于奢矣人漸近于頹矣慶禮假宗饒有兇黨妖民窩主到處生心加以年來貪婪成風州縣絕少愛民如子畏天明威者正額之外復有額正派之外復有派火耗加矣又以馬站加添搭加矣又以酒筵加種種名色追呼皆敲骨擊髓民是以見青衣里正搶地呼天無所控訴也兼以署印之官計日為年打算扣留那移閑支不顧正餉歷年既久混淆多端吏吾閃爍旁漏愈多正額難清

察矣夫民上父母下妻子豢養八口胼胝二時至有秋告成竟不得一飽以樂室家夫安得不逃夫安得不盗乎瓶罍罄竭兒女鬻賣存者有形貌而無精神有視息而無情色尚有奸宄細人積年老猾交通衙蠹結連里甲影射飛灑那移乾沒百姓已納十之五而起解竟無十之三尤令人裂膽摧肝無可奈何爲今之計惟有嚴懲貪蠹一節足以清本澄原要莫亟于親民之州縣令矣如能居心似水持法如山不加火耗不取羨贖不行灘派不折硝黄不誣奸盜不賣人命不傾富室以催科爲家政看緩急爲調停要歸于爲民請命爲國儲餉如是而令有不行禁有不止期會有不應者臣不信也萬一慳頑難化積習難返搭要抗違考廉挽阻富室包攬監生青衿詭寄飛灑指名申臣衙門具疏入告即處以如律之法俾臣得借天寵靈以洗滌貪惡激發士民心志斷不敢令敢隱之徒猶或從橫無忌也臣矢心不辱君命不屈心於强禦不繞指於情面不敢通一字於長安要路甘出勞怨修明職掌如不能實心任事庇護貪婪乞皇上先處臣以曠職之法而後及司道府官與府宜處者處裁大小相戒防維相成百姓急公之義可激江右仁義之俗可興矣

士先德行

崇禎十一年三月兵部主事黄宸吉疏言伏惟朝廷所以取士者有鄉會兩試而所以造士者有科歲兩考若科歲兩考所錄皆端人則鄉會兩試所得自無敗類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請自今學臣考試先令通邑紳衿耆老公擧諸生年自三十以上有能盡道惇倫有爲有守究心經濟步武先民直足當賢良方正者臚列實蹟郡邑勘覆申報學道臨考將試卷另編字號取其平文理平通者居第一等然後以其餘文藝優長者附第二等凡解部試卷必須填寫實蹟居前文章不求華富但取明理爲主自是鄉試場中將一等試卷另編字號先儘文行兼優者中完然後以其餘文藝優長者湊足解額之數如是德行文學兼收并進則忠厚正直出其中即經濟學問亦出其中豈非收賢才之實用也哉至于掌教之官尤爲育才之藉似不宜以日暮途窮者處之歲貢自六旬以上免其赴京廷試即令冠帶榮身仍即以科歲一等文行兼優者挨序取足補由是鄉貢科甲盡屬德行之選而途徑俱清行之既久人將爭爲孝弟仁讓忠信廉潔之事廟廊之上有不靈蒸霞蔚精白承休以成至治者臣不信也

編遺定例

三月諭兵部編遺事宜以二千里爲附近二千五百里爲邊衛三千里外爲邊遠其極邊烟瘴以四千里外爲率止拘本妻無妻則已不許擅拘親隣取結滋擾如有癈疾衰老不堪荷戈准發口外爲民

表白清民

崇禎十一年四月御史葉初春疏言該臣於本月初二日有欲作敢言之氣宜寬言事之罪乞賜召還建言註誤諸臣以大闡言路事一疏本月初十日奉聖旨建言諸臣已有旨了曹樱謀陞獲贓有據何謂隻字不入長安葉初春着確寔回奏該部知道欽此職聞命自天不勝惶悚自惟作令六載亦知按獄引經據贓定罪以中國法曹樱謀陞見有贓據職曷敢爲之辨惟是樱之硜硜自好蓋已有年非特職一人知之其在鄉則有鄉評在官則有官評夫固

人人知之亦人人能言之揆以四年署部出守昆陵嗣轉
閩中監司已幾七載其清而且執歷數年如一日未嘗一
移字長安昆陵閩中見有士紳俱在班行可問也職在閩
與揆共事者二載其儉約茹淡一介不苟之概究然可述
亦灼然衆見不特職也尚有同官如閩中原任海澄知縣
今授翰林院檢討梁兆陽原任崇安知縣今授翰林院檢
討郭之祥原任安溪知縣考授河南道御史今陞補上林
苑典籍許自表見在文戰之下俱可問也茲者謀陞一節
雖經緝獲寔寔有賍跡可據真堪駭異但不知曾櫻有手
筆與否或有家屬竊金而至者與否今與已奉極按提問
之旨想旦晚間可詣棘庭其賍跡所自來與賍私之誰交
誰受見有一干人等自當淅盤託出如果出自曾櫻之謀
也是櫻為兩截人而晚節之不終也其自喪生平自干法
綱也如不出自曾櫻之謀也是誰為曾櫻作此犯法事而
揮金以自累并累櫻也其李代桃僵為人干法綱也是職
所為不得其解而大可駭者也職為皇上耳目之官風聞
言事猥以時事之可異而瀆陳焉望皇上并發該部研究
根因直窮到底庶謀陞無隱遁之情形朝廷有必行之法
守絕之硜硜自守者曾櫻之素也是職所能據實以聞者
也謀陞獲賍者今日之事也亦職所窃疑于中而不敢不
以聞者也白鏹既已有據國憲自是無私我皇上睿哲如
神幽部畢照諸臣奉旨訊鞫亦必顛末具核其孰敢于日
月雷霆之下私毫隱徇故為出入于其際而職敢為之辯
哉謹遵旨回奏疏入曾櫻逮至下獄上令其在寓候訊後
訊明係鄭芝龍重其清苦潜為營陞櫻不知也芝龍上疏
引罪上命曾櫻復職

罰贖大害

崇禎十一年四月檢討郭之祥疏言大學一書上自帝王
下逮臣子有不功而誦之者乎首曰明德即曰新民窃以
新民之義必且煩稱而難盡而傳止引無訟一事遂括新
民之本臣初疑之及一行作吏五載閱歷始信訟之為禍
烈聖經所稱為弗誣也皇上倘不信民受訟之害但聽臣
指陳官吏取訟之利臣知皇上必有惻然動念將求立置
天下于無訟而後快于心者今自一言之下自縣而各衙
府而各廳上自各道各司兩院公私費用無官無年合之
不下數十百萬有絲毫非取之詞訟紙贖者乎不特官也
已上各官之衙役各役之俯仰合之又不下數十百萬有
絲毫非取之詞訟常例者乎故斯民之窮至于今時可謂
已極鮮不由此或曰賦重而急相促使然而臣恒曰非也
臣曾察之原籍再諳之仕地從來見百姓有因朝廷加賦
而破產者何也朝廷賦稅原從地起是有地始有賦有賦
始有役原不至于厲民即地間有荒旱丁間之逃亡之不
齊恒就一邑約畧計之其間虛丁虛粮者百中之一二耳
得一賢明之宰酌量清核累猶有盡獨詞訟一事一被牽
告中民之產數日化為烏有恒總民間之財十分言之為
國賦出者十之三為詞訟耗者十之七國賦不可已是亦
不可以已乎皇上如猶不信在外受訟之害即以在內言
之最小如兵馬司最細或雞豚爭但一紙投入數十金之
家頃刻可盡故奸民常借為誣陷良民之資由此而上又
可知也孟子曰古聖王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其所為而
已伏望皇上由小而推及乎大由近而推及乎遠由內而
推及乎外痛懲紛囂之習立杜告訐之風將見無訟之化

何難再覩所陳大學之謨不託空誦矣

星月變異

崇禎十一年四月月掩熒惑帝憂甚下詔修省兵部尚書楊嗣昌上疏曰臣見邸報抄傳諭旨皇上宮中齋沐修省拜疏祈禱從古及今所未聞化災為祥於斯可必然聖慮惓惓猶以星未順青服減膳臣愚伏讀數四不勝徬徨竊有一二鄙聞願寬聖懷于萬一臣聞月食五星古來異變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勢主德何如政事相感災祥之應不一其數今茲月食火星在於前月己酉納音屬土律應中宮然有陰陽之分戌申陽宮主帝座己酉陰宮主后妃其時寅卯適值熹廟成妃發引內外文武百官祭奠郊圻所謂白衣之會在陰宮已有其應無庸致疑一也當日之時火星躔月在于上角不在中亦不在下臣愚謹視明白無庸致疑二也惟是歷載是日火躔尾十二度相距不當萬里何為相掩若果掩於八度當在戌中之亥何為己酉之寅將謂掩于十二度則火方逆行無忽順行五度之理以此推之必月行見火而避有將進將退之象其災祥不可推也火留丹尾始三月戊寅既晉而逆復始于丙戌戊寅丙戌者皆陽宮至于己酉陰宮之日乃躔太陰入而不見斯為月食尾者蒼龍之尾水星也火留逆之為守所以勝故躔月亦不勝而為月食也時方黎明遂西匿若共早尚當復見星貫月而出火星貫月陰國亡其國貴人兵死而出五年國亡李唐州郡纏次濵陽上郡入尾則今順永二郡之間北他西河入尾則今陝西延慶山西之地遼西遼東入尾則今河東河西我與敵人共之者宋人精義賦曰尾箕析木幽燕是積漢渤碣高麗暨三韓之所盡自北平保定終北紀之所窮是則陰國當之自有其應非臆說也且臣稽於古月食熒惑不為大災者蓋亦有之在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丁未三月月食火星其年無事明年建武戊申之秋呼韓大單于款五原塞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四裔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以率屬四裔完復邊郡帝從之至孝明帝永平二年己未十二月月食火星頻年無事其皇后馬氏馬援之女也德冠后宮常衣大練明帝圖畫功臣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抑不與焉有唐憲宗元和七年壬辰正月月掩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歸李絳推心撫納結以大恩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戰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七月月掩熒惑其明年興師滅漢車駕遂征契丹連年兵敗宰相張齊賢上疏以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必先本後末安內養外之說進臣愚所聞如此以為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外當陰國聖上修德以召和治內以威外必有災而不害者若夫火猶逆行五月丁丑當入乎心踰旬戊子留守之六月丙申順軌方去心為明堂熒惑廟也是尤有不同於尾者聖上精誠感召天賜百祥星行或不至乎心或雖至乎心而不犯斯則宗社萬靈之助子孫千億之休徵臣狗馬賤願聖昭聖衷無所不謹者必至是而後釋然於懷也竊思前因奏對援引不倫祗合束躬待罪何敢覆稱漢唐宋之言第臣伏讀聖旨至尊獨自憂天郡臣聽從其便狗馬惶汗欲死不敢不述鄙聞仰慰聖懷於萬一覆祈恩鑒愚忠俯宥多言之罪

工科給事中何楷駁之曰臣日在科稱事伏覩聖諭以火星猶未順度仍青服減膳職晝夜傍徨不能自已謹按熒惑自四月十六日逆行至尾八度為月所掩今五月十五日已退至尾初度漸次入心兵部尚書楊嗣昌有疏指陳詞甚可畏職聞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德之動天捷於匪速故手疏默禱而甘澍斯零此其驗也三光變異各以類應讖緯占候等書凌雜不法職不敢贅談第稱述其可信者古人皆言月變者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月何以屬刑以日陽月陰陽既為德則陰當為刑也熒惑何以屬禮以熒惑位南方主夏配禮又熒惑亦為執法之星禮失刑煩數相觸勝欲措刑莫如崇禮誠欲崇禮莫先省刑今爰文書之煩極矣皇上軫念寬濫諸所解網無一不快人心頃熱審已竣部司所議矜宥止重犯數人而未結之案先後累累誰復過而問之獄窄人稠炎氣鬱蒸勢必釀成瘟疾深可痛也考會典熱審事例原有輕重囚犯作急問理之條及出獄聽候之令今亦可做而行之否者勅令諸司定限一月內將見監各犯逐一審結以聽上裁間有染病深重者勘驗得實量請保候計所甦蘇必自無量且請自今永著為令凡內外問刑衙門但有留獄至一季不結數令疾斃者劾治不宥蓋使人知生之可重然後知刑之可畏知刑之可畏則為官者必共凜於憲綱為士者必共明于小學為民者必共飭于六言自此禮教大行而犯罪者益寡職株守經義以為消厭日火之變或有在于是者若夫嗣昌所言則職不能無惑者孔子作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其天道則不可得而聞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如揆其立言本心則路人亦將指之矣引建武敗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賞之說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其附會誠巧至于永平二年一條所述皇后馬氏等語更不知意所指斥安在且前言后妃後言陰宮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是何為者耶今火漸次心心為明堂其前後星皆子屬誠恐暬吏細人黷褻游談妄肆黃鼓職愚欲乞勅下緝事衙門嚴行訪禁如有犯者即治以妖言惑眾之律至若熒惑出入以其所舍命國載在史記漢書甚明即守犯心尾各有其占不專于明堂後宮取義皇上精晰畜藉必垂洞鑒昔宋景之時熒惑在心景公有言三並徙三舍以敬天法祖如我皇上篠中和之德行寬仁之政月旦重輪皇楷執鄭僑曰天道遠人道邇職區區以忠愛不憚盡言伏惟天慈俯賜炤察上得旨清獄已有屢旨修政召祥亦有可採樞臣不必深求

拜賜新政

崇禎十一年四月給事中章正宸疏言臣入都自日見銓臣田唯加遂矣輔臣張至發罷矣道臣曹櫻釋矣神明不測迴邁等夷而追維臣于役一載以內皇上治將堯舜蓋史不盡書也勤恤庶獄清理株犯千餘而煩冤除矣出帑賑山右滅征發慮被災等處而凋瘵起矣陳履謙張漢儒殛而奸究懲矣章光岳宋繼祚袁鯨屏而逆黨懾矣蜀撫王維章逮延撫周汝弼易而節鉞清矣司寇鄭三俊原而國體全矣補高攀龍諸授惠世揚官復袁繼咸職優容黃道周憓而忠貞奮矣數展觀之謨遣使中城而仁義兼行矣雖惟有成謀滅敵朝食勿與互市而遼陽胆落矣徽音懿政臣從四壯僅聞一二舞手蹈足不知所以頌者夏月

御諱尤祖宗未曠典清閟寡顔處周軍國凡馭將撰夷核
兵籌餉片畧圭裁臣管窺皇上深宮燕閑祇上帝攬太阿
必獨觀昭曠務崇敬簡故聖躬益清明聖治益光大有君
如此何憂乎外患何慮乎内冦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蓋
從古求治莫用人若皇上誠廣推德意自閣部而下卿貳
臺省部寺恙五日一輪對商榷詢謀令各展給筆札具陳
呈覽不合者隨時糾駁仰取進止或事詳審人須確核仍
集議朝堂斷自睿衷省章奏之煩杜蒙欺之弊士氣丕振
下情日通矣

請行欽恤

崇禎十一年五月刑科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當受事方
始因思以職掌為報積首先刑獄蓋天下之道惟禮樂兵
刑如刑失其宜召為兵端雖禮樂之中和無以布優優之
政故古聖明王莫不慎重刑獄或曰析獄致刑或曰議獄
緩死寛之嚴之使天下頌好生之德而湯雷霆之威非取
必于姑恤也如服其心殺之而不怨書曰五刑五麗哉言
貴當也迩來人窮物競易與為非往往自桿法網而大小
臣工或不自弦慎孤負聖恩間寘一二于法以明朝廷之
憲典具在乾剛獨攬天下臣民誰不嚴激而惕息哉臣去
年留考在京見皇上清理之詔一頒一時得釋者千餘人
路傳巷語以為聖朝第一美政不特此也出學臣表繼咸
于法而謗書不能誣人矣寛刑臣鄭三俊道臣曹欓于私
寓而不以一事浸其生平矣即令免罪復起不能有加臣
仰體皇上之心必欲仁覆之心也刑法其不得已而用者
也凡司刑諸臣或拘于文法輕重不得其所麗而皇上以
大明照之賜之駁難以求其當猶是明罰勅法之人心也
而諸臣或妄相揣摩過于疑畏以是有經歲累旬不敢即
結者何以成法之平而使人自不寛耶故臣曰臣子不善
用法以格皇上之仁也現今圜扉之中羈縶將滿其中豈
無冤抑寘干天和伏乞皇上憫此愚蒙引開一面立勅再
為清理其徒流各罪速令遣斷其人命非下手奸盜無原
贓務令真偽立分則所生全又不知凡幾矣至于遠繫各
臣其事各有本末其罪各有應得決宜令俘訊結勿令有
應得之罪而不即定其案致有可矜之情而反不盡為解
網也是留獄也豈我皇上之心哉如刑得其正臣章窃朝
上而聖斷夕報可也即臣工果有真知灼見為當而非以
私狥非以臆決即皇上以為不可而再三補牘聖明而亦
不以為瀆聒也虚公而執者臣子之道也威克厥愛者聖
明如天之仁也寧有成心于其閒哉臣見迩因星變致勞
皇上素衣避殿實圖修省則清理刑獄寛弭灾之大端也
臣在刑言刑直攄所見伏惟皇上採酌施行

飭行謚典

六月諭禮部易名之典關係甚重即應與謚者必確核品
行心術如古時法善與善字惡與惡字務使名寔相符以
示勸懲

失禮致火

崇禎十一年六月工部尚書劉遵憲報稱本月初二日有
安民廠灾變突發之一事斯時臣正氣息綿綿卧榻未安
忽聞霹靂一聲自西北起臣不勝戰悸扶病疾馳到廠止
見廠中房廊庫廳一時盡塌梁柱椽桁縱橫山積管廠主
事劉延漢腰臂打傷壓卧在地更不知此中深密藏之火
藥以何緣故擊空飛去致該廠數年之辦造一旦化為烏

有誠令日以前未有之災變也
戶科給事中韋正宸上疏曰昨藥局被火損壞官民匠役
廬舍無算因憶去年黃道周占驗非誣夫天道遠人道邇
鄭不復火修禳有徵與新局災以後皇上所為求賢空獄
堯舜之用心也然火變洊臻天告曉人具修深切臣愚心
如焚灼中宵思過大于德為禮禮者別宜而從地意是庶
臣論議舛乖職業曠溺禮教不修坐致斯也以禮使臣如
皇上無可顧忌奈何不展布四體重報禮以幹王事臣姑
臚其近者凡事非斷乎朝夷譽歸于主大臣何名之有又
何德之避為且皇上從未以沽名市德疑大臣也頃大臣
揭救鄭三俊錢謙益則為是言以乞憐疑皇上甚矣是一
無禮也姜埰被參候訊初辯則曰時局再辯則曰時局夫
今時何時堯舜在上之時也明揚側陋漸有治徵雖即鏡
說殄行要亦放殛竄軌烏得以清時為慝斥稱無忌思箝
眾口汚聖治乎是又一無禮也朝廷一番令甲一番私營
非陳啟新循職任怨憤發抄參則討處不謹之張檉芳借
城工復銓職矣死灰然而天下謂考功之法可金錢贖亦
可越俎謀也是又一無禮也官有守如褒有畔磨勘試卷
係該科職掌明旨煌煌今閣臣即舊科臣批抹雖嚴糾參
不早所以據疏引陳願偕吏議束躬待罪自量已審臣無
容贅但處六垣職掌献私尤而效之各狗愛憎互為隱蒙
首亂漸亡紀也是又一無禮也災異頻仍忠愛者尚請慨
發罪己之疏宣布史館昭示內外何物李鳳鳴輒稱善言
不可退屋猶夫揮戈不可卻日以文傅美試儕諸排誕將
今日聞災憂惕出內府金賑恤至意惹為濶迂乎說者謂
其首先應募敵與正論矛盾雖不可知而抹殺災異滿讕
誣天變是又一無禮也總之議論不清必無職業職業不
舉必無事功禮教廢類類條例見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
地之心近察群小之失破大臣之所疑以定是非斥邪人
之所借以申楊漣杜燮官貴偉之寶核有司狗隱之端以
禁絕濫諛崇登雅正則赫赫天異庶或銷弭伏觀天子寬
平仁恕千古一聖宜有瑞祥何故致變變之興必繇臣等
臣敢訟言罔諱仰望徽申誠以撥地至專邪說至蠹計典
至公守官至嚴修省至重匪可私情曲說苟焉而已也語
曰察刑不如察禮願庶工精省臣愚之言感悟大變著誠
去偽勵精回天然災害之來未有已臣滋恐矣

閣臣票擬

崇禎十一年六月中書舍人陳龍正疏言竊惟票擬一事
未足盡輔弼大臣之職而今日輔弼大臣果欲就票擬一
事以盡厥職則亦有道焉凡諸司章奏其言非當則違其
事非可即否其意非私即公未有介於兩者之間詎無定
持而可低昂二三其斷者也所藉於票擬者正為設誠觀
理析衷求平使票擬果當雖偶值發改亦宜究悉敷陳某
事的合如何天心至虛必能轉圜是則票擬之中具有啟
沃之道若隨發隨改至于再三謂原擬者非耶豈其始有
未竭之心謂原擬者是耶繼何以不堅其信皇上孜孜求
治無間臣細槩期精詳所以一再奪者不過欲事理得平
曉然見其斟酌處分之故原非必盡更初擬始可允愜聖
懷且以外間事理喻之郡縣詞訟申報撫按其稍重大者
撫按必一駁再駁蓋亦致詳致慎豈欲槩翻初招郡縣抱
公心持定見者覆報明確原招允行十圍入九以聖明天
縱豈有輔臣能覆申前說果平如權衡洞若指掌而不適

然業從者手詔命曰后從諫則聖皇上於郡臣封菲時賜
衰收況委以股肱心膂之重論道經邦又非若親臣小臣
補闕拾遺之難為力者耶唐宰相李絳有云知而不言臣
負上言而不用上負臣今願諸輔臣皆以絳之志可也頃
自行人司司副倪元珙疏請閣臣票擬各自註名料今日
諸輔已無不殫厥心之患惟念可否有一定是非無屢遷
謂宜深体聖明發改之心求至是於初擬失至誠於復奏
則諸輔品職各可自見而皇上亦得洞見諸輔臣之能明
良交警庶事康哉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以堯舜期
君因以益稷期輔臣令一日而再效責難之說固臣所以
致其恭也若乃本朝相業首推三楊三楊當日惟以保舉
衆才商確六卿為務如長院劉觀貪士奇與榮劾去之而
舉顧佐代李為名臣自後楊一清翟鑾共舉胡世寧掌院
而請羅原擬王時中費宏亦舉姚謨為兵部尚書總制三
邊世宗即傳諭行不待部推是輔臣更舉其職者于中外
大僚時時仰贊廟斷固非止票擬為司明甚而況或少贖
於票擬之內其可哉臣再惟國初罷中書省歷朝止稱閣
臣欲名與事相符也邇者閣員有缺廷臣章請恒借枚卜
為名詳稽為謨枚者指大功臣下者謀及龜筮非謀及乃
心卿士也與今推點閣臣事體非類語稱舜湯選於衆舉
皋陶伊尹帝典曰使宅百揆於此參酌其間因議定名自
有攸當或云選輔猶簡在帝心之義也或云命揆猶俞往
汝諧之義也或云推舉閣員則詢人衆共之義也務使名
與事符以仰追聖祖不設宰相本意并備末議供採納焉

杖毋罪案

崇禎十二年六月錦衣衛吳孟明奏鄭鄤杖母一案言查
臣衛見監犯人共三起一起係田唯嘉家人一係李皇親
家人皆正在究擬例難保候其鄭鄤一起係崇禎十年二
月奉旨到衛前任鄉之有未經究問董琨于本年四月接
管曾以鄭鄤病狀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鄭鄤是否真
病着責令調治速行研訊如致覺董琨不得辭罪該衛知
道欽此臣自蒙恩任事以來無即進署即欲將此案審結
無據醫官馬龍圖呈稱犯官鄭鄤久患癱瘓手足戰搖不
能轉動臣復差人相驗所報如前若一加刑訊難保無虞
臣隨嚴批醫官用心調治待其痊可究結去后偶一日會
協理陸完學渠詢鄭鄤病勢如何臣答以病尚未愈臣因
問其杖母事完學云若論此人自負才名既藉門第踞傲
放肆得罪鄉邦死不足惜至杖母之罪非其本謀臣又云
既無此事何以啟輔臣溫體仁以此告人完學又云此事
最為可痛鄤父鄭振先家有箕僊能發人隱事一家崇奉
無不皈依凡有過失皆遭撲責謂之懺悔自振先夫婦至
鄭鄤以下無不皆然不鄭母吳氏一人受杖也惟是吳氏
受杖係振先之婢動刑想懷宿憾杖之太重以致吳氏生
疑杖氏鄭鄤與父皆在其前不能求饒事則有之實非所
批激也協理係臣鄉舊公祖與鄤同住府城知之必真且
言非一次臣遂信之及再訊之臺臣王章所言與協理相
同臣因思鄭鄤罪案原在誤奉箕僊至于杖母一事據二
臣之言不係鄤主使則鄤罪不至死矣
又疏糾許曦曰查大明律開載強盜贓情必要贓伙失主
人命奸情必要奸所本夫非奸所得獲者不論臣叨問刑
之責不遵奉太祖所定之律而誰遵哉鄭鄤杖毋之罪發
之去輔溫体仁而云得之吳宗達之口宗達并鄭之父世

已死臣何能起九原而問之奸媳奸妹之事發之在許曦云墮胎之醫見證之繼母并房親韓弘緒此皆現在之人正大明律所載之房親證見也雖遠在江南然不兩月可到得其人而一証之豈不痛快直截鄭雖舌長三尺亦不得而展辯也此臣所以欲提取之實情也及奉旨不允不得不求証于出疏之人有何畏狗而亦以為臣之罪乎而謂臣父子拜為師生天下有是不情之事乎捏造至此恐拔舌之報許曦斷不能逃矣又謂臣差番役伺其動靜亦自視太高么麼小吏何暇作此隄防想其黨類中有作奸犯科者懼臣覺察故先下此一着耳堪之毘陵多賢者然敗類者亦不少依附名義恣行朋害無非假公濟私若是果盡出公心則其鄉梓現有縉紳大家子孫與文爭寵乎刺其父幾死者其罪寧在鄭鄤之下何不亦出一公疏糾討之為快乎至謂臣父子招權納賄有兩大堂之謠臣受皇上重任處極危之地衆目共窺方避權之不暇敢招權乎併望皇上密勅廠臣令其細行緝訪有則重治所甘心也諭旨鄭鄤悖親亂內滔逆異常許曦等供証甚明這讞供仍屬含糊衛鎮吳孟明藐玩殊甚姑着革了職候旨另着司禮監掌印廠衛法司會審確招具奏及內外各官讞上擬辟命加等磔之

疏糾貪紳

崇禎十一年六月南道御史成勇糾茂法受賍貪紳蔡奕琛言廉法為臣子之防居鄉乃立朝之本今日民窮盜起圜縣不肖有司敲骨朘膏而激之變亦多因不法鄉紳欺儒庇惡而傷其心皇上軫念小民懲究豪宦屢旨嚴飭而無奈廉靜風微貪黜勢威地弥遠者法弥玩宦愈尊者毒愈張小民不敢陳訴官司不敢上聞臣恭司糾劾備畏威避禍有聞不告何以稱執法而副皇上除暴安民至意哉臣初抵南中即聞道路喧傳海寧廢犯中書吳中彥父子一黨奇兇異橫罪狀滔天按臣以執法被毒知府以部金受恨而乃有不肖鄉紳原任刑部侍郎丁憂蔡奕琛為之受賄關通打點出脫則可大異焉夫吳中彥者萬惡巨富之資郎而要與有名之逆孽也殺人七十五命擅侵鹽引官布錢粮動萬其子吳徽霧姦淫婦女二十三口因姦致死七命傷人兩目磔人手足二十餘件私刻牌票拿人私設水牢刑具繫人日有百數聲冤詞狀頗有千紙業經撫按入告奉旨提問擬斬矣而奕琛受其重賄一力担承賴持官司包攬翻案天敗其奸中彥以萬金托獄官送知府石萬程萬程却之而立刻申文上司提中彥之子吳徽霧會官鞫審各處鑽營求歷徽霧支吾不過當堂親筆供出湖州鄉官蔡奕琛初事起得銀八千兩虞成過付隨後令心腹醫生陳月坡和尚金臺到杭州監中來講一應衙門包與出脫京中上下通身打點金臺同陳月坡過付銀二萬兩知府據寔立案而海寧百姓寃帖一紙內開奕琛職狀行賄之人受賄之數與徽霧口供不期而合知府將口供寃帖一併申文撫按司道批詳在卷中彥惡又不悛獄中致書刑部侍郎章光岳寬民搜獲夫光岳過客中彥竊因何敢通書遂如心腹奕琛以舊衙門而兼秘友力為嘱托嘗求部覆其書現在又其一証也夫辟斬何法打點何事而乃以堂堂鄉貳交通罪犯希圖展脫何其有賄而不知有法哉聖明在上寔與森嚴懲貪而大臣之貪日甚懲惡而庇惡之黨愈滋身居九列鄉邦具瞻者所為如是又

何怪乎士習倒瀾民窮無告而地方所在有厝火積薪之
憂也臣據實直糾絶無一字風聞影響伏乞乾斷嚴勅浙
江撫按將吳徵霧所供蔡奕琛得賄數目及海寧士民寃
帖一紙并搜出中彥所致章光岳原書一一進呈則奕琛
之蔑法受賍怙威庇惡自無逃于聖鑒蔡奕琛正罪而鄉
紳畏法地方受福所係非小矣得旨據奏蔡奕琛受賄關
通吳中彥致書章光岳事情該撫按從公確查據寔速奏
該部知道

閣員言職

崇禎十一年六月諭吏部枚卜不拘詞臣該部應力持慎
擇何乃泛濫游移着詳酌開列衙門官及在籍諭之所推
許得真品焉以副簡在斯不負救時之望矣臣所云擇席
登舉宜慎者此也自迩年以来例爲借才之説與臺省一

二五

時短氣故入同仗馬口頰寒蟬致累皇上屢以失職詰問
足令人臣愧汗無地矣幸今言路宏開疑忌盡釋真千載
一時也然起廢之明綸久霈銓衡之故事猶稽豈所以風
佩諤而愧緘默乎而更有身無言責志在效忠濟處已可
礪狂愚而轉圜遍足徵聖德此當詳確開列以候上裁勿
負瞻顧趑見以滋掛漏臣所云建言録用難稽者此也凡
此兩端寔閣治要惟望皇上一在慎重其始固一在鼓舞
其末路獲真才而收寔用何憂天下之多事哉臣幼讀孟
氏之書有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
徧愛人急親賢也此臣所謂効其愚悃者也

考試閣員

崇禎十一年六月御中極殿召部寺坊院官考試閣員手
書黄箋示諸臣曰年来天象頻仍今年爲灾甚烈且金星
晝見已逾五旬將謂主兵耶方今正在用兵四月山西大
雪凍斃人畜將謂邊地耶然時已入夏何所致歟朝廷腹
耳目托心以致蔑尤易起直枉難分堪任者確推具奏
刑科給事中孫承澤請慎枚卜之舉録建言之臣疏云今
當海宇多事措注愈艱伏覩皇上憂勤惕厲旦夕靡寧真
千古所僅見者然殷憂雖足啓聖而升平尚未猝臻此其
故何也臣嘗俯仰思之蓋治道雖煩操術至約其要在于
用人聽言二者而已况夫表率之地有登一人而當千百
人之用者風厲之機有録一言而可收千百言之用者惟
望皇上加之意焉迩者皇上肅清政本慎重枚卜益毅然
欲與天下豪傑圖更始也臨軒忞詢親擢言官益毅然欲
與舉朝之忠黨集嘉謀也海内喁喁以爲風雲之会感極
神一德之應求不爽今日者必得公忠幹濟若而人以用

二六

之矣敢言直諫若而人以用之矣乃臣循名責實因往思
来而不能已于芹曝之獻焉請得而畢言之自宿位輔臣
温体仁等或陰狠而刻忌或優柔而伴食以致賢奸之用
舍日淆海内之民生轉蹙蒙皇上洞悉其狀姑予斥免中
外一時稱快亦可見人心之同矣方今枚卜之典已舉猶
廑聖明廣　確覈真監前毖後之至意也伏乞皇上離明
獨照將前後開列諸臣合之平昔講筵召對時意中之所
物色及一時衆何所憑歟欽限屢違寇尚未滅處分則勤
局吏張再寬則功令不信况勤兵難徼邊外生心還餉大
多鐲留未已民貧既甚正供猶難侵剝旁出如火益熱至
于重利尚欺分畛忘公近多比私即有操守清謹者又自
傲睨遂非必也俱令置處得宜禁戢有法卿等忠能体國
才足匡時其悉心以對

命閣曰劉宇亮傳冠進文淵閣大學士薛國觀陞兵部尚書餘官如故兵部尚書楊嗣昌戶部尚書程國祥俱改禮部尚書禮部右侍郎方逢年工部左侍郎蔡國用俱陞禮部尚書大理寺左少卿范復粹陞禮部左侍郎俱兼東閣大學士都着入閣與首輔劉宇亮等協同辦事嗣昌仍帶管兵部事嗣昌入閣時傳借力內援給事中張希夏疏謂考試諸臣於語言文字之外別有精神夢寐之緣等語奉旨朝廷擇輔原從詢考裁定何云別有因緣希夏妄為揣摩殊屬誕肆姑着回將話來越日具奏謂從來自古聖主賢臣精神自相感通如皇帝之于風后高宗之于傅說在在夢寐得之我皇上慎簡諸輔誠在語言文字之中至於精神玄感遠駕帝王實出語言文字之外尋奉旨削俸一年

清仁之旨

崇禎十一年七月少詹兼侍讀學士黃道周疏言臣聞下士而亨要道逾於太牢褐夫而被至言榮於文繡臣少而恨不得登洙泗之堂老而幸得覩勳華之澤自前月十八日召對以來臣欣然會心冰解凍釋謂自精一無訓而後今古儒臣未有與領其妙如臣今日者也臣是日從諸臣後覆陳數言略舉天人之義粗引精明之旨初無所中於要會稗於治化至煩陛下特達開諭以謂清任和之清乃學者造道之基知仁勇之仁乃聖賢完德之局臣退而服膺尋繹此論飢為忘飡疲為廢寢蓋自古帝王與諸臣上下議論文皇之力行仁義仁宗之心存忠恕未有洞徹簡盡一至於此者也又自諸賢論道以來始基造詣各有其方先儒之言正言修述儒之言良言靜自孔門而外未有得其次序究其始卒若聖諭所云者臣自惴窮愚得天者淺或祖得其入門不知究竟或謬窺其堂奧已忘其入門至今日乃獲披雲日而覩富美有以沂上古之傳有以開来世之學有以造就天下之人才有以匡維宇宙之治化臣自足矣臣當日即宜有所颺言猶恐人謂臣蓄之不深揚之太早今既踰旬矣臣思古今學者皆可以為聖賢所患造道不力於樹基古今聖賢皆可以為堯舜所患成德不收於完局造道之始不本於清雖言修言正言良言靜終有曲謹之蔽稿寂之非完德之終不歸於仁雖言智言勇言武言明終有權謀之非霸術之蔽夫使人主有霸術權謀之心人臣有曲謹稿寂之事則天下之治者必歸於亂亂者必不可治泰者必歸於否否者必不可泰而挽回匡持之說皆已矣陛下今日妙啓道心還言顧示於爛兵

熳餉之中吐此精神荒屯散鑄之外宣茲肯綮欲使天下後世之為臣者皆以清為本清則其性情清學問亦清好惡清罰賞亦清衡鑑清流品亦清倫叙清紀綱亦清因而清之四方之流氛濁塵冠攘奸宄無不清者清則何物可徼何非可遂恐其歸於曲謹稿寂而已而陛下又策勵之使其當任則任當和則和則是天下竟無有不任事不和衷之清也必使天下後世之為君者皆以仁為歸仁則其生賞仁殺奪亦仁容保師錫仁流逆放黜亦仁因而仁之四方之湯火塗炭愁嘆仳離無不可仁者仁則何功不集何利不溥恐其雜霸小康不詣於純王而已陛下又策勵之使其合勇於智合明於武則天下竟無有無智無勇功之仁也所以然者清為天之淑氣君宜專受之而分以與臣臣又澄徹焉以佐天明之用陛下宜慮為臣者之不清

不惡為臣者徒清而無所補於君仁為天下之本心衆所分受之而獨以與君君又翕聚焉以立天明之體陛下但慮為君者之未仁不慮為君者徒仁而反無以御其臣子思子為仲尼血孫一生以誠明為本誠出於清仁出於誠誠立則明生体清則仁立是皆上天之精神即為聖人之妙用陛下既以洞達精微舉而行之以正人心以汰邪說以鑒別人才以澄清天下何難之有仲尼之論陳文子清而未仁惡其不能強諫養亂潔身至於夷齊仲尼所謂仁者孟子直以清當之是則聖賢所至天下可知矣無識之士扶其權術以濁亂天下栩栩見多自聖人聽之何足以當糠粃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舜之君極於欽明堯舜之臣極於寅清惟明與清天下歸仁臣既以親聞堯舜之言親覩堯舜之心尚未敢有復言獨直以成吁咈之謨則又何貴於寤寐羹墻守先待後者乎宋臣李綱曰天下之理誠與明欺與暗二者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誠明而推之可進於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暗而推之其忠有不可勝言者如李剛則可謂知道也今天下尚可治人心尚可收人才尚可求以陛下之清明宣昭道化本至誠以御天下擇賢才以成功業彊勉力行大則三年小則期月昇平可致也諸雜霸權謀用之一時非久輒敗何所當於道化而收之至於諸臣淑氣已分聖學未備或有備至之人備存之論不妨包荒以熙帝德誠無取於遐心莫違不求諸道而已也臣稟氣衰薄僦居湫隘冒暑執筆不間朝夕遂成血疾恐遽奄忽不能以面稽至道闡繹精微猶憶召對所陳畢不足錄倘附記注使後世史藉得睹聖主學問之精以及微臣聞知之實紬繹無窮雖文繡太牢實自謂過之臣死且不朽

爭斂綱常

崇禎十一年七月少詹黃道周糾楊嗣昌不守制疏言臣觀今古治績其與章法度雖受於先王誼不敢改至於事務理極亦時通變以盡其神惟綱常所繫為臣教忠為子教孝垂憲萬世本於民彝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兵革鑿凶時出戎右不施於士大夫宋時武弁如田況岳飛皆禁乞終制皇太祖以劉基宋濂帷幄之任特聽其奔喪嗣後雖有奪情終遂物論嘉靖中年以北邊孔棘起楊博於宣大還翁萬達於本兵然其時楊博且禫矣又以夙歷移近雲中翁萬達以尚書降左侍郎棲遲不十日墨衣視事世宗心非之卒罷聞以去蓋自是非終喪不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勳名是後七十年士大夫守法邊鄙亦無事天啟末年袁崇煥冒起於右屯崔呈秀醜顔於樞府身膏斧鑕貽唾西市去今幾何而士大夫蒙面喪心營推營復嗟乎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匡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丁雖母憂宋世共指為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臣前三月在經筵見其吉服應召疑以終制今乃未然自嗣昌秉樞亦垂兩年矣不知其何時居喪何人推轂而顛越至此自有嗣昌而海內無行蒙垢貽獻其親者皆鞠塊投杖思懷節鉞之柄嗟乎人心之喪亦遂至此乎陛下克己省躬以禮樂忠孝治天下遇有小小災眚輒減膳撤樂素服避殿以勵群臣所以然者陛下為天之子也天有違行三層辰不群猶之父母温清不寧則人子為之引

痛不櫛不沐不食不寢以候父母之平復陛下之臧膳撤樂蓋服齋居所以教孝也又況於人臣者其家父母不幸委棄而儼衣冠擁輿從飛揚喑咤抗顏僚友之前豈人理之所應有也乎今宣大督臣盧象昇父殯載途不視含殮搥心飲血以侯奔喪而廷臣動推潤逖難移之人以緩其事臣見即抄象昇所請附近梅臣權捐其事於理可通令又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為子者可以不父為臣者可以不子也陛下以日月拂經星辰凌犯煇氣還和尚下詔求賢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皆受於天禮樂刑政之所從出毫不可替可人臣以哀毀不祥之身決裂馳驟彼此相煽以玷陛下仁孝之治干天地綱紀之常是不宜使天下四海聞見之也天下人材國自不足

三一

疆場中外尚可料理即使人材甚乏疆場甚迫當旁求中外誠信不貳心之臣而用之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違道引蘖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治天下之道無他不過正綱紀審法度沐濁揚清舉直錯枉當於民心而已民心當則天心悅天心悅則陰陽調風雨時雖有烽火之警如豺虎逸於原田父衆擁而射之矣不得已相其要害崩力注之使忠臣孝子鼓勵四方衆志可城也諸忌君親營富貴射生剌飛者豈有毫末利於朝廷而違官以餌之耶凡人遺其親必不利於君壞於家必無成於國語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楊嗣昌在事可二年張綱溢地之談疑市樂天之說才智備觀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指忠指亂說夢描風猶狼狽之獸倚肩俱走無從施其鞭策又何益於負重乎陛下事事欲卓越今古又以經學範圍縉紳家庭小小勃稽尚以法治之而胃喪數倫諸臣獨謂無禁臣雖至愚竊以為不可也

先是道周具二疏其一據風聞糾撫臣方一藻其一言不當起復陳新甲為宣大總督二疏繕成使班役投會極門班役以黃方在枚卜不欲其上疏乃寫言會極門內監需索銀八兩以窘之黃不能應未幾嗣昌入閣黃復具一疏言楊嗣昌不當奪情入閣繕完又付班役班役見枚卜之事已畢遂將前二疏並投之至七月初五日上召閣臣來平臺又召五府六部都通大錦衣衛堂上官吏科等科河南道等道掌印官協理詹事府少詹事黃道周來平臺召對閣臣楊嗣昌以人言未至中使遍趣始到日午宣入帝常服坐門內輔臣薛國觀劉宇亮傅冠及新輔臣楊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各次第面恩訖黃道周奏

三二

臣註籍未見朝蒙宣召不敢不進帝曰知道了召吏部尚書商周祚侍郎董羽宸及戶部署部事右侍郎許世藎兵部輔臣楊嗣昌刑部尚書劉之鳳侍郎王命璿等各以該部職掌再四申飭訖帝召黃道周跪帝曰朕幼而失學長而無聞時從經筵啟沃中略知一二凡聖賢千言萬語不過天理人欲兩端而已無所為而為之謂之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之人欲多一分人欲即損一分天理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你三疏不先不後卻在不點用之時可謂無所為乎道周奏曰聖學淵微非臣所及若論天人只是利義分別為利者以功名爵祿私之於己事事專為己之私此是人欲為義者以天下國家為心事事在天下國家上做便是天理臣三疏皆是為天下國家綱常名教不曾為一己之功名爵祿所以自信其初無所為帝曰前月二十八

日准陳新甲何能當日成疏道周奏曰先時要推不拘守
制者已知是新甲又嗣昌先荐他所以當日草疏要上至
未時已晚所以不上帝曰三疏皆後時始上何為拖于時
道周曰初欲上疏時因同鄉御史林蘭友科臣何楷有疏
恐涉嫌疑帝曰如今就沒嫌疑麼道周曰臣所奏關天下
綱常邊疆大計如今不言若後時言之又怕無及所以不
得不上前日言路若有言者則臣可以不言臣之有言臣
不得已也帝曰近來言路大開不拘何人言的當都是聽
的原無避諱何為先時不言至薦用之後方言通道周曰
先時既不可言至薦用後不得不言今日不言再無言之
日且如高官厚爵誰則不樂臣織默數時亦可叨冒升斗
為先人誥命後人恩廕臣何苦捨自己之功名為他人之
話柄臣所惜者千古之綱常名教臣何私之有涉帝曰清
原是美德但不可揚詡我太祖祖訓曰俗儒是古非今奸
吏舞文弄法是此等人又曰且就清字言如伯夷是聖人
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止叫做廉不叫清道周奏陳
文子大節不可觀夫子說他清夷齊大節可觀夫子所以
說他是仁帝曰你說多有牽扯如前云子思子一生以誠
明為本此句是了又曰誠出於清仁出於誠不又隔了一
層道周曰人有欲則不誠此誠字都從清來不清安得誠
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此即誠生仁之說凡孝弟
最篤實所以為仁之本有孝弟之人纔經理天下發生萬
物如不孝不弟的人無有根本如何生得枝葉故說至誠
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如無根本那有枝葉
又奏云譬如綱常名教禮義廉恥皆是根本上事若無此
根本豈做得事業也奏未畢楊嗣昌跪奏綱常二字不可

不割明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臣述在父子之首古之君
臣是列國之君臣去此適彼故有避色避言之義今之君
臣乃一統之君臣為臣子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即臣父
母皆受君恩而無逃臣又逃于何先朝楊榮蹇義侍祖宗
三四十年無一日敢離左右故有奪情之舉天下咸亮之
後來臣旅進旅退無侍上三四十年之事所以人不能亮
且如成祖奪楊榮蹇義之情而寵給事中丁鈺世宗奪楊
溥之情而羅廖昌臣入京聞黃道周之品行學術為人所
宗意其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不謂其疏上
自謂不如鄭鄤臣始嘆息絕望帝曰朕正要問他此事嗣
昌奏人言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今鄭鄤杖母禽獸不如道
周又不如彼還講甚麼綱常道周奏大臣聞言應當退避
使人得畢其言漢唐以來故事諫官論執政者出聽諫官
對伏讀彈文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辯不容
臣盡言者帝曰你說了多時候輔臣纔奏嗣昌奏臣為綱
常名教不容不剖陳帝曰卿才猷敏練原為時事多艱屢
旨敦趣誠非得已這疏也不為奪情古時人情多無所為
近日人情各有所為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人邪說別
是一般今人邪說直附于聖經賢傳之中關係世道人心
更大道周奏臣生平恥言人過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
今日在上前興嗣昌角口亦非体臣知為天下後世留此
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帝曰對君有体這本前邊引綱
常後邊全是肆口潑罵道周曰何敢潑罵魏徵云臣願為
良臣毋為忠臣疏中只有兩句說公子開方不省其親管
子比之猳狗李定不持繼母服宋時比之人梟此兩句是
臣過激幸遇明主纔敢直言帝曰直言豈是潑罵道周曰

人臣進言甚難管子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所言綱常名教者朝廷之綱常名教禮義廉恥者朝廷之禮義廉恥假如臣為一己之私只用緘默自取富貴何苦與他爭辯帝曰你無端汚詆大臣又以大題目來說他不得不辯總是別有所為道周曰宋臣司馬光有言臣若有專司則有所不言如為諭司則無不可言者臣為侍從論思之臣與嗣昌比肩事主比不得詆毀大臣臣自少讀書於今五十年無一言一事不可對於君親告於妻子臣二十歲耕手足胼胝四十表親負土成墳誠不忍見有奪情之事帝曰既如此說又不知鄭鄤是怎麼說道周曰匡章棄子通國盂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吾不如宰予臣謂文章不如鄭鄤帝曰章子是不得于父豈鄭鄤杖母之比你說不如鄭鄤是删比道周曰衆惡必察未可因一人之言便主上

三五

不知是非之實帝曰陳新甲先作兵道諳練軍情用之以撫不幸有人倫之變不得不還歸今日內外交訌不得不用他你說他走邪徑難道楊嗣昌一薦就是邪徑道周曰臣不識陳新甲但人正則行皆正心邪則行徑皆邪且奪情一事在司馬堂猶可在內閣則不可使嗣昌一人為之猶可又呼羣引類使成奪情世界則不可臣不得不言臣今日不言使後言者亦是臣今日之恥帝曰如今的人有所為就在綱常名教道周曰自是陛下之綱常名教豈臣一人之私帝曰朕正要再問你鄭鄤五倫盡絶昨日許曦等說他罪狀甚明不如雜職到有公論大小臣工倒無公論這也可恥道周曰人若為功名富貴只當說鄭鄤不孝不弟依附權臣豈不立致通顯反說不如鄭鄤正是臣無所為宋人患李定不丁母憂於孝子徐積賜束帛以風之

臣如要救鄭鄤則恭楊嗣昌非所以救鄭鄤也帝默然道周曰方今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帝曰我先師孔子攝行相事誅少正卯正卯當時亦稱聞人五罪有一不免孔子之誅今人多類于此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所以夫子誅之臣生平自反置心不敢不正毫不敢有私讀夫子書惟求不得罪于夫子帝曰前以爾偏執稍示裁抑後聞操守遺復賜環即前日那樣着天勞頓之餘仍成一篇文字雖不切題才亦可用還要用你不圖這樣偏矯恣肆本當拿問念係講官姑着起去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你都是虛話一生學問止學得這佞口道周曰臣還將忠佞二字奏明夫人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的為佞豈讒諂面諛的為忠乎夫敢爭是非辯

三六

邪正者為佞豈不敢爭是非辯邪正一味容悅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亦不明此從古為政之大戒望皇上体察帝曰起來楊嗣昌曰皇上所論甚誠是誅意之法道周亦冒盛名望求優容帝曰這便是優容了帝賜瓜果點心各官謝出復召回聽諭曰今內外交訌天災地震皆朕不才不能感發諸臣公忠為國之心不智不能辯別是非邪正及不能宣布德化不武未能剷平禍亂凡此皆朕之寡昧即朕之愆尤人心關係國運世道一等機械存心的專於黨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纔簡用一大臣百般詆毀若論祖宗之法當何如處看來這寇盜都是易治衣冠之盜甚是難除以後再有這等的立置重典諸臣各宜洗滌肺腸消除意見共修職掌共享太平之福諸臣承旨起

刑部主事張若麒糾黃道周曰頃者皇上憂軫時艱不惮

煩勞名對之後大布王言諄諄然以正人心息邪說為治天下之大本原畢黨同伐異之隱情招權納賄之狡術無不見其肺肝直為道破而闢邪一義尤為千古之聖帝名賢所未嘗發一時之端人正士所不能言直如日月當天妖狐莫遁消阻閉藏之態固已堪憐謂大家洗心以付特守振拔之明旨何意諸臣之持衆藐背道理好言歸過皇上而無天無地無父無君一至此極也以臣所聞數日以來天論既頒羣黨藉藉或擲抄傳之邸報而怒視或引不倫之遠事而詆議通宵聚衆信口譏誹未已也至有謂名對之日黃道周犯顏批鱗古今未有而皇上為之理屈者至有謂聖諭洋洋何故亦作對偶者甚至有謂聖諭中邪說依經一段不出聖裁者紛紛擾擾日改日增要使古今未之好話盡出自道周之口而凡可以歸過君父者無所

三七

不至蓋倡之者飭六藝以文奸言務在假托道理以把持朝廷而顯行其呼朋引類之計于是記誦儔者附之不儔者亦附之甚至不辨菽麥墨汁全無者亦附之以為怙權納賄之地一闢皇上頂門之針遂大家喊叫謂老魔之赤幟即拔山魈之穢態難藏嚇騙不靈黔驢無章遂至潑口橫加毫無顧忌倘不亟示前日召對之語宣錄刋傳與新頒聖諭共為日星之揭則背公死黨寔繁有徒或鼓煽以惑四方或私記以疑後世致令朋串附勢之史臣狗私載筆皇上正人心息邪說一段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且為怨望者所埋沒遮掩矣夫病之久者不加瞑眩不能立愈迷之甚者不牽猛索不知回頭伏乞皇上始終為世道人心計深思遠慮速賜施行目今舉國若狂莫之敢指臣雖備員末秩亦荷皇上生成之恩何忍肆其兇鋒當同不言以負清時也于是降道周六級調外用楊嗣昌奏移張若麒于兵部

綱常大義

崇禎十一年七月修撰劉同升疏言臣備員侍從待罪二年每見皇上至孝永慕廟祀敬誠頒行孝經小學風勵天下聖心人思上同堯舜臣仰窺淵源宣弘教化竊惟中國所以為四裔觀望者賴有倫紀以為之維也是為大經原本大經變通其制使倫紀之立萬世勿墜是謂夫權夫權者權乎其經未有離經而言權者也是故孝子有終身之喪而聖人制三年之禮非過於情之禮而不及於情之禮也縱有弗類必無毀制而忍於其親天性然也臣於楊嗣昌有不忍言而不容不言者敢昧死為我皇上陳之臣官史官也依阿腆腮以附閣臣則媿良史上負聖明下負所

三八

學日者策試諸臣簡用嗣昌以內外交訌宵旰焦勞如人亟欲疾去難試諸方以冀一效聖明之用心亦甚苦矣都門喧傳謂嗣昌縗絰在身姓名不祥非若軍旅可以凶事行之也臣所以隱忍未發意嗣昌亦人子也良心不沒父死謂何必且哀痛惻怛上告君父辭免綸扉庶幾善承聖意尚盡輿情夫邦政之權亦非輕於撥地也辭綸扉而掌邦政亦可效於時艱也何乃循例再疏遽入辦事服絲安忍叛禮滅親垂之史冊萬世唾罵傳之邊徼四裔竊笑以謂國家乏人如此大臣自處如彼以袁崇煥之故智用于今日不見皇上之處崇煥不動聲色而急忽奮乾斷乎曩自皇上切責委靡而嗣昌不可以為臣今又一旦忽易墨縗而嗣昌不可以為子若猶附和黨說緘口全軀不惟臣以為不可天下後世皆以臣為不可臣不及遠引古昔

近如李賢奪情人望頓失張居正奪情身名不終夫物
未有本實先撥而傾折不隨之者也豈非志敗氣餒己事
之明証哉國家亦何賴焉當賢居正時抗賢而犯其鋒者
先臣羅文毅倫鄒忠介元標是二臣者初入班門直節報
主臣生二臣之鄉志二臣之學當言不言顏面何施且臣
念及先臣應秋而不禁哽咽沾臆也先臣起家及第五載
講幄四疏納忠爭冊立請冠婚東封議起力排和戎後先
忤奸輔申時行趙志皐遂嗾群小陷以不測皇考深憐忠
直皇祖特鑒清操得免身家之危卒至憂憤而殞伏遇皇
上登極賜謚文節臣一介書生欽蒙皇上特恩親裁進士
第一寵錫隆盛感激涕零父母髮膚竭盡思報臣之一家
皇祖所保全之一家也臣之一身皇上所生成之一身也瀝
兢兢勵志惟恐有負知遇尸默充位義之所不敢出也

三九

血拜疏冒犯新恭罪無所逃然生死榮辱皆足致身之地
臣亦遑恤其私也伏乞皇上廣擇翁萬折衷典禮勒立嗣
昌終喪守制庶綫綸靡不玷倫紀無斁

扶名教講儲才

崇禎十一年七月編修趙士春疏言臣草茅賤儒世受國
恩蒙皇上拔置上第授臣史職二載於茲感恩伯勵中夜
以思今時事多艱人情積玩內外多故餉匱兵單豈獨一
時諸臣才力不堪驅策哉良繇功名之計愈工而忠孝之
性未至故也樞臣楊嗣昌墨縗蒞事拮据罔效荷皇上特
達之知簡入綸扉使嗣昌而猶有人心者當念代言非金
革之比累朝有糾正之條聖經賢訓昭布森嚴自應力辭
新命矢報中樞乃讀其勉承恩命一疏計較於歲月久遠
之間絕無有哀痛惻怛之念遂儼然服緋到任聖人之言
回食稻衣錦于汝安乎臣于是歎嗣昌之胸無天倫目無
清議而忍心害理蚌悖一至此也伏讀聖祖六諭必先父
母皇上初政首闡孝經在閭巷猶欲教以人倫豈端揆可
先容其掃棄臣又考之祖訓國初附六部尚書正二品以
中書之事分隸之今之尚書猶宰相也景廟之朝于謙考
廟之朝劉大夏倚毗親切未嘗以東閣處之蓋以六卿之
職展布有餘名位未嘗不足故也今即使嗣昌而果才也
司馬之堂儘堪報效何況紙上勦撫無救民生局中欺賞
坐傷國体業於封疆無補豈云殘務可忝將來幾務為重
必反謂封疆可卸徒以稀榮之計遂其卸擔之謀既無以
責嗣昌之成功又無以作朝滿之忠孝臣所謂不如還樞
臣之職以維名教者此也然臣於是更有進者仰窺我皇
上軫念時艱求賢若渴不得已而破格用人奪情起復者

四〇

寔係人才缺乏之故然臣以為天下未嘗無才而皆向來
大臣不肯實心講求之過也夫無事不講儲才有事輕言
破格終身之職業未見他奇而一日之機緣已叢倖進此
豈可謂用人無弊之道哉臣謬懷管見不避詳舉敢以一
二為皇上陳之今時事最急無過兵餉屈指中外但得數
十人而天下之事集矣督撫者治兵之人也得其人以聽
之本兵則鎮戍道將可次第問也布政使者理財之人也
近來視為監司富缺而不精求其選計無誤於此誠得其
人以聽之司農則屯鹽鼓鑄可覈實舉也又此數十人者
其始莫若責之大寮之保舉而又非泛然舉之也宜倣古
周官六計分其科目而辨論之如所謂廉而辨者理財之
選明而決者治兵之選是也得其人而眾皆曰賢付中之
外職掌可也得其人而敢遽信其人則但置之班行時賜

接見款奏明試深觀而熟察之書使所儲之才多於所供之職又安用此綫經之夫宣勞王事乎於是着令甲永禁奪情綱常名教昭然白日豈非大聖人立法超出尋常萬萬哉臣所謂亟應講儲才之法以禁奪情者此也臣新進孤立何敢輕瀆宸聽惟是結髮受書臣父陰美嘗教以臣祖先臣用賢當神祖初年輔臣張居正蔑倫起復臣祖慷慨建言為鄒元標諸臣之倡幾斃杖下腊其敗肉以示子孫臣雖愚陋敢背家學而忘先訓乎如今者坐視樞臣蒙面入直綱常掃地而囁嚅不言是上負堯舜之主而下忝所生矣有臣如此又安用之冒昧愚忱罪無可逭伏乞聖明垂炤焉

風俗 葛陵

崇禎十一年六月給事中孫承澤言天下之治亂關乎風俗風俗之淳漓則以語言為端故有道之世庶人不議農安於畔士安於庠家庭多孝弟之子十室有忠信之士風恬俗美而上始不勞而治比至晚季恥教厚而浮澆昧廉讓而事構鬭紛紜糾纏莫可名狀而無如近日私揭與越奏之甚者也閭閻睚眦所爭有幾乃結連訟師裝點多款織及閨門曖昧之事狠其陰謀不軌之情全當之者羞縮無地徬徨無門或多方以行成焉不則刊板廣布影聲相吠即今巷陌之口粘連殘滿皆奸惡借以挾騙者也富民懦士貞夫節婦不知幾為呑聲矣至于登聞有鼓封駁有司原以通民隱也乃無賴奸棍巧行其傾陷或陰託為護身如近日劉更榮李春瀾等猶日自為穴中之鬭也甚至市棍而訐御史部民而劾縣官路將而參主帥已陛之主簿而挾選司名分倒置綱紀蕩然從前所未有也總之風波之民易動而難靜初起不過傾陷在人心漸成則江河在世道臣之所大懼也伏望皇上嚴賜禁飭有敢仍行私揭即同匿名文帖論有借上疏潛住京師私行要挾者五城御史即為捕治庶奸究清而良善安風俗淳而綱紀肅矣臣尤有說焉民生之蠹也蓋以地方有司知刑罰而不知教化尚事功而不尚經術則求民者淺而治民者疎矣民有自然之良不倡則率則不現臣以為社學之制當興興聖諭之講當亟也蓋社學為蒙養根本形端則表自正地方宜禮聘師儒將欽頒小學日習月課為之措給廩餼時稽勤怠如近日睢陳道臣張鵬冲以所屬之五鄉碩梗難治設學教習一時向化亦其明驗也聖諭六言最切日用之事聖經賢傳悉括于此地方官宜敦請有德鄉紳或高年儒碩明白銓解廣為闡發如往年陳留令韓一良每于朔望親至伊尹廟集衆講解數年不倦至今陳留民風淳樸雅不好訟亦其明驗也蓋教化行則其刑罰可措經術正則事功自興如此而風不移俗不易臣不信也惟此二事雖屢奉明旨然鮮有寔克舉行者故功効不彰宜世道人心凌競以至于此語曰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三代原不易民而治伏望皇上留意施行

鹽弊割没

崇禎十一年八月南給事中張焜芳糾史𡍼曰鹽弊中有割没一項而塟之贓已踰二十餘萬矣割没之名何曰始舊例鹽每引每包重四百三十斤而秤掣之時包中偶有一二斤者亦不許混帶必割没入官立法何其精詳搜剔何其嚴密然總以杜私帶之弊非以恣額外之徵也既以割没充贓罰供巡方之取用而高欽舜等輩數踰十餘萬

而為監臣楊顯名所糾參然亦未至如史𡒄以代庖之官半載之內而巧取至二十餘萬者𡒄惟垂涎劄沒但利其多不利其少于是寄授意旨不用秤掣坐定斤數每引不下二百斤而鹽遂任其夾帶奸商遂恣行綑載故每包必致人力不能扛抬甚而衆多人就地准輦者有是理乎是巧借劄沒之名大縱私販之實矣所以正供愈歉而鹽務積弛致國用受詘聖衷廑憂𡒄之罪可勝誅乎又如納級中書汪之機徽實富豪與大奸劉小二腹心相依私圖私販箝官虐民遍路側目史𡒄以巡方重臣正當訪察而反與之迭為賓主秉燭夜遊流連酣飲及至出巡侑觴穢褻堪嗟𡒄至臨行賍私數十萬寄頓其園亭致機之熾焰愈張而私鹽興販公行莫忌今(奎)日劉小二始被監拿究而機仍漏網也既而楊士聰後糾史𡒄革職追賍繫于獄

四三

慎重卹典

八月錦衣衛僉書王鵬冲為其祖永光請卹上曰王永光已削加御閒任王鵬冲何得借脩城濆請

誡訓勲戚

崇禎十一年八月諭戚臣皇親駙馬之家姻聯帝室祿享天精含玉輝煌富貴全備回視閭閻光景不啻天淵亦云足矣彼仁人君子當此遭際必下心守分不負國恩厚德養倫以保身名真可嘉尚乃有不安分義蔑棄礼法或濫交官府或妄覬朝權甚至縱令積惡遊棍魚肉小民收受無影投獻硬貼告條平白霸占或虛寫文契或擅行鎖拷京中科道瞻狥溺職不敢糾參在外有司畏忌存心反為護衛聽彼覔覔小民含冤抱恨惟詛謗呼號而已不知天怒降殃國法罔貸幽則後嗣斬絕顯則身受刑章人鬼交責即拊心自悔嗟何及矣念此以久欲頒未及茲簡舊帙見我宣宗章皇帝外戚事鑑一事分別善惡各有報驗其禍福之于善惡也如影隨形真足示勸戒者時令刷印班賜凡我戚屬時切省覽勉力為善亟去惡端盖不干法紀即是尊君不思害人即是積德傚效前賢以為後嗣之計仰遵祖訓以貽門祚之安不出日用尋常之間即獲悠久和平之福在國恩礼無虧于己身名俱泰何其美也欽哉

又諭嘉定伯周奎左都督田弘遇右都督袁祐曰近以戚臣不靖特頒書勅戒之念尔三家尤非他比遵旨遷善注望特殷即應時集宗族宣揚書勅事理句句講解件件責成務使子姪俱成仁讓之風庶藉近戚可為衆觀之倡倘泛視故違明遵暗背祖宗之制其誰敢私各宜省察勿負朕意

四四

嚴禁冒籍

八月諭禮部冒籍原有嚴禁以後有異者改學者俱着察究

倫常為重

崇禎十一年九月南道御史成勇疏言竊惟天地所以不毀者人為之維也人類所以不絕者禮為之維也故記曰禮也者猶体也体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聖人作為礼以教人使人知所以自別於禽獸者礼而已矣礼莫大於倫倫莫大於君親未有不知有君親而可以齒於人類者也今夫縫掖甕牖之子匹夫徒步之人有人焉指之為無君無親則怫然作色何也恐不可齒於人類也況儼然衆國之軸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者而肯認其名乎臣謂欲避其名當無其實苟實之而(有)名是避又從而箝人之口廟堂

即不議之草野得而議之縉紳即不議之庶人得而議之當時即不議之後世得而議之白簡之糾彈可藉青史之斧鉞可藉乎臣始謂輔臣楊嗣昌不知有君親之人也固不敢以忠孝責之今見嗣昌疏中有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之語反覆辯論無非避不忠不孝之名是嗣昌猶知有君親也猶可以忠孝之言告也臣不敢勦襲他人之說但就嗣昌之疏以詰問嗣昌可乎嗣昌謂古之君臣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之君臣一統之君臣無所逃乎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也不知嗣昌所引者何古所指何臣所據者何代之經所遵者何國之典豈非聖諭所謂另一邪說者唐虞三代未聞奪情起復之事姑且勿論漢唐宋皆一統也有宋去今未遠即以宋言之遵禮經而不起復者富弼劉珙也循故事而起復者陳宜中

四五

賈似道也嗣昌將以富弼劉珙為忠乎抑以宜中似道為忠乎嗣昌雖巧文辯慧必不敢以富弼劉珙為非而以宜中似道為是宜中似道固無所逃於天地先得嗣昌之所同然矣不知富弼劉珙當時安所逃乎信如嗣昌之言是天下凡為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喪終則為後君為不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擧人類化而為禽獸不止也留一嗣昌而生天下不臣不子之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為臣為子之鵠嗣昌之妄為附會而不讓謬為飾說而不辭者豈自以一身之去留係社稷之安危而為天下所無乎將嗣昌之學術天下無耶嗣昌之經濟天下無耶嗣昌之品貌天下無耶忠孝之旨不明無問其學術矣秉樞兩年一籌莫展邊警頻告流氛披猖無問其經濟矣清議不畏名教不畏經典之訓詞不畏萬世之公是公非不畏無問其品望矣嗟嗟嗣昌去則所全者大既進於子道亦完臣節不去則所失者亦大既為今日之職子而敢於排衆議必作他日之亂臣而敢於變舊章最可異者嗣昌既不知有親矣又執猶子之誼事程國祥三十年者何也豈非為其父之同籍乎讓行讓坐何此時猶知有親欲發朝廷之礼以伸其私情也政孟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此臣之所大惑也臣極知言一出而禍隨而不忍嘿嘿者臣蒙皇上特恩改置言路是以言責臣也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事關綱常倫理者不言更有可言者乎此臣寧冒犯天威以明受祿不誣之誼不敢承順意旨以長指鹿為馬之奸臣不識忌諱出語戇直鼎鑊斧鑕臣所願甘伏惟皇上鑒其狂瞽

四六

三案謚典

崇禎十一年九月刑科給事中李清疏言伏讀皇上所訂記註天語諄諄擧先師孔子為言夫孔子春秋一書定二百餘年彰癉今日謚法一事亦有二百餘年未結之勸懲焉在皇上一昭定之臣要畧其說厥有三端可使時日之諡核無權而隮於閘卷翕於素論者則其一為太祖之龍興泰運也勲名所聚也其一為成祖之龍戰革運也忠義所勳也其一為世廟興皇上之龍潛蠢霧方濃離明未耀蒙運也鈎霓所起也則所號為開國興靖難及慘死諸臣三案謚與所宜急興定者矣以言乎開國時屬草昧於謚多缺當奉太祖之成言以補缺謀略無雙文章第一非御對所以褒陶安乎傅一廖二非御製乎蜀頌所以美傅友德廖永忠乎效忠致死每念不忘非聖諭所以悼釋成乎

此四臣者均宜首謚若葉居巽以建言獲獄則一訓導耳丁普郎以衰元執兵作戰鬪狀則一樞密同知耳謚一訓導而後此直掖棲鳥寒蟬寂而伏馬緘者可愧也謚一同知而後此横玉珥貂穴中鬪而狀下伏者可愧也從茲通推如章溢馮勝孫夫輩不過十餘人而可以定開國謚典矣以言乎靖難時屬草除於謚猶疑當奉成祖仁宗之定論以破疑練子寧若在朕當用之非成祖追宥其黨者乎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卓敬非成祖深惜其才者乎方孝孺輩皆忠臣非仁宗重嘉其烈者乎此三臣者均宜首謚至若龔詡之不負城門一慟則一衛卒耳王良王觀妻之投水與胡閏女之毀形不嫁則三等流耳謚一衛卒而後此改頭換面身冠裳而心市井者可愧也謚三等流而後此覆雨翻雲貌簪纓而巾幗者可愧也從茲通推如鉄鉉陳迪暴昭三尚書輩不過二十餘人而可以定靖難謚典矣若夫慘死一案其經諸臣屢陳者近時人耳然以天啟之末參正德之季則如御史蔣欽指揮張英以及陸震孟陽何遵等皆諫而死者也合之左光斗萬燝黃尊素等可共作一慘死案蓋强項之挺骨鉄漢之嘔肝皆撑持世運一鑽鎔也據虎才者國封章可採尸犴穴者亦姓名可稽而家褒未備何處可尋馬鬣芝蘭半雜誰人為乞龍章此巾古慘今者所興感于盧蘭蜜編荒烟斷隴而欲代為吁籲也伏乞勅下礼部將三案諸臣臚列大槩刻期上聞至于去取予奪一聽上裁異日書之史冊曰崇禎某年謚開國諸臣若而人又謚靖難慘死諸臣若而人甚盛舉也蓋所舉止十餘年曠典而所括乃數百年遺案知非明斷並出之皇上固不能立定此善與善謚耳若夫李善長侍勲而驕欧炳文墮成而耄然前功自不可掩宜予中謚可也胡廣始悖周是脩約而有媿死友鮮負解縉子婚而有慚生女亟奪原謚可也陳瑛蛇吻蝎尾肆螫逢于弁無逃于好還徑加惡謚可也此又推惡與惡謚之旨而分別言之將皇上旌善彈惡昭往勸來之書與孔氏春秋並昭垂不朽矣

開採鼓鑄

崇禎十一年九月工部左侍郎張慎言疏言近以司農水衡告匱議開采議鼓鑄議屯田議開墾議葅法者既發言盈庭矣臣竊以為急則治標緩則治本今日之計當標本兼治而後可治標以救目前之急而治本以為經久之圖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蓋為百年之慮者止可救目前止圖補苴目前之急禍且有不可收拾者焚林竭澤終非本計也恐字踰限謹齋沐恭繕三疏先以開采鼓鑄言之臣以為開采鼓鑄果如諸臣之言國家獲倍稱之息亦無補于得失之數何言之遠者不具論記三十年前米斗止百錢耳且有不及百錢者近年以來斗小而直踊且騰至三錢矣若以原斗較且將四錢矣是今日金錢四萬止抵當日一萬之數古者百里不販粟近所在飢荒至販粟千里之外何以故粟死而金生也今日不講生粟之法而專恃一切開鑄之術政使金高於斗亦復何益昔人有言使我為治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此有至理不當以人廢言也若使千倉萬廂百室盈止未價仍復先年之舊是一萬之錢可抵四萬之用不已便乎況開采未必獲什一之利而種種之害不可勝言矣至若言鼓鑄之利者其言似鑿鑿可聽然臣以為今日非錢少之患政錢多之患也試

觀中外遠近萬貨皆貴不止百穀至布帛菽粟無論貴賤軍民一日不可缺者當日窮鄉下邑之民以中人之產餘夫之田經營節縮八口之家饒燠而有餘今日以中人十家之產八口之田竭蹷而不足且散而之四方為溝中之瘠者不知凡幾其故何也蓋穀生則萬物皆生穀貴則萬貨皆貴貨少而錢日益貴貨貴而錢日益賤也當年傭者竭一日之力得錢三十上下而可以飽其妻子今且倍於是而不能求一日之飽推此類具言之則還兵一日之餉倍於往者三日而尚不可而國家安得如許金錢而餉之也況兵之數不可記極乎極言之在民則不農不農且將為盜比既為盜又當費勦餉不可冀在兵則日躁躁則且將逃而叛比既逃而叛往者之餉已不可追而又當有追捕之費再募之費兵民盡為潢池之英百姓困而不得耕而若於加派征調者又無論矣若使兵不躁民盡歸農百穀皆生現在之金錢臣以為足用若百姓不農且迫而為盜雖錢如江河之流臣以為不足且不止於錢之不足而已記萬曆年京師制錢以錢六百抵銀一兩今則增至八百文矣且復有奇零而河南山以西有至一千四五百不等者此何故則錢多與私鑄之患也今無法而使穀與貨日多而錢日貴而專講生錢之法政使就銅山而鑄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奈之何孟軻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礼財不可勝用也所謂不可勝用者何物也非珠玉貨幣也不過菽粟而已故又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民焉有不仁者乎菽粟生則金錢日益生非真日生也有無相易貴賤相權兩相生而遂裕於流水之源原若菽粟死則金錢亦死非真死也子母不相權本末不相稱恐金錢無單行之理末重而尾不掉勢固然也

開墾屯田

慎言又言開未鼓鑄臣已言矣至開墾屯田之故臣謹再議之臣以為開墾是也然今日已熟之田而民之棄而不得耕者不知凡幾民之願耕田而不能耕與不得耕者又不知凡幾此皆各有故不求其故而欲驅軍荒殘破之孑遺樂而饁婦子於南畝徒使之輟耕太息而已而漫然曰開墾是圖未獲之萬一棄已成之膏腴不亦左乎今日之政但使土著無所苦而不逃既逃亡者無觀望而復業雖閭里未必驟有畝棲野被之盛國家未必便有貫朽粟紅之效然是蔑是蓑雖有飢饉必有豊年民日歸農而賦稅徐足又況於免賊盜之患勦捕之餉乎至屯之故蓋難言之矣前縣丞沈時其言亦持之有故今天下衛所軍屯之法壞已久矣若按祖制而核之不止無屯亦并無軍矣不止問他人以屯有幾何田在某處即問之軍而軍亦有不知者矣又祖制屯田膏腴如山西澤潞土瘠民貧而寧山之屯則在輝縣獲嘉潞州之屯則在廣平大明是也軍已無屯不盡豪右占買亦有平民兩平交易者但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父子相繼已為永業今若一旦以國法繩之使之田盡歸軍治之罪而勒其原價國法所在彼亦何辭然田非止一畝也人非止二三也承為世業已非一日驟奪而置於法恐生事端且非人情又況奉行不善其閒追呼拷較凌虐需索又奸民規壞所怨田產指非屯為屯又以屯為非屯天下脊脊多事豈宜復開此亂端乞勅令諸臣講求其故不必別設官條但以本省撫按司道於原勅內

添此一款嚴切責成撫按下之該道該道下之郡縣一道即清一道之屯足矣軍之有屯而不能耕也如敗蕩之子其祖父貽以千金之產不能守而鬻之他人即使族之長者贖其故產而與之已而又復蕩盡今日之屯使贖而盡歸之舊軍決不能守贖則價無所出奪則又非情理合無但清核其原屯之數在某縣某人者於民田之外另置冊籍照民田之例而增其賦蓋河南山東等處其維賦僉馬諸類皆計而派民之所以利種屯者以有民田之利而無里甲之雜差且賦額以輕令或使如民田或稍加爲隨民之便而裒益之可也但此是不得已之計而祖制衛所軍屯之法無復有纖毫之跡矣臣生居僻野不習衛所之事勅令諸臣考求要使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既無大壞於祖制而又便於軍民庶可以權今日之急亦便計也

疏通鹽法

愼言又疏通議鹽法者亦多言鹺稱矣然計天下之鹽法河東不同於長蘆長蘆不同於兩淮兩淮不同於兩浙乃其要領則可一言而盡曰恤商而已國課之所以不虧者鹽之行也行鹽者誰商行之也商之所以能行者以有厚利也故商得重貲而鹽自行非官能使之行也鹽行而課自足非徒嚴刑峻法可使之不虧也故曰在恤商而已雖其間科條不一而大指總歸於是猶之足賦者在盡地之利欲盡地之利者在得農之情而農得竭其力欲得農之情而竭力在去其農之害鹽法亦然欲課之無虧者在得商之情而去其商之害故策鹽者不必官別尋一整齊之法即以行鹽之法仍曲詢於商若何而行若何而可以經久若何而可使私販不禁而自止因其勢而利導之即有奸商積弊但去其太甚使之樂而喜從事自下令於流水之源矣蓋鹽商與他賈不同皆攜數萬之貲以求什一之息重廉恥而惜体面以故多一官則多一害稍加凌虐即行重賄以圖苟免無可奈何稍解散以去即以一切法縄之亦止得一二年之利而其後商散而賦遂以不繼此所謂竭澤而漁也猶記萬曆末年有袁世振者行綱法行之半年新舊之引帶銷而課之解太倉者幾倍於曩時其後法既效而世振誤用群小敗人去而法已更矣其所謂綱法者臣不知其詳然淮之父老必有能悉之者其時世振爲官另設於運使之外今但重運使權而愼其選令御史提綱於上訪世振之法而輕重布之不必再設多官足矣但法雖具而不能如世振之善行則法如人何矣若以錢法行鹽法此必不可行之數也況於揚州設爐三百座又使所在皆鑄可乎錢者利器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使刀布之權不操於國人人得而操之無論制錢益壅而不可行私錢布滿天下雖取犯者日誅之不能衰止天下之事皆當以無事行之非眞無事也因其時使於民故有事若無事且若禹之行水決汝漢排淮泗豈曰無事而孟軻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殆因水之勢而導之但覺其事無故曰法曰政曰刑曰礼皆以人情爲主語有之王道以人情爲本至哉言乎是在計臣條畫之也

獲賊僞撫

崇禎十一年十月京師戒嚴名孫傳庭洪承疇入援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北上流賊曹操聞之謂爲勤己也率九營從鄖陽淺渚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爲言于文爍文爍檄止諸軍曹操九營

俱就撫文爆上言請督其罪令諸將宴曹操于迎恩官署
授操為遊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既授撫分屯
群賊于房竹保障自言不願受官食餉願為百姓耕田此
中而已文爆一切羈縻撫汝才解散脅從諸衆蘭馳北從
征立功汝才不听因與鄖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
張獻忠屯穀城汝才與遥為聲援撫治鄖陽戴東旻奏曰
曹操就撫不從解散之令願為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
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檄不前其意將有不可言者然
数首大寇環聚二三百里四面合圍實有釜魚阱獸之勢
以理臣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
蕩寔蕩平之機也疏上下部知之先事兵科給事姚思孝
論張獻忠必叛疏云夫荊襄天下太下重地往代爭雄之
要區也秦豫蜀交會于斯根腹兵餉絡繹于斯近閩楚寇
造船百餘沿江而下即使人心底定訛言繁興尚當選才
量以重虎豹當關之勢而降丁未策一戰未遠建一奇事
事懷疑飾詐踞据恣驕乃升以天下要害倚為一方干城
此言胡為來哉使其出於要挾牵制討無復之而不得不
應也則其害不可言矣天下有如是掣肘如是迫脇而尚
可幸撫乎伏乞皇上速詰理臣獻忠曾訂四千從軍何至
今不受調遣治臣数月安插何昝無奏聞樸臣原開歸農
回籍從征三欵何尚無確数併近日情形立限諸臣詳悉
星馳密奏倘再遷疑蒙混粉飾代請究竟水落石出必有
受其咎者國憲具存欺罔何所逃罪勿謂撫字一結無與
吾事也

詞臣改用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編修楊廷麟上圖勝代謀一疏其末

五三

云陸贄有言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今國有
安勢而事鮮任人如嗣昌之言彼必不可敵沿邊諸臣必
無能為聞人語戰未敵色變由此立志何以致功即嗣昌
經理闗永者三年督師陽和者嘗及周矣未聞尺寸之利
一戰之功也營田可為而不為猛士可致而不致善事貴
人逃責旦夕敵至則引巾幗自覆耳由此自棄何以責人
凡天下之功不成于智而成于愚愚者之才不生于巧而
生于學今人患不能愚故識不足致其明市朝之刑無以
使之畏法而死敵即復不學故耻不足振其勇四郊之辱
無以使之因敗而為功師之上六既濟之六三聖人戒之
曰小人勿用今大敵未克出險用衆陛下以安危所在付
之二三庸人之手可為寒心者諸葛武侯之言曰集思廣
益自古聖王必稽人謀伏望陛下毅然內斷于志先治其
內以治其外使諸臣以學自衛以愚衛國三捷之章豈曰
乏人乎疏入改廷麟為兵部主事赴宣大總督盧象昇軍
前贊畫未幾象昇遇大兵于賈莊死之

五四

山書第十三卷

設典護練民兵

崇禎十二年正月編脩吴偉業疏畧嘗觀宋之諸臣慨然以郡縣削弱欲救其敝李綱請以三鎮置師文天祥請以四閫分都統制今非常之源不可驟開然衛所者皇高帝所以修郡縣之備也事多寢徽虛糜廢弱今宜請飭嚴軍甄用世職其不任者汰之以授有功特令大臣典護一省衛所許其徵辟幕僚收召義勇互相唇齒以壯干掫且民兵法壞極矣宋時河朔西路被邊州軍百姓相結為弓箭社韓琦龐籍倚以為用後雖廢弛如知定州蘇軾戢嚴管內弓箭社獨得三萬一千餘人即今定保安霸地方其民固在也兵變之後百姓畏死樂生得縣將倡率團結訓練數歲之內可成勁兵矣疏上下部

五五

京城浚濠

崇禎十二年四月內監曹化淳請京城外浚濠以資守禦從之其工自土城廣渠門至大通橋運糧河北岸挑河長三千八百六十二丈又東直門外關帝廟挑月河長二百七十丈關虎營至關帝廟大石橋挑河長三千一百五十一丈命內監于躍為河工總理而以兵部司官輪督班軍共用班軍二十三萬二千餘名五城兩縣募夫二萬九百餘名識者咸知糜金錢而洩地氣以議出內監上方鋭于舉行而不敢爭給事中夏尚絅疏曰臣聞興事撥力謀始慮終度其勢之難易而求可求成酌其財之盈錯而議因議創此不易之經也頃因邊氛甫定之餘為思患預防之計沿城濬河相度高下詎非固圉深念哉但此非小役也濶必以五丈計深必以三尺計延袤以若干丈計度非費億萬工百餘萬餉無以襄厥事而告成功且地多沙磧源非巨浸穿堤引流勞傷無算目今邊儲如洗司農仰屋朘巾之變時聞撥財之術已盡而復於輦轂之下興浩大之役鳩工庀財捉襟露肘與其作之而苦不繼何若先求其可繼又而後經始京城創自成祖皇帝建都經野從古未有之勝使何須再求深廣則當年物力極盛之時必先為之嘉靖庚戌之後始增外樓七座臣愚以為益其上者有崇墉之固故世宗皇帝毅然為之而有餘浚其下者不無穿鑿之煩故列聖仍之而不改至于地脉来龍關係尤重桑麻廬舍毀損非少皇上俯仰興思當必有爽然于中者矣或者為牖戶綢繆不妨過慎然與其守之門庭孰若守之藩籬連年敵騎之入皆因藩籬失守致然而門庭固無恙也若使一灣盈水足距兵馬則去冬長驅所過如通德滄濟其為廣川巨浸知復凡幾而楊鞭飛渡如入無人則知控扼緊要在人不在險明矣目今為從新整頓計與其擲此百萬金錢于水濱地面又孰若移而用之於嚴疆要害使敵騎不得闌入之為得哉春秋書莒潰明城悪者棄險之非也書浚洙明勞民者非固本之道也若不察戶口毀耗歲時豐歉而遽動民興作使濬之而河流通猶慮所損已多况又河高流淺盈涸不時斥土粗疎旋淤旋壅究無當於險阻之用乎臣愚謂商理財之道于今日議生必不如議節而節之最大而最得已者莫如此河工商防患之道于今日地利不如人和而地之不足為利徒以疲民耗財者亦莫如此河工臣即至陋劣詎不愿高深增壯然蚤夜思維不勝惴惴之慮謹冒昧上陳願皇上熟計而議停之也

五六

議加練餉

崇禎十二年五月楊嗣昌議抽各營勁兵團練戶部請加練額七百五十餘萬兩疏言兵額薊五萬保四萬宣三萬陝二萬各督九萬又二總兵各一萬加餉添募約八萬新增兵五萬此兵數也八萬人之餉也馬步各半騎四萬每人月二兩二錢步兵每人月一兩八錢共二百七十八萬四千新兵一百六十萬八千官廩一萬此餉數也賦役所核可得七十萬兵部所裁站銀可得五十萬關稅量增可二十萬鹽課四十萬契稅二十四萬各贓罰十二萬典稅三萬八貫節省一萬合之共二百七十八萬於地畝上酌派十二年為始畝再加一分共派四百八十一萬一千八百餘兩上允如議待部初議照錢糧每兩加一分大江以南地狹糧重戶科言之乃照地畝每畝加一分按楊嗣昌

五七

在兵部議加剿餉一百八十萬欲練兵十二萬為勦流寇之用餉既加陝豫江楚難兵八萬然仍舊籍之兵也又議加練餉七百餘萬將宣薊邊兵抽而練之集成勁旅營制紛紜出彼入此仍舊籍之兵也勦不成勦練不成練而四海之窮困已甚矣

副榜入監

五月楊嗣昌建議以各省副榜准貢入監行積分之法又以副榜在後始發或多攢增議于正榜之前一日先出副榜于是奉有副榜充為得人之旨于是副榜諸士各以翰林科道自擬士風囂陵自茲益熾

開洋之利

崇禎十二年三月給事中傅元初請開洋禁利歸公家疏言竊見中國之材天產地毛悉以供西北邊之用出不復兼今軍需孔棘徒求之田畝加派編戶此亦計之無如何也然利害有宜剖晰時勢有宜變通有閩之乃釀隱禍而開之是杜奸萌者則如閩中洋禁曾奉明旨然臣閩人也謹查先臣何喬遠曾有疏議謹詳其概則又未始不可採行者臣請得按論之萬曆年間開洋市于漳州府海澄縣之月港一年得稅二萬有餘兩以充閩中兵餉至于末年海上久安武備廢弛遂致盜賊劫掠黨以紅毛番時來搶奪船貨官府以聞朝廷遂絕開洋之稅然語云海者閩人之田海濱民衆生理無路兼以饑饉荐臻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聚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海濱男婦束手受刃子女銀物盡為所有為害尤酷迨雖鄭芝龍就撫之後屢立戰功保護地方海上頗見寧靜而歷稽往事自汪直作亂以至於今海上固不能一日無盜特有甚

五八

不甚耳海濱之民惟利自視走死地如鶩往往至島外區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市紅毛業據之以為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而呂宋佛郎機之彝見我禁海亦時時私至雞籠淡水之地與奸民闌出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絕徒使沿海將領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盡禁洋之實此皆臣鄉之大可憂者即當事者諱海上事亦未能悉詳以生利弭害之計告于我皇上臣知而不言誼所不敢出也蓋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暹邏東埔諸國道其國產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物是皆中國所需而東洋則呂宋其夷佛郎機也其國有銀山彝人鑄作銀錢獨盛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產物相抵若販呂宋則單得其銀錢是兩彝者皆好中國綾段雜繒其

土不蚕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段疋服之以為華
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
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佛朗機之夷則我
人百工技藝有挾一器以往者雖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趨
之永樂間先後招徠東西二洋入貢之夷恭謹信順與狡
猾不同至若紅毛番一種其夷名加留巴與佛郎機爭利
不相得衆雖經撫臣大創初未嘗我怨一心通市據在臺
灣自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于奸民矣夫利歸于奸民而
使公家歲失二萬餘金之餉猶可言也利歸于奸民而使
沿海將領不肖有司因以為奇貨掩耳盜鈴利權在下將
來且有不可言者竊謂洋稅不開則有此害若洋稅一開
除軍器硫磺焰硝違禁之物不許販賣外聽閩人以其土
物往他如浙直絲客江西陶人各趨之者當莫可勝計即
五九
復萬曆初年二萬餘金之餉以餉兵或有云可至五六萬
而即可省原額之兵餉以解部助邊一利也沿海貧民多
資以為生計不至飢寒困窮聚而為盜二利也沿海將領
等官不得因緣為奸利而接濟內引之禍可杜三利也儲
以此言可採則今日開洋之議洋稅給引或仍于海澄縣
之月港或開于同安縣之中左所出有定引歸有定澳不
許竄匿他泊即使漳泉兩府海防官監督稽查而該道為
之考覈歲報其餉于撫臣有出二萬餘之外者具冊報部
以憑吊用臣鄉弁鄭芝龍屢立奇功既受延世之賞仍責
以海上捕盜賊詰奸細使人與船無恙計年量加陞賞其
麾下士卒向關係芝龍散金以養之故所向有功今其麾
下之餉或可就此酌給無責令出財力為公家幹事之理
是又一利也竊考有宋之季市舶司寔置在泉州載在舊
制可考其時郡守諸臣有為海舶祈風之詩此亦前事之
可據者廣東香山澳亦見有稅額閩廣一体耳此非臣一
人之言寔閩省之公言也伏乞勅下閩省撫按查洋禁果
否盡閉開洋果否無害有利廣詢泉漳士民著為一定之
規庶奸民可杜兵餉可裕矣

外計過堂說事

崇禎十二年四月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疏言竊聞古人
止盜安民之術曰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是也今當三
載考績生民之休戚統係于是各衙門洗滌污穢共砥潔
清慮無不欽承諭無忝大典乃見川陝之奏報致煩詰問
府臣之指參群起驚訝黑白莫定去取罔憑臣因思百官
坐棚後依期過堂說事此乃考察第一切要不可不着寔
舉行耳蓋在外之冊報雖司道府廳皆得與聞至撫按會
六〇
奏而有成說其貪廉莫與易也在內之諮訪雖輿論鄉評
皆參末議至科道會單而有成說其貪廉亦莫與易也故
往例部院考功本內外之成說以為成說各處正官名為
說事寔無說也過堂已耳惟過堂無說而被參之官與通
國之人乃嘖嘖有說矣今部院大臣素負清執之譽定力
特識必有不同然課寔莫切于說事則斷斷不踰也計南
北邊腹有事無事地方不同然各有一地方利害各有一
官員之作為是必進布政按察司各官而令其逐一陳說
如備練諸務興屯作餉已經聖諭申飭者及受養一切大
政務期指事實對件件着落不許模糊瞻顧游移支飾而
又執撫按之成說科道之成說參錯辯駁歸于至當盡于
至一如布政司庇貪則按察司明說如布按庇貪則知府
以下亦不妨明說而布按知府各官又不妨各出聞見不

避愆總部院考功且以此并知府按知府之明昏鯁軟而殿最之其有不公不明史料河南道又從而彈射之如是則賄賂無所容私交無所售畛域無所分而一歸之于職掌其于治功實效端有賴也又焰多事地方需官萬分不同其累大奸大貪宜行亟黜若隱細小過輕輕卸擔此人規避之端不可不慮考察舉日查將卓異貪污之尤者疏名上請如先臣高拱所議賞則量行宴賜罰則嚴行追贓在皇上自有不測之恩威以為求治之激勸矣

保舉奔競

崇禎十二年五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迩因時值多艱我皇上求賢共濟如飢如渴恐異才屈于科目顧德遺于山林于是復開保舉一途誠闢門咨岳之盛心也夫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十室之內必有忠信敢謂保舉內無人材乎然舉行以來一而再再而三徵赴公車者圍纍纍也茂才異等尚未有聞則人才寔難舉之匪易亦可槩見且內外諸臣所舉當其遵奉功令之初人心政肅各取士之稍能猶謹者充數惟冀異日即無建立猶不致敗壞以貽累繼而漸及親知繼而路道所聞又有異言者矣蓋事久生玩獘竇易開熏之人心不古廉恥道喪嘗見閭里之間凡利涉錢微輒奔走如鶩況以尋常布衣忽爾一旦而膺民社保無蟻鑽而蠅逐者寧止如古人所謂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而已也且知人則哲古昔所難今不擇所舉之人一槩得與推轂之典同聲同氣之地不可無疑況今之時何時乎嗟此小民死于盜賊死于凶荒所賴一二良州縣煦嫗而撫摩之倘俾之非人為害詎止盜賊凶荒已也故古帝明王以郎官上應天宿不徇貴戚之請識重之也今未論諸人任後之政績何如但其舉到之初選除之後手持白版望門投止幾滿長安道上碌碌猶人安在見其賢也昔宋臣蘇軾曰得人之道在乎知人知人之法在乎責實自此以往望我皇上以大湯無方之心行堯舜明試之法當今最急無如强兵裕國二事草澤中直有諳練兵法曉略過人及平日留心國計如卜式劉晏其人不費加派而九邊充溢者群臣各舉所知下部試驗俟有功效授之以官必試而後用無用而後試庶真才得而營競之風可息矣臣尤有言者士氣之靜躁治亂之關也故六國紛爭而橫議戴起有宋季晚而三學紛爭然今布衣而上條議諸生而屢叩閽大約有志于保舉而借題以騙官者也封駁之司幾成聚訟似非盛世之景也亟望皇上嚴勅城捕衙門稽察無籍之徒以進疏為詞招搖京師者亟行捕治庶頑冥知警亦正人心靜士氣之大機也

庸督撫賊

崇禎十二年六月流賊張獻忠復叛楊嗣昌自請督師討賊逮熊文燦至京誅之初賊首高迎祥既誅李自成困川西群盜失勢張獻忠連敗精銳俱盡始乞撫于熊文燦時尚有殘賊四千人文燦寵遇之甚厚為置婦人五百結營每夜許其輪宿八百日而編其餘加官給俸賞賚不貲獻忠據佳穀城潛勾諸賊為犄角遂復思叛去舉人王秉貞為之謀主至是遂殺穀城知縣阮之佃以叛羅汝才十九營並起應之獻忠脅御史林銘球上書求封于襄陽銘球不從亦殺之是時文燦招撫十三家之賊蜂屯蟻聚中州一帶旋撫旋叛巡按御史徐一范疏言可勦之機會與能

勳之物力都從撫裏錯過以楊嗣昌主張于內疏入不聽事聞革文爆職官帶辦事嗣昌自請討賊帝賜尚方劍并督師輔臣銀印給賞功銀四萬兩銀牌千五百面蟒紵緋絹各五百疋親餞于平臺後殿手書一詩以賜之及抵襄陽猶為文爆叙功帝命緹騎逮至京論死弃市兵科初有疏糾文爆曰細閱理臣所奏撫張獻忠始末一段中間許多推卸無限躲閃臣益不解所謂終不能不為理臣劾一忠告矣獻忠者非如九股始議招安圖給官劄倉官糧居穀城經有歲時者也理臣事前既費經費經畫事後應有承當況操縱到頭之日事會豈肯讓人且總鎮在手之時作用何不由我臣請其揭如襄陽院道楚州撫按及均州內監不得不因其求撫省此一大段驗核是隱隱卸其擔于撫按監道而已不與也如有撫臣余應桂道臣趙振業之議撫臣等亦差官以安其心是隱隱卸其擔于余應桂趙振業而已不與也又如有治臣陳良訓據生員靳天衢所稟報于兵部內多有願招安之言諸臣遂相繼安撫是隱隱卸其擔于陳良訓等而已不與也更可異者總斷之曰襄陽撫中情節職實未之前聞夫以堂堂部院總理八區而曰未之前聞更有何人與聞何事宜聞而作此局外之言哉且陳洪範所獲之閩防先時竟無奏聞臨時突尒請給餉無此宿貯之物何以應倉卒之求此皆愈尋思而愈不得其解也至于九營之撫三月以來竟無傳報之文亦無寔指之事乃籠統點綴日竟而不驚漸有次第已耳豈皇上所責成于理臣者如是已哉

六三

親定考選

六月吏部考選科道以不列鄉貢帝切責之既而親定左懋第袁愷陰潤蘭剛中范士髦為給事中詹時雨李近古汪承詔張緒綸為試御史吳昌時等各部主事

新河運道

崇禎十二年十月沈廷揚奏言從高郵城北二百七十里以達廟灣入海七百里海達膠州之麻灣入新河二百七十里至海滄遠過馬家濠不惟避成山之險而淮口陰山諸皆避之此二百七十里皆低窪易開由海倉入海至天津一千八十里共二千八百里則河漕不如海運之便開膠萊又不如高郵淫至麻灣入新河之尤便

壽節稱賀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壽節是日適光宗考元皇后忌辰登極後皆免賀後礼部請照冬至郊天例次日行賀允之然卒不舉行至是年始登殿受賀如儀

六四

祖妃加號

帝以皇祖神廟昭妃年八十命礼部擬上徽號明正舉行

山書第十四卷

上皇太妃號

崇禎十三年正月初九日為萬曆神廟昭妃生日年八十上冊加寶懿康惠皇太妃帝詣奉先殿行代告礼三宮皇太子等住俱詣乾清宮東暖閣俟駕過乾清門坤寧宮從中門承乾宮從左門詣坤寧宮從右門皇太子等住從左門皇長女等住從右門出隨駕後同詣慈寧宮帝于太妃前慶祝八旬行四拜礼奉礼物再行一拜礼坤寧宮闔皇后承乾宮田妃詣坤宮袁妃各具髮頂冠鞠服行四拜礼皇太子俱常服率弟行四拜礼皇長女二女行四拜礼帝回乾清宮各宮方詣慈寧宮懿安張皇后具髮頂冠鞠服行四拜礼神廟端妃周和滃渠光廟懿妃傅康妃李敬妃馮慎嬪邵壽廟貴妃范貴妃任良妃王及榮昌太長公主寧德長公主樂安長公主俱具髮頂冠鞠衣行四拜礼各宮并三公主每進盒八副礼畢叙坐張皇后前周皇后田妃袁妃見行一拜礼皇太子率諸弟妹見行一拜礼周端妃傅懿妃李康妃馮敬妃四位前張皇后周皇后俱不行礼田妃袁妃見行一拜礼皇太子率諸弟妹行一拜礼梁和嬪邵慎嬪兩位前后妃太子公主俱不行礼三公主惟與皇后周皇后前行一拜礼其各宮俱不行礼相見礼畢俱田各宮各府惟周皇后兩妃皇太子等仍在慈寧宮候聖駕仍詣宮請皇太妃上座鐘鼓司作樂

六五

鋤刑大蠹

崇禎十三年閏正月刑科給事中李清疏言臣國家之忠厚立國也卜年最長今皇上嗣統一紀矣臣竊言厚德則于久竊之易應昌李長椿等曾特詔開釋又于暫繫之畢自嚴鄭三俊等曾旋令保候何嘗囚閉者已有定案而終漸開寵何嘗待言者日為聒耳而方行解網其以十三年綿億萬載之曆者端種厚于此臣近發科抄見強犯宋芳經一業奉有藏未進獲併贓無主認的還着詳訊確擬之旨因舉手加額曰皇上昔恤官犯今又矜民犯乎是不徒此案之生机起寔數十案之生倪動也臣往為司里獄無嘆強犯之攀人也或借誣指以報睚眥或借恐赫以肆漁獵大約以有贓有主定辟而無是二者則罪疑惟輕近刑部諸招往往以秋後緩決朦朧結局囂獄底從此即積矣誰無妻孥獨嗟望眼之欲穿莫言玉關遠園圖天涯即是玉關誰無起居獨傷洗面之惟淚莫說夜臺苦圜扉日黯即是夜臺念斯景也豈容以矜慎存之聖世而繫纍近千載哉夫古人臣有持獄平恕者聞改官則諸囚哭聞起官則中外賀今誰哭又誰賀但取皇上所見為情法已荷無可加等者姑散付法司則無不緣輕而重矣即今者雨雪愆期說者謂是不能仰体聖意而非詳非確抑鬱干和所致臣聞漢明帝覽畢曾車駕幸獄親錄囚徒嗣馬后言之寒朗等言之于是中夜彷徨多所全宥是可見外而堂簾內而莞簟無不犴穴纍纍為念而言之悽愴行之真摯久旱而驟雨此其應也乞皇上勅下該部十三司寔寔料理某項應速結某項應覆詳某項出入重大有如唐戴全德所言感福人主大柄非臣下所盜而應取決于聖斷皇心所動即成甘霖有可退彗星不可致瑞雪者無是理也臣草疏方畢聞臣同官袁愷言謂謝啟光入獄為牢頭所詐被擊數掌又聞兵部侍郎王道直言謂傅宗龍入獄復為牢頭所詐攫銀一百五十兩夫官犯如此則民犯之魚

六六

肉可知臣不知提牢官所司何事而坐令獄吏之貴移為牢頭之横乞皇上併勑刑部查其姓名追贓正罪夫錄囚徒而天乃雨故臣願以蘇積鬱當之烹弘羊而天乃雨過故臣願以鋤大盜當之也

刑部尚書甄淑以疏中有烹弘羊鋤大盜等語上疏謂刑部一官為衆怨之府安得有許多身為人所烹也上命降李清二級調用未幾以錦衣衛回奏鄭鄤疏有刺父語令指名言錢霖父子爭婢事命逮霖于尚寶尚寶尋處决錢霖託刑部主事沈延禧行賄于甄淑事泄下淑于獄竟斃尋復清原職

風霾修省

崇禎十三年二月諭今春幸得雨雪農事有望不期連日風霾大作田地亢乾麥苗將槁至甚傷折樹木雖天心仁

愛警示頻仍必由君臣積愆叢過所至朕不勝驚惧焉豈因政事多失或奸貪縱肆或刑獄失平濫及無辜而致寃抑莫告或豪右侵凌善良受害而貧民失所諸如此類大干天和所以咎徵疊見茲許官員人等直言各務直陳利弊有裨時政如得寔情立行升賞但不許因而懷私借題以取罪戾尔大小臣工各宜痛加省察寔圖消弥同誠感格共享和平仍着該衙門即行擇日祈雨回風以安兆民

是年河南省城正月間舊雪不消皆結為芙蓉牡丹諸花枝梗俱全又相國寺佛像口吐火自焚二月初懷慶一帶野草化為人馬之形盔甲戈刀如畫開封歸德大風晝晦如夜催餉科臣孫承澤疏奏求免未完練餉不允令設法催督

户科給事中左懋第疏言去歲彗見下詔停刑而彗即消今年以風霾下詔修省何以久不應也夫停刑之詔特其具也今之齋禱猶其文也臣知皇上先以文即繼以寔此時得無寔尚未見而天不之信乎臣敢以寔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寔不得已之事也今兵汰而餉猶未減恐貪者藉以濟其私惟陛下詔寬加派之數使天下明知之至于刑獄之輕重宜一一得其寔停刑可以消彗豈明刑不足以返風乎

會推總憲

崇禎十三年三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讀馬文升之言曰賛襄治道固在于百司糾正百官莫先于風紀風紀百司各盡其職則庶績咸熙故總憲一臣關係如此其重也見邇來人情貪黷甚至司寇大臣如甄淑近亦以賄敗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莫此為甚故總憲一臣推用尤不可

不慎也臣于會推之南工臣汪慶百不能無説焉慶百品汙行卑久為士論不齒向與彭汝楠同為兵部侍郎汝楠以規避總督被糾去任慶百靦面就列久之復遇總督缺出以才不堪用奉旨罷歸夫天下寧有不堪御貳而堪正列者乎此盖緣其賦性狡譎工于歛媚遂能鐘之年而猶作暮行之事一旦投入輔臣國觀門下突起田間死灰復燃儼然而南司空矣近以留都繕城之役工費浩繁復為得隴望蜀之計席猶未暖頓覬總憲一席今茲之推夫豈無因而獲此乎視朝廷之崇官峻職竟可唾手攫取一人握定誰復敢言既由田間而司空又欲由南空而北憲回視當年不堪御貳曾幾何時遽可謂好官由我公論盡泯也伏願聖明慎重風紀勑部詳訪確推不然風紀之司匯人廁足同列亦羞與為伍矣要地之緣索雖灵舉朝之耳

目難掩為慶百計宜亟知自裁庶留人間廉恥一事也臣
興之風無嫌怨猶職盡言以免瘝曠寡錘銓衡之地諒以
臣言為不然臣請以一官謝之矣

撤回鎮監

崇禎十三年三月諭各鎮內員察飭已久兵馬錢糧器械
等項稍有改觀但戰守防禦事權未能畫一令將總監高
起潛陳貴馬雲程盧維寧分守邊永清許進忠謝文舉魏
邦興牛文炳武俊陳鎮夷崔進顯名并所屬中軍把牌俱
撤回京另用申之秀除去總監字樣仍以守備察飭本信
護守陵園崔璘除去秉察赴存錢糧惟專理鹽務勅書另
行換給武俊仍俟工完回京還將兵馬錢糧器械及任內
釐飭過事宜開明具奏凡邊務一切錢糧兵馬邊防剿禦
等事都着督撫鎮道一意肩承共体時艱各攄猷略殫力

六九

練防務期戰勝守固酬庸優叙憲埒諭歇立行若有疏虞
五案大法俱存必在罪不貸其總分見統兵馬應歸督撫
鎮下該部即日議奏

親策諸士

崇禎十三年三月召中武舉人四十八人于文華殿面問
邊腹交訌何以復仇雪恥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不離明
問之中謂內外文武諸臣皆知所恥則不才能自生功業
自遠數百言朗朗可聽上為傾耳久之遂拔為第一萬世
振第二高尔儼第三又拔趙玉森姚宗衡劉瑄孫一脉嚴
似祖為簡討周高壽為科道吏部主事有差

劾紳怙惡

崇禎十三年三月南御史成勇糾貪紳原任吏部侍郎蔡
奕琛垂刑部侍郎章光岳受賄事奉旨蔡奕琛受賄關通
並吳中彥致書章光岳事情該撫按從公確查據實速奏
至十三年浙江巡撫熊奮渭巡按王範查奏之疏始上力
為剖白刑科給事中孫承澤駁之曰臣辦事垣中察原任
刑部侍郎蔡奕琛受賄關通一案已經二載有餘屢催速
結及詐輸值發抄始見浙江撫按察奏之疏不勝驚異何
兩臣瞻狥之太甚也奕琛原奉嚴旨察其受賄關通事情
今撫按攄寔速奏今疏中滿紙支借承行之口代開展辯
之地殊不知吳中彥以敵國之富家貲半費于營脫蔡奕
琛章光岳內外為之居間得贓各以萬計長安之人能言
之浙中之人能言之即舊按臣喬可聘之疏不見在乎知
府石萬程同推官文德翼等同公訊問中彥之子吳徵霽
信口直供蔡侍郎始事即得銀八千兩此有寔跡乎無寔
跡乎又奕琛向按臣關說吳徵霽係琛同年朱洛修之蔭

七〇

倩若倩即琛倩也乞從寬政等語此有寔跡乎無寔跡乎
獄貫初情稜稜鐵案恐未可一筆抹殺也尤可異者中彥
獄中與刑部侍郎章光岳書稿有云所有用費併祈一應
諒不能負此正與原疏載中彥將揚州鹽本十萬兩托王
子元等運京營幹情事相合撫按職司風憲正當根究底
裏攄寔入告以申朝廷懲貪之法以警內外把持之風乃
瞻前顧後畏勢惡而不畏君父顧情面而不顧清議使各
省撫按盡若此則纍纍欽件適為狥情護惡之具矣天下
事尚可言哉臣謹循職掌攄事參駁即以此實禍不遑恤
矣伏望聖明垂鑒施行

平臺召對

崇禎十三年五月初七日御平臺召廷臣問治邊安民之
要各官互有敷陳給事中孫承澤言治邊當擇將安民當

重布按二司上是之全補疏次日具疏曰夫時有緩急事有重輕惟操其急者重者而政之大綱立舉矣今之所急所重孰如邊與民哉昨蒙皇上召對諸臣問以邊腹大計各已縷縷敷陳蒙皇上令臣補牘敢再陳之夫治邊之要臣以為得精兵數千不如得一偏裨得精兵數萬不如得一大將蓋天下有必勝之將而無必勝之兵故將貴得其人也所謂將者不分文武者也我朝文臣如王驥嘗充征蠻將軍矣王越嘗佩平邊征西靖虜三將軍印矣惟是未得其人則用先臣高拱之議多行採訪以儲之既得其人則破格以鼓舞之從來御將之法與文臣異御邊將之法與腹內異重其事柄寬其文法而其大者尤宜與以用人之權自偏裨而下或久與同事稔知其人皆得自為題補自行劄署俾智謀肝膽之士悉萃幕下兵部不必以分權為忌而邊事舉矣此古所以責將將也夫安民之要臣以為興一利不如得一官得一良州縣不如得一賢藩臬蓋州縣于民雖親然体卑而轄之者衆凡樹德去疾之事尚有不敢徑行而自遂者至布按二司体崇而權重矣設建之初原責以察吏安民詰戎輯暴非僅辨錢穀聽訟獄已也及撫按分遣而兩司遂為承上接下之官暮氣奄奄隨人俯仰遂令事權操于新進推官之手是非淆混規制蕩然而民不安矣故為今之計宜慎遴布按以風力學識之人居之還其權柄久其事任厚其遷擢二司不職撫按糾之撫按不職二司亦照舊例糾之凡地方利病許徑直奏聞則上下通而民庶安矣此古所以重岳牧也凡此二者皆先朝已效之效實實行之治邊安民之要似不能外焉故邊方不能百年無事惟將帥得人則鎖鑰自固天行不能十年不哭惟藩臬得人則教養自裕此臣區區之愚也伏望聖明勅賜施行

孳牧事宜

崇禎十三年六月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條議馬政曰我國家初設茶馬曾遣勳臣以重其行永樂中歲遣御史三員正統中歲遣行人四員成化而後止遣御史一員弘治中先臣劉大夏請命風憲重臣專理馬政伏奉俞允以南太常卿楊一清陞都御史往治馬政一新正德元年見存馬數至一萬一千八百九十一匹此修舉之效也事久相沿寖失初意草場一任侵占軍士大半逃亡監苑既多裁革茶斤亦偉析納卿佐官員非以降調者充任則以物議者贊縻權且不行於府衛況藩臬乎故馬政之廢事權之積輕使然也御史柯元伯常憤馬政之弊恤商招番不遺餘力是以廷解如額而又革坐名派引之弊夫御史巡察之官苟存心於清釐遂有見效其當設重臣久任整頓其于畜牧稗益斷斷也或曰巡撫官可帶管臣讀楊一清之疏曰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于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一清以風望幹濟之臣尚不能兼理況下此者乎故琴瑟不調則必解而更張伏乞勅下該部察照弘治故事覆請特遣風憲大臣賜勅督理馬政三年六年如縣牝蕃育另奏取回破格論功撫按事体會同不許旁撓布按官員一聽選委仍勅吏部以後御寺各官務擇才望推補或聽新設大臣疏請陞補其餘監苑散職亦選北方少壯素知養馬者除補總理分任各有其人究先代之成法除久病之積弊必有賴矣

又疏

言臣按秦地剛勁最宜畜牧唐張萬歲王毛仲相繼為太
僕其時畜馬蕃庶至以一縑易之何也蓋唐制八坊四十
八監盡關西之地芳草甘泉一任便宜所以盛耳洪武永
樂中設六監二十四苑立國規模宏以遠矣後人不知大
計而廢之至成化中乃添黑水一苑弘治中又添武安一
苑豈非因時制宜强國裕邊之不可已者哉自先臣劉大
夏建議楊一淸力任淸出草場荒熟地凡一十二萬八千
四百餘頃樹碑界四至恐後人之去籍也至于革去諸苑
如保川天地永康嘉靖隣隆俱在平涼之開城龍陽大和
會寧俱在鞏昌之會寧安隣永昌慶陽定邊俱在慶陽之
安化以及番前泉在隴西康樂在金縣鳳林在狄道班班
可考卽户口日蕃軍民視為永業難以議復然今非其時
也派冦搶掠以來汧渭秦隴環慶鄜延臨鞏甘涼無地不
荒蕪如延慶近日徵租熟地固不過十之二三其餘滿山
七三
草萊與塞外無異若擇水草便利深究利害廣置監苑招
募軍户旣堪養馬兼以資身不惟土人無驚且以救荒有
術也然淸察侵没規條建置招集派徙設處經費皆非力
望重臣身到眼前不可也孟軻曰受牛羊而牧之則必為
之求牧與芻矣廣監苑者求牧與芻之寔政也
又疏
疏言我朝馬政槪于苑馬茶馬市易亦其大者也國初立
茶馬於陝西四川當遣曹國公費金牌國茶五十餘萬觔
得西番諸部馬一萬三千餘匹何其盛也考金牌之制上
一行曰皇帝聖旨左一行曰合當差發右一行曰不信者
死夫不曰互市不曰交易而謂之差發名尊義正德威震
於殊俗矣志載原額四十一面上號藏內府下號降各番

然臣料見貯二面十二年二月內曾恭進御覽驗其字號
一則信字七十三號一則信字九十號可見初制主于盡
羅諸番原不止于四十一面也正統間以邊方多事停止
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淸復金牌舊制尚書劉大夏覆准舉
行尋以簡察未出事尚有待今皇上法祖倣行况于金牌
之制肇於高皇利賴九邊予倘垂睿招斷然行之當不待
再計而決矣欲行則先議鑄造納馬諸番正德年間被亦
卜剌搶殺殆盡金牌多失嘉靖中御史劉崙曾為淸察不
知見在內府幾何兵部太僕苑馬衙門有無貯存按其缺
失如式鑄造當亟議者一也有鑄造則議頒發永樂舊例
三年一頒然國初有諭各邊每月差行人一員今需馬甚
急合當一年一遣聽新設大臣便宜行事當亟議者二也
有頒發則議勸勞國初番官有指揮千百户鎮撫驛丞等
項職名各領有誥勑勘合其後子孫相沿有無襲替合行
七四
察理請設頒給金牌其小族弱番差發馬少另行勘合以
補其窮每遇納馬厚賞鼓舞招徠自廣當亟議者三也
又疏
疏言考監苑之制上苑養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
匹國初馬數無令人知以監苑之所養例之二十四苑為
數不貲雖不能悉數以對也其後日以耗損歲畜種馬一
二千匹而已今三鎮奏討各軍挑選留遺有幾而欲以博
孳牧之效豈可得哉夫種馬馬之源也源大則饒源小則
鮮欲新馬政非大畜種馬不可當日楊一淸規畫馬政通
計六苑可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以二年驟一駒計之每
年可得馬一萬五千匹矣較腹裏依養派累窮户不大相
徑庭哉然而何以得此馬也楊一淸曾討太僕寺馬價銀

四萬二千兩收買騾馬七千匹今各邊呼籲歲費無算豈可惜此小費不為苑寺裕本源哉如謂各鎮請發無此多貯則仰體時艱不可無權宜之法如直省地方原設草場牧地各有冊籍雖経起租不過五分三分二分之數比之民地煩差大相懸絶斟酌時宜量行加科此地為牧馬兩設還為買馬而用似不為過又如各茶馬司羨餘私茶及西安漢中西寧等府衛所貯私茶通融設法招易番馬除解額外盡發牧養亦必有濟又各苑衛椿棚內廠銀兩有無見貯各行計處搜奏買馬亦一端也如謂此等清察尚稽歲時則有陝西苑馬寺收地銀兩不可不撥歸本寺以充急用如隆慶五年丈過熟地三萬頃足養馬一萬匹餘熟地五萬分別三等徵銀四萬五千兩抵作固原軍餉又寧夏丈過熟地二千八百九十餘頃分別三等用地一兩

七五

五錢城地一兩山地五錢以抵本鎮軍餉此皆原設養馬場地別行那用大失初意今本寺衿肘露矣豈為撥歸何買馬幕軍之煩仰屋哉如果種馬騾雲牝以生牝駒以生駒不數十年而數十萬之騂騮可指數矣

又疏

疏言夫市易孳種之事具備矣若倒斃無時其為害更劇焉故歛餉無法暄冷不節失馬之性而馬之死者十一矣一任顧債整日馱載盡馬之力而馬之死者十三矣雖立法考成勒令賠償窮軍之餉不可再剥青以殺賊而困以養馬安所得騰飽之色哉竊意邊外長技在馬其牧馬也千百成群擇水草駐牧若有調撥凡騎一匹即有牽二三匹是以馬皆壯猛善於衝突我軍欲與角勝須是少倣此意先臣大學士丘濬有言宜於邊城中擇空閒地為馬廠置長槽或十或五為飼養之所選老弱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喂養置大園以貯草大嶺以麥料每日遣官點視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鞍騎無事之時輪班牧放或有瘠損疾病告官調治如此則無損失之患而免賠償之苦矣此議鑿鑿可行合無通行各鎮凡馬軍營若照依隊伍或多或少攢槽共喂每千匹二十匹立廠軍二名專一飼收放各軍馬匹皆有印烙號記遇有征調攜鞍領騎若有老瘠廠軍預行稟官變賣有疾病即稟調治其本管守備千把等官日驗其喂養芻豆與其馬之壯瘦而飭之若有倒損則同槽棚合賠償為力亦易果如是行之則一切官弁迎送騎坐及識字人等牽占跟限與夫婦女騎乘馱載物件皆不禁而自戢矣其便一且逃軍不能拐馬謀軍無處覓騎其便二至每馬額給草銀計日用草若干豆若干

七六

本管官親行盤量秤驗則扣尅侵没又無所容其便三如是而馬不若軍而馬皆強軍不若馬而軍皆壯矣

處分輔臣

崇禎十三年六月諭輔臣薛國觀大負委任命五府六部都通大堂上官六科十三道掌印官看議具奏刑科給事中袁愷特糾其奸貪悞國並諸臣交通納賄等事時國觀已回籍刑部提其班役訊鞫得實命逮國觀及行賄各官來京又當國觀出都時帝使人偵何人至其寓獨中書舍人王彥陞密語久之因令緝事者訪之得其交通狀下刑部訊究國觀自盡陞彥棄於市

感念母后

崇禎十三年七月帝感念孝純皇太后未得奉養遂長齋純用蔬布諸臣乞用葷不聽辛巳六月孝純皇太后母瀛

國公夫人徐氏言夜夢皇太后駕興鳳輦亟集臣家笑語如家人父子因請除一切鄭祀祭告遣謁忌日炤常齋戒外或日加朔望薦食其餘不妨量進肉味語云藥補不如肉補也廿二日帝諭聖母託夢嘆語音容儼然聚首朕聞之不勝思慕除郊廟祭告遣謁忌辰朔望仍齋戒外其餘日月嘗膳着于奉先殿收回祭品酌量進用自是始用葷御膳上用湯飯器皿初係金玉後用磁器是冬止用漆器袍服大袖傳旨止留尺五寸閣部各官皆以尺五為則

殤王封號

崇禎十三年七月皇五子薨五子田妃所生妃生三子一永王一皇五子一皇七子七子生而殤五子名慈煥甫五齡至是亦薨病中言休咎事甚異上痛念之諭禮部皇五子悼靈王追贈為孺孝悼靈王通玄顯應真君禮部尚書林欲楫侍郎蔣德璟等合疏爭曰恭炤皇五子孝敬性成神靈天授誠為千古希遘皇上以孺孝二字弁於王封用表岐嶷而復錫以道號感與也亦異典也臣等方手額讚嘆豈敢復有異議但臣部歷稽職掌所載冊封典禮皆有王號而無道號蓋王號以世法垂儀閣懿易名皆古今共遵之典道號以神道設教玄感靈通寔不可思議之事皇五子儼然王也自古帝王至德要道未有不以孝為首稱皇上以儒道治天下表章孝經垂訓萬世而皇五子年甫五歲孝本生知誠有成立房藩所不能及者稱為孺孝悼靈王傳之中外洵足光昭孝治惟是追封真君之儀遍稽大明會典集禮國朝典彙正續文獻通考杜佑通典及本部職掌書皆茫無可循臣等禮官也禮所已行者自當確為遵依仰成懿美若其未經行者亦不敢擅自棋擬致有非遵萬一使好異者以臣部為嚆矢而循常者復以臣部為射的則臣等之罪大矣帝允之去真君之號

海運便利

崇禎十三年七月臨清副總兵黃胤恩上海運圖云海運當講者三臣見河渠淤淺必加挑濬而海無之河水旱乾必遠湖泉而海又無之此難易審矣海中之險共畏者成山尒山內有曲徑可通山外更大洋可行淮沙船直走大洋轉列公島至登州此易險明矣當日邊事初起陸運費每石二至兩五錢臣改海運每石一錢七分遼餉三百四十餘萬計省金四百餘萬此省費較然矣

又疏海運將淮揚重船運至膠河輕船接至萊河其間通濬小河多造腳船如通州抵壩故事于嶺上建倉駕車撤古河陰洛口之運待回空受載自河淮抵膠自海倉抵津計日直達即成山一轉亦縮近數倍每年三運四運無不可者

因荐獲罪

崇禎十三年八月江西巡撫解學龍因陞兵部侍郎例應荐其屬員荐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中有綱常寄語上怒命俱逮至京各杖之下詔獄拷訊戶部主事葉廷秀上疏救杖之下刑部治罪

國子監監生涂仲吉于通政司進疏曰臣草茅書生何敢妄言況當天威震怒誰甘以身試法第讀書師古有志效忠每觀古忠臣義士捐一身以成君父之德如孔璋代靖於李邕郭亮伏鑕于李固皆志本于誠死生所不顧臣覽古論世未嘗不痛哭而起今適當其事正臣效忠之日敢匍匐萬里請死明志幸皇上察而誅焉日者黃道周因荐

赦逮廷杖之日臣工飲痛暈嘔隨淚以聖怒方殷無敢鳴
其無辜幸一不怕死之葉廷秀昌言申救蒙杖一百天下
聞之益為聳心此真皇上從來未有之極怒諸臣從來未
有之極痛自此人人自危竟無復有敢言之者矣夫人臣
事君猶子事父母父母怒撻之至死而不敢怨然父母至
極怒終不忍死視其子觀其箠楚哀號之狀未嘗不興憐
而思痛焉皇上好問好察過于古先哲王又銳意太平勵
精圖治思得一真正人才而用之乃有一黃道周而搏執
僇辱置之必死之條甚非海內之所想望也臣觀道周通
籍二十載半居墳廬自躬耕樵採而外稽古著書晨夜不
輟宗黨憐其貧鄉里推其孝孤踪獨立門無雜賓其一生
抒所學雖其言嘗過戇而其志寔純忠當酷暑萬里鋃鐺
就逮時因服草履飲水啜蔬士紳挽絷幾不得行道路見

七九

者莫不悲嘆今聞喘息僅存猶且讀書不倦未嘗不以囹
圄囹圄為皇上教育之恩霜露雷霆皆天地栽成之德此
天下之大小臣工至於兒童走卒莫不知之莫不傳之非
獨臣草芥之私言也惟是天威方嚴陽和未布大臣緘嘿
以當時小臣畜縮以全軀使皇上所以教育栽成之意不
能大白于天下此臣不為道周惜而為皇上天下萬世惜
者也天下所以不治皆由臣子不清不勤隨其職業不忠
不孝隨其家修皇上方嚴與刑繩天下之不清不勤不忠
不孝者若道周至清至勤真忠真孝而一旦顛躓受禍至
此豈不傷天下讀書之心灰海內為善之志乎令天下之
人謂殺道周以激奮樞輔而樞輔未必可奮殺道周以緘
閒諫而舉朝久已卷舌皇上必欲誅獨立孤介之臣則道
周是矣皇上必欲誅黠黨匪類之臣則道周非其人昔唐
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
直諍雖外出而實優容皇上方欲遠法堯舜奈何智出漢
唐賢主下臣讀史見漢唐宋之衰也其賢人君子皆受黨
人之禍蓋惟君子有聲氣不謀而應其求不蓋于人類者
則從而誣之三季之主墮小人之術皆以此摧士氣失民
心我皇上方振中興昌明之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
才品之臣伏乞聖明詳察道周鑒其苦節赦其無辜保全
清忠消除朋黨無蹈晚季之覆轍為小人所快心即殺臣
狂妄寔得死所矣臣家有垂白之高堂有未葬之親殺身
求仁雖死何恨將以愧天下之立朝行道見義不為者謹
席藁願葉廷秀之後惟皇上垂照察焉

母后遺容

崇禎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命中書官赴孝純皇太后懿親

八〇

新樂侯第繪御容至初八日自大明門迎入百官吉服跪
迎門外帝步出歸極門跪迎仍冊封光廟選侍郭氏為定
嬪張氏為襄嬪李氏為恪嬪遣輔臣范復粹等捧冊行礼
因三嬪皆太后舊同事能記憶真容者后母新樂徐太夫
人及其孫新樂侯劉文炳左都督劉繼祖諸孫文燈文炤
及衛聖夫人陸氏諭礼兵二部叙賚

懿安壽節

十月初六日為懿安張皇后聖節傳命婦赴仁智殿朝賀
文官命婦無一至者惟武命婦十八人帝令司礼監呼儀
制司詰問時道路梗塞又驛遞裁減京官勢不能携家上
傳申飭

光廟遺容 此係禮部儀注

崇禎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命中書官于武英殿繪先帝遺

容至十月初七日完初八日卯時司礼監恭請御容二軸供安案上帝尚翼善冠黃袍乘輦至武英殿外門橋南下輦詣門下立內侍懸御容常服一軸帝行一拜三叩頭礼退東傍立百官各具吉服從左右門進入行五拜三叩頭礼五府掌印閣臣大九卿近前恭視御容內侍恭請御容奉安綵亭內帝後隨亭由思善門寳寧門慈寧門進慈寧宮大殿內懸安尚膳監設菓品鐘鼓司動樂上行五拜三叩頭礼穆廟惠妃具起頂冠鞠衣不跪不叩頭行八拜礼神廟宣懿妃惠康昭妃端妃和嬪各具起頂冠鞠衣不跪不叩頭行八拜禮光廟懿妃康妃敬妃慎嬪定嬪襄嬪恪嬪各具起頂冠鞠衣行八拜禮熹廟懿安皇后皇貴妃范良妃各具起頂冠鞠衣行八拜禮恭視御容坤寧宮承乾宮翊神宮各具起頂冠鞠衣行八拜礼皇太子具翼善冠常服皇三子四子具六合冠直身袍行五拜三叩頭礼皇長女皇二女具翠花冠服行八拜礼榮昌大長公主寧德長公主樂安長公主各具起頂冠鞠衣行八拜礼夫人婢子六局掌印女史各着紗帽袍帶并大小答應執事長壽等殿門內行五拜礼三叩頭礼司礼監等內官殿行外五拜三叩頭礼

追封殤故弟妹

光宗在東宮生育頗多崇禎初追封皇兄齊思王等皇妹悼淑公主等至是御札皇六弟定懿妃出七弟敬妃出十妹慎嬪出皆殤未追封擬封六弟湘懷王七弟碁昭王十妹悼溫公主又親定皇六弟名由栩七弟名由橏皇十妹名薇娖又追命九妹名薇姫仍祭告奉先殿

交趾請封

崇禎十三年十月兵科駁南交請封曰竊自黎莫交惡歲無寧日南交從此多事矣巡撫林贄夙具兩裔交兵一疏內云黎之國柄悉歸鄭梉併莫之後將益為所欲恐不能不為屬吏之擾等因其語意固欲存莫一綫之緒以折黎方張之萌也已經部覆奉有還着該督撫按看令道將設法制馭之旨邊臣果能体貼恩威譬諭有方該裔自循職恐後豈敢妄覬今于本月十九日接粵撫林贄一揭為恭報彝情事乃為安南頭目鄭梉代題請封王爵而發也異哉何前後言之殊倫與攷安南自莫登庸篡逆降封都統使迨後黎寧居漆馬江以延黎祀至黎維潭逐莫元宗歲貢方物神廟時嘉其幹勞忠順乃准襲都統使之職今之請封何功而然與且也黎莫相殘犬羊素性何無故而有都結之掠何無故而興悖慢之辭雖朝廷宇小不靳殊恩而狡裔要挾豈可飭報即該撫所云鄭梉世擅國柄汲汲請封亦非為黎圖已屬裔德之無厭矣乃又云嘵嘵焉有辭于疆境不敢不為轉達不敢二字固指于黎之狡逞乎亦指于黎之悖慢乎夫其初請也部覆止給勅獎矣初請而不許要挾而許之于中國為失体于屬裔為長驕于邊臣為冒昧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內夏外裔之大義固凜凜也如謂姑予之以結苟且之局以冀旦夕之安則又不然鄭得其志將肆然而益橫莫亦可滅黎亦可篡無黎與莫覬及中土即欲以茅土之券塞溪壑之欲豈可得哉謂宜明告黎裔封錫之典乃以待有功如歛馭土屬使不內侵和輯莫都各安境宇朝廷方有寵異之加待何陳請如其不然壯吾藩籬生吾氣勢恩信以服其心兵威以折其焰繼以詳內畧外之前籌多方布置斷不可以一紙代

陳謹封疆之事于樸棫之中也伏祈勅部覆看施行

進邮勞相

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吏部尚書李日宣請復故大學士張居正世廕疏畧言居正歷相穆廟神廟兩朝佐理勛猷不可殫述如萊制諸邊一切操縱得宜是以邊圉無事數十年安享太平載在史冊鑿鑿可考當年僅得世襲錦衣千戶歲久論定之後止復其文廕而武廕尚靳夙將如戚繼光俞大猷子孫俱經追錄故輔功高發縱賞未世延此曾孫張同敞所爲叩閽以請也尋授同敞中書舍人

限田之議

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疏請限田言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多者入官下各官集議礼部侍郎蔣德璟議曰限田之議其意甚美其實殊難行蓋限田起於井田三代時田故井故可限也自秦後而經界廢矣漢董仲舒始建議限田唐李翺元積宋林勳皆祖其說非不雅志三代爲抑富扶貧之圖然而行之而亂如漢王莽宋王安石賈似道其前車矣莽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令男口不盈八者田過一井者分之峻其令犯者死吏因操切爲奸利天下愁怨安石行方田法分烟析產遣使巡行到處騷擾似道以官資計頃以品格計數將官民田產逾限者抽充公田至自損己田萬畝爲倡而得禍益酷彼其初意非不善而井田既湮勢固不能行也說者謂開創之初戶口稀少土地荒曠田尚可限故唐太宗嘗行之而亦廢亦幾我高皇帝洞觀千古損益百王獨不行限田之令且許民儘力開墾爲業又令以北方府縣近城荒地召人開墾有餘力者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仍免雜泛差徭又令北平山陝河南及江北等處民田閒土儘力開墾不許起科甚且給以牛種田器蓋不惟不限而直恐其不田惟恐其不田故一切窮民皆得以儘力開墾而無不田亦無廢不飽其時家給人足可行萬里不賷糧可謂菽粟如水火之效矣雖亦令覆畝丈量爲魚鱗圖冊中嚴詭寄投獻之禁則亦以限田之法默行于其中而規模宏遠矣議者徒知豪強兼并之害欲裁其田以予窮民而不知民之窮者即以田予之而田器牛種皆不能備其勢亦必托于豪強而豪強有力者即欲裁之而不可得且其田又皆非無故而授受也而欲無故而奪之其誰甘乎鄧元錫云限田有三難何者守令歲月吏改各懷一切莫慮經久一難也豪強并兼譸譊朋興二難也守令不能覆畝而較之必寄手吏胥上下其手豪右售賕貧弱抑勒名曰切田寔爲弊孔三難也故王莽王安石賈似道行之而亂皆生今反古之過也今欲足食莫如務農欲務農莫如責粟欲責粟莫如痛懲游惰使人得盡力于田而不爲之限則惟在遵守高皇帝重農諸欵如北平山陝江北諸處聽民儘力開墾三年不起科及課植桑棗修治農田水利歲積常平義倉之粟令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桑棗爲殿最能寔依令甲行之如此庶民勸于耕而粟有三年六年之積以漸致太平倘亦救時急務乎若區區限田之禁愚竊以爲不可行也

責成京縣

崇禎十三年十二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竊見從來論吏治之盛者莫過于漢然一時循良多出于扶風馮翊之間蓋善首者四方之所風也由近逮遠古益斤斤重之矣臣

于大興宛平兩縣不能無說焉其治隸於輦轂之下雖未可與外縣比然設官分職原有應盡之責非可泛泛鄙視也故一謂之縣則都聚村落皆其所任之地流寓土著皆其所任之人試觀今日都城內外盜賊充斥搶奪屢見近郊之民家稍溫飽鮮克安枕該縣曾差捕役一擒緝親身一察視否也且飢民滿路死僵相望城外日日割人而食該縣設處粥廠幾處掩埋殘骨幾人也意惟曰緝盜則有衙捕施粥則有城坊然該縣累無事之官端居而聽詞訟優閒而比錢糧已乎蓋近來兩縣陞轉甚速恒以部曹待之故人百計營得袖手需轉以致民事一切廢弛衙役任其縱橫吏治之不光蓋莫若首善之甚矣今海內多事吏于外者撫綏流離扞禦盜賊艱苦備嘗筋力殫竭望春明門不啻天上何當功令嚴明之日獨寬然於京邑殆不解

矣伏望皇上垂念重地嚴諭宛大二縣實心盡職眼前最急莫如安插飢民勸捐施粥一事倘悉心得法存活能多與以優陞不然立加重治仍望勅部以後京縣揀選年力精壯者一如外縣之例三年俸滿果有正薦方許轉部四年俸滿曾舉卓異方許考選庶不鄙視一官將見畿輔循良可方駕兩京而上之矣至於南京兩縣近聞廢弛亦甚似當一例推行以重根本要地下旨嚴行考核以重畿輔

山書第十五卷

南郊祈穀

崇禎十四年正月初五日辛巳躬至南郊行祈穀禮自嘉靖中改大祀殿為祈穀壇以孟春上辛祈穀十年又改啓蟄日祈穀以後不復行至是復以上辛日行祈穀礼不散齋不出宿于郊齋宮不朝

賑恤饑民

正月諭歲荒民飢煮賑當如救焚拯溺前有旨着畿豫山東各撫按速察各州縣倉穀實數有無虧額侵漁及賑過飢民多寡原限一月內分別逐一回奏何至今未見奏來仍瑞狥隱稽延之罪着該部即行察明各議處仍着恪遵前旨星速察奏其痛癢不關封積不發的俱着指名參來推官不據實察報的一并參處如再違玩重治不宥該部馬上飛催仍立限去該科記着曾奏有旨如何不行參糾着明白回奏特户部都察院知道

禁抄密封

崇禎十四年正月兵部尚書陳新甲請禁抄密封上言機密屢禁抄傳漂蒙嚴諭臣等請有密封發科者該科封固送部臣部始舊錄出送回該科稟繳密封發部者臣部錄出即封固徑送該科照例稟繳日輪守科科臣一員嵩接密封臣部仍每月將接過密封開列具本題知兵科具疏云臣愚以為疏有必當密者有不必密者有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後者有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如事關兵機方且動于九天藏于九地何可不密也如各邊有事寇援何地動靜之情勝敗之事廷臣知之以便各獻芻蕘各要害知之以便共圖備禦何必密也況邸報之抄傳有定道路之訛言無端疑揣轉甚張皇孔多廷臣縱有所聞未免因而箝口何可密也如剿逞之策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嫌已息矣仍當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剿逞剿寇之謀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寇已平矣仍當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剿寇此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後者也如逮有罪之人不密恐其人將遁人已獲矣則必昭布其所以逮之故如誅有罪之人不密慮其人將自裁人已正法矣則必昭布所其以誅之實此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也蓋人臣事君原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言而朝廷行事更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慎密原為成事事成便復昭然所謂理本相成變而不失其常也臣今日不言而使朝廷一時慎密之事因循沿為故例甚至科錄史館皆不能啓什襲之藏而棄之而一時之疑信猶其小者後世之信史何所取裁且謂壅蔽綸綍自臣等封駁之臣始矣臣用是覦覦然懼敢因請旨發抄而并及之

福藩之變

崇禎十四年正月賊李自成率群賊窺河南府適陝西叛兵数百逃至河南巡撫李仙風招置城中傑冠事聞詔逮其首惡數人解京正法叛兵大惧乃陰勾自成為內應一夕而陷賊焚福王府福王及世子惧縋城走士民被殺数十萬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並執前兵部尚書呂惟祺殺之世子逸去遇亂民刼之裸而奔于懷慶自成在雒搜富室窖藏席捲子女玉帛捆載入山以書辯卿時昌為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風偵賊已去引兵至城下時昌閉門拒守官兵攻入仙風收時昌斬之

帝聞福王之變御乾清宮召閣部諸臣詳問情形遣監臣

王裕民都尉冉興讓科臣葉高標前往存恤各賜表裏銀
兩有差
刑科給事中孫承澤上疏糾陳新甲曰臣惟自流賊發難
以來屠城破邑屢屢告聞大約由中樞之地議論雖多定
敘罔奏每見塘報飛馳止憑模稜一覆大將缺出止憑資
格一推幸而小捷部收指示之功不幸而敗部不與覆軍
之罪內外相諉以致日甚一日竟至墮戮郡城害覲藩如
雒中之事誰實中樞能辭其罪臣以樞臣陳新甲受我皇
上封疆之寄所宜公爾忘私盡忠竭知滅此朝食乃雷同
掩飾漫無主持楊嗣昌某功宜敘也亦曰某功宜敘也楊
嗣昌曰剿功垂成也亦曰剿功垂成也不知賊勢猖獗十
倍往昔楚中焚掠已遍川中破陷未休所敘者何功垂成
者何日樞臣亦曾一爲參駁以肅朝廷之威靈否也即如
庸帥王紹禹威望未聞何遽委以腹心重鎮當其奉命而
往原責以剿平左革之賊何以令之還延楚中及在楚辦
賊不効已知其伎倆無能何以仍將豫疆漫令嘗試有同
兒戲也且闖賊素稱狡驁舊在秦中督臣洪承疇撫臣孫
傳廷數與血戰始挫其鋒此豈恇怯之李仙風貴菜傭之
陳永福所能辦何樞臣不早一籌備禍如此其烈也嗟
嗟往事不可問矣豫中自歸德而外俱有藩封俱稱難守
備事機再失遂致中原潰裂不可收拾天下事寧尚可言
伏望皇上亟令樞臣從定料理目今豫中兵氣奄奄作何
整頓赴援客旅逡巡不前作何鼓勵俾列藩有泰山之安
萬一賊向東南江北二陵重地根本所關臣督餉淮上見
鳳督朱大典暮年氣餒難骨支離何健將輔之以收萬全
之策願樞臣明而熟于計無致一誤再誤也臣職在言列
不避攖鋒備樞臣因臣言而閉門引咎或出疏激辯當此
主憂臣辱之時豈宜有此臣罪滋大矣上下諭申飭
大赦中外
崇禎十四年二月諭朕自御極以來事無大小皆親自裁
決是以積勞成疾諸症交侵且際時事多艱閭閻彫敝無
告災黎困窮已極目前更望飽得甘霖百姓蘇生倒懸可
解況今畿南山東河南等處流土倡獗兵民戕殺無寧
日甚至人人相食朝不保暮如此情形深堪憫惻又邊氛
未息議調多兵勢必措餉然催徵原非得已惟恨貪官奸
吏借此作弊額外朘削有限之民力其苦何堪至于倚上
凌下民受冤抑無所控訴或官吏行酷暗害民生或讞獄
不得平奸良顛倒或紳衿土豪驕橫侵霸或藩王宗室暴
虐恣睢或勳戚及內外官員肆行擾害或犯法罪人情輕
因官吏勒索不遂致竟意延捱不結竟至瘐疾斃或情而
嬌託一味行私多方出脫而大奸漏網或文武各官不實
修職業惟營一己之私或蒙蔽隱狥朋比作奸罔念軍國
之重種種情弊有一於此皆足仰干天和昨又值天示儆
戒黃青爲災豈非多惡積于下而天變即示于上總緣朕
涼德寡聞明不足以辨奸德不足以格物誠不足以動天
信不足以孚人是以百司失職災異疊興民遺塗炭安枕
無期朕徒忝風化君師之位竟無建極表正之實每一言
到愚及不勝酸心愧報朕病今幸稍愈衷此黎庶教化未
洽而兵荒相繼以致犯罪罹法者日衆朕仰体天心激遵
祖法大赦中外併今歲暫免行刑時勅兩京省直經管官
將已結未結重輕等罪凌遲斬絞流充分別減等徒配杖
管酌行寬釋賍多者酌量減豁賍少者分別釋放俱照後

開條例定限于季夏終自內外通完具奏敢有怠慢出入等弊定治重罪務期刑獄平允奸良剖明庶幾稍消怨慈之氣免致干和至如勳戚紳豪藩王宗室內外官員有仍前作奸橫肆陷害善良者着科道緝事衙門及撫按官一体密切訪拏參奏朕恪遵祖憲立寘重典決不輕宥特此遣官分行詔告天下咸使知之

辛巳內計

崇禎十四年內計主察者吏部尚書李日宣都御史王道直吏科都給事中吳南灝河南道御史葉初春先是考察疏上奉旨京察大典屢奉明旨責令部院諸臣執持權當破情秉公嚴行澄汰勿使貪敗漏網庶大法小廉咸知勸懲這考劾各衙門等官內外多以鄉貢任于及在籍丁憂多已經處分的臚列充數仍屬瞻狥積習成何察典還着恪遵屢旨嚴明考核有真正貪酷者不許狥庇隱漏及羅織不諱各疑俱要詳覈確當不得拘定舊額祇狥故事塞責仍限三日即奏於是臚列再上黜革者較往例為增大僚被處者汪慶百張學周姚鈿章光岳袁鯨喻思恂李玄趙時用林棟隆劉永祚劉鎬田唯嘉蔡奕琛朱繼祚張紹先郭達邢業紹顧徐人龍董羽宸莊欽鄰王萬象靳光先張羅彥馮可賓

襄藩之變

崇禎十四年二月賊張獻忠羅汝才走當陽鄖撫袁繼咸叁兵扼賊于房竹賊走宜城偵襄陽無備使二十騎持符偽為官兵已酉夜至城下守者驗符信啟關賊既入即擇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伏賊百餘俱起應之縱火光燭天賊大隊疾馳至城中大亂庚戌昧爽賊盡入城知府王承曾突圍走兵備副使張克儉推官鄺曰廣死之賊焚襄王府執襄王獻忠曰王賢王也但我不殺王朝廷不殺楊嗣昌耳遂殺之投其尸于火盡殺宮眷并殺貴陽王常法發銀十五萬以賑飢民初左良玉瑪瑙山之捷降將劉國能獲其妻高氏幕客潘獨鰲寄襄陽獄至是取出携之以去左良玉在鄖眷家口貲畜于襄陽並盡為獻忠所有良玉聞之同鄖撫袁繼咸發兵馳援已無及兵科合疏糾楊嗣昌曰自雖封失陷文武守臣先後伏辜而僨劉賊重任者尚以遠在西川為解今襄陽告陷賊禍甚矣襄樊為南北咽喉古來戰闘必爭之地今拱手而資敵獻闖相應羽翼已成中原腹心千里流血天下大事豈堪一誤再誤以至於終誤也今日急着秦督當自商雒保督當自汴梁鳳陽督當自黃麻督移土賊好役合力渠首之誅不論何兵何將殺獻擒闖即予以封爵大賞何必專靠一久任罔功之老臣也諸葛亮曰兵交方始令功罪不明何以討賊為此督功罪未正雖遣將如林調兵如雨恐無以立威而作衆氣也夫獻賊自四川來督師楊嗣昌親統各路之兵專任劉殺闖縣一敗猛師寥寥數百為賊所乘賀李之兵犄角不聞以將予敵誰之過與及將殞兵潰闖防馬騾盡行委棄仍粉飾奏報而曰賊復飛遁何太欺也況賊經陸路奔突督師乃水道遣邊不知御前所賜之鞍馬曾一攬轡否也于行軍為失機于朝廷為不敬矣在督師不過以破失十縣為蜀失事之終豈知以首陷藩封為楚失事之始耶若左良玉者固督師特題以建大將之旗鼓者也十二月內既報由襄陽夷陵巴巫而進又報起程由興安進發止不聞于軍令去來一任乎己心豈以瑪瑙之捷不係督

師之調遣遂枉悖至此何驕蹇也迎頭少一擊之力是以
賊兵入無人之境耳至於鄭梅哀縋咸楚梅宋一鶴非督
師破格推薦以秉鉞者乎先事無一哨探之報當機無一
告急之文臨敵無一扼守之策雖地有遠近而罪無全諉
守道萬年策巡道張克儉非督師不下次疏補以守土者
乎飭備無綢繆之能清內無緝奸之術臨變無巷戰之勇
雖同城有異而信地攸關以上諸臣為督師所舉而大負
督師負朝廷負封疆雖束身國憲有餘恨矣且也失事如
此重大而諸臣至今未有塘報豈候督師至止枉復商確
而乃敢上聞與何蒙蔽至此也八騎之火牌今前自當所
有着落矣抑臣懸有請為中樞竟天下之柄為皇上執法
以剷平猖亂者也兩藩失守調度雖極苦心功罪未衡大
法豈以曾受督師推轂故欲言而囁嚅夫公忠起見執持
宜先察督師在部時有竄寘限內擒剿功次一疏內首罪
洪承疇首功然文燦至今思之功罪一案而用人行罪到
底受害樞臣盧公自信斷不游移然臣不能不切切也至
於將令守全等項功罪全聽巡方御史詳核據揆高明衡
已受鉞旦夕不可無人察東省之變奉有選差之旨此時
靈臺班乏員不論在內在外報滿候代之內選一員命其
星速前往不必拘赴京考核之例亦地方之一急務也天
下事壞于大家雷同臣嘗蒙督師疏薦然知有君父而不
知有私恩以此清夜自矢所以報也若臣逗遛禍不言死
不足贖然此言出而欲殺臣等者多矣

蝗後興屯

崇禎十四年三月諭戶部都察院春初捕蝗係重農首務
興屯布告非紙上空文奉有屢旨嚴加責成佇望埜元害
務之蟲民鮮不耕之土五穀豐登四方永利庶幾內安而
外自附食足而兵亦強各該撫按及屯田御史勘寔通行
有無盧應故事奉命不為不久未見具疏奏來好生違玩
姑且不究今時屆署春東作方興着將捕蝗興屯事宜再
行所屬各府州縣務令及時修舉仍將各境內蝗蟲生滅
撲打多寡及墾種過屯地若干措給過牛種若干逐一詳
察分別殿最限四月初旬各行據寔回奏如再瞻徇私庇
悠忽玩泄及苟且塞責的訪出有司立置重典撫按司道
等官一併治罪決不輕貸特諭

又諭戶部開墾屯田原裕兵食昨歲春初曾奉諭旨責令
該督撫鎮等官嚴督所屬春種秋收將開墾收獲數目具
疏題報該部即據所報多寡定各官功罪奏聞今秋冬已
過如何未見奏來殊屬違玩着戶部即將各邊屯田已開
墾若干畝成之日各收穫若干及未開墾者俱嚴加分別
詳列賞罰限十日以內具奏務要明悉確當鼓勵將來俾
人知所懲勸屯政克修不得瞻狥朦混取咎特諭

閱臣清獄

崇禎十四年三月大學士范復粹清獄疏言取各犯審時
所奏狀詞一一翻閱見有公狀一紙係未結各犯官侯恂
傅宗龍等臣數共六十六名內而尚書侍郎都察院科道
部屬外而撫按道府州縣等官無不畢具不覺慨然嘆曰
此我國家歷朝之所無而何近日犯法之甚衆乎孰非我
皇上作養之士而拔用之人哉析圭擔爵以為榮矣作奸
犯科何辱如之豈真衣冠為累詩書誤人耶當點名據審
時臣責以臣子大義凜以朝廷大法皆俛首叩頭恩赦業
前自怨自艾感戴聖恩陸續先後不見其多今察各招凡

內外文武約有一百四十有奇亦甚可痛矣謹摘其大者為我皇上陳之一原任尚書侯恂原任司官倪加慶夫屯豆借還之數已經改明多開未明之數已題追納其司官贓差一節力辯皆為縣指兩案牽纏五年沉滯所宜早為分案的結者也一原任尚書傅宗龍當撫蜀則功績亦著在中樞則籌畫多疎惟衷竊其一時疎率之差寔不敢有藐抗阻撓之意所當速為酌擬者也二原任順天府府丞戴澳論人無據秖為悖己之名事出風聞殊失入告之体所宜酌量擬罪以開言路者也一原任巡撫黎玉田常道立方孔昭為撫則一罪各不同總之剿撫未見有効按法何辭而城池未有陷殘亦難槩論所當分別各招擬結者也一原任兵科室國柱諫官職任糾彈為何代人私囑但迷弁拘提何時得至若審無受賄之情宜擬應得之罪先為結案者也一原任兵科耿始然催餉數月有一百二十餘萬之多似急公家而科參有疑又多有駭人所聞之事難免官謗但辯稱誰送樣銀有何的據既說打死令何生存張仁原非快役金台亦非聽用節節應辯所宜再加研審諸臣定奪者也一原任南道成勇自負直戇匪為傾排但言官就事論人今堅稱無有主使若果無主使之情所宜原情定罪以免幽沉者也一原任御史魏景琦事出倉卒原非違法應奏罪其應得已駁另擬仍宜酌議速結者也一原任御史范良彥應進贓數已有二千之多雙目皆枯已獲貪墨之報所宜勤限追贓焰例務釋者也此案方經欽駁自當訊其贓証明白確擬乃司官王廷樓徑擬新罪成招誤而瞞有由然矣但良彥之罪不至于斬新况已雙瞽又豈可斬乎一原任北道賀鼎揚冊未完之贓多至一萬三千見在追比據辦地方錢糧除去抵完之數尚有餘剩此中難以懸坐所宜行該督撫察明後方可酌議擬滅罪者也一原任司官孫嘉績浮薄慿肆慮見才情剛厲過激乃其本色據其辯有十疑法當立聽謂周敦案係當上所親拔于司官似為無與即云既讀送允然此月身在場中金玉係赤貧之儒安有多金又非經推用之官為何重賄種種失辯所當研訊確情再為酌議者也一原任司官熊汝學朱國壽宋日燦塌工俱有可原賠修似可寬罪所當分别酌議各量還職者也以上諸犯各殊幽沉則一所宜請旨下部作速清理者此矣臣于審案中得可用者二人焉有不忍默默然者一原任江西布政朱之臣一原任總兵劉光祚夫出爽吾于檻車用孟明于三敗率皆成功古今美談今之臣未必如管仲光祚未必如孟明而鼓舞磨勵可當一面未可知也

石變粉米

十四年春池河守備高某銓進三色米粉言廣武衛龍山英武衛小橫山二處石變為紅白黃三色米粮衆称為觀音粉軍民如蟻挖取堪以充飢謹將三色米粉進呈御覽

封妃禮儀

崇禎十四年四月進封東宮田氏為皇貴妃西宮袁氏為貴妃按兩宮進例做萬曆中例也先是礼部已具儀注內侍復以永樂中坐受長公主四拜為請下部察議部臣林欲楫奇以會典洪武中所定皇妃受封謝恩後止云內命婦諸親以次賀如常儀夫于妃曰諸親則與皇后前称妾者不同矣故累朝皆遵守之惟永樂五年仁孝皇后崩上追思甚篤不再立中宮故妃礼稍隆而累朝有中宮在上

則此礼自不便行今兩妃受封驟行此礼恐非慎夫人卻席之意又永樂時長公主于成祖則女弟行也今榮昌大長公主則上親姑也而忽充班首行四拜于兩妃之前恐亦不妥萬厯十四年進封鄭貴妃神宗寵妃也當時部擬儀注亦止炤洪武所定且惟天子議礼礼官守礼未聞內臣議礼者帝允炤會典洪武時例行

督輔議案

崇禎十四年四月諭督輔楊嗣昌瑪瑙山諸捷不能掩兩藩罹禍之失雖經身故還宜定罪着五府九卿科道等官會勘擬罪具奏各官集中府會議云議得督輔楊嗣昌初以樞輔莢敵則畿南山東殘破一會城五十八州縣而陷一德王繼以督輔剿寇則河南山東四川湖廣殘破二府三州十九縣而陷一福王一襄王三王連陷二祖列宗之靈不知如何怨恫即引主將失機律不足塞罪若其餘郡王將軍中尉及百萬生靈之死益復難計然此皆中外所共言惟抗旨欺罔之罪尚擢髮難數也一曰三抗修義州明旨棄而不守二曰屢抗戰守明旨三曰首倡聚斂一議加剿餉三百萬兩再議加練餉七百三十萬餘兩合舊派每年加二千三百萬致天下民勞財盡群起為盜四曰隱匿失事不報即福襄二藩被害已久尚掩匿說謊轉換支吾五曰虛飾捷級如瀘州知州蘇瓊等死於流賊嗣昌復砍其頭充級報功神人憤怒又且陰買賊欵毫無寔着現今招安在蜀楚諸賊劫殺橫行又是熊文燦欵獻故智此五者欺天欺君罪又在失陷封疆之上其餘奸貪萬狀狡險百端誦經呪詛蝗蟲明係欺誑良心久死豈肯自裁寔高皇帝誅殛之速而亦皇上威福在手社稷無疆之慶也查嘉靖中大將軍仇鸞奸欺賣國致敵大入騎蹂躪鸞亦病疽而死蒙皇帝赫然震怒剖棺戮尸與此案相類而三王相繼陷没山東河南四川湖廣諸省殘破則嗣昌之罪當有十百于鸞者三尺具在似未可以既死寬之也議未上因部院科道各官累疏糾嗣昌之罪于四月十八日召各官至乾清宮諭嗣昌係朕簡用用兵不效朕自鑒裁況尚有才可取張縉彥一疏原係職掌從公起見舉朝各官見朕有議罪等旨輒大家排擊意欲沽名如有忠直何不先具參疏待兵科參本下部紛紛不已本該重治尔等又說朕庇護嗣昌姑饒這一遭其各疏留中不發諭尔等知之隨下諭楊嗣昌免議予祭一壇

三輔起用

十四年四月諭國事多難亟藉舊臣佐理輔臣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定識巨力梓品鴻猷贊襄多勞忠謨未竟俱着以原官入閣匡弼即着馳驛來京慰朕佇望至意地方官仍照例敦趣護送該衙門知道

問刑條例

崇禎十四年五月刑部尚書劉澤深疏請議定問刑條例上諭曰律應恪遵例能高下刑部司官引擬多非正律正例該部即同原管重修會典司官逐一簡察諸條欵有事同而二三其例及參錯不齊可容人高下者俱要刪歸畫一造冊奏覽以憑發館更定務使法約易知條簡易遵一洗從來弊端不許率易塞責有負祥刑至意

開烟酒禁

十四年春立烟酒之禁犯者立置大辟至是論烟酒為邊隅所必需禁販亦困敝之一着犯者畧斬可謂嚴肅民間

犯者甚衆輒置大辟朕心惻然因念烟酒既有益于人聽
其自便但下海出邊者禁之

樞臣赦罪

崇禎十四年五月兵部尚書陳新甲請關釋傅宗龍孫傳
庭疏言檄臣愚蒙自知負罪深重原舉欲新任左侍郎臣
吳甡以自代蓋深服其料品壯猷為大有用之才凜奉天
語命臣不必再請臣毛骨都悚不敢再瀆惟長跪再奏顧
皇上于才難之時漸開一使過之門若臣有一毫市恩之
心猶私之意臣該萬死如原任兵部尚書臣傅宗龍趁家
臣鄉巴縣真是民之父母及巡按貴州五解安酋之危後
總督察雲留心邊計再蒙皇上賜環臣鄉巡撫練兵清屯
儘有方畧其惟人徑情直率明任中樞以此獲罪皇上若
曰欺藐知萬死不敢出此一時輿論咸推為可用之才望

一三

我皇上鑒舜臣再奏如原任保定總督孫傳庭還是有血
性的人臣共事行間見其兵將肯做事即懽然喜見其兵
將不肯做事即怫然怒怒則火上攻為面熱為耳聾為咳
嗽此臣知之最真者然是偶聾而非長聾及賊出口之後
蒙昇以保督自乃認偶聾為長聾至負皇上委任然其才
情氣魄猶堪一割伏乞皇上鑒裁此臣乎臺面奏之語不
敢滅一字臣謹補牘再請伏乞皇上念臣從封疆起見勅
下吏部俯焰恩赦朱之臣例將傅宗龍等作何效用仰請
聖裁想宗龍等當益捐糜圖報以副我皇上使過戚心矣
帝納其言釋宗龍擢用孫傳庭不得輕議按宗龍以楊嗣
昌薦之自代及在兵部嗣昌軍前所請兵餉踰額宗龍稍
裁之嗣昌劾中樞不任帝方倚重楊嗣昌切責宗龍宗龍
疏言嗣昌徒耗兵馬錢糧不能報効徒以氣凌廷臣中原
之事將有不可知者帝奪其官尋下獄至是新甲荐之復
任三邊總督是年九月宗龍率大兵討李自成于棗陽敗
績死之

關科招才

崇禎十四年諭戶兵二部議關裕國足民奇謀義勇二科
曰朕惟足國之道貴在卑民強兵之策要惟在將方今國
用日煩民生日困朕心甚切如傷乃廷議無言足用則必
取之于民及言恤民則又慮詘于賦而所入不供所出幾
使國與民無並足之方矣至如建牙設鎮不知凡幾然千
城未覩桓糾無聞推轂徒勤登壇罔効抑又何也豈以天
下之大人才之盛而竟無人焉明習心計經理儲輸可以
不事朘削催科而使度支京坻有般陳之積者乎又豈無
人焉謀裕折衝力能超衆或沉識而握奇制勝或驍恐而

一四

陷陣摧鋒如古所称知將勇將之選者乎朕拊髀側席旦
夕以之未獲一遇意者所為搬求之術未盡其道也朕今
欲特開科目一裕國足民科一奇謀異勇科使海內人士
望的而趨有以自見至于訪求考驗徵聘選舉吏須良法
盡善務期羅美必售履鼎毋投豪傑傾心弓旌生色以称
朕破格旁求至意所有設科事宜該部科會集廷議詳酌
規則來看

皇子禮儀

崇禎十四年六月礼部疏言臣等恭奉上諭朕第三子年
已十齡敬遵祖制宜加王號但既受冊封必具冕弁翼善
冠服而會典開載年十二或十五始行冠礼而十齡受封
已加冠矣有無妨碍御寺傳示該部詳察典例經礼一併
議擬具奏欽此臣等捧繹明綸仰見皇上稽古立隆礼必

求諸全當萬非臣等愚昧所及除十齡冊封祗遵祖制無容復議外惟封冠二礼並行未便臣等敢不詳察經礼期副聖衷致之儀礼士冠礼註云諸侯十二而冠又云若天子亦與諸侯同十二而冠大戴礼云歲星為年紀十二而一周于天天道備故人君子十二可以冠是十二而冠礼之經也又孜礼記冠儀云冠而後服備是所謂三加弥尊者必冠而後備也臣等前奉明旨謂既受冊封必具冕弁翼善冠服則冠礼不可不亟舉故擬炤萬曆二十九年事例先行冊封既加王號而後備王者之服行三加之礼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第一時並舉典礼未易誠有如聖諭所云者合無炤嘉靖二十八年例令歲先行擇吉冊封以遵祖制俟至十二歲依期加冠以循經礼未知有當否惟是冠礼在後而受封冕服在前前旨所云有無妨碍正在于此臣等謹察會典及集礼有親王冊立礼有親王冠幼受冊寶礼又有親王冠礼各自不同先封後冠似無妨碍累朝皆遵行之即古諸侯王如左傳魯襄公送晉侯時年十二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君可冠矣想魯公既為國君必具國君之服特冠礼未行則三加之冠服猶所未備耳蓋封者建國之始錫圭胙土所以樹百世之本支君道也而冠者成人之始備服醮賓所以去冲孺之幼志人道也封礼惟帝王得行而冠礼則貴賤皆不敢廢故高皇帝斟酌百代分為冊冠諸儀原是兩項備極精詳惟三加之礼洪武中所定親王初加網中再加翼善冠三加九冕旒成化間更定初加翼善冠再加皮弁三加冕旒是後遂為定制孜之冠儀注云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以明無生而貴之義大要亦不相遠然皆申之以祝辭隆之以勅戒所謂冠者嘉事之重者也今皇三子冊封合無炤例具服行礼俟加冠之年用三加之礼始稱備服參之古今經礼歷朝典例似皆如此統祈聖明裁定勅下臣部遵奉擇日具儀施行崇禎十四年六月初日奉聖旨這先封後冠既詳察經礼不相妨碍今歲冊封皇三子炤例具服舉行至十二歲行三加礼該部即將冊封事宜詳具儀注擇吉來看

罷臣教贓

崇禎十四年六月故刑部侍郎蔡奕琛以行賄薛國觀被逮至京上疏言同邑諸生傀襄贊于應吉士張溥之門歸語知縣丁煌言溥大力可立致人禍福因言臣旦夕必逮未幾臣果被勅南中有二十八宿設十條錦囊計鴆銀記兵部主事錢位坤潛至京邸買人糾參等語內閣擬之嚴旨下部查奏

兵科右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聞古人有言見無礼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雀也今之大貪極惡敢于無礼孰如蔡奕琛之甚者彼其身列衣冠行同市井且其狡足以怙惡詐足以文奸長安之人無不鄙之即同鄉之人亦無不鄙之臣不暇書為臚列以盡其穢狀即以事之彰著者再一言之當其居朝也受宣城知縣謝玄琬四千金而為謀考選受布政陸之祺三千金而為謀陞京堂濕滅喧傳科臣房之騏據事糾參以身有百足幸免追究疏在御前可覆案也當其居鄉也包攬吳中彥之詞訟被害之民聚衆出揭幾致激變知府石萬程公訊謂始事即得銀八千兩此本處撫按之所察奏疏在御前可覆案也當其欲起復而鑽營也借名求文行賄罪輔王陞彥口供已明凡有血性

無不嘆天網之不踈此其已定之鉄案現在御前可覆案也夫有一于此難逃聖明之世矣為奕琛計使稍存一點之良心一線之廉恥不知如何愧死如何悚慎乃妄上一踈展轉設知以為拖延之計以為漏網之謀且從來提解之官無不革職者彼罪狀已明而原官尚在遂恃為護身之符刑部先後屢奉明旨跋跋不敢悶結者亦以此耳不知犯法彰明之日使人人可以悍網言官慮其波及而不敢言法曹畏其刁肆而不敢訊視我聖明為何如主哉伏望皇上勅部臣將前後奉旨之案速為簽奏不得因其未革職之官而遷為顧忌不得狥其拖延之狡計而仍事遷回庶乎罰不踰時則國是明而法犯肅矣臣職司糾彈竊比鷹鸇之義

真人宴例

崇禎十四年七月礼部䟽言張真人以異教獲蒙國恩歲會典郊祀慶成亦曾有與宴者自天順中有真人不必與宴改為賜饌之旨而宴礼不舉久矣即真人朝覲進表時酒飯亦不聞光祿鴻臚開列則我朝所為待真人者大畧可知也應京何幸蒙召賜宴遭際可為獨異且奉有優待明旨復經該寺具請前來臣等敢不欽遵但歷稽往牒終難妥擬合無仍比慶成宴例用上棹品物待之其宴所及待宴官則慶成宴內一欵有云法王佛子國師禪師僧官剌嘛俱宴于大慈恩寺以內官一人待之之例臣等竊以為宴如慶成可謂隆矣而釋道二教所爭既不多法王禪師其名號亦輩相應比例遵行至宴所則宜改慈恩寺為靈濟宮各從其類于理較妥臣又查去春應京曾奉命祈雪亦特遣內臣一員主其事則內臣侍宴於例亦合允之

一七

新修太學

崇禎十四年新修太學成是年八月十四巳時行釋奠礼是日為丁巳適與丁祭相湊帝命丁祭仍遣官行礼釋奠另期行改擇八月十八日辛酉先期賜衍聖公孔胤植宴于礼部真人張應京䟽請入監視觀礼礼部駮道流不得入廟庭是日卯初刻駕從長安左門出自崇文門至成賢街入廟祭酒司業吉服率學官諸生於成賢街左跪駕迎至櫺星門外降輦上步入門帝遣大璫王德化來問釋奠與釋菜同異部臣謂釋菜礼輕釋奠礼重釋菜止芹藻之類釋奠則有幣有牲有樂原是不同有頃天漸明帝具皮弁冠服出太常寺官遵由大成門中道入盥洗詣先師廟中陛上帝至廟內拜位分奠陪祀官各就位分奠官列于陪祀官之前奏迎神樂帝兩拜興分奠四配十哲官各詣廟東西階下分奠兩廡官詣兩廡前俱北向立遂行釋奠礼太常寺御跪進帛于上右上搢圭立授帛獻畢授太常御奠于神位前少御跪進爵于帝右帝立授爵獻畢少御奠于神位前帝出圭分奠官以次速進各詣神位前奠爵訖各以次速退就原拜位奏送神樂帝復兩拜興兩礼畢矣帝從廟西廡急呼礼部官來上傳旨先師神帳內有二紅杖非舊制不敬亞聖神主稍偏又兩廡祭品欠豐工部修理粗糙不堪令礼部左右侍郎太常寺堂上官細加巡察回報遂由中道至御幄更翼善冠黃袍幸彝倫堂諸生列于堂下祭酒各官列于諸生之前跪候駕過起北向立帝至彝倫堂各官行一拜三叩頭礼祭酒以下及諸生五拜三叩頭礼有頃內贊贊進講祭酒南居仁從東階陛由東小門入至堂中北向立執事官舉經案於御前礼部官

一八

奏請授經於講經官祭酒跪礼部以經立授祭酒置於講
案復至中北向立一拜叩頭上諭講官坐祭酒承旨就講
案還立上諭官人每坐百官承旨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
品以上及學士一拜叩頭坐祭酒講畢徇謨講畢退出堂
外司業羅大任從西階陞由西小門入一如祭酒礼講易
咸卦講畢傳制官称有制宣諭云聖人之道如日中天凡
四語祭酒司業學官習礼公侯伯諸生五拜叩頭尚膳監
進茶上諭官人每吃茶茶畢出百官一拜叩頭帝賜五府
六部都察院及衍聖公等酒甜食盒帝入彝倫堂後敬一
亭觀世宗所立程子四箴諸碑又令將廟學内各碑及石
鼓俱摹搨進覧於是駕自成賢街至安定門登城帝坐明
輪至東北角樓觀閱樓工諭閣臣宋儒周程張朱邵共六
子不宜列於先儒之内宜有特称下礼部議

一九

表章宋儒六子

崇禎十四年八月諭朕覧我聖祖命儒臣纂輯五経四書
大全其中作述傳註引証等項惟宋儒周子兩程子朱子
張子邵子爲多可見理學大明于宋而周程等諸子大賢
哲大學問大有功于聖明已昭然天下萬世矣然與周秦
漢唐等諸儒并称先儒以朕愚見寔爲不安但位次題称
遵行已久有不可輕率更改者茲欲特加崇隆是否可行
着礼部翰林院太常寺國子監礼科等衙門會同詳慎察
來看

礼部議奏恭惟皇上身作君師神交聖賢登極以來兩行
釋奠盛典與肅皇帝同符且是日祥風和暢天表澄凝礼
樂雍容度數精審圜橋觀聽靡不欣躍至下詢宋儒周張
朱邵二程六人列在先儒似無差別及西廡末尚虛一位
仰見聖學之粹睿識之精重道崇儒德意甚至臣等相顧悚
服謹按周惇頤首倡絶學朱熹大集儒成程顥程頤張載
邵雍皆弘闡聖真力闢邪説使在七十子之列寔可入室
升堂誠宜進称先賢以彰命世臣等又察得漢董仲舒生
秦火灰燼之後默契天人隋王通當六朝喪亂之餘獨提
性教唐韓愈起衰振溺斥佛尊聖亦皆一代真儒千秋特
業若並称先賢之號似亦無復間言而臣等復有請者聖
廟自高皇帝欽定祈四配十哲之外兩廡共一百五位及
肅皇帝再加釐正别建啓聖祠進顔路等四人黜公伯寮
等十三人又退林放等七人祀于鄉而進祀后蒼等五人
隆慶中進本朝薛瑄萬歷中復進本朝王守仁陳獻章胡
居仁計現在兩廡九十七人比洪武中尚少其八而本朝
儒臣與者僅四人耳竊謂宋儒安一隅從祀至十八人我

二〇

朝列聖表章孔子之道再揭中天諸臣咸奮興起近證闡
闡遠溯洙泗前後相望指不勝書自瑄等四人外如吳與
弼羅倫蔡清陳真晟陳琛呂柟王良章懋羅洪先鄧元錫
顧憲成等皆品端識正卓然聖人之徒而其著述尤多前
賢所未發併乞勅下詹翰等官各具議草送部會同九卿
科道参酌以聽聖裁

封皇子禮

崇禎十四年皇三子慈炯年十二歳行冠礼命礼部具冊
封儀注定于八月二十五日舉行翰林院撰擬王號欽定
爲定王至期以皇三子偶有小恙改九月十八日卯時舉
行十三日舊輔周延儒賀逢聖應召到京十三日見朝召
見中左門賜坐命即入閣還二臣行礼十八日帝以冊封
定王告于奉先殿遣官奉節冊寔置綵輿至王宮門外王

具服出迎王隨至拜位四拜宣冊寶王受冊寶訖以授内官捧置冊寶案王四拜禮畢内官捧節由中門出王送出宮門外内臣以節授正副使報禮畢是日内官引王詣奉先殿行謁告禮如常儀畢詣乾清宮皇上服皮弁服皇后亦具服各陞座王行八拜禮詣皇祖宣懿惠康昭妃前皇考溫定懿妃前皇兄懿安皇后前行八拜禮詣皇貴妃前行四拜禮詣太子前行四拜禮次日免朝命定王從弘政門出皇極門前東廡坐百官吉服行四拜禮

保舉催差

崇禎十四年九月遼東方殷軍儲告急司農仰屋無措官胥侵沒公行而釀弊最深侵耗最甚者無如権關各關舊有額税近以遼餉等餉少有增加擬取盈于羨餘非苛求于商旅乃委官奸胥濫科充橐假公濟私朝廷當加課之虛名司闗享倖年之厚利稗販因而裹足儲會益復空虛蠧國病商深可痛恨以後各關差缺南北工户二部不必拘定司屬循例差委着兩京大小九卿翰林科道及在外督撫巡按各舉廉清之官不拘係何職銜在京如各衙門司屬中行評博等官在外如監司府佐推知等官但係行己端潔清謹無染之人聽其坐名保舉授以権差加意釐奸剔弊儘年滿所入不限舊額分文登簿解部充餉不另派商賈分毫使常額之溢數自饒立與超擢清華仍破格敘錄以儲銓選之用保舉官一体加升如仍横征苛斂徒侵羨羸或仍飽私橐者各該撫按体訪得實即疏參以憑重治保舉官一体連坐其從前已任之官既經考成姑不追究除臨清河西照舊差委俟盈平另議外其北新許墅蕪湖九江荆杭等差但遇缺出即另舉議用仍暫帶部衙并受該部考成其未盡事宜着户工二部會議具奏

皇子出閣

崇禎十四年十一月皇三子定王出閣命吏部選新士爲檢討國子助教等官爲侍詔充講讀以兩傍兩殿中書充侍書每遇出講則王從皇極門之左弘政門出紅板橋用校尉八人青羅小傘二柄與至尊同而隨侍内璫六人皆金帶也王至皇極門下輿趍過西復上輿至書堂陛下出輿閣臣率講讀侍書官立于門右一躬俟王入書堂至先師前行禮畢出坐堂中王令先生每來一躬即分班入門内閣臣左立餘各官稍退分左右立一躬出班初開館行四拜禮以後行一拜禮不叩頭也讀四書書經各五編講四書書經各二編王命先生每喫酒飯即出用酒飯畢再入侍王寫倣閣臣至案前環視王親寫十字餘俟諸臣退後寫足送閣閣中批圈畢進呈皇極門外兩廡四十八間除曠八間外是四十間東二十間爲寔錄玉牒起居諸館及東閣會坐公揖處西二十間上十間爲諸王館下十間則會館與諸館也定王書堂在西第六間爲請書處第五間懸先師先孔子画像四配侍側蓋摹吳道子筆也及永王出閣因移定王第四間而永王在第六間王初出閣向先師行四拜叩頭禮以後則行一拜三叩頭禮皆内官贊禮第三間第七間爲二王退居處案上置四書書經白文及集註大學章句或問洪武正韻海篇直音諸書皆紅綾殼

司寇正告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黄道周烟戍不允繼永戍不允乃上疏曰看得道周罪狀臣前兩疏已痛

切嚴貴之集到此止有一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緣
我皇上自御極以來所論死諸臣非封疆大事則貪酷大
罪從來有諫言誅大小一官者而今以此加道周是道周
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諫言殺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
皇上無不覆無不載天地之全体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
黨者見諸行事相聚訟言乃為植黨道周自上一疏空言
無黨睿照一臨肝胆塞裂試看如某等者始未嘗不相與
而今且作之短少之周亦不與之較而日惟禱祀聖壽慇
文無已為有所謂絲毫党氣而煩聖明之震怒動朝廷之
大法耶昔孟子之論生殺也下取決于左右諸大夫而究
情於國人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今道周國人皆不以為可殺而臣論殺之豈蘇案乎臣仰
見我皇上於去年行刑時即負罪深重之人而猶忽然傳
旨傳免滿城老稚舉手加額祝頌無極今皇上豈有積根
于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論已定噬臍何及所以當此
生死之関不敢不存一難慎之心亦惟是恩威出自皇上
聖意淵微有非微臣渺識所敢窺測敢躊躇冒死仍以原
擬仰候聖裁而非微臣之所敢必也解學龍薦章妄詞委
屬乖謬但疏舉循例非敢創行烟戌是蔽厥辜涂仲吉等
昏昧庸愚實行取咎仍照原擬至若某等項背相接比肩
事主豈無臭味相関一當利害反面攻擊若將洗為翻覆
變態態譁似秋雲縱不相干亦非良士亦照原擬以示薄
懲先是刑部尚書李覺斯以聞道周一案稍遷革職司官
吳文職杖六十至是獄具上必欲置之重辟劉澤深力持
之獲免

禁內干外政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諭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
容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嚴近習之防勅內官毋
預外事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拔本澄源意甚深遠朕
鑒往追前凜持祖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
或典礼繕式或鳩工蒐鑰或司繕服或辦文書都着勤慎
小心料理本等職業應整飭的極力厘飭應節裁的加意
節裁務要專精供事守法奉公不許違越祖訓干預在外
政事違者即以亂政參拿處斬不貸該部監仍察舊典將
各監局職掌逐一開列來奏

修改歷法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礼部疏言古今治曆之家多矣其最
精者漢雒下閎太初曆以鍾律唐一行大衍曆以蓍策元
郭守敬授時曆以晷景皆称推驗之精而晷景為近然用
之既久皆不能無差蓋天與日月星辰其体皆動而其最
不可測者常在于杪忽之間推移盈縮聖智有不能盡窮
故雖以時分刻刻分杪非不至細而差之半杪積以歲月
則經離朓朒皆不合原算此治曆之所以難也我皇上
因監法小差特置西法一局令礼臣徐光啟領其事而寺
臣李天經陪臣湯若望等與欽天監張守登諸臣覲面講
求逐年推較十餘年來如日月交食五星伏見之類臣等
經歷會同赴觀星臺占測而御前亦用黃赤儀器親自臨
驗西法比監寔為密近固昭然不待辯者守敬成曆時嘗
言天体難測須每歲創驗修改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
專其職未嘗自以為足也高皇帝精于觀天雖用守敬曆
而特令劉基召集天下律曆名家者赴京詳議復自製觀
星盤天文分野諸書且別立回回一科亦未嘗以守敬之

曆為定也蓋其順也當時儒士元統成化中丘濬正德中鄭善夫嘉靖中華湘萬曆中邢雲鷺諸臣皆以差訛請改正今得西曆與之較驗而舊曆之不能不差則守敬固已自言之矣臣部尚書林欲楫向與臣等詳察經緯新曆誠如所言交食節氣用新神煞月令諸款用舊未為不可而再四商確有不得不鄭重者舊法用日度計日定率西法用天度因天立差舊法用黃道距度西法用黃道緯度雖微有不同然其黃赤儀器與守敬簡儀仰儀候極景符玲瓏立運等儀亦皆相似特守敬之徒沿習不察耳自古曆法輒數十年一改而守敬之曆行之已三四百年矣小差者惟日月交食時刻異無大懸絕至置閏之差起于春秋分所差二日而西曆定分之日即舊曆所註晝夜各五十刻之日也在今日西法較密在異時亦未能保其不差則一番更改良不易言據天經原疏曾請將在局生儒盡收之欽天監以便隨時測驗將新法暫附大統以便公同考驗證而前奉明旨亦令監官張守登等于交食經緯晦朔弦望年遠有差者旁求參考又以新法推測屢近著照回回科例收監學習寔為得之似宜勑下另立新法一科遇交食節氣同異據法直陳以俟測驗而後徐商更改庶有當乎其寺臣天經及遠臣湯若望中書黃應遴新局官生黃宏憲等累年新進曆書一百四十餘本日晷星晷星球星屏闢蘭諸器多曆家所未發專門勞勤積有餘年似宜量加敘錄而該監官生學習則有會典按月按季課試嚴行賞罰之例所當重加申飭者也乃臣等區區之意猶有進焉曆為敬天授民設也敬在於天在順時布令觀變警心其所重莫如刑賞授民在東作西成南訛朔易其

二五

所重莫如農桑故堯舜之曆以釐工熙績為欽天而成周之曆以無逸豳風為月令非徒如保章挈壺之流斤斤于時刻分杪之末而已凡曆數始于河圖五十有五以十乘之為五百五十以乘之為二百七十有五自洪武元年戊申距今壬午蓋二百七十有五年矣寔為河圖中候宜修明禮樂先德後刑勸民農桑敦崇仁厚以昌扶國脉基萬年有道之長其斯為治曆之本務乎漢儒言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節授民事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災害不生我皇上敬天勤民同符二祖知有敬授精意非臣等迂陋所能測識萬一也

誡廷臣交結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諭朝廷分職原自官府不同臣子守官豈容暗姦作弊況析圭擔爵之義宜無私交而防微杜漸之關尤先近侍恭閱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與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大哉聖謨最為弘遠朕欽承祖訓不敢懈忘日望群臣率繇斯道無禁世風日下士氣遂靡雖奉公守法者固多而行險徼倖者亦有婾媚交歡勢難權暱就為阿大夫之借譽左右被郗門士以進秩題薦有路可通無往而走竄探泄漏視為固然依草附木好生可惡除已往不究外以後內外大小諸臣有身蹈前轍者憲典具在朕不敢私仍每部院及科道官有濫叙激揚糾彈之責若有見聞着即指寔奏來不許狥私容隱亦不許風影誣捏蓄出交結真情定行依律處斬三尺森嚴決不姑貸

二六

山書第十六卷

師禮輔臣

崇禎十五年正月元日御皇極殿朝畢傳閣臣周延儒等
至殿上帝西嚮揖之諭曰朕以渺躬仰承天眷君主萬方
十四載于茲矣深慚德行淺薄才識庸常恐忝君師之位
思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遺意卿
等即朕之師也股肱心膂臣哉鄰哉經曰尊賢也敬大臣
也禮應尊敬朕此舉原不為過故于正月元日端冕而求
諸先生不必謙遜今而後道德惟諸先生訓誨之政務惟
諸先生匡贊之調和燮理奠安宗社萬民惟諸先生是賴
古來君臣志同道合而天下治平朕于諸先生有深望焉
特諭給事中章正宸疏云履端肇慶群眾呼萬大有喜天
顏忽遣中使宣閣臣入殿一時鵷鷺咸愕眙為希有盛事
二七
引跂良久導駕導表同官班散臣始密聞梗概不勝手額
曰有是哉端冕以臨之折節以下之調和以望之師保之
以稱之股肱心膂以托之志同道合以叮嚀之學焉後臣
帝王盛軌而不世遭逢也顧閣臣何德堪此以夫報我皇
上哉今事務最大且急者無梧公私澄清吏治內平流寇
外制邊隅孰非閣臣仔肩能不亟商辦此四者之法而訪
求辦此四者之人乎若夫盛乎帝衷贊襄廟謨宏開言路
收拾人心此四者不由閣臣身親為之更由乎誰以漢陳
平猶知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鎮撫四裔諸侯親附
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為相務也而況親見堯舜者
乎昔商宗之命傳說也首言啟心沃心今閣臣所遭勝請
者必無敵有祖述刑名娼嫉之說蕩劉聚斂之文者矣而
夙夜靖共其累蓋身以恕乎從來先格君而後事功可建

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何以故凡人主菲薄左班朝
士必因外廷無一人一事足稱意旨苟能不與中官作緣
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而任
一二大事不驚料一二大事不惑自足以起皇上敬信敬
信則官府通委任專而百事辦矣閣臣辦事總在知人呂
公著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所聞參互考
實以達于上王淮間楊萬里先務萬里曰人才因疏朱熹
以下六十八人虞允文為相嘗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
即記之號材館錄是國計邊防非不喫緊援之用之似猶
第一義而所用之人惟吏兵兩部尚書最亟如皆賢也則
閣臣當興同心共理有不賢者則必更置之何悠悠忽忽
為也其次請官其次諫官其次督撫其次提學其次總鎮
至于文選職方兩部須精擇而久任焉吏得賢掌院注意
二八
巡按御史嚴為殿最則州縣長吏孰不化枉為直若是者
然後百姓親附群才奮庸而諸事就理矣以今康宁配義
軒之德社城絕狐鼠之緣時際道行躬逢聖作贊平章而
翼協和俾天下猶有納溝飢溺閣臣豈不抱恥寔啟武酬
天娛惟在以人事君豎伊呂之衷蹀皋夔之軌奏太平之
續斯真萬世一時也臣方齋沐稽疏間又有暘于天人之
際焉是夕也同雲忽合雨雪載霏道路歡呼有年叶卜和
氣致祥于茲徵信臣惟日祝皇上以天自處下濟光明而
已
給事中孫承澤疏曰皇上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于茲
十有五年敬天法祖如一日也勤政好學如一日也乃柱
者憂勤已備而泰運猶屯緣負國輔臣衣缽相繼敗轍相
尋視吾如譬悅不若己庸貪如林棟隆董羽宸等連袂清

要汪慶百囊金而謀縱憲蘇奕琢投賄而營少宰以門戶錮善類以把持箝言官于是災害迭見至十三四年而極幸我皇上乾明獨斷銳意更始登用碩舊宏開言路崇敦大之規尚清簡之治隆儒重道見于王正之始而瑞雪應期未嘗頌識語曰太平有象此其象乎臣以正月于時為春于卦為泰泰者通也天地一小闔闢也惟王者德能配時則時與德應故泰運不關氣數而在開泰者之一心古者善氣在堂干羽在階鳳動在野感則必應理有由然也聖人者易至泰係之詞曰小往大來而又申之曰內君子而外小人蓋小不往大不來不能成泰而非內之外之則小亦不能往大亦不能來也善其詞曰往來嚴其界曰內外蓋誠知世道有君子即有小人衆君子扶世道而不足一小人害世道而有餘往來內外之間蓋三致意焉宋臣

二九

有言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即生去之為最難必如泰爻之二以包荒不遐遺者保君子以馮河朋亡者決小人蓋善類非寬為容廣為招不能來惡類非勇為拒痛而絕不能往也我皇上憲時闡泰首在甄別流品惟此臣工凡陽必光明凡陽必正直凡陽必誠寔而任事皆君子也凡陰必柔莅凡險陰必險諂凡陰必虛歉而掩飾皆小人也望皇上留神省察有難逃洞鑒者矣斷以宸衷合以輿論任賢無二去惡務盡從此而明明在上師師在列天下有不雨暘時若歲時豊稔潢池寇警遐邇不驚者臣不信也

祈穀值雪

崇禎十五年正月十一日祈穀南郊故事祈穀之日應用上辛以是月上辛即在朔日辛未礼部以朝賀不便疏請改十一日辛巳為中辛先之是日亥時一燈起萬燈齊明上常服乘輿冒大雪從齋宮東門至大次具祭服行祈穀礼用十二拜如大祀儀

監局職掌

崇禎十五年正月礼部疏言臣等捧誦聖諭仰見皇上神武英斷卓越古今睿慮淵謨同符聖祖蓋書遡稽周官內職不滿百人糾禁王宮掌于小宰古聖垂法豫戒將來蓋其慎也太祖高皇帝寔詳見于往代而取衷之其設內官也監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且糾劾有令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謹內外之防杜假竊之漸至尚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淵而聶慶童往諭陝西河州等衛所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然往諭屬番于軍民無且不假事柄亦暫往即還終洪武之世無他特遣此

三〇

所以致清明整肅之治開萬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聖纘承宮府之大防無改而時偶事異中外之任使間開如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國及遣往甘肅巡視卸來回話者洪熙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始有率兵討賊及各省鎮守者景泰初遣會多縣始有分坐十營或稱監鎗者然仍聽尚書于謙等節制至正德中還闢始置內監且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益非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監器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榷稅開礦之役大約利少害多兼亦旋設即止操縱在握一時暫託權宜而事任遞遷易世每多厘正寔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獨斷于光我皇上剪除逆璫媲美于後繼之稟成于高皇帝訓諭內臣毋預政事外臣毋行交結二語足括千古治亂之源矣臣等伏讀寶訓深遡詒謀不使有功自無竊柄之患嘗令畏

法寘杜亂政之階故委腹心則威福移寄耳目羅則織敵遵典章則職守自恪嚴內外則侵越不生此寘鑒古酌今可以無弊而神孫聖祖于焉一揆者也謹遵聖諭備察舊章將各監局職掌著為令甲可考見者臚列上呈御覽至于供事掖庭位置日備因時增設外牒未詳及釐飭節裁等事應聽該監臣逐一開列具奏恭候聖明裁奪施行諭旨據奏各內監及門司庫等衙門既有本等職掌舊制具在豈容踰越者各恪守典章以免侵瀆凜奉法度以明糾處有敢干預政事交結外官者定以違旨重治其或供事日煩位置欲備因時增減別有成規司理監察明開列來着該衙門知道

東宮開講

崇禎十五年正月閣臣恭議講儀一覽史以佐經察舊儀有讀四書讀經史之文似宜于經書外每摘簡要通鑑一段進講凡治亂邪正是非之際詳細開陳庶以古鏡今為益不小一省讀以進業舊儀經書各讀十遍為蒙養聖功伏見皇太子聰穎非常似可各省為五以餘力用之閱史作對既可養氣兼可旁通一對句以致知相傳祖宗朝講讀畢皆有對偶之句由淺漸深由近及遠比物連類觸發多似可將舊對佳者集為一帙恭候東宮時取覽觀閒作一對容臣等與侍班講讀官互相參叩似亦格致一端一聞辯以去疑聞高皇帝每令儒臣進講必令反覆討論十以求義理之極如講洪範講立政講攻乎異端及心箴皆宜闡聖真出自天悟至肅皇帝聽講尤多發前賢所未發皇上精洞古今同符二祖計萬幾之暇所以諭東宮者耳提面令無不周到而講官進講時閒有疑義東宮亦可時賜詰問以盡下情一時習以基聖先臣詹事吳寬言東宮講學自寒暑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閒歇即曰習讀于內不若出就外傅親近儒臣講習治道所得為多也商書言終始典學周頌言日就月將守成芳躅舉以為時習不厭之助

東廠事件錦衣緹騎

崇禎十五年正月御史楊仁愿疏言臣讀勅諭申交結近侍之律義炳于日詞烈如霜中外臣僚孰敢不遵微臣拜颺之餘因稽高皇帝設官之初無所謂緝事衙門者不法之事祇于明糾無陰訐也後來以肅清輦轂則有東廠然如神宗皇帝享國四十八年合天下臣庶登之春臺緝事之門鞠為茂草而亦未嘗有奸究之滋故元氣日培士氣日張郅隆之業曷有過哉今幸我皇上聰神聖明即委任緝事亦無有炫日月之焰者臣復何贅獨臣待罪南城所見詞訟多為假番即假稱東廠則魂魄俱搖況其真者乎此繇積重之勢然也所謂積重之勢者如比較事件則番役即懸價以買事件甚至誘人為奸盜而賣與番役則誘者獲利挾仇忿以首告而誣以惡棍則挾者逞志廠臣豈不三令五申禁之然比較事件而又欲令其不買事件是吹薪止沸必不得之數矣嗟乎設阱布罟以待魚鳥人猶哀之況餌人以陷禍擇人而肆噬惟恐其不為惡又惟恐其不即羅吾網羅之皇上泣罪解網之心豈不傷哉臣令冒昧一言亦恐禍機不測而臣不顧也伏願皇上先寬東廠事件而後比較可緩比較緩而後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亦息皇上勿急于求彼亦不必急于得皇上惟恐其究累彼亦惟恐其波及此自然之理也如是而積重之勢稍

毅匪性肇斁蠹樂利之休內外關通之事且不期自息矣
抑臣復有請者如臣子獲罪國法難贖皇上勅撫按以檻
車送詣闕下未為不可踐土食毛罔非人臣春溫秋嚴皆
為聖恩固安所逃哉若緹騎一遣有貲者家門破散無貲
者地方官斂餽衛臣又非不三令五申禁之然而天威所
遣跋涉遠來彼自為長途計又安能已如使其罪可贖則
留彼餘財以贖罪如不可贖則妻子衣食賴之自非劇惡
聖明亦豈忍籍沒哉故養無事之福以錫仁壽防有害之
政以維治平惟我皇上聖德天縱微臣拭目望之矣

遣輔臣清獄

崇禎十五年二月諭三法司刑獄所繫甚重法貴一成朕
每加意詳慎有批駁以期允當乃法官不能仰体不肯執
持始多失之輕縱繼輒務為深文疑慌游移牽歸緩閣或
因犯人孤獨無控竟置罔聞不鞫不提經多累月或因追
贓未了證犯不齊淹繫牽纏剖脫無日又有一等事理已
明執局可結乃胥役故為抑勒借端生枝仍行拖累以致
獄案叢積貫索幾盈釀沴干和深可警痛茲特遣元輔周
延儒前去會同三法司官將大小一應獄情悉心清理除
事干重大業已確審如舊監候外其餘戍遣配杖等樣俱
着詳審招案依律定罪請旨發落至于犯證關提未到贓
銀追比未完亦當酌量事理或羈或保不得一槩淹監倘
有事係寃抑情事可矜疑雖在重罪不妨特疏奏請候憑
裁奪總期疏淹理滯攄法得情予以應得之條留其再生
之路庶幾惟明克允可望獄簡刑清縱使寧失不經猶是
矜頑宥過尚其殫心詳覈設誠力行以稱朕好生欽恤至
意

賑就撫百姓

崇禎十五年諭朝廷大法勦逆撫順汝等就撫之民原係
醇良百姓向為巨寇所脅或迫飢寒冒昧鋒刃出不得已
朕所憫鑑茲賊渠李青山等既已就誅汝等仍是良民可
各歸本土務農耕作有精壯願為兵者着該撫鎮及所在
將官分領收伍朕念汝等再霑王化窮困未舒特發內帑
銀二萬兩觧來山東着撫按官編給汝等以資安生務令
均霑毋得遺漏不許吏胥指勒侵漁違者即行嚴拏重治
仍責各有司隨宜安插汝等務令得所各處鄉紳富室有
能捐輸資助者該撫按即行奏存以憑旌奬特頒明詔咸
使聞知

行耕籍禮

崇禎十五年二月十九日駕至先農壇六科沈胤培孫承
澤戴明說沈迅袁愷吳希哲等同礼部侍郎蔣德璟等導
駕至具服殿易皮弁服絳紗祭服至壇壇上結黃幄奉先
農下設上拜位帝拜揖甚恭礼畢仍導駕至具服殿易翼
善冠黃袍太常寺奏請詣耕耤位六科同礼部導駕至位
户部尚書傅淑訓跪進耒耜順天府尹張宸極跪進鞭六
科錦衣衛太常卿道引帝左手秉耒右手執鞭三推步行
犁土中盡壠而止耕時教坊司引紅旗兩旁唱禾詞老人
牽牛二人扶犁二人耕畢户部尚書跪受耒耜置犁亭府
尹跪受鞭置鞭亭府尹捧青箱播種者老以御牛隨而覆
之帝御觀耕臺于是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張四知謝陞
陳演吏部尚書李日宣六人耕東定國公徐允禎恭順侯
吳惟英清平伯吳遵周户部尚書傅淑訓兵部尚書陳新
甲工部尚書劉遵憲六人耕西順天府廳官各執箱播種

太常卿奏耕畢駕至齋宮各官一拜三叩頭各分班侍立
順天府官率兩縣官耆老人等五拜三叩頭農夫蓑衣挑
農具三十人隨後俯伏礼畢即隨府縣官至耕所終畝各
官行慶賀礼上傳旨賜酒飯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
上坐丹陛上餘在臺下是日科臣沈迅因教坊司承應歌
詞俚俗宜改正上疏即下部本月二十四日常令閣臣傳
礼部王錫袞蔣德璟到閣諭以後耕耤宜歌豳風無逸之
詩其教坊所扮黃童白叟鼓腹謳歌為佯醉狀委為俚俗
斥令改正戲天地之舞不宜扮天神褻瀆及未詞宜頌不
忘規須令詞臣另行撰擬

改正樂舞

崇禎十五年二月礼部疏言該內閣傳臣等到閣恭述皇
上面諭耕耤事因科臣沈迅有疏商確一番如豳風無逸
三五
之詩係另議外其教坊司所扮黃童白叟鼓腹謳歌為佯
醉狀委為俚俗臣等前演習時已斥令改正祗因沿習已
久不能驟更又蒙諭戲天地之舞不宜扮天神褻瀆及未
詞宜頌不忘規須令詞臣另行撰擬俱即行令改正又蒙
諭太常寺有神樂觀及給賜淨衣取其精潔今郊廟祭樂
亦多疏濫如琴瑟并無指法舞容之乖古制宜訪求知樂
之人細加參究因及鄭世子所進樂書及原任礼部尚書
黃汝良樂律考大要以黃鐘為主仰見皇上留心上理于
礼樂精微無不洞悉臣等謹察得黃鐘候氣寔為律曆之
本而自漢唐以來或為三寸九分或為九寸其說不同前
議曆法時臣等以古葭灰候氣之法令欽天監與新局并
試皆不甚曉至樂舞生則琴瑟搏拊尚未能辨别黃鐘于
周時以舞教國子令大胥正舞位小胥正舞判鄭八音而
行八風蓋五行之義皆寓于其中至漢大樂律則卑者之
子不得舞宗廟之酧凡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關內侯至
大夫之子取其適者以為舞人其教之豫而選之精如此
以故能發揚功德乎格人天而今皆伶人下賤為之去古
寔遠宜令太常倣周漢意選舞士不得仍以倡優充數仍
將律書正聲附纂舞圖舞節重加翻習庶足復三代之舊
又輔臣奏廟堂上不宜用教坊樂聖意亦以為然察會典
凡祭祀用太常寺樂舞凡朝會宴享等礼用教坊司礼奉
鑾而相沿既久疏舛成習所當嚴行申飭者也至古者房
中之樂歌關睢諸詩燕射之樂歌鹿鳴諸詩笙奏由庚諸
詩即漢樂府亦務為古雅當時音容必有可觀自唐始分
太常教坊為二寔鄭聲亂雅之始惜古樂殘缺未易頓議
亦宜訪求知樂之人徐加訂定以副聖天子復古致治盛
三六
心

請用廢臣

崇禎十五年二月礼部侍郎蔣德璟疏言臣叨佐礼官仰
見皇上敬天法祖備祉精誠郊廟必親對越罔懈近日祈
穀耤田朝日諸大典礼相繼具舉臣等率以菲劣備駿奔
之末仰藉日躋聖敬獲告成事又伏覩入春以來瑞雪疊
飛豊登有象閱聞自闕內外至河北山東浙直一帶無不
以盈尺之雪相慶者寔數十年所希覯也至耕耤再舉尤
為曠典蓋高皇帝嘗曰耕耤古礼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
農務本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南畝
非盡虛文而肅皇帝亦于二年及年再行三推無非首重
民依為三農勸我皇上之心即高皇帝肅皇帝之心也惟
是瀕年旱蝗內外交訌加以三餉重疊民不聊生誠恐勸

農之心雖勤而民尚有不能農不敢農不肯農者流亡滿
眼父子相食死且不顧何從得牛尋種是不能農也三餉
逼迫纔一畢犁催徵已至胥隸牌票狼虎噬人誰不望而
却走是不敢農也富者以逐末為利黠者以充衙役縱遊
惰為利甚且以充兵為利投賊為利而最窮最苦莫如農
是不肯農也無農則無粟無粟則無民亦且無兵此非急
核蠹餉量除加派則農夫終無樂生之日也祖宗時惟正
之外別無加徵猶且歲有蠲免矧今日乎臣等又見皇上
加意憐才命部院議起廢錮且特召用劉宗周鄭三俊及
命輔臣清理冤獄中外歡呼無不加額頌神聖者臣等愧
乏知人之明無以仰佐高深惟每翻閱部中舊案見原任
侍郎陳子壯顧錫疇二臣竊以為罪尚可原而才寔有可
用若子壯以議宗才獲罪錫疇以議謚臣獲罪雖一時意 三七
見詿誤而其平日品望臣等寔愧不如又如原任祭酒倪
元璐文安之學問經濟卓然不群兩雍至今以為師表似
亦當在賜環之列至原任少詹事黃道周愚戇之咎寔皆
自取而半生孤苦幼家貧萬里投荒深可矜念如在天
之度既曲賜矜全乃人材寔難亦豈忍終弃倘或寬其永
戍許以自新此則堯舜憐才盛心非臣等所敢冒請也子
壯等與臣同官同署心知其枉不敢不言亦以皇上求治
之切愛惜人才之盛心同符二祖而臣等顧忌不以入告
非忠臣也故因具奏而并盡其愚

召還建言

崇禎十五年二月御史張肯堂疏言臣聞自古帝王之資
大抵皆由天縱然未有不因從諫而聖者也無論懸鞀置
鐸設保詔師求言之途惟恐不廣若乃官刑之警不匡是
懲通人之狥不恭貽誠乃知三代以前但有以不言罪者
必無以言罪者此治理所由隆也從世見斥一鳴或同伏
馬而寒蟬縮蝟之流咎譽不聞反得席膴升華舒翹清路
言官之失其職也久矣恭遇我皇上炳日月之明擴山藪
之量御極以來下詔求言不一而足然而朝上夕可寔見
施行者則惟于今為烈是以一時言路諸臣無不各抒說
論競失危言以副我皇上逖聽虛懷而皇上亦且嘉納優
容恒如不及藥言獻蕘康衢共酌斯真千載一時已臣于
是竊為在廷諸臣慶遭逢而轉思前者因言降謫諸臣為
可念也在諸臣率意敷陳罪止成于狂戇在聖明薄從降
罰法姑予以困衡臣嘗于邸報中讀其封事或議徵求之
宜緩或陳刑獄之宜寬或所糾者行間功罪之淆或所爭
者朝端名節之重或抨彈巨奸于氣焰方張之日或抵掊 三八
逆璫于威權恩竊之時雖其言未必皆當然一腔忠赤則
固天日所共鑒也偶經摧折使作逐臣沉埋下僚擯棄于
詄蕩天門外者亦既久經歲月矣伏蒲有心進膝無路至
不得與新進諸臣比肩共事當亦聖慈所深憫也雖盛世
原無棄人何官不可自效然使之迴翔中外聽浮沉于部
司何如特加環召賜復原職之大快人心乎譬諸草木幽
崖寂歷忽照陽春未有不欣榮怒生者况風霜頓撼之久
其勁挺貞拔之槩又特異于尋常者哉諸臣已離原職未
敢妄冀湔除尚有微官不得並徵起廢非荷特恩難還禁
闥倘蒙聖明遍採臣言止須勅部開具緣由語首錄用所
召不過數人而朝宁已改觀矣其雖為言官而去國不關
建白者不得輒引此例此又慎重名器之一端也

進御故輔

崇禎十五年三月予故大學士文震孟祭葬諭祭文曰惟御學研天人行根忠孝殿頭妙選甎傳日映五雲仗下孤鳴自天瀾迴一柱追遺奸氣之錮斥益閑風節之堅寧反正方新旁求作乂提衡史局譽獨表于三長納約經綸道允孚于同德擢参揆席光動綸扉昌言則起懦廉頑直氣已昂霄聳鑿潔身而退長懸夾日之忠得正以終遺叶隕星之變追思明德恨不慭遺茲特需予朝恩用俯紓于輿論英雄如在尚克祇承

冊封永王

崇禎十五年三月冊封皇四子為永王制曰朕恭紬祖武仰席天休長發其祥聿本支之昌後封建啟禍宜茅土之踈榮誼既篤于展親典並隆于啟宇咨爾皇四子慈　賦資岐嶷育德溫文璇極分暉武謹庭趨之教萼樓儷秀具凜藩序之恭朕稽古每眾建維城而剖封必冊拜于廟奬章具在寵命宜均是用封爾為永王錫爾介圭以作爾寶于戲固書之命康叔敬典在乎乂民漢史之頌東平問樂莫如為善惟孝以永言垂則惟福以永配自求爾尚克戒急荒無忘忠孝保茲帶礪以翼皇家体朕訓言用膺多祜欽哉

真人邪說

崇禎十五年三月礼部糾張真人請加三官徽號一疏則臣等不能無駭者據道藏并無三官之說近世始有之其經以天道地官水道為陳于椿之子有無不可知然既經晋號而應京復請獨諭中外一体遵奉共許慶賀則不惟例所不載其意欲以何為得毋借此簧鼓愚民使之奔走供奉以為利乎抑奉倖差遣招摇誆耀以為名乎近年異教盛行游惰奸民棄農不務逃入二氏之徒脫漏戶口消減丁粮不啻千萬別有白蓮無為等教夜聚曉散所在充塞若復許之慶賀其惑亂有不忍言者漢末之黃巾以妖術授徒及應京之祖道陵以五斗米設教是也道陵舊事姑不深言自晋及唐其子孫并無封號宋崇寧中始賜號張維先為虛靖先生亦並無品級至元始加真人稱嗣天師高皇帝以天豈有師斥之且以清理釋道二教責之臣部大哉聖謨一洗金元之陋矣應京酒肉俗流前春祈雪不效而歸此來沿途祈雨亦不效反以得雨誑告蓋興誦華嚴經咒踁者并笑破天下之口而尚久戀京邸耗蠹不貲長愚民左道之心短邊兵血戰之氣無益有害斷可知矣似宜急逐歸山以清輦轂至其妄瀆宸聽容臣等炤左道惑眾例依律究處伏乞聖斷施行

軍犯納贖

崇禎十五年三月諭舊制各衛所軍人多係壯健良丁每能圖功樂業所以稱說官吏軍民可見軍還在民之前後方以罪犯充之漸失初意且按律止有流配原無軍罪正條今皆引例充軍是否成憲近因年荒道梗閑都督府差官押解軍犯其窮苦無告者多致途斃尤非定罪時減奇生全本念今俱着悉心商酌詳議良法來看又據近日條奏多言贖罪一款朕講讀尚書見舜典呂刑俱以贖刑欽恤垂訓古先王行此必有深意今日可借此為各犯稍開一線以遂朕惻隱之意此須折衷情法斟酌時宜行而無敝乃善并着議奏候奪

勉圖撥亂

崇禎十五年四月諭朕以涼德御宇十五載于茲求治之

心非不甚殷致治之方未得其要施之政令未免失宜是以念雖切于愛民恩不能以下曁漸致閭閻重困災害頻仍兵火縱横中原塗炭忠臣良將蹀血流沙赤子蒼黎膏投異類痛深扼腕慘極傷心此孰非朕德化不敷声靈不振之所至也今欲治理維新廓然更始布罪己之詔施養民之仁而又思實恵宜周空言無補且軍興繁費日損民膏縱欲拯困甦殘不知何道尔各部諸司凡有可以利民之事救時之方裨助政治之規條攻補朝廷之闕失者須寔寔開列項欵送閣彙奏朕將采入詔内見之施行不得以迂誕冗浮泛陳乱聽至于中外大小諸臣亦當痛自猛省服官據爵各有職業何以全無匡濟竟之挽回任兵食之交窮忍邉腹之并急然未見有確然良畫奮起擔當雖忠義俱有同心乃甚定將誰屈指甚非朕之所倚望于諸臣也自今為始亟宜洗心殫力惟日孜孜交儆克艱共圖撥亂以稱委任分猷至意

宋儒六賢

四月故称宋儒六子為先賢命詞臣纂六子格言

詞臣佐樞

四月大學士周延儒請以詞臣一人佐兵部允之

申明言職

崇禎十五年四月諭朝廷設立言官以為耳目止欒聞讜論俾助政機若緘默不言與言而無當皆非所望甚有以言為名挾私逞臆循聲附和争勝把持其失職更甚于不言近因時事多難亟資忠益兼收并納朕意甚殷乃言官不能仰体難據悃可取者固多而乘機逞妄者不少或荐舉太濫或糾摘過苛或已經處分而追論紛紜或事宜慎重而吵口騰播掣任事之肘啟競倖之端抗威福之權失獻替之義此于朕求賢圖治之本懷甚為不符昨召部院及科道掌印官面諭傳飭并着該衙門頒示憲綱俾各遵依今特再行申諭除已往不究外以後如再不改前非示遵職守負朕闢門求言之意定加處治

清核兵食

崇禎十五年四月諭朝廷竭天下物力以輸各邉養一兵期寔得一兵之用也及按籍有兵征調無兵近來邉卒逃亡缺伍不知其幾而餉額不惟無減且日告詘虚糜濫耗誰非窮赤脂膏着戸兵二部徹底清核將各鎮從前兵餉額数今缺宜減若干務逐一察明以使酌量蠲緩與民休息且到處粮料壓欠數多舊逋未補所欠踵告日積月累延無底止今議以何日為始將向来一應掛欠截然勾銷按月觧給毋仍虧欠即酌議確妥具本来奏至于興屯一事全書開載甚詳各邉果能如法寔行不得飾報虚数私派取贏各督撫鎮道司都着一体申飭若夫鼓勵忠勞全在信賞必罰今杖節死義之臣未見作何優異倡逃惱陣之將幾人立正典刑如此聽猶游移何稗懲勸着即詳加察議應旌卹者亟與旌卹應處分者逐為處分用使邉臣震奮見奏膚功

慎選言職

崇禎十五年四月諭朝廷聽言納諫必須言路得人欲得人必嚴考選公諳慎覈辨言試功抑競奨恬留真去贋此原是部院職掌昨面諭已明着即細心詳議條列良法具奏又舊制試御史必先試以小差果能称職歷事經年方准寔授近因員缺一槩徑差巡方及至回道又未見嚴加

考核殊失慎重風憲之意今着該院堂上官執法綜稽申明舊制試御史必須分別去留不得循資推數槩題按差致有不堪貽誤地方所有未盡事宜也着具本奏奪

清理繫獄

崇禎十五年五月諭朕法天好生矜全民命深念刑獄一道堪哀甚多今在京刑部等衙門已給未給各案人犯特命元輔會同清理業已有緒其北直南京及各省一應大小罪囚着該撫按責成道府州縣各官通行質審所有軍徒杖笞各罪應釋放者即與釋放應減等者即與減等有訊讞未結拘提拖累監禁逾年者通着速問結或成招立案免提註銷都一一清楚不許一槩混監其大辟重罪雖已奉旨定案若有情矜可疑及年久有疾等項即一面減擬保候一面請旨發落凡追贓人犯除軍需庫藏起解京

邊錢糧侵欠奸弊應追不饒乃就中仍聽酌議外其餘贓罰罪贖給主徵還等項都着察明寬免或減半或全豁不許仍前羈縻比至于佐二等官尤不許擅受詞訟徑送監鋪違者聲聞治罪各撫按官須遴委精明道臣風力推官分行各府俱親詣獄監審理疏豁一應減罪減贓都悉心詳酌分別年分久近事情輕重以為差等務期一清海禁盡滌煩寃毋失不經勿入非罪以稱朕愛民慎罰刑措囹空至意尒法司還察炤道里遠近分立限期與各撫按官者如有奉行不實玩視虛應者察出從重究治其凜奉之毋忽

鄉試加額

允禮部議鄉試加額南北直各十五名江西浙江湖廣福建各十名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各八名廣東六名廣西雲南貴州各二名

舉人選除

允禮部議各省直舉人數科不中即令赴部選除不准會試

增奉先殿母后

崇禎十五年五月十七日上傳礼部堂上官礼科太常寺卿來中左門及午門賜宮餅各十五枚帝御中左門之左小廂右偏曰穗政殿帝返顧屏諸璫退后即曰礼部等官過来帝曰太廟之制一帝一后計九廟此外祧廟亦有九亦一帝一后因屈指數至德懿熙仁四祖外仁宣英憲孝共九祧廟已滿各一帝一后其繼后及生母后七位既不得入太廟亦並無祧廟之主即宮中奉先殿亦原止一帝一后嘉靖后有以繼后生母后入者而以前七位尚無祭

也帝意似在生母孝純皇太后而又推及七位后遂入奉先殿亦未明言也礼臣林欲楫蔣德璟王錫袞奏奉先之外別有奉慈殿係奉繼后及生母后處今雖廢尚可舉行帝曰奉慈殿外尚有弘孝殿神霄宮本恩殿礼臣奏奉慈殿如未可復或即在神霄殿奉祀未知可否帝曰太廟一帝一后朕不敢輕動還只是奉先尚可恢拓前後加一層亦即祧廟亦當祫祭德璟奏大祫之禮歲暮已行于太廟似已妥當且奉先原止一帝一后與太廟同若并祧廟之主俱入未知妥否帝曰奉先殿現有繼后及生母后七位璟奏是萬曆初添帝默然自古無二祧廟再建非禮也

慎選考官

諭礼部取士大典全在主考得人着各衙門慎選咨送不得但拘資次亦不許聽人規避攬營降罰的不必議差其

兩輔釀亂

崇禎十五年六月御史吳履中疏言皇上仁明威斷鋭意幾康好學勤政敬天法祖嘉猷懿德史不勝書有何闕失尚需攻補雖然皇上虛己責躬而臣子匿心献諛則慚負聖明之甚矣臣謂皇上之失有二一曰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為受過一曰圖治之綱領未挈而用志多分皇上臨御初年天下猶未大壞也特簡一溫体仁顯托嚴正之義陰行媢嫉之私凡正人君子必百計摧折以致賢士解体救過不遑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而釀成大亂之源者体仁之罪狀也專任一楊嗣昌以致梅為忠謀以四事為實政加練餉以刈劉海內致使民怨天怒災旱頻仍四海困窮盜賊蠭起而結成大亂之勢者嗣昌之罪狀也皇上所信任無如此二人臣二人恃皇上之信任以售其奸欺不知如何忠愛如何匪躬以自結于皇上迨深信不疑然後得為所欲為無不如意其所欲為者先做成一不得不為之機彀待皇上發一意旨而遂見諸行事有執以罪彼彼不任受曰皇上自為之皇上亦曰彼寔未嘗專擅也乃益信深不疑是以二奸誤皇上而反卸責于皇上皇上為二奸所誤而反為二奸代受過也夫臣子為君父過分也謹也豈有君父為臣子受過之理皇上自君臨以來無一念不善無一事不善而奸邪輒借以濟其惡如治尚嚴明也而引之于苛刻刑欲當罪也而引之以從重皇上念與事之善無繇見于天下而賊亂臣賊子無知小民遂見為朝廷闕失敢于非議而叛背之孰知皇上固十五年如一日哉今即下罪己之詔俾父老扶杖往觀相顧流涕亦祗天子至今日始翻然悔悟也孰知其十五年如一日哉識以兩奸罪狀暴白于天下使天下皆知皇上為二奸所誤而未嘗自有闕失則聖明之戴翕然無間亦收拾人心大機括也至于圖治自有綱領聖人撥世酬物因時制宜世治則潤色太平為制治保邦之計世亂則斡濟屯蹇為撥亂興治之謀要惟相天下大勢緩急而輕重布之如今日者亂極當治之會也內治欽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寇盜起政治愈棼賦斂愈急是以生亂兼致亂何戢乎亂無已而益甚也近始反其所為有躬勵翼治有紀緒蠲租解網民有生機亂源已塞急宜求治兵之人真能御敵者任邊陲真能勤寇者辦內地先了此兩大事而治功可次第舉矣選賢自輔敦勉臣工司調燮者以平格理陰陽秉樞衡者以公忠董僚屬庶官蒸乂百職交修漸至天心降順大有書年便可楚頌皇猷妖張化理將國家數百年之紀網法度陵夷而壞亂者悉行修舉千百世之基圖統緒欽畧而廢墜者從此創垂皇上為法令傳後之主群工為幹蠱開泰之臣千古盛明拭目可俟若委託非人紛絲求理臣未卜成功於何日也皇上以天下為一身其精神當無所不周貫以古今為一堂其學問當無所不併包競業萬幾閒值閒暇何可用心于虛寂無益之事况釋宗道派不過為我兼愛之源流孟子所謂無父無君之教聖人之徒所當禁而闢之皇上慎不可惑志于此也唐貞觀中引學士番宿更休與討論古今宋亦令名儒夜直禁中不時召對蓋聖賢義理所以栽培此心神明之地時加灌溉則與天地民物自然不相間隔而精神默運無弗貫通時復繙閱經史觸發理趣考證事變無事而靜有感遂通闕失

無自来矣
親定閣員
崇禎十五年六月首輔周延儒次輔陳演以閣臣魏炤乘
謝陛以人言去賀逢聖以請告得允辦事之人乞行枚卜
皆下吏部于是冢宰李日宣全選郎盧化鼇約會吏科章
正宸河南道張瑄照例内外薰推以礼部侍郎蔣德璟少
詹黃景昉南尚寶司卿姜曰廣礼部侍郎王錫兗祭酒倪
元璐少詹楊汝成諭德楊觀光礼部侍郎李紹賢刑部尚
書鄭三俊吏部侍郎劉宗周兵部侍郎吴甡刑部侍郎惠
世楊左都御史王道直等列名上請上令再推𢿙員通列
来看再推礼部尚書林欲楫少詹謝德溥少詹丘瑜南祭
酒王廷垣庶子閔仲儼刑部侍郎徐石麟副都御史房可
壯工部侍郎宋玫通政徐惟炳大理寺卿張三謨通列上
請于六月十九日上賜各臣饌召入中極殿問以時事多
艱天変民窮有何嘉猷具奏各臣次第奏訖命蔣德璟黃
景昉吴甡俱陞礼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越日
上御中左門召内閣部院諸臣上衣青袍皇太子定王永
王皆衣紅侍衛前行禮畢帝喚吏部尚書李日宣来其聲
甚厲帝曰用人為𢿙治之要用人不當吏部不得辭其責
如今封疆多故督撫屢易天下安望治平記得两年前曾
面諭諸臣有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𢘓職業不破情面而
今還是這等狢習情面那能濟事昨者枚卜閣臣是何等
事如何也狥情濫舉任意揚詡這事如此何况他事日宣
伏地少許帝曰何不奏来日宣曰用人是臣部職掌臣入
嚴地两載無小無大無不兢兢從事如督撫不得人用天
下不得治平臣嘗以為愧至會推督撫則樞臣科道具在
不是臣一人能獨行其意但用之而當臣不敢居功用之
不當臣不敢辭罪昨者枚卜一事臣不嘗萬分兢業即臣
微賤姓名亦不敢循例軽入若諸臣才品原具在聖鑒止
是臣才識跦淺未及詳確臣罪萬死帝曰吏科章正宸河
南道張瑄来又曰房可壯宋玫張三謨来帝曰你看三臣
是否堪任閣員日宣奏臣初推升三員猶以為多後奉旨
再推科道諸臣皆欲仰体立賢無方之意廣收博採以聽
聖裁如房可壯之峻節練識飽歷風霜宋玫之英資邃學
諳于典故張三謨之風節凜然能持正論三臣之事業在
後日非臣所敢知今日之用否在皇上非臣所敢必臣但
知三臣原不愧枚卜帝曰章正宸張瑄如何説二臣奏冢
臣凡事相商臣等亦相規勉如此事有一毫狥私納賄臣
等可必其無三臣才品原俱可用日宣又奏此事臣亦説
箇明白科臣此奏殊為不是今日之事只宜論其人之應
否堪用如何只把不猜情納賄等語向皇上瑣瀆臣自入
吏部凡事一体虚公有何規勸毎遇會推必先令選郎與
掌科掌道商妥然後約會九卿上推至于枚卜尤不比尋
常所推之人掌科必商之六垣掌道必商之十三道大家
敲推但有一不當臣部即不敢事從中酌定不敢纎毫任
意臣事皇上三十年自為御史至今精白一心若有一毫
狥私背公令文武諸臣具在皇上一一可問廷臣一一可
參良久帝曰六員都着錦衣衛堂上拿了送刑部問罪
李日宣章正宸張瑄各戍邉房可壯宋玫張三謨各革職
為民
　　射祭難臣
崇禎十五年六月予洪承疇丘民仰曹變蛟王廷臣等祭

葬仍設壇齊化門外上親臨祭而哭之
皇妃加謚
崇禎十五年七月皇貴妃田氏薨加謚冊文曰桂殿承芳
輝冠三星之首蘭宮隤秀禮崇大列之先惟昭德于生前
宜隆恩于身後爾皇貴妃田氏生有令質早晉榮封麟趾
鍾祥式振衍繩之慶雞鳴效警時襄宵旰之勤淑譽方宣
遺芳遽掩望帷如在悲空結于瑤華辭輦猶聞名應高于
彤管啟章懿範宜有褒旌爰稽素履謚為恭淑端慧靜懷
皇貴妃靈其有 知尚歆寵渥
端本宮
七月置皇太子端本宮原名慈慶宮懿安皇后居此因移
懿安于仁壽殿改為端本宮時皇太子年十四議明年選
婚故先為置宮按慈慶宮光宗青宮時所居張差挺擊處
也其後為勗勤宮上為信王時舊居

四九

褒嘉閣臣
崇禎十五年七月初九日朝期傳免閣臣公揭規正諭曰
皇帝勅諭輔臣周延儒陳演蔣德璟黃景昉吳甡朕以涼
德纂服昕夕靡敢荒寧幾務殷繁慾思是懼賴卿等盡心
臣道即事贊襄視國猶家圖難于易調和銷弭未易枚舉
即如本月初九日偶因微恙暫免早朝方愧宵衣即勤補
牘卿等忠純体國念篤愛君上致與讜惓惓于君要臣詳
之義深惟易傳懇懇于晝動夜靜之宜意比韋弦言同藥
石朕心欣悅是用褒嘉今海宇當多事之時而拮据賴克
艱之佐臣勞而君乃逸內治則外自寧卿等其益納誨無
方匡朕不逮慶終始如其保天休欽哉故諭
復杜危機

崇禎十五年七月給事中姜埰疏言臣讀易之賁卦觀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自
古文章興獄事不多見臣聞東南文學之士彬彬盛美援
有復社之名敢云人盡才能要而論之闡明經史銳情講
誦其間即有二三士懷古憂時慷慨持言抉進正論嘆犯
盛臣者或亦規勉大義匡翼明時非盛時世所宜諱也如
以為分外狂瞽宋臣范仲淹不自其為秀才時以天下為
己任乎乃自罪蒯窓承衣缽事類坑儒不曰誹謗即曰結
黨一事而株連無盡一人而毛疵必求嗟乎罪輔固未之
深思耳夫所貴乎佐理機務者以其無可誹謗也事苟害
治縱使緘舌亂靡有底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
言上下之相應也上世指佞之草猶有屈軼宋時太學諸
生佐闕朝政假使大臣壅塞專固嚴猛廹促民力屈絕當

五〇

時小臣不敢直言而士子代之士子不敢直言而文章代
之此亦世道之不幸而執政者之羞矣大臣延躬脩省豈
盡無過若空言賈罪立陷阱機卒使投止望門張儉有亡
魯之禍處士橫議申屠絕梁碭之蹤抑亦過矣且罪輔亦
知天下之事士子不留心誰當留心者布衣擢登之時未
紱簪笏之日總此人才國家累世育養幸有經術明湛之
儒指陳切隱裨益上理士苟不孜古今治亂之端當世得
失之故其人之賢不肖為何如也若慕仁義者號稱多事
忤權奸者輙為狂生試何不輕學校而罷師儒也不獨此
也學校可輕始可而畏譏口者繼而諱文事師儒罷始而
廢社課者繼而壞文臣其于皇上道悌作人久道化成之
治不大傷哉自今卿會而試正人文消長之時狀析天語
申飭俾天下之士勿以復社為危機維繫國運不小抑復

社之禍始于周之變之誣訐張溥也張溥一代著述之手
砥礪名行折衷古今不幸齎志以歿天下惜之時見臺臣
劉熙祚疏請表章聖學章蒙睿鑒俯析皇上予以易名之
典以重文學之臣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臣為皇上
頌之矣

選設九嬪

崇禎十五年七月諭九嬪之設原贊宮闈內政祖制選擇
典礼甚備邇因中外多事未忍舉行朕登極十五載從未
輕進一人第宮中礼節殷煩如郊廟寢殿庖膳等事均不
可缺人料理選嬪備官典難久廢者即遵照舊例傳諭京
城內外各衙門預選良家子女年十四以上十六以下必
德性純良家族清白容貌端潔者方許與選其被刑廝役
等項及已聘定者俱不得溷冒取罪仍于明春舉行該部
即行傳飭其在內諸司也著預辦錢糧不得違悞特諭

五一

給事中光時亨疏曰臣閱邸報恭捧聖諭傳諭京城內外
各衙門預進良家子女純良清白容貌端潔者以充九嬪
臣聞九嬪載在周礼事関宮闈重以祖制且以毖飭夫郊
廟寢殿庖膳諸礼節皇上此舉政為動合天人豈其或忘
風從之箴急荒之戒有煩于外庭小臣過慮者乎顧臣愚
以為朝廷之事有緩有急有逸有勞明主圖其急而舍其
緩趨其勞而遠其逸是以至誠不息久道化成終厥咸治
焉方今外憂內患海內騷然而臣民猶尚帖安可恃無恐
者良以皇上親賢納諫凡郊社大典何一不舉行兵農大
政何一不躬覈且好學孜孜朝覽奏章夕討経史講誠正
之道為修齊舉青宮之睿德二王之蒙養皆于皇上式觀
身極是以九邊將吏四海窮黎聞聖躬之不自暇豫如此
以為天時人事必相感召終致太平故雖塗肝腦以事枕
戈而不避釁膏血以供飛輓而不怨也乃于修省渙號屢
頒之日忽傳此詔在皇上稽諸典彙考諸往牒其難其慎
而後為此諭萬無稍有即安致弛宵旰但恐宮府外或有
不善仰承聖意者將毋從此各懷宴樂遂忘外患乎則臣
且惴惴懼矣臣嘗讀史書逸樂之儆載在禹謨女謁之戚
嚴于湯貢見古盛世君臣無一時一事不交相警惕以皇
上同符禹湯克艱厥后何刻少忘即臣令莊頌聖諭有邇
因中外多事未忍舉此朕登極十五載從未進一人之語
則皇上前此殷憂何如敬慎計今雖朝端清明衆正登用
然中外多事仍如昔也不敢謂災沴不現而時和年豐也
不敢謂驕命不行而師武臣力也不敢謂剝復無虞而小
往大來也不敢謂姦宄潛銷而內安外攘也不敢謂野無

五二

不歸之鴻地無不耕之土而與屯墾荒遽有成效也有一
于此即不可謂之已安已治乃十五年未忍行者而今行
之竊恐大小臣工或誤認多事之日遂為無事之日也昔
高皇帝大宴功臣惓惓不忘艱難謂人之常情每謹于憂
患而忽于宴安夫功成極治之際祖訓尚如此而況今日
乎且聖諭飭在內諸臣也著預辦錢糧臨期應用皇上富
有天下寧惜此費顧臣又以為節儉之端先行自上今戎
士長征飢民露處因額賦告匱內帑之發給絡繹不絕憂
時者尚恐其難繼無以拯此無衣無食之民應此呼庚呼
癸之士而使計臣竭蹶于茲典礼或亦于急先務之道可
再籌也臣猶記天啟年間訛傳選嬪民間子女嫁娶殆空
婚配非偶後不勝失所之嘆今聖諭分別甚明且不過止
及京城內外而傳之遐遠恐有奸民藉此煽播兵荒流離

之餘難復堪此皇上視民如傷憲慮迅夫匹婦有不被澤
臣有所未安于衷又仰見皇上不即速行尚待來春之至
意何敢不明白入告伏望收回成命俟流寇剷平之日然
後肇舉則睿慮益勤于諱惺臣鄭益湯于幾康遺士益奮
于死綏小民益勇于供賦舜業堯勳愈加昭著將震耀既
遠豫樂可成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
于皇上飢溺同民之聖衷為大愉快矣人臣愛君必于其
漸臣等滌昌言不題之時區區愚悃伏乞聖明鑒宥

奉先祧廟

崇禎十五年八月文華殿日講畢手諭閣臣曰朕恭視太
廟奉先殿祖廟帝后神位不覺孝念愴感嵩為祧廟英廟
之孝肅皇后憲宗之孝穆皇后孝惠皇后終歲無一祭也
見廟世廟之孝烈皇后孝恪皇后穆廟之孝安皇后孝定
皇后神廟之孝靖皇后光廟之孝和皇后孝純皇后忌辰
不得設祭服青也在太廟殿宇三層皆九間前殿時享祫
祭之所中殿見廟後殿祧廟皆同堂異室一帝一后而十
位繼后聖母不與焉此大禮不敢輕議在奉先殿一層九
間亦同堂異室見廟帝后及七位繼后聖母咸在焉時享
大祫行禮于太廟奉先殿則凡遇節令朔望忌辰等典禮
皆有祭祀獨孝烈等七位繼后聖母忌辰不得設祭又不
服青若祧廟三位繼后聖母終歲諸祭皆無此朕孝思所
以難已也今謹察供奉各殿則有神霄弘孝本恩奉慈怡
神等殿朕親行相度惟本恩殿規模大濶欲命所司改建
殿宇二層每層九間亦同堂異室供安祧廟德祖以至孝
宗九廟于前殿而孝肅皇后孝穆皇后孝惠皇后恭焰奉
先殿例供安行家人禮惟每年大祫禮畢躬行一祭後殿
以備將來祧請之殿其世廟孝烈等七位繼后聖母遣忌
之日宜否設祭服青昨見該院部奏似尚未晰此意故再
諭之

圖五幅

太廟前殿不開外

一為中寢殿位次九室一帝一后
一為後寢殿九室則祧廟也德懿熙仁及仁宣英憲孝共
九位亦一帝一后
一為奉先殿見供座次太祖成祖睿宗武宗皆一帝一后
世宗自孝潔后外有孝烈孝恪二后穆宗自孝懿外有
孝安孝定二后神宗自孝端外有孝靖一后光宗自孝
元外有孝和孝純二后熹宗則后尚存也
一為奉先殿怡神殿六宮五所仁壽殿本恩殿總樣
一為常盈庫改造殿宇配殿閘墻閔樣

給事中沈胤培疏言禮以祖宗所定者為尊議以經傳所
依者為正伏臣莊誦諭禮以祧廟贈后三位終歲無一祭
見廟繼后聖母七位忌辰不得設祭服青孝念難已欲將
本恩殿改建殿宇二層供安已祧九廟帝后而祔三贈后
于其中及見廟繼后聖母遣忌之日宜否設祭服青煌煌
天語既昭示以太廟大禮不敢輕議而又通着部科同太
常寺折衷情制詳酌典儀微臣拜揚明命敢不畢竭愚誠
用光聖孝夫禮有萬世之經有一時之權經者推之祖宗
而準比之經傳而符如太廟一帝一后奉先殿亦一帝一
后是也權者祖宗所已行而禮緣義起經傳所不載而儀
以情隆如別殿之專享奉先之袝安是也今日舍祖宗所
定之禮而別求所為禮舍經傳所依之議而別求所為議

有萬萬不敢出者臣請盡言無諱可乎考古無奉先殿之
制太祖以時享未足孝思特仿前代原廟神御殿之意而
建奉先殿于乾清宮之左成祖率循無改雖曰用嘗祼行
家人禮而太廟以象外朝奉先殿以象内朝凡節忌祭告
太常題知光祿供献禮未嘗不嚴且重也每室一帝一后
如太廟寢殿其祔祧迭遷之禮亦如之禮又未嘗不明且
備也孝宗以孝穆紀太后不得祔太廟奉先殿別建奉慈
殿薦享既以避尊復以專敬仁至義盡千古爲昭嗣孝肅
周太皇太后崩孝宗召内閣劉健李東陽謝遷等議祔廟
禮一則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再則曰宗廟
事関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舜祔孝莊錢皇后于
太廟奉先殿孝肅則祀奉慈殿中室移孝穆居左世宗追
上孝惠邵太后尊號亦祀奉慈殿居右嘉靖十五年諭禮

五五

官以三后主既不祔天太廟又不祔陵殿似黜之非親之
命會議以行禮官言自古天子惟一帝一后配享于廟所
生之母別祭于寢斯禮之正孝宗奉慈殿之建子祀生母
以盡終身之孝耳禮于妾母不世祭謂子祭之于孫則止
蓋継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于孝肅曾孫也孝穆
孫屬也孝惠孫也禮不世祭義當擬祧但祧義惟遷主爲
是而遷祔陵殿歲時祔享尤爲曲盡非前代所及世宗從
之罷奉慈殿祭二十九年祔孝烈方皇后于太廟時以孝
潔係元配持議久而始定穆宗即位仍祔孝潔太廟而祀
孝烈于弘孝殿又別祀孝恪杜太后于神霄殿萬曆三年
諭禮官以孝烈孝恪宜奉于奉先殿祔享部察嘉靖十五
年議祔陵殿不議祔奉先殿神宗曰奉先殿見有孝肅孝
穆孝惠三后神位係我皇祖定宜遵焰祔安不必另議并

罷弘孝神霄之祭自是継后贈后皆以祔享奉先殿爲成
例矣當孝宗始建祧廟暨世宗肅正太祖南向之位爾時
明明穆穆酌古斟今豈不念太廟既有祧廟奉先殿何無
祔殿良以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禮有不得不降
情有不得不殺先儒嚴陵方氏曰王者之于祖禰以人道
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天子七廟而周官隸僕
止掌五寢者以二祧將毀先除其寢事有漸故也祭神道
也薦人道也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患
其數盈也有禘焉不足患其乏饗也是故宗廟之礼由于
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斷以先王之義無敢損益于其
間是則礼之盡也今欲建祧殿二層而又不在奉先殿之
後將以奉先祧殿名乎抑以何名乎無論宮廟即遠有毀
而無立且前長祧遷之神位供安何所如送陵殿無迎回

五六

大内之理若更褻焉即神位與神主不同十數世之後重
取久祧之神位而題之可不可也周家卜世三十卜年八
百止曰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
武之廟耳未聞祧亦以九爲數而預計增加也昔殷高宗
爲中興歲主形日有雊雉之異祖己戒其典祀無豐于昵
而傳說亦云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礼煩則亂事神則難子
思子曰先王之制礼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
及之礼稱王母不配言有事于尊可及卑有事于卑不敢
援尊也皇上孺慕徹于重玄孝思通于錫類然帝后之尊
卑閫數即典祀之踈數無遺在聖母可極尊崇而不必同
于列后在列后宜俾孝享而未免抑于祖宗如魯立武宮
煬宮春秋皆大書特書見其毀已久不宜立而輒立焉非
即遠有終之義而哀公三年書桓公宮僖宮災桓僖親盡

矣宮何以存志其哭以咎其復也皇上試以祖宗所定合之經傳所依今日既詔之國人他年將垂之青史可日內殿之禮非外廷之禮比哉況祧廟三后但不得祭于太廟奉先殿而陵祭還宮煮蒿之感原未嘗不申必追罔極而事如存則立別殿以專祀聖母援之閟宮之文奉慈之建猶為合禮并忌日設祭服青似宜分別久近稍避祖宗統候聖明詳察

諮訪銓司

崇禎十五年八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語曰百年之計在于樹人得一人而可保百年者政為道德相承氣誼相引規隨表景針鋒不易彼爭奕競熱者豈有附影呈身者必非嘉士所以始進不端末流愈下又熟計其誼為後日保任者故総齋柚領之司少見貞方沉退之士其所由來

五七

者遠矣往者每有缺司官多于臨時諮訪大端才有力者得之皆非無因即以廉卑入旋以婪賄敗十嘗五六求一後來挺然自樹不甘頤指磊磊落落一毫關節不通苞苴不入者罕見也臣請立為諮儲之法各省直不論其缺與不缺兩直各諮訪四人每省各諮訪二人自三年俸起收單後註之于冊舉主併載登呈御覧凡遇推用遇一人即諮補一人而纔之以其鄉評合之宦績本部從而細加諮詢必其孤清介持品行端方兼有文采者而後定為舉首待後遇缺遴補不拘前序或有資俸已深推用不及者如遇行取不妨即為臺省之用若其人清而有執士論所歸不妨多任一年若雅自修飭氣骨未堅不妨聽其例假再加磨練若才守平常不堪華選即興量陞改調若既用之後廉隅不謹敗轅僨事者舉主亦應與之同其清濁蓋其

姓名久在御前不敢隱不敢私也兩新之後舊有賢者則當起舊若非大賢用新亦可舊者亦當酌量升轉不得擁置但使頑鈍污濁之風欲自銓司一變耳然而銓司之官鮮有善完固由自愛者少亦由把持者多把持不遂則媒孽隨之以後貪污不簡與顛倒銓法有非公論者正須言路之彈擊若本無闕敗抉私故詆巧為傾陷者則亦當明白告之皇上議以考功之法敺正可把持則不可耳而至于不時請下朝房討陞討缺之輩即司官之少有志節者亦不妨聽其隨時入告無慾能剛當必有毅然而興者若司官隨人繞指必與同污臣部堂豈不能奉皇上之三尺并議其後哉

薦啟庶常

八月御史劉熙祚言啟庶吉士張溥力學砥行富于著述

五八

上命將所著書抄本進覽

講筵肄故

崇禎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文華殿日講講官丘瑜講師摯之始章帝問咸英韶濩瑜對是四代樂名帝曰子在齊聞韶即此樂否瑜對曰即此韶樂帝復問關雎之亂亂字瑜對是樂之卒章帝曰當時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何等契合因顧問輔臣前論禮部舉知樂之人曾有之否對曰未有帝曰古樂亦尚可復又問張溥張采何如人延儒對讀書好秀才帝曰張溥已死張采小官科道官如何尚說他好延儒對他胸中頗有書會做文章科道官做秀才時見其文章又以其用未竟惜之不然張溥已死說他亦無用帝曰亦不免偏延儒對張溥黃道周皆有些偏只是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他帝默然德璟言前黃道周蒙皇

上放他生還他極感聖恩只是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
皇上天恩赦回或量改附近也好帝微笑景昉言永遠充
軍子孫要世世承當也極可憐延儒言道周在獄中尚寫
許多書即向前奏章皆係他親手寫的德璟言道周寫有
孝經一百本各本有一篇文字各一樣共一百樣多是感
頌聖德景昉言皇上表章孝經所以道周寫有一百本德
璟言頌皇上問知樂之人即道周便知樂雖言道周無不
博通不止知樂且其清苦不可及德璟言臣與道周同年
他登第後多徒步往來至今尚未有住屋最是清苦且子
方十歲但得免其永戍使好延儒言道周也不在永戍不
永戍就是讀書亦還用帝得帝不荅微笑而已翼日手勅
云昨先生每面奏永戍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戍遠子幼
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
五九
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密議來奏閣臣延儒等奏
黃道周為人勵行力學是其所長偏執迂踈是其所短然
而本心則願為君子素矢忠孝者至于博通典籍貫串古
今刻苦廉隅摛吐詞藻寔有一種人不能及是以感動人
心之處是以擧望翕然但向來未經追琢每有任性率意
之咎自蒙恩譴裁抑陶鎔聞已甚悔前非每日在獄手書
孝經極其感佩天恩頌揚聖德此臣等皆得于目擊者近
日恭覩皇上勤學好問稽古考文臣等自愧固陋未能仰
承萬一因思及道周之博雅庶不愧詞臣職掌遂率陳奏
伏蒙皇上憐其貧苦鑒其改悔而軫及于人才當惜赦罪
酌用斯真造化生成之恩天地覆載之量播之海內傳之
奕世有不歡呼讚嘆我大聖人之擧動趣出尋常萬萬者
乎照得道周原職是詹事府少詹事今既蒙恩赦用似當
還其故秩以備史局編摩更足資其一得如此則又非從道
周起見也

發帑貯穀

崇禎十五年八月諭朕頃集廷議嘉意興屯已有旨酌定
規制次第擧行念明春耕播急需籽種事屬創始不忍重
累民間今歲事當秋成畿輔河北一帶在在稔豐正可及
時收糴儲備特發御前銀十萬兩為買籽種之資爾戶部
即發檄行該撫按分給州縣責成印官召買嘉穀收貯倉
廒完日報數備察後設有專司就近支動該撫按推廣朝
廷德意必須設法措處多方積貯歲豐既可平糴穀賤不
至傷農公私兼濟莫善于此其差官解發未盡事宜爾戶
部還詳議條例來看

文昭閣直房

崇禎十五年八月帝早朝後登文昭閣即御德政殿召對
閣臣周延儒等言國初弘文館在禁中閣臣對弘文館國
初設在思善門內帝曰然文昭閣兩旁亦可建直房朕不
時召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
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閣臣等對皇上講學勤
政真得堯舜心法帝問永樂大典及大學用人理財諸臣
各有奏對言用人理財俱明明德內是大學一書只是明
明德帝首肯因言京中宜積貯本色蔣德璟對外面各處
都宜積貯本色高皇帝原設有預備倉今省直州縣專貯
本色以待荒年之用今預備倉只是空名帝曰屯田也要
緊因言漕運海運諸事黃河一帶修築如何閣臣對近來
自董家河起即用泇河不用黃河一路較平穩帝曰是泇
河又言京中運糧車戶之苦閣臣對車戶脚價原有輕貴
六〇

銀可用只須給發得好外面百姓又苦綵餉加派須是漸
漸減省帝默然遂賜茶餅而出翼日命于文昭閣左右創
設直房云

定經筵之時

八月上諭礼部經筵大典礼宜嚴肅以後定于辰時行供
事各官照日請例着文書官預傳站班不得參差遲悞該
部即行傳飭特諭

豫有之變

崇禎十五年九月河南開封府陷于河士民溺死數十萬
按開封為宋故城取許州立土和灰以築內外皆砌以堅
甓至明太祖欲移都于此益加增築其西一面內皆積石
所謂夷門也賊李自成久垂涎于此先于十四年二月率
大賊來攻巡按御史高名衡祥符縣知縣王燮設法死守
相持月餘城上箭砲傷賊無數適李僊風督諸將馳至賊
遁去周王恭枵捐銀五十萬以餉守陴者其大砲則舊令
孫承澤在任時募舊劍遼總督曹文衡家下幕客所製又
得其裝放之法令發弁司民範等習之故卒收其用十五
年正月李自成復圍開封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力禦
之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退屯朱僊鎮關左良玉兵至
而遁至是年九月復率諸賊突至不復攻城設長圍以困
之城內食盡高名衡與推官黃澍議城不能支不如引黃
河水灌賊且水泊城下可以通餉道共啟周王然之乃使
人掘堤不意水大至潰城而入街衢水二丈餘士民溺死
數十萬名衡乘水舟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後從山逸出
西城樓都師候恂以舟迎王卜從善以水師至城上黃澍
從王乘城夜渡達堤口諸軍列營宋家寨賊移營不及亦

六一

況其平萬人事關帝念防守勞苦不深罪但飭名衡官召
黃澍入京喜其口辯授御史

差御史黃澍賫銀賫邮宗民諭曰朕自維涼德不能積誠
上格穹蒼以致中原寇氛汴堤潰決藩王群宗下及士紳
百姓困頓流離深可悲痛又念數月圍困以來賴王捐資
鼓勇暨在事文武軍民嬰陴固守勞忠苦義尤可褒嘉茲
特發御前銀十萬兩即着御史黃澍押齎前去內將三萬
兩特賜周王以備宮眷供億之需其餘七萬兩仍聽澍與
該撫按酌量分派首審郡王宗室見存若干分別賙賚傷
亡的察其有無眷屬均行給與次察見在汴城守兵併還
徙河北飢民若干一体犒賑用副朝廷恤災恵窮至意其
該撫鎮而下有功人等除另議叙錄外也着分別賞賜用
示旌酬至蒲城數十萬生靈協心堅守抵死不渝義憤堪
憫亦當設壇致祭以謝忠魂其中未盡各項聽撫按官便
宜支用事竣造冊奏銷特諭

憲臣建議

崇禎十五年十月左都御史劉宗周起用到京上言六事
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善書院臣請
亟復之以昭聖明致治之本曰貞法守高皇帝請老氏民
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焚錦衣刑具請切獄詞專聽法司
不必下錦衣以崇國体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
卿科道會議之後乃付司寇司寇議辟始得收繫與于僇
辱之中不忘礼遇之意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書請一
切立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除愈多愈巧臣
必為風聲肆劾之惟析嚴斷曰飭吏治令吏治之賍無如
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為常例矣至于營陛謝薦巡方

六二

御史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賍之律為四道考察第一義帝是之

積分送考

崇禎十五年十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積分監生姚弃等比例乞考稚知先該臣部具覆因奉有本内與國初之典未可同語是何緣故還着察明奏奪之旨該臣部覆察得國初積分之典凡生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陞率性堂必陞至率性堂方許積分每試文理俱優者與一分歳内積至八分者為及格方與出身是其間經年累月磨練作養盡以考其才史以課其行也今之積分雖經國學按月課試要不過擇其文理咨部候考其于陞至率性積分八分之典制寔未如式所以有今昔不同之論耳在臣部仰体皇上作人盛心故再加考試以上卷量取通判次卷取授州同在後治行超卓不妨一体優異在今不可謂之非出身矣察國子監咨送積分除南監題咨積分徐孚遠等十名内見在候考有于元愷孔亦昭二人外其北監于十四年十二月咨送姚弃等十二名十五年七月咨送李純美等十名閏十一月又咨送蔡尚賢等三十六名往例每歳咨送不過一次每次不過數名今則一歳之中咨送三四次一次送至數十名則濫矣課其文藝且未必優况言積分而又槩希正選妄覬清華此尤未可輕狥者也但既經監臣咨題前來相應覆請將咨到監生炤礼部原題臣部嚴加考試如果才學優長堪備任使者炤舊授以通判州同職銜只如往歳收取之數平常者授以監生本職其有文理謬者撥回監肄業俟歳終及格再為彙送以後積分之法如欲永行每歳止可咨送一次每次不過十名庶限制有定不敢濫觴可也允之

章疏日繁

崇禎十五年十月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辦事垣中察本科發抄底簿見近日章疏較崇禎初年增十之五較萬曆中年增十之七一科如此别科可知夫議論日多則事功自應日集乃近年中外景象無論不及神廟時并不及我皇上臨御之初多矣蓋議論者精神之薄也意念外馳則力量中歉理所必然無足怪也故啓奏日多則邊防愈壞籌計日多則財用日虧啓事日多則人才愈錮此其病在議論多虛飾亦多也我皇上勵精圖治鋭意太平第一患務無如課寔效課寔效無如省議論省議論須從六曹大臣始蓋六曹者事功之府也朝廷之大政大紀大利大害于是寄焉膺其任者果能公忠体國殫力致時不碩利鈍不避勞怨天下事豈遂不可為也乎何必做小臣日上幾疏狥人情日覆幾本然後為能盡厥職也應議覆應立案仍照舊制則章疏之省不知凡幾矣由此而論臺諫之臣是以言為責者也畜狸欲捕養鷹欲擊書誠不厭煩數也若浮泛之條議市恩之奏薦興據風聞而糾一二小吏則宜禁亦有章疏之一端也至于各曹之官自有職掌色勉圖之日不遑給何暇出位而紛紜建白凡疏不經堂印代題則宜禁此亦有章疏之一端也在外撫按于重大事情自應時時奏聞若錢糧之起解參罰之開復官員之更調行間之零級小捷事関該部者應行咨達部若瑣事槩行褻瀆則宜禁此亦有章疏之一端也通政之司職在封駁遇因廉耻道衰人希進取游說不根之徒有如聚

訟凡此者宜禁此亦有章疏之一端也又如內外臣工凡
經論劾當如祖宗朝舊事平心靜聽上俟皇上之鑒裁下
俟舉朝之公論閒言勝氣激辯者則宜禁此亦有章疏之
一端也有此數禁議論日減我皇上批答之暇時御文華
殿召二三大臣商確政事講求理道務令朝奉命而夕行
從此而政不清簡功不畢集者未之有也伏惟聖明鑒納
施行

建文鉅典

崇禎十五年十月給事中沈胤培疏言竊見駙馬都尉鞏
永固一本奉旨着該部科詳酌確議臣不覺翠手加額曰
皇上修明舊章無幽不闡請議建文于此日真千載一時
貽祖宗陰牖之使言而成我皇上繼述之善也楼臣祖子
未為銀臺時具疏請祀建文大畧言建文君高皇帝太孫
懿文太子嫡子五年御宇統順系明生為金潢玉牒之主
沒令斷蓬飛草之怨心竊痛之成祖用王景議以天子禮
葬遣官致祭輟朝三日而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恩
詔襃祀死節諸臣是忠于建文者宜祀矣乃建文何獨不
得祀因請祀于孝陵高皇帝之旁或懿文太子之側疏下
部覆如議留中不報而要非臣祖一人之私言也方弘治
中禮部主事楊循吉亦嘗請追諡建文而以景黃帝及元
順帝為比謂親親國當視景帝避位尤當視順帝人皆誦
其不刊暨萬曆十六年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
宜革除景泰不宜附錄並形奏辯乃景泰附錄改正而建
文年號報罷直至二十三年九月神宗始允礼臣范謙覆
科臣楊天民臺臣牛應元疏而奉有建文事蹟著附載太
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之旨其難其慎越今又四

六五

朝矣推而論之不帝而何以編年不帝而何以議享存其
年號不得不復其帝統復其帝統不得不酌其徽稱與修
其祀典事本相因礼原一貫合先從諸臣之章奏神宗霈
發之明綸已示顯號鴻名之漸矣且成祖不嘗曰欲法周
公輔成王乎令孺子而在未必不復辟也又不嘗稱建文
為少帝乎位號依然並未如景泰之追廢為郕戾王也且
建文得統于高皇帝尤非若景泰之因危擁立也乃一則
尊崇于易世之後一則泯滅于十數代之餘不過謂表章
遜國則靖難無光而不知天與人歸成祖自不避征誅之
迹勢窮事去建文何必存揖讓之名要以承祧有主即家
君避野原無傷太祖之心況一脉相傳則繼体開天更遹
禪文皇之緒而何嫌何疑之有哉皇上至仁符堯虛受邁
禹遠希憲廟追崇景帝之規近体神宗襃表忠魂之意則
臣有四說于此察改寔錄令建文自為本紀無溷附以成
萬世之信史可一議也祛西山不封不樹之訛而考尋成
祖礼葬之蹟因以表為陵園二可議也倣恭仁康定之諡
法而斟酌于二字四字之間三可議也即園為寢而春秋
二滌掌于南奉常四可議也夫然後皇上之心盡二祖列
宗之心盡而三百年來臣民之心亦無所不盡念祖德而
隆孝思恢皇謨而舉曠典端在此矣

誅兩罪璫

十月御史王孫蕃糾總監劉元斌言賊在郟洛元斌遠避
歸德縱兵大掠殺良冒功上命誅之然未得晉元斌即奏
辯以司礼監王裕民漏泄並誅之

會推典例

崇禎十五年十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舊制九列三品

六六

以上大僚及督撫有缺皆會九卿廷推所以示爵人衆共之
公亦廣耳目不遠之助也而督撫一官尤爲地方緊要審
會典內一款凡巡撫都御史缺會戸兵二部推舉蓋重錢
穀故幹辦之才恭之司農重軍旅故折衝之寄恭之司馬
察見行事例大僚廷推九卿官咸與科道例不推舉而吏
部河南道皆得先期與聞届期會推六科掌科十三道掌
道亦騈集盡題仍是推舉不當者聽其當面駁正之意而
從未見其有駁也崇禎十年該本部題爲聖明之治甚殷
臣子之奉行宜力事凡會推大僚九卿官不到者聽本部
題恭乃遵行未久輙多托故不赴當此時事多艱所在紛
擾督撫之選尤難兼才或素著清執未經軍旅或才堪兵
事未肯恤民或品直而局小或意廣而用疎或辯邊御寇
互有短長苟非再四審量何能隨用輙效究之糾彈多在
事後其寔成敗亦難論人蓋由知者未必用用者未必知
請自今以後遇缺應推者先一日本部將地位相近才望
相應之人不論內外盡數開列姓名與推各官每人先送
一單各隨生平真知真見即于單內圈正陪二人每名下
各註應推原由數字不知者免註收單完本部將圈註姓
名就中斟酌定用二人入朝會推科道官有見以爲不稱
者即將所以不稱之故當面駁正無嫌異同至于邊要督
撫推用尤係兵部職掌係任之責該部自無可辭推疏上
將舉主姓名並列疏內餘俱列于疏後如會推之日應赴
不赴許臣部遵照明旨題恭以聞備臣部勝執己見不先
與聞不悉公論者量者自當執簡以爭毋臨時書諾而事
後譏評徒誤國事無益也然亦有衆議僉同閣臣看詳以
爲不可者亦望閣臣開列不可之故恭請聖裁

密陳時政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行人司右司副熊開元疏言臣因
大敵縱横名城屢墮聖主獨憂不勝感憤輙于御前恭請
獨對蒙皇上允臣所請召臣入德政殿對諸臣已退惟輔
臣尚在臣復引尚書所云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及周易所
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臣之意非
有所私蓋以皇上隆重師保賜之坐論爲帝王盛事不欲
以小臣面相指斥傷皇上敬大臣至意又恐小人伏莽乘
臣發論借端蔓引爲一網仁賢之計故願密白皇上請皇
上虛懷博稽所謂成君德存國体惜人才愚忠固若此也
及輔臣請退皇上不允臣不得不畧陳大義然非臣初意
矣奏畢欽蒙聖諭命臣補本臣奏對時屢蒙天語嚴咫
尺恭譯不詳不敢妄述祇就臣次第所奏恭列上聞臣奏
云皇上天生仁聖決可以致中興救敉求治凡十五年而
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乃廷臣不以此故入告皇上皇上
不以此故下問廷臣所講求惟是兵精餉足勵勤四方不
揣其本而末是圖皇上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求天下
之治徒費聖心無益也何也天下之亂不始于邊與腹天
下亦不在乎寇與靖邊朱子曰天下之治在人主方寸間
朝廷一二人而已此一二人得人如治病而得良醫但拱
手而聽之而天下之方不可勝用天下之藥不可勝用也
此一二人不得人如庸醫誤人危在旦夕使主人到處求
方到處求藥已爲失策而所得之方所得之藥又必與庸
醫商而用之不至于盡不止矣故帝堯之時天下之亂殆
有甚于今日而堯不憂惟以不得舜爲己憂急先務也夫
憂不得舜何以得舜是有道焉嘗詢之九官詢之十二牧

矣又必釐降二女察其象影之安而後昇以大位誠慎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皇上臨御以來輔臣凡數十人先朝置輔之多未有如皇上者然或得之甌卜或取之立譚或拔之會推不過皇上賢左右皆曰賢如斯而已矣未必諸大夫皆曰賢國人皆曰賢也以皇上股肱心膂之寄而任用之易如此以故庸人在高位相繼為奸人禍天灾迭無底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而後誅之罷之所敗壞已不可救藥矣今年殷憂啟聖令大小各官得不時面奏然而輔臣在左右誰敢為異同不過兵食之計一枝一節其于輔臣之得失未嘗敢置喙焉夫朝廷設官大小相維何以當同遜至于此蓋昔日輔臣繁刑厚斂屏弃忠良故賢人君子得而攻之今日輔臣釋纍因躡宿逋起廢籍奉行德意方有功于聖德有功于人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相慨嘆而已孰便而攻之臣于輔臣皆有交而無怨但目擊宗社蒼生不覺君臣之義重于交朋不顧死生布其心腹伏願皇上遍召廷臣問以輔臣賢否即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不半日間輔臣之心事可明諸臣之流品亦別于以察吏安民則官常一肅于以誅兇除暴則壁壘一新天下之治端在于此若皇上不加体察一時將吏相狃于情而賄賂之中雖民窮盜起失地喪師皆得罪誰復為皇上捐軀報國者臣亦知軍興旁午之秋容有小人挾私罔上如聖諭所云者臣不當妄言及此但臣一腔忠憤感事激衷不覺言之過切寔無所私伏乞皇上俯賜憐察存臣此言以定臣功罪如輔臣感激恩礼奮起精神修明賞罰殄茲蠢醜使臣言不中社稷之福也臣雖身蹈斧鑕有餘榮矣

責躬敕臣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諭朕以涼德恭承天地祖宗付託君臨天下十五年于茲比者災害頻仍干戈擾攘興思禍變宵旰靡寧寔皆朕不德所致也君為臣綱乃庶政根本凡為臣子以忠孝事君父亦當如朕敬事天地祖宗罔敢不誠朕不能仰承天意除暴安民罪在朕躬弗敢自寬自今日為始朕敬于宮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視事務期迅掃逆類蕩平流寇稍贖罪戾恭惟二祖舊制日嘗朝見群臣裁決政事朕今率循成憲除門朝照例應免日期傳免外餘每日視朝舉勳戚文武諸司等官有欲奏事者赴弘政門報名候召不許內外官員敢有壅蔽阻當者定以奸欺論斯言官以言為責稱職非易緘默不言及言而不當俱屬溺職朕若有過首宜匡繩方是責難之恭諸臣中有大奸大利自當查糾其餘往事細過不應苛索近來忠讜者固多挾私偏執史端爭勝亦復不少或代人規卸或為人出缺種種情弊難以枚舉每遇會推皆稱堪任歷事未幾輒復糾彈邊臣尤與腹裡不同若議論太多何從展布前須憲綱面諭已明以後祇具看祇遵奉行有違玩的降調斥革必不姑貸逆者烽火生郊谷督撫鎮將等官若能出奇制勝擒渠殲從即為異等大功立昇厚賞爵拜通侯決無少靳其能剪哨鷗剿張疑設伏多方挽擊使敵晝夜疲困亦為奇功亦與破格升賞如或逗怯疎玩致誤事機定以軍律正法大賞大罰斷在必行朕未能遠引前代只在近師二祖聖德神功文昭武烈當時國勢尊崇宇宙和寧禎祥疊降四裔來王弘模具在朕雖庸疎不敢敢不凜

遵大小諸臣誰無忠君愛國之心俱當以滅敵除兇為事知者效謀勇者畢力富者輸財能者盡職卧薪嘗胆協佐中興何憂敵寇不平天下不治已經面諭茲特通加頒示俾各知勉勵無負朕罪已求言克艱圖治至意欽哉敬諭時給事中姜埰以兵警守門見諭上疏曰皇上修省罪已又敕誡言官唯視言官獨重致望之獨切若云代人規卸安敢謂盡無其事臣獨展轉而不得其故皇上何所聞而云然乎如誹語騰謗必大奸臣懟忠言官而恩中之謂不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壅閉天聽誰為皇上言哉疏入帝怒甚下諭熊開元革了職着錦衣衛拿去究問姜埰革了職着錦衣衛拿去北鎮撫司着寔打問

是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早朝畢御中左門召對內閣五府九卿科道等官帝諭科道官來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奏臣等識見庸淺不能仰副皇上求賢之意或言之不當或言之過激又蒙皇上一槩優容以致諸臣忘其愚賤輕有聒瀆如同官姜埰干犯天威亦皆臣等之罪但姜埰作令清苦居官勤勵身体羸弱多病伏懇聖恩寬宥帝曰目今流賊四犯將及兩月既不能截之于外又不能剿之于內任其焚劫淫掠慘不忍言尒時聖容惻然垂涕曰朕無面目見尒等尒等只以優容為言前日御史王孫蕃參內臣王裕民即時正法何嘗不納言初九日朕諭內有一段申飭言官尒等各宜警省無則加勉有則改之姜埰不遵朕諭反來詰問安得不重處尒言官以言為職當言的不敢言敢于欺視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見者尚當焚燬乃屢見章奏不得不于姜埰疏上一問尒言為朝廷耳目自己不正何能正人文武大小諸臣各盡其職何難滅賊精神都不用在國家上賊勢如此諸臣同在漏舟之中誰無忠義雖無廉恥但不肯發奮任事都是一味浮泛聘狥麟徵奏皆由用人不當如目前要地督撫委任不堪言官亦多有論列但言官職在糾彈用舍原在吏部先臣王恕馬文升做吏部時言官糾彈一疏有多至一二十人者及下部覆必詳細分別某人應去應留某人言當不當彼時亦無敢譁者言官只管言即言之當否與稱職不稱職自聽朝廷處分此後邊疆用人言官糾正吏部詳覈更得輔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為帝曰已屢有旨了麟徵奏頃熊開元亦以奏詰輔臣周延儒得罪雖是出位妄言第謂曰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賢相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備首輔此亦人情所必至總是姜埰無知出語不倫開元亦是熱腸但言之不當帝曰熊開元假托機密陰行譏譖小加大戮凌貴漸不可長前旨已明起來御史黃澍奏往河南慰安周王賑恤災民帝嘆其奉差已久起身太遲户科廖國遴糾宣督江禹緒委卸御史周燦請遠不用命行間諸臣御史楊若橋舉湯若望教習火器左都御史宗周駁之謂國之大事不專恃一火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賊到一處殘一處到一城陷一城豈無火器湯若望向年倡說天主邪教蠱惑人心堂堂中國止用小技傑敵豈不貽笑天下又奏若望小小技倆何益成敗之數只要法紀修明賞罰要當使人心震悚庶幾閫外用命可望成功帝曰如今從頭整頓做起還該做那一件宗周對惟在皇上命吏兵二部慎選督撫簡將練兵若是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何愁不太平如今只管說選才望不論操守致

有使貪使詐賠害至此帝曰督撫自是要才守兼全宗周奏須操守為主帝曰大將另是一段才幹不是區區有操守的便做得宗周奏范志完平日操守不好今又貪冒魁兵以致軍心渙散帝曰知道了宗周奏朝廷待言官有体言官進言可用則用之不則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乞勅下法司原情定案今熊開元姜埰狂躁無知不能無罪但以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詔獄大于聖政國体有傷恐非皇上求言初意臣願皇上俯念時事艱危擴聖度于如天以開諸臣諍諫之路如臣宗周曩亦因言獲罪中道再蹶冒瀆蒙皇上不加斧鉞放還田間復荷賜環起用是臣之罪寔甚于二臣臣何幸而遇皇上之優容二臣何不幸而不蒙皇上之恩宥也臣又有說于此前黃道周言語激烈有朋友所不能堪者我皇上不但待之以不死且在

七三

起癈之列今二臣戇直不及道周道周何幸而遇破格之恩二臣何不幸而不蒙法外之宥也帝曰人臣見有無礼于君者即當糾劾三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衙門你說言官有体假使貪贓壞法欺君罔上濁亂紀綱的通是不該問了宗周伏地頭叩奏云臣請罪帝諭曰黃道周聞他有學有守用係特恩怎得引他比例似尔愎拗偏迂成何都察院卿等起來劉宗周候旨處分閣臣周延儒等合詞中救蔣德璟吳甡言之尤力刑部尚書徐石麒奏臣在直房與同召諸臣商議熊開元姜埰有罪仰干聖怒臣等宜代為請罪叩頭乞恩俟聖俞始起不意臣需次未言劉宗周隨即申救語言戇直若論起事罪寔由臣伏乞皇上將臣處分寬宥宗周不勝感激左僉都御史金光辰奏劉宗周中救姜埰熊開元非從二臣起見幸逢聖明從諫如流無非願皇上為堯舜之君廣納言之美主聖則臣直一時不識忌諱伏乞俯賜優容兵部尚書張國維奏劉宗周清執素著即如臣受事之初宗周相會即以操持砥礪謂敘整釐部務在端本澄源臣服膺其語但于朝班相遇一切調度每多商畧方今多事之時老成當惜伏乞聖明寬宥帝曰熊開元這疏定有主使想是劉宗周主使了兵部左侍郎馮元飈哭泣救爭衣袖盡濕金光辰又奏頃臣聞皇上諭熊開元疏想是劉宗周主使臣以宗周賦性硜直客也不會與熊開元實不相往來宗周與臣同官臣杜如他就是前日恭聆皇上面諭不但姜埰熊開元二臣有罪臣等亦俱有罪皆惶懼不安即宗周在外邊與臣等也說他不是因皇上面諭遂不覺以忠愛之心披納牖之益其寔從君德起見宗周在衙門百事整頓即皇上所頒憲綱見在

七四

奉得日與諸御史申飭前同臣察理城守不避風雨老成可念帝曰金光辰也着議處光辰奏臣忝風紀之地無與宗周言要天下治安全在撫按若巡撫按盡得其人天下太平宗周為人清直在衙門就是不動聲色人心也是振肅的皇上若是留他這箇老臣願將臣罷斥臣如有一字之欺願甘斧鑕工部尚書范景文及五府勳臣同出班力救上曰面諭甚明卿等不必申救起來劉宗周金光辰先出候旨傳旨劉宗周革職刑部擬罪即奏閣臣持不發同捧至御前力救首輔言詞甚婉蔣德璟曰向前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入宮怒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来舉帝遽曰唐太宗才朕所不如若論閨門德門行朕亦不學他吳甡奏皇上當學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于取名上問怎甡奏人臣敢言的用之則

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吾覲徵故欲優他以自成其名上默然久之乃去刑部擬罪數字

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聞風紀之司國是寄焉得其人則足以肅百僚失其人則無以定衆志故恒當慎重其選未可輕為更置也迩蒙皇上起劉宗周以廢籍而為風憲長臣適奉差在外遠近相傳無不加額以為聖朝美政及臣北上見其縱過之地人曾望其丰采及聆其言語又無不轉相稱說以為規法蓋宗周四朝耆舊一介孤清事必合乎古人行必準之理道其迹似迂其氣似戇要本之忠君愛國而其學無欺前蒙召對其語詞過激衆為之危仰賴聖度寬容不加重譴我皇上之量真天地覆冒之量也我皇上之心真堯舜闢門之心也在宗周不知如何感激如何追悔行且青衣小帽策蹇就途臣意數年來署位之間規利圖便恬不為非以致是非不明功罪罔定盜賊四方相因蓋職自舊臣登用始稍知人間有廉恥事語云山有猛虎藿藜為之不採言國之重臣不可無也今宗周就職未久突不及黔落職遠去士論能無共惜至僉憲臣金光辰冰蘗為心臺桂為性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往年按豫愛民如子嫉貪如讐一時墨吏望風解綬豫之人官于京師者俱能言之幸于摧折之餘畀以佐憲之任今亦以語言失簡同時獲罪在二臣憂主國有熱腸而恬退亦其本性但兵戈擾境之日豈舊臣聯翩去國之時在聖明無不愛惜之人才在臣子難廢執奏之大義伏望聖慈宥其過失錄其生平允大小臣工之請還兩臣原舊之職必能益勵晚節振揚風紀所裨于國是人心不小矣臣抱病註籍因思大政所關難以緘默瀆職冒昧干凟宸嚴統祈垂鑒

憲臣殺人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刑科給事中孫承澤糾憲臣殺人之案已明疏言臣聞律莫重于殺人殺人者抵罪莫大于欺罔欺罔者誅法紀昭然不以臣慈而或漏焉者也若副都御史宋之普殺人一案臣不能無說焉之普寓中死屍二軀潛行掩埋科臣袁道忘桑梓之私執朝廷之法據實入告其原疏中載抬埋則有二強盜其知情則有蘇管家及麻面廚子事固已如指掌在之普自應俯首認承束身就法乃膽壯氣橫蔑視法紀自恃身為負嵎之虎勢同憑城之狐乃肆口反囂堅言子虛隣右總甲可以勢壓厲下御史可以情囑若謂赫赫氣焰殺此二人正尋常事我但言為無誰敢執之為有遂使輦轂之下通衢之間有重泉難訴之冤青燐夜號之慘亦從前僅見之事矣且其死者或妾或媵為臧為獲據實招明法或末減乃硬口掩飾止欲氣懾言官不知已目無君父則其欺罔之罪視殺人之罪寔更重也我皇上不即置之于理因科臣左懋第黃雲師尚未奏明令兩臣之疏俱下臣垣再四參詳事已明白有據寧可使殺人者不死欺罔者無罪因循時日大案久懸臣等職掌所關寧敢嘿嘿伏乞聖明飭勅下法司提問根究二屍下落嚴伸欺罔之罪庶大法彰而人心肅矣

山書第十七卷

諭飭巡按

崇禎十六年正月諭都察院朝廷差御史巡按專察吏安民除奸清暴屢旨嚴飭槩不遵依如閑防失嚴舉劾失當供應侈靡贓濫橫與難枚舉巡按身先不正何以振揚法紀都察院職司激揚未見特糾何人朕今專責巡按痛革沿習力行察吏安民之事舉薦必廉卓循良參劾必大貪巨蠹果肯實心奉行自然有造地方若但修飾虛文勉循套件說名巡按徒滋騷擾于朝廷設官之義何居朕時欲于考核成例之外加行大賞大罰以示勸懲

科道陞轉

諭吏部用人全在儲才邇來惟以京堂為優若陞監司便曰劣轉豈駁歷鼓舞之意今後科道官除資深勞著特陞京堂外其餘酌量才品升授監司不許仍設年例正閏等項名色如果聲望著隆治行超卓方與入陞卿寺或遷陞巡撫朝廷務求練達繁劇封疆即在內清卿亟需老成幹辯必內外互轉方可折躁競獲寔才

都尉就學

崇禎十六年正月駙馬都尉鞏永固疏言駙馬就學成弘以前赴監考驗嘉隆以後就家教習然先年教習尚皆三年六年考滿近則終歲屢遷或踰年不補矣與其設員無定徒遂偃仰之私孰若相觀有成進適從公之遇橋門環聽雝鷺之有容璧圍序賓赴騶虞之合節先朝駙馬若梅殷李堅趙輝宋瑛井源焦敬石璟或著節封疆或宣猷樞府豈非覆學之效臣又安敢自棄于聖明之世哉疏上上褒嘉之

蠲租恩民

崇禎十六年二月諭朕以涼德撫臨萬邦念甚切軫愛民而澤無由以下究繼因年來軍興餉費加派頻仍賦愈重而民亦窮出既多而入亦倍病瘵日甚展轉堪哀茲者特頒撤肯之仁大布蠲徵之令其自崇禎十二年以前一應存留起解供本折錢粮盡行蠲免加與百姓休息不許有司重徵溷派其有司曹因十二年以前舊欠參罰者俱開復令其盡心撫字一意牧民所有應蠲數項開列于後古今治平無異術首須本固邦寧億兆有同心全在上仁下義因兵派餉原係取民以衛民蠲舊徵新豈曰得已而不已佇俟廓清大定之日即為征輸盡緩之期庶幾四海為家永賴一人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止增楚撫

崇禎十六年三月給事中龔鼎孶疏言頃者中樞以逆寇竊荊條上防江事宜因有增設武昌巡撫之議中間更置新舊劃隸郡邑端緒頗多意未嘗不善而臣獨就大勢窺之窃有以明其不然者往臣曾待罪楚吏矣楚罹寇禍十有餘年撫是土者凡數易縲絏纍纍項背相屬乃疆事之潰缺自如也蓋非巡撫鮮少之為患而人不稱其官之患即稱矣又掣肘竟其用盧象昇方孔炤袁継咸輩豈不表表稱英望而或以移或以譴相率去楚楚乃益不支比數年中民日益貧兵日益驕地日益破裂江黃千里鞠為蕭蓬藋竄虎巢出沒左右不聞鳴茄注弩發箭以扼其騎突者頃上遊再蹶領水乘高夏口揚波又驚竭負蓋不獨江北之七郡盡而江以南亦岌岌焉如懸絲之墨于鈞無完理矣再一二年賦不減勢且無民三户其為甌脫乎而今

日議增官明日議增兵似欲速民之為賊而力驅之者臣是以嘆中樞之計左也請為陛下言其不可者增官則必增兵增兵則必增餉下至材官中軍胥吏輿臺之屬事事糊設費且無算新撫郭景昌受命伊始已不免于大聲之呼今又欲募至萬人餉從何出刀俎遺孑得死為徼其誰忍聞加派之口舍是又無從得食臣恐剝剔之害究歸于民一不可也楚已有兩按三撫十五郡之間牙斧相望藩臬諸司既已疲于奔命今再增一撫是則下之承令者嘗一而上之布號者嘗六也文書填委耳目眩瞀必且彈嘗竭智相為周旋縫歸游深本業盡喪多指既憂乎亂視一柄何貴乎兩操二不可也江北兵連禍結民力已匱一切轉輸供億恃有江南今既各長其人各私其土此疆爾界呼應乖睽雖魯析可以聞邾而楚波安能及晉主客公私之費何策枝梧兵火殘區有同坐困三不可也鄖陽一郡據豫秦楚蜀之衝地處萬山俗糅獷瘠往流民叢居餘風未殄伏莽之憂需時而動剝數經寇掠奸人生心輯暴綏良設何容易今謂此一撫無關輕重輒有動移脫復變起倉卒誰執其咎且聞曹見賂裏究發窺漢興寧容四省襟喉等諸一擲四不可也一撫一鎮法令相維各省皆然體制應爾惟楚地一鎮三撫既已多寡偏畸今又益而四之是秉鉞重臣僅與監司相參錯而專閫之帥作好軍中初既無所重承後且規為玩卻人情多則不貴少乃致精豈可令開府中丞三倍于兕鍪之數既虧大体亦悖事宜五不可也夫屬兵秣馬惟賊是求者督撫之事也扼險固圍畫畔而理者道府有司之事也若該撫舍戰言守舍統轄而言分防守土各官吏效何職況按鎮惠駐鄖土荊鄖並有道臣寧容該咎辭難不閑緩急其不必增者一疆事之壞由于多官蓍改朝更訖無成畫即以三協論舊止一總兵而辦今增大帥六副帥十有六而反不辦蓋百里數官紛紜委卸養癰恭舍斯樂甚明何可再取備員致乖寔效及今不革恐百兵置一帥數邑置一撫而尤不足也其不必增者一至若巡撫繫一方安危中樞繫天下安危按策當計久長論事須觀大局目下宜患易秦撫俾辦秦賊而檄孫傳庭一意出關以掃襄鄧之寇惠擇沅撫仍舊駐荊而檄楚鄖二撫首尾夾擊以成驅勦之功發言盈庭要歸謀斷此臣所由效忠告于樞臣也撫臣為一邦司命三楚尤禍亂頻仍謂宜盡矯前非力圖新績擇有司以撫凋殘酌蠲貸以甦民命毋縱驕兵以助盜賊毋蹙百姓以奉豪強練水陸之軍寔俾一以當千消有會之隱憂俾鳩毋增目一變已足何利繫多此臣所由效忠告于三撫也伏乞陛下下職章使諸臣博議萬一可采酌賜停罷楚事其有瘳也

養民致賢

十六年三月原任湖廣巡撫僉都御史方孔炤疏言臣恭承聖問謹以臆對內外勢分南北而制勝之道則一皇上勵精圖治在事諸臣無不奮力勉強然尚未能寬君父憂者時地有難易功序有先後也年來焦勞惟兵與餉臣以為第從兵餉經營而不從原本立大規模亦費時日亦費貨財乃其原何在在于養民致賢而已漢蕭何對高帝曰養民以致賢人則天下可圖因不五年而成帝業今者欲收中興之功須做開創之意竊觀我太祖開創于南初不交征于西北成祖開創于北曾不假借于東南各就其土

ナ、人民拓基無統四海既一猶不盡括天下之才每預行
躅租富庶在下教訓備至樂利久長至于今日國勢人心
大不同者大寇叢殺人無厭而貪官汚吏複吸之集兵惡
将複害之水旱疾疫複蝕之所餘幾何幸遇皇上大德好
生每下詔安民江湖黎老讀而感泣此以生道回殺運天
下將卜盡滅有期矣乃愚臣鄙見所謂養民致賢者有二
請得竟其說方今已被兵燹之地有城郭盡隳者有四海
盡殘僅留空郭爲兵馬營場者然土著之民戀土難舍每
每依山傍水結寨如圍如不急求聯絡脣化爲盗亟宜選
廉幹武畧之吏多方招来因其勢而利導之勸其寨主廣
立壁屯比練𠐊寇使中州江北楚齊畿內等處今日極殘
敝之區即轉爲他日雄固之城民自爲兵民自爲餉可以
不煩朝廷處置但其施爲次第自與承平法度不同窮則
變變則通宜聽該地方大吏委以事權數年之間自能復
威矣其未被兵燹之地人情泄泄尚急催科下怨衆携恐
蘊火宜急飭舊章密謀守令刑清訟簡收拾輿情郡擊豪
强毋令貫盗祇取正供以急國用悉除煩苛民自樂輸盗
賊不起即如睢寧知縣馬岐鳳勸民爲兵結束三千獨抵
巨敵彼能移救邳州漕臣史可法拔而用之盡如此輩是
不以兵餉煩帑計也皇上体念遺黎盡蠲十二三四年逋
税又于中州時蠲三年恩波浩蕩然賢有司必能宣化不
肖者暗自徵收各處錢粮未清務宜稽核徹底使鄙屋之
下皆沾實惠此養之大畧也賢以佐籌帷幄爲上踩附𠐊
侮次之然内外相助勞逸互恤和衷協恭取長棄短奬直
懲諛勿分畛域乃克有濟今侍從清班之臣競圖職業尚
有暇時惟封疆外吏奔走風塵倍加勞瘁責任既重經費

匱乏致心有餘而力不足或志可奮而機未至尋常文法
動易牽拘所爲極推方今叛將黠臣不遵節制悍無忌憚
者由于賢材不立則朝廷不尊而威令不行此在皇上多
方鼓勸以必得豪傑之效則賢養之大略也至于各路兵
餉雖有時缺然不無冒破誠得實心任事姑就見在之餉
簡練見在之兵如謂餉單兵羸或一人併二人之粮政弱
爲强選鋒在前書兵居後多而不精終歸逃散何如精而
不多結束部伍爲救敵之急策也凡臣愚見庶幾萬難措
處中先立規模節次條緒而爲之必有實效以中國治中
國則寇自平以外敵治外敵則敵自滅我皇上睽亂反治
之道是在今日矣鄧禹勸光武莫如延攬英雄務悦民心
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姚崇勸明皇政先仁恕法遵行
自近不務邊功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杜黄裳勸憲宗
振舉紀綱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惟皆審
時勢之要卓然足爲中興至計也此踩經本緝末撥亂持
危國之必有效行之必有功其今日治安策于鄧姚杜之
謀足相方也

閣臣督師平寇

崇禎十六年三月諭内閣輔臣朕以寇遏交訌昕夕靡寧
近報楚寇披猖益逞兇毒朕心不勝痛憤義當大討親征
征次輔甡忠畧壯猷沈雄歷練具能仰体朕靖亂安民茲
特命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平寇総率調度各督撫協
力奏功特賜尚方劍一口以重事權加賜斗牛服一襲銀
一百兩大紅紵絲四表裏監馬五十匹用示眷礼外再給
賞功銀五萬兩銀牌大小一千面銀花一千枝銀盃大小
五百個各色蟒衣一百疋各色斗牛飛魚胄背一百疋各

色雲紵二百疋各色絹五百疋以充軍前犒賞之用一應兵餉用人併勅印旗牌勘合等項御筆傳與各衙門速行計議給發特諭

至五月諭吏兵二部輔臣吳甡奉命督師自當星馳受事乃三月來討將選兵遲回慎重西北東南猶豫行規便似予朕特遣之意不協未出都門意義久周若在行間制勝可知甡還宜在閣佐理不必督師其議用兵將着如數星赴軍前聽春督統率調度甡隨請告回後錦衣衛取至京令刑部議罪遣戍

招撫土寨

崇禎十六年四月詔朕奉天子民日以除暴安民為急近自闖賊猖亂肆逞兇殘致我窮黎久罹水火每一念至傷憫良深已有旨盡免河南五府田租三年惟傷仳僞之餘聲援遙隔朝廷德意未及周知又聞劉授土寨人等結衆抗賊保守地方屢報投招均能用命或原係衿弁或已署名銜義勇如雲尚未盡悉雖間有迹似弄兵原非得已而寔則義存報國不乏同心為此特頒詔書遣官前去宣諭赦罪錄功務要大伸討賊之忠共矢同讐之氣但能擒斬僞官首即與授官能收捕賊徒者即與給賞能破賊收俘獻者即行超擢斷不逾時其餘部衆或編入鄉勇一体團操或分墾荒田量給牛種或便宜安插或獲返家鄉不許所在官司衙胥兵役生端聿擾違者即行拿究治罪該撫按仍大張榜示多方獎勸不時奏聞其江北湖廣諸處悉照此例通行昨據河南巡按官又稱鄧州守備許承業等官驅逐僞官尤宜先敘着兵部即與寔授以昭朕鼓勵功至意尔等皆吾赤子具有同仇尚早奮于功名庶共游于樂利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請罷詔獄廷杖

十六年四月給事中龔鼎孳疏言臣諫官也職在補闕則不可無言義當責難則不敢危言惟念生平服習者唐虞之書今日親見者堯舜之主舍所學而為芹藿之獻臣寔不能請仍以其學質言之聞諸虞廷之命皋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乃其大要不過曰惟明克允以刑弼教而已若是夫刑之與教至相須也近者恭誦聖諭以天氣炎蒸省釋諸獄犯于中原被兵之地特頒赦詔嘉與維新亦予投懷聞者歡動臣于是舉首加額曰大聖人仁覆庶物亦何周至而惻怛也即有虞欽恤罔以加焉顧小人之納溝可矜而君子之婚罹尤痛其教戒之則君父之義也其生全之則天地之恩也往臣過南都士大夫為臣言詞臣黃道周之清操力學夙荷主知使其當日死則竟死矣誰復能忍須臾以待大恩之晉及者故臣竊謂朴作教刑雖盛世所不廢而當廷鼓置旌之下寧期過慎以恤羣情語曰刑不上大夫蓋將以養廉恥使知自惜也陛下比年來羅告密而人懷更生清積獄而物無寃滞惟茲詔獄廷杖尚有待乎推慈夫祖宗之法累代相沿敢遽云置而不用然原其本指要以待大奸巨慝謀逆僭亂之徒非獨為臣子語言狂戇設也後雖駸駸失其初意乃典要所在必以俟諸不出世之聖人今亦望陛下轉所以用之而已昔叔向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患之大者唐太宗謂魏徵曰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夫太宗中主耳所言者此

遂以成貞觀之治划陛下淵虛仁聖度越百王者乎乃諸
臣蓄縮茍且擇便圖安輒自為是嚮者士氣日就茅靡人
心日見頹喪毋論裂麻還詔事不敢為即伏闕犯顏亦云
希覯不肖者樂為阿比而賢者並習于斂藏其始或止存
乎懷刑而其後必盡趨于持祿波流莫砥可為深憂易俗
移風是在陛下誠能曠然遠覽俾士大夫滌其故心茍真
罪狀難寬不妨付之司敗至于榜笞屈辱寔冀蠲除允若
茲則士之廉恥立廉恥立則忠孝生忠孝生則智力畢奮
純鉤湛盧亦其不折者可使耳善乎臣同官陳燕翼之言
曰今日之兵必非持戟之武士也天下之守遍守官卻金
遠倭者即陛下之兵每念斯語慄焉淚出錸鋼繞柔亦在
乎所以養之者矣臣故願陛下之廣斯至仁也極乎仁之
效刑措可致而貞士守道愚夫慕義無復詭隨僥倖之謀
世道其底于醇理乎

閣臣視師

崇禎十六年四月還閣臣周延儒視師敕曰卿忠猷奮發
義氣沉雄自請視師不避危險朕甚嘉之特命卿以原官
督飭關寧薊密昌宣通津保涿等處軍務一切督撫鎮將
至客兵馬并京營兵將等官關係援勦事宜悉聽節制便
宜調度如有逗遛觀望抗違遲緩失誤軍機立行參拿重
者徑以軍法從事不得寬縱有功的立行陞賞仍着兵科
給事中方士亮兵部職方司郎中尹民興隨行監紀功罪
不時馳報其各督撫鎮官塘報哨探俱着飛遞科司二官
以憑調遣察參不得緩誤取罪惟卿股肱元輔績茂勞深
朕方倚精勵勤不忘寄雖左右勉從數請代朕親行指日
功成即星馳入閣佐理以慰朕側席竚望至意因卿登時
就道即着將文淵閣印攜帶應用行有懋賞用酬厥勳卿
往欽哉故諭
五月輔臣延儒還朝同各輔進官廕子賞賚有差又諭首
輔代朕視師勞績著聞加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蟒衣
一襲各輔公疏辭恩典荅首卿等密勿勞深弘猷匡贊酬
叙原屬國典至元輔視師制勝尤前此未有俱宜祗受不
必遜辭

處分首輔

崇禎十六年五月諭五府六部科道等官首輔周延儒朕
所敬信不謂亦有蒙蔽事情朕不忍言爾等據實議奏及
各輔臣公揭陳救諭曰覽先生每揭奏首輔奏疏及府部
議本朕心惻然不忍首輔功多過寡佐理有年朕不能盡
用其謀猷朕不能体量其志向皆朕之過應免着議處分
准致仕回籍仍賜路費馳驛以昭朕保全優礼至意特諭
十二月錦衣衛取延儒至京仝刑部會議內閣公揭中救
言適蒙發下刑部一本繫會議罪輔臣周延儒等凜奉嚴
咸俯鑒覆轍方負罪惕息悚愧不遑安啟昧死代為籲控
且以我皇上待臣之隆体仁臣之至深恩異數千古鮮倫
為臣子者思于比匪行私自干法網尚敢以國体君恩求
寬于日月雷霆之下乎惟延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揚聖德
如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中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即
我皇上亦曾有功多過寡之諭但其賦性寬疎以致門客
胥壬乘機假勢納交通賄延儒不能盡知即知亦不能力
絕因而寵賂彰疵姤多端天鑒炯然罪安所逭部以烟戍
議上誠當其辜至視師一出奉命即刻趕行似亦慷慨圖
報其馳驅通一義帶亦不無微勞可憫倘蒙皇上法外施

行術從部議則惟盖之愚同于覆載非臣等所敢冒徼也謹擬票進呈合詞籲請諭旨覽卿奏揭朕心惻然但廷儒罪犯重大前面諭已明如濫用匪人遺誤封疆比暱奸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間回朝面諭應將兵情據寔陳奏極力說撥息餉收効桑榆而乃敢蔽欺諉前愆甚若律以祖宗大法當在何條念參首輔姑從輕處勒令自裁已有旨了

楚省之變

崇禎十六年五月賊張獻忠竊犯湖廣先是總兵方國安率兵七千扼蘄州獻忠沿江而上破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鐵擲江上兵嬰城守參將崔文藻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唐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衆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賊攻武勝門多殺傷至二十日壬戌楚府新募兵為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巷戰死大學士賀逢聖守城見賊入歸家衣冠北向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湖至中流鑿舟全家溺者十二人長史徐學顏與賊格鬬支解之楚宗多從賊者賊執楚王以篗輿籠之沉于西湖楚王宮中積貲百餘萬先聞獻欲竊省三司官請貲數萬以贍兵不應楚人益恨王盡省民被賊殺戮殆盡

六曹官評

崇禎十六年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臣嘗讀詩之嘉樂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塈可見帝王之所以定衆志而收寔用者要于因能授官綜覈名寔而群勳事各修其位以事一人即稱綦治焉國家分設六曹各襄厥職兵農礼樂各有司存第人之才品各異菀枯攸分有斤斤職思其居純趨于職之內者有泄泄功害其捷躍冶于職之外者或異樣自持併堂官之提撥不靈或蔓蔓不飭即白簡之糾彈罔忌循資累俸計日待遷直至六年之後乃始從而間之堂上已非舊人事蹟從何稽察僥營免脫程實實多戢使察處嚴明黜陟允當而此六年中治理行政豈堪屑越又況賢能輩出儘有克堪大用之人而酌核無憑未必盡甦孤冷之色其何以神鼓舞而收用人之效乎臣請今後每季六部各堂上官盡以合屬官各名下確註一二評語并資俸年月開送臣部其應陞轉者註以應優應平應煩應簡字樣而其間品望最孚與放肆有據者不妨另為加詳或經可列之清卿或取次可膺節鉞或典文衙或授邊計其最下者開一別議處分庶乎賢愚以辨勸戒以昭各堂上之提撥既靈而臣部之位置有據于以課真才而効寔效未必無少補也第各衙門寔應之而臣部不寔行之不惟來冊置之高擱且或出以示人是我市私而使各堂上歛怨也此冊至應發選司密切收藏仍謄一冊送至堂上凡遇一應陞轉悉照來冊斟酌或有陞轉不符原開及不協公論者聽各堂上執而問之臣亦應窮其故于選司若使各堂原注未確臣部另有聞見如註考優而其人寔劣及越級混序先自顛錯致有後言達于聖聽者各堂上官亦不能辭其咎也然惟一準之于俸則諸弊可滅故當轉即轉不得聽其趨避亦不聽其凌躐或本衙門事大差委有必不容不留者聽說堂上先期題明本部仍每季刻一俸冊分送各衙門如轉方面道則取郎中之俸深者挨轉轉郎中員外則取員外主事之俸深者挨轉餘衙門各類此而在外之司道府連轉者亦各

彙刊倖冊緊焰序轉臣部堂上兩傍仍列監長牌將內外
各官俸次評註與衆共見各便稽察惟邊要方面與煩劇
省郡間一采望或行間借才坐名題請不得不少為通變
若無故越序亦聽各衙門官面執之如此不獨自絕猜謗
之源亦可阻人越畔之思似為簡當臣昔在南銓嘗以此
請之皇上歲有彙報北部每多虛應近日南中官方亦壞
似當乞請一併飭行之者也奉聖旨近來吏治不修總由
銓規未肅覽奏簡明畫一深于澄敘有裨以後各部堂每
季確註屬員資俸年月并才品優劣移送吏部以憑酌量
推用或別議處分其應陞轉的明註優平煩簡字樣不許
混徇如開報不寔責在堂官陞轉不公責在銓署不得受
人囑托聽人避趨事務一体論治餘刊冊監牌及留差坐
提題等項俱依議南京各部通變飭行

一三

修撰入閣

五月以修撰魏藻德為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
辦事先是藻德上書言兵事久不報至是特名面奬之首
輔周延儒在閣語同事曰衙門中正苦少人恐上用之為
樞貳及督撫矣語未竟而入閣之命下首輔為之憮然藻
德辭侍郎之銜上改為侍讀學士藻德又請下閣議乃以
少詹兼大學士是時上已疑首輔故未發有議處之事

賜環詞臣

崇禎十六年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吏科左給事中
左懋第有收遺忠以作言官之氣疏臣看得舊詞臣楊廷
麟以黃道周一案革職提問今道周已蒙赦罪起用則廷
麟亦可諒其無他矣科臣左懋第疏稱廷麟忠心勁骨學
問節操詞林傑出應炤劉同升趙士春等例請還原職察
本年九月十九日廷麟有自奏請宥一疏奉有楊廷麟本
當訊問念黃道周已經赦用前案姑免再究之旨則皇上
鑒原廷麟固不減于鑒原道周也本官原係翰林院編修
十一年六月具有庸人一誤已甚等事一疏當事者惡其
戇激遂改兵部職方司主事贊畫軍前是主事其改銜而
編修其原職也淹雅文章之彥簪筆承明慷慨談時遂遭
摧折似應仍還之中秘以需大用者合無將楊廷麟復補
翰林院編修但改用弘恩出自聖明非臣等所敢輕議也
疏上不允

治道本計

十六年五月給事中李清疏言臣聞古今治亂之原往往
不聞天行而卜人事昔賢所以人定勝天之論不以一時
變患而易我國治本謀以為人事盡則天行終必應之也
方今聖明在御宵衣旰食謂宜治平立臻而中外多故迄
掃尚稽果何緣至此臣謂不窮君釁之根則亦難堅保治
之術蓋自罪輔薛國觀革不能以堯舜之道事君而務拾
中商督責唾餘以煩苦天下在聖明本欲易姑息為整嚴
而諸臣遂盡化敦大為苛深其事不止一端而所最病者
尤催科與苞朴並行也臣聞周設三征緩其二則饒泰餘
十失一尚存則病往臣為外吏見有司所患者惟是京邊
遼餉耳自户部將雜項錢粮無一不入考成于是參罰日
嚴徵斂日迫小民止此脂膏藏前縮後何為能國家增毫
毛之潤而一時點石無金敲骨皆血刑與賦俱急則民不
得不窮民窮斯盜矣加派斯愈不得不病民矣民益窮盜
益起如圜相轉亂靡有定自非皇上迭年以來蠲租宥刑
事事與天下更始何能上天降康歲穀漸登民稍甦息哉

一四

乃令廢藉起矣言路闢矣厥衛撤矣而或者以冦突荆襄楚凋吳震無迺行仁義而不效乎琴瑟不調又當解而更張之而臣不敢以為然也周之宣王玁狁孔棘侵鎬及方至于涇陽是以不得已興六月之師而究宣王所以能致治者見之鴻鴈之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所為勞來安定窮民如此其勤也漢之文帝外邊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至烽火通于甘泉文帝不得已親勞軍灞上然究文帝所以能致治者見之史臣所載議賑貸蠲農租除肉刑專務以德化民未嘗一日倦也夫仁義患不行且患行不堅耳安有旣行且堅而效不臻者臣逈過汝上恩縣一帶見所破城邑雖比屋半燼而民心依依猶望闕庭而歌仁風即臣逈還入長安見一時粟無踊貴役鮮飛食以視臣前在刑垣時枵腹重足人鮮生趣者若別一區宇謂非迨

一五

年深仁涵濡必不能至此伏乞皇上堅持新模一切求賢納諫輕徭解網弗以內外變故中疑力行罔怠而更嚴勅諸輔臣協心明誼弗謂近功不奏于休養而以督責為小試之術弗謂遠效須期于安攘而以根本為暫緩之圖潔己以選賢經文以緯武下不負所學上不負吾君務使邊塞日靖其烽烟橫池患安于牛犢而令誦皇上中興者謂登三咸五駕周宣漢文而上之也猗歟盛哉臣聞元氣凋于烏附者必劑以歲月之參苓而氣乃復無非願皇上固結民心不改此行仁義之本計也

用人聽言

十六年五月給事中葉朝薦疏言皇上御極以來任人圖治納諫聽言自三代而後未嘗有也而中外之患日深群力群策罔見寔效古來有聖明在上殷憂若此而不能剖平禍亂坐臻上理者臣嘗反覆思之豈當世遂無可用之人哉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言貌取人宣尼猶失惟皇上求治之心愈急則浮薄喜事之人愈易飾詭而鉤奇惟皇上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壬之徒愈易乘机而闘捷昔漢臣周勃張相如號為長者書事吶吶不能出口然安劉却敵必屬其人呂蒙之舉陸遜也第曰意思深長而張釋之之阻嗇夫李沆之惡梅曾皆惓惓以捷給為戒蓋利口之禍邦家聖有明訓臣子任事決無不出于樸誠而能見濟時艱者然樸誠之人多得之老成練達蓋歷旣深自臨事不苟遠不具論迩來督撫中所稱是任者如洪承疇盧象昇史可法馬士英王永吉亦祇寔心寔做何嘗縱橫滿紙動求人知向令此數人者與楊嗣昌顏繼祖張若麒等粉飾虛張爭闘才辯必不能遠過由是觀之其在此而

一六

不在彼明矣况今日口舌相高攻訐滋勝老成日就凋謝典型漸若晨星自此以往將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寔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皇上召對時勤無所逃于電燭然旣察其才辯又當察其樸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嘗試追悔何及所謂用人貴審者此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夫臣子連篇累牘掇拾浮詞誠易生厭然聖帝明王鞀鐸以求之者蓋舉一事欲知其利又欲知其害用一人欲知其短又欲知其長非反覆諸詢曲意審度終無以通達情偽深悉事理也昭皇帝嘗以戈謙言事過直免其朝參逾月而言者不至乃復令朝參故如且降勅以奬厲群臣故言雖無當終不深罪皇上迩來于言事罪譴諸臣屢詔賜環雖越數載猶惓惓聖懷因是群臣無不感激思奮其間即有狂瞽過當

之語終可以諒其無他即有僉壬敗類之徒終未可以槩
天下要以不求遂志而求逆耳則聽言之道斯得近如陳
燕翼所論中州一案臣以守汴之勞與決河之罪原不相
掩在皇上深憫之所以作勞臣之氣在言官正官之寔以
存萬世之公又如熊開元本無言責而論列大臣亦可以
銷後來雷同之漸至于姜埰置詞舛謬百喙何贖乃懲創
之則臣子之罪也明主全之則覆載之德更大况聖明孝
治天下埰家遺兵父罹慘禍彼亦人子也臣非謂諸臣之
去留生死有關輕重但恐將來言者遂有所踸趄而不敢
盡煩冕雖息讟論亦損所謂聽言貴廣者此也臣四載里
居耳入班行烽火驚心一籌莫效而終以用人聽言爲今
日平治之本故不避瑣瀆冒昧上陳

督師告廟

一七

崇禎十六年六月加總督三邊孫傳庭爲督師總制應天
鳳陽江西湖廣河南四川雲南等處遣官告廟曰嗣皇帝
臣由檢敢昭告于祖宗列聖帝后曰逆寇蔓延久逋誅翦
比乃犇突豫楚蹦及陵寢罪惡貫盈神人共憤爰命秦督
孫傳庭爲督師特畀專征之寄恭行撻伐之師仰冀明威
俯垂佑助殲渠散黨成功蚤奏于師中討罪救民篤祜以
對于天下非獨渺躬之席庇寔偕率土以襲休謹酌昭遣
將告廟舊制命官行札用伸虔告先是傳庭在獄聞傳宗
龍之歿大慟上疏願勦賊自効許之復原官令之統京營
兵援豫至是加督師傳庭忠義慷慨寔心任事初在吏部
自請辦賊在秦屢著戰功曾擒闖賊獻俘于朝然帝以晉
人有黨疑之既拜督師之命帝屢催出關勦賊有人于召
對言宜持重者輒斥之恐其黨也故終致一敗殞地

行間借題欺誤

崇禎十六年六月給事中吳甘來疏言臣山居數載蒙恩
詔闕沿途聞見慘目傷心皇上方懋昭實覈用詔來者招
亡賜復再造遺黎臣可無贅陳矣臣從南方來扼腕楚事
而于借題護藩者不能無說處此也荊襄數郡固東南要
害也相繼潰陷非戰不利也非守而粮盡矢竭也非有詭
計暗乘奸人內應出我不意攻我無備也撫道諸臣率護
藩以去而名城一空遂使賊坐而有之嗟乎藩誰之藩乎
天子數建親親將使藩屏帝室猝有緩急捐私倡義爲朝
廷城社民人守亦藩王職也風鶴纔傳一朝委去匿身逃
法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囷殲掃之功次之不能仗劍登埤
効死守之義先去以爲民望空城以待賊來猶嘵嘵擁衛
自功則是不必濠之深而堞之高也不必入貔虎而隊風

一八

雲也不必三年九年除戎器戒不虞也修練儲備明旨謂
何今天潢繡錯所在要區若皆豫擬遷移一局爲將來蒙
飾地將維城爲可留可去之人即名都亦可守可棄之土
無端播遷及資奸人得意矣夫使守臣而城護藩也乎居
則敷撫德意調攝軍民俾無斂怨地方有急則涕泣以告
此皇上守土不可失也其出祿賜之餘勵將士向來捐家
爲國者皇上未嘗不鑒之倘也破格褒嘉王寧不降心相
從者若使輒奉以去進無以對朝廷退復不保家室真藩
國罪人矣藩亦奚賴此臣也且功在護藩則皇上之城社
人民將誰與守臣每痛心中外多故仰屋焦勞胸日增而
兵轉匱兵日練而賊轉橫總由獘相沿縣閃甚巧務爲恢
張之聲究無尺寸之績有一題焉可借以掩罪爲功則相
率効之而事功愈不可問今行間借題非止一端乃借之

奚大其名顛倒功罪為將來害方大者則無逾于此夫是非不分則功罪不著功罪不著則賞可倖邀罰可倖免驅敵蕩寇將復何時故因王永祚等而申言之惟皇上亟章大法懲往悠來勅令司勤援者以聞聲疾馳急王憲難為功司守禦者以竭力固圍免王顛越為功餘皆無所逃罪庶幾仰副陛下親親至意不至因建藩而反付皇上疆土于一擲也

捐䘏災荒

崇禎十六年六月朕以眇躬祗膺天命嗣守鴻業十六載于茲宵旰圖迴惟弗克肩荷是懼慨自畿南山左一帶極目丘墟荼毒可憫至流賊原我赤子矯命衡行連陷藩封震驚陵寢豫楚江北半被𡶶殘重以天災洊告蝗旱頻仍奸吏貪官專工掊克橫徵暴賦不顧凋瘵以致禍結兵連邊腹交困老羸轉于溝壑丁壯耗于干戈萬姓何辜遭此異慘皆朕不德所致也撫躬內省憂悼良深是用深自創艾嘉與海內更始特下罪己之詔弘敷發政之仁念加派賦重久應蠲除時屬用兵勢非得已除河南五府被陷地方已經蠲免外令將省直殘破府衛州縣自十六年為始一切三餉各項錢糧蠲免二年其未經殘破而村落灰燼可憐者該撫按仍確察分別差等速奏以憑酌量蠲緩又念向來每頒恩詔雖經榜示而官胥蠹弊重派私徵蚩蚩遺黎豈能盡曉該撫按榜示即行牌布分給各府州縣坊里人等及衛所官旗各一章如有隱混前弊聽被害人等登聞立行拏究加等正罪其餘各地方官通要勸課農桑招來流徙革禁耗羨寬恤征徭務使窮民均沾惠育百爾有位都着洗心易慮協力分憂各殫拯救之方共挽艱難

之運庶幾寡昧賴遣愆尤所有應蠲免地方錢糧條列于後於戲萬方罪在朕躬敢忘馭朽之懼都黎備為爾德宜沛解懸之恩惟本固則邦寧亦內安而外靜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奉先雷震

六月二十二日雷震奉先殿是夜大雷雨看守奉先殿內侍見殿中滿地火光響聲驚駭脊而出殿東獸吻損壞

接本舊例

崇禎十六年六月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疏稱照本章者臣工所以代面對而陳其衷悃也一經聖斷大政大法于是寄焉事綦重也臣未年於觀政戶部猶見紅本發下各部司官輪流候接日當晡時內臣捧至會極門東廡各官鴈行序立挨次接領体統嚴肅制甚稱善及臣叨恩拔置垣掖事猶如故邇因機務殷繁發無定時于是乎書不復接本或早或暮但憑會極門內臣發之錦衣直房散與各垣吏役遂失當年之制臣按祖宗朝凡紅本發科猶必令都堂一員親至垣中畫本尾署小押所以防奸杜弊如此其嚴也況未到科之前收授一憑下役非所以重王言而尊典制也伏望聖明亟賜察復臣並有請者我皇上勵精圖治寒暑罔逾凡緊緊要本章無不朝上夕報亦有不能即奉綸音者或以事体稍緩無妨徐發但拜疏之人計日而數奮奏之役延頸以望時日稍稽妄生揣臆當此中外多艱正賴臣工遑勉效職倘因此而置位鬧因循之漸事体生叢脞之端仍以社稷之憂獨貽君父臣所懇懇過計也況天下事無大小以敬心持之則小者亦大事無緩急以精力閒之則緩者亦急此大易所以重行健而欲自強

不息也並望聖明俯納施行得旨各部司官接本併部堂
到科畫本原有舊規如何竟廢著察議具奏據称紅本收
發一憑下役殊非典制今當何法傳接併議妥奏來本內
敬心持之行健不息等語說的是知道了該部知道

議行鈔法

崇禎十六年六月桐城生員蔣臣保舉到京言宜行鈔法
且云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而
户部侍郎王鰲永專管錢鈔亦以鈔為必可行且言初年
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以蠲窮民此後歲造五
千萬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除免加
派外每省直發百萬貫分給地方各官以佐養廉之需其
言甚美然寔不可行也上特設内宝鈔局晝夜督造募商
發賣而一貫擬鬻一金無肯應者鰲永請每貫蠲三分止
鬻九錢七分京商驟然細緞各鋪皆卷篋而去内閣言民
難愚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帝曰高皇帝時如何偏行得
内閣對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賞賜及折俸用
鈔其餘兵餉亦不曾用也帝曰只要法嚴閣臣對徒法亦
難行因言民窮困已極且宜安静其語頗多然帝已決意
行之及内宝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採取
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分遣各璫催督内浙江杭嘉湖
三府桑穰價銀户部請以北新関税銀二萬抵之閣臣擬
旨採取擾累其関税例當解京不准留又五城御史言鈔
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尚欠二千五百人名五城内搞多未
學習議于畿内八府州縣多方句解閣臣亦擬不許帝不
懌俱發改票
閣揭竊惟古者以錢代金宋末以鈔代錢鈔法誠行為利
甚大而鈔虛錢實頗有不同蔣臣以宋之交子會子謂之
錢引即今民間會票是也然宋時自一貫至十貫凡五等
曰大鈔一百至七百凡五等曰小鈔元時以十計者四等
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非不多方廣布而亦不能
久惟聖祖時製法甚精立法甚嚴當時軍國賞賜諸費皆
取給焉而後始漸壞也伏讀御批務要有益軍國可行可
久又于部議推行一疑宜加嚴明等款見會典及律例所
載鈔法似已詳盡總以嚴偽造禁阻壞立界法倒換為
主立有司之貪義抑勒擔按三尺自在耳惟今當久廢之
後驟欲督之使行恐愚民不可慮始徒法亦難自行聖諭
所謂如何通行如何更換業已洞悉其端委矣蔣臣持論
難堅臣等寔未見其必然之效倘萬不得已或且試之京
師于凡百官俸儘軍匠月粮以鈔兼行俾民間有鈔可用
而一切賦税程課贓罰納鈔悉與收受俾知有用鈔之利
俟上下通行耳目相習而後推之天下或一變通宜民之
一道乎容臣等約計臣并蔣臣到閣詳細商確聽其自行
回奏外謹先擬票呈進未知當否伏候聖裁
御史白抱一疏言竊惟今天下處處用兵處處需餉則生
財為今日第一皇上廑慮地方殘苦閭閻匱竭特下製鈔之
令以濟時事之艱其慮非不周而意非不善大小臣工自
當遵行惟謹何敢復生異議然職揆度時勢寔有難以驟
舉敢備為我皇上陳之從來鈔法與錢法相副而行今出
銅地方如雨廣山陝河南等處見遭寇患則銅鉛勢不能
辦寔貫諸處道路梗阻即有銅亦無路可達銅既不足則
鼓鑄萬萬不能充溢鼓鑄窮則錢法且不能徧布域中而
草草以易浥爛之楮幣令通行無滯誰其信之此其不可

行者一且鈔完必須之州縣令小民輸銀自頃然後或交
易或納稅始可上下流通窃思小民納銀買鈔又復輸鈔
作銀吏胥勒索轉折之間不無虧折彼以銀輸官何等直
捷小民不思為便後肯樂此轉折乎此其不可行者二且
奉行之際有司賢者上体國法下順民情委曲調停猶不
為害如遇不肖借口功令以威驅民强其所難小民既不
甘受必生怨怒激而成變為害不小此其不可行者三且
祖宗朝雖云製鈔然行之未久今二百餘年百姓止知銀
錢為重蓄貯行使皆是此物一旦易鈔而與銀錢並重在
皇上曰遵祖制在愚民曰刱非常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此
其不可行者四至於皇上製鈔原欲徧行天下如少獲微
息今南北俱大寇盤踞則行鈔地方亦似無幾鈔既不能
遍及利息似亦覺少當此庫藏匱竭之際先費二三十萬
金錢造此不能通行之鈔未收難必之利先費見在之金
何若留此金錢濟目前急需之為得計乎此其不可行者
五且出財之道前人無慮不經算盡使此鈔可垂諸永久
前人必有先得我心者何至今日始議舉行也臣豈不知
計臣為國苦心皇上生財睿慮臣揆度時勢寔寔見其難
以驟行如此伏祈皇上勅部與司臣蔣臣從長再議暫停
目前俟寇患平息小民豊樂然後舉行未晚也臣愚戇不
識忌諱祈聖鑒宥施行

薊督罪狀

十六年六月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雷縯祚疏言臣因范
志完縱兵淫掠具有前疏即蒙允德州增兵之請又詰兵
部聞見着以從公察奏時因戎馬在郊聖明殷憂不聽潰
奏五月望後始聞救寧舉手加額慶陛下稍釋宵旰臣未
見兵部所察所奏為公與否但志完倫金鞍重賂覩附皇
華為之先入桃李門牆人仰鼻息狐蹤如臣亦惟聽彼顛
倒而已惟是陛下俯導微臣明白具奏者則在感憤觸忌
興虛文嘗例數語也謹遵明旨闡發前疏為我陛下一一
言之志完兩年僉事遼陽督師不聞知兵善將戰功守功
徒恃歷任貪婪之物賄買職陞非有大黨何以至是方大
兵攻德不下去陷臨清越五日而完始至聞後股破景悮
欲避入德城漏下三鼓約臣面商臣未之允乃托德州大
紳及僑寓詞臣代彼轉囑一為謝陛因避兵出居城外乘
臣開門放汲于河岸立談一為方拱乾同完晤臣于南城
古廟臣俱荅以援兵非守堞之用督師非入城之官不開
薊州之陷由于畜丁內潰于闗州軍民所共聞見不敢掩
者此臣所謂目覩最真也若夫座師當朝罔利代庇炙手
有燎原之勢片語操生死之權玉帶明珠懸作市賣撫鎮
之因子部堂台省半屬頤指氣使之私人止知權臣不知
君父称功頌德遍于班聯君前臣名通曆常礼大壞宗祖
封疆濁亂天下風俗臣私悲隱痛不忌見陛下以周召待
大臣而大臣以嚴嵩薛國觀自待此臣所謂感憤觸忌也
語云犯上干主其罪可赦乖忤權臣禍在不測外臣小吏
乙榜孤踪不言不敢盡言不敢感陛下虛懷俯納度越千
古故不避首輔周延儒與舉國媚附之時局畧進一言至
于中樞主計皆喜虛文請餉必饋常例此數十年相沿敢
錮習通天下所共知之大獘發餉萬金必扣三千長安故
有餉不出京之謠外之粮儲會倉總兵鎮將另有書帕折
馬餽送新練餉司視其厚薄以為遲速多寡比比皆然難
以枚舉旅如餉庫書辦項首役價動至萬金非索常例何

以厚集至此近如李邦與一事其明徵也兵部則推陞有估欵之價叙功憑孔方為優又不止于常例者一則木偶昏貪聽司官吏書作弊一則深揖長跪弓科道閣部免參有警惟以添撫添督卸脫諉推閣兵而萬名不得千名之用問餉而入孔全無出孔之稽今日議設屯撫明日議添屯廳徒為破甑燃灰之巧圖何有金城粟秖之寔着臣所謂皆善虛文請餉必餽常例也遵旨具奏毫不敢隱伏乞陛下憐臣孤跡先賜槪革以謝權奸至臣所請增兵與前所請新餉亦祈勅下山東撫按蚤設題覆為善後計毋令後來道臣遇警而嘆無米掣肘也

鑿遼二輔

崇禎十六年七月帝御中左門召內閣三法司堂上官刑科掌印官提罪督范志完與雷縯祚質對帝問縯祚前劾范志完縱兵淫掠又以金銀行賄是寔的麼縯祚奏俱是寔的又問尔所言稱功頌德徧于班聯者誰也縯祚對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淸獄蠲租自以為功考選科道盡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通賄幕客董心葵然後得之帝怒即命逮心葵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對無其事雷縯祚與吳甡同黨是甡叫他參臣上聞黨字怒解又問還誰與吳甡為黨志完對朝臣一半是周延儒之黨一半是吳甡之黨兩家不和連累及于臣帝喚刑科給事中孫承澤問范志完說的是麼承澤對今日皇上面訊志完只因其行賄縱敵如其情真自有朝廷大法豈是論黨之時志完曰孫承澤與吳甡同黨前因殺馬成名抄參臣也是吳甡叫他做的帝微笑承澤曰皇上問臣臣不敢不正對志完敢在上前肆口撒潑有同市棍皇上自有鑒裁帝命之起問志完避兵逗遛之罪志完對右大王庄與副總兵貫芳名對敵衆大風力戰帝怒大聲斥其妄喚大理寺卿吳履中前在天津察視所聞云何履中對如縯祚言帝曰趙光抃亦逗遛但參志完何以服之并逮光抃薛敏忠喚錦衣衛駱養性命差的當官校拿取周延儒吳甡星速來京候問

儲蓄邊才

崇禎十六年六月給事中李清疏言臣聞帝王義兵咸勝不廢征討以安華裔要在慎擇將帥而已然自古難言之是以臨敵制勝當險決機獨兵事變化萬端智勇所發恒出意表按圖索驥談何容易惟是求之有方儲之有素庶幾鄧林所植喬木必繁歐冶所鎔千將必就則豫備之法貴善耳我皇上撫髀思將不異千金買骨之殷勤又數年前曾詔取先臣高拱儲邊材疏嘉其言之可采乃今兵事未息督撫兵備皇皇乏才不能不慼拱言切當而惜未詳確施行也拱之言曰兵係專家之學宜豫養以待用法當自兵部始以有智謀才力者選充之如遇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遇總督缺即以巡撫補又添設侍郎二員協理部事或遇巡邊閱缺總督不煩假借那移即以其人往而與總督共候尚書之缺此其言之最簡切者矣乃迩年以來添設未嘗不備員樞屬未始不重選一臨邊方推用何竟寂寥豈拱言獨見旨于聖明而廷臣多自號良醫不錄古方為可用抑雖用而調製增減悉以己意變更是猶三年之艾不蓄而希七年之病立瘳也臣謂外之邊才散于推知寺官內之邊才散于京卿寺衙門而總以兵部為聚藪誠于推知內搜樞

曹則或以擇邊擢或因禦冦擢又或因修城隍練土著寔有成效者擢要使樞曹數十員果富于儲是則邊方兵備之才于此一大聚矣誠于京卿內覔佐樞則或從現任拔或從廢棄拔又或從內遷之藩臬郡守確有強幹者拔要使侍郎數員咸精于擇是則邊方督撫之才又于此一大聚矣伏乞皇上明詔羣臣精選銓除寔註薦舉之人大書屏座異日有功必同賞有罪必同罰則樞曹得人何憂邊方兵備乏人兼之添設侍郎及邊方兵備得人又何憂邊方督撫乏人故兵部真邊才之專門而京卿則僅邊才之一途也今者除礼部一席專取詞林外若吏戶若刑工俱于京卿內儲用而猶臺奉明旨必才堪節鉞方陞京堂蓋恨不人人廉李韓白廣搜邊才于夾袋而奈何以兵部之專門反蒙虎皮于羊質則又安取乎兵而名之也臣見近年取行知推其識膽兼優表表封疆者多置之臺省又或暫寄兵部旋移授臺省則是為人擇官非為官擇人也獨奈何不為樞曹計收攘乎之功乎甚主巧借知兵以梯榮顯既膺節鉞思避險阻則借彈射托事端洋洋翔去不其最貪鄙無賴者又不憚以身名殉富貴一旦封疆事誤戮身敗名六船三畧之誇談徒供五刑三就之罪案天下事尚忍言哉臣願皇上特勅吏兵二部及今合置志畫志以聚才樞部如謂樞部異日出歷嚴疆有躬親鋒鏑之苦而樞曹又與臺省体勢殊異則宜再酌高拱未盡之言為特示優厚之典錦衣世廕非係督撫勦偏奇功無以他遷異而凡行取卓異諸臣選入樞曹者一應在京体貌同詞臣臺省而陞遷又視他部獨優行見皇上意嚮所重即為功名使天下才智之士咸鼓舞奔走于樞部如是而後有邊方督撫及兵道員缺猶嘆乏才補用是必吏部陽借其名而陰違其寔又必吏部始用于此而潛移于彼向何以鑽營茲何觀避皇上但一按籍諸閱均無辭以逃罪矣故夫臨渴掘井渴寒求鸞皆難寔收邊才之效而惟儲于兵部即取于兵部總不若力行高拱之言為善也伏惟皇上鑒納施行

遇災修省

崇禎十六年八月京師大疫死者相藉帝發銀千兩令太醫院分城治療病民又發二萬兩令五城御史收殯死者下諭部院曰逐來災變頻仍兵火之後繼以病疫傷亡甚慘朕與大小臣工拯救挽回以副承天意凡今失事各案速行回結戰守有功速行察敘朕在宮中久服澣濯之衣今于日用膳品減去一半各宮俱減去十分之四宮女內員卓銀減十分之三各衙門有可節省者俗此推行其選擇婚御一事停止至于大小臣工或居官不職或婪酷橫行通著痛加懲文不得徒事修省虛文

賦役逃亡

崇禎十六年九月京東屯田總理周應期疏言各道所報有一邑荒至千五百頃有通邑不滿千頃而荒六七百頃者細詢其故半為積逋所驅半為雜差所苦而雜差中如驛馬俵馬芝麻棉花絨等為更苦富者傾資以買免貧者避役而通逃即曰懸募墾之何益哉纖輔根本之地天下所視以為安危也皇上惻念殘地蠲免錢糧二年則內庫之芝麻花絨皆在免中矣與其發帑而勸耕不若使民自新為長策與其避逃而招集不如先寬其役而無逃為至恩詔下所司

秦省之變

崇禎十六年九月督師孫傳庭自潼關移師河南以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為中軍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為前鋒秦翼明出商洛為犄角總兵王定官撫民李寧夏二鎮兵為後勁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合洛陽之下池寨左良玉以兵自九江赴汝寧移兗洛軍聲大震李自成自襄陽來拒敵敗之郟汝州師次汝州偽都尉李養純來降所失各縣寶豐郟縣俱復適大雨連旬兵飢兩譁降賊李際遇陰通賊賊率精騎大至薄官軍南接戰賊伏兵四起官軍大敗傳庭同高傑引兵西走賊追四百里至于孟津官軍死亡四萬餘人闖賊第一隻虎名李過以督師大纛給守關者乘間突入李自成自潼關後夾攻官軍潰督師退屯渭南賊攻渭南陷屠之白廣恩降失督師所在賊進攻西安省六盡隨督師止川兵三百人三日而陷巡撫馮師孔死之按察使黃絅指揮崔尔達知縣吳從義秦府長史章世綱俱死之李自成據秦王府偽授秦王存樞權將軍

二九

考選庶常

十六年十月諭吏礼二部考館大典必文行兼優方許入選著各省直九卿翰林科道將同鄉進士察其年力四十以下德器敦重文學優長者限三日內從公開送過部彙奏不許循私如有營競濫開所舉非人察出究處該衙門仍詳加點驗秉公酌定正副進覽以憑鑒裁特諭先是工部尚書范景文請增北直館額謂南直館額四人兩京並重北直宜增一人允之

秦中總督

十六年十月諭吏部都察院秦中賊勢孔棘援剿方殷監軍御史不可不設霍達屢以才略推舉且係秦人着同督撫余應桂等星馳前去調集各鎮兵馬催督錢糧稽覈功罪鼓勵鄉勇收用廢將聯絡秦中官紳士民刻期掃蕩有功破格陞賚應給勅印該衙門作速撰給

十一月初三日帝御皇極門朝畢退坐門內召輔臣府部院及秦督余應桂監軍御史霍達入對中左門帝用金貂煖耳天煖去之諸臣皆脫去行礼畢帝呼秦督余應桂過跪帝曰逆寇入秦時命爾及監軍前往蚤平狂寇早安萬民總督事權原重各邊撫鎮俱聽尔調度一切設措錢糧招用廢將鼓舞鄉勇有真勳然後有真撫有好將自有好有司自有好良善百姓在尔実心去做應桂再三難之言闖已入關州縣瓦解所發臣兵三萬及粮餉尚無定着陝

三〇

西既為賊蹂躪又以假仁假義惑之本地餉如何追徵得來所撥川餉亦　隔省為梗帝呼戶臣倪元璐過跪帝曰該督說有餉方有兵原是該部何以應之元璐奏河北懷慶見貯有餉銀十五萬據蘇京說孫傳庭要支去不知已支幾何又司官劉邦璐催到十萬又剩存五萬昨歲皇上已允撥秦督十二萬秦中餉原額七十餘萬如西安已破此銀難徵如未破憑該督設法督催接濟應桂秦催徵已難只有山西就近可以接濟求皇上允撥十萬與臣臣到彼順帶入秦元璐奏山西近京外解不至只有此項可濟還需不敢輕許帝曰也要撥些與他應桂討舊保鎮姜瓖薊鎮薛敏忠二人皆秦人各有家丁帝不允呼霍達過跪帝命作速前去達奏如西安尚在臣後蒲州過河一日一夜可到省城但恐西安不保事体就難攝按臣金毓峒承

差報孫傳庭先在潼關外七里舖劄營白廣恩高傑二人
督戰將初勝賊後又退札二里地扼險自守反不能支方
退入關賊遊山而來破城入關傳庭不知下落按臣東走
撫臣馮師孔西走關中一箭未知存亡如有兵有餉臣不
惜一死以報皇上無兵無餉空死無濟因慟哭伏地帝許
其熟練地形寔心任事令他焰諭內事理盡心去做令發
應樁銀花銀牌及紵絹等項為犒賞將士之用又發御馬
監馬數十匹與二人賜茶餅叩謝而出時闖賊已入關方
推秦督無肯行者帝謂罪廢諸臣廷臣多以知兵舉之破
格赦罪起用何故欲推督撫無使者無人聖意盖指張鳳
翔也部中不得已以應桂推上然寔非邊才行至山西徬
徨河干竟不敢過因令部另推乃以李化熙請熙與交代
竟回山東從此秦無督矣

三一

降將先見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總兵高傑在渭南為李自成所敗渡
河而南時自成命賊將田斌守西安自往三邊俟三邊直
窺京師高傑于軍中遣人上書言闖賊以數十萬衆謀犯
京師關係重大急宜萊備調吳三桂統遼兵王永吉統薊
兵控傑真保調宣大陽和兵扼居庸紫荊再命左良玉出
荊襄入南洛以掣其後賊必不敢長驅也疏下部

議闢膠萊河

諭工部前議闢膠萊河以通海運曾否動工其戶部所發
及河工銀曾否支用著即察奏昨計臣奏文登開養魚池
為通漕便道係賀王盛所議是否可行即着王盛前去詳
悉勘明從長確議速奏特諭

晉省之變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賊李自成破三邊將東窺山西晉王
有移地遠避之意下諭飭之曰逆寇入關迫切三晉王世
鎮茲土正宜鼓倡忠義聯合人心固守累世之封弘著維
城之義比據真定巡按官奏称王有移地避寇之意雖係
傳聞語不及信然近日豫楚各藩多有弃城先去流離困
頓可為前車朕方奉祖宗家法以國法議之必不敢輕恕
也王其捐貲饗士堅守社稷式鞏桐封朕已嚴勅督撫各
官協力保障必無他慮倘我輕率妄動自取咎悔之晚
矣王其慎之敬勅未幾李自成渡河而東破河津平陽知
府張嶙然降遂直至太原正月李自成率賊攻城甚力巡
撫蔡懋德率軍民百法守之矢石傷賊甚衆忽城中東南
角樓砲裂焚燬風霾陡作守城將張雄為賊內應賊入城
懋德死之晉王降隨賊北來

三二

山書第十八卷

大內祈穀

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帝于禁內大光明殿行祈穀礼

責任大臣

正月吏科給事中馬嘉植疏言昔称五帝其臣不及然四目四聰不廢諮詢此時何時敵鄰一墻寇隔一帆與共患難風雨者惟賢士大夫而已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豈以群策群力濟濟多士公忠体國遂称乏人江東不振椎䟽卒歲苴今日遂至此耶上聖原不自聖明主可與明言天下事非一家事獨為之則勞而罔功共為之則逸而易効所與偕太平定禍難者舍大臣將安賴哉乃今日交相推諉擔當不力小臣覲望皇上大家拱手熟視莫敢横身以當天下之大難優游享成幸而無罪不至輕投諸淵則已矣軍國大計寂然未聞亦有以尚德緩刑切告者乎亦有以軍怨民愁上聞者乎亦有以群盜滿山伏復報捷盡屬欺蒙明白聲説者乎亦有以惜才赦過引君寬大者乎亦有以肴發章疏懇　力請者乎亦有以課名寔行仁義改政補救者乎臣未見盡然也数年以来毛擧塞責全無把柄如淒風苦雨中操不繫之舟莫識所届所藉萬師杞工何為者耶詩称淇則有岸隰則有畔茫無畔岸而求治不亦難乎原其所由任事之念不勝救過之念跋前疐後而憂懼多左方右貢而才智詘有心世道者亦不過入嘆于朝出嘆于室中宵而興當饋之起庸何益乎以祖宗積養人才何至今日無一可任上以情求下自不敢以虛應上以誠感而下自不敢以偽報唐臣陸贄有言舍己從人以通天下之志又言兩情丸擧以盡上下之隱職顧天光下濟勿貳勿疑天子責成宰相宰相責成卿大夫閣誠布公共濟艱難職知必有心與王室慷慨擔當者矣不則交相推諉聴至尊獨勞于上衡石傳餐未為休明之盛事劾機務旁午掛一漏萬安能周知天下之事而徧察天下之人哉

慎重王言

嘉植又疏臣每看詳章奏而見命令之關係大也易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傳亦曰令重則君尊皆以明乎慎重也礼樂兵刑予奪賞罰號称治具所以布之一日垂之萬年發之廬察編之山澤止藉命令而已言之不可行不言也行之不可久不行也祖宗良法美意藺而當明而信守之三百年不變自徵向以迄郡國為是布帛菽粟無非常警喜之事習以安焉在上以之為道揆在下以之為法守無弊也迨至事變多端文法錯出日新日異迄無畫一考之案牘未見有一繳終三歲不變者人習朝廷有簡棄舊章之意而後百姓亦有弁髦功令之心臣以為不盡由此也蓋是非無一定之衡擧而措之動多窒礙者時也勢也其流之失在廟堂更弦調瑟先開其端施于令者忘其昔見其小者遺其大命意似長集事則短矣求功名若速課寔反鈍矣立法太密為治轉疎矣且人與法相因為用者也朝更一人焉暮改一法焉人與法屢轉循環而莫有定向適以啟瞻望遲回之心而已原其初之不慎不得不悔之于後然與其悔之于後曷若慎之于初偷游移習慣不能取信于民一旦緩急片紙徵發委如萍梗何以使之此臣之所大惧也願皇上桑訓作則明徵定保使事有成謀人有定志如用一人也必當

而後用行一政也必熟而後行審其布置確乎不拔庶國事是無蔡含之譏文告無反汗之失道揆法守端必賴之若夫綸扉重地政貴有恒辭尚体要無膚弟詢之謀謀必求有據無聽疑生之言言煩為可大念天怒未回民力已竭念国体當惜君德宜成布之四方何無悔罪之文告彌多士應請湔除之詔言而世為天下則是豈小補臣不勝惓惓

審量民情

嘉植又疏窃反覆古今興衰之數不過依乎民情而已我朝重熙累葉閭里晏安迄今烏亂數散豈民之忍輕背而甘心從賊哉亦顧有以毆之耳蓋遼事起殿工興漸漸騷動民方厭苦而朝廷不知止也繼而截曠繼而加派繼而郡縣以催科為上考司計以搜括為事繼而黄鼓細人流言派說以捨駐為希事兼以為高尚威嚴訟獄鼇興民不堪命欲以興利而適以長亂欲以齊衆而適以階厲豈不謬哉累歲興戎薦厲災沴邑里丘墟版圖凋落數海内若焦若熬怨讟盈路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厄也世無採詩之官以什民言孰為明主声懇者乎迄于今不察天下之情尚求一切之治錢法鈔法一時並行在朝廷為便公私不知細民昧立法之意而但疑朝廷之取諸己也瞋目語難者相望于道臣等策騎過時窃聽巷語曰若等何為者不為百姓一言耶臣聞而愧焉推而計之閒採一事亦決有害而無利決有始而無終此明知不可而為之者也蓋治易動之民宜待之以静不宜更予以端此非迂腐不論通之論也所云民情宜審也然民非止秉耒操鋤之民也有四民焉孟子言發政施仁而士農商旅總括其中蓋秦士

三五

賤周士貴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主尊今薦紳惴惴焉慮才不勝任偷安避禍惟恐皂白不分褒貶失平其有踽踽不平莫知策辯者矣灶戸罷而課猶仍津梁斷而税未減且不敢觸禁而来又重慮懷鈔而往趑趄還無術都邑蕭條已如斯矣臣願乘此青陽肇布召迎天和于官民之得罪者除其正封疆贓蹟重情外凡情可矜者不宜少開一綱乎至行鈔開採還宜從長酌妥以安商民之業庶民情㝎謐國以永康皇上勿謂民情未即至是也民愁于下致天戒于上迩者灾變叠興鳳泗尤甚民不能言而天代為告若是者亦足畏也足恤也臣之所為極膺而永嘆也

諸臣罪案

十七年正月給事中光時亨疏言臣見同官孫承澤揭内有求皇上下罪己之詔一款此誠今日轉亂為治第一要務也以古帝王之盛猶凜于四海之困窮責夫自躬之六事故罪己而興也勃焉三代而後惟漢詔最著蓋漢承秦弊事必更始故其諸所詔令迄今讀之猶可想見當日規模鴻遠今陛下聖明天縱亦何罪之與臣有以為由于有誤陛下者其罪寔不容不論或人己往而是非宜明或人見存而賞罰宜當臣敢謗為縷指之孰為煉餉之加以致民竭夫膏髓兵亂于抽募者乎孰為啟之議以致遺臣因而懈守戰士為之灰心者乎孰催戰松錦以致八鎮精鋭盡喪荒原遂貽重鎮孤注之憂斷關門犄角之勢者乎孰鑿掘河堤以致汴城億萬化為魚鱉反開冒功倖賞之門為親藩避地之始者乎孰謂制科可廢以致鎮帥跋扈肆卒坐心即令武弁紛紛薦文臣糾文臣敦文臣仍踵其故智無所不至者乎孰為加等之律以致刑名日濫善類摧残

三六

即令明詔煌煌議清獄議停刑議貰罪猶猝難挽回恩膏未遍者乎此輩奸深啟囊奇刻相因附其熱者有五燃之死灰逢其釁者無不投之穽陷甚至尤而效之使風憲大臣傳殺人媚人之衣缽以逼肆蜂蠆蝎伏逆黨逞如鬼如蜮之伎倆以逞制朝權陰險足以招敵寇慘毒足以兆干戈結黨足以生疫癘乎悖足以致天變反覆足以長小人當其時㪚亦有小忠小信小功小利以互相欲動而不知其驕官市爵者巧于黨封疆提線護法者善于密威福以致財盡民窮神怒人怨皆此日漸月累之所為陛下試一面思回十六年來誤國諸奸歷歷如觀狀乞聖明立詢廷臣詳開姓名欽定一案大誥中外使曉然知禍亂所自起諸奸之罪案明而陛下之聖德日彰明綸所布凡深谷窮黎必感而泣弄兵赤子必悔而返以有唐奉天一詔猶能動人若彼何況英謀睿斷迥出尋常萬萬者乎從來是非不兩立賞罰必兼舉陛下先行此舉奸誅亂以杜後起之僉壬旋及于搜滯拔幽以收失志之豪傑所謂四罪而天下咸服舉逸民而天下歸心其此之謂矣夫遏亂有大勢猶有大機機之所在不可失也

經理畿甸

十七年正月總理屯務僉都御史方孔炤疏言京師者天下之本也畿甸富强可以抗天下而制其勝今日者非貧寡之患而均安之難也故術貴變通機惟知血生節兩端豈容雙計阜財詰戎宜先自京師始請以兵論則諸葛亮滅兵省將之意為可師也兵未遽減當練土著將未遽省當寄有司今畿甸之民盡罹大燹錯羅又客兵散處雜實不忍言以臣所聞每畝約納糧一百七八十文雜差多至三四百文思避無門惟有投獻而小民之當戶差重疊而無告矣即聖恩蠲緩而催徵自如邦本若斯何能泄泄宜勅京兆尹順真撫按道府細察民隱盡除一切雜差之最苦者力甦重困大家巨室當茲憲難一体均勞屏絕投獻詭寄之風賦役無私自然樂業然後并免本戶丁徭聽其每甲訓練鄉勇一名大縣可得六七百人小縣可三四百人此皆戶籍可稽不同浮募妙選州縣正官廉惠勇幹者以當將帥之任每府則修舉衛政為府標臨屬縣以聯絡之文不妨兼武衛外不妨于京衛小縣如殘不妨併入中縣本縣若勁不妨併應鄰縣此所以為國守者大端備矣京營衛屯十有二萬內堪戰者十之二三其餘為城兵隨操無益精為調劑可積餘糧當事既已得人免操各精通其憊衛所軍人既充選鋒軍改為兵軍田自在更簡舍餘原備三十六萬之數有充軍民二差者免其民差可增丁壯每三十丁抽一其餘助丁銀作糧大約三營與餘丁共練戰兵二萬所向便能克捷若屯政既裕勁旅漸增此强國所自始也請以食論則周官遏荒弛禁和糴之意為可始也聖詔久頒保民興屯二書而效尚未彰者有其時而無其地有其地而無其人也請自皇上躬耕籍田之典擴而充之凡上林草場諸禁地西北山諸禁水似可先之勞之利自三倍其間腴土佳泉不下數千頃宜勅該管衛門募屯故種三春一麥便見充盈如難其人則營衛之備兵與罪人之贖作皆可招應而來皇上慨然為輦下先矣近臣親臣勇于倡義者但能備本則墾荒無信行賞格所墾之利仍歸各姓行之蕃庶穀粟自饒矣秋間御前四十萬為利糴本誠為至計吏宜設法招商寬其權課而後各

邊會通有無不需盡瀋已半耗後運虞阻勢如草昧創起艱難若復似承平之規遠望轉輸恐不能如願也推行畿內其效逆年而見此富國所自始也今光景已逼振畢在人伏望勅諭官府內外一体同心各衙門冗員冗食為公樽節凡一切損傷民心破碎民財者盡與釐剔使百姓忘勞而忘死民心既得兵政自嚴胃破自清親上自切次第施為不外于均安和而已矣

文武之用

又言伏見皇上惕厲憂勤于上百執事恪共奔走于下詔求直言録功使過似無留良然用崇禎十六年之藥以治天啟七年之病而群臣奉行未力者政多虛文習尚阿諛官如傳舍人避嫌疑故也夫君尊臣卑天澤遠懸然下濟上行道存交泰世雖大亂定有一代之才足充佐理第恐

三九

遠蓄易務奴織婢耕而前用人之人多蔵娟嫉橫分忘見不樂切劘是以兵機暗錯胥殖中飽守例循規多庸人之塗飾改絃更轍豪傑之跡弛反嘆海內無人而聖主獨立于崇高也請以文臣論之天下之敝也時情重內而輕外忽畧親民之官競走清華之路如翰林院之祭酒都察院之督撫皆輕為外官矣至于封疆勞吏尤為人所鄙薄厭棄而投忘于權要者無借封疆以扼塞之古人登壇推轂其重若何而今僅供權要之一擲也皇上深察化源不難時遣侍從清班出任通府然功令選賢無分內外時情甄別未免陰抑而陽崇恐未勸也天下治安惟在言路得人為其批鱗逆耳敢犯天顏塞為招聽厭功甚偉為其發大奸糾大貪以一身當衆怨之藪故徑陞四品京堂以此示優而猶有唯諾取容者一旦盡推藩臬士氣若索索然亟

宜特拔建言忠讜諸臣立賜超擢偶詿誤可原者即還其官然後曉然知明主休容之盛惟期盡忠節內外總不擇官為至公也夫邊材蓄于樞曹出為邊道督撫進為樞貳復出歷戎行莫非苦境而國所最重者無如疆臣故舊制九邊三年兩級又年終甄別零捷亦敘誠重之也今腹裏從未設兵之地大寇縱橫千難萬苦乃功令所切責臺省所糾彈監軍所齮齕法司所鍛煉無非疆臣而已亟宜大破常格畧迹原心勞逸相酬功過相準使封疆之臣樂而忘死尚有可生之路且大小臣工耳不聞鐘鼓之声目不見旌旗之色優游超遷素飡得意者亦復何限乃獨于二三疆臣終日與死為鄰者半級一階錙銖比挈不幸又遭奸權所中傷目為破甑然灰不能洗蕩于廢黜真可惜也天下精神俱向四衙門清華既已渝肌浹髓是則作養邊

四〇

才定宜處以四衙一席虛左待之斯無不勸矣請以武臣論之夫兵興以來歲費二千三百萬孰為耗之武臣耗之也貧民耕鑿所胝折骨易子以累千萬不能當驃騎材官歌兒美女之屋閣燎原沸鼎寧不寒心抑又縱兵戕民所過一空淫掠毒痛兇逾劇賊君父深恩寸心何忍所以然者建刑之律雖設而不能行督撫失權節制藐如草芥且虛張塘報敘録階差官爵既隆吞舟漏網大帥為三軍之表率而拔扈饒雄以搖衆志指大于股六逆俱形文吏反為贅疣豈可追其徼覂漢有汲黯而淮南寢謀唐有崔祐而李甫正已落胆由于中朝有人在也宜亟樹社稷之臣恢宏忠義敦尚風釆振勵紀綱澄清刑政則閫外暴戾潛消武夫之敬信自服所謂詔下青淄而將士投戈者此之謂也至于養將之道全在偏裨小部之中彼其氣槩不凡

屈抑人下每當先鋒殺口主將嘗奪其首級以充親戚便嬖之功而監軍使者但晛大將之結交誰察行伍之勞績是宜時加獎借使之名望旁通夫人誰不好名而得名即可以奮志凡錄叙主將必先報其部級不必苛其親斬則奇士之材可羅致之幕下矣榆林將種名家背城一戰譽不降賊就義甚慘祭恤宜速又亟多採其鄉人分途招其遺種前通甘肅寧夏諸邊及郡護等奉勑密馳宣布祖宗蓄養之厚恩重懸爵賞金帛示以大信結以陰符必有感動而起應者夫斤斤株守三晋而防河無力也招三邊聯藩族以復關中而後三晋乃安也雖徧聲渡河此謀仍急抑職尤有請焉今夫營營逐逐冀得一官一職者尋黨等類而英雄豪傑非多方招徠之則不得焉乃習氣相沿預防嫌隙為大臣者吐哺握髮延攬天下士猶恐惟日不足而吏兵二部相習閉門自鎖高樓一紙于門曰聽選官員不許謁見此何等時也職以為不然夫禔躬本潔何嫌周知若私覿不交何由皮相天下士之願立于朝者為其當事大臣愛惜人材樂善不倦故不遠千里處此珠桂之地乃終年不見一面如隔絶異鄉按圖索駿而能得人材長短之數巨細之衡乎用人之人茫然莫辨坐此弊也宜勅府部館卿臺省俱以親賢忘勢為第一義外院司道府以下莫不皆然人人以得俊愛美名薦士當上賞其未能品題人物夾袋空虛者即非嘉謨也若端揆元臣位高百僚但宜坐而聚論開門受謁不必枉顧卑騎疲津貴趾定此礼式而後長幼之序安或分沐以集聽或退食以諮詢出下情入告左右人材位置政如父子兄弟合而謀家然後文武之銓除必有不可勝用者也

法令之原

又言臣恭讀寶訓蘇州民有上治安策者太祖覽之曰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為主治國之道當以用賢為先致治在得人今此人首言法不知務矣又尚書陶凱曰整齊風俗必以刑政先之然後教化可行太祖曰教化必本諸禮義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于近效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汩之也職敬繹祖宗所以治安益審孟子之言徒善徒法信道信度治天下猶運掌也恭遇我皇上神武在握乾健自強當內外交訌兎束成憲職伏覩廷試策語務在得賢才之心職舉手以為執其要矣蓋緣承平日久各衙門奉行故事賢傑者不必踴躍其所長庸愚者亦得補苴其所短故文網牽拘操一切之法可以循理而治今非其時也變而通之鼓之舞之有在于法之外者請以軍機論之祖制文官不與武官同罪文官以七品起家武官四品起家先賞之而後戰之近因多事督撫比照守邊將帥之律而督撫擐甲介馬嘗在武之前矣崇禎初年文武並論撫按並處後來專治督撫從前歷業文臣之死倍于武臣非謂必苛武而寬文也從前大臣未暗軍機第恨曰法不行耳于是姿弄威福專意摧殘全無長養自楊嗣昌一出而戮補治督撫兵備致身亦與俱盡悔何及乎頃者東協一叢薪而督師兩巡撫一總兵一參將尾大者且翻然去敵文武兩途權術者善脫身于空處忠寔者每受挫于寡援將以多誤也李牧十年一戰始破匈奴周亞夫堅壁不救梁一戰遂滅吳楚故有計慎重而似逗遛亦有當殲巢而反養寇廟算失之毫釐疆埸差以千里其機在廷不在邊也薊州已破六日趙光抃提十三騎出通州力保青郡忠

義未暢棄同屬亂矣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自古已然偷氣
候未到勢力未舒選材而使不竟厥用錦松一催潼關再
催其機如此英哲所嘆今日者邊將如吳三桂唐通等當
思所以保護之矣職前條議軍制不宜多官者細柳之言
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漢帝按轡徐行勞軍者
重其事權也年来武功不效病在官多而兵少既設一巡
撫又設一總理總督已多矣又設一監軍御史又設一幕
辯或又設一內使又設一閣部每差一官必多一官之參
題每行一事必多一事之意見人人自以為大將事事爭
以為奇謀重臣既在行間武將必分兵以相衛耳目混淆
覺憎互起彼已挑激大小驕諂甲功乙罪此擒彼攻所謂
文人貞吉師中錫命者亂矣安得精神相貫智謀相資督
撫掣搖不能制部伍之命故易償耳宜定專方之寄罷文

四三

攝之官使軍中號令出自一大臣如臂使指如婦承夫內
無中制外無傍撓此軍機之所在也請以人情論之歐陽
修曰舜有五臣為一朋友武有十亂為一朋友師師讓讓
道德相勸過失相規患難相恤五倫天性所當然也今士
夫各顧身家每見朝廷大處分偶有太甚視為路人六申
救之路斷則朋友之道絕而君臣之義傷矣自史可法申
救吳甡而外揭椒者寂然則書生祝淵之訟劉宗周孫渺
矣然而天有雷霆之威豈輕施于螻蟻耶漢陳蕃反代趙
地多失所司捕郡縣吏縛之高帝問曰若華反乎對曰非
也力不足耳盡赦之不難以四千戶慰趙子弟是乃中乎
機合乎情也今臣下進而趨朝退而泣室父子不相見兄
弟妻子離散飢餓不能出門戶者比比然矣不幸戴罪幽
繫囹圄之中籠鳥釜魚遊魂立稿或擊奸摘伏或戮力戰
功而死傷滿家因首裹經或厲氣臨城先焚妻女誓不與
賊俱生帶刀染血死而復生者是皆陛下作養生成父之
于子心腹之于手足痌瘝在念堪與荷鋤秉耜祖萬死以
廣浩蕩者百數事三空四盡矣往年張鳳翔三月之中能
節有四十萬可謂胆任矣假令積歲當得千萬不幸為去
輔所擠不與協理泣無所報律令七十歲尚准收贖何況
老臣惜未有慷慨悲哀為皇上曲陳者古人不難以十五
城易一骨靡此臣無足惜願陛下思以招徠天下士也如
成勇葉廷秀等直戇困衡屢經礲劾生平曉然大凡罪廢
一途各有本末若夫忠被讒信蒙詬者道路莫不憐之此
人情之所在也伏見皇上乾斷大政輿論歡然如罷王應
熊以消黨禍赦王永吉以恤勞臣真得軍機人情之竅係
而又內外兼拜入閣風動俊傑中興有象而微臣所請献

四四

者凡遇行間在通法而識機凡衡用舍在就法以得情未
可操一切之法齊之以刑謂天下無難知之哲也

宗強之本

又言切惟禮義廉恥之道王得其全霸得其半故管子以
此理其財收孫吳以此治其兵法自非然者富歸私門強
為逆上所明賊民興亂無日矣朝廷覆天蓋地治道不宏
有言責者倡官守者有分理兵農錢穀者有執持紀綱進
退人材挽回風俗者如三十輻合為一轂不偏廢也故學
術明則人心正官箴端考課定而富強之效日積于公家
矣萬曆之末有季贄者著為藏書顛倒聖敎稱元人為華
夷一統稱武則天為女中堯舜稱馮道為大臣賢王陵為
逆賊不以孔子之是非為定本而雜聚男女講佛為學道
無父無君士夫若狂破禮蕩義蔑辱廉恥釀成世道之禍

天啟初年羣臣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等起而講求忠孝一時極詆為逆妖盡逐善類拱手楅璫公私擾窃傾危計日章過皇上明天澤之分定邪正之心以振紀綱于丁毀而其間不肖大臣無不學無術志圖温飽以公忠体國者為假道學以阿諛敎熱者為真作用故賄賂之風不盡改權巧之實不盡絶以刑獄重情為報怨之藪以清華要地為私人之宅直聽者謂之黨雷同者謂之公死節不必褒逃叛者不必罪以致監臣接踵偽士比肩是則敬天勤民精心聖學者惟皇上一人而鄒臣退食委蛇惟夸權奪利而已矣貧弱之症中于公家從前不肖大臣衣錦腰玉各滿其溝壑而去每遇警動不過捐助數金貢馬一二匹止矣其自好者閉門不接一客止矣大臣之道奚取焉夫使才情氣魄之人各予之以富貴之路使砥節抱道之人獨優之以不慕富貴之名使知夫君親當事不慕虛無泛知夫奔職守公不敢欺誕使知夫虛懷廣益不居驕慢使知夫筐篋智盡能索以干進者發然而無所可售天下有不大治焉者乎故礼義廉耻之修明也先責大臣而後責小臣先責清要之臣而後責疎逖之臣嘗稽宋時秦檜史賈之奸雖壞于朝而濂洛關閩之教寔振于野故張荊劉岳熟聞忠義之風自矢腹心之節即使貪使詐無過武臣然戚繼光所著紀效新書自謂從正心誠意得來故能立有本善建不拔倘大小臣工不得互相勸勉交相儆戒而必待朝廷刑賞之所及乃如塗飾焉則刑賞之所不及使倖苟免者國已多矣誠令學術大明人心各正以之掌財必不營私而耗蠹以之掌兵必不懦怯以冒功以之官人必不貪黷而罔尋以之取士必不偽售而無遺以之考課必不狗名而廢實以之居家必不數彝倫而蠹俗習焚香夜告東帶晨趋必不肯甘負我皇上憐材甯過之至仁尊賢訪道之至業而富國强兵王霸並行而裕如矣

更化之治

又言窃照夏稅起于丁口秋粮起于田畝祖制深謨遠慮寓兵于農有司不察每逢十年編審黄冊第視畝多者加丁畝少者減丁是一田而當兩稅也戶口脫漏游手何啻億萬而農田困矣自衛屯浸没軍不任戰于是募兵之費加于民畝而農田遂極困不可支矣今搜括殆盡莫非農力無計可重徵惟戶籍之中一變通焉一曰免軍籍同民籍凡軍籍之家原有一枝當軍他衛每過十數年歸宗勒取軍裝大戶嘗派二三百兩小戶亦百兩不等今其軍之絶者屯田為人所占其不絶者亦既已長養子孫承伍矣祖籍軍名似可割除合無凡係軍籍許納軍裝銀免其勾補免為民籍此一項當得千萬而民自樂輸矣若曰後來勾補無路衛所空虛今欽定屯書內開民占軍屯者免其問罪通許照民田起科不如按屯畝一分起補軍丁依然額籍不減也

化客兵為屯兵

又言天下荒蕪皆因兵虐將官好暴絶在挟折色于箱內署本色于民間宜下令領兵之官如職未能一時遽減凡十名之內量分三四名就近屯營使受上賞使浮遊剽掠之徒得比舊制受四五十畝者五為主兵暴亂自息營團有地賊勢自解或曰崛强兵將安肯耕耘然政惟斯術能暗消其崛强也名將賢將必行之利一興而衆樂赴矣

開屯籍以寔軍民之內籍

又言昔漢興徙屈景大姓于關中所以寔戶口也今干戈尚擾民不聊生若徙大姓實然難從惟奉屯書條件賞功贖罪興學加級豪擎易舉利在無刑形夫其墾闢若干畝寄屯籍于各州縣一經土著未得輕離此極宜定之政也或曰墾地舊荒使得開熟誠為增戶若新荒初熟本有額賦何為增加既得屯籍即失民籍不知新荒久枯又成積荒通賦又無足額之日今有原主者原係民籍第招之來其丁盡戶絕者用移戍興學之法自不期而會矣行之十年西北方戶口大可聚邑都矣夫國家之政猶天道也張之弛之與時推移變則通通則久帝王之道也古者貫版必式料民為治若今用二用三俱出田畝安得而不亂且古惟四民今及六民農耕之士工商食之釋老又食之既代軍而出兵又代兵而出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大江以南人情最神好鬼蠢禪泰巫其僧田之富僧徒之衆不可億計遊手而食租税豈無有以稽審之耶茍痛念衣食之源農力之困是不以可不講也

疆臣之苦

又言今夫設官分職粉飾治平毋勤為大周旋結交及瓜期而告代非甚愚不肖能循引奎格以卒所事徒容階級坐傍崇隆而至于用兵克敵則賢智而有愚不肖之憂何也其有材力有其氣候更須有其名勳有其利權然後可以集事自有兵事以來勞逸不均內外偏畸其清華崇膴之地燕安資序一歲坐致超遷其戎馬劍戟之場驟足易生罪咎如以辦賊為賢勞自宜多方愛養之以恤其私不必操文法之煩苛以掣其肘而驅之死如以不能辦賊者為庸碌必不宜混舉邊材雖填塞責終使之困憊以誤封疆不特此也疆臣身雖在外而精神嘗顧在內長安道上議論不一見聞各殊或讒謗之忽生或好惡之多致或彌縫未到胆智皆府怨之門或憑藉有根虛張亦論敘之地況兵火不熄邊腹盡成枯槁掌兵之官窮苦已極平素不能交際臨急安望流通切責一加趣歸斧鑕其佐帷幄操文墨者但知嚴刻為奉公而疆臣雖千斤之力乃肩萬斤之擔用過其力歲時又淺心情必眩輕似秋蓬朝受命而夕課效萬有不能故疆臣而無內外之助者志謀終不伸功業終不就也凡用兵之處人臣各宜仗義各衙門贓罰羨餘理宜多損以充犒賞間諜之資勿得飽秦人之肥視越人之瘠而不相顧甚且衙門可裁者宜裁之以併軍需然後正餉之外軍容乃裕機數乃行不然僅僅五分八分之餉枵腹不待而貪饕之弁日朘月削而欲望其遵奉什伍責其死命萬有不能故疆臣而無在外之利權者營壘終不壯手足終不展也近時俗尚以說虛話做寔事者為巧官以做寔事說寔話者為癡人而癡人每每大不避誅小不避譏究竟為朝廷出死力仔重肩者必癡人非巧官也共安樂者另一種有福之人共患難者另一種匪躬之士詩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此之謂也敢請凡用疆臣審其才力或北或南務使人與地方相宜加其愛護寬其歲月通其疾痛勿以偶誤遽罰勿以一眚致更凡正餉之外可以充寔軍需者聽其便宜生殖凡有掣肘衙門從便暫撤使盡心力為之為之不效夫然後從而刑之則名位不輕授而報稱不虛飾矣

調邊兵入衛

崇禎十七年正月賊氛告急兵部至內閣言賊勢甚大非

得平西吳三桂薊督王永吉寧鎮唐通合力一戰不可閣
臣言當奏請旨商酌兵部即面奏帝是之寧諭閣臣曰調
三桂馬兵助勦餘兵尚多乘賊三邊新安頓未定之時此
着似不可失即督臣王永吉請召所言或亦不出兵餉兩
遣閣寧不能互援之意此等重大軍機應行與否原應先
生每主持擔任未可推諉誤事閣臣陳縯以為不可揭云
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告警寧兵萬不可調上復諭寧城
一事前已經廷議宜速宜斷未可猶疑單條中前移寧士
馬收守關之效成蕩寇之功雖屬下策誠亦不得已之思
先生們即擬旨來行如必須再議先生每即刻會官密議
妥確來奏仍將各官議語各行親書備覽諭下內閣集府
部六科于內朝房面議之衆官議論不一反覆利害京師
與寧遠孰重賊在城下與寧遠孰急其時主急調者成國

四九

公朱純臣倪元璐金之俊吳麟徵孫承澤數人與兵部議
合遂繳議單帝隨出旨云兵部議是又發票到閣陳縯又
具揭以為外邊督撫未必來亦當僉同乃請聖諭一道差
官前去會議之次日麟徵復上密疏極言前屯失而寧遠
必不可守撤寧遠之兵以守關調吳三桂之戰兵以救賊
目前急着不待再計而決疏下閣陳縯揭候外議不肯票
大學士方岳貢復移書兵部不應倡守關之說

告廟遣將

十七年正月帝憂寇之甚大學士李建泰自請于上曰臣
晉人頗知寇中事臣願以家財佐軍自往辦賊又曰進士
石蘊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連羌部召募忠
勇勸輸義餉剿寇立功即不然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
賊不得東渡帝喜甚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礼于是于
正月二十日以特牲告廟遣授尚方劍復諭本月二十六
日行遣將禮早朕御正陽門樓宴餞督輔並召五府掌印
內閣輔臣京營總協六部都察院掌印官侍坐鴻臚贊礼
御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衛應用法駕宴卓作樂等項內外
各衙門預行備辦整理其護衛隨從守把巡緝應用官軍
旗番人等着廠衛京勇城捕等衙門各行酌量撥派民棚
接簷俱免拆卸不許官投滋擾至期遣官告廟後行礼至
將午帝駕登正陽門官軍旗番十餘萬自午門外排列至
正陽門旌旗金鼓甚盛李建泰叩頭致詞帝慰諭再四即
賜坐列席賜宴共十九席文東十三人為三行武西六人
為一行御席居中酒七行帝親賜建泰酒三杯即以三杯
賜之復自撰勅御筆親灑龍箋即于門上用寶帝親手賜
之勅曰皇帝欽仰輔臣李建泰督師親書勅旨朕仰承天

五〇

命繼祖以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學賢
化行海宇以致兵災連歲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
我赤子究美兵戈流毒直有朝廷不得已用兵剿除本為
安民今卿代朕親征鼓勵忠勇表揚節義獎勵廉能選拔
雄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衆之人缺
誤軍糧之輩情真罪當即以尚方從事行間一切調度賞
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勦則真勦殲渠宥
脅一人勿得妄殺撫則真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生以
卿忠猷壯略品望風隆辦此裕如特茲簡任告廟授即正
陽親餞願卿早蕩妖氛旋師奏凱侯封進爵鼎彝銘功有
功內外文武各官從優敘賚朕仍親迎慶賞共享太平預
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至意徧行示諭咸使聞知內臣為
掛紅簪花鼓樂導尚方而出

時急需才

十七年二月初三日給事中孫承澤請釋張國維等疏曰臣嘗讀唐史至德宗欲殺陸贄諫官陽城曰不可使朝廷殺無罪之人于是率同列狀闕而諫將軍張萬福年八十拜諸諫官曰言官肯言事天下太平矣臣竊慕之夫德宗怯主也而城能克盡言職如此臣生當言不諱之朝官刑名封駁之地乃逡巡顧慮有懷莫吐反躬自責何以為臣今敬頌言于聖上者有六人焉原任兵部尚書張國維湖廣巡撫郭景昌浙江巡撫董象恒科臣姜埰方士亮部臣尹民興國維身任中樞大敵在門不能運籌制勝蚤紓君父之憂何得無罪然國維清謹之品軍旅非其所長向年撫蘇大得民心總河數年道路梗阻運轉不匱有功國本持簡中樞受事未久其罪可原景昌倜儻之才平日以岳武穆自況身在戍所起授節鉞洛陽已破無家可歸乃于山西士紳遍行借貸召募壯丁間道入楚以圖報荅不謂中途遽有警遠之命至象恒臣不知其生平亦不知其政蹟但聞緹騎到浙闔城百姓擁塞號哭竟至罷市觀其深得民心則其生平政蹟可知姜埰之罪起自故輔今故輔伏法而同時之熊開元久已訊結獨埰猶羈滯獄底情深可憫方士亮尹民興隨故輔軍前監紀雖無可錄之功亦無阿比之跡況還京之後辭賞不受其心可知此六人成業具在公論甚明臣既有知敢不陳列上請臣尤有言者當茲內外多故時事日艱每見大小臣工一經受事率多不效或膏血沙場或受鑕西市或遠禦魑魅或星沉貫索蓋累累若若矣以致遇缺會推扼腕乏人既甁罌之交罄亦褋附之兩窮豈世遂無材一至于此蓋天之生材有數長養之則出摧折之則盡理有固然臣之敢于塈瀆宸嚴者又不止為六人惜也臣怛前此為請寬貸獲家重譴臣豈不知一念之愚止以身有言責不敢不以人材當惜效古人伏闕之義倘有一毫狥私市德之心則願二祖列宗在天之靈顯殛之此又臣所自信並求信於皇上者也統祈鑒察施行

下詔罪己

十七年二月詔曰朕嗣守弘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忽乃者灾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豢養肆廿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殣量以壑骸積成丘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汙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師旅所處疫癘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于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衆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

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凶誰無公憤尚懷祖宗
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艱歷告朕意

分遣內侍

十七年二月分遣內監高起潛監寧前鎮盧惟寧監天津
通州德州臨清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勳監宣府王夢弼
監順德彰德閻思印監大名廣平牛文炳監衛輝懷慶楊
茂才監大同李宗先監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西協給事中
戴明說上疏曰臣頃見內臣之遣一刻千貫臣不勝慚悚
夫使諸臣盡瘁恪職中則變理之有成外則安攘言責之
克當何至以兵變遣君父陛下亦何樂有中國之出而遣
之是今日大小諸臣萬罪萬死自不必言但臣愚揣揣蓋
以往事言之漢唐宋之開創中興我二祖之廓清肇造名
垂竹帛纍纍多人而未嘗及中官蓋中官可用古昔用之
久矣而未前聞也以近事言之數年之內中遣屢行屢撤
使中官果有寔效則敵可不入入可不烈矣而併未前聞
也從來地方有一總監監視則合督撫大文武諸臣精神
物力止服甞一總監監視而不遑即至文武卑微者不能
近總監監視而亦周旋于把牌中軍至衛蠹蠹視不能近
把牌中軍者亦依附于司房下役積習隱痛誰敢指斥誰
爲窮詰臣戴罪豁便正值分監孫茂霖受事群情拂欝称
苦每于退食三嘆嗣後茂霖移薊門封疆敗壞旋亦伏法
不聞有益無害况今日人情事勢風鶴百倍曩昔可慮豈
不更大耶草疏未畢旋接垣抄見有朱大典納銀四十萬
之旨使大典而究此得免是貪可敵法恐無以警貪者之
心倘大典不究復從而罪之是罪憸不罪貪恐併無以服
大典之心乃一旦分宦禁之中使持催索之明綸王言國
体應否珍惜似不待再計決也

止宣雲監視

十七年二月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疏言痛自逆賊破秦
以來山西河北畿南風鶴未萌而官民供已奔潰即有一
二仗節不屈之士乃蹂于防範復爲逆民所圖如撫臣徐
標者久不足爲國家之騐今真保之間警報少緩而代
州已陷賊鋒正逼大同賊哨且至宣府職于初五日聞報
方寸驚惶竊謂天下大勢自茲去矣盖逆賊欲犯京師職
慮宣雲號称雄鎮其中勁旅難與爭鋒是以欲先取宣雲
然後與畿南賊兵合股並力以逼王畿無所更爲顧忌設
謀誠敎爲憂寔深職正在徬徨適有人自宣府來京就而
問之幸其大有可恃盖大同一聞賊報代藩即散財發粟
鼓勵兵民蕙之撫臣衛景瑗亦能協力固守有屹然不動
之志而宣府臣朱之馮風秉忠清之操兼有遠畧殊得士
民之和合城士紳富户不下二百人分有汛地每人各募
勇士乘城措給資粮不僅望內解亦不敢給民資人人願
效死勿去此自逆賊破秦之後數月以來數十名城所未
有者賊萬一來攻必可以老師挫其鋭倘有勤王之師其
乘間而謀之則賊可殲而京師之干城端在此矣惟是一
切守禦方畧料理已定忽有欽遣內臣至免彼未免以己
意多所更張上下官民反致攪亂又聞內臣之節制又不
知果能嚴肅否也若從此人心一渙大勢將不可知宣雲
不支臣恐有不忍言者臣世居京師性命身家視皇上宗
社安危與共是以昧死陳言非敢沽諫內遣之名亦非敢
爲躍冶之擧萬望皇上收回成命將宣大監視內臣即刻
嚴遣立勅兩鎮諸臣嘉其忠義責以後効俾終始秉安貞

之誠兵民固守仍出奇設伏以屈賊鋒再調勁兵一枝聲言合勁以資其犄角之勢則京師可恃以無恐矣尤望皇上因此兩鎮以例其餘倘有督兵重臣之處累能精戰守之図則所遣監視可次第而熊罷以一其事權天下事尚可為也

特糾邪説

十七年二月兵科都給事中戴明説糾李明睿曰逆来狡寇披猖流氛漸逼城不失于攻而失于献計不出于守而出于迎在廷方憂萃渙之無方而不意邪臣乃敢煽亂而不避前東閣一議謀國者不知何見而有國家大計無避忌諱之閙而動揺之邪説隠顯附和不一而足其原議盡在聖明洞鑒至逢人謬状到處狂哮則李明睿為最甚至引有天下者不顧家及漢髙分羹之説大言于樞臣之家

五五

一時同官諸臣聞者無不愁駭數日來風鶴似疑揣而益驚狼顧以瞻望而益甚士農工商鼎沸皇皇胸中各懐一去志昔者楊時有言曰今日之事當以收拾人心為王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今時勢方在岌岌寧堪鼓簧招禍如此臣懼滋甚臣恨滋甚恭惟陛下以堯舜神武之資十七年無宴安之図極焦勞之苦殷憂寔以啓賢聖多難正可興邦乃諸臣不以入周召出方虎自期乃公然進唐宋退避之陋習踵汪黄侂檜之故智厭烈士之心敢逆賊之焰甘心獲罪于二祖烈宗天下萬世而不恤是奸細不在綠林而在清班妖孽不在氣化而在人類也使目前而渙散之膏肓不拔則洶湧之流訛不消邪妄之誅鋤不嚴則牿亡之忠義不憤伏乞陛下將邪説之臣竄殛其人榜示其罪以為煽惑人心之戒

請誅庸輔

十七年二月薊遼總督充為事官王永吉請誅陳縯疏曰臣行次玉田閲邸報該閣臣陳縯題為痛念時艱事奉聖旨卿公忠敏練佐理有年朕方倚望輔弼宏濟時艱乃因國事多虞又兼有恙屢行面陳引退茲特允所請以成恬讓仍賜路費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馳驛歸里卿還善裨以待後用該部知道欽此臣讀未終憤懣欲絶異哉奸輔敢于欺皇上復忍于背皇上至此極矣方今敵偪東北寇横西南豫秦楚晋開門揖盗望風納款川廣黔滇政令不通貢賦不入問兵則士兵馬凋殘戰守坐困甚且戕撫殺將反操同室之戈問餉則泉府耗竭本折兩枯寔則財盡民窮久無樂生之趣要害不守咽喉將斷疆宇漸蹙禍變日多此乾坤何等時乎志士歃血以長號忠良籲天而無

五六

路我皇上宵衣旰食焦思勞神正不知若何憂勤若何憤歎矣臣時從亂全在臣工有力者竭其力有財者輸其財各辦赤心共襄大計或運籌帷幄銷日月之光或盡節疆場作山河之氣人人同仇處處敵愾勢如救焚情同拯溺即未必轉弱為强轉禍為福立見太平亦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分固無所逃情亦不容已也乃首輔陳縯者不聞伐策定謀輸忠排難俄俄作賦以歸来忽飄然而颺去既非年已遲暮何曾病入膏肓引退無因殊駭觀聽或以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遠害遂不暇為社稷宗廟計否若然既明且哲縯誠多算矣其如皇上何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付理亂于不聞方將築沙堤而緩步開綠野以怡情尋秋壑之芳蹤享郿塢之樂事天理良心滅絶已盡尚謂有人臣禮哉且國家全盛之天下一旦破壞幾于不可收拾

皆繽之罪也昔繹明首佐理有年則非若百職事之致一
官辦一職不獲與聞樞密者比矣又非若新經簡在得君
行政之未久者比矣此數年中若肯公忠体國將天下兵
馬錢粮文武將吏經心着意寔寔打算一番如何禦敵如
何辦寇如何清兵如何措餉如何用人早早商量急急整
頓何遂貧寡決裂至此乃一味欺蒙一句不肯直說一事
不肯擔當把持朝綱變亂成法臣為外吏寵賄奸狀不及
深知即如順極趙惟岳急欲抽身遂謂密極可裁巧為出
脫保督呂大器賞緣御擔遂謂保督可撤曲計彌縫江楚
寇警留都震動高倬求去何遂併操江而裁之計與嚴重
已露彈章丘祖德不謹何反擧東極而昇之以至江督甫
任遼登司馬之堂則呂大器之神通大也催餉不繼忽奉
回部之旨則莊祖誨之線索靈也他如李兆之貪污而優
陛胡世賞之庸鄙而起用諸如此類不可縷指只此香火
情深顛倒任意目中何曾知有聖明在上矛及見事勢傾
危委而去之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皇上
方下罪己之詔繽為首臣何得脫然事外吉無罪於先王
耶近來草木皆兵遠近風鶴到處倡逃藩王不守封疆州
縣不守城社所以狡賊乘之勢如破竹京師為四方根本
正當鎮靜堅定以安人心繽乃先去以為民望所称腹心
手足不貳心之臣固若是數繽元輔元也以臣背主則不
忠又元子也以子棄父則不孝不孝不忠罪並當誅伏望
皇上數繽之罪立正刑章俾天下萬世之人皆知惧我皇
上者有陳繽在庶無損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耳臣為邊
臣討賊禦侮皆之臣責豈因天步多艱紀綱頓廢遂令亂
臣賊子肆無忌憚輕朝廷而傷忠臣義士之心哉

請撤城守內監

十七年三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迩日投賊自蒲州過河
分頭四犯山西全省陷沒西路声息不通盖十餘日矣京
喧傳賊破大同馳至宣府城中士民惶惶極臣朱之馮方
集衆登城死守監視內臣杜勳同總兵王承胤出迎賊之
馮猶自放一砲擊賊旋為賊執恨而碎割之長安所傳皆
同之馮少年正骨素以忠孝自矢其臨難不苟見危授命
可必其然而杜勳奉命監視之人即為開門迎賊之人使
手不握重兵總兵結為腹心即有叛志之馮自當執而殺
之然而不能也則監視之不可恃而深為害也不獨杜勳
一人可虞矣伏乞皇上毅然振怒將杜勳弟姪名下內官
在京者駢誅之示儆亟加之馮官爵錄其後人以為效死
者之勸現今京營捕營內臣亟宜撤回還其兵柄總協大
臣集各[illegible]廠諸臣於城頭分布信地我皇上身自為將居
中調度閣臣范景文冕臣李邦華老成歷練曉暢兵事而
景文守通州守南都尤著明效望皇上令之日侍左右咨
其籌畫使京營將領劄營城外多設砲火使賊不敢近城
飛促督臣王永吉鎮臣唐通入援京師商民見皇上如此
振作自然人心帖定勇者出力富者出財重地可保無虞
吃緊尤在速撤城上內臣賊勢已迫立刻決斷施行宗社
幸甚百萬生靈幸甚疏上不報越兩日上傳杜勳罵賊殉
難忠義可嘉加贈司禮監太監廕弟姪一人錦衣衛堂上
簽書仍立祠宣府春秋致祭其把牌等官查明另議

叛監棄城

十七年三月兵部疏言臣等接京營巡視御史王章手札
內云監視曹化淳等昨夜將賊杜勳等暗用繩擧上城不

知何故人心洶洶變在旦夕等語臣聞之心碎髮豎賊勢洶湧如此危急臣等累次至城閣欲覘城上守禦情形輒為監視阻抑已經面奏今突縋賊渠上城不知曾否奏知恐有奸宄人心洶洶變起非常乞立賜推問以杜隱奸宗社幸甚

憶記四卷

〔明〕吳甡撰

清初刻本

序

昔李綱捍守宗社有大功憂■必復來屢陳備禦之策凡所謀議每爲耿南仲諸奸所沮卒得罪去然未幾果如綱言三鎮既棄京城失守嗟乎老成忠計之人其用舍不獨繫國安危已方崇禎癸未闖獻横行流毒承襄

先帝特簡吳公授之斧鉞以靖五省公涕泣奏言盜賊縱横繇鎮將驕玩不受節制兵多降賊内外交通勢重難挽必得精鋭之兵三萬嚴以紀律臣統之而前有居重之勢乃可駕馭諸帥迅掃群寇若兵力不厚則節制不行徒損威重無益徂征

上納其言命中樞趣集邊兵而邊將唐通輩畏懦不行入

賂政府獲留秦督復大言賊
可旦暮盡殲日上章報師期
政府遂以五省屬之而放逐
公且文致以遲玩之罪當是
時公力言秦督不知兵恐一
潰有悞國事不見聽也予亦
具疏言督師必需兵將以重
國威言宜聽無可深罪賴
先帝仁明僅遣戍去然未幾
秦兵果潰賊勢愈張不可撲
滅遺禍
宗社悠悠蒼天彼何人哉公
閣中疏揭具在
上留公以待邊兵之集者至
再而當國者既沮兵不發又
專任秦督公罷後事益决裂
上復命一輔臣出視師優以
隆禮然僅以京營兵千人護
行甫次真定遇賊輙潰
先帝驚歎諭部科簡取前輔

臣所上疏揭送覽欲復召用
公而賊已逼京城矣嗟乎誰
秉國柄棄老成忠計者不用
靳三萬兵不遣絲幾不免杜
郵之誅顧輕用浮薄喜事之
人甘以城社輸賊言之可為
痛哭予曩為公屬吏知公最
深公賑秦撫晉勞績懋著入
輔未久即有師命雖罷遣乃
心無不在王室當監國時公

自楚南馳書勸令勤王予忝
南樞覓一兵一將不得甲申
秋公歸自楚南復手書言疆
土日蹙諸鎮勢同割據止江
東西千里地為朝廷有耳得
一二知兵重臣急練水陸精
兵二十萬分守要害居重自
強以衛京師兼可禦方張之
寇而免不掉之憂予時出鎮
淮南徵一兵一將為國家出

死力者又不可得仰天拊心束手靡措始歎公曩之力請兵將有以也有以也士不歷行間審時勢抱沉智淵謀而欲以人國僥倖與夫白面書生肉食廟堂之上不知兵爲國之大事而猥以空言成敗論人讀公集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

弘光元年中極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門人史可法頓首謹題

序

夫古大臣以一身任天下艱難而幾令殉事之高名與僨事同諱非惜身也蓋殉事者謂封疆之臣死于封疆耳乃彼僅繫一隅存亡此獨繫天下安危而輕言殉事是宗社生靈之大不幸也故與僨事同諱而惟貴事克有濟若吳公鹿友以督師行所謂事貴

克濟者也夫當公奉命時實繼楊嗣昌與丁啓睿諸人後亦云岌岌矣若於將無籌於兵又無籌而慨然叱馭此責唐顏真卿韓愈之言而非責公之言也蓋真卿與愈以解釋叛鎮行其名曰宣慰故所憑止三寸舌而公以掃除叛賊行其名曰督師故所憑在將與兵此公所以徬徨籌邊樓

惟克濟是圖而未可遽語于真卿與愈之叱馭也或曰公所督者左良玉一旅耳其將其兵皆取之唾手而他胡籌焉噫是徒知闖獻爲賊而不知良玉之跋扈覬望與闖獻相持又相倚者乃鎮其名而賊其實也故公之任非真卿愈之任而良玉之心則李希烈王庭湊之心乃欲調其吻

齒而柔之使爲我羽翼難矣哉而今獨以公任其事若以公爲裴度能使良玉具櫜鞬拜道左如李愬否曰不能若以公爲余玠能使良玉受他將代而斂手伏鑕如正夔否曰不能是故明其爲賊賊乃可服者闖獻也隱其爲賊乃可驅賊以圖賊而猶憂其未必即服者良玉也則請無遠

喻而近喻夫嗣昌出師倚良
玉若指臂然十調十不應遂
憤悒死至啓釁之代則往來
依違為良玉調遣文書時呼
左府幕客若令公單車就道
以徒手赴其軍于兩人奚取
馬夫啓釁猶瞽耳獨嗣昌以
閣部兼是任其權位尤重而
卒制一良玉不得公盖深思
其故而知悍將怯實不怯名

故必將選兵厚陰制良玉以
實而乃能制良玉以制賊昔
狄青討儂智高而其副將乃
孫沔余靖其所請之兵乃西
邊蕃落騎是公故事也以肩
重任則與真卿及愈殊以籠
驕帥則與翘及夔殊以呼將
將不應呼兵兵不集則與青
中外協心殊然青之為智高
一而公內制良玉外制闖獻

則為智高三此度與玠當之所為失聲而嗟難也公敢言易耶乃一特輔臣與疆臣皆奉白面書生為着蔡而或言滅此朝食或言不介馬而馳甚者以為迂為逗遛目 公嗟乎公讜而賊遂熾矣蓋至燎原不已繼以射天將潰兵亦潰誰念九齡有先見而獨予與公今日者乃以伶仃兩孤臣相遇於荒田野草間述天寶舊事言已復慟慟已復言且手出閣中疏揭示予猶字可凝血而語如含淚苦心哉言乎故予為序其實若此蓋諄諄引咎以未酬

先皇殊遇為歉者公之心而歷歷陳實以無誤後人直筆為快者予之言言與心固並行而不悖者也

弘光元年大理寺左寺丞眷

晚生李清頓首題

憶記卷之一

淮南吳甡著

○予以萬曆己丑年生六歲出就外傅從單愛愚先生授大學章句館於西禪林之殿左每晨入佛殿見兩旁羅漢手眼俱動不知其土塑也後稍長入寺不復見豈幼時神光相照攝耶

○垂髫侍父中憲公之韶州司理任始知發憤讀書性不好弄雞鳴入館讀至夜分方就寢府君署英德邑篆予往省侍英德署居山頂每平旦山下羣雞齊鳴響振阜野予霍然心開

○癸卯八月侍太恭人回八月阻風洪都訪遊白鹿洞未果得朱文公學規誦之忘寢

○予幼時嘗爲文祈夢於本邑城隍之神夜夢予似年五十許鬚鬢蒼然服朝衣冠執笏入一太廟甚巍煥拜於堦下甫伏天雷轟赫驚醒時耳邊猶聞雷聲

○娶恭人王氏王氏少參王元玉先生女也賢而孝敬事舅姑雞鳴警旦以佐予讀

○予師事仲兄愚溪偕叔氏筆齋掩關苦讀毎逢課文之日府君度薄暮稿且就卽遣奚奴携酒餚就館呼諸子聚飲酣笑竟夕乃歸歲以爲嘗是時府君被誣奪官歸有年予兄弟出侍栖捲入厲鉛槧冀得一第雪府君誣以娛二人餘年意殊汲汲也

○己酉秋予年二十有一中鄉試二十六名房師兪養微先生得予卷最早已首錄矣大座師何崑柱南象丶兩先生以後場少弱次之府君甚喜

○壬子秋將上公車邑令陳道吏持一訟牒以數十金爲公車費予卻之曰雖貧尚可挾策入都門不敢干請以汙名節有辱父兄之教

○癸丑春中進士房師禮科范涵虛先生大總裁內閣葉臺山方涵虛兩先生也殿試三甲八月除福建邵武縣知縣先是有勸予托貴要討美缺者予曰始進當靜聽朝除可向人營求耶已得邵武邵武簡僻與予性宜使立志不堅托人營討亦未必得此嘗歎上天生我輩自有位置處營競無益也

○邵武俗置田者名田骨佃田者名田皮各費價若干年久鬻田之家輒告增價訟不肯息予出示禁之

照律五年外不許告理遂無一人訟者又鄉市無知
圖賴痼債及爭訟不勝者采斷腸草食之臥其家死
則子弟族人鬨奪健告以爲皆予以人命至重子弟
明知父兄就死而不之救反以爲利何可訓也召鄉
耆曉諭再三令曰有父兄子弟知情不勸阻者罪之
無賊遁實跡者不斷給埋壅以人命圖賴鬨奪者如
律此風遂息自是庭中無事
○邵武其司理者貪橫發訟牒下縣責贖鍰甚劇予
謂理刑無放告徵贖例安敢朘民違憲以媚上官弟

訊明具由申繳司理怒曰縣官不解事譖之臺司時
福州司理周蓼洲名順昌以淸直著臺使者行部
至縣初見予卽迎謂曰昨入縣境民誦神君今覩淸
範益欽治理彼譖人者妄耳爲延譽於督學鄭公玄
岳名三俊玄岳以淸議格物賞予介立是歲計偕舉
卓異第一
○丙辰春入覲歸省三月調繁晉江府君促予之任
至則氷蘗自矢秉公執法有巡道中軍官某者浙之
寧波人日掠民閒子女從海舟販賣其鄉無可誰何

予擒治之上謁巡道曰中軍官掠賣人子女何可不
懲巡道語諸紳曰吳令風采不可犯本道中軍官尚
不肯徇法況其他乎巡道詹公名士龍江右人亦賢
者
○七月聞府君臥病卽封篆鑰送郡徒步歸行次福
州計至傷乎傷乎予未得侍含歛慟不欲生予服闋
後恭人爲予納側室金氏恭人每育皆女太恭人老
矣望生孫恭人曲承其意大有關雎樛木之風
○予少時專精舉子業夜半假寐一開覩則眼光如

電暗室洞明久乃寂然嘗竊異之及讀程子每食必
飽之言始知無甚奇特陽明云四十後目光僅盈尺
予五十餘驗之果然
○己未補官山東萊州府濰縣見知於太宰趙吉亭
名煥嘗語人曰吾省兩廉吏濰與掖令薛文周耳
○四月迎養太恭人
○時熊廷弼撫遼陽責登萊郡縣海運米豈巡道陶
朗先欲借海運爲開府登萊地督課甚劇予憫濰民
方離災青未堪重役請之院道拂胸意曰新令殊不

任事故增運額視前加四萬石予乃集里民而泣告之曰吾爲爾民請寬貸乃反重累民奈何若輸米豈准夏糧近視諸市價違者稍增其值又出入皆准諸官斛使易輸可乎僉曰唯命予分四鄉貯諸四門之官房置籍擇人稽督之嚴加耗之禁至者如歸市甫一月而四萬石報竣濰去海口遠予寬其運值募民車驢親詣海口戒飭司運各弁各弁免稽候之苦里戶無需賠之費未幾告完巡道喜曰誰有如新令任事者以其法下各邑行之他邑利耗先徵銀又報大

戶買糴諸市一時米價騰貴大戶苦賠累至傾家者有治人無治法信夫

○濰民好爭訟梱手佐鬬往往致傷人命予嚴懲之梱手屛跡申保甲講六諭治濰三年民無以人命訟者

○濰遭大荒後戶口死逃強半予撫綏招徠不一年復其舊以訟至庭者約以期至則立折之各服而去不差一役不追一紙一鏹也

○查屯田水利繪圖上屯院左蒼嶼蒼嶼喜其詳覈特疏首薦之

○天啟元年辛酉冬行取至京寓城外吏部缺司官有謂往謁同鄉吏科其可得予曰古人恥呈身吾不爲也文選郞王葱嶽名洽有鑑衡薦予甚力予固辭乃止

○予作令前後七年薪蔬水米外不取民間一物恭人尤甘淡泊成予志事予二十年不增置一衣一珥

○壬戌四月考選山西道試御史以恩例實授御史故事實授得援覃恩封贈父母先是府君司理韶州

以鯁直觸豪紳被誣奪官不獲贈予日夜悲泣欲棄官去葉台山相公語之曰若翁有冤何不白之於朝予齋沐拜疏下粵東兩臺勘實制臺胡名應台者以誣狀上聞奉旨與其復原官准給恩命府君贈御史先妣封太孺人恭異數也

○上疏追論崔文昇李可灼進藥不愼嘗試之術不可施之君父不報

○予入臺未久見總憲鄒南皐副院馮少墟兩先生碩德宿望巍然山斗以建首善書院講學事爲科道

所論鄒一再疏即拂衣去馮曰吾尚可以留乎亦力
請歸予及送之彰義門外賢哉二大夫眞辭麟瑞鳳
也
○災變陳言大畧謂邊備空虛可虞宦寺內操當罷
奪俸二月
○癸亥正月巡視節愼庫疏糸工部尚書姚思仁修
陵園不宜開例鬻官損國體而虧孝思時思仁媚大
璫魏忠賢忠賢所事嗔予言奪俸三月
○癸亥七月巡視北城有閹監犯姦者恃魏璫援橫
甚勾致擬罪不少假未一年而林御史汝翥攖其怒
遂至決裂矣
○疏請視學薦鄒元標馮從吾文震孟及請加先儒
王艮謚議
○九月疏請終養
○予歸而魏璫擅朝柄楊左諸君子皆逮繫幽死于
獄一時海內名流褫斥殆盡小人競進日事聚歛開
邊釁國家元氣剝落殆盡至乙丑更熾士民重足道
路以目羣宵拜乾兒義孫日以頌璫建祠爲事予服
闋有終焉之志王恭人曰曩者君疏忤魏璫時嘗恐
貽老母之憂今旣歸而熖熾若是入林惟慮不深可
褎崇就之乎君且休矣予感其言遂止不出
○予閉戶讀書間從元玉王先生遊先生淸癯絕俗
意不可一世獨予至下榻譚竟日不倦所言理學宗
陽明又喜籌畫時事獨出巳見引繩批根不少寬假
予受益良多先生官糸議年七十二卒予爲作誌銘
○丁卯正月孺人王氏病卒
○二月奉旨革職爲民追奪誥命是時逆黨纂輯三
朝要典摭拾挺擊紅丸移宮三大案予疏摘錄無一
字遺者欲文致其罪陷之于死值上崩乃止
○是時八月崇禎帝卽位誅首惡魏忠賢客氏崔呈
秀等一時海內人心喁喁望治凡忤璫被戮者從優
贈錄罪斥者次第起用予亦以御史馬如蛟疏薦奉
旨復原官誥命追奪尚在淮揚巡按宋禎漢所未經
繳毀宋疏請上裁奉旨近給予之旨不煩補撰天恩
浩蕩感戴無極
○崇禎元年戊辰八月補山東道御史十一月見朝

疏請國家除奸之法原拔亂本以昭示戒與察吏之典不同臚列媚璫諸奸狀請於內計之前早正法紀上是其議一日發紅本二黃袱召閣臣韓爌等吏部尚書王永光刑部尚書喬允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面諭曰朕留心於此半年矣卿等分別罪狀媚等摘紅本中情罪最明著者以聞上分列贊導稱頌建祠諸款題曰逆案案成上又出紅本四十餘論閣臣曰本內亦有稱頌等語不可不處但着開任逆案處分貲出上英斷以上在信邸目擊魏崔諸奸狀最晰虎彪輩用重典外其餘僅從遣斥仁義並用千古獨斷奸人銜恨除奸一疏日夜謀所以傾陷者萬端卒賴上英明不獲騁

○己巳二年疏糾吏部尚書王永光言永光前為兵部時覆魏良卿封伯疏以封爵大典媚忠賢稱其純忠體國正直立朝永光本一媚璫之人宜首加斥黜而反令之處分媚璫之案何以服天下疏奏永光聞之為手顫誣以昨會推枚卜御史阻撓為詞上命甡回話甡言昨會推日臣偶病未入朝何言阻撓反覆申明大臣誣同封爵之罪疏竟留中從來回話無不處分者獨蒙寬恩亦異數也閣疏入上覽竟曰其言直閣擬奪俸二月故留中云

○凡忤璫罷斥者御史得擢京卿而予頻蔡古人攬轡澄清之風獨請差時回話疏未下都御史曹于汴為之請疏得吳甡准與註差之旨遂出巡按河南

○六月下車糾貪吏及懲衙門大蠹數人風紀肅然

○疏蠲永城裕州唐縣內鄉加派偏豆銀共四萬餘兩先是加派時四州縣無正印署官與吏書比而多派淪他邑十之七民不堪命十餘年矣予入境問民疾苦泣訴載道予慨然具疏言從前多派之誤重累小民如餉不可缺請以藩司歲貯雜稅銀補解以蘇積困上可其議四州縣里民為立祠尸祝

○修于忠肅公祠額其楹曰報國一腔熱血還朝兩袖清風

○建忠臣祠祀比干諸賢

○建伊雒書院於河南府

○疏請謚靖難忠臣鐵鉉王艮諸人仍錄其子孫兹

良皆河南人
○南陽鄧州一帶盜起檄守令擒首惡數人餘黨解
散不用一兵
○鄉餽謝俗例凡被薦舉文武各官皆遣使賫禮幣
報謝予鄉之日爲國薦賢而有私謝古人所恥也予
何敢濫承以辱知已
○予巡方以吏治清濁小民疾苦爲首務一切厨傳
與從皆務省約有地方大事折柬手書與守令商榷
妥而後行故事易集

○訟明曲直訪懲奸惡禁繳者勿濫坐賍贖將報命
之日察罪鍰有餘剩者檄各州縣糴穀貯倉以備荒
政而省會尤多以三萬石計後討賊用兵供軍糧云
○疏請錄邵雍後裔爲五經博士如二程子孫例上
可其奏
○八月入京報命上曰是請駐境上募兵作勤王後
勁者考覈稱職而冢卿王永光銜恨愈深欲以年例
外轉予知府商之閣臣曰延兩河清勤上方器之未
可也

○總憲閔洪學烏程同邑人忽一日批掌湖廣道印
委予會訊毛御史羽健獄毛嘗有疏言毛文龍海上
事後遼督袁崇煥獲罪追論其殺毛帥併以此罪輔
臣錢龍錫謂曾與崇煥通書札凡曩言毛帥者皆罷
斥羽健尤爲閣臣所忌故逮治甚深予辭印曰毛御
史獄不敢迎內閣意文致其罪名義至重寧罷官歸
耳洪學知不可奪乃註差畿南領敕印行有日矣忽
改差賑撫延綏召至會極門授敕發十萬金賑撫延
綏饑民是時流賊飈起道路梗阻蓋當事者倣虞詡
朝歌張綱廣陵之意先是有言遴薦能御史往總憲

遂改差或云出冢卿意冢卿畿南人諸子家居多不
法畏予批繩故改云予曰賑民撫盜出朝廷德意敢
不祗往退草二疏條便宜遂单車就道
○都察院經歷劉日熹江右人居官超然有塵外之
致時予落落孤踪日在狂濤中門堪羅雀獨劉君時
時相存慰甚至聞其抗言于總憲曰吳御史清品
孤標海內之望奈何沮抑之使不得行其志且銓憲
之位與日饒爲之愼勿輕視天下士予至今有知已

之感劉語予曰時事不可爲不日拂衣歸矣未幾果
請告去亦高士也僉憲易公應昌署憲篆時亦器重
予予在兩河凡章疏咨呈至院易公讀竟必歎曰名
御史也予差竣而公以執奏爲司寇事獲罪去竟未
一識面

○京營戎政尚書李公邦華嘗予回話閉門時相存
慰藉及巡兩河時從鄖筒手書期以偉業契慕尤至

○辛未二月予欽承帝命式遄其行甫半月已抵關
內至華陰縣縣人尚不知何官以爲行客何若是皇

皇也凡抵華陰例謁岳廟予齋沐信宿念陝北盜賊
起于饑荒亢旱已三年矣田不穫耕村舍并廬爲盜
焚掠逃徙者不得歸死者暴骨山壑乃瀝血爲文願
身代犧牲爲民請命呼縣令師生至皐縣驚異父老
聚觀如堵予衿朗誦祭文感天子軫念災黎德意人
人涕泪至有痛哭失聲者竊相目議曰是欽命賑撫
吾民者也予至省宣讀手敕三秦之民皆爲感動

○延郡古朔方其地北抵邊徼周折近千里縣堡星
錯軍民雜處予念欽賑銀僅十萬而延郡饑旱三年
斗米七錢所濟幾何乃移檄各道張示通衢親啟藩
王義貴撫按各捐祿俸以稱朝廷德意獲貲五萬餘
金粟麥萬餘石鄉紳富民聞而義助者又萬計疏奏
上大悅

○延郡州縣皆賊屯據察饑口最難得人西安府推
官史可法來謁一見知其精敏能任事乃與商確賑
事可法言延郡袤延千里盜賊亦皆饑民若奉憲命
諭以聖天子軫恤至意雖單騎可抵賊巢郡以南州
縣願以身任之郡以北更多堡砦洪撫院得軍民心

若手扎相托出於誠懇撫院就近擇人委察迫郡南
賑濟甫竣而郡北饑口冊亦到次第施行可一月報
完救焚拯溺不容刻緩予甚喜曰得公一人吾事濟
矣史司理單騎馳往延安以南十餘州縣親察饑口
予度其將有成緒以四月初一駐宜君始散賑呼民
驗給人霑實惠是時州縣官仍行催科死逃徭糧皆
責見在戶代納流離載道予歎曰朝廷方捐帑金賑
恤饑民而有司不之恤今見在代死逃輸糧不盡死
逃不已赤子弄兵潢池非繇此乎乃糾一二貪吏而

請蠲停一切錢糧出示曉諭饑民始有再生之望
○天久不雨旱魃為虐自宜君以北赤地無青草山村被盜焚劫望絕炊烟予赤日行山谷中無一椽可憩茇者飲水食糲或竟日不下一粒予自此始知艱食之苦後為按撫不敢飾廚傳以口腹累郡縣
○道路皆怨撫道招安賊首給劄予官占據要村縱其黨衆剽掠四鄉謂之打糧予行去延郡二十里許獲報前山皆賊予勢不可退令軍弁執賑撫饑民牌單騎馳往諭之曰朝廷欽命賑院來賑汝夾各歸鄉

里候賑聚此無為也賊衆諾而退予徐行至暮乃抵郡至郡而吏司理所察饑口報竣予以五月初一抵榆林始知邊軍皆化為流寇邊備廢弛至極不可復振矣
○故事賑使奉欽命出事完當報命例得優擢適陝西缺巡按遂以予巡按陝西且奉有力任勞怨刻意澄清之旨拜命之日首參杜帥受賄縱賊殺良冒功諸狀得旨逮治

憶記卷之二

淮南吳甡著

○疏陳勦撫大略宜先勦而後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古帝王討賊定案今渠魁借招安爲名給劄予官反殺脅從戮良民以充功級天下之禍有決裂不忍言者前此塘報多蒙蔽上始知言撫者誤諭督撫鎮道等官如按臣言殲渠散黨毋再蹈覆轍

○七月敕印至予始赴西安行巡按事時總督楊鶴在寧州撫神一魁奏稱一魁已撫其餘悉解散歸農鶴亦還固原矣予見道上打糧賊數千成羣者不絕行至鄜州該道張允登來謁爲言賊僞稱招撫實行劫掠宜雒川一帶處處皆盜不可嚮邇而民謠有督撫示諭殺一賊二人抵命之說目前已見決裂予乃集各縣驛報奏聞行至隆坊去鄜州百二十里僅百餘家南至中部縣四十里忽有難民奔竄而來言中部昨夜已爲紅狼等賊所陷從行副總兵李卑言隆坊單薄不可守宜退回鄜州予言奉命巡方見賊即退恐駭人心搖動且堅守隆坊扼賊之衝急傳羽督撫鎮道兵將可集不日可圖恢復退將安之駐二日而總兵王承恩自延安領兵至旬日各撫督兵俱集城下而城堅猝不可下予具疏以聞上始知督臣鶴言就撫解散者爲欺始遣緹騎逮總督矣

○中部城南有橋山松栢甚茂爲黃帝葬衣冠處隆坊斗大一城上僅容趾予點民丁不滿二百激勸守城又捐俸爲濬濠堡民見予在俱樂爲守予駐公館頹屋三楹日夜坐卧一破桌上天雨則枕衾皆濡所從門書幾十五人與同居處炮火箭鏃時時照射城中予不留一兵自衛誓必死以勵將士九月始復中部擒賊首獻俘

○秦兵無紀律動稱缺餉擾掠民間予疏留遼餉三十萬領兵官又支度無節強半虛冒予立長单紙畫三十格外副小票三十上書某將官領馬步兵若員名銀米日支若干馬若干匹日支芻荳若干某日經某地方給訖貴州縣官察數書格用印鈐蓋而留其小票每一月完繳院稽覈兵將不得藉口缺餉而冒支之弊亦清

○前此紀律不嚴督撫皆假功以寬上譴責塘報多欺蔽予應司理及郡丞之公勤者爲之催覈而實察其功罪及勝負情形據實輒奏知無不言予於有功者賞不踰時又疏薦其將領始用命殺賊矣

○秦寇半出官兵官兵與戰率皆其識面親鄰矢石間相與話言有泣下者賊輒棄遺所掠牛驢及老幼病殘脅從之人恣官兵俘殺報功謂之打活仗予親驗首級始燭情弊嚴行禁諭謂軍令殺老幼及婦女充級者斬以此老幼婦女多係脅迫村民殺之徒干天和而強壯眞賊得以遠遁倖生滋患豈爾將領不諳軍令乎以後驗係強壯賊級者給賞老幼婦女者如令一時軍紀肅然

○殺良冒功尤可痛恨村野遺黎未敢申訴冤苦予既親驗首級令悉置門外通衢令人察驗情弊自無所遁時有撫院中軍官副將趙大胤者縱兵殺良特疏糾之得旨逮治上悅其盡言疏朝上夕報可三秦將吏凜凜奉三尺惟謹矣

○十月至省造賑濟册計用銀十二萬有奇活饑民三十餘萬尚餘銀三萬有奇粟麥萬石給延慶兩府饑民牛種

○疏薦西安府推官史可法

○予按秦以察吏安民稽覈功罪激厲將士討賊爲務一切巡方舊套審錄拿訪等項俱停守令賢否卽以城守堅完盜賊不犯境民獲安堵者爲最以故予按秦二十閱月賊未得過西安漢中一步

○疏請蠲崇禎三年以前逋賦

○史司理可法爲言往時巡方沿舊牘飾廚傳有司取媚上官每五日羅列珍錯異味名曰小送已經本院嚴禁矣又訟牘訪案惟坐贓科罰以百千計巡方者報命則借餽贈京官爲名檄取盈橐歸耳其所坐贓罪卽沒産糜骨不能完有司動庫貯以供票取惟恐或後往往纍繫其妻子隣戚十餘年追補未竟多有斃獄中者予嘆曰巡方澄清一方最稱雄峻而貪婪若是吏治何由以清予卽委可法察各郡縣有坐贓贖不完而淹繫者悉出之批免逋鍰十餘萬秦人大悅

○馬谿定山墟先生嘗于省會祈建書院講程朱之
學魏璫時廢爲馬廐予至檄長安令改建爲恭定公
祠爲文祀之
○慶陽太守朱純謁言賊流入環縣山中謀攻郡城
勢甚危岌雖有井甫總兵楊顯談兵千餘而驕悍難
制令制撫督勦延北撫軍防禦西安非借霜威無以
彈壓予以巡方不與兵事從來臺使巡歷至寧州而
止不入慶陽城太守言若是萬一城池失守如何予
感其言卽日發耀州而遣夜役遣洪制府書請得戰
兵一旅爲討賊計制府卽遣曹文詔往文詔間道直
進迨予抵慶陽不數日兵至人以將軍從天而下也
○文詔至予張筵于城南樓勞之揚言曰將軍勞甚
士馬俱疲宜休養一月乃可出戰耳次日文詔來顧
屏語曰文詔急欲勦賊自効而本院謂休兵一月何
也予曰賊偵將軍至以爲鋒銳不可當必爲設備不
則遠遁矣語未竟文詔躍起曰命之矣
○休兵五日探賊初聞文詔來果疑欲徙去已偵知
休兵不出乃肆掠近郊予乃遣文詔密諭曰賊近掠

送死機不可失已預備乾糇須子夜出兵定可殲賊
賊膽裂後如破竹之勢矣文詔曰然兵出而城中人
不知抵賊壘而賊亦不知也斬獲壯級七百有奇餘
賊遁入山中
○予次日卽行賞給將士花幣銀牌有差倣古在泮
獻馘之義張筵於學宮延文詔及副叅以下各官讌
飲達旦乃罷諸將士私相語曰用兵來從未有能鼓
舞若是者我輩敢愛死乎
○壬申二月予以復命期迫欲回省造册牌發而慶
陽父老率男婦萬餘皆頂香盆伏道遮留曰使君去
誰爲討賊軍士誰與節制吾屬當從而南徙耳痛哭
不肯起予亦泣下曰人心如是我何忍言去
○賊畏兵不敢出掠予遣吏四鄉勸耕勤苦者給以
花紅近郊始有禾黍之色
○文詔偕顯謨入請發兵言乘賊膽破之日擣其巢
窟功可旦夕成也予曰兵不可驕寇不可玩當防守
要害使不得掠久之必困困乃可殲耳文詔等志甚
銳恐兵深入不設後勁遇伏驚潰殺傷二百餘人予

闒惡徼撤兵上疏自劾併劾該道周日強不善調度庸恹奔潰狀兵回予為文以豕二羊二哭祭陣亡軍士曰爾等為國捐軀生為忠勇死作鬼雄凡茲士伍非爾父兄即爾子弟莫不抱憤裂眥爭殺賊報仇以慰爾九原諸潰士聞之泣下復有奮志

○賊復肆掠近郊文詔等出奇襲擊前後斬數千級賊謀走平涼窟鳳翔縣棧道窺漢中窺蜀予語文詔曰爾急督兵追勦予移駐鳳翔稽功罪若縱賊過鳳翔一步惟白簡是覩矣文詔等兵赴平涼予以五月馳之鳳翔發慶陽之日父老子弟頂香盆泣送百餘里不絕曰非使君吾等何繇復睹天日

○五月至鳳翔文詔等勦賊入雞寶山中予時時遣官齎牛酒金錢犒軍軍士競奮屢獲大捷計斬級三千有奇賊潰遁賊不敢入漢中窺蜀者文詔功居多陽明有云人無不盡之心自無難做之事予素不知兵值地方事勢危急不敢不盡其心獲濟倖也

○延綏巡撫某日以撫賊為事擢犒覩營軍加厚營軍譁曰吾輩世世戍守嚴疆坐受饑餓而覩降賊享飽暖乎鬨入撫軍之堂其僅以身免朝廷置倡首者數人於法而罷某烏程遂以延綏推予予聞報甚駭翰林院中允姚公希孟謁宜興相公曰國朝御史推巡撫者不數人然破格不可為例吳君賑按兩載勞瘁萬狀宜優以清卿使暫得休息再出撫軍未晚也何為復置之窮邊乎宜興曰然乃用陪推陳奇瑜報至予復駭後得姚書詳言其事平生交友以肝膽相照道義相成者姚公為不可及云

○予按秦同事者藩臬之使惟王振奇清勁有骨後為寧夏巡撫病卒張允登清勤任事為鄜州道有惠政為賊所殺司理則史可法清標敏資能耐勞實做覩國如家故功名獨著

○予事竣括餘贖糴穀萬餘石貯長安倉曰此異日軍儲也

○予以八月歸里休沐過秦郵見水若海勢昭陽斗大一城浸水中曩日村庄僅露樹杪尺許舟抵城下城不浸者三版邑人言淮東建義堤決黃淮以興鹽高寶為壑自崇禎四年六月迄今廬舍村民淪沒不

可澤量饑饉死徙惻心條目予痛切正告撫按撫按
皆委工大無錢糧可築予九月抵京疏請早築建義
決口以蘇下民昏墊之苦旨下撫按仍玩忽如昨至
癸酉水患愈甚鹽與民匍伏至京予代爲草疏繪圖
言二邑浸没水中已三年無邑無民將禍及漕鹽誤
國大計不獨民生上覽圖大怒責撫按回奏時總河
都御史朱光祚病罷新推代者劉榮嗣上召對諭以
堤決水漲急宜脩築榮嗣對言水災係天行之數上
變色曰兩縣浸水中三年何得委爲天數榮嗣退不
知所謂以詢予予以民疏繪圖進始知上指與鹽水
患也癸酉冬決口始塞民乃得平土而耕
○癸酉予復疏請興鹽諸縣三年水災死徙殆盡乞
蠲逋賦上覽疏諭輔臣曰朕深憫災黎久矣如御史
言速議蠲蠲兩邑欠糧十餘萬天恩浩蕩民獲再生
○癸酉六月陞大理寺寺丞大理職在平反與刑部
都察院爲三法司漢唐時尤重漢如張釋之以廷尉
執乎文帝前力持其平唐如徐有功以司刑丞麟游
豺獄屭立梟羣今溺其職矣

○甲戌三月陞通政司左通政通政稱銀臺古納言
之司也疏有邪僻不公者得駁正之
○烏程專政剝削元氣時事㾀非予與文公震孟日
夕隱憂文公清議格物風裁凜然而孳孳爲善出自
丹誠使人人意傾其嫉惡屏邪則不啻如探湯矣文
公嘗曰懷忠憂國抱正嫉邪者吾見其人矣前有蓼
洲今有鹿友
○甲戌八月予病杜門上疏請告疏末云倘蒙恩允
放不郎塡溝壑則耕田鑿井詠歌堯舜之風誦詩讀
書尋繹孔顏之樂將黽勉躬率閭里亦所以仰報朝
廷文公見而稱之曰如是方不負出處
○九月上召對九卿科道公舉堪任吏部尚書者吏
部侍郎張捷獨違公議舉呂純如上曰呂純如乃逆
案中人張捷何爲舉之給事中孫晉御史金光辰等
出班面糾既出予數捷于朝曰上延訪一用人之人
公劾爲奸邪首翻逆案如公論不容何捷深銜之是
時會推山西延撫捷出諸袖中曰山西巡撫已有人
矣衆問之曰吳某也衆謂吳某病方請告能勞巖疆

予爭論久之捷竟以予名列疏上召對問何以撫山
西甡謹對今流賊遍滿內地郡縣爲墟黃巾赤眉竄
滅于昔此國家腹心之病痾在元氣不可不速行撲
滅山西遍近京畿關係尤大兼陳剿渠散黨防河用
將申嚴紀律等事上傾聽久之予在秦知賊情頗悉
不敢不詳對見上憂嘆亦不敢自惜其死而以病辭
也是晚命下以予提督鴈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
上疏言虞詡事不辭難李綱進而死賊臣盟之寸心
久矣自當捐糜報國語云戰勝在廟堂惟願廷宁之

間共効公忠無使臣出而外虞掣肘內憂讒謗則封
疆幸甚上感動戒諭各部諸臣
○十月抵晉延見司道以下各官訪詢盜賊出沒情
狀及地方利病前撫擢自邊道所攜延綏一帶邊丁
甚多皆給劄分委州縣城守廩糧不貲取索民間而
劄弁以院委凌轢縣官虛冒月餉實無一兵晉中流
賊強半邊兵與劄弁同鄉并劄弁勳以恐喝愚民渾
若豺虎予燕其狀乃檄各道諭防守劄弁素闒爾等
邊丁勇猛可用吾將募練戰兵速赴轅門試而授職

併以糧单舊劄呈驗未幾皆至予收其单劄問兵丁
幾何咸答云後至驗或一二家人實無兵也予分隸
中軍及太原營摘其中最無狀爲民害者二三人數
其罪而戮之曰爾冐餉通賊欺官掠民罪惡最著不
可不誅其餘姑開一面策厲圖功地方帖然
○疏請赦大同總兵曺文詔宜府總兵張全昌罪帶
領家丁馬匹赴晉剿賊圖功自贖文詔等在秦將舊
將領也有庶頗思用趨人之意兵科某言河南有賊
宜命文詔等往得肯後全昌在豫陷賊文詔在秦深

入賊壘無援戰死皆兵少不料敵故以是知將將爲
難
晉中惟中軍領標兵遊擊陳國威太原營都司猛
如虎平陽營都司虎大威汾州營衆將劉光祚勦賊
都司趙民懷薛敏忠數員而已予招至與商勦事察
猛如虎虎大威二人忠朴可鼓陳國威微有權術可
以佐之劉光祚微狡趙民懷薛敏忠兵少弱而頗能
持重共計兵不滿五千精銳僅七八百人耳各將鬪
予在秦鼓舞曺文詔及申嚴紀律等事皆策厲願鬬

賊自劾
○先是州縣苦措餉輒閉門拒兵兵不得餉輒藉口搶掠民間患之隱賊不報予燕知其情疏留新餉檄藩司分給各州縣以百千計而諭有司預備芻粟又令于城外擇菴寺店肆空閒處可以宿兵者知會將領親行安插量給薪木不致困乏申嚴軍令給與糧鞘有占住民居如前淫掠者皆斬自是州縣不苦措餉兵不苦閉拒民不苦擾掠寇至輒報始無遁情
○是時晉中有三大夥賊一名活地草賀宗漢一名顯道神高加討一名鄉裏人劉浩然各以千萬計屯聚汾州平陽要害前撫院僞撫之給劄予廩餉歲費金錢累萬而實分投出境焚掠如故有安插官龔能頗機警予召訊之能爲繪圖列險隘出沒路徑言宜借撫行勦撫則解散歸農壯者歸伍若仍前占踞出掠惟有勦耳予卒用其謀
○餘賊在交城以北及潞沁以南者不可勝計十二月予率中軍標兵駐汾州申飭防河因而督勦山賊二令五申標兵仍沿舊習殺老弱紀數十即報賊遁

難以窮追次日驗級賞畢擐中軍官而責之問領隊者誰素爲先鋒者幾人責以縱賊狀姑從軍法輕者各細打有差中軍官凛凛畏罪願改前習圖功自贖各營相戒曰標兵奉三尺惟謹我輩敢不自厲乎
○凡出兵先一日必延集衆謀謀定密授將領遣府佐督催糧餉予移駐近賊州縣督勦覈驗功級自是毎戰必捷賊讋駭相謂曰非復前日打活仗者
○村民有避賊匿土窰者兵認爲賊而殺之其子以告予喚兵至詰之曰若貪一級之賞而誤殺村民可乎縛出斬之又有一兵強姦一村女其母以告察未成姦然法不容縱亦斬之自是兵有紀律不敢犯矣
○予嘗語諸將曰天子面詔我以討賊與爾等共功罪九重嚴邃每聞外省警報則憂勞至爲旰食爲人臣子敢一刻偷安乎予在行間久知兵事好還賊寇焚掠戕害小民殺之即千萬有功無罪若無辜脅從村愚老幼深屬可憫殺之即一二有罪無功且我縱軍士濫殺上天或假手賊以致喪敗往往有之諸將惻然予乃製白旗二面毎出陣令軍士大呼脅從老

幼婦女降者跪伏旗下一以散其餘黨得直前殺壯
賊一全活無辜撫而安之使有更生之望
○乙亥正月予密諭龔能訪諸賊名號各營可用間
得其平日相疑情狀乃手書硃帖諭其有私禀欲殺
某出獻時不可失虛爵賞以待久矣如是者數封令
諜投其營果猜懼一日有手提渠賊劉浩然首級赴
轅門報功者予大喜給劄重賞營衆駭散分投活地
草顯道神營者甚衆予復爲間諜諭顯道神營言項
報功者已給殊賞爾營亦多有其人又言某欲圖某
出降狀顯道神大疑于二月離巢出掠率衆東下諸
將失色予獨喜曰虎伏深山猝難得擒出而禦人雖
咆哮易擒耳乃懸重賞犒兵出師追至忻代山中遇
賊大戰賊首持棗木棍立馬大呼曰我顯道神也敢
來決戰虎大威一箭正中其喉仆馬獲擒諸賊披靡
殺七百餘級凱旋諸將詢予忻州曰果如本院所料
克渠死餘易滅也顯道神死舁至忻州予驗其狀果
猙獰所持棗棍重三十餘斤長九尺軍士言馬上舞
之若猛獸撲人鋭不可當往日與戰爲所擊斃者甚
多人皆識其面貌今一箭而斃殆天亡之矣
○活地草見顯道神鄉裏人俱已授首頗懼請撫諭
令強壯歸伍老弱歸農往復再四賊乃領其精銳屯
寧州城外卩稱請本道點驗而謀欲劫城予密諭本
道及汾營衆將劉光祚詣寧州受降而嚴備以待至
期仍討地力卩糧不肯解散且以威挾嚇該道該道
詐許之賜之酒幣甚盛光祚伏兵擊殲其頭目十餘
人餘賊露刃出戰復斬首四百餘級是日非密諭該
道預防劉光祚預整兵旅幾致不測山西三大賊首
次第伏誅
○交城縣北皆山東連太原西接邊徼盜賊出沒不
測兵至則遁路險不可窮追予檄趙民懷追勦近邊
一帶土賊而疏請擢薛敏忠交城守備于山中要害
處建堡砦領兵守之賊出沒皆在吾兩眼中發兵追
擊多擒獲者賊不獲騁
○是年河南流賊張甚謀欲渡晉予作防河十議戒
飭將吏十月移駐河上督兵防禦河與豫南北接約
四百餘里惟三門平陸芮城結冰可渡與秦東西接

自蒲坂北至偏頭幾八百里許要害頗多賊在河南近滻關惟龍門扼其衝予檄縣道與將領分信嚴防兵不足即以沿河一帶村民給衣甲旗幟往來上下不絕賊望之皆以爲兵予督中軍陳國威獨守龍門往時撫院移鎮皆這坐郡縣將吏逍遙河上予駐禹廟坐卧廡一室與龍門對開窗則韓城諸山村纍然在目分列軍士于河邊倚山爲壘多置火砲無事整弁有驚則伏銃以待又手書貽韓城令左懋第凡流賊情形出沒必以報臘月望後賊掠韓城諸山村

火照壁壘間未幾逼河爭道相持旬日矢石交發賊不敢近除夕予語中軍曰年節恐軍士酣飲離次爲賊所窺此數日夜更宜嚴惕過此無虞矣賊果是夜呼噪至我軍寂然廢相逼則發砲擊之傷者甚衆至明乃止次日賊遍滿山谷然終不得渡以丙子年正月初三漸徙而南復入豫矣予不解帶者半月龍門南六十里至河陰見土阜半峙河中其下汾流交會上有天妃廟漢唐宋時封禪祠后土即其處也土堅厚黃潤在蒲坂望之如中流一柱焉

○蒲州河中府河至此折而東入河南界華嶽峙其右中條峙其左黃河瀠其下亦風會奧區也南數十里爲首陽山即中條之西阜也故曰西山山不甚高皆土上有夷齊祠塚墓在焉予爲文祠之額其祠曰萬古清風

○芮城城東數十里有張睢陽巡墓予爲文親祀之檄縣建忠烈祠祀焉睢陽鄧州人死睢陽不知墓何以在芮城也

○平陸即虞河南陝州虢地也其東數十里爲三門

係盲人門神門鬼門云水至此折而南又折而東中有石錯立若門舟行最險予捫蘿攀崖行半里許崖石上有纜痕土人言唐都關中此爲運道至潼關入渭河

○予經夏縣爲文祀司馬溫公捐俸新其祠宇其後裔所藏告身及誥命諸軸尚在凡歷官俱有軸列銜及御批制詞與今部牒式稍異及出耆英會繪圖手卷示予像僅存形似耳卷後溫公手書率眞會約字法端楷道勁讀其言如見其人徘徊久之

○修聞喜縣裴趙二公祠爲文祀之裴度趙鼎皆聞喜人也

○安邑禹都也鹽池長百里皚白若雪池南有風穴每南風輿似以氣相吹然一日生苗再日結實遇雨則解三日後可撈採各州縣分界率丁漉取堆積如雪山鹽味甜淡異他處煎煮者池北有薰風亭所歌阜財解慍者也

○萬全縣山中有風伯雨師廟予爲文祀之祈年也神座傍一人侍立甚恭土人相傳爲漢光武光武爲

賊兵所追隱於神廟賊兵至見滿山皆蛛網遂去光武以此得免後即位封神爲風伯雨師云

○絳州庠生辛全貧而好學有志經世其門人平陽府孝廉桑拱陽居家孝友以躬行勸率閭里皆耻爭訟有惟恐彥方知之意予嘗延見與講程朱之學兼詢地方疾苦旌揚節義言不及私疏薦于朝

○修三立書院祀皐陶以下迄昭代生其鄉及宦遊其地者聖賢共七十二人先是中丞魏允中建書院于太原後有三立祠每鄉試前則檄行督學使者所錄優異盡取入書院給廩餼課藝其中後文大青爲督學改爲河汾書院專祀文中子王通及其門人天啟末魏璫蔽天下書院遂改爲考試諸生之場予謂督學袁繼咸改正必有德有功有言眞可以立不朽者列之祀典繼咸輯其言行事蹟成書鄉試年仍錄諸優異者課藝如前是秋最稱得人

○晉中流土諸寇畏官兵搜勦皆分竄各山時出焚掠賊首號二郎神者邊地人最狡初掠沁源介休一帶流入垣曲平陽路交界予專委虎大威勦之每戰

必捷然渠魁未獲終難撲滅乃密諭大威差官入山撫之賊渠曰必虎帥親來乃信耳差官往復數次知其隘徑及賊窠聚所在予語大威曰賊狼子野心屢撫屢叛不如因機擒之渠詐欲爾一人往可佯許之約集其山中預設伏以待爾臨期往將至賊必出迎伏起擒其頭目餘可勦滅也大威如予謀果擒二郎神併勦餘黨斬二百餘級老弱婦女盡撫之平潞賊滅

○丙子二月防河役竣回省至聞喜見道旁有餓殍

縣官云民間苦饑聞有母殺其子食者予聞之即令具荒牒疏陳平陽各縣饑荒母子相食慘動天地乞速賜賑獨上覽之心惻差中使孫茂霖撤御前銀三萬兩星馳會賑

○凡叅遊守把缺出予必覈諸功次殺賊功多者以次咨部陞補一切請托不行故所在得人人服其公

○四月新巡按御史張孫振入境中使齎金至省語予曰上覽公疏諭各官曰山西饑荒人相食撫臣疏到矣各捐所有往賑之一日遂得三萬即刻差遣上

留心民瘼如此予不覺泣下即約按院同中使馳赴平陽察賑予曩賑秦頗嘗肯綮民霑實惠賑畢大雨是秋熟

憶記卷之三

淮南吳甡著

○上遣內員駐保定管理開礦事務委闔監數人至晉不擾動民間募商爲之予檄州縣察開礦狀知神廟時採取已竭所獲無多而晉中餘孽未靖慮聚衆滋亂乃具疏列十不便狀末云即使利害相半值此時艱尚慮釀禍況害十而利未必一乎宜速罷內遣以安危地上命督礦務者酌議具奏久之果如予言遂報罷

○戶部議稅間架雖比唐法稍輕而擾民賈怨則均予具疏援陸贄諫唐德宗事內云陛下投珠抵璧上希堯舜當事者固不當以德宗敝政進而朝廷之上無一陸贄其人臣深以爲耻願槩賜停止非獨爲三晉災民請命已也不報

○提學道僉事袁繼咸以臺員謫官立朝疏奏素著風采督學山西以名教爲已任操履翛然課士公明秋闈得人最多予遵旨提學官三年清公有望者聞擢五品京堂以示優異乃疏薦繼咸宜照旨優擢會稿按院不畫題然予疏已拜矣已始知數日前按院批遣才諸生狀令繼咸取送入場繼咸曰考送諸生本道事也可以按院批狀行乎嚴斥諸生按院聞之大怒且具疏參論揑諸贓欵汙衊之矣按院曾爲歸安令夤緣烏程改授御史差山西知予與繼咸皆烏程所忌欲參繼咸傾予以媚烏程其疏奉旨甚嚴袁繼咸革職拿解來京究問贓証諸犯即着該按審擬具奏繼咸貪婪如此撫臣何得濫薦着自行回奏按院密屬司理諂予云回奏疏略自引咎渠與烏程相

知可爲言不過降級了事耳予曰皇天白日可令甡賣繼咸以欺吾君父乎退而具疏直陳按臣徇私囑托繼咸抗直不阿狀且云繼咸既已解京一訊自明而証犯着該按審擬羅織文致何所不致乞敕一併解京如果犯贓有據甘與繼咸同罪得旨知道了証犯一併解刑部訊明奏奪按院見之咋舌銜恨益深

○予四品俸通前左通政已滿三年上疏自劾上優答特念危疆勞吏准考滿父贈中憲大夫巡撫山西僉都御史母贈恭人妻贈恭人

○袁繼咸携一僕赴京予捐俸贈之路費曰敢以清俸用佐薦餘繼咸辭不受諸生泣送于途汾州孝廉曹良直爲執鞭弭送至京邸范廷輔語予云袁僉事臨行簡行囊止兩破籠內同鄉送行銀盃二器舊貝領數套書數本而已此外併無長物學租皆發賑貧生及置買學田其清如此

○建唐狄文惠公仁傑祠于太原之城南立碑爲文祀之額其堂曰斗南一人

○張按院閲邊州縣皆餽以馬騾鞍轡刀劍等物又

五日小送備極珍奇有司苦之至邊摘論動移邊丁月餉三千及侵用撫賞銀兩等事奉旨該撫察明具奏予察動移邊丁三千乃前撫朱統殷勦賊疏請邊丁未便調用動其空月餉銀三千給猛如虎等兵糧後如虎補太原營空餉仍還該營募軍矣撫賞停罷已久所稱動用乃前監視內臣劉允中督勦邊賊時那借給兵有欵項可以追補非侵用也按臣不明言某年某官而泛指該撫動移該撫侵用特因前袁繼咸事相忤借以陷臣云

○予防河所歷各縣詢巡按出巡行事有司攢眉毎縣拿訪數十起皆書辦承差揑開不係司理縣官開送者省會拿至五六十起小民驚歎案未問結日差承後票取贓至累萬予竊歎曰予幸勤數年爲天子撫惠元元汔可小康而貪人敗類致窮民破家產有司勦伐糧那解賍贖予避嫌不言謂地方何乃具疏指實糾按臣貪橫諸狀旨下都察院都察院言御史犯贓不可不一嚴察遂得首拿解來京究問晉之吏民皆加額曰今始睹天日矣

○予以諸賊渠魁屢經擒戮餘孽未靖宜開一面乃行榆次汾陽等縣入山招撫降者甚衆詢其鄉井給道里費押送該縣責令其親族里圖安插得所數月間有怙惡者發兵追勦次第就擒山西盜平

○予素弱有吐血症曩在磁州時公務傯冗曾一舉發至是益甚始杜門拜疏請告云晉中盜賊賴陛下威德皆已撲滅其計二年以來斬級六千有奇安撫過萬二千餘人解散逃歸陝西原籍者不下數萬幸

蕩予矣臣抱病已久逆賊未滅何以生爲臣不敢遽
瀆聖聽臣乃今始敢以病狀請溝壑不允
○寧武總兵王忠領兵援豫病不能督戰兵無餉一
日潰散渡河歸予恐沿途搶掠遺患地方乃遣官招
撫之曰邊備急本院原疏請撤兵歸營爾等各照隊
令領兵官押回原伍經過地方量給糧犒毋得擾掠
取罪各兵初謀入山爲盜見差官至始安將至省予
復差官犒以羊酒令領兵官入見責之曰王帥卽病
爾等非領兵頭目乎誰倡逃者領兵官直陳某隊某

某原係降丁不過十餘人且謀入山爲盜各官調停
諭以本院德意乃止今各隊皆怨此數人入骨予手
書檄付之曰爾可擒解此數人餘俱不問仍歸伍可
也領兵官果擒獲解院予疏請倡逃者已獲宜正法
餘令歸伍上從之
○袁繼咸至京諸証犯皆背黃鳴冤諸上公車貢士
具疏訟繼咸刑部訊質按疏皆誣大司寇鄭三俊擬
繼咸杖還職上曰朕知繼咸冤免杖送吏部陞授應
得職銜乃除湖廣武昌道副使予聞之遺予書勸以

病辭且歸省老親繼咸曰主恩渥矣敢不捐軀以報
○上篤親親誼頒宗儀比常行儀倍加隆重晉中惟
晉王賢汾州平陽諸郡藩驕横凌爍有司潞州瀋藩
一郡王赴京挾奏知府焦洛予疏以聞郡王祖制不
許出城況入京挾奏乎請遵典制裁抑之旨下禮部
覆奏解發鳳陽高牆自是驕横稍戢
○上欲掄才宗室許藩王薦舉撫按覈實移部換授
無知輩遂乘傳赴京紛紛上疏予疏言宗室果有才
能當遵旨靜候薦覈今乘傳傳聳金扇黃蓋招搖道

路恐奸邪不逞之徒妄生異心未得爲用先釀其禍
上悟始令該部嚴覈不可用者發回不可聚集京師
○監視內員牛文炳借巡歷爲名索取州縣餽遺不
貲至澤州激變小民幾蹈不測無所洩忿乃疏參署
州印潞安府推官靳聖居革職提問予疏言內臣激
變小民事起倉卒靳聖居勸諭旋就解散不當革職
提問卒從降調久之監視亦撤
○予病甚不飲食者旬日幾不起丁丑年十月初一
日得請盖前後十五疏云

○予撫晉三年而督勦在行間者二年凡賞功級銀
兩皆取之公費贖鍰及藩司庫貯雜稅等銀不動公
帑一錢所留新餉共支動七萬有零耳事完一一造
冊報銷不知各省動餉輒以數百萬計何說也自萬
曆末年熊廷弼撫遼時加派遼餉四百餘萬楊嗣昌
督勦流寇又加派勦練二餉八百餘萬雜項事例不
下百萬比國初賦額三倍之民力已竭上諭近臣曰
賊寇未平小民加派何時可已爲之流涕
○戊寅三月報陞兵部右侍郎予病苦餘生十五疏

始獲歸休藥爐未燼而朝除忽及義無出理乃拜疏
懇辭道路修阻動輒數月至八月終將進第三疏而
兵部尚書楊嗣昌第二機宜疏言樞務殷煩侍郎吳
甡惠世揚久不赴任宜懸缺就近推補奉旨陞任
○予構屋數椽西城仙源柴慕菴先生昇仙處築一
小樓坐其上讀書不輟因自號柴菴
○庚辰十二月會推兵部左侍郎予不獲辭以辛巳
二月赴京四月見朝到兵部任故事部務總尚書一
人裁決左右侍郎坐議畫題而已崇禎時機務百倍

往日上精心省覽留意軍情即日覆奏一夕數至籌
本吏二十人晝夜繕寫猶不暇給乃以班軍捕盜襲
替謄黃考試武生等事分屬左右侍郎管理予日入
部署料理不敢以故套視也然考之舊制强半後來
紛更失原旨矣
○辛巳八月上親學行釋菜禮幸彝倫堂祭酒司業
以次坐講畢駕閱城東北角樓樓新報落成也兵部
堂上官得騎馬護駕上御角樓賜護從各官瓜果閣
臣等同入謝上諭閣臣曰大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

有功聖道與從祀諸賢不同宜議優崇卿等傳與禮
部予退而具表章眞儒疏請命詞臣輯正六子全書
頒之學宮報可
○時京城外築土垣亘東南一帶下濬河與會通河
接出司禮監太監曹化淳議例撥班軍修築立限嚴
迫司官四員寢食其下督工內監時時凌厲加以聲
色左侍郎五六日一至工所屢催予初至見土垣逼
近京城有警須用多兵防守不則反爲敵據非勝算
也且東南一帶土多沙石築巳遇雨輒傾以有限之

物力供難堅之冗工況京師龍氣所聚穿河非宜何乃罪地脉哉上疏請將東北已成者旦夕報完外其餘乞賜停罷奉旨是

○永樂既都北京令山東河南江北諸郡衛所各軍春秋兩班赴京部科點驗發京營一體操練以習軍士之勞省徵調之煩壯京師之衛備邊隘之防法甚善也其後分發近邊築工折其半納班價矣又其後豎親駙馬侯伯有墳土輒乞恩請班軍以數千計皆折價入橐矣領班官歲斂軍士金錢入京募人應點本軍遂不赴京大失祖宗之意崇禎末年流寇紛起上屢行停免而地方殘破軍人十忘八九

○是歲吾郡旱災民饑予具疏請蠲停逋賦報可十月敘山西勦寇功加陞一級賞銀三十兩四表裏蔭一子入監讀書予疏辭言山西平賊出朝廷威德與將士之力今猛如虎虎大威等戮力封疆皆已戰亡未蒙䘏錄之典而臣獨冒隆恩乞允辭免上免其陞級餘着祗受不准辭

○十一月改戎政協理京營京營軍十二萬以六副將及參遊等官分領之舊習相沿皆京城菜傭市儈買糧代替者雖驟革也內有邊勇營始議募邊丁優其糧犒可以禦侮久之將領以家丁充數及近畿人用賄入旌旗器甲非不粲然可觀然承平久從未見敵不足恃也

○冬至上祀南郊賜兵部尚書侍郎糖盒各一內凡九種皆禁中所製酥食也

○勇衛營在京營北內員統領兵近二萬器甲旗幟煥然飾觀而已

○召對發兵總督協理奏訖提督太監王德化亦奏言京營馬匹不滿萬又多瘦弱不便發勦語未畢上目攝之曰此非爾奏事處德化惶懼而退是晚上手諭下開罷提督矣上英斷如此

○壬午四月召對上問京營兵內欲選五萬堪戰之兵汰去老弱兵在精不在多將何以選練而使之精使汰者不譁乎臣對言汰老弱之法即在練精壯之中數月來臣已稍稍有成緒矣京營原募邊勇營一萬二千專練騎射月支米一石鹽菜銀一兩又有

壯丁營專練火器者二萬月支米一石銀六錢其餘皆月支米一石無鹽菜也近驗邊勇壯丁與散兵無異騎射火器亦未精熟臣嘗責各將領曰糧分厚薄而兵無強壯何以服衆軍士之心乎今後行分練法各將領曰揀騎射火器精熟而力舉三百斤以外者另列名籍旬日呈總協合操之騎射勇力如式者雖散兵拔爲邊勇不則邊勇降爲散兵壯丁亦然若老弱不堪自當革退另選精勇者補伍行之數月選練者十之二三汰去者亦十之二三此法嘗行軍士心服皆鼓厲練習以圖厚糈而被汰者亦無怨色革弊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兵之意上傾聽至此笑曰說得極是極是又問果當另立戰營得堪戰者五萬否甡對京營設兵原期人人堪戰因積弊相沿又承平日久不見戰陣者數百年卽前此間或發兵勦賊皆沿路無藉遊棍代頂本軍正身併未出京一步將領利扣其糧偏遊棍利恣其擾掠飾敗爲功冐功濫賞歸營則本軍依舊充伍代頂者復沿路散亡此積弊已久無逃聖鑑今依臣練法最要尤在選將有戰將

自有戰兵五萬亦不爲難但法須易簡事忌紛更不必另立戰營也上諭兵部曰協理說得是卿速選戰將不可悠忽又諭臣甡曰還具疏條陳來看賜果餅拜謝而出予嘗問首輔宜興曰井研有密揭意欲另立戰營久留任兒選練耳不料奏對明妥大當上意也

○壬午五月枚卜內閣張四知謝陞魏照乘前後罷賀逢聖以老賜歸里止宜興井研在閣故復下枚卜之旨吏部尚書李日宣初會推九人外任右三子與鄭玄岳三俊劉念臺宗周也奉旨再推幾員來看後又推八員

○六月廿一日上御中極殿輔臣賀逢聖面辭賜宴恩意隆渥逢聖拜謝奏臣老恐不復再睹天顏涕泣而出上召對枚卜諸臣問勦寇裕餉何策而可蔣德璟等以次奏對至臣甡對大畧言勦寇裕餉須從本原簡易處講求治理堯舜之世未嘗無蠻夷盜賊奸宄而至治之要止曰知人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官得其人內而閣部外而督撫鎮道以及守令天工人

代庶事咸熙則民自安是知人又安民之本也陛下
勵精圖治宵旰不遑亦嘗講求官人之術矣而卒未
得人政事煩苛求治愈急規卸愈甚有司煩征重斂
貪虐小民上干天怒結爲災沴水旱洊臻盜賊日熾
勢不得不用兵用兵勢不得不加餉加餉勢不得不
徵斂盜愈多而餉愈乏職此之繇陛下如反求之本
原操以簡易閣部得人以致督撫鎮道守令莫不得
人政和事理天表之應水旱不作則盜賊不生盜賊
不生則地方不復用兵地方不用兵則可無事加派
徵斂此息盜之原足食之本也若藉天下之民以爲
兵斂天下之財以爲餉竭澤焚原非策之得臣惟願
聖明手知人安民留之意而巳上佇聽諭曰起來甡
退復班諸臣退訖俱叩頭出閣臣留少選亦出知上
巳簡用三人予亦與焉次日旨下將蔣德璟黃景昉
吳甡俱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文淵閣在午門之東初僅五間崇禎時閣員獨多
攺七間爲各輔臣分票之房中一間上供
孔聖人畫像傳是宣德朝所賜出也近窓處東西列
二長檯諸輔臣進揖　聖人以次對坐中置長桌凡
分本及分票完首輔與諸輔參酌于此坐他不得與
往時堂饌會食近止月朔日相輪一會而巳翰林院
官皆在堂內揖不坐故稱內閣中堂老先生云會極
門之南廊廡一間坐東向西額曰東閣經筵日講退
講官至此揖光祿寺官奉茶而別其餘各官在外則
朝房見進朝則或班房見此惟部院堂上官有機務
相商者則然內閣晚輪一人宿朝房以不時發本票
擬也上又于午門外西廊房脩理一處遇冬寒則輪
宿于此以去內朝更近發本擬旨更速也屢朝賜出
書籍俱藏閣中書目甚多所謂中秘書也予偶閱多
遺缺無全部者聞楊文忠廷和在閣時其子愼衣家
人衣進閣校書所著述編輯獨稱博云
○洪武誅胡惟庸後不置丞相政歸六曹裁決皆出
睿斷永樂時始命解縉等七人直文淵閣掌制誥參
機務此票擬之始迨後內外兼用部院卿貳亦得入
閣然皆首輔爲政次輔以下黍末議而巳屢朝熙洽
機務簡要閣無多員且任久至崇禎初上懲魏璫專

置事事總攬羽書告急日不暇給上精明票旨詳晰或不當上意輒發改又多敕詢即日揆進無舊案可攷證始議分票票簽末書臣某謹擬然內閣之職專司票擬云

○內閣自永樂至天啟末年二百三十餘年閣員共八十餘人今上臨御甫十五年更置已幾三十人才固不及古而國事多艱亦可以徵時變矣

○壬午七月上手敕復黃道周官先是少詹黃道周疏參楊嗣昌奪情入閣上召對道周援古糾正愈力上怒道周曰臣忝在侍從知而不言是臣負陛下陛下不聽而殺臣是陛下負臣上心知道周直乃謫官降江西三司首領去逾一年江西巡撫解學龍陛南京兵部右侍郎疏薦道周內有身任綱常之重等語上大怒逮學龍併道周到京午門外各廷杖八十發錦衣衛嚴訊刑部主事葉廷秀疏言不宜廷杖詔獄亦繫刑部葉山東濮州人素與道周不識面特為義激耳自是朝廷之上皆搖手噤舌不敢開口出一言內閣皆謂上欲殺道周庚辰四月予抵京始昌言明主可與忠言雷霆無竟日之怒道周等不過愚戇偶批逆鱗上豈有意殺之為人臣又在九卿之列當委曲開導豈可遂成主上過舉見內閣輒言之公論稍稍伸至辛巳十月宜興入問予今最急當入告者何事予言自韓城在閣皆嚴刻繩下致主上疑猜日甚黃道周解學龍逮繫兩年餘痛楚備嘗然果何罪哉今內閣諸公皆言上欲殺之愚獨謂英明之主斷不肯有殺直臣名公到上信任甚篤宜乘間以至誠感動佐聖主行寬大之政此為最急務矣宜興曰俟從容圖之然刑部爰書亦宜着意時河南劉澤深為司寇予往謁之為言道周一案宜從寬擬且激以古人大義劉曰名義至重敢不竭力各擬邊戍上初不允劉再疏力持上始允部議道周永遠學龍極邊廷秀邊遠各充軍辛巳十二月也至壬午七月上日講畢偶發問而講官不能對上言博聞強記亦甚難蔣德璟奏言往日臣所見惟黃道周讀書博洽今蒙恩永戍家貧子幼恐死道路乞皇上念其清苦稍移近地周延儒奏言道周愚戇書生遣戍不過主上懲創之

意久當復用何必又移近地乎臣甡奏道周刻厲清
勤學問淵博皇上聖學緝熙經筵講幄必得如道周
者左右備顧問足資啟沃今諸臣才品皆不及也上
微笑不言至暮而手敕復道周官一時縉紳歡聲雷
動解嶫行當賜環臺省不知屢疏引薦上疑其市恩
不行　○山東盜賊充斥漕運艱阻史可法殫力
精勤在淮晝夜督漕猶慮不繼上每憂之臣甡奏言
裕餉之策莫善屯田計歲所入可佐漕糧之乏蘇歲
運之苦古人謂築堡砦廣溝塍種榆柳亦可佐邊防
資守望上喜曰傳與吏戶兩部知道
○上一日袖潞河客談一冊諭閣臣曰先臣所言屯
事最悉當照此行今誰可督此者臣甡奏言屯田初
行督理須用重臣置官屬假便宜需之歲月乃有成
效以臣所知袁繼咸應能任事若起之戍所命為督
理屯田僉都御史後來必有可觀上詔吏部會推復
用繼咸繼咸先是巡撫鄖陽未幾襄陽為賊攻陷總
兵左良玉領兵遁避兵部議良玉方領重兵乃止降
二級戴罪而逮繼咸擬邊戍然上知其才終用之

○畿南是秋熟一日臣奏言近畿豐稔穀價甚賤似
應發金責該撫糴穀貯倉備屯用種子之用上善之
發御前銀十萬兩諭戶部解發該撫糴穀備屯種
○八月初一日傳朝朝既盈矣及辰上以腹痛復傳
免內閣具揭恭候萬安中寓諫疾勤政之意上賜諭
褒嘉之
○上改慈慶宮為端本宮一日諭內閣曰擇日令太
子出居此臣甡奏言慈慶去東華門不遠昔皇考為
東宮時所舊居也挺擊至今疑案亦以此宮孤懸在
外儆欠嚴邃耳今東宮殿下幼冲正宜定省左右親
承聖教似未可出居外宮且天氣漸寒卽聖意已定
亦少俟明歲春和之後上曰既如此俟春和可出而
宜興井研惟予多言予曰公不見泰昌巳事乎

淮南吳甡著

○上勤學好問八月御經筵後每三日出講內閣講官預于文華殿外直房候駕出坐殿後上曰先生每來諸臣入叩頭行禮畢講官以次進講一日講夫子當路於齊章上問諸閣臣曰孟子欲以齊王孔子却不然吾其爲東周聖賢不同若此甡對言聖賢無不同總以濟世安民爲心孔子去周五百餘年王迹雖熄天命未改東周猶可爲也孟子去周七百餘年僅

守府空名權分七國日以戰爭爲事小民憔悴于虐政不啻饑渴倒懸策士縱橫爭務富強喜談管晏故孟子力持仁義取法湯武望天下之君發政施仁救民水火而行王政也見齊宣王足用爲善反覆開導不忍一牛推之足王欲其加恩百姓甚至好貨好色好勇皆引之與百姓相同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曰王如用予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行仁政而王猶解倒懸也其惓惓于濟世安民如此其心亦孔子之心也孟子稱說伊尹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其初心豈不欲輔桀致治及見桀不可輔卒就湯伐夏救民其言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有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伊尹之樂堯舜孟子之說湯武其濟世安民之心一而已矣上曰先生說得是行禮畢出講入公謂予曰今日暢聞快論

○上召對九卿科道于平臺面諭各官邇來賊寇愈熾朝政多舛皆繇諸臣比周結黨壅蔽耳目不得上

聞以後務各省改大小文武官但有請對者赴會極門報名次早候對退而給事中姜埰上疏內言朋黨之說皆小人欲壅蔽人主耳目故爲此言近日二十四氣之謠奸邪揑造以傾正類不可不察臣不知陛下所稱壅蔽何所見而云然也上大怒以爲忤旨詰責予進朝時忽聞召錦衣衛官甚急予語首輔曰此必廷杖姜給諫也速宜進揭申救首輔曰徐之候確乃可予曰旨下卽杖揭無及矣豈可坐視給諫血濺闕廷耶首輔方具稿而旨已下果廷杖矣揭入無濟

也次日上召內閣臣甡奏言姜埰廷杖待斃古人有言豈可貽老親憂埰有父母年老可憫復下錦衣衛獄萬一不起陛下負殺諫臣名臣等俱應待罪乞移刑部幸甚首輔等俱申救乃送刑部擬罪臣甡偕臣景昉復奏姜埰疏內小人以朋黨之說壅蔽人主乃宋臣歐陽修曾有論著言之痛切臣等未枚卜先即聞小人造言二十四氣兩臣名亦與其中以匿名文書不必窮詰今埰言及此臣等不敢隱默二十四氣或即朋黨之意而立名新奇易炫聽聞臣等蒙聖明簡在所司不過票擬及召對奏聞而已擬旨皆取決聖裁奏對皆仰承清問未嘗譽一人毀一人顛倒一事上所洞鑒朋黨何為臣等在天啟朝魏崔欲傾陷不肯依附之人皆誣以朋黨魏崔誅而上所錄用者即不依附魏崔魏崔所誣為朋黨之人也今非魏崔將小人復造此言臣等竊抱憂惶上曰匿名文書朕豈不知為奸人誣造卿等所奏朕知道了不必疑慮臣甡臣景昉叩頭退

○上召對九卿科道等官于皇極門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奏言朝廷待言官有體其言是採納之即有不當亦宜優容不則降斥之而已今姜埰不知所言當否陛下廷杖詔獄此非所以待言官也上怒曰劉宗周黨救候旨處分僉都御史金光辰奏言都察院激濁揚清紀綱之地自陛下召用劉宗周宗周正己率屬大著風采諸御史凜凜飭法都察院最為得人望賜優容上益怒曰金光辰亦候處光辰曰寧處臣不可不留宗周臣甡奏言宗周清直陛下素所鑒知起之廢籍畀以臺綱倚任甚重今以申救言官致觸聖怒然申救言官亦自古大臣當事非有黨也望霽威寬恕首輔等皆救上不懌而退至勤政殿手諭責宗周僨拗偏迂着革職刑部議罪光辰降二級調外命內監捧出與諸閣臣看看完傳出施行予讀未竟歎曰朝廷待老臣安可如此首輔欲付手諭內監予力持曰上以覘閣臣閣臣寂無一言何伝輔拂古人封還詔敕今不可求見持奏耶首輔語內監曰諸閣臣願進見面奏上召入各奏未竟上意稍和曰諭已發乎首輔持諭進曰尚未發願奏明取旨而後敢

發也上以筆抹出刑部擬罪一語曰依先生每奏必
覧之臣牲退而歎曰明主未嘗不可與忠言也袞職
有闕仲山甫補之愧矣愧矣先是劉宗周有疏條陳
臺事予擬旨飭行上改票予奏言宗周爲總憲振飭
紀綱是其職掌初入臺拜疏而御駁之何以提挈諸
御史上曰祖宗憲約具存何更條陳爲姑念初到免
改擬可耳

是時錦衣衛弊竇多端臣牲言前有上疏者言衛
役冗雜宜加清釐已擬旨兵部察奏如實當賜處分
首輔言近日緹騎差出拿人需嚇尤横朝廷待人旨
下不敢不待罪即途遠撫按拿解可也不必又差緹
騎上然之次輔陳演素與金吾交密洩前語時又有
演門生欲擁戴演者傾首輔併及予矣

○行人司副熊開元請對面糾首輔持論侃侃又請
屏諸輔臣而後盡言上曰所言正當與輔臣共聞何
屏爲疑其挾私下錦衣衛打問文致其詞獄具上不
釋以刻欵送閣曰誣言朕不欲留中也予勸首輔曰
開元朴直其他機謀非所知仍宜自引咎而請釋言
者首輔不能從

○兵科給事中曹良直疏糾駱養性交結不法狀上
留中不發票養性疑良直晉人出予門下銜恨益深

○臣牲于上前壽言我朝缺典有三建文宜補諡號
景泰宜建廟號靖難諸忠臣宜諡錄上曰朕亦知之
但祖宗遺事未便驟爲更正耳牲言繼志述事不失
爲達孝上曰俟徐議○九月上宴內閣兵部戎政諸
臣于明德殿黑字帖傳錦衣衛備馬內閣諸輔臣騎
馬從西海池過玉虹橋之北可八九里上已御殿矣
召諸臣入看內員新鑄鎗砲試放畢兵部署部事左
侍郎馮元飈奏練兵機宜上與商議良久賜宴餚饌
皆出宮禁諸臣宴畢叩頭謝恩而出蕃異數云

○考選科道吏部都察院職掌也上疑部院狥私召
對候考各官上御皇極門門東西列桌席置紙墨其
上命內閣部院坐諸臣叩頭謝上進各官問以時事
挨各奏對觀其言論可采俱令摘錄上傾聽手書不
輟對畢各官退鄭三俊劉宗周面奏凡人才品外衆
官評內采輿論尚恐不確今片晷天威之下有才品

清卓而口吶亦有才品卑劣而便佞者何以裁定流品且考選科道從來是部院職掌如果徇私不當當加罪斥乃至勞陛下宵旰臣等爲溺職矣上不憚責以偏執予深服兩公言正可著廟廊以不能匡正爲媿考選雖召對仍諭內閣具揭次第分別科道等官恭請上裁

○癸未正月二十日大風晝晦次晨稍霽具揭引咎又三日午後中書云各殿春烟起疑有火災予與諸公出看見各殿及門春上冉冉若炊烟而微淡久之乃息亦異災云

○禮部儀制司郎中吳來之昌時欲改吏部文選郎謂予曰鄭冢宰初入部上未親信且與首輔方圓鑿枘願入文選於用人之際少佐半臂獲上信友此其機也予曰鄭公處君友之間非他人所能周旋儀郎清曹久之亦得異擢子名甚盛而處劇要之地又與首輔往來易生嫌疑恐盛名難副則平生望損矣來之拂然去

○來之改選郎出首輔意到司郎欲例轉臺省往例臺一省一來之欲破格用十餘人一日謂予曰惟此者可爲鄭太宰結知主上地予曰不然大臣以休容爲度當保全言路子甫入而破例行之怨不獨歸子鄭公賢者黜斥或當但此端一開後此而不肖者驅逐言官必借鄭公爲口實恐忠直之士亦皆寒心來之不聽已見鄭公復言其不可鄭公初亦然之後見選郎意堅萃于呈牘中留二人然已臺轉五人省轉三人倍往例矣旨下臺省大譟疏攻來之且以議太宰者怨謗盈朝太宰首輔次第罷來之竟及于禍

○予簡閱隆萬間先輩疏揭稿簿猶有古人執奏之風予通籍後見邸抄葉臺山相公疏揭皆發抄臺山精敏有幹濟近代之姚崇也崇禎朝韓象雲爌木强近正而才不足以濟用溫員嶠入閣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洩自後有揭無疏不得發抄至密揭或出手書併不存錄閣簿矣即如會推用人上有點有不點外廷謂出自聖裁不知其爲首輔揭帖也其他機宜皆然在公忠者或可少効補救而怙權貪欺者非故則誣上壅聰明下酬恩怨密揭之貽禍甚大宋李文

靖明劉忠宣皆不肯用密揭可法也
○三月湖廣塘報李賊攻陷襄陽承天失守上召對
閣湯諭内閣諸臣曰朕不德憂及陵寢因責臣下調
度失宜臣等叩頭引罪次日上復召對諭臣甡曰自
楊嗣昌死後督師無人致有今日卿曩歷巖疆可往
湖廣督師以圖恢復臣甡奏言逆賊不道震驚陵園
臣何敢惜其死願陛下發勁兵假便宜統之而南必
殲厥渠以雪國憤誓不與此賊共戴天日上曰卿
條奏來看退而具疏言李賊蹂躪兩河以後心膽横
張聚衆至數千萬我兵怯弱未敢一矢加遺總鎮左
良玉退避漢陽兵無紀律不肯用命殺賊而乘亂肆
掠民間畏之反甚于賊臣此行必得精兵三萬敢戰
之將統之南征出奇制勝可以恢復襄承清掃陵園
南京豐芑重地恐賊窺伺亦當兼顧兩河責秦督孫
傳廷相援出師則南北夾勦之勢成釜魚檻獸擒之
必矣王師貴出萬全仍乞召集廷臣謀議恐臣智慮
有限疏入不遠下臣具揭請面對上御文昭閣召臣
甡入上曰昨先生疏欲需多兵豈能猝集南京隔遠

似不必退守臣甡奏言昨臣所以請精兵戰將者竊
有深意左良玉跋扈不用命當年閣部督師十檄徵
兵一旅不發近日河南總督龐卒數十僅充輿從臣
卽憑藉國靈不過仍如閣部而良玉退踞江漢更有
甚于河南方厪内憂遑禦外侮若臣督領兵將結以
恩信進可追勦強寇退可駕馭驕帥誠出萬全之策
如僅張空拳節制不行徒損威重何益阻征南京陵
寢在焉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此根本大慮且
臣奉命督師原為承天報陷陵園重大出師南征敢
不兼顧非退守也次輔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
皆其兵也臣甡奏言次輔讀書中秘未諳軍旅臣之
請兵正為督撫無兵耳秦督新集烏合之衆防禦尚
憂不足且遠隔數千里之外豈能猝應河南總督止
左良玉撥兵數十護從併無一卒豫撫自開封淪陷
標營千餘見屯河北楚撫失守承襄兵盡死逃督撫
何兵可為臣調度之兵乎兵者國之大事臣敢惜餘
生不以上告君父使臣出而仰面強鎮束手待賊然
後呼籲臣侍帷幄咫尺尚不得請況在行間事機一

失不可收拾禍有不忍言者上意始釋曰先生說的是但兵難多集姑先發一萬隨行乃命兵部尚書張國維議兵將孰可調者國維以唐通兵七千馬科二千京營一千應復以他故不能猝集上曰姑俟兵集啟行未晚也

○上召諸閣臣出本示之曰此秦督出兵疏也何如臣甡覽畢奏言兵凶戰危而孫傳庭易言之且矜其强勇謂不出一月賊可掃蕩傳廷新集之兵訓練未久恩信無聞出抗數十萬方張之寇豈易得志又謂

間諜密謀兵至內應臣竊憂焉賊皆秦人結連日久內應之謀果否得當上曰何謂也臣甡言傳庭軍多烏集所製衣甲器具皆斂之民間秦父老怨之至骨傳庭復不結以恩信而以不教民戰豈能動其親上死長之義乎一往之氣難以持久間諜恐墮賊計一蹶則立見潰散深爲可憂上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生見良是但賊橫已極秦督奮勇直前亦不可少臣甡乃不敢言

○五月初四日甡具揭集兵而陳演借卻阻之揭留唐通兵已得旨御批甡揭曰着兵部另議徵調甡言唐通兵七千已留近馬科臬備所領二千皆分自各營各營復調去實無一兵乃請點集京營兵將于月望啟行奉有俞旨至望日出手諭責臣甡延緩令就近加孫傳廷以督師銜命之討賊閣臣不必行且留佐理甡惶懼待罪願備戎伍之卒爲將士前驅奉旨覽奏具見恪慎還着入閣佐理欽此甡再疏請罪上令致仕先是秦督塘報左良玉兵駐武昌賊船遇漢陽爲左兵追殺復退云上密遣中貴齎金幣往營諭

之未幾湖廣按臣疏至並無追殺有功情狀甡具揭言左鎮坐視承襄之陷退避湖南方懷疑懼而上復遣內臣往若追殺報虛疑懼愈甚乞陛下暫且停遣俟察實命兵部差官照常賞齎爲妥御批左良玉之退亦係地方官不爲措給糧餉所故加意激勸留此一枝勁兵助先生徂征半臂耳中使已發不及停矣上懇懇注意若此不啻家人父子而命忽中止或云陳演密揭卽借前上諭秦督奮勇直前爲言謂孫傳庭見統大兵堪任督勦不必又遣閣臣手諭半用密

揭語云甡退而秦督孫傳庭督師矣然猶延至八月
方出關賊誘兵深入伏發兵潰不可收拾孫傳庭或
死或遁卒無確報賊乘勝入關據有陝西一言僨事
傷哉
○五月張獻忠破武昌焚掠而去七月報至京次輔
陳演已代周延儒爲首輔攜甡以自文前專任秦督
之非上聞武昌破怒甚適科道糾參舊首輔不已遣
錦衣衞官催令赴京候旨遂併逮甡矣
○予以七月十二日抵里門病瘧臥不能起八月二
十一日始聞報緹騎已到郡城予抱病怡然就道日
時事破壞至此我輩當任其咎見女牽衣泣留一日
予曰君命也不可以遲自審平生硜拙無他罪狀昨
督師所議兵食大計皆有當聖心今不遽爲小人所
攜借武昌失陷爲題耳無疑也
○予至淮上金吾張鼎來見云上遣官時諭堂官駱
養性曰內閣大臣自有體到京候旨亦在私寓可也
九月初一日北行廿九日到京具二疏一陳請兵討
賊根錄一席藁待罪內言賊破武昌時臣尚在京師
失陷地方罪自有歸總之疎諳寡謀不能運籌決勝
媿死無地旨曰這所奏知道了姑念未到地方着刑
部速擬具奏嗟乎聖心洞然明如日月彼攜甡者文
致以失陷封疆之罪豈能逃天鑒哉
○崇禎十六年九月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上疏內
言皇上以堯舜之質勵精十有六年而未能致堯舜
之治則向來之輔弼非人也近且隆以優禮體以至
情千古希逢一時傳美若猶營私誤國畏事辜恩臣
子少有良心寧不共爲痛憤然而人品邪正心術公
私原未可同日而語也臣初任陝西西安府推官値
革職輔臣吳甡爲延按清方正直精敏忠勤臣敬服
其人奉爲師範甡賑秦撫晉素有重名日者奉命督
師遷延時日但甡于拜命之時卽將布置情形移書
于臣與鳳督應皖諸撫臣不一而足又慮鎭臣左良
玉之不爲用也卽委良玉差官張鎭遠持檄慰勉之
身雖依于闕下心已徧於行間此皆一一可察非臣
敢爲飾說也至于慮將帥之跋扈而力請多兵軍旅
未集猝難啟行亦非得已察督師楚撫原各有兵萬

餘自左鎮倡義勤王盡爲收去江督袁繼咸屢次索取僅發三百餘人而楚撫王聚奎則求一名不得也若輔臣視師兵力不厚呼之不應謂之不前豈不損軍威而辱國體此亦皆一一可察非臣敢爲飾說也臣于六月間聞趙于淮上責以君恩未報相對欷歔一聞欽使來催扶病即往恭生平清望旣爲海內所推而憂國熱腸亦其居恒自矢一時之偶誤其罪或可原向後之自贖其效尚可責也臣敢以身保之臣生長京師絕無係傷憂心國事久切捐糜使一念不

可對聖明一言不可公海內即或顯蒙恩宥亦當幽伏誅區區狗馬之誠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實爲鑒察疏入留中

○孫傳庭敗潰之後賊踞西安勢甚猖獗或有言公言不幸而驗矣上追憶公言行當復用公乎予曰不然上英主也恨討賊無人恐加重遣未幾刑部以邊遲擬御批發雲南金齒衛充軍終身即日啟行雖仰荷不殺之恩僅存髮齒皆上賜也予奉旨抵里拜辭先墓遂執殳南行至湖口船道斷絕皆云左兵肆掠湖廣郡邑巳生荊棘不可往矣江督袁繼咸止予曰且煩廬阜匡君暫作主人侯寇靖舟通鼓棹未晚也乃寓南康之廬水園

○四月袁臨侯遺予扎云頃見二月邸抄上諭兵部察舊輔兵諸章疏進覽上思公言矣賊渡河掠晉上命內閣出督師御送至大明門某非能辦此者山中抱膝夙夜圖迴匡廬松雲未可巢也

○會福邸在南都詔凡閣部大臣遣戍者赦罪復原官予拜疏稱謝罪兼陳舊輔用孫傳庭阻兵誤國之

繇吏部尚書張愼言疏薦奉旨召見爲誠意劉孔昭所阻予堅卧懇請奉允鄭嘉遯之旨予乃歸里病卧於潭谿西村昔甲申七月也